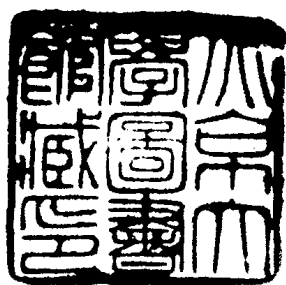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5/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4.3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三九一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古文輯略不分卷(五)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

古文輯略不分卷(五)

〔清〕曹本榮編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音九

薦賢

表揚

尊禮

辭讓

書

薦賢

論盛孝章書

漢 孔 融

歲月不居時節不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
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車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
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
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
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
交也公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
道可宏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乎孝章孝章
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
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臣復漢
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
錙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
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
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
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
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

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薦儒士任安

漢秦宓

昔百里蹇叔以耆父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
政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
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察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
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
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己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異時
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
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患昔葉公好龍神
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于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
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
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
重慎也甫欲鑿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有
如皎日復何疑焉誠知晝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
區區貪陳所見

與陸員外書

唐 韓愈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為已任方今天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念慮所及輒欲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已任者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或有待而為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耳執事之與司

貢士者相知識深矣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疑矣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者侯雲長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冠第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以干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

文章學西京而為也舉進士十五六年矣雲長之文執事所自知其為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古者其文長於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部者其詩無與為比而文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為人溫良誠信無邪佞詐妄之心彊恣而婉容和平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有韋羣玉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其為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為善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有沈杞者張荻者尉遲汾者李紳者張後餘者李翊者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凡此數子與之足以招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往者陸相公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其後一二年所與及第者皆赫

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即中磯佐之梁
舉八人無有失者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
章甚詳也待梁興王如此不疑也梁興王舉人如此
之當也至今以為美談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
足信者故蔑蔑無聞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
之資謀行之道惜乎其不可失也方今在朝廷者多
以游譙娛樂為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為
國家樹根本之道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
愈恐懼再拜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唐 李翱

翱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
戎翟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莫不至焉豎刁易
牙信而齊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
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
天地功及於後世不得其人則不得其死其知人不
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
賢不肖人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
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臯陶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
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
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
稷臯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
桓公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乎惟天為大惟堯
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
之蓋齊滅之曷不言齊滅之為桓諱也春秋為賢者
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
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繼絕
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

焉耳豎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
吾末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
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樂用賢也如此始
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
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
其人加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今天子之大
臣有土地千里孰有如執事好賢不倦者乎蓋得其
人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可取者則有人焉隴西
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
死昌黎韓愈得古文之遺風明理亂根本之所繇伏
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
使之所畱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
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
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唯翺一人而
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
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
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
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詩其

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而謝韓愈送郊詩
曰作詩三百首杳然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也豈
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
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
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凡賢人奇士自以所負不苟
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
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盡其才而容讒
人之所間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
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間者天下
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偕來其一人賢士也其一
人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如崇焉則賢者行而常常
之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之人禮貌加厚則善人何
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
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
均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
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
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

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
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
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敘書作春秋聖人也
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人也而
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
人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
焉况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禮善人良士則
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
之所得而大有立功於世與有短命而死皆不可知
也二者卒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既
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奈何矣翺窮賤
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道之存焉耳
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代書

唐白居易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綿相續不絕貞
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
文結草廬于巖谷間者欲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
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楊雄司
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蔡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
而聖人之言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
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悉異日必
能跨符揚而攀陶謝軻一旦盡齋所著書及所為文
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
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于臺省故人因援紙
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
集賢廨三十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
外監察牛二侍御秘書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
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信其言苟于今不
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
形骸已碎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去
矣特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與兩浙安撫陳舍人薦士書 宋 陳 襄

襄伏聞執事按部東南有訪士民德行襄請股肱近臣受主上顧託于外其志在於夙夜圖其所報則莫若未賢拔士之務為先然自昔觀風按俗之臣可有行者今執事獨能軒然振舉其事此希濶之盛美小子不任驩忭雖然但以旌旄之行所至遠連獨睽獨聽不克盡天下之賢才又恐所部之吏無告者有員執事上報君父之心襄雖愚所識近世四方豪傑之士於心過執事之能推賢不敢隱惜謹取其才行殊尤卓絕素與之交與所聞見而知者敢以為獻焉其已仕者四人有殿中丞致仕胡瑗者博學通經負文武之道而適用不迂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門下今年過六十而進德未已有舒州通判王安石者才性賢明篤於古學文辭政事已著聞於時有潁州司法叅軍劉彝者其人長於才而篤於義其政事皆通達於體要有廬州合肥縣主簿孫覺材質老成志於經學而浸究原本觀其文辭或簡而能粹殿中丞胡瑗門人高

弟數百而稱其賢瑗雖老其材尚可大用惜乎未有知音者三人者皆賢者之資也將置之美地不拂其所進以育成其美材可量也哉其在下者五人福州候官縣陳烈者天性仁孝其材智超特學古明道造大賢之域自慶歷初下第閉門潛心追經十餘年兩經科詔不應里選身服仁義鄉閭宗之有同縣鄭穆者明而好學深造於道其心氣仁正勇於為義學博而文壯矣有揚州孫處者為性高介好古而志於道安貧不仕節行著聞凡為文辭必臻於理有衢州江山縣周頴者剛義孝友及冠始學卓有奇節而不畏強禦有烈士之氣有越州蕭山縣吳孜者勇於為義少有聲律之學既而宗道約心於理甘貧養親節義稍著桑烈穆襄之友人也凡與並立於古人之域積二十年辛勤事業足見其志使之得其志而行其道其補助國家豈少哉若行已作事未敢極言俟執事見而知之可也處頴孜襄所聞而知之者雖道業不及於二三子然其行義皆足以取信於人抑亦國家偉材也夫大賢之才難知亦難其才以四海之廣環

而未之尚恐未足克執事之所欲況止於一方與一州其所得必狹矣襄遂啟廣引天下凡所知者以為告也其次雖有模或礫礪之材行誼未著不敢以聞尚觀其成其不知者尚在執事博而求之也執事即日歸覲冕旒道民疾苦事外必有獻納補報於上則無大乎斯事而無過乎斯人也君子之於事也所患無其道無其時無其位而不得與天下賢才共濟之爾今執事既有其道又得其時與其位而其所以共濟又有天下之賢才如是其不可失也心急辭率伏

惟執事留意詳采

與王丞相

宋 陳 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未於世者固少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杪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病交攻更無一日好況雖欲拜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切自念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良久且憂其無用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懇雖父兄之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犬馬之不若故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聽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夙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亦有所甚屬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相布誠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確然信用而不疑久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

在中書十四五年而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過丞相
今日真有祖風矣甚盛甚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閭域
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和薰炙天地身享不
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一年耳近者乙
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十一年矣
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矣此天
數之當復也阿骨打子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
當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十無事於其間
必有水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勢而欲三
十年苟安益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
相者他人所不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
終任我乎奉身而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猷
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我爲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
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
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重負則赧然而自
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管見窺則聖
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賴平居
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益亦有許其真能辦事者

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
往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
丞相今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
姓名某人可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
一一察其能否某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
之急慢糧艸之虛實兵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歷歷
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從容爲上一言之使上
有知人未盡之歎天下有事故難量之諺雖其號有
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不得羣起而
誤國其爲天下國家之福豈淺淺哉丞相雖長東國
釣公論當不以爲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國家
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
非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爲然則亮又將有裨
于慮之一得者繼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學與
其爲人此衆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
思慮又心事和平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
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例極易拈掇丞相若拔擢而
用之必將有爲報效者但秀才要索事分今使之隨

例久候於逆旅恐非其所能今已餘兩月丞相若於
半月間耶輟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無不可薛叔
似文學雖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益亦不減
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益已將順上意矣若
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為難是丞
相一舉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
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學識
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久在掌固亮固願使多
士盡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
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無限今直
未敢縷縷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於此遂
已惓惓之心伏冀鈞恕幸甚幸甚

上耶律中書書

元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
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
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
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者本末次第
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
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
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
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
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
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
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
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
得梗楠豫章節目磬斲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
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
椳楔榱桷薨桷雜出於榆柳槐栢可以朝來而暮足
也竊見南中大夫子歸河朔者在所有之聖者之後
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

部唐卿王廷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賓人王貴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奐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瑤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祈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汨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溫及其從弟思中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明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脫措使之尋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不必盡具饘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

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兩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為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為諸生惜也

上宗巡按子孝

明 陳茂烈

莆有孝子劉閔字子賢水南邨居去城二十里許不
攻舉子業敦尚古學言必謹行必慎周旋旣旋依放
規矩雖燕居之際亦若賓祀益有志於操存而刻意
於檢束也父早喪事母盡孝溫清定省一出於誠菽
水之奉必竭其力母或稍不悅即自縛請罪厥心惶
惶也母樂善養而忘其貧母卒廬墓三年哀毀幾絕
處幼弟亦曲盡其情子然以禮自持似無所容者然
於鄉人無所忤親族敬愛之疎散者亦畏憚之彼則
不知毀譽不顧流俗篤信而無所疑孝友之行遠近
慕之遣子弟從之游惟教以敦古道收放心養德性
聞者莫不興起藩臬諸公聞其名或調獎或餽遺或
先加禮焉郡守王公弼每值大祭必請同齋宿又立
卿學於藩司之左樹式國人甘貧守禮始卒弗渝禮
貌或衰飄然而去固非貨利所能屈家無產業學祿
亦無苟得寒暑一敝衣簞食僅糊口未嘗不怡然也
歲庚申大饑幾爲餓孀於人亦無所求鄉士夫相與
周之平生讀書專意禮學時祭報本隨力而倣古以

行少司徒鄭公廷綱時興講明禮度都憲林公待用
薦於朝云斯人也才雖短於治事行實足以勵俗今
年踰知命自守堅定爵祿不加饑寒不免是固其所
甘心焉者其如世教何哉尚文尚行治忽攸關上行
下效形聲而影響若拔之於困窮之中置之於儒紳
之列或博士或助教使天下士知斯人也以行舉則
知進賢固不專於科目之一端也安知不有卓行之
士見舉於人而爲國之用哉事閑風化不容緘默伏
乞尊裁幸甚

書

表揚

與蕭令王僕射書為袁叅求謚

齊 虞 義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奇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氏清文麗日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平無悶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歎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崑岳摧峰四海縉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宗道高物表若得橫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於當年標芳流於千載馳微謚於山道潤貞氣於泉門豈非體國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答趙內翰書

宋 蔡 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自喜不苟千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于朝庶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秦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宜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斤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姦邪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修誠立節之大略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介去朝奸之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餓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即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其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于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介

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況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肯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箱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憊感歎顛倒

答段縫書

宋 王安石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為足下道曾鞏善屬文未嘗及其為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獻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詆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固學議論在某交遊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祿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

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凡而舍此雖某亦卑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鞏之中有足矜者顧不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耶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為人第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某作懷友書兩通一自箴一納某家皇皇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畧見矣嘗謂友

朋過差未可以絕故且規之規之從則已故且為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為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謗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常多謗其困於下者尤其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鞏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家兄未嘗親鞏也顧亦過於聽耳足下乃欲

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懸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以為孝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鞏

與孫司封書

宋 曾 鞏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懷志高未及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以不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州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賕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凡宗旦之于拱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

守不得去吾親母為與死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欲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惡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况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白于天下此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即使宗旦初無

一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凡南方之事而至于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海之材者非其變發于隱伏而起于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于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蔽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特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于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已累必不肯復言宗旦當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况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于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善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

事祖母盡心貧幾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曰此固一青今其所立亦可贖矣鞏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雖使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也况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適則其有先知之効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陳之使其事白固不補于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畱意焉如有未合願賜還答不宣鞏頓首

答外舅兵部杜侍郎書 宋 晁補之

補之再拜昨自蘇公以尚書召適與左右兵部同事意兩公平日未嘗相與處往未必合故嘗為蘇公極言左右居家行已莅官及物之意蘇公固不以補之言為過及辱賜書道聯職甚親遠聞欣喜不已補之於蘇公為門下士無所復讚然剛潔寡欲奉已至儉菲而以身任官責嫉邪愛物知無不為尤是不忍細務其有所不得盡視去官職如草芥凡規模大較與左右近者非一事也來書猶怪其尚氣好辯此非補之所能知自非聖人各有所長亦有所短然伯夷班聖人之列矣而孟子尚以謂伯夷隘君子不由夫孟子所謂君子者必若孔子無可無不可而后可也不然望望然去之若將挽焉者苟病其未和則凡能慮禍忍詬推剛為柔熟視出胯下者皆可以免夫此議矣隘者見排而不恭者并獲罪見排且獲罪矣而不害其并列于聖人則孟子之心蓋可見矣西漢名臣惟汲黯鄭當時汲黯好直諫多大體而性倨少禮向折不能容人之過士亦以此不附而鄭當時性長者

常引丞史以為賢于己與官屬言惟恐傷之山東翕然稱鄭莊黜以倨得不附而莊見譽長者似莊勝也然至於淮南有邪謀數漢庭臣惟憚黜而莊乃獲譏趨和承意不敢甚斥臧否莊於此不反愧黜哉雖然汲黯為直不為忤鄭當時為和不為諛故良史同稱推賢則汲黯鄭當時此其大體皆有所長而亦皆有所短故補之以謂自非孔子無可無不可未免於見議者君子以同而異若是可也方今老成言行足以於式後進者非左右乎俗異教離黨同門蠹道真十室皆是補之以謂衆賢和于朝則幽遠趨向自一而事無不可為不識左右以為如何復賜一覽幸甚幸甚

與蘇先生 其三

明 方孝孺

去年得叔度書已知執事念太史潛溪公之德欲為論次遺事以傳私心喜慰繼以感泣旋聞從者校文闕中不知歸期何時而某臥病山中無由過括蒼路使欲致一書達所欲言至今未果自古聖賢君子道德言行信於天下者如孔子孟子身沒而言在者若無待於人之傳然由門人弗圖其傳也後世史官無所憑信往往勦取異聞怪說以實其事或不知其姓字壽年之真讀其書者至今以為恨其次若揚雄王通俱號一世大儒咸有所論著以發其蘊蓄亦若不待人言而後信矣然雄以作美新媚莽受訾於世或者謂非雄所著殆後人依倣而為之通書稱隋唐大臣皆其弟子識者謂多誤妄疑非出於通之手若是者使其門人有所述以紀是非之實寧有紛紛異論哉惟其當時以為吾師之德行文章自足以傳而有輕視天下之意故天下之人得持此遺失而議之嗚呼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無所資於人而其行度徐疾盈虛之數猶必俟人紀之而後定彼以聖賢君子為

無待於人之言不亦大過矣乎吾太史公遠宗孔孟
以為學高視雄通而有餘其著書其制行其事君行
道固已暴於四方而信於當時傳於蠻夷之國而誦
於縉紳當世雖未有發明之者亦無害其不朽也決
矣第其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死於禍而家遷身
放卒於異鄉倘不得有道而能言者白其本心告之
萬世曖昧之謗人將憾之非特忠賢受抑於無窮且
俾聖朝有知人未明之損豈細故哉宜乎執事有意
於圖之也千載之間士之蒙誣受誣者何限遠則司
馬子長以言語被刑蔡邕以慨歎之受戮近則程叔
子有貪黷之謗涑水公遭姦黨之名其他擠於險詖
之人污於朋黨之論生不得訴冤於朝歿不得返葬
於里者不可勝計然其心跡卒光明於後世者賴有
明士端人斷以天下之公是非而不惑於流俗一時
之私意大者辯其誣於史策小者表阡銘墓以示將
來是以士有就死而不恨挫抑而愈光以有人發揚
於後也今執事居與公同鄉學與公同道於公有師
友之義而公之自朝退休於家也屬望於執事者甚

厚且執事嘗官太史而以論譏之作為已任於公之
事而不有述焉何以解後人之疑正流俗之失而慰
公之神靈於地下哉雖然公之心不期人之白已也
忠義自信而且嘗為人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
不可欺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矣每論古人遇貶竄
而怨誹及為文過於憤激者深已薄之以為不達君
臣之義其素所存者如此及乎臨大故遭大禍視子
孫之死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之至若返其鄉次於
江孺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之榮辱介意哉其信
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忤考諸聖賢而不愧其
於人之謗且譽若推之以為高也抑之以為卑也安
之而已矣身受其患尚無怨尤而於事行之白不白
也復何較焉然而某之有求於執事而欲圖公之傳
者非為公計也為誦公之文尊公之德而欲盡知其
平生之計也是則斯文為可已哉自公之亡天下無
師後生小子自以為高而議公者多矣然徐而視之
如蚊蚋之羣忽已消而公固自若竊亦見其不量力
而徒為爾哂哂也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

下亦然近時作者漸以稀濶在東南惟執事及徐敬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達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某往與太史公論斯事過辱特見許與而前輩三教公復從而推獎之然七八年痛自推斥向時之可盡矣人持所業殊與相見時異惟以體乎身見乎事有補乎聖賢而傳之萬世此鄙陋之志而亦太史公夙昔期望之意也執事可無以教我乎士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某病廢無聊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心所欲言者無踰於此而當今可告以此言者惟執事耳故卒一言之

與周中丞論項守

明 唐順之

僕友人有項喬者其人溫雅純實雖自處若謙退而其志常欲為古人雖其貌朴野而其中實耿耿然雖多臥病若不任事而實蹇蹇奉職不肯一日尸乎其官僕於交游中知之最深而資其切磋之益亦最久矣又自羅翁當國為縉紳所輻輳而永嘉之人根株附麗攫美官鼓聲勢者尤衆喬與羅翁又有葭莩之親乃獨泊然自守不亂於羣甘心隱約不覲非望然此士人居身之常不足以稱喬而喬之不苟大率可見也此不惟如僕輩與之素交游者能知喬而士夫亦多知喬者夫以僕素辱明公之知則固可以薦人而不為僭以僕知喬之深則固可以薦之於明公而不為黨自喬在屬下二三年間僕不敢以一字稱喬於左右者豈僕過避嫌疑使喬之名譽不通於上而歸朋友之過於僕邪竊以為明公精鑑近世希有又素以汲引人材為心而喬之為人必能在處有所樹立則明公自將知喬而喬自足以受知於明公又何藉乎僕為人媒也昨得却報見明公薦三郡守獨不

及喬則始憮然異之既而思之何僕所料之不中邪
豈喬之失其故步耶或喬之廉靖宜於郎署而不宜
於郡守邪抑僕祇見喬前日之善而明公祇見喬今
日之未善邪不然則或有間之者邪不然則以明公
精鑑照物無遺而喬也日夕在左右而獨不得借餘
光焉豈其命邪夫人情翻覆不常旬日異態固有匿
情為善而後或敗露者矣亦有始雖強於為善而後
不免改節者矣僕又何敢以四五年所見過信故
人邪雖然喬悃悃可信人也以喬之素能蹇蹇奉職
則其為郡守不肯闕茸或可知也以喬之素不肯奔
競以覲非望則其在郡不肯自污或可知也又未敢
以過疑故人也雖然僕所取信者明公之鑑也明公
之黜喬而不舉必有說也則是喬果可信者少而可
疑者多耶果飾於前而壞於後耶不然何為其見黜
於明公也邪明公非不憐材則是喬果敗露與改節
也僕之心不能解也使喬之賢而偶未見知於明公
則僕固不敢默矣使喬果不賢以自取戾焉亦宜一
請教於明公而與之絕可也是以不量狂妄而有是

說焉

上袁元峰相公書

明茅坤

近得翁與潯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口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為推轂者至於再至於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於心而譽之於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為相則九九以上咸為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間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為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嗟乎此可僕之獲罪于清朝見攻于羣衆譬之馳騫駘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歎歎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天子亦為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之旅惟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推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關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熱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純

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得斬不暇悉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龔山三敗之於沈庄所勦首函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謀于波濤近用謀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構木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為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捷瞰浦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西壁相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為餌賊之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賈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

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而曰吾萬
一天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
皆為之引涕已而兵既四集寇卒授首胡公益誓死
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
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
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荷聖天子獨為憫痛曲賜
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行而起
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踟躕
豪宕自喜大畧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
之風是也其所為聲色之嬖冠裳之藝衆所不得而
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略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
為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
世或不與課之以捍國之勳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
蹄齧者必善走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
此棟梁之材也乎聖天子為之獨照於上賢公卿為
之調護於下必當不令馬援墮于薏苡之疑曹彬覆
於篋書之謗狄青惑於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陰
藏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賈其捐

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
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
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國而馬遷猶不忘其
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鄧支而劉向猶訟其萬
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榜
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為公
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北望不勝哽咽

上楊遂菴書

明 何景明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紲是故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於衆惡員集毀若李夢陽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憤激之氣乏蕪客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虐之勇在野有鬼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陳力威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迂同黨交構時其貞介不服文法遭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廷法吏深鞠於獄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

深懲以全之乃抵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雪甘心附媚役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而忌太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恣曰寡情而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士疾之若讎繇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濯可解膠漆僕於陽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敢徑達雖有爵壹何繇少自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

陽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發言雷同矣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薦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辨捷給誠二子之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貴治二子弗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文幸甚

答撫臺龐惺菴抹侍即洪朝選書

明 支大綸

蒙檄發洪朝選不道款目命職廉之比者諷諸故老質諸閑閤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為亦必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以反坐迄無後詞矣有於卿貳蓋分宜柄國亂政中外側目僕御克多資產狼藉故啗死無辭今洪家不過中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揀爰書則然乃倚政府結臺司講張變幻鑪錘所鍊摧方為竊抵金為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為謗訕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會有久近俗士徂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參要領若謂茫茫而微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呂希時宰

旨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報呂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過死而其子願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驪希秦京旨殺一無辜婦士驪陡死而京及攸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固也即邇來路指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謗訕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爾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矣咕咕于陳迹何為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穰穰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何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穰殺之因殺穰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為奸雄資徒呂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噓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群嗔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報汗矣彼其之子而承風旨力為從史益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魂迷競朱紫而

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蜣弄丸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為歎鄙夫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蛄肌骨毛爪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皎皎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汚之又聞諸司忤職倔強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爾也念黎庶非法用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為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為臺司之私人而罔敢牴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辟有宥惟三尺是繩即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為瞿睿夫訟寃書

明 屠 隆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及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某之為黃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候也非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慇懃之歡即問以其人之脩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爾無所為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為無所求也故曰此某之候也蓋昔者舜為帝禹為司空咎繇為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荊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故豈

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某不敢汎陳今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鬬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淒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絕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雉深秀峭絕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為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累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寃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真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寃之則惡得真且徂擊令長非二手一足之力也今長為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徂

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興令之不才
魚休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群起而讎之豈一夫之
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徂擊於古未亥博浪之
為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
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
讎也邑人同讎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
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茫黃梅之事某以為令實
為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衆倡亂瞬
昧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也某雅聞九思以才
名為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
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
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為禍
蛾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冤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
與九思何為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
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
其誣誤受惡為塞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比以公車
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於聖
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

才視其父為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冤願附
縋縈之義某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
九思溫馬醇謹子甲髮綰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
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某此時抗慨而泣
數行即欲為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
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某亦何所為亦何所
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闕天道皇皇
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况九思大楚美才包
洞庭雲夢之秀擷薜蘿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
猶不失收伯庶司今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
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
藻清譽之士貫木荷受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
黃沙白骨之場踴躍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
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臥路
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謠孤兒吟為行道嗟傷見聞
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文采銷滅而無所成
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脈也區區之愚蓋為
人才國脈寧詎止為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

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興嘆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抹乃若大俠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為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為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體粥此時交遊賓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百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某切痛之某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於氣義愍其冤狀而冒為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葑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寓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冤不止一葑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豐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為明公言之者某海濱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登朝踈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

罪

上韓魏公乞葬董傳書

宋 蘇 軾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為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為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為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為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既為傳喜且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

相與出錢賻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歛衆人之賻并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為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干冒左右無任戰越

書

尊禮

與申屠蟠書

漢 黃 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內並延英俊凡高名盛德無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懇懇至于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于是憮然失望而有媿邑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切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潁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元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棲薇茹其不過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願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託臭味庶同休戚是假飛書以喻左右

爲庾杲之與劉居士蚪書 梁 任 昉

自別荆南迄將二紀杲之牽滯形有推遷物保丈人
沒志外身超然獨善雖心路咫尺而事阻山河悠悠
白雲依然有道金涼佇運想恒納宜冲明在襟履候
無爽體道爲用蹈理則和杲之牽綴疲朽愧心已多
訪德則山林宵然觀道則風雲自遠歲暮之期指塗
衡岳神虛氣懋無待怡和江湖相望安事行李司徒
竟陵王懋於神者言象所絕接乎士者遐邇所宗鍾
石非禮樂之本纓褐豈朝野之謂想閣投之懷不以
形體爲阻一日通藉梁邸親奉話言夢想清塵爲歲
已積以大人非羔雁所榮故息蒲幣之典勝寄冥運
諒有風期之遲君王卜居郊郭紫帶川阜顯不絢功
晦不標迹從容乎人羣之間以窮二者之致且宏護
爲心廣乎貞俗思聞繫表共剖衆心妙域筵山河虛
館帶川浹實望貴然少訓側遲昔東牟樂善旌君大
於東閣今王愛數致吾子於西山豈不盛歟百齡飄
驟凝滯自物千載一朝爲仁由已且零雪戒塗非滅
迹之郊鴻鐘在御豈銷聲之道已標異人之迹故有

同物之勞夫山水亡情應之以會愛閑在我獨目蕭
修衡岳何親鍾嶺何薄想宏思有在不俟繁言

答王績書

唐杜之松文粹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
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
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敬想結
廬入境植杖山阿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
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
士何謂狂生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
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極前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
燉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

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前言道既知尊
榮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坐敬養亥唐屈文侯之
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公德薄五行無疑雖夸故人一
來何損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
之典略閨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疑謹用
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銓釋也遲更知聞杜
之松白

與李淑拾遺書

唐盧坦文粹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包濟世之資抗
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臥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
光發天子所聞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炯難動
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為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
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
守宣池路出瀍洛眺嵩峯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
想徽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獲拜面而舍弟
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詠堯舜
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為意非特熊經鳥伸
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
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
世哀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
天下歡康異哀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
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
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
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蟻之投燭火取不為醜貪不避
死得以為榮失以為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

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為
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也敢不愛慕之
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元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
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為宜在足下俟駕而
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公程
迫速不復拜詣馳誠而已不具廬坦白

上韓吏部書

唐 林簡言

人有儒其業與孟軻同代而生不遂師於軻不得聞
乎道閤下豈不謂之惜乎又有與楊雄同代而生不
遂師於雄不得聞乎道閤下豈不謂之惜哉有習於
琴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師曠之道也
習於弧者問其所習必曰吾師於某某所傳濯孺子
之道也脫二人未至於古然亦無敢是非者以所習
有據故也僕曰吾自能非授受於人也必知其音俚
音也其能庸能也嗚呼聖人之道與琴弧之道相遠
矣而琴弧尚能自習之如此况聖人之道乎去夫子
千有餘載孟軻楊雄死今得聖人之旨能傳說聖人
之道閤下耳今人晞閤下之門孟軻楊雄之門也小
子幸儒其業與閤下同代而生閤下無限其門俾小
子不得聞其道為異代惜焉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宋 王安石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為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為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為臣臣不知所以為君臣不知所以為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為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者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歛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安石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為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為之師安石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見明道先生

宋 楊時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為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喲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間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偁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

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
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
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
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
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
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
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
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尚或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想見其為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
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
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灑掃於門下則千萬幸
甚

寄北郡空同李公書

明 黃省曾

省曾伏迹南海企懷高風久矣念自總髮以來好窺
覽古墳竊希心於述作之途緣此道喪絕遐濶學士
大夫皆安習庸近迷沿瞽聾上者深詭詭結下者縱
發放吐此駮騷所以空羣而和玉所以希貴也悲夫
悲夫不復古文安復古道哉聖代鴻澤流沛人文大
彰故河精岳秀鳳彩星華乃鍾萃於先生由是巴曲
塞宇而白雪孤揚鄙音彌國而黃鍾特奏至勇不挫
大智不惑靈珠蚤握天池獨運主張風雅深詣堂室
凡正德以後天下操觚之士咸聞風翕然而新變實
乃先生倡興之力迴瀾障傾何其雄也即如吳下徐
昌穀少綜鉛槧作賦海濱既而釋褐紫庭與先生締
金馬之交每聞品論輒終夜不寢以思改舊矩可謂
奮厲焦苦矣方得彬彬然高翔藝林惜乎命壽不將
未見其止先生鑄陶感鼓而倡興之力昭昭乎布諸
耳目者不可紀矣省曾河南汝寧人也國初以武升
家於吳今為吳人少從諸生困躋奇薄無風雲之便
阻遏攀造然蘊心積慮非一朝矣曩時常謂丈夫生

世進不得振耀王庭揚擢治體恢展經濟發揮聖謨
即當晨糧躡蹻周遊五岳窮覽六合舒豁襟抱選長
林廬大壑撰造一家之言以垂託不朽告之交識或
笑或賞白岩先生遂呼為五岳山人賦詩寵行將追
向平之高蹤矣計惟發軔時即遡黃河薄戾宋都登
龍門伏下塵以咨叩大君子洪蘊究討文章指歸庶
幾不虛皓首但上戀老親下顧弱子蹉跎停撓年逐
東流風懷不遂心悵鬱惱惟仰天歎歎而已茲復不
言齡算曷常恐一旦燼滅則二十年景懷之私徒抱

憾元臺爾矣公烏知哉公烏知哉敬因程自邑僭布
區區且有請質焉陋昧愚瑣賞妄謂詩歌之道天動
神解本於情流弗由人造故虞書顯為言志泗夏標
之嗟嘆古人構唱直寫厥衷如春蕙秋容生色堪把
意態各暢無事雕模末世風類矜盡闢鶴遞相述師
如圖繒剪錦飾畫雖妍割強先露故實雖富根芽愈
衰千葩萬蕊不如一榮之真也是以小夫或誇達士
弗尚匪難作者亦鮮賞音豈識雁唳哀哀而會節鵬
鳴響響以成章凡厥有之無非律呂之數也但世人

莫察自然咸遵剽假古途雖踐而此理未達秋英雖
偏而正軌未開秀句雖多而真機罕悟獨見我公天
授靈哲大咏小作擬情賦事一切合轍江西以後逾
妙而化如元造範物鴻鈞播氣種種殊別新新無已
而脉理骨力無不底極豈世之徒尚風容色澤流連
光景之作者可得而測公之藩垣哉貧賤索處無由
多得珍撰每於士紳家借錄諷詠洋洋乎古賦騷選
樂府古詩漢魏而覽眺諸篇逼類康樂近體歌行少
陵太白古文奇氣俊度跌宕激昂不異司馬子長又

間似秦漢名流嗚呼盛矣盛矣昔李杜詩聖而文格
未光韓柳文數而詩道不粹豈惟臆識之難兼哉日
月幾何力固有不遑矣何我公凝稟之全而述作之
備也往匠可凌後哲難繼明興以來一人而已公之
華名飛明四裔豈待江湖耕釣者之稱頌哉亦以見
雲山烟澤有此好慕鄙生耳管測蛙仰不知公果以
為然乎何大復號稱名流而乃為誇論曰文靡於隋
其法亡於退之詩溺於陶其法亡於靈運嗟夫嗟夫
是何言哉隋不足論至於退之陶謝亦可少寬宥矣

獨謝集稍不易評愚則以為登涉之言締構密緻似
絕窮情極態如川月嶺雲玩之有餘即之不得雖骨
氣稍劣建安而寓目輒書萬象羅會使後代擅場之
士內無乏思外無遺物皆斯人為之啓導也前薪見
凌勢固宜然文彥無窮不可欺也徒以體語俱俳病
之則三百之中往往而是所係于詩者當辨其真不
真耳俳不俳又烏足較哉執是而言是貴形膚而略
神髓者也豈不有遺論乎省曾亦焉知是非但於心
有所不安憫惻高賢受誣恐紛亂來者視聽聊一請
質耳望我公其詳教之南鴻之便勿吝報音鄙言數
首僭求削示幸甚幸甚倘不即土命駕有日北望雲
空無任惘然

書

辭讓

與山巨源絕交書

晉 嵇 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于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揚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其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

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疎懶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瘡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頡頏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理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不得搖性復多蟲把搔無已而當衷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翼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輒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求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葢于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

相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桶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干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懽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恨恨如何可言今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闊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羈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羸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于

相致時爲懽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
至于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
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
既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與江湛書

宋 王 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蹇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
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
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耶未知
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塗或有激朗於
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閒
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
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
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

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却勒通家疾病
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驚乎書云任官
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荒光樸極似不如此且弟
曠違兄弟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閭兄
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此
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即華
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解儒之養光武以馮衍才浮
其實故弃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
舉况無古人之才驟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

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
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
任下走未知新香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
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畱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
賜舉未以己勞則商賈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騭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港養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
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淳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孝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天爵且猶減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
經非獨縉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謾耳

徵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
人父憂去官徵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
江湛舉徵爲吏部郎徵與湛書告絕棲遲環堵

答刺史杜松之書

唐 王 績

月日博士陳龜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至請領也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豈明公前眷或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疎體放抑有由焉兼弃俗遺名爲日久矣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夜攜琴唯以煙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元忽焉終夜僻居南渚音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卿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飲之詩惟憂句盡惟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柏葉爲

尊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叢孫楚庭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提壺直與同志者爲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簪履修束精神枵讓邦君之門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弃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社櫟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

上吏部裴侍郎書

唐 駱賓王

四月一日武功縣主簿駱賓王謹再拜奉書吏部侍郎裴公執事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義在乎象非書無以達其微辭隱乎情非言無以登其旨僕誠鄙人也頗覽前事每讀書見高堂九仞曾參負北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歎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沾衣何者情蓄自衷事符則感形潛於內迹應斯通是用布腹心瀝肝膽庶大雅含宏之量矜小人惻款之誠惟君侯察焉賓王一藝罕稱十年不調

進寡金張之援退無毛薛之遊亦何嘗獻策干時高談王霸銜才揚已歷詎公卿不汲汲於策名不戚戚於卑位益養親之故也豈謀身之道哉不圖君侯忽垂過聽禮以弓招之恩任以書記之事擬人即多慙阮瑀入幕則高謝却超夫聶政荆卿刺客之流也田光豫讓列士之分也咸以勢利相傾意氣相許尚且損軀燕趙甘死齊韓今君侯無求於下官見接以國士正當陪麾後殿奉節前驅賈餘勇以求榮效輕生而報施所以逡巡於成命躊躇於從事者徒以風遭

不造幼丁閔凶老母在堂常嬰羸恙恭稟無甘旨之
膳松檟闕遷厝之資撫躬存亡何心天地故寢食夢
想噬指之戀徒深歲時蒸嘗萌心之痛罔極若僕者
同名教中一罪人耳何面目以奉三軍之事乎况屬
天倫之喪奄踰七月違膝下之養忽至三年而凶服
之制將終哀痛之情未洩興言永慕舉目增傷夫怨
於喪者哀聲可以應木石感於情者至性可以通神
明故徐元直指心以求辭李令伯陳情以窮訴上以
并興王之佐命下以全奉親之篤誠而蜀主不以為
非晉君待之逾厚此二人者豈貪貧賤惡榮華厭萬
乘之交甘匹夫之辱也蓋有不得已之者哉僕有乾
沒為心脂韋成性捨慈親之色養許明公以驅馳內
忘顧復之私外存傳會之眷薄骨肉厚榮寵苟背恩
以自效則君侯何以處之且義士期乎貞夫忠臣出
乎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假
物議之無嫌實吾斯之未信也流沙一去絕塞千里
子愴入塞之魂母切倚廬之望就令歡以卒歲仰南
薰之不賁而更憂能傷人迫西山而何幾君侯情深

錫類道協天經明恕待人慈心應物儻矜犬馬之微
願憫烏鳥之私情寬其負恩遂其終養則窮魂有望
老母知歸賓王死罪再拜

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命書

宋 歐陽脩

修頓首再拜啓急步至得七月十九日華州所發書
伏審即日尊體動止萬福戎狄侵邊自古常事邊吏
無狀至煩大賢伏惟執事忠義之節信於天下天下
之士得一識面者退跨於人以為榮耀至於游談布
衣之賤往往竊託門下之名矧今以大謀小以順取
逆濟以明哲之才有必成功之勢則士之好功名者
於此焉時孰不願出所長少助萬一得託附以成其

名哉況聞狂鹵猖獗屢有斥指之詞加之輕侮顧募
之辱至於執戮將吏殺害邊民凡此數事在於修輩
尤為憤耻每一思之中夜三起不幸修無所能徒以
少喜文字過為世俗見許此豈足以當大將軍之舉
哉若夫忝決軍謀經畫財利料敵制勝在于幕府苟
不乏人則軍書奏記一末事耳有不待修而堪者矣
由此始敢以親為辭況今世人所謂四六者非修所
好少為進士時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復作在西
京佐三相幕府於職當作亦不為作此師魯所見今

廢已久懼無好辭以辱嘉命此一端也伏見自至關
西辟士甚衆古人所興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
在上者以知人為難士雖貧賤以身許人固亦未亦
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為用今其怪豪
偽之士往往蒙見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山林
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門下也
宜少思焉若修者恨無他才以當長者之用非敢効
庸人苟且樂安佚也幸察

與秦少游書

宋 陳師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
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
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
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
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
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
公前有賞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
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
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
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款
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拳拳之懷願
因疾以聞焉

答韓尚書書

辭官

宋 朱熹

區區行後前月半間始得還家急聞除命出於意望
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
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思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通到六
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
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
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獨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
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
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
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
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
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
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
反誤罷復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
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閑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
其祿而卒許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
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
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

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熹亦安得嘿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黜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費毆縱吏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俗頹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

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嘿嘿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之熹前日所報大叅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繇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魏容齋書

宋 謝枋得

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逋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恨時未至耳大元慈仁如天不妄殺一忠臣義士雖曰文天祥被姦民誣告而枉死後來冤狀明白姦民亦正典刑其待亡國之逋臣可謂厚矣某雖至愚極闇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有伊尹之道有伊尹之志則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若伯夷柳下惠則自知不能為伊尹決不敢學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將隆旨宣喚之意今第五次蒙大元以禮招徠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為克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蒙大丞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動錄事司吏卒十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非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丞相公憂慮亦

太勞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丞相公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畱忠齊諸公且問諸公客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間民于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于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于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如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書獻陛下一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其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烟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以鈞翰臺觀事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即又傳鈞旨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志亦願效一得之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敬姜不

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于魯而此子不能從今其死也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于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出于母之口不害其爲賢母也若出于婦人之口則不免爲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爲妬婦矣恐徒爲天下所笑惟相度容之

却聘書

宋 謝枋得

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亦當知高帝之恩况蒸藜合糲于大元之名地乎大元之赦某屢矣某受大元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而死則不可今既爲大元之游民矣莊子曰呼我爲馬者應之以爲馬呼我爲牛者應之以爲牛世之人有呼我爲宋之逋播臣者亦可呼我爲大元遊惰民者亦可呼我爲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爲大元之逸民者亦可爲輪爲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子若貪戀官爵昧于一行縱大元仁恕天涵地容哀憐孤臣不忍加戮某有何面目見大元乎某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于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感德天實臨之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公亦可以察某之心矣

上宰相書

元 劉 因

九月二十八日因再拜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之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一節自謂見之甚明其大義且勿論姑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智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理勢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而莊周氏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因生四十三年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以負我國家知遇之恩而得罪於聖門中庸之教也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曰敢爲崖岸卓絕甚高難繼之行平昔交友苟有一日之雅者皆知因之此心也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踪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惟閣下亦知因之未嘗以此自居也請得一一言之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亦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

留竟遭憂制遂不復出初豈有意于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况因平昔非隱晦者耶况加以不次之寵處之以優崇之地即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疝瘡歷夏及秋後雖天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二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至八月初偶起一念自歎旁無期功之親家之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舍僦病勢不退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日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不知所措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拜因又慮若稍涉遲疑則不惟臣子之心有所不安而蹤跡高峻已不近于人情矣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一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退

自備氣力以行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若非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

答董中丞書

元 吳 澂

正月十一日臨川儒生吳澂再拜中丞相公閣下澂聞學者非以求知于人也欲其德業有于身而已矣仕者非以自榮其身也欲其惠澤及於人而已矣澂江南鄙人也自幼讀聖賢之書觀其迹探其心知聖賢之學得之於心為實德行之于身為實行見之日用施之家國為實事業資之不敏力之不勤學之四十年矣而未有成是以日夜孜孜矻矻惟恐無以自立于已而不敢求用於時也居方冊中以古之聖人為師以古之賢人為友而於今世位尊而有德位卑而有學者皆所願事皆所願交也往年閣下分正江右側聞閣下風剛正公廉卓然不倚皎然不滓特立獨行于衆醉群迷之中心竊慕焉二年之後始得與同遊之友嘗出入門下者一望道德之光以一朝之所見而益信二年之所聞未幾澂居山中持喪而閣下自南豐入覲足跡無復再至閣下之庭勢位之相懸道里之相隔如九地之視九天無一言可以達閣下之耳無一字可以達閣下之目疎賤姓名何翅一

草之微意閣下且忘之矣不謂克勤小物過取其不足而以聞于朝聖上聽言如流賢相急才如渴由布衣授七品官成命既頒而閣下又先之以翰墨教請敦諭如前代起處士之禮激何人斯而足以當之夫朝廷用人之不次公卿薦人之不私布衣之受特知蒙特恩如此近世以來所希有也雖木石猶當思所以報而況于人乎昔夫子勸漆雕開仕對以吾斯之未能信而夫子說之何哉說其不自欺也然則開之可仕不可仕雖夫子不能知惟開自知之耳閣下之

舉古大臣宰相之所為也激敢不以古賢人君子之所自處者自勉以事閣下哉邇年習俗日頽儒者不免事于奔競急于進取媚竈乞墻何所不至今之大臣宰相當有以微幹其機丕變其俗若俾疎賤之人驟得美仕非所以遏其微倖冒進之萌也激以古之賢人君子自期則其出處進退必有道矣不然貪榮嗜進亦若而人也閣下奚取焉愛人以德成人之美是所望於今之大臣宰相能如古人者愛之以德而成其美豈必其仕哉邵堯夫詩云幸逢克舜為真主

且放巢由作外臣激雖不肖願自附于前修成之者在閣下激感恩報非言可殫未由庭參敢冀為家國天下保重臨筆不勝拳拳不宣激再拜

復彭方伯書

明 陳獻章

古岡陳某薰沐頓首復書大方伯彭大人先生執事
新涼惟台履吉慶去冬林別駕過白沙得執事手書
後又得所寄絕句詩具悉雅愛繼又聞諸人執事以
賤名污薦尺天官以執事之言為重亟賜允行近者
蒙遣守令降臨衡宇書幣煒煌先後疊至太守執桴
宣喻於庭曰是大方伯彭公使某歸陳白沙徵幣也
聞命兢惶罔知攸措執事當世之豪傑也吾黨以執
事為模範斯文以執事為司命廟堂以執事為柱石

執事以嘖笑一舉措天下將視以為輕重取舍甚哉
執事之動不可輕也僕本麋鹿之性者也雖少讀書
全無抱負中歲閉門惟近藥餌好事相傳類多失實
執事徒信人言以為可用斯名一出士類揚之間里
榮之僕不知何以得此於執事意者方今之俗廉恥
未興將以興之歟奔競未抑將以抑之歟不然執事
眼高一世必不以天下之望負天下之人也夫天下
非誠不動非才不治誠之至者其動也速才之周者
其治也廣才與誠合然後事可成也孔子曰如有用

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聖人過化存神之妙
不可一二窺測天下不動不治動以治之聖人與學
者一爾未有不須誠以動不須才以治者也如僕者
忠信不修章句為陋才既不足以集事誠又不足以
動物徒以虛名玷污薦尺進則無益於事徒喪所守
以上累執事之明止則人將以我為固守一節非通
於道者亦非所以立大中而奉明訓也二者之慮往
來乎胸中幾日而後決之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
之未能信聞以夫子為的者也夫子不能使之仕何
則人之知己不如己之自知苟未信也師不能強於
弟子僕自知甚明惟謹素履罔俾玷缺庶幾邱園之
義尚足以少裨明時奔競者愧而恬退者勸亦僕所
以報執事之萬一也若曰可以仕焉僕不知其可也
矧今自汙又作俯仰或過衣裳盡濕此亦郡守所曰
擊設任之勞事何以堪之伏惟執事察僕之志矜僕
之愚而弗強焉幸甚幸甚

書十	投知	自述	陳請	陳謝					
----	----	----	----	----	--	--	--	--	--

書	投知								
---	----	--	--	--	--	--	--	--	--

上安州裴長史書

唐 李 白 文粹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
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
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粗陳其萬一悵快憤懣惟君侯
察焉白家本金陵世為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
咸秦因官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
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籍詩書制作不倦迄於
今三十春矣以為士生則乘弧蓬矢射于四方故知
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

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
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悲跡
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陽不逾一年散金三
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
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
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
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
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雪
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

輟身手逆丐貨營葬於郢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
主禮以遷窆式昭明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
與逸人東嶺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
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子
聞而異之詣廬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
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尚書蘇公出為
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察
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
之肯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此省也四海明識其知

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秀一見盡禮許為奇才
因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
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駢駢間起光明洞
徹何以盡陳儻其賢賢也白有可尚夫唐虞之際於
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
野人也願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伏惟君侯
賢而且賢鷹揚虎視當若編貝膏如凝脂昭昭乎若
玉山之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
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宴羣

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咸市故時人
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
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
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而晚節改操棲
情翰林天才超然凌越作者左郎國時惟清裁校
威雄雄下憚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明之
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趨未塵承顏接辭八九度矣
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
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否孔
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
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
烹解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
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抑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
所從來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
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
大愚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美眇白必能使精誠
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爲寒若赫然震威如
以大怒不許門下進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拜而

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鶴舉矣何王公
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劔乎

右丞閣下某切伏下風有年矣布衣儒冠讀書耕田
焦勞形神求古人道不爲不多其聞今之事極耳目
之聞見亦以半古之道參乎其心者也行之於古既
如彼踵之於今又如此固不必探乎著灼乎龜而卜
筮行乎其中矣小生敢欲有天下之忠激敢言之士
輒試貢心中事以當閣下閣下知一士之進退關天
下之去就今天下白屋之士有角立秀出者或能以
黃老言或能以儒術言或能以刑法言思願吐一奇

設一策使司化源者開目而見四方之事閣下知天
下亦有人乎有是人無其時與無是人同有其言而
不行其所以言與無言同此所以理代寡而升平之
運不可得而至也古之大臣不惟諫君人亦諫君亦
諫故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此所以開聖聰而達
天視也昔貞觀初天下注心於房魏而太宗果爲堯
舜開元中天下注心於姚宋元宗幾如太宗今閣下
之車轍馬跡相去俯無尺寸天下之注心於閣下聚
手而指以爲提持大柄在閣下掌握中耳閣下知人

意參於天意邪先天而天弗違則其古之相天下者
其道不同及其成功一也昔漢孝惠時有若曹丞相
以黃老施化而天下清淨孝武時有若公孫宏以儒
術御世而天下亦治孝宣時有若魏邛者以刑法檢
下實號中興閣下必欲爲黃老而館舍下有膠西蓋
公卿必欲爲儒術而門下有平津之客卿必欲爲刑法
而與言者有溫舒于公卿此三者皆在閣下所嗜而行
之耳夫構一木而棟明堂者其力固多然其下有柱
柱下有石石下有土積三物而棟力成焉故太元曰
崔嵬不崩韋土疆此明上下節級有扶持之道也今
人之望閣下挺一身而棟天下必矣抑不知棟下之
柱者誰乎柱下之石土者誰乎此小生汲汲於私心
誠在此也某每病此來之欲爲丞相者馴致其道積
人之望使必曰某公必爲宰相白麻未及下而門已
爲鑄其此豈謂導萬物之情狀達一人之聰明邪且一
人之耳待宰相而聽之一人之目待宰相而明之宰
相之耳目亦資天下之士且曰是何賢於我其言亦
何補焉此穀梁子所謂上暗下聾也某嘗試論之天

下之形聲雖離妻師曠故不能周視通聽矧閉目掩耳而欲達天下之視聽不亦難哉故曰耳目在天下聰明在宰相故堯所以寄耳目於舜禹時謂聰明文思之后焉脫不以天下為聰明某不知其然此亦閣下之所醜聞也故某所徵前事而言之意者實欲閣下踐其地使今之談者曰房魏道在吾君必為太宗矣區區下情輒以此貢心焉伏惟宥其愚而捨其所持意思幸甚恐懼再拜

上冢官書

唐 沈亞之 文粹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肩山而大谷不足以室其根長竟不足以唯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尺而業縱其根不能躡土之膏生不十年各獲介斧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瘼氣故易長于莠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其兀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揀而飾之跨二礎而百棟賴員若是倚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仕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浴不終湯充饑不竟飯中輟而起是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視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替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

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
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把物機茫乎不知其
所從使左右屬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
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絕邊仍歲不
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卽如主
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
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謏古
臣智輔之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下其私而不回
此則得之於性矣酌量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
得失傳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
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雖
如驚鳥合如凝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于
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
傑之榮立巨礎之上願世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某
聞戎鏡包陽當日而囑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
之何異一規之垂銅耶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
則生某亦蒙囑於光下以其所抱書詞多鄙又不盡
志忤觸清嚴罪無所追謹再拜

上富丞相書

宋 蘇 洵

相公閣下往年天子震怒出逐宰相選用舊臣堪付
屬以天下者使在相府與天下更始而閣下之位實
在第三方是之時天下咸喜相慶以爲閣下惟不爲
宰相也故默然在此方今因而復起起而復爲宰相
而又適值乎此時也不爲而何爲且吾君之意待之如
此其厚也不爲而何以副吾望故咸曰復有下令而
異於他日者必吾富公也朝夕而待之跂首而望之
望望然而不獲見也戚戚然而疑嗚呼其弗獲聞也
必其遠也進而及於京師亦無聞焉不敢以疑猶曰
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數十年之間如此而不變也
皆曰賢人焉或曰彼其中則有說也而天下之人則
未始見也然而不能無憂蓋古之君子愛其人也則
憂其無成且嘗聞之古之君子相是君也與是人也
皆立於朝則使吾皆知其爲人皆善者也而後無憂
且一人之身而欲擅天下之事雖見信於當世而同
列之人一言而疑之則事不可以成今夫政出於他
人而不懼事不出於已而不忌是二者惟善人爲能

然猶欲得其心焉若夫衆人政出於他人而懼其害已事不出於已而忌其成功是以有不平之心生夫或居於吾前或立於吾後而皆有不平之心焉則身危故君子之出處於其間也不使之不平於我也周公立於明堂以聽天下而召公惑何者天下固惑乎大者也召公猶未能信乎吾之此心也周公是天下誅管蔡告召公以其志以安其身以及於成王故几安其身者以安乎周也召公之於周公管蔡之於周公是二者亦皆有不平之心焉以爲周之天下周公將遂取之也周公誅其不平而不可告語者告其可以告語者而和其不平之心然則非其必不可以告語者則君子未始不欲和其心天下之人從士而至於卿大夫宰相集處其上將有所爲何慮而不成不能忍其臣臣之小忿以成其不平之釁則害其大事是以君子忍其小忿以容其小過而杜其不平之心然後當大事而聽命焉且吾之小忿不足以易吾之大事也故寧小容焉使無帶芥於其間古之君子與賢者並居而同樂故其責之也詳不幸而與不肖者

偶不圖其大而治其細則濶達於事情而無益於當世故天下無事而後可與爭此不然則否昔者諸呂用事陳平憂懼計無所出陸賈入見說之使交歡周周勃平用其策卒得絳侯北軍之助以滅諸呂夫絳侯木強之人也非陳平致之而誰也故賢者致其不賢者之能致賢者也曩者陛下卽位之初寇萊公爲相惟其側有小人不能誅又不能與之無忿故終以斥去及范文正公在相府又欲以歲月盡治天下事失於急與不忍小忿故羣小人亦急逐去之一去遂不復用以沒其身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立於天子之下百官之上此其深謀遠慮必有所處而天下之人猶未獲見洵西蜀人也竊有志於今世願一見於堂上伏惟閣下深思之無忽

太尉執事洵者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形勢至自
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既曉其
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
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
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
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
放之海決之為溝壑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
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瀾為大湖萬世而不溢者

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
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
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
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
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
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
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
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姦巧者有餘技則
思以為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

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蛟蜃終日而不蜚則噬
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
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
者不可勝數轉關五六年天下散兵項籍死而高祖
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
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
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
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
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
拱手而莫能收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
太宗躬擐甲胄跋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
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
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
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
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
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
事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
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

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足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什陌聞其曹往往偶語無所忌諱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矐矐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取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制也頃者翟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翟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

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翟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大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踈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命雖多殺天下無以歸怨此先王所以戒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墜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天之所以與我者夫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棄天棄天我之罪也棄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棄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棄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乎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

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貪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况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之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已過乎今洵之不肯何敢以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不甚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其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

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弃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卽用亦足以自老不肖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慶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而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手得陳於前矣若夫其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

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上歐蔡書

宋 曾 鞏

鞏少讀唐書及正觀政要見魏鄭公王珪之徒在太宗左右事之大小無不議論諫諍當時邪人庸人相參者少雖有如封倫李義府輩太宗又能識而疎之故其言無不信聽卒能成正觀太平刑置不以居成康上未嘗不反復欣慕繼以嗟惜以謂三代君臣不知會有如此周旋議論否雖韋陶禹稷與唐舜上下謀謨載於書者亦未有若此委曲備具頗意三代唐舜去時遠其時雖有謀議如正觀間或尚過之而其

史不盡故於今無所聞見是不可知所不敢臆定錄漢以降至於陳隋後錄高宗以降至於五代其史甚完其君臣無如此謀議決也故其治皆出正觀下理勢然爾竊自恨不幸不生於其時親見其事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又恨不得陞降進退於其間與之往復議也自長以來則好問當世事所見聞士大夫少人人惟一以苟且畏填陰拱默處為故未嘗有一人見當世事僅計謀有未可立效者其誰肯奮然迎為之慮而已當之邪則又謂所欣慕者已矣類千百

年間不可復及昨者天子赫然獨見於萬世之表既更兩府復引二公為諫官見所條下及四方人所傳道知二公在上左右為上論治亂得失羣臣忠邪小大無所隱不為錮銖計惜以避怨忌毀罵詭構之患竊又奮起以謂從古以來有言責者自任其事未知有如此周詳惻至議論未知有如此之多者否雖鄭公王珪又能過是耶今雖事不合亦足暴之萬世而使邪者懼懦者有所樹矣況合乎否未可必也也不知所謂數百千年已矣不可復有者今幸遇而見之其心懽喜震動不可比說日夜屢幾雖有邪人庸人如封李者上必斥而遠之惟二公之聽致今日之治居正觀之上今鞏小者得歌頌推說以飽足其心大者得出於其間吐片言半辭以託名於千萬世是所望於古者不負且今後世聞今之盛疑唐舜三代不及遠甚與今之疑唐太宗時無異雖然亦未嘗不憂一日有於冥冥之中議論之際而行謗者使二公之道未盡用故前以書獻二公先舉是為言已而果然二公相次出兩府亦更改而怨忌毀罵詭構之患一日

俱發翁翁萬狀至於秉女子之隙造非常之謗而欲加之天下之大賢不顧四方人議論不畏天地鬼神之臨已公然欺誣駭天下之耳目令人感憤痛切廢食與寢不知所爲噫二公之不幸實疾苦覺額之民之不幸也雖然君子之於道也既得諸已汲汲焉而務施之於外汲汲焉務施之於外在我者也務施之外而有可有不可在彼者也在我者姑肆力焉至於其極而後已也在彼者則不可必得吾志焉然君子不以必得之難而廢其肆力者故孔子之所說而聘者七十國而孟子亦區區於梁齊滕邾之間爲孔子者聘六十九國尚未已而孟子亦之梁之齊二大國不可則猶俯而與邾滕之君謀其去齊也遲遲而後出盡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召予如用予則豈惟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觀其心若是豈以一不合而止哉誠不若是亦無以爲孔孟今二公固一不合者也其心豈不曰天子庶幾召我而用之如孟子之所云乎肆力焉於其所在我者而任其所任彼者不以必得之難而已莫大斯時矣況今天子仁慈聰明求

治之心未嘗息天下一歸四方諸侯承號令奔走之不暇二公之言如朝得於上則夕被於四海夕得於上則不越宿而被於四海豈與騁七十國遊梁齊邾滕之區區艱難比邪姑有待而已矣非獨鞏之望乃天下之望而二公所宜自任者也豈不謂然乎感憤之不己謹成憶昨詩一篇竊道其意後二篇並他事因亦寫寄此皆人所厭聞不宜爲二公道然欲啟告覺悟天下之可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次亦使邪者庸者見之知世有斷然自守者不從已於邪則又庶幾於天子視聽有所開益使二公之道行則天下之敬教者舉被其賜是亦爲天下計不獨於二公發也則二公之道何如哉竊竊思更貢舉法責之累日於學使學者不待乎按天下之籍而盛頌土著以待舉行悖者不待藉以進此歷代之思慮所未及善乎莫與爲善也故詩中善學尤具伏惟賜省察焉

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不足
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
宰相者異焉知此而已矣舜膏爲宰相矣稱其功則
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爲者其舜也與卒之
爲宰相者無與舜比也則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
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
可言者莫若漢與唐漢之相曰陳平對文帝曰陛下
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周勃曰且陛
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抑問平之所以爲宰相
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
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爲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
當矣降而至於唐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
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主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
綱維則戴胄劉洎持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
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文亮其餘爲卿大夫
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虞世
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持

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
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
則房杜者何爲者抑考於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
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不
隔卑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必先此二人然則著
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
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能
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其誰哉數載
之前閣下爲宰相當是時人主方急於致天下治而
當世之士豪傑魁梧者相繼而進雜運於朝雖然抑
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
之善人用於世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
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人佐人
主立州縣學爲累日之格以勸學者農桑以損益之
數爲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變苟且以
起百官衆職之墜革任子之濫明賞罰之信一切欲
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廢幾三代之事雖然紛
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衆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

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爲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魂於二帝三代漢唐之爲宰相者哉若輩者誠鄙且賤然嘗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伴則未嘗不歎其盛也觀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愛其明也觀其不合而散遂消識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歎其盛愛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更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牆之下也歟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衮冕而歸非干名陷利者所趨走之曰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爲進拜之資蒙賜之一見焉則其願得矣噫賢閣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復汲汲如是者蓋其欣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

上富丞相書

宋 蘇軾

軾聞之進說於人者必其人之有間而可入則其說易行戰國之人貪天下之士因其貪而說之危國之人懼天下之士因其懼而說之是故其說易行古之人一說而合至有立說之間而取公相者未嘗不始於戰國危國何則有間而可入也居今之世而欲進說於明公之前不得其間而求入焉則亦可謂天下之至愚無知者矣地方萬里而制於一姓極天下之尊而盡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爲之宰四裔不作兵革不試是明公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也方西戎之熾也翟人乘間以跨吾北中國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詞是明公之勇冠於天下也明公居於山東而頃河朔之流人父棄其子夫棄其妻而自歸於明公者有餘萬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撫之此百萬人者出於溝壑之中而免於烏鳶豺狼之患生得以養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孫塋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於百世也勇冠於天下而仁及於百世士之生於世如此亦足矣今

也處於至足之勢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羨慕於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書莫不盡讀禮樂刑政之大小兵農財賦之盛衰四海之內地里之遠近山川之險易物土之所宜莫不盡知當世之賢人君子與夫姦偽險詐之徒莫不盡究至於曲學小數茫昧恍惚而不可知者皆獵其華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雖自謂當世之辯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則是明公無復有所畏憚於天下之博學也名為天下之賢人而貴為天子之宰無貪於得而無懼於失無羨於功名而無畏於博學是其果無間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進說也軾也聞之楚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日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官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猶以為未也而作詩以自戒其詩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夫衛武公惟居於至足而日以為不足故其沒也謚之曰睿聖武公嗟夫明公豈以其至足而無間以拒天下之士則士之進說者亦何必其間之入哉不然軾將誦其所聞而明公試觀之夫天下

之小人所為奔走輻輳於大人之門而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獨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於大人之門古之聖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為非偏則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責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責其偏夫彼若能全將亦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潔而不為異眾之行勇敢而不為過物之操孝而不徇其親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憲廉而至於貧公良孺勇而至於關會子孝而徇其親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數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謂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為介直而天下不以為訐剛健而不為強敦厚而不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於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於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誰曰不可異時士大夫皆喜為卓越之行而世亦貴校擇之才自明公執政而朝廷之間習為中道而務獨於規矩士之矯飾

力行爲異者衆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耻於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於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舉不敢至於明公之門懼以其不純而獲罪於門下軾之不肖竊以爲天下之未大治兵之未振財之未豐天下之有望於明公而未獲者其或由此也歟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成在雖其狂獫無行之徒亦自效於下風而范公亦躬爲詭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爲

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襲其長以收功於無窮軾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祿而至於京師翰林歐陽公不知其不肖使與於制舉之末而發其猖狂之論是以輒進說於左右以爲明公必能容之所進策論五十篇貧不能盡寫而致其半觀其大略幸甚

上劉侍讀書

宋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辦能辦其小而不能辦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爲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爲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矣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

於人則羣起而爭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高說為糾條而待天下
之釋取然天下之人翹足跂首而羣望之逡巡而不
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
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
況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
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橫翔捷出冠蓋百吏而
爲之表猶以爲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
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嶠

通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
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殘民有戰而有之者也奮臂
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爲速非有汗馬之
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爲無功抗
顏高議自以無前而天下不以爲無讓此其氣固有
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
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執遠方之鄙人遊於京
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
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

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執再拜上

應制舉上兩制書

宋 蘇 軾

軾聞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
可以相參其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
爲高行其聖賢之分則不知貴賤之爲差昔者子思
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
門則攝衣而從之至於齊魯千乘之君操幣執贄因
門人以願交於下風則閉門而不納此非苟以爲異
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於貴賤之際故其
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爲畏而其閉門而拒之也
君子不以爲傲何則其分定也士之賢不肖固有之
矣子思孟軻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貴賤之際聖
賢之分二者要不可以不知也世道衰喪不能深明
於斯二者而錯行之施之不得其處故其道兩亡今
夫軾朝生於草莽塵土之中而夕與於州縣之小吏
其官爵勢力不足較亦明矣而諸侯之貴至與人主
揖讓周旋而無間大車駟馬至於門者逡巡而不敢
入軾也非有公事而輒至於庭求以賓客之禮見於
下執事固已獲罪於貴賤之際矣雖然當世之君子

不以其愚陋而使與於制舉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
疎賤而使奏其猖狂之論軾亦自忘其不肖而以爲
是兩漢之主所孜孜而求之親降色辭而問之政者
也其才雖不足以垂茂於聖賢之間而學其道治其
言則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踴躍然而來仰不知明公
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賤不由紹介不待辭讓而直
言當世之故無所委曲者以爲貴賤之際非所以施
於此也軾聞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
若治時時者國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
衰也時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雖欲其立而不可得
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時人莫不貪利而不仁秦雖欲
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漢之衰也時人莫不柔
懦而謹畏故君臣相蒙而至於危東漢之衰也時人
莫不矯激而奮厲故賢不肖不相容以至於亂夫時
者豈其所自爲邪王公大人實爲之軾將論其時之
病而以爲其權在諸公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諸
公之所惡天下莫不惡故軾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
於下執事其一曰用汰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

太高而不適實此二者時之大患也何謂用汰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汰不立則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從事而不困於繩墨之間故易以有功而亦易以亂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趨於汰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汰之知故雖賢者所爲要以如汰而止不敢於汰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勝汰則汰爲虛器汰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汰竝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於宰相皆以奉汰循令爲稱其職拱手而任汰曰吾豈得自由哉汰既大行政人爲備位其成也其敗也其治也其亂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汰也汰之弊豈不亦甚矣哉昔者漢高之時番侯爲太子少傅位於叔孫之後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爲諸侯相天下有緩急則功臣左遷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惟不以汰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汰者何也任汰生於自疑自疑生於多私惟天下之無私則能於汰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則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間嘉臣執政政以賄成德宗發憤而用常衮衮一切用汰四

方奏請莫有獲者然天下否塞賢愚不分君子不以爲能也崔祐甫爲相不至暮年而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者以爲識祐甫曰不然非親與舊則安得而知之顧其所用如何爾君子以爲善用汰今天下汎汎焉莫有深思遠慮者皆任汰之過也何謂好名太高而不適實昔者聖人之爲天下使人各致其能以相濟不不一則不專不專則不能自堯舜之時而伯夷后夔稷契之倫皆不過名一藝辦一職以盡其能至於子孫世守其業而不遷變不敢自與於知禮而契不敢自任於播種至於三代之際亦各輸其才而安其習以不相犯躐凡書傳所載者自非聖人皆止於名一藝辦一職故其藝未嘗不精而其職未嘗不舉後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於漢其君子各務其所長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記武宣之際自公孫魏而下皆不過以一能稱於當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無忽於小小者樂其小而無慕於大是以各適其用而不喪其所長及至後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恥以一

藝自名而欲盡天下之能事是故喪其所長而至於
無用今之士大夫其實病此已仕者莫不談王道述
禮樂皆欲復三代追堯舜終於不可行而世務固以
不舉學者莫不論天人推性命終於不可究而世教
因以不明自許太高而措意太廣太高則無用太廣
則無功是故賢人君子布於天下而事不立聽其言
則侈大而可樂青其效則汗漫而無當此皆好名之
過深惟古之聖賢建功立業與利捍患至於百工小
民之事皆有可觀不若今世之因循自莽其政出於
此二者歟伏惟明公才略之宏偉度量之寬厚學術
之廣博聲名之煒燁冠於一時而振於百世百世之
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則天下奔走而趨之則其慙
時憂世之心或有取於斯言也軾將有深於此者而
未敢言焉不宣軾再拜

上兩制諸公書

宋 蘇 轍

轍讀書至於諸子百家紛紜同異之辨後世工巧組
繡鑽研離析之學益嘗喟然大息以為聖人之道譬
如山海藪澤之奧人之入於其中者莫不皆得其所
欲充足飽滿各自以為有餘而無慕乎其外今夫班
輸共工旦而操斧斤以遊其叢材取其大者以為楹
小者以為桷圓者以為輪挺者以為軸長者擾雲霓
短者蔽牛馬大者擁丘陵小者伏莽莽蔓裔厥取皆
自以為盡山林之奇怪矣而獵夫漁師結網聚餌左
彊右毒矢陸驅則斃象犀水伐則執蛟鯢熊羆虎
豹之皮毛龜鼉犀兕之骨革上盡飛鳥下及走獸昆
蟲之類紛紛藉藉折翅捩足鱗鬣委頓縱橫滿前肉
登鼎俎膏潤砧几皮革齒骨披裂四出被於器用求
珠之工隨侯夜光間以類玳瑁落的樂充滿其家求
金之工揮赫晃蕩鏗鏘交戛適為天下冠冕佩帶飲
食之飾此數者皆自以為能盡山海之珍然山海之
藏終滿而莫見其盡昔者夫子及其生而從之遊者
蓋三千餘人是三千人者莫不皆有得於其師是以

從之周旋奔走遂於宋魯饑餓於陳蔡困厄而莫有
去之者是誠有得乎爾也蓋顏淵見於夫子出而告
人曰吾能知之子路子貢冉有出而告人亦曰吾知
之下而至於却吳孔忠公西與公西蒧此數子者門
人之下第者也竊窺於道德之光華而有聞於議論
之末皆以自得於一世其後曰子方段干末之徒講
之不詳乃竊以爲虛無淡泊之說而吳起禽滑釐之
類又以猖狂於戰國蓋夫子之道分散四布後之人
得其遺波餘澤者至於如此而揚朱墨翟莊周鄒衍
田駢慎到韓非申不害之徒又不見夫子之大道皇
皇惑亂譬如陷於大澤之險荆棘交蹊蹊滅絕求
以自致於通衢而不可得乃幸冒蕪蕪蹈崖谷崎嶇
繚繞而不能自止何者彼亦自以爲已之得之也轍
嘗怪古之聖人既已知之矣而不遂以明告天下而
著之六經六經之說皆微見其端而非所以破天下
之疑惑使之一見而寤者是以世之君子紛紛至此
而不可執也今夫易者聖人之所以盡天下剛柔喜
怒之情勇敢畏懼之性而寓之八物因八物之相遇

吉凶得失之際以教天下之趨利避害蓋亦如是而
已而世之說者王氏韓氏至以老子之虛無京房焦
贛至以陰陽災異之數言詩者不言咏歌勤苦酒食
燕樂之際極歡極感而不達於道而言五際子午卯
酉之事言書者不言其君臣之歡吁俞嗟嘆有以深
感天下而論其魯誓秦誓之不當作也夫孔子豈不
知後世之至此極歟其意以爲後之學者無所據依
感發以自盡其才是以設爲六經而使之求之益又
欲其深思而得之也是以不爲明著其說使天下各
以其所長而求之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而子貢亦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
其小者夫使仁者欲其仁智者欲其智賢者推明其
大而不遺其小小者樂致其小以自附於大各因其
才而盡其力以求其至微至密之地則天下將有終
身於其說而無勑者矣至於後世不明其意患乎異
說之多而學者之難明也於是舉聖人之微言而折
之以一人之私意而傳疏之學橫放於天下繇是學
者愈怠而聖人之說益以不明今夫使天下之人因

說者之異同得以縱觀博覽而辯其是非論其可否
推其精粗而後至於微密之際則講之當益深守之
當益固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
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
右達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昔者轅之始學也
得一書伏而讀之不求其傳而惟其書之知求之而
莫得則反覆而思之至於終日而莫見而後退而求
其傳何者懼其入於心之易而守之不堅也及既長
乃觀百家之書縱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
無所適從益晚而讀孟子而後適觀乎百家而不亂
也而世之言者曰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不幸
而見之則小道異術將乘間而入於其中雖楊雄尚
然曰吾不觀非聖之書以爲世之賢人所以自養其
心者如人之弱子幼弟不當出而置之於紛華雜擾
之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古之所謂知道者邪詞入
之而不能蕩說詞犯之而不能詐爵祿不能使之驕
貧賤不能使之辱如使深居自閑於閨闥之中兀然頽
然而曰知道云者此乃所謂腐儒者也古者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隘與不恭是君子之所不爲也而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柳下惠少連降志而
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
中權而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伯夷柳下惠是
君子之所不爲而不棄於孔子此孟子所謂孔子集
大成者也至於孟子惡鄉原之敗俗而知於陵仲子
之不可常也美禹稷之汲汲於天下而知顏氏之自
樂之非固也知天下之諸侯其所取之爲盜而知王
者之不必盡誅也知賢者之不可召而知召之役之
爲義也故士之言學者皆曰孔孟何者以其知道而
已今轅山林之匹夫其才術技藝無以大過於中人
而何敢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
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析之者蓋其
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今年春天子將求直言之
士而轅適來調官京師舍人楊公不知其不肖取其
鄙野之文五十篇而薦之俾與明詔之末伏惟執事
方今之偉人而朝之名卿也其德業之所服聲華之
所耀孰不欲一見以效薄技於左右夫其五十篇之

又從中而下則執事亦既見之矣是以不敢復以爲
獻姑述其所以爲學之道而執事試觀焉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宗周之制士見於大夫卿公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
名賁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士
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
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
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民分也
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民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
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賁以成其終故
授受焉介以通名賁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
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祭主於盥爵主於迎賓主於
賁故曰賁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
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賁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
出禮煩則泰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
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命志
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賁
蓋亦有禮爲之節也夫周之賁禮其所爲防至矣及
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況於禮之亡乎
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

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
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也
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
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

書

自述

報燕王書

燕 樂 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

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吾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道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代之必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亭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手磬室薊兵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懷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早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商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治令慎喪尊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閭閻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鰒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隳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挈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

左右之臣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
留意焉

報任安書

漢 司馬遷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
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勃勃懇懇若
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雖罷
罵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
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悒而亡誰語諺曰誰為為之
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於身不復鼓琴何則士
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
懷隋和行者由商於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
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
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辜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
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鬼私恨亡窮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過僕葺之修旬者智
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耻辱者
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
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愾於欲利悲莫痛
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

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熱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銘之餘薦天下豪俊或僕賴先人緒業得待臯鰲數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岩穴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埜戰有新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

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亡一遂苟合取容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網羅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餘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員不羈之行長亡鄉曲之譽主上幸得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志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

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審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重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

戰十餘日所殺過當匈奴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音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思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

過也身雖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睡毗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再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臯絳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

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錢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執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華鄰國及臯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臺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執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絕墨之外已稍凌商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違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

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
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
雖怯懦欲苟活亦願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
紲之辱哉且夫誠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
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冀冀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曷貴而
名者滅不可勝紀唯倣傚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
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
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腳兵法脩列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豪發
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
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孫子斷足終不可用
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
近自託於亡能之解網羅天下攷失爲章略考之行
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有二十篇亦欲以究天人
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
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

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
買下未易居下流多謫議僕以口語過遭此禍重爲
卿里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
雖累百世垢穢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
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嘗不發
背濡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岩穴
邪故且從俗浮沉與世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
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
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

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略陳固陋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已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爲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其爲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棄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屠之徒已相與

稱曰某得矣某得矣問其所從來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說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善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爲今相國所第此時惟念以爲得

夫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懼仰一室肅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爲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僂焉而不終日是以致思長懷中夜起生變時揣已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曰己進今之人曰己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爲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間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亡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爲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爲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爲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溫袍襦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

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寄許京兆孟容書

唐 柳宗元

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足伏念得舉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舉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龜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臟骨非獨瘡瘍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有彼使膏肓沈沒優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蚤歲與負羣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艱險事既壅隔狼狽貴近狂疎繆矣陷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羣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大人所聞見不敢爲它人道說懷不能已優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實

哉今其黨與幸獲覓貨各得善地無公事生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并廢廟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濫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羣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羣至商賈之卿卑濕昏霧恐一旦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氣氣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壯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肖與羣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秋時享了立奉奠顧盼亡後繼者惴惴然欲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塋道路士女過滿卑隸庸丐皆得上父母如墓馬蹙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

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子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九裂身殘家破爲世大慘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尚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亡所告慰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

凡盜嫂娶孤女云過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平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卿嘗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故向因曲司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

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環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澳恐下才未使又嬰恐懼痛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踈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東筆觀縹神志荒耗前後遺忘於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舛滯今皆頑然無復者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去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下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還託先人之靈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後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

與蕭翰林俊書

唐 柳宗元

思議兄足下昨和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議憂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爰爰而造其門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盈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起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怨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尋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怨謗語轉移罵罵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達援引之路而僕輩益生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思甚乃以數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未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

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
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吾輩商中久
慣習炎毒昏既重腹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
中體則戰栗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
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
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
之出門見通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
料居此尚後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
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
後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
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
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
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
何恨獨喜思議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
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日觀之足矣
何以操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
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

未能盡忘僕因賦手愛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折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
物一釋廢網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
以召魂魄買土一鄣爲耕此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
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
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
焉宗元再拜

數年不覩光範偶尋過問卽甚慰甚慰然又倏爾而別此情如何明日逢德光道及雅愛云云此誠斯文骨肉之至他人誰肯然者惑灼累日然竊有所未安者因公知我厚故不避訶責輒布上左右惟公察之聽之僕自庚午蒙詔之後卽放蕩形志雖飲酒不多而日與酩酊爲伍人間有事一切置之此不但信於鄉人妻子奴僕也蓋素性疎懶偶因官秩羈係數年若招豚臂鷹而一旦得此中心之快實有人所不知

而已獨知之者自東方多事以來聞其驍傲無狀如彼卽或奮然有揶揄之意隨後自笑自詈以爲狂奴猶爾不量卽又飲酒散髮箕踞林麓此其性習之已成激之下迺雖三公之貴刁路之辱不可奪也況數碩之粟半幅之紙乎僕自幼交謬無狀性好是古而非今始仕時望見先皇帝寬仁大度卽自私擬以爲臯夔稷契之業可以復見於今而狂放易言者畧不脩飾至皇帝嗣位之後又見其英毅果斷益喜益負以爲卽志當究於此一時交與之士反覆輕易不檢

惟僕言是是故謾論謾說畧無忌畏日就月將幾踵奇禍幸免殺身而歸而二三耆又補砌所無以爲真有使僕含垢於有罪者之籍與不肖之人同被驅放上辱兩朝作養之恩下累先人錫介之業生平微志付之穢塗情苦苦心苟不復自愛暇日偶讀皇甫規避梁冀之事與蔡邕卻九錫之書喟然嘆曰彼何獨不得含垢冒汚而成致美節如此也又偶讀柳宗元傳曰卽宗元有不同於叔文然親與之交而受其職任矣夫身有規離之操而迹爾宗元於九錫之問仁人志士宜於此何如也今僕之所憂者在忍有犬馬之疾死卽望之下不得伸其宿心原悰耳而區區官秩之事非所念慮也瑾之用事也蓋膏數以崇秩誘我矣當是時持數千金壽瑾者不能得一級而彼自區區於我我固能談笑而卻之使饕餮噉之人卒不敢加於我此其心與事亦雄且甚矣當朝大臣益皆耳聞目見而孰知其然方臺諫論列之際出於一時倉卒未暇差別而今則又數年矣夫伊尹之輔商也一夫之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僕卽非賢者然豈火

於高之一夫哉大臣者乃忍使之雜於孫聰曹元與云云之間邪故鄙人之心至此益放益已披髮嘯歌至於終身而不敢悔此非甘心爲長沮桀溺之徒也公之高義曰古人內舉不避親時之可舉不可舉非僕所知也而僕之不才穢汚亦非公應舉之人觀近臣者以其所爲主於此使識者苟爲之言則所係於公者豈細哉今僕之不可於當世者有五而甚不宜出就官職者有二性喜嫉惡而不能加詳聞人之惡輒大罵不已今諸公者皆喜明避而陰譏此一不可

翰林雖皆北面事君而勅渠閭老門下者以爲賢能僕頗故畏出歲不能一造其戶此二不可人皆好脩飾文詐偽恭假直而僕喜而許人未有不怒者此三不可士大夫不務脩身法事之業而俱呻吟詩文以爲高業見其詩若又不能不怒故見輒有言而彼方望我以爲美也我以言加之此四不可與相好者接必因其職事加勉戒之詞多忤其所好彼或永從即拒而絕之以此親疎多怨苟復見其所愛者又不忍不告或又告之彼卽又不從而僕又絕之此五不可

執德不宏不能信之於人雖頗自好而當世談論之士多加詆謗自入有罪者之籍污穢終身莫能自潔使平日所立之志高閑淪落智高萬物之上而名陷九淵之下於中夜竊自嘆悔不當輕易效慕世俗科舉徇外構此兒溺今又不傲而欲仕乎此甚不宜出者一時同黜之人固有不幸而被汚者然罪大惡極羞談於婦人女子之口尚十之九彼莫不覬幸僕出以爲先容之地而當時宰執又率崇私愛而乏分別苟欲引其私人必援僕爲喻是所以用僕者非必實知其爲人而真明其有証也如此則是以賢者之身而爲不肖者之資矣語有曰君子非其招不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如之何其可往哉今衆人雖以不肖謂僕而僕未嘗一日不以賢君子自謂已如此自謂而人以彼謂已蓋所謂嗾爾而與乞人不屑者也此甚不宜出者二明公之意特出於一時愛念之爲偶未詳究及此然言出乎口通乎心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此區區平素之惻可一鑒而盡者公如覺之必信其爲肝膈之實既然憐我體我矣會公甚難既會

又後匆匆不得請益而又不能迎候歎此甚負公
也諒公有以恕之手臨紙惘然春和伏惟保順幸甚

與文徵明書

明 唐寅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
營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為之褻謀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為之微軃良以情之所惑木石動容而事之
所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
集於僕哀我哀我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
囊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忘其罪累
殷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
任侯少卿之心不信於蘇季也計僕少年吾身屠酤

鼓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頤頤婆娑皆欲以功名命
世不幸多故衰亂相尋父母妻子躋踵而沒喪車屢
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客跌無歸不問生產何有何亡
付之譚笑嗚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
人之急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曹連先生與朱家
二人為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齋門下一
卒而悼世之不膏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
索帶遂及藍樓猶幸藉朋友之寄卿曲之譽公卿吹
嗟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冒東南多士之上

方斯時也薦紳交游舉手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古而贊并口而稱塙高基下遂爲碼的側目在旁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定無葉桑貝錦有尺譏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乎天子震赫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凌河橫集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積絲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鬣切白王三言變慈母海內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投墨甌中僕雖聲育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黜檢舊章責爲部郎將使積勞補過猶資干祿而遽除威施俯仰異態士也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鄉僕幸同心於執事者於茲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迫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局同改觀愧色滿面衣焦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奴據案夫妻反目舊有碑狗當門而噬反視室中觥斃破缺衣屨之外惟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出計無所出將春撮桑棹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

浮屠日願一食益不謀其夕也吁歎乎哉如此而不自引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員謗罪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獄史記百篇賈生流放文辭卓落不自揆測願慮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言之志亦將槩括舊聞總統百世叙述十經翱翔蘊奧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託之高山沒身而後有甘鮑魚之腥而忘其臭者傳誦其言探索其心必將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五鄉男子闔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軼俠不能及德欲振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託筆札以自見將何成哉譬若蜉蝣衣裳楚楚身雖不及爲人所憐僕一日得完首領就柩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

貴猶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繼飽則夷猶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駟奮矣君卿豈憂戀棧豆嚇腐鼠邪此外無他談但吾弟弱不任門戶傍無伯叔衣食空絕必爲流孽僕素論交者皆負節義幸捐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惟君卿察之

答重慶太守劉嵩陽書

明 楊 慎

下走之仰止上足久矣所傳聞於永昌張愈光者尤悉癸卯之秋愈光北上走則暫歸約同謁執事於渝此房會也張以病不果行走以獻歲甲之置路賁賁治竟逢其違悻悻匆匆留手筆付馬生以答前款區區拳拳未藏萬一董永昌來乃辱賜盃櫛豐踰千言始則善誘之泰甚中則相知之已深末復相期之極摯走雖老昏敢忘酬旃下走賦質愚慙天稟倔強不能以過情接物虛言足交獨重欽下風景瞻高踴繫有由矣自昔文人類畧細謹仰高明則濯纓清冷率然壁立不衣采綢不謁黃軀不近冰峯此固鄙人之汰間鑠膺者也再者霸儒創爲新學削經剋史驅儒歸禪緣其作俑急于鳴待俾其易入而一時奔名走譽者自叩胃臆巨以驚人彪彩罔克自售靡然從之紛其盈矣蟬螭樹謂游夏爲文離聚蚊成雷以舒稚爲小使豪傑之士陷溺實繁執事則獨復不染特立無緇此又鄙人之沃聞鑠膺者也走少而多疾長也無奇然竊有狂談異於俗論詩歌至杜陵而暢然

詩之衰絕實自杜始經學至朱子而明然經之拘晦
實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想之
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鸞輅生於椎輪龍舟起於落
葉山則原於覆篲江則原於濫觴今也譬則乞丐沾
其膳餼殘膏猶之贅史襲其墜言衍說何惑乎道之
日蕪而文之日下也竊不自揆欲訓詁章句求諸子
以前六經永言緣情效杜陵以上四始斐然之志確
乎不移而影顧吳泉昏及趙蔭跡賴愚公力疲夸父
矣束髮以還頗奮進取幸茲荒戍琴居得以自黜補

別回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鵠則可永改焉後效狂矢
飛流噓箭妄鳴乎故無寧效昔人放於酒放於賞物
且又文有伏境生情詩或托物起興如崔延伯每臨
陣則召田超爲壯士歌采子京脩史使麗豎難緣燭
吳元中起草令遠山摩除縻是或一道也走豈能執
鞭古人亦聊以耗壯心道餘年若所謂老顛欲裝風
景不自洗磨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言知
我者不可不聞此言尊論托忘機忘機之教則豈敢
當也然借以逃尺寸之員俗斯則受貶諒辱不敢文

過未復以見志垂載爲最此陳叔叔達汲王無功盛
心也愈益不敢承焉壯膏之炷欲燼游岱之魂將至
捧誦良書深負德愛爾馬生辱不鄙外進置之文翁
石室然下走之私不獨惟一人歟惟渝爲郡當蜀之
半士子之質異有可以升君子之堂者亦恐染於斯
學流之枯禪將至趨墮索塗不特黃茅白葦耳矣回
其狂瀾是在海若碑石室之風移渝城之境油雲普
覆時雨樹沾馬生其秉耒之先乎敢併及之

寄余子書

明 王廷陳

懋昭足下昔偕館院頗辱晤與曹不幾時子以憂去
去之明年僕坐罪謫僕之難合子所知也時吏不能
指其瑕疵纖劣莫競遂伏誣議人悲失路僕幸生還
可爲知者道也春仲晤令兄悉子幾死奇禍得失夢
幻無足芥蒂更計子有憂經黃必獲駢展瘳浪信次
布歡臨江遲侶獨往微吟數而不數今晨書來乃知
仙舟徑泊鄂渚矣令我款款移時涕泗交下豈緣優
憂感慨易生誠以二三良知星處莫覩僕以繫匏子
優壩異過此不晤世路風塵恐未覩無由耳僕林居
無營自惟丈夫樹立已矣莫冀詞賦小技亦無足煩
其思惟舒其絲寄也每引曲自適上不慕古下不肖
俗爲疎爲懶不敢爲狂爲拙爲愚不敢爲惡高竹林
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鵠商之迹
而汚其鬻每景物會意輒命酒自歌酒不盡量歌不
盡調倦則偃臥卧不爲夢厭苦俗徒寧獨無與復究
心老莊保愛性命江湖永興漲則不舟雅好雲嶠苔
滑燈危鮮不緩却身多疾病藥累不離此僕林居大

畧也子亦欲聞之耶惠來諸篇詞翰比灑把玩未釋
豁我心神二詩再答更希報章

上御史大夫南亢王公書 明 歸有光

都臺相公閣下有光聞天下之人材其爲君子小人皆有一定之性古之所謂知人者非苟知之而已也始知其如此則其終身不能易也伯樂之於馬卞和之於玉如今馬非絕塵玉非連城二人者必不顧如今二人者顧之馬與玉豈有變哉馬與玉而有變則天下亦不覲爲伯樂卞和矣故以爲人之賢不肖有定分而古之知人者決於一見而終身不易彼有改節易操者必有始非真性有矯而爲之者特其覲爲

知人之不至焉耳孔子曰舉爾所知蓋謂已知之矣則其舉之而不疑也故大臣之相其君其平日常有意於天下之人材一旦而任事權舉平日之所知蓋優然而有餘是以佐國家成光明之業而其聲名永與天地無窮若夫取辨於臨時處極貴之地而欲以週知天下之人材不如其取於素之爲裕也今閣下爲天子執法操天下士進退之權其能辨君子小人賢不肖必明矣有光不材不敢自附於當世之賢者獨以少荷國家作養至歲論選太學尋爲京府初尋

閣下爲縣當此時相知最深蓋不以光爲不肖也閣下清明直亮少所許可而獨於有光而加顧自此閣下爲郡二十石及歿歷外省陞中丞治河漕濟州淮揚間有光往還京師道之所歷閣下未嘗不垂顧念閣下非有私於有光以爲爲國家急於當世之人材如此前歲舉進士閣下方召入爲少司徒有光時與進士旅見閣下獨加禮遇異於常今歲入覲閣下府第深嚴有光一再至然亦不拒進而進之退而私念以有光之愛知於閣下與閣下之知有光者至今未嘗變也自以諸生文學不辨治縣事多泥古與世乖忤監郡及大吏無相知者其考宜殿而又荷閣下之知使免於過謫然而鍊金銷骨之毀其積已至於閣下之前矣悲夫以三十餘年潔身修行一旦遭讒羅垢乃不能自辨於三十年之素知使閣下疑所見而信所聞夫豈閣下前日之知爲非歟將亦有如古人所謂昭晰自斷於內能了了於冥冥之中而竟不能勝衆多之口而姑謂謝之也然則士之所恃於知己者危矣閣下何不攷有光之爲吏者夫豈若人之言

否乎昨在京師今萬宗伯乃同年鄉舉也萬公陽羨人家與有光所治連界有光私竊問萬公云公以我治縣何如萬公曰君治縣無他歎小民無不受君耳有光謝曰得公一言可以無媿萬公當世賢者非相欺也則有光之為縣果盡如諛者之言乎今銓部所取信者監郡監郡之賢不肖果盡出於公與明乎漢人有言陛下以使為腹心使者以從事為耳目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其不足盡取信明矣且今監郡所薦舉無不極其褒美語其治行雖古之龔黃卓

魯不能有加然古之吏皆積久而成功今並布衣諸生少年達者僅逾二載何治之卓卓如此夫果能如此則其縣治矣何遷代之後其彫殘猶故也如此所舉則刺可知其不為謾欺者鮮矣夫與愚人論智反為愚與不肖論賢則賢反為不肖故智者決策於愚賢士呈行於不肖此道之難行而賢材之所以多闕也今於監郡之外復有采取流言飛語唐虞之世所為疾諛說殄行者寺人傷於諛而有巷伯之刺今不能禁而又行之如此則奉法摘理之吏豈能見容

於世耶閣下清德重望彈壓百吏凜然風裁宜監郡者不敢為欺謾其刺舉必明其諛說亦無自至於臺省然唐虞之世聖賢在朝猶有諛說以周之盛而寺人畏諛則雖登明選公舉世咸仰閣下贊翼聖朝之盛而寧獨無如有光前之所論計今世人材之衆多何啻以千百計皆進退於閣下閣下寧以失一人為重輕則有光一命之賤其何足以復瀆閣下之聽也夫自古一士之不過至微而後之人追論其世乃以一士之故而歸咎於當世之公卿大臣者多矣況平生時閣下之知自謂侯百世而不易者不謂其有所變也獨以閣下不勝衆多之口而姑為謝之云爾然有光自以今日有閣下之知已而不獲自伸如此則亦已矣官雖微而出處進退宜明是以竊緣閣下之素以求自放田里不使墮落於諛人之口閣下姑憐而使之得全其身名以去不勝幸甚有光再拜

書

陳請

在北齊與楊僕射書

梁 徐 陵

陵叩頭叩頭夫一言所惑凝暉照於魯陽一志真通
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
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
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所空盈卷軸是
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鼂命爲
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烏流災風禽騁暴天傾
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圻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
金圖而有亢暴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
固窮通之恒理也至知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
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子
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夏拊石晉曠調鍾未足
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極楚翼寧非
祀夏之君數足艱難便是臣周之霸豈徒幽王徙雍
菁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
北飛肅春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
育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貢
朝去我尋陽經塗何幾至於犒犒曉漏的的宵作陽

淑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蓋遙憶湓城峰
號香爐依然廬嶺日者鄒陽嗣王治兵漚沚屯戍淪
沒朝夕殘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隔焉彼何路而齊
熊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即陵王通和此國即
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南浦豈盧龍之徑
於彼新開銅駝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
五丁我路為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夷歟而
答音云還路無從斯所未俞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
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

北將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一如其境外脫矚輕
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段賓遊通無
貨殖泰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毋寶劍
由來宴錫凡數囊壯行役淹留皆虛聲散有限之
微財供無期之以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列首愚者不
為運斧全旬肅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
以賈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及毛不足入貨財盜
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
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據之儀

微騎閑行寧望輜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驛綠道
亭郵唯希蔬粟若曰雷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
官司或以顛沛為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
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
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
衛難乘輿四象礫出九千刀刺王莽安所謂俛首頓
膝歸奉寇讐佩珥腰鞬為其皂隸日者通和方敦義
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營之
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讐憾政

復蘊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
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王公都人士女風
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如墟蒿蓬蕭瑟偃師還望咸
為草萊霜陵回首俱沾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
何義爭免寇讐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
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敵箋吾雖不敏常慕前
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
挺爭諸賢戮力想得其朋為葛藟之黨抑為邢杲之
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為凶黨

侯景於趙代家自出恒呂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彛章不勞請著爲等便當屈指能算重以遁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臯家雷河朔春春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訐謔寧非幪幪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霸祿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訟革刑政寬猛則詎敢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後命西朝終奔東國雖齊梁有隔射侯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嘉關路鷄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好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僕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明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檀式王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却勞至於贈賄公恩既破賓敬無違今者何憊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秋氣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鬼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

恩譬渤澥而俱深方萬華而猶重但山梁歃啄非有意於樊籠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况吾等營寇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方則雖蒙養護更大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職高當聽天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譖夫叱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賔又扶卿計彼侯生角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龜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佇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周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禹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珍壁霸道昏亡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回與國之賓周伯無憊空怒天王之使遷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嶠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毀躬奪璧於秦連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肓販舌分路揚鱗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手中

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出辱及三方之霸也孫甘言以斌媚曹屈許以羈縻終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賁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大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崇君親以詔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清仍屬亂離寇由獨在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寧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想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卽吏明經鴻鳬知禮巡方省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耄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七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所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齡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恨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裔抄販饑民臺署卽官俱饒

墻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孺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携俱免凶害夫四聰不達羣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冤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虎非龍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含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雁心赴江淮望牽牛情馳楊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諮疑誰能曉諭若鄙言爲戮未肯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鑕何但規規然齟齬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恒表思鄉之夢於祈以屢哽慟增深徐陵叩頭再拜

與王僧辨書

梁 徐 陵

太清六年六月五日孤子徐君

君疑是古人自稱如王續書中亦作王君

頃首肯者雲師火帝非無戰障之風亮誓湯征咸用
干戈之道至於搖山蕩海驅電乘雷殲厥兇渠無虧
皇極若夏鍾商辟周厄犬戎漢委珠囊秦亡寶鏡然
則皆聞之矣未有膺龍圖以建國御鳳郊以承家二
后欽明三靈交泰而天崩地折妖寇橫行者也自古
銅頭鐵額興暴呈年椅扼窮奇流災中國王彌石勒
吞噬關河綠林青瀆之羣黑山白馬之衆校彼共荒

無聞前史八王故事曾未混淆九州春秋非去禍亂
我皇受命中興光宅天下泰寧瑣瑣安敢執鞭建武
栖栖何其扶穀抑又聞之陶唐既作天歸鳥咏之臣
豐畢將興特挺鷹揚之佐明公量包金鉉神表王璜
儼袞欽才平塔佇惠同以雷連管樂惆悵風雲濡足
維時投竿斯在去歲亢徒不騁言次已却鼓聲聞一
柱之臺烽火照三休之殿公則懸麾羽扇猶對投壺
戎羯咸奔鯨鯢俱剪樓船萬軸還繫昆明胡馬千羣
皆輸長樂於是手夏首西浮雲行電邁彭波東通谷

靜山空扼鵲尾而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關漸臺偽
帥仍傳首於帝京鄒鳩元兇咸剗腸於軍市青羗亦
翟同昇豺狼胡服商言咸為京觀公園陵盡拜忠賢
長沙神主咸安勳踰高密重以秦宮既獲魯殿猶存
闕綠草於應門開青槐於武庫長安五陵之族割杜
六遷之民襁負而歸都壘斯滿膏脂藏脯遊騎繫鍾
故市新城飛甍華屋東莞舊宅人識桑榆南頓荒田
家分禾黍豈以鄉名穀熟邑號禾興而已哉若夫卦
起龍文書因鳥跡効勞王室大拯生民自開闢以來
未之有也雖十六才子明允篤誠八百諸侯專心同
德中宗佐命俱畫丹青先武功功臣皆懸星家棧道木
閭田單之奉霸齊綰墨將兵周勃之扶強漢壤蟲之
比黃鵠輟紂之仰河宗未足云也孤子階綠多幸叨
蓬皇華卿國七危公私難迫却彤彤形異音漢書作彤之切長
亂心胷徐庶之所終無聞允既而屏居空館多歷歲
時孽犯出祗躬當勒滅河圖鬱谷災極蒼旻號暴頃
冤肝腸屠殞酷痛奈何無狀奈何惟桑與梓翻若天
涯狀栢栽松悠然長絕明明日月號咷無聞茫茫宇

留容身何所窮劇奈何自忝膺嘉聘仍屬亂離上下
年尊偏嬰此酷昔人迎門請盜恒懷廢寢之憂當挽
輿親猶有危途之懼况乎逆寇崩騰京師播越典居
動止長隔山河朝夕饑飽誰經心眼程廢不繼原粟
何資瞻望風雲朝夕鳴咽固乃遊魂已謝非復全生
餘息空悲非為全死同水魚之不絕似蟄蟲之猶蘓
良可哀也良可哀也自東都紹漢南毫興殷修好徵
兵彌留星瑄韓宣范武方駕連懸蕪秦張儀朱輪華
轂而孤子三危是擣四罪同科聽別馬而長號杖歸
筇而永慟王藉反命既無託東之恩叔舉相逢誰為
班荆之位昔人違齊夷魯時降徵求亡晉奔秦猶蒙
招請問管寧於遼左追王朗於浙東並物譽時賢卿
門公族懸須應務深挾情祈斯豈庸賤之傳邪非餘
生之敢望也但預在輜軒誠為過誤珪璋特達通聘
河陽紹珥雅容尋盟漳水差有黃門啟封非無青紙
詔書郡將州司迎迎員駑卿亭里候節館陳兵豈是
復介而奔齊寧富竊事而逃晉已焉哉羗難得而言
也漢之谷吉捐軀者幾人楚之申胥理冤者何極孤

予何所歎焉但願伏苦廬徒延光啓夫以啁噍燕雀
踴躍鳴號含識懷靈未有其痛且夫曾耕雨雪猶尚
悲歌蘇使幽囚無馳疑哽噎公復忠宏孝冠冕縉紳
化感烟雲量標海岳行縻仲月王政無塞疑分穀萬
年仁風斯遠固以衣縷仰訓黎庶投懷今日憔悴彌
布洪澤雖復孤骸不返方為漠北之塵營魄知歸終
結江南之草孤子徐君頌首

上宗伯書

明 金繼輝

朝鮮國差來陪臣刑曹判書金繼輝等薰沐再拜謹
上書於大宗伯相公閣下茲者寡君之違鄙人等來
也非脩乎事之常而事固有不得已之疑焉故
與國人謀矣其小人者曰國祖蒙被詆誣益累葉額
雪承列聖之重永不一不再而足猶所禱者新會典
之纂完頒示有期耳期至則行李往來相屬不必於
專也專而期或未至則遲以年時不得需而俟也事
宜得已其君子者曰冒以他人之系為詒何如也陷

於弑四君之惡為誣何如也詒誣攸集典訓是載而
流布於天下之耳目為冤何如也惟冤屢號有降茲
監訖至今日無遺情矣然典之未新積二百年以有
待典之適新將朝暮如不及獲亦既竊聞其垂完矣
不亟專使以請明示而諉曰往來相屬是尚可忍乎
況事有關於父子君臣之故者其在中國非禮改所
不及則聞之不容於忍為之辨之不容但已肆天朝
之勳念於我久矣藉令專使以俟完典果有年時之
當必不拘於故常而莫許也事奚啻不得已寡君於

是却小人者而君子之聽曰此固寡人之志也蓋乏
使以命鄙人等而專賜特厚至於解衣推食遺之日
復親執爵以飲西向拜奏而授之且泣且語曰我祖
我考實皆奉有先朝恩勅惟觀新典之快觀無復餘
憾而溢為泉壤目且不瞑寡人之得聖旨又丁寧矣
而獨可保其完乎又曰汝等必得事完而還鄙人等
泣而辭曰不得事完毋還也小邦雖極區區君使臣
以禮臣事君以義惟不欺負以為恒物今寡君既以
事完屬鄙人等鄙人等亦以許寡君豈容有二哉願

以新典之完乃我事完之日惟早晚爽於始聞之為
慮亦不敢以私情迫切而有所欲速於其間惟不得
需俟之為懼耳寡君之衣在身綈綈之命足與同弊
寡君之食在腹沒齒足以為飽雖十易寒暑無難焉
也惟難焉者在天朝接遠人之故常而不可寬焉即
鄙人等有死而已雖欲勿死如母還何鄙人等既以
寡君之咨抵執事者而奏下亦到部伏惟閣下高明
仁慈宜無不察其詳鄙人等庸敢以贅獨恐執事者
於鄙人等所以不得不專來不得不需俟者察之或

泛而容易於專覆之際以致萬分有一缺悞也用是
不免披訴惟其專專於無所事言涉猥屑而不能自
已伏望閣下慈容而曲遂之毋使小邦小人者言讐
君子者言不讐而鄙人等有以還報於寡君則千萬
之幸也

書

陳謝

上呂相公書

宋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脩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爲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意生事仲淹於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爲狂士然則忤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過不伸不直而大醜彰于形質天下指之爲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欺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進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相州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進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答韶州張殿丞書

宋 王安石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史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尚待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益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欲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衆寡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益有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傑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議論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訟在後而不羞

苟以饜其愈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貨獲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徇其私獨安能無欺於真昧之間耶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

於史官豈有恨哉

寄歐陽舍人書

宋 曾 鞏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來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世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

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辯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逆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德者惡能辯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善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同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輩也哉其追貽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絲則知先生推一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蹇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閭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出

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論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宋 蘇軾

軾頃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汨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手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先氏之所責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嗜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客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

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數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

二

謝太史公 明 方孝儒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援後輩爲職雖樗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於門而告以斯道意思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頤而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庠粗識脩已經世之大

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早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雷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恒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聞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

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有不齊者思立為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敬為祠於冬至祀始祖而族人各以其祖耐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為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升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勸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出暗者昭章匿窮者昌顯嘉名籍行者獲知已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義之所存用為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火無從

得其事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為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况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恒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過於時將有重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美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期為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淳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揚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况淺闇小子見請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統統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始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成法為未今準下此猶當著一書摭所蘊蓄補藝文之道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

多卧不起視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信信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顧信信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 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

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已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手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耻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已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曰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嗤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面言不可得時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

覺繁多

書
十一

往來

家書

擬古

釋老

奏記

書

往来

遺公孫宏賢良書

鄒長倩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爲尊雖生芻蕘之賤也不能脫落
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人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
玉五絃爲緇倍緇爲升倍升爲緇倍緇爲紀倍紀爲
緇倍緇爲緇皆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
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
君素絲一縫撲滿者以土爲器以畜錢具其有入竅
而亡出竅滿則撲之土麤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
積而不散故撲之土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
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猗嗟盛與山川阻
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
譽

與摯伯陵書

漢 司馬遷

遷聞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伏惟伯陵材能絕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水清
玉潔不以細行荷累其名固已貴矣然未盡太上之
所由也願先生少致意焉

報司馬子長書

漢 韓 峻

峻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吝去於身
利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漢興以來帝王之道
於斯始顯能者見利不肖者以屏此其時也周易大
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從容以送餘齒耳

報李陵書

漢 蘇 武

曩以人之奉使方外至使遐夷作逆封豕造孽豺狼
出爪摧辱王命身幽於無人之處跡職於胡塞之地
軟朝露以爲飲茹田鼠以爲糧窮目極望不見所識
側耳遠聽不聞人聲當此之時生不足甘死不足惡
所以忍困強存徒念忠義雖誘僕以隆爵厚寵黃金
乏利不以滑其慮也迫以白刃在頸鐵鎖在喉不以
動其心也何則志定於不回期誓於沒命幸賴聖明
逮承拯贖得使入湯之會復假羽毛則斷之足復蒙
連續每念足下才爲世英器爲時出語曰夜行被繡
不足爲榮况於家室孤滅棄在絕域衣則異制食味
不均棄捐功名雖尚視息與卞無異向使君服節死
難當功竹帛傳名千代茅土之封永在不朽不亦休
哉嗟乎李卿事已去矣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將復何
言所貶重遣義當承順本爲一體今爲異俗予歸漢
室子番彼國臣無境外之交故不當受非離遯矣相
見未期國別族殊死生隔絕岱馬越鳥能不依依謹
奉答報并還所贈

與吳季重書

魏 曹 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客坐雖譙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績也昔夫鵬酌曉波於前蕭茹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傳衡靈不足侔也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顧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茂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終日不我與

曜靈急節西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析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燒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覆中詠之也可令恁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不蔽墨翟不好技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值墨

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政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烏曹洪與魏文帝書

魏 陳 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倭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破練之決細網弁兒之觸象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疆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

蠻夷猶夏周宣之盛亦雖大邦詩書數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之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胤所以斃我之所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昔鬼方擊昧崇虎譏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後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未有流星景集鷁奮靈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遠下恩則

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終雖有孫田墨覺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彊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紂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膏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己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雖渙者學藻績之綵聞自入孟部仰司馬揚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情人是何言歟夫騷騷垂耳於垌牧滴雀戢翼於汙池衰之者固以爲圍圉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里豈可謂其借輪於晨風假足於六駘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魏應璩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風伯
埽涂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
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大夏扶寸有脩味踰方丈逍遙
陂塘之上吟詠莞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
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譚使媛稱
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
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京都塊然獨處
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宿寐昔伊尹輟

耕鄧憚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
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
矣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
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令州郡崇禮師官授邑
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單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
徒有飢寒酸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官無金
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
是亂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
勛追蹤夫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

矣無成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乏田宜以為意廣開土
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年往來朱明之期已復
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為言懷夏自愛璩報

與吏部謝萬書

晉 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為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數榮幸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邀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為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順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懷譙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揚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與桓秘書

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懼情痛惻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咏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躡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殞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環環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

登大雷岬與妹書

宋 鮑 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
無邊險徑遊日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間始以今日食時僅登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因涉頓
憑觀川陸遯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祭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西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隔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芋蒿攸積茨蘆所繁柘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愚強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舻相接思
盡波濤悲滿潭壑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
寓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綉若
華夕曜嶺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濠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亟擊湧瀨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狶州南薄鷺爪北極雷殿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
華鼎振滔弱艸朱靡洪漣靡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穹盪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
摧碎礪岬爲之盤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
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鳥
魚蛟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上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逆舌之屬掩沙漲被
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寒嘯遶瀉遠吟燕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颺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遠所屈寒暑
難適汝專自慎風夜戒護勿爲我念恐欲知之聊書
所親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與交友論隱書

梁江淹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鈕虎符之志但欲史歷五卜爲世俗賤事耳而彰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三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梓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邪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推分定也猶如鷄鶩之有毛不能得鷺鳳之光采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憂非一以迄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畢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驚水冷珠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必冥默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捨薇蕨誦詩書樂天理性飲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專挈未奪枕考須陰望在五畝之宅牛頃之田

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岷嶓度流沙餐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華墨然亦爲足道哉

答謝中書書

梁 陶宏景

山川之異古來安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
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
夕日欲頽沉鱗竟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
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答趙英才書

梁 陶宏景

子架書區中飛才旬外不肯掃門覓仕復嬾彈鋏求
通故偃蹇園卷從容郊邑岩下鄙人守一介之志非
敢蔑榮嗤俗自致雲霞蓋任性靈而直往保無用以
得閒瓏薪井汲樂有餘歡切松蓂木此外何務然亦
以天地棟宇萬國同於一化死生善惡未之能聞

答馮子華書

唐 王 績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
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
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
月跂脚東窓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
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
頃河水四澆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
宜黍况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
不開拜揖揀批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

以家務至于卿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
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生鹿相畜性嗜栗酒得
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
屋并厠廩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
分地之利耕耨麓藁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
兼多養鳧雁廣牧鷄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
掘以服供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
遣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
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

之詩眈然畫波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
前或時與舟人漁子方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
歌咏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聞人更相唱和孤住河
渚傍無四鄰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
復有人見贈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俗用
之有妙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
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
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
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脣鳳翽實與常琴不
同發音吐韻非常和即吾家三兄生于隋末傷代擾
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
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栗更習其操洋洋乎覺
聲器相得今便畱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
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
力不食傷無倚者雖患瘡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
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處獨遊頌及河
渚先生傳聞物寄道懸解之作也詩取翫讀便後江
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超高奇詞義幽遠

差我蕭瑟莫不可言壯哉遊乎揚班之傳也高人姚
 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
 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
 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
 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數豐熟
 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
 輪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
 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
 元首明哲股肱爲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
 之上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沒
 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此風痺發
 動常芳芳不能佳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
 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
 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
 羣醒不亂行醉不於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竟
 痛彈琴誦書優哉游哉聊以卒歲首夏方熱足下何
 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畧
 示所懷敬願珍原不一王君白

山中與裴秀才迪書

唐 王維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
 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
 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連與月上下
 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
 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然多思曩昔攜手
 賦詩步仄迳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未蔓發春山可
 望輕脣出水白鷗鳴碣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
 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
 乏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獻黃藥人往不
 一山中人王維白

答崔立之書

唐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意高遠且進且勸足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

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時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回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

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之辭頗怛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出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苟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沒沒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埃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則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勉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焉

我威威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下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畊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刪也又所謂勸者果誰哉再赴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告

原缺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唐 韓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光堅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秉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國議握兵之將熊羆貔虎之士畏懦蹢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聞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銳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單軍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倖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道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

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
其志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
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
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
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
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
聞下以爲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
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崔羣書

唐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
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
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
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遠累其靈臺
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
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
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
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
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
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
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
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
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契如骨肉兄弟者亦
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
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
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
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

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胷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此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賢惡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艸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角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

無乃所好惡異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人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忌無忌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宋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李秀才書

唐 韓 愈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
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
其中狹隘不能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
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
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
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
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
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
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琢雕
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
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
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答呂豎山人書

唐 韓 愈

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
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朴茂之美
意恐未罄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
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
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
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
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
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
靡靡入于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
利害去就乏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
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
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
不可謂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于人蓋寡乃遂能
責不足於我此眞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
肯阿曲以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
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與元微之書

唐 白居易

四月十一日夜樂天白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
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
相忘牽率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
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
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病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
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及它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
上曰它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待盡悲哉微之
於我也其若是乎又觀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
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
吹雨入寒牕此句它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
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畧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
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及家人幸皆無恙長兄
去夏自徐州至有諸院孤幼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
頃所牽念者今悉致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
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蛇虺蚊蚋雖有甚稀
湔魚鰕肥江酒甚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
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

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秋始遊廬山到東
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
捨因置草堂堂前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以青蘿
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于簷間
紅橋白蓮羅生 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
動彌旬日平生 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泰也計足下如不能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
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
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
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
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
瞥然陳念此際暫生餘習所希便成三韵云憶昔封
書與君夜金臺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
菴裡曉燈前龍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
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居易頓首

與謝景山書

宋 歐陽脩

昨送為人選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雷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驚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又固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僕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苟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僕既覩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

黃州上文潞公書

宋 蘇軾

恭惟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備物典冊首冠三公雖曾豫之遇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真古今之異事聖朝之光華也有自京師來轉示所賜書教一通行草爛然使破甑敝帚復增九鼎之重軾始得罪倉皇出獄死生未分六親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願平生所存名義至重不知今日所犯為己見絕於聖賢不得復為君子乎抑雖有罪不可赦而猶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終莫能決輒復強顏恥恥飾鄙陋之詞道嗜昔之眷以卜於左右遽辱還答恩禮有加豈非察其無他而恕其不及示以聖天所以貸而不殺之意乎伏讀灑然知其不肖之軀未死之間猶可以洗濯磨治復入於道德之場追申徒而謝子產也軾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老幼幾怖死既去婦女志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燒之比事定重復尋理十七其七八矣列黃州

無所用心輒復覃思於易論語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學作易傳九卷又自以意作論語說五卷窮苦多難壽命不可期恐此書一旦復淪沒不傳意欲寫數本畱人間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詳之書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偉人不足託以必傳者莫若獻之明公而易傳文多未有力裝寫獨致論語說五卷公退閒暇一爲讀之就使無取亦足見其窮不忘道老而能學也載在徐州時見諸郡盜賊爲患而察其人多凶俠不避因之以鐵錘恐其憂不止於竊攘剽殺也輒草具其事上之會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書既多亡軼而此書本以爲故紙猶龍筮獨得不燒龍破見之不覺惘然如夢中事輒錄其本以獻載廢遂至此豈復敢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於世既不復施行猶欲公知之此則宿昔之心掃除未盡者也公一讀訖卽燒之而已

答李端叔書

宋 蘇軾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畧及足下軒然在疾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即答頽然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過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皆曰蘇軾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詭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擅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辭乏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

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瘳石有暈屏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

答秦太虛書

宋 蘇軾

軾啟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適中復得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廬山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目悽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間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間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而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皆

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如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筆者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聞須其子履中哀詞載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初到黃廩人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書入挑取一塊卽藏去

久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實新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者樊口掉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枵橘枰柿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羴鹿如土魚蟹不論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

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能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一笑也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笑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兄充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葵老乳母今勾當作墳未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

與李方叔

宋 蘇 軾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泰黃晁及方叔履常意謂天
不受寶其獲益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間關四方更
欲求其似邈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立於
先必有覺於後也如方叔飄然布衣亦幾不免淳甫
少遊又安所獲罪遂斷棄其命言之何益付之清議
而已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

與魯直

宋 蘇 軾

晁君寄騷細看甚奇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
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使平和至足餘溢
爲奇蓋益出於不得已爾晁文奇怪似差早然不可
直云耳非謂其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
磨之語乃宜不知公謂然否

與王敏仲

宋 蘇 軾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已與長子邁訣已處
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仍畱手疏
與諸子死卽葬於海外庶幾延陵季子贏博之義父
既可施之子子獨不可施之父乎生不挈棺死不扶
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此外燕坐夕照而已所云途
中邂逅意謂不如某已所欲言者豈有過此者乎故
覩縷此紙以代面別

與李公擇

宋 蘇 軾

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惻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
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
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談笑死生之際若見僕困
窮便相憐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
必不爾出於相愛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
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
尊主擇民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
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答王定國

宋 蘇 軾

近絕少過臨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爲輕重見顧者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歎老弟之遠外蒙囑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囑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與楊元素

宋 蘇 軾

某近數章請即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爲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爲隨一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乏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顧聞之不須爲人言也今子必得信計安

與千之姪

宋 蘇 軾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
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
自受近來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
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爲益不少也

答張嘉父

宋 蘇 軾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
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
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
中乃近汙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邱明識其
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
以爲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
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
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
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
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與周文之

宋 蘇 軾

近蒙寄示畫園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
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
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
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卽其所安而與
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乎文之治循己用此道故
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答程天侔

宋 蘇 軾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日海外無復夢見
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
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僕離惠
州後大兒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
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
泉然亦未易惡數大率皆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
近與兒孫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
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
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
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熟萬萬自愛

與元老姪孫

宋 蘇 軾

姪孫近來爲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節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節五節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與鄭叔度 其七

明 方 孝 孺

自發義烏信引領西陵視日如年今兩月矣忽奉手書并閱之思愛厚之意僕心之所同而不能言者熒然溢乎翰墨間得誦循環且歎且羨病懷得此若脫垢汙而濯清泉不知疾痛之在躬也所可憾者太常丈及范先生皆傾逝斯道寥寥無所係屬近時海內知名之士非窮困卽死不死卽病如僕之愚不足比數於士君子之林久矣然自去冬得痰瘧疾輟轉至今屢愈屢作寒熱之餘伸紙握筆欲有所論著未能終四五行欠伸掉栗已欲就枕席不知天所予奪禍福竟如何今世人雖不見甚壽者然山谷間恒人年八九十或百歲者時有之如前之二公使之少緩一二十年而死誰以爲過而忍辱之孰知其故耶僕今始三十氣力志意便已如老人但髮未白面未皺耳家兄長僕八年數年之前居喪過哀被疾苦傳狀尋常患肩背痛不能出僕雖可出亦未嘗出門於世務都不通曉閭里小兒扶杆舞詐狼貪鼠黠變態百爲視僕撲懦可弄輒私相目謂真愚人獨賴季弟頌解

事近者按田造園及他細事壹以譏乏人頗謂其能而病夫因得安居以養拙拙益甚家益落有田數十畝小民見其不足爲輕重棄不爲佃萊棘盈疇家人報絕糧輒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者豈我獨耶且天下之得其願者少不得其願者皆是也吾縱自憂其如衆人何因相與大笑而止處塵埃中不慣輿流俗往還厭其喧鬧每欲縛一椽於萬山絕頂人跡所不至處從一二友生讀書嘯歌以自樂伐木誅茅非有力者不能因自歎非惟古之富貴人不可效欲效畸人靜者巖棲谷汲以自快亦莫之遂吾之貧困過古人遠矣貧富貴賤豈學道者所當掛口哉恐吾兄別我久思我深欲知其所自處故盡發之以當談笑耳蘇公平仲近因黃巖人寄書來相問意甚款款頗自悼聯事者皆非同輩難與言思解去而不得世所憤憤者多固宜有此歎然古之君子豈皆擇世而居耶亦當安之而已太史公千載之託未得其人頗其作一文甚好功行之詳只用僕所述歷官記叅以後所見聞足矣若欲明白公之本心僕雖

無狀化日不敢辭七公無恙日嘗欲收僕中以爲同之好還家言之而祖母不許公亦繼以事去遂不相聞平居常以爲恨然公所欲親厚之者欲世講師友之契耳此身倘有樹立誓不敢忘但魏學術荒陋無所建明孤負期待以損知人之哲然僕之無成亦朋友之辱也吾兄可徒譽我而不我教惜我而無以處我乎金華以道術相傳者百餘年范公之亡有繼其後者否吾兄亦宜勉之拳拳愛慕之心舍此無可祝者德輔如毛人鮮克舉之愛莫助之惟厚自貴重以扶

植斯文

答獻吉書

明 徐積卿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
發忘忘之懷轉諒微音若扣哀玉卽日與羊何宣之
莫不欽歎相對辛楚惟昔與子聯輝裾玉周旋朝奇
良時出遊則並歷而趨清宵燕寢則共食而寐謂歡
會其可常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
三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
梁而歎息室過人避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
答濟上札自輟張相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

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
然閒慰益逃虛傾耳於足音季長快心於手跡替人
之情豈戾於今也哉嗟乎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
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既聞子西歸黎
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楚抱杖行歌
沐耳清渠之濱晞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
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
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同三閭下減
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子勗之而已來命

又要以佳期中以古誼夫具茨之楚黃帝之所遊焉
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之
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興
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平
之劍必合良辰弗違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言
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某再拜

重與獻吉書

明 徐禎卿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雄雉於楚麥秀油油瞻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耿傷神未足以振心而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樓樓焉若仲尼之去魯也乃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爲郭還江海以爲池咎日神宮峻闕椒房綺榭之餘或巋然於魯甸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傷引桐江之溪溯洄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

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注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毛丹碧之石游脩翔泳白鳥栖止可以登神而悅心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月其峰崿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布青峽之觀特爲卓詭靈芝異草彌山布谷金符玉冊窮幽極密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元宮也又西迤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已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樞此其大勢也若乃鎮

以衡陽之阜表以五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啟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候早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記瑤瑤爲鋪檀桂爲柱制倖天居勢轆海岳目所希見窈窕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脈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草芳涼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嗷嘯鴻雁成羣魚龍倏忽陽晦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序之榮悴也故徵水旋之饒萃材木之珍論舟楫之

利及收魚之樂九州之內未有踰於此者也然其民俗苦瘠尚利薄義戶無固廩之食人無相固之心襟以山夷輕躁易動非久安長治之國也又其山川包絡四要固用武之場聚爭之地也故東望樊口則慕周瑜之雄西顧峴山則感叔子之惠載觀荆門則悲昭烈之績極眺中原則痛武穆之忠山河皆是人物已非心傷歎矣淒其連如嗟乎死生命理亂時也命有湊而志無涯時可邁而身不逮此屈原所以流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賴豪賢發憤

映帶彌以垂名章繼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
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彌綸之用進不
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於一壑徒放情於江
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秘咀華納靈
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摛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
虞卿之志乃知子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
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棲
神窮跡之境雖搶掄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
聊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

與金鶴卿書

明 楊 慎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闊藐焉五年斷金際
於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枉珍翰一投嘉藻敬緘伸紙喜與忤會既親手跡兼
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曼異賈傅欣
恫欣恫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闕便驛遽延至今頗
翹益勤走僂弱之軀不耐瘴厲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萬瘥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越歲踰時近兵燹甫定而孔瘡大侵繼之蓬心搖兀
難以托根波臣涸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悰寡侶較頃彌甚僭石同栗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慕如子雲而門無好字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曩承清塵於俊邁厠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艸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

濯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
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謫無
傳千里之忘可代一夕之話款襟其遼視縷莫罄時
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宣

與華印中補卷

明 唐順之

僕不能為義而竊好人之為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
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
苟出其橐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
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為生財之道
宜如此蓋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
及史君荒泮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
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諉而余固樂為之役也
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
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
或不致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酬皇
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為處耳一笑

寄屠漸山書

明 陳 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每懷足下疇曩之誼擬
作一書輒猶豫數日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冒
周又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慙是以搦管操觚
隨又捐棄亦冀適付憑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
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績情致顯薦陳昔時熾樂之
慘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惋恨耳方今龍
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內訢訢衿帶之士揚髻仰沫足
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
聲懋實爲士品規夫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乘桴而建
辰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聞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
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
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以三見朱明矣磷緇塵鞅元
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
赤壁以唏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
於湘水吊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
浦再泣穉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
究於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

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巘岬造天黑霧千尋黯
黯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號獸窺形螢虫射影斯
實涉歷之艱辛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沔塗淒
淒行列積憤誰干裏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述征
贖累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吮百事滿而
吏曹謁當其倥偬且不知人生之樂況其他乎是以
陳子康積恨於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
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
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已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疫作苦
神明不含形氣支離以手約圓腰腹率計一月小一
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說詞
相慰益孝標懷舊則絕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
之文作此皆不遵義命達於情實者也夫十國之材
文以爲梁棟其餘在于溝中同舫之稷上則饗神而
其餘委於鴈鷺非其才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
曰安時安命趙元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機足下乃
取微於合剗論奇於効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
早歲末髮頗有宏志中年蹭蹬竟矣微情君子見幾

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効智炳耀丹青况僕爲專命
之使猶得參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
足下視僕豈復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糠豆
之奉雖不常飽母性高明生能容介子之隱妻賢女
也死不沒黔婁之行已矣哉金門何期石室能待高
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尺疏
使人北于明庭因告足下拜述前忱負瘳未平力論
不悉

與楊南潤總制書

明 王維禎

丁未之春幸獲謁公於蒲抵今又三年所矣歲序遡
邈而傳者言公之體力精采強固如曩時一無少損
天之庇祐人國乃改頌養老成而需於用如此頃南
京本兵閣有司以翁名請報不可取他氏代之士論
以爲時非乏才才者素在草野以故乏也禎聞其言
是之竊又歎天下之務至衆一夫不能兼長必有所
偏乃今乏士人人自賢物物皆具略無引躬讓能之
風此老成慎重之材湮沒而不見甘朽而無聞也日
者苑洛韓公致仕歸人情惜其去者十九獨禎以爲韓
公歸之宜夫才之試也猶寶之售也既售不價乃恒
暴在外啟傷晚者心則宜臣而畜之韓公審於斯機
故輒掉頭去不顧可謂上智大勇近時一覲者矣翁
居河山之閒百年逸遊盡日開口而笑卽裴公綠野
白氏香山其風槩何多此焉禎華下人也孰知切慕
每謂君子苟立勳名於世卽安樂卒歲可也

答余文獻書

明 王維禎

自去冬抵今凡兩獲嘉翰手讀之意指標格咸有踴
古絕塵之致方今修詞之士充溢宇內若取與九崖
埒指亦不三四屈矣顧所論僕者不中僕之悃語曰
知面易知心難信夫僕關以西人也從古以來
所產衆材上智瞭瞭可數而一隅偏能之賢則不可
勝道矣夫衆材者與之傳經稽理則博引而約歸與
之搦管摘詞則宏深而奧衍與之應世効用則措注
中窻十試十功與之介冑卽戎則制馭有術士出死
力以行外患與之校古品今則倫擬殿最足令死者
魂驚生者神竦與之論考方域山川險阨風俗易移
政化宜否及象緯風角妖祥灾眚之故則種種當實
不爽也斯數者僕未能擅而間有一獲卽自關中人
士計之若僕者不可勝道矣夫衆材之人猶大將也
偏能猶偏裨也故大將秉鉞偏裨分麾各審所長也
古以高爵處衆材庶位置偏能偏能之人不敢妄躐
高爵自信所具也五味各一嗜五色各一章羣才各
一宜其致同也僕竊自循省所具與所任相背遠甚

僕所任者筆札之役詞章之事然此非可易易言也
必博蓄如帑高覽如陟法守如畫機圓如丸才決如
弩神通變化如雲煙禽魚離合隱見不可測擬乃始
搦管登壇千夫辟易矣僕自歷詞垣十有六載攻之
不入覓之弗獲問一揆記山夫揭竿野聞耳非大將
之律也故曰所具與所任背也僕有一獲則應世効
用是矣任者既非具者又不獲効乃偷食大廈與鼯
鼠伍僕甚報焉夫効用非難事本之殫厥心耳彼射
石沒羽揮戈回曜非駭異也殫心之功也僕老髮半
改惟是心獨赤苟有瘡我者視今所具易今所任布
在庶位假之柄握責之算數因言求試計歲考實僕
誠驚下然亦澄膽斷筋往矣如是則漸退神寧悚却
而體快矣然此志又難以語人獨嘿嘿城促終日閉
關忽與王生斛語還次第及之乾唇以自明披腸以
見懷王生是之公從王生得聞乃獨弗是論辨風刺
滾滾千百言卒歸之勸沮其言曰古有終身巖廊心
冷如水殆謂僕有執熱之想邪不謂知僕者矣僕自
結髮讀書見孟子持志養氣之論輒守以爲鵠旣幸

通籍金閤叨班玉府未之有改茲所愧者才不副授位不量能故時思乞職効用冀得一當以報天子寒熱誰計哉夫富厚豪華灾眚之藪勢驅威喝殃咎之門也僕何以焉本無異懷反觸疑喙乃今回腸反始守此初服感九崖之諭也

報劉一丈

明宗臣

數千里外得長者時賜一書以慰長想卽亦甚幸矣何至更辱饋遺則不才益將何以報焉書中情意甚殷卽長者之不忘老父知老父之念長者深也至以上下相孚才德稱位語不才則不才有深感焉夫才德不稱固自知之矣至於不孚之病則尤不才爲甚且今世之所謂孚者何哉日夕策馬侯權者之門門者拒不入則甘言媚詞作婦人狀袖金以私之卽門者持刺入而主者又不卽出見立廡中僕馬之間惡氣襲衣裾卽饑寒毒熱不可忍不去也抵暮則前所受贈金者出報客曰相公倦謝客矣客請明日来卽明日又不敢不来夜披衣坐聞雞鳴卽起盥櫛走馬抵門門者怒曰爲誰則曰昨日之客來則又怒曰何客之勤也豈有相公此時出見客乎客心恥乏強忍而與言曰亡奈何矣姑容我入門者又得所贈金則起而入之又立向所立廡中幸主者出南面召見則驚走匍匐階下主者曰進則再拜故遲不起起則上所上壽金主者故不受則固請主者故固不受則又固請

然後命吏內之則又再拜又故遲不起起則五六揖始出出揖門者曰官人幸顧我他日來幸亡阻我也門者答揖大喜奔出馬上遇所交識即揚鞭語曰適自相公家來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即所交識亦心畏相公厚之矣相公又稍稍語人曰某也賢某也賢聞者亦心計交贊之此世所謂上下相孚也長者謂僕能之乎前所謂權門者自歲時伏臘一刺之外即經年不往也間道經其門則亦掩耳閉目躍馬疾走過之若有所追逐者斯則僕之福哉以此常不見悅於長吏僕則愈益不顧也每大言曰人生有命吾惟守分爾矣長者聞此得無厭其為迂乎鄉園多故不能不動客子之愁至於長者之抱才而困則又令我愴然有感天之與先生者甚厚亡論長者不欲輕棄之即天意亦不欲長者之輕棄之也幸寧心哉

與徐少湖閣老書

明 趙貞吉

貞吉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親公有相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蒂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應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遠之形持久疎之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此於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歟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鄰上智體尚中行心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

矣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為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為萬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同也故同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蕭然忍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為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可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為警而非以為佞也惟冀少遜頌美以安赤馮以繫天下之亂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近領援掖之恩思投短記以答宏慈而率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疎賤之體亦以持盛德大度而無所怙損也

與高中元開老書

明 趙貞吉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歎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歎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吉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吉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卻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為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避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壞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侍以佇觀公勲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

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
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
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獻
於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
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爲貴也嘗觀
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
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
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
子以不一切扶同爲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
消餘景耳駟馬高益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說希
他望哉惟念公明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
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塘突記
室以自附於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張嵒味總督

明 王錫爵

別劄示及內外憂端皆不肖與琅邪兄弟日夜痛心
者首鑑歛跡避權於彼計爲是却外廷不得其力江
陵生而伊周歿而莽操翁試謂人臣而承望相指與
傳會上恕者其有辨乎否也老成諸公未調停事體
而先追頌功惠此又似同浴譏裸程天下事難得適
中如此高宗伯以委巷語見廢許相既輕爵祿則何
不以去就爭此其他內操巡幸等頃則皆我翁他日
之憂不肖垂死餘息豈敢越俎而謀茲聊以復明教

耳

赫衛陽

明 王錫爵

大臣有伯夷之清然後朝廷得其用寮吏師其風諸
葛氏以嚴治蜀當時止以誠心公道不顧成敗利鈍
爲功業之本公已由其道顧反虞其害耶

王麟泉操臺

明 王錫爵

捧教不勝驚惋海剛翁天下奇男子汲長孺元魯山
之流有傳其衰蹇倦遊狀者僕謹對曰如此公不必
歸不必不歸故衣一簞飢僕數人在在皆逆旅息息
皆嬰兒也可憐哉遇知之晚而天復忌之今一木截
形烝嘗無主而廟堂徒借地下以風地上恐深山大
澤中畢竟有舞鰐鯨而號狐狸者臺下代陳一疏高
義薄雲覽之又潏潏涕下矣

報北新聞吳王政

明 李廷機

承枉教具見勤職愛民虛懷求益意甚盛也不佞曩攝責部見權關故事後權之數常浮於前權不佞嘗與諸公談以爲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若日益歲增國家萬年無疆更何底止愚意欲易漸加爲漸損卽如前報千金今報九百九十卽少此數金而廉者自廢能者自能於國計無毫髮損而所益于國脉國體者不知其幾千萬也及聞名臣錄成化中有大司農周文端公經者委官監稅課入多者與下考則不佞所論先輩已有先得我心者矣古人言存心天下加意窮民總之心要存志要加誠存誠加而民不被其澤者否也高明以爲何如

答馬心陽

明 湯顯祖

南阜書來慰弟云茫茫海宇遂不能容一若士倘若士此中又不能容一海宇卽便爲所弄矣此語雖非其至差足豁人亦足轉奉兄破壺爲笑

答門人吳芳臺舶使

明 湯顯祖

昔人稱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若未處脂膏何言清也
吾弟此其時矣海剛峰在南盡裁官吏費共至二千
餘不佞見而知之魏見象在邇歲節互市費積至七
萬餘以爲修堡之資不佞聞而知之二公卒稱名臣
吾弟市雖小不妨以大人自爲也宦東粵者清濁皆
易見吾弟勉之

書

家書

戒子益思書

漢 鄭 元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群弟所容去廩役之吏遊學周
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處逸
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籍六藝粗覽
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
播種以娛朝夕遇閭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
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
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被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
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

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用從
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
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
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
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
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乳乳一夫曾無
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
迄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敦深稱亦
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雖無故冕

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
之羞未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
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
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毋恤飢寒菲飲食薄
衣服節大二者尚今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戒外甥

漢 諸葛亮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凝滯使庶幾之情
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
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愴
慨徒碌碌滯於俗然然求於情永竄伏几庸不免於
下流也

戒子

漢 諸葛亮

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
才非靜無以成學怕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
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
及也

教子

漢 王 昶

穎川郭伯益好尚通達敏而有知其為人宏曠不足輕貴有餘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忍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為之北海徐偉長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其意當時亡所褒貶吾歎之重之願兒子師之東平劉公幹博學有高才誠節有大意然性行不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補吾愛之重之不願兒子慕之樂安任昭先淳粹後道內敏外恕推遜恭讓處不避澆怯而義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願兒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汝其庶幾舉一隅耳及其用材先九族其施舍務周急其出入存故老其議論貴無貶其仕進尚忠節其取人務道實其處世戒驕溢其貧賤慎無戚其進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已矣吾復何憂哉

晉王叔負罪于周不惟矜其自伐好急之咎乎

與子儼等疏

晉 陶 潛

昔儼俊份伏終天北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更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說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敵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懼僂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眴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時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况同父之人哉穎川魏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

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記稚春晉時操
行人之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文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戒子書

梁 徐 勉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
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
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
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
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籬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
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墮失所
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
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舻運致亦令貨殖聚
歛若此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
紛紜中年聊于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
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
倘獲懸車致事實欲歌戾于斯憇日十住等既應營
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
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
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
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闔洞房宛其死矣定是
誰宜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

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
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
宅乃藉十住南運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章
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
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
脰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迴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
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荷葭湖裏殊富芰蓮
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吾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
中爲天地物今成却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
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
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
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
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屬爾彌復可安所以
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邱聊可髣髴孔子曰居
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
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瞻內外大小宜令得

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雷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
令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咸歸人無間言先
物後已然後可貴老子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
更招戶利汝當自最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
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
所勅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豈立墅舍
以弄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
稍單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
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素閒僕負杖臨履
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盃彈琴一曲
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
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
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
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
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與外孫崔氏二孩書

唐李華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兩孩省吾出身入仕四十年晚有汝母已養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鄭氏崔氏諸姑于氏堂姑皆賢明淑哲爲內外師範意欲與汝言之裴氏始思慈見吾一善未嘗不流涕祝吾成立見吾伯仲書題誨責踈略話及舊事云無此例吾伯仲書題比今日中外書題其間踈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時猶有長幼每日兩時櫛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今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會有此儀可爲歎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亂婦人亦要讀書解文字如今古情狀事父母舅姑然可無咎詩序云良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關雎之義也易曰主中饋無攸遂婦人但當主酒食待賓客而已其餘無自專之禮詩將翱將佩玉璫琚此奉舅姑助祭祀之儀也又曰將翱將翔弋鳬與鴈此主酒食待賓客之儀也禮經所載汝其記之又婦人將嫁三月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嫁則廟見不見廟者不得爲婦今此禮凌夷人從苟且婦

人尊於丈夫羣陰制於太陽世教淪替一至于此可爲墮淚汝等當學讀詩讀論語孝經此最爲要也吾小時南市帽行見貂帽多帷帽少當時舊人已歎風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無帷帽貂帽亦無男子衫袖蒙鼻婦人領巾覆頭向有帷帽幕離必爲瓦石所及此乃婦人爲丈夫之象丈夫爲婦人之飾顛之倒之莫甚于此觸類而長不可勝言舉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謂幼小不遵訓誡所見所聞顏風敗俗故申明舊事不能一一也阿馬來說汝誦得數十篇詩賦麗麗已能承順十五婦顏色十七伯極鍾念吾放病乍聞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訓慈身不能承順耳汝承十五婦仁慈十七伯訓誘又質性柔順當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書

擬古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明 李夢陽

二世使中車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素去不奏曰曰安得工書乃顧詐為二世答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慈朕竊惟丞相忘其大而擬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惑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焚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阮咸陽也朕自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邱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夫行畏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為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矣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為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為堯禹則欲為桀紂耶夫桀紂者不可與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帝末聽惑左右窮兵殫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

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數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
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
主之得意勅為己有抑末矣且前故事孰與丞相所
自陳丞相何愛瓊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閭地
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
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工以顯序大業相之職
也且丞相將耶相耶丞相治民三十餘年於茲矣始
皇帝倍群臣未久闕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
裂帛而鬪鬪竿而兵者至不可勝數使者冠蓋相望
於道其咎安在丞相子由三川守與賊通按驗且有
狀君其告諸廷尉李斯覽書泣涕良久仰天喟然嘆
曰嗟乎斯之死固晚矣遂服解論具五刑腰斬咸陽
市

擬謝交游書

明劉鳳

吾聞誠無不入義不自疑謂在要心當無復間乃今
視之事何大謬不然昔田光伏劍以成死士之氣侯
疏自刎以奉公子之事夫狗身何易知人何難藉令
髮不指於冠上趾不裂於壁下豈不終受嗤於燕說
哉今中以國士定以石交利微毫末囊成邱山是使
輕生者銜悔而論交者沈顏也願君其熟察之昔戎
矣如魯解衣而僵紀公善蔡別肉而泣是以華元不
愆於御者司城舍怨於從亡知不可以隘已遂怨也
故願君之母忘後門之不育而先衛人之末行使羊
斟子章復有覲於千載吾聞博里買首公仲屬心事
一至此松為痛之願君之深計無自蔽焉語有之曰
怨不在小惠不在大期於時與不時而已矣故越王
悲軾而武士奮荊荆君拊循而三軍扶攜夫臺梁非
作氣之資虛辭無禦寒之備也所以成霸起服強晉
者義激於感憤利借於噬臍也是以隄忻水斷蛟蛇
而意折於要離田闢力格虎兕而命殞於樽俎何則
誠有以中之也甘茂去秦道遇蘇氏而二國迎之以

上卿公叔為將戰勝韓趙而君賜吳起田二十萬何則利謂有所不可忘功謂有所不可居二子試明於計者於事豈背利而飾讓哉故同利者爭而分功者在後也同美者嫉而後來者居上之昔召忽任子以圖難鮑叔奉命而出傳夷吾重生以全國此三人者猶禹足之並立懷霸王之明畧信執已之獨道故異行而相濟也是以成安君身刳於泚水之上孫臏名顯於走魏之師彼其初私相慕以死固嫌妬之跡重相夷之禍雖攜手而游不旋踵而敗故東郭一言而

西門忘其榮辱于水懼蹇而繆侯締以素交此其人者豈以名位為軒輊富厚為媒梯而相與乎尋丈之間哉閭鄒深遠邈然自得志意之乎不見其際夫何有於讓匿之人哉故賢者潔行以振疑智者究理而長慮昔申胥流惑於宰嚭子產不全於鄧析夫處二子之間異者不得而強同危者不得而苟免何則心休於兩端而勢迫於侵殆也蘇秦將合從於六國召張儀而激之使西入秦甘氏將收地於宜陽使向壽而逆之使重要其主此挾傾狡之變慮因間以執讓

口由置構之爭事而固結以強主心卒之形反而勢禁萌寢而患銷故智軋者相示以色季子之使張儀所以侮而易之是矣交疎者明誓以信甘茂之於息壤所以無改其後是矣今夫二子之明而申反覆之計恐開塞之途未容滿足決躊之恥禍理屬然豈反其身而能止之哉是以君子敦道後黃歇之聽而不悅翟氏之負申如蘭之契收比德之好不殆玷於元詘何則為益無厭也夫寡威嘆喟為仲甫之古鄭僞一言而見照明之心何則匡政平俗小稱而達謀同

底於濟不可以使行合也至夫佞巧凌詐罵說以游而不相見情便辟謹諂怯疑並驚以逞其投術傾而氣制自以為辨智微才滑稽無度是以陽虎樹人於魯亡未出境而襲逐拘執之矣董叔繫援於范氏求以自託而紡於復觀今之為交誠能破胸臆出腸腎厲苦口進逆耳致懇款抒切直終與之竭盡無愛於情則左桃可使強死而不辭荀伯可使觸刃而無悔何況作邑於葦食之微醴耽於盃酒之間乎然則虞卿捐印於魏齊祁奚無德於叔向又何足為道哉且

吾聞士不虛附名不虛立說然其口積鼠璞以十襲
混魚目於照乘莫不望而珥之者何則鮫人恥而周
客走也首山之銅若耶之錫而為萬世寶者以陶冶
磨錯而出其精光也故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青妄意布翼則燕石賦賦祗開罪於子春俯就谿苑
則朽枿腐輝風明薛燭方接踵而翔翔耳今夫閭巷
之雄布衣之傑捷王公之權佑青雲之勢仇景雲叔
佗羽公子賓客從橫遊揚為譽人慕其聲轉相傾軋
是使恬遠揖讓之士不得雍容高步雖欲責善忠告
必將效拉背折齒于范雎說難孤憤於韓子而未有
能迴視改聽革心易慮者矣是以君子武飾潔廉獨
出於名譽之外而不幸於流俗之蕪穢以自疏擢乎
河渚之中故迫窮而相拯恤無杜號呼於叔展患害
而重除怨楚子劍及於室皇許人而不訖於戴胥揚
死言於無實居平願以庇私范宣朝夕於訾祐臨利
而能推引文子不奸位而受名相先以舍垢則疾堅
而分誇桓子離間而不疾則指楹以平憾季孫或曰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何則以其思游於霄霓之

野而并已於區域之外獨開曠蕩之觀也今塵便愛
孺子之見沉寢悅側媚之習居同閑而猶倨視長者
易屐重而驕色使貞介之士與柔佞比肩此原憲所
以謝於端木子方所以肆於魏擊寧愈於世而孤游
也吾聞疾於利者毀其信傷於行者危其身公孫不
謀於同末而師以敵抗燕人涕泣於邱龐而言以譎
效子木昔信於齊盟而躬以逢殆駟帶無質於安普
而世以不遠今使為道復素之士捨其譽烈之性甘
於腥腐之逆曠時於勢貴誘奪於名途類覺望年以
爭鼠肝燕臂之獲而自伏於莫壤之下則士有焉則
巾綈婦師而逃焉耳安有張目出氣而猶岳頰對朋
友者哉

書

釋老

興濟法師書

唐白居易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居易白濟上人侍者昨者頃爾時不以惡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喻者其義有二故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聞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慈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開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旋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跡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提其義云為大鑒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濟彼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何則法王

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大乘人說大乘法為開提人說開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臂無舌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垢心淨同一淨眾生若病應同一病眾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別所善惡空破一切法故隨機

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面潤據此彼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契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

法可乎若不能觀彼心而率己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然則不說又可乎若云依我不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詰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偏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工人常所誦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工人工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邪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邪若應病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復如上所說之罪報哉若同一病一藥為說法必當說大乘大乘即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人使求生死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與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喻者一也又五經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

識緣名色緣六入八緣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足
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添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
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喻次
轉運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
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想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
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
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
名為因緣前後不論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
人善年大德復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說添而作佛
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
欲藏於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啟問居易
頓首

奏記

奏記霍光

漢 丙 吉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張馬萬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邸即時見其幼小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蒼龍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奏霍光記

漢 杜延年

史載臯人有常法今更詆吳嵩不道恐於恣深又丞相素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主擅呂中二千石甚亡狀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聞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獄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反丞相恐不合衆心群不謹譁廢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秦記蕭望之

漢 鄭 朋

將軍體周公之德秉公輝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之密穴黎庶莫不惟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遊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阜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竣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踐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道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屬鋒鐔率萬分之一

秦記梁冀

漢 朱 穆

漢桓帝時梁冀驕暴不俊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蒙積招禍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敗以防遺失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從之如升堂違之如赴壑今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終朝爲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剝削強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收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鹵或絕命於笞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奮臂一呼天下鼎沸而面諛之人猶言安耳諱惡不悛卒至七滅昔永和之末紀綱少弛頗失人望四五歲耳而財空戶散下有離心焉免之徒未歇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心力歷乃討定今百姓咸戚威困於永和內非仁愛之心

可得容忍外非守國之計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
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
豈可以去明即暗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
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戚者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
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扶奸之吏無所
依託司祭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通清壹則將
單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祭無言不信惟垂省
覽

奏記太尉蔣濟

晉 阮 籍

時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高辟之籍詣都亭奏記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英
豪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保屬辟書
始下而下走爲首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鄒子居泰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韋帶之士孤
居特立三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今
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擇無以稱當方將
耕於東皋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
疲病足力不彊補吏之召非所克堪已迴謬恩以光
清舉

碑文一

帝王功德

陵廟

廟學

典禮

岳瀆

碑文

帝王功德

岫巖碑

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竇刻石書名山之高王象之與地記云禹碑在岫巖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宋嘉定中蜀一因樵人引至其所以紙弱其碑七十字刻於焚門觀中後俱亡

承帝曰嗟璞輔佐卿州渚一釋與登鳥獸之門參身宏流一釋而明發爾興以旅忘家宿嶽麓度智營形析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岳太衡宗疏事哀勞餘伸裊鬱塞昏徒南濱衍亨一釋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存

泰山刻石銘

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刻所立石其辭曰

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宋大觀中汶陽劉跂至泰山見其碑模之乃作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理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一作融靡不清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嶧山刻石銘

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

武義直方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三晉楚燕齊六強國

二十有六上薦高號孝道顯明叶既獻秦成謂告

天乃降專惠親巡遠方登於嶧山羣臣從者咸思攸

長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事理攻戰月作流血於

野自泰古於世無萬數阨及五帝莫能禁止迺今皇

帝一家天下兵不復起災害滅除黔首康定利澤長

久叶起反羣臣誦略刻此樂石石之堅猶堪為樂器以者如泗濱浮磬之類

著經紀

琅邪臺刻石銘

史記曰始皇二十八年既封泰山於是乃立

勃海以東過黃腴二縣窮成山登之罘在腴縣

立石頌秦德其文不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

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復

十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德意曰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

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

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工農除

末黔首是富胥天之下搏心揖志索隱曰搏古專字左傳云如琴瑟之音集

器域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

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勳事足維皇帝匡飭異俗陵

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

伯分職諸治經易舉措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

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

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

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

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

無寇賊靡欣秦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
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戶音人迹所
至無不臣者音功益五帝澤及牛馬音莫不受德
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
至於琅邪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
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建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一作王音卿
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
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
或否相侵暴龍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
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
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倍叛法令不行
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
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金石
以爲表經

之梁山刻石銘

史記二十九年始皇東遊登之梁刻石其辭

曰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遊巡登之
梁臨照於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
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明以義
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討
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莫不賓
服烹滅強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背施明法經緯天
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字璣之中承順聖意索隱曰璣
羣臣誦功請刻於石表垂於常式

之果東觀銘

維二十九年皇帝春遊覽省遠方逮於海隅遂登之
果昭臨朝陽親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
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強武威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
王闡并天下蓄害絕息永偃戎兵旁叶通皇帝明德經
理於內視聽不忘國語范彘曰得時不忘時不再來
與臺頌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守各
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叶
之常職既定後嗣循業長承聖治羣臣嘉德祇誦聖
烈請刻之果叶貪

碣石刻石銘

史記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
美門高誓刻石門徐廣云一作盟壞城郭決通隄其

辭曰

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爲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罪
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
皇帝奮威德并諸侯初一秦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
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
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以竝來由徐廣曰以一作分
莫不安所羣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

會稽山刻石銘

史記三十七年十月始皇出游上會稽祭大

禹望於南海而立刻石頌秦德其文曰

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攸長三十有七年親軫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叶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衆自強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叶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爲辟方內飭詐謀外來侵逼遂

起禍殃義威誅之殄息暴懷亂賊滅亡聖德廣滅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序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飭省宣義徐廣曰省一作非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

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潔誠夫爲寄瑕殺之無辜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毋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和安敦勉莫不順令叶聲黔首修潔人樂同則嘉保太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垂休銘

紀泰山銘

唐元宗

朕定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情於至道任夫難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修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太和百辟貪謀唱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於告天天符既至人望其積固請不已固辭不獲予與夫二三臣稽虞典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旌旅有列士馬無諱肅肅邕邕翼翼溶溶以至於岱宗頂也爾雅云泰山

爲東岳周官曰兗州之鎮山實惟天帝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易姓於是乎啟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元天之眷命爲蒼生之祈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之山上奠一獻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庚寅有事東岳類於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降粵翼曰禪於社首惟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

之神罔不咸舉暨壬辰親群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
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答歡同陳誠
以德大澤叶度桑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萬物
由庚兆人允植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兄弟篤以
孝友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史作樂天地
擾順時惟休哉靈裔戎狄重譯來貢累聖之化朕何
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運朕何感焉凡今
而後倣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權舊章補缺政存簡
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於戲天生蒸人惟后
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坤厚載物惟后時
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
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
時若馨香其丕乃曰會我之文武曾孫其誕錫新命
續我舊業永保天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
帝之休命則亦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於前功而
貶彼後患一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
知我朕惟實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言儉
者崇將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

軌述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
見心觀末而知本銘曰

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受命奉爲天子代去不啻
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
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盡地開封武稱有截
文表時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
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岱宗衍我元神中宗紹運
舊邦惟新睿宗繼明天下歸仁恭己南面網緼化醇
告成之禮留諸後人緬予小子重基五聖匪功代高

匪德矜盛歎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
古封泰山七十二君或禪社首或禪云云其迹不見
其名可聞祇通文祖光照舊勲方士虔誕儒書齷齪
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雨漢汗編錄德未合天
或承之尊道在觀政名非從欲銘心絕巖播告群岳

元石坡銘

明太宗皇帝

永樂八年車駕次元石坡製銘勒於立馬峯
之石

維日月明維天地壽元石勒銘與之悠久

碑

陵廟

皇陵碑

明 太祖皇帝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新造皇堂
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况
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爲後世子孫戒
特述艱難明昌運俾世代見之其辭曰昔我父皇寓
居是方農業艱辛朝夕傍徨俄爾天灾流行眷屬罹
殃皇考終於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
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隣
里惆悵忽伊凡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
裳浮掩三尺奠何穀漿既葬之後家道惶惶仲兄少
弱生計不張孟嫂携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
翔里人缺食草木爲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
計如何是常兄云去此各度凶荒兄爲我哭我爲兄
傷皇天白日泣斷心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汪氏老
母爲我籌量遣子相送備醴饗香空門禮佛出入僧
房居未兩月寺主封倉衆各爲計雲水飄颻我何作
爲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
將突朝烟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踰仰窮岷岷岷而

倚碧聽猿啼夜月而淒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
落魄而快伴西風鶴唳俄浙澁以飛霜身如蓬逐風
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雲乎三載年方二十而
強時乃長淮盜起民生攘攘於是思親之心昭著日
遙矜予家邦已而既仍歸復業於覺皇住方三載而
又雄者跳梁初起汝穎次及鳳陽之南廂未幾陷城
深高城隍拒守不去號令彰彰友人寄書云及趙降
既憂且懼無可籌詳傍有覺者將欲聲揚當此之際
逼迫而無已試與知者相商乃告之曰果束手以待
罪亦奮臂而相戕知者爲我畫計且禱陰以默相如
其言往卜去守之何詳神乃陰陰乎有警其氣郁郁
乎洋洋卜進卜守則不吉將就凶而不妨即起趨降
而附城幾被無知而創少頃獲釋身體安康從愚朝
暮日日我行元兵討罪將士湯湯一攬不得再攬再
驤移營易壘旌旗相望已而解去棄父與鎗予脫旅
隊馭馬控韁出遊南土氣舒而光倡農夫以入伍事
業是匪不逾月而衆集赤幟蔽野而盈岡率度清流
戍守滁陽思親詢舊終日慷慨知仲姊已逝獨存嗣

馬與甥雙駙馬引兒來我樓外甥見舅如見娘此時
孟嫂亦有知携兒挈女皆從傍次兄已歿又數載獨
遺寡婦野持筐因兵南北生計忙忙一時會聚如再
生牽衣訴苦以難當於是家有眷屬外疎兵嗣群雄
並驅飲食不遑暫戍和州東渡大江首撫姑熟禮儀
是尚遂定建業四守關防礪兵秣馬靜看頡頏群雄
自爲乎聲教戈矛天下鏖騎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
法豪傑何有乎仁良予乃張皇六師飛旗角亢勇者
效力智者贊襄親征荆楚將平湖湘三苗盡服廣海

入疆命大將軍東平乎吳越齊魯耀乎旌幢西有乎
伊洛崤函地險河湟入胡都而市不易肆虎臣露鋒
必而燦若星鉞已而長驅乎井陘河山之內外民庶
咸仰闕中即定市巷望簪元苑樂浪以歸版籍南藩
十有三國而來王倚金陵而定鼎託虎踞而儀鳳凰
天塹星高而月輝滄海鍾山鎮嶽而巒接乎銀潢欲
厚陵之微葵卜者乃曰不可而地且穢於是祀事之
禮已定每精潔乎蕙嘗惟劬勞罔極之恩難報勒石
銘於皇堂世世承運而務德必彷彿於殷商漢筆以

述難諭嗣以撫昌稽首再拜願時時而來饗

勅建歷代帝王廟碑

明 宋 訥

兩儀判而人極立大統建而君道明粵自古神聖
繼作代天理物以開萬世太平之治故天地以之而
位四時以之而序萬物以之而育大經大本以之而
立盛德相繼傳至於今歟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修
人紀以建民極續皇帝王之正統衍億萬年之洪基
稽古定制作廟京邑以祀歷代帝王重一統也相舊
廟地介乎通衢褻而弗嚴洪武二十一年秋始命改
作於歆天山陽越明年己巳夏五月三日工部尚書

臣秦遼奏成功請文刻石詔臣訥爲之記臣忝職胃
監懼不敢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帝王功德於昭於
天宜有清廟以宅神展敬歷世以來祀典斯闕三皇
五帝祭於肆類僅見於周而堯舜禹湯發迹肇基及
所經歷之地或有祠焉遣使致祭後世有之至於合
廟京國歲修享禮古未之聞皇上定鼎江左治功既
成神人洽和禮樂明備凡廟祀之瀆禮不經謠神非
法者一切去之正名定統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
王曰兩漢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

比德相俾列像於庭金玉其相袞冕焜煌聚精會神
咸宅於茲每歲春秋二仲諏日誓士上御宸極制命
大臣齋明承事蓬豆靜嘉崇盛豐潔告克告碩神格
洋洋所以推惟本始式昭曠典者至矣三年則命官
奉香帛詣陵寢具儀物以時致享又以昭聖顯靈而
示不忘也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靖亂也康濟
天下阜成兆民而登之仁壽之域者皆以奉若天道
而已是故前乎三代之官天下者天也後乎三代之
家天下者亦天也皇帝王之繼作漢唐宋之迭興以

至於元皆能混一寰宇紹正大統以承天休而爲民
極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晉及隋視其功德不能無
愧故黜而不與是可見皇工敦名實重理道崇德報
功大公至正之心真足以度越百王垂憲來世永永
無數謹爲之銘曰惟皇作極克配天地丕昭盛化以
正大位皇道而皇帝道而帝歷夏商周三王迭繼熙
熙皞皞同底於治於赫漢祖寬而有制光武奮興炎
靈用熾唐興晉陽遂有神器太宗重光力行仁義明
明有宋其德克類暨於元氏而亦用乂豐功茂德後

光輝貢翼翼新宮有恤而閔貌像既嚴皇靈斯莅享
祀必芬儀文孔脩陟降在庭神之攸暨祚我皇明以
克永世

碑

廟學

制命孔美爲宗聖侯奉家祀碑文

魏 曹 植

惟黃初九年大魏受命允軒轅之高蹤紹虞氏之遐
統應歷數以改物揚仁風以作教于是輯五瑞班宗彝
鈞衡石同度量秩羣祀於無文順天時以布化既乃
緝熙聖緒昭顯上世追存三代之禮兼紹宣尼之後
以魯縣百戶命孔子二十一世孫議郎孔美爲宗聖
侯以奉孔子之祀制詔三公曰昔仲尼負大聖之才
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
教化乎洙泗之上栖栖焉皇皇焉欲屈己以存道貶
身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
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
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謀咨可謂
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壞
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
講誦之聲四時不睹羔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
盛德必百世祀者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議郎孔美
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

百戶卒吏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爲屋宇以居學者
於是魯之父老諸生遊士睹廟堂之始復觀俎豆之
初設嘉聖靈於髣髴想禎祥之來集其慨然而嘆曰
大道衰廢禮樂絕滅三十餘年皇上懷仁聖之懿德
兼二儀之化育廣大包於無方淵深淪於不測故自
受命已來天人咸和神氣氤氲嘉瑞踵武休徵屢臻
殊俗解編髮而慕義遐夷越險阻而來賓雖太皞遊
龍以君世虞氏儀鳳以臨民伯禹命元宮而禹夏后
西伯由岐社而爲周文尚可足稱於大魏哉若乃紹
繼微絕興修廢官疇咨稽古崇配乾坤况神明之所
福作宇宙之所觀欣欣之色豈徒魯邦而已哉爾乃
威殷人路寢之義嘉先民泮宮之事以爲高宗僖公
蓋嗣世之王諸侯之國耳猶著德於三頌騰聲於千
載况今聖皇肇造區夏創業垂統受命之日曾未下
輿而褒美大聖隆化如此能無頌乎乃作頌曰
煌煌大魏受命溥將繼體黃唐包夏含商降釐下土
廓清三光群祀咸秩靡事不綱嘉彼元聖有赫其靈
遭世霧亂莫顯其榮褒成既絕寢廟斯傾闕里蕭條

靡韶靡馨我皇悼之尋其世武乃建宗聖以紹厥後
修復舊堂豐其薨宇莘莘學徒爰居爰處王教既新
群小遠沮魯道以興永作憲矩洪聲豈遐神祇來和
休徵雜遝瑞我邦家內光域區外被荒遐殊方慕義
埒柑揚歌於赫四聖運世應期仲尼既沒文亦在茲
彬彬我后越而五之垂於億載如山之基

益州夫子廟碑記

唐 王勃

述夫帝車南指適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
太甲雖復星辰蕩越三元之軌躅可尋雷雨沛騰六
氣之經綸有序然則撫銅渾而觀變化則萬象之動
不足多也握瑤琨而臨事業則萬機之湊不足大也
故知功有所服龜龍不能謝鱗介之尊器有所歸江
漢不能竊朝宗之柄是以朱陽登而九有照紫泉清
而萬物觀粵若皇靈草昧風驪受河洛之圖帝象權
輿雲鳳錫乾坤之瑞高辛堯舜氏沒大夏殷周氏作
達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衣冠
度律隨禹器而重光玉帛謳歌反宗稷而大備泊乎
三川失御九服蒙塵俎豆喪而王澤竭殫鼓衰而頌
聲寢邵陵高會諸侯輕漢水之威踐土同盟天子寤
河陽之召三微制度乘戰道而橫流千載英華與王
風而掃地大業不可以遂絕由是河洛兆朕素王開
受命之符天地氤氲元聖舉乘時之策典九圖之廢
典振六合之頽綱有道存焉斯文構矣夫子姓孔氏
諱邱字仲尼魯國鄆人也帝天乙之靈苗宋微子之

洪緒自元禽翦夏浮寶玉於南巢白馬朝周戴旌旗
於北面五遷神器琮璜高列帝之榮三命雄圖矍矍
冠承家之禮商邱誕睿下屬於防山泗水載靈遙馳
於汶上禮樂由其委輸人儀所以來籙排禍亂而構
乾元掃荒屯而樹真宰聖人之大業也若乃承百王
之丕運總千聖之殊姿人靈昭有作之期岳瀆降非
常之表珠衡玉斗徵象緯於天經贊象龍尊集風雲
於地紀亦猶三階瞰月恒星知太紫之宮入桂衡霄
鼻嶺辨中黃之宅聖人之至象也若乃順時而動用

晦而明紆聖哲於常師混波流於下問太陽亭午收
燭火於丹衡滄海浮天控涓涓於翠渚西周琤袂仙
公番紫氣之書東海樞衣剡子叔青雲之袂接輿非
聖詢去就於狂歌童子何知屈炎涼於詭問聖人之
降跡也若乃歲神揆訓鍊道和倪辱太白於中郊糾
乘黃於下邑湛亡爲之跡而衆務同并馳不言之化
而羣方取則雖復霓旌羽旆齊人張夾谷之威入脣
三雍桓氏逼公宮之制泊乎歷階而進宣武備而斬
俳優推義而行肅刑書而誅正郊用能使四方知臯

爭歸舊好之田三家變色願執陪臣之禮聖人之成
務也若乃乘機動用歷聘棲遑神經幽顯志大宇宙
東西南北推心於暴亂之朝恭儉溫良授手於危亡
之國道之將行也命道之將廢也命歸齊去魯發浩
歎於衰周厄宋圓陳奏悲歌於下蔡聖人之救時也
若乃筐篚六藝笙簧五典折旋涿泗之間探蹟唐虞
之際三千弟子攀睿化而升堂七十門人奉洪規而
入室從周定禮憲章知損益之源反魯裁詩雅頌得
絃歌之首備物而存道下學而上達援神叙教降赤

製於南宮運斗陳經動元符於北洛聖人之立教也
若乃觀象設教三百八十四爻四十有九窮神知化
應萬二千五百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觀陰陽
而倚天地以鼓天下之動以定天下之疑索衆妙於
重元纂群微於太素聖人之讚易也若乃霸襟不測
睿識亡涯石砮昭集隼之度土岳驗殯羊之井嵇山
南望識皓骨於封禺蠡澤東浮考丹華於亭渚麟圖
鑒遠金編題佐漢之符鳳德鈎深玉策筮亡秦之兆
聖人之觀化也時義遠矣能事畢矣然後拂衣方外

脫屣人間莫極興夕夢之災負杖起晨歌之跡挽虹
梁於大厦物莫能宗權日觀於魯邱吾將安仰明均
兩曜不能遽代謝之期序合四時不能革盈虛之數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爲而不有用而不窮五教
遠而微言絕十哲喪而大義乖九師爭大易之門五
傳列春秋之幅六體分於楚晉四始冰於齊韓淹中
之妙鍵不追稷下之高風代起百家騰躍攀戶牖而
同歸萬匠驅馳仰陶鈞而共貫猶使絲黃金石長懸
闕里之堂荆棘蓬蒿不入昌平之墓聖人之遺風也

遵揚十聖光被六虛秉素履而保安貞垂黃裳而獲
元吉故能貴而無位履端於太極之初高而無民布
政於皇王之首千秋所不能易百代所不能移萬乘
資以興衰四海由其輕重雖復質文交映瞻禴祀而
長存金火遞遷奉琴書而罔絕蓋易曰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又云聖人以神道設教而萬物服焉豈古
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 唐 常仲孺 文粹

立於水成於氣以位天地勇於震奮於己是生萬物
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若無聖人誰與準繩故能範而
不過類而不遺者也然則乘時設教必生大聖以首之
庖羲氏甄才煥文居人子天神農以之首於皇而體
至道也軒轅氏推筮命官度方順紀顓頊奉之首於
帝而法元德也夏后氏奠山通川因地制賦殷湯繼
之首於王而明大化也理亂相資質文代變洎有周
而衰焉平桓以還鴻流蕩然非聖人之述易義農之
道消矣非聖人之辨問軒轅之帝衰矣非聖人之刪
書夏殷之王微矣非聖人之作春秋周室卑而諸侯
僭矣故夫子彰皇繫帝叙王尊周首於儒而開大教
也是知前聖之遺風將絕夫子不得不生中古之葵
訓將興夫子不得不作故禮云百代以俟聖人而不
惑也有天下者遵其易簡邇其元命可以致於清靜
遵其廣大宏其覆載可以致於雍熙遵其禮讓蹈其
夷曠可以致於和平苟或失常滔滔淫源德滋非而
霸功作矣代易於上教尊於下運否於既往位崇於

將來形於國而達於家萬樂和而百禮成郁郁洋洋
與日月而終矣巨唐教本六經德懷三古極大道於
既溺復醇源於己醕追謚文宣顯用王禮太學之制
形於四方貞元五年秋仲上丁元帥司空侍中咸寧
王渾公有獻於先師退而言曰斯廟也左廡右署前
軍後府晨暮之間誼闡四起非肅雍致敬之地爰命
略址於城得南端安焉出其食之中財任閑人之餘
力屬役如素十旬而成祠庭有閑薦設有嚴畔落之
禮行饗獻之儀具是則賈之囂薄師之閎習吏之譏
訶寂寥於茲矣噫我公以身柱國竭力戴君齊心孔
門稟奉如在易曰仁而裁之默而成之公氣和陰陽
德會幾義又曰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公志尚純一行
必中正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公有全社稷之勲
合經緯之用又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公有遵理化
之勤及人民之信古訓是式新廟奕奕尊異顯赫舉
集其門也至哉小子明朝退飛幕府獲祐歎息徘徊
敢揚頌聲其詞曰

昭昭五星元文之經浩浩五行元氣之形維上紀下

災昏祥明聖人居中百化通成五星九元醇朴不曜
降及堯舜存乎典誥文王既沒孔子乃紹質文異時
日月代照肇自開闢鴻洞無跡考於六籍窮古盡昔
微禹之功水土共融徵儒之風華夷濛濛大聖同德
垂訓作則山川九州禮樂萬國羲軒之道夫子明之
百王續焉仰而營之夫子之教巨唐興之皇帝奉焉
式而宏之皇帝之化藩翰揚之司空行焉敬而將之
肅肅新祠煌煌盛儀祀享不失弦誦以時儒風載揚
天地同期

處州孔子廟碑

唐 韓愈 文粹

自天子至郡邑守長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焉然而社祭土稷祭穀勾龍與冉乃其佐享非其專主又其位所不屋而壇豈如孔子用王者事巍然當座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進退誠敬禮如親弟子者勾龍冉以功孔子以德固自有次第哉自古多有以功德得其位者不得常祀勾龍冉孔子皆不得位而得常祀然其祀事皆不如孔子之盛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孔子者其賢過於堯舜遠矣此其效歟郡邑皆有孔子廟或不能修事雖設博士弟子或役於有司名存實亡失其所業獨處州刺史鄴侯李繁至官能以爲先既新作孔子廟又令工改爲顏子至子夏十人像其餘六十子及後大儒公羊高左邱明孟軻荀况伏生毛公韓生董生高堂生楊雄鄭元等數十人皆圖之壁選博士弟子必皆其人又爲置講堂教之行禮肄習其中置廩米令可繼處以守廟成躬率吏及博士弟子入學行釋菜禮耆老歎嗟其子弟皆興於學鄴侯尚文其於古記

無不貫達故其爲政知所先後可歌也已乃作詩曰
惟此廟學鄴侯所作厥初庠下神不以宇生師所處
亦窘寒暑乃新斯宮神降其猷講讀有常不誠用勤
揭揭元誓有師之尊群聖嚴嚴太法以行像圖孔肖
咸在斯堂以瞻以儀俾不或忘後之君子無廢成美
琢詞碑石以贊攸始

柳州先聖文宣王廟碑 唐 柳宗元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爲南夷椎髻卉裳
攻劫開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
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
用文事學者道充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
義族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
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
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
冀薦法齊時事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
洎於歲財取土木金石微工微功完舊益新十月乙
丑王宮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群吏卜日
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
人猶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足
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况魏
然炳然臨而炙之乎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
知歟若茲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
在焉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申陳嚴祀永永是
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唐 劉禹錫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王廟
暨學舍於兌禹草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社與鉞董
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丁釋菜於宣父之室陋宇荒
堦不足迴旋已事而歎乃詢黃髮有卿先生前致辭
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衝連戰交梓率無寧歲耳悅
鼙鼓不聞絃歌目不知書不害爲智通來生聚教養
起居祖習一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
此人人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
修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即政以蠲民瘼季年崇教
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潁水之潁城池在
東登登其杵坎坎其斧繩之墨之鑿桷枝梧載塗載
與黝焉陵虛寢廟宏敞齋宮嚴闕軒墀廡儼雅清
潔門庭塙望之生敬外飭觚稜中設黼帳嚮明當
宇用王禮也充頭禹身革冠象佩之容取之自鄒魯
及門觀輿偶形畫像之儀取之自太學宗彞籩豆青
黃規矩之器秉周禮也犧牲制幣薦獻升降之節遵
國章也藏經於童檐歛器於處櫝講筵有位鼓篋有

室授經有博士督課有助教指蹤有役夫洒掃有廟
幹公又割隙地爲廣園蔕其柔蔬而常道旨蓄之御
備捨己俸爲子錢權其莖蠶而鹽酪缸膏之用給濟
濟莘莘化行風驅家慕恭儉戶知敬讓父誨其子兄
規其弟不遊學堂與提市同錄是廉勇爵戴鶻冠者
往往弭雄姿而觀習禮義矜甲冑者知根於忠信服
縵胡者不敢侮縫掖教化之移人也如置郭焉冬十
一月許人以新儒宮成來告且乞辭欲行乎遠也公
名悛字永裕故丞相岐國公之孫岐公弼諧二帝碩
學冠天下嘗著書二百餘篇言禮樂政刑古今損益
統名曰通典藏在石室副行人間今孝孫聿修形乎
事業播於聲詩懿哉能世其家也禹錫昔年畚岐公
閔下生四叅公府近年牧汝州道許昌躬閱其政故
不得讓遂貼於麗牲之碑銘曰
許介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嘖嘖亦有儒宮
軋於兵間賢族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王化之始
便地爰相新規鬱起廟貌斯嚴堂皇有煒秩秩禮物
祁祁胄子入於門牆如造闕里春詠夏絃載颺淑聲

風於閭閻決於郊垌途讓班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還
其猶性成昔之委巷相詒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媒語
昔之連營誇力使酒今遇賓客欽容拱手魯有泮林
鳥萃其音許樂學數民悅其教鵬於圭石以志新廟

國子學先師廟碑

元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嗣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奉詔言曰臣聞遠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焉出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爲國子祭酒選朝臣子弟克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之東

爲廟學基廿四年備置監學宮元貞元年詔立先聖廟以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剌哈孫答剌罕大懼無以紓德意乃身任之訪五材鳩衆工責成工部郎中臣賈訓心計指授晨夕罔懈工師用勤十年秋廟成謀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爲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數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廡庖庫爲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遊於廟者十之二中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

鱗比通教養之區爲間百六十有七制加孔子大成之號祠以太牢贊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極陞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庶弟子員三伯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陞陞陳器服冕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以尊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爲天下國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俊良於穆宣聖垂範罔極首尊而彰曰爾胄子弟典於學昌風四方學以聚之廩之饌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迺

建孔廟通經辟雍考制程財審時相宜通成厥功辟
雍洋洋冕服皇皇群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我
皇御天執道之中執物瞻民翼翼乾乾帝學益宏歲
政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羣材丕紹厥先相
古盛時訐謏遠猷罔不由賢天錫皇祖神聖文武以
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何求不獲惟學是務惟
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維
帝時憲惟臣克念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備
頌無數

襄陽廟學碑

元 姚燧

聖元爲制九士其名而儒其服不隸之民而殊其籍
惟責田租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復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教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間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恢前皇之遠猷學厥未修
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廟養
廩師生其於世聖人之宵學聖人之徒履疏漸
濡德 正矣府州縣邑爲之牧守令長者率以作新

廟學爲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之鄆
城也金社既墟嘗歸吾元帥於忽棄不戍故家切築
爲北門殆四十年世祖微卽天下不忍微利一旦以
闢吾民包峴漢而城之視猶園虎待其自斃五年迺
下則其受大兵也爲最久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闕帥
武臣因陋就簡而爲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爲田之在
郊籍既失存民亦廢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在不
敢視江南他州之有夙儲者其施力又若是艱此前
政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紆經度之已而受更

今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曰募民
覲獲何時明日便是學婉德他州則二千石爲不職
且受譴矣不衆爲之就緒無日吏此者割若俸戶此
者捐若財應者謹然辭出若一帥守安家亦勸赴功
猶不足用取餘公帑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
門堂齋庖楹礎林立朔望春秋奠薦講肄簞豆鐘鼓
有踐與節人之戾止新視易聽起所墮習而祇是矣
燧嘗過矣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天配食
顏子授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
氏並雖人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次曾子子思進
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位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焉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黜之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爲憲河南是化襄陽
未入山南猶其所蒞也不請而遂黜之由是是廟配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死則子思亦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爲聞而
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曾
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子前死有聖人者存未

嘗爲書質之於經事十九見贊夫子者纔一問仁與
爲邦二焉一以修己一以治人他皆見稱於夫子與
不待爲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思作
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賴之至今爲書三
子二子獨見黜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聞而知者
仍祀不變而顏後所見而知者焉或曰子記汴學已
譏立顏路曾曾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云然
燧曰嚮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弗安煩於倫理非曰
可併去之也今江南已配享者可不講而黜之則江
之北有有功曾思者可不請而配享乎燧故嘗曰人
臣有見列而上之則可若以考文公之事天子司之
以幸國家建於稽古之事雖天下學禮之臣群然議
之必得所當義者而後可也侯磐石求貽奉議大夫
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馮公賁實分刺是郡亦
以俟嘗勲宜若可言燧曰嗚呼是豈可易爲哉孟子
稱智足以知聖人者宰我子貢有若子貢有若則以
爲自生民以來未有宰我則以爲賢充舜遠猶未曉
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能爲則

夫充舜者蓋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訖漢之世將八百
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許魯相瑛
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靈元興魯相晨泰依社稷出
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始碑之唐則作廟一州必碑
最盛以衆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柳宗元柳州道
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遍天下惟社稷與孔子
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王無以侔大不
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天也善言者繪
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爲物與人執事或可圖而
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萬一者古今人無
能爲者也故惟著其始踰而今完者以告夫後之人
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地視時屯亨而爲險易昔焉畫守
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稔悖頑時匪無學士曰介冑
以行大刑遑事俎豆皇輿既邀壇南海涯顧爲土中
襟帶安施猶爲名城千漢之城惟廟樊孰不稱瞻式
帝奮文教誕誥優優於學須才如獲仰稷是邦承流
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遠成績桓桓新宮實教所基

嗟哉襄士批達何爲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惟
奚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庭亦奚以開闢里即居
行見接武賓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詩麗牲
用示無極

勅建太學之碑

明 宋 訥

洪武十四年夏上詔群臣曰王者受命武功文德相繼成治定天下以武治不以武也其崇文乎顧茲成均地隘而陋何以振文教朕相基於鷄鳴山下高爽平遠宜天協朕心若藏此地俟興一代學乎群臣稽首曰皇上聖神斯文福也乃以天子學制授諸冬官臣恭奉 明詔夙夜匪懈棟楠豫樟來積如阜鑿山戴石興土築基梓人効藝以宏其制又遣金吾前衛親軍指揮譚格督其工凡堂有七彛倫所以會講率

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則諸生肄業所也會顯有堂庖厨有室井覆以亭物貯以庫餘隙蔬園回廊諸書兩堂之間東西有館助教正錄居焉東偏列室麟次諸生處焉廟在學東亢以層基大成有門七十二賢有廡凡爲楹八百一十有奇壯麗咸稱自經始以來大駕臨後者不一夫子而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教百年夷習乃華明年五月冬官奏廟學成十有一日天子遣使祀先師以大牢禮畢胄子及民之俊秀登堂受業學之禮制備矣十又七日上躬臨廟禮行

酌獻再拜而退乃幸學學官率諸生進拜堂下博士臣龔敷執經祭酒臣吳顯講經既畢萬乘是還此千載曠儀講而行之斯文增重矣六月一日上賜勅文重諭胄子禁制防遏之法訓迪誘掖之意無不至焉越一日帝御奉天門詔臣訥文之於石臣拜手稽首不敢以不文辭承命遂述興造始末爲之言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帝王之興首建太學蓋學所以扶天理淑人心也皇極由之而建大化由之而運世道由之而清風化本原國家政務未有舍此而先者或有未脩則無以維三綱五常之具示作人重道之心聖天子位居君師續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建學定規高出前古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斯弦誦相勉相誨無負教養則正人端士叢出而爲國家棟幹祚聖子神孫之業萬世而無窮者當自今始願臣膚陋敢不對揚帝命式昭盛代之興文也拜手稽首而獻頌

曰

於惟聖皇臣服萬方秉時經論武偃文揚儲慶發祥載整乾綱乃相學基鷄鳴山陽平遠高爽非麓非岡

式輝京邑隱若天藏考制定規聖度曷量乃受工曹
孰敢怠違工師用勸効技尤藏有廟有廡有廊有堂
鱗比而重寵起而翔登用儒臣教化昭彰佩服聯聯
弦誦洋洋正學有傳師道有常萬乘來臨俎豆生光
千載禮儀一代典章躬親講道超軼百王聖製昭宣
啟迪猷昂寵及青衿垂範流芳材育化崇殷序周庠
立極作則遠紹虞唐德進英豪業修俊良股肱朝廷
都俞岩廊以佐文化慶祚靈長願佑皇圖萬世無疆

孔氏家廟碑

明 胡 翰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卒門人會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魏晉南北朝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修廟祀給洒掃守衛歷宋齊梁及拓拔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即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修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人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文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於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郡守孫子秀請於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於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迨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曲阜之宗子斬其後以端支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

守江南廟祔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安草蓋
圯壞不治己亥秋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姑孰
王愷董鄒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即明法令布
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係不
可無以示衛人命有司葺而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
者少者衣服冠而趨旅牲幣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
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
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
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固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

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咸致尊禮非他享祀可
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於魯者禮也舍
魯而南者宋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
子慎之況其子若孫又將曰此聖人之後也將以聖
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平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
替昔周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
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
奕奕清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續緒魯邦
世載厥美作廟於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遁

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祚矧茲具瞻
俾就傾圯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於公率履
予錫裳衣陟降庭所黍稷黼黻則有體亦有旨酒
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
啟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碑

典禮

御製視學之碑

明 太宗

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宏教化
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唐虞三代之盛率
由於茲後世之君其學政或修或否是以治不古若
也我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龍飛淮甸渡江首建學校親祀孔子曰引儒
臣講論經義求古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既統有萬方
即詔府州縣皆立學天下士子雲集京師復新作廟
學於鷄鳴山之陽親製教條頒布中外又命天下增
廣生員復其家府州縣皆用春秋有事孔子賜以樂
舞德教廣被海外諸國及蠻夷酋長並遣子入學教
化之隆視古爲盛朕繼承大統仰遵成憲乃永樂四
年三月朔日躬詣廟庭謁先師孔子前期三日雨而
將事之夕露雲澄霽星輝昭明既天宇穆清旭日鮮
麗含萊文廟退即桑倫堂文武群臣咸侍左右師儒
在席諸生序列堂下命祭酒胡儼等以次講經成禮
乃還夫學以明道也道之體廣大光明配乎天地日
月而其實不離乎彝倫日用之間孔子明之上以承

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下以爲後世植綱常開太平於
無窮而世之極其尊崇之禮者非於孔子有所增益
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惟我皇
考繼統帝王尊師孔子舉天下皆約之使由於斯道
是以治化之盛淪洽周徧薄海內外罔不嚮風慕義
朕景仰宏謨夙夜祇敬思惟繼承之道不敢怠違爰
因視學謹叙述皇考所以致隆治化之本勒碑於廟
俾我子孫臣庶尚克敬承於萬年

鄉飲酒碑

明 王 彛

皇明既一四海乃大興禮樂以新令俗還古道爲千
萬世計惟鄉飲酒繇近代以還蔑之有講洪武五年
始詔郡國以孟春孟冬舉行斯禮而講律焉其時江
夏魏公寬守蘄州奉詔惟謹既一再行之然尚恐未
能宣上德意是以明年復參考儀禮以授經歷李亨
教授貢穎之使與郡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共商
之且使張端及諸生相與習焉爰舍菜先聖先師以
孟冬之月吉日癸未行於郡學其大賓爲前進士魏
俊民介爲先聖五十四世孫思贖僕爲推官王芳三
賓爲范廷徽衆賓爲邵允禮賤瓊等十有一人次僕
爲知吳縣事曾黼知長洲縣事張其而樂正以張田
司正以滕權賢而得其人如此又特位三老人曰崑
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曰吳縣楊茂九十有三歲曰
林文友九十有二歲皆形充神完行坐有禮老人而
得其人又如此然後乃列坐八十以上者十有三人
七十以上者六十有二人六十以上者四十有七人
五十立而聽政後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

二十有八人主賓僎介之贊相爵尊豆蓬俎洗之執
事皆皆具又別爲教授位而吳縣教諭徐昂崑山教
諭陳圭次之訓導十五人又次之長洲教諭周敏則
以侍其父南老常熟教諭傅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
面立合鄉學及六縣弟子員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
武僚佐之在位觀禮者若干人農工商賈遠近之觀
者又以千計公年且七十而朱顏煥如獨出人表升
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其子子盤侍立進趨中度如是
禮明樂和衆以大悅既而乃讀律衆復肅以聽皆曰

今天子神聖授吾人水火中而斯禮也吾身親見之
幸哉越五日周老人還崑山公躬出宴門之郊再拜
以饒鄒之士女觀者又慨焉以爲幸見且曰公於人
之父兄也如父兄然吾於吾父兄宜何如君子以是
知公之政興孝典弟者蓋易易然也且老人者生宋景
定中歷元百年而遭逢聖代意者天生斯老以待今
仁壽固已在百年先矣微公誰能表之桑也居公之
野以病廢得扶曳以觀焉益曠世之遭也故爲銘其
堂下碑曰於維皇王正此方夏爰釋戎衣有事郊社

祀享會朝禮作樂造神人既和及鄉飲酒維鄉飲酒
萬方攸同俾孝與義載臻時雍顯顯魏公收我蕙人
公有旨酒樂我嘉賓嘉賓戾止以饌以介公在泮宮
賓至則拜出俎東壁羞自東房元酒於尊房戶是當
有勺有勺實彼爵矣再拜稽首獻且酢矣吹笙鼓琴
而瑟而簫而間以歌厥音猶猶有黃其髮黧背兒齒
百有十歲眉壽曷己公拜而饋寔猶父兄何以將之
篚有元黃賓既樂只言旋言歸醉飽自公祝公期頤
我子我孫公之孫子公我父兄我孝我弟公曰弗哉

天子明聖天子萬年畜爾子姓猗嗟蕙人今爾復古
我作歌詩以告來世

碑

岳瀆

后土神祠碑銘

唐元宗御製

張說

古之王者皆受天命禮樂有權神祇是主郊兆所設雖定於厥居精靈所感則通乎變化大匠歸正旁行不泥惟創制者爲能之亦安在守文而已雖上祠者本魏地郊邱之舊而漢家后土之宮汾水合河梁山對麓地形堆阜天然詭異隆崛岉而特起忽盤紆而斗絕景象相傳盼嚮如在有物不可以終否有興不可以遂廢故推而行之歲在癸亥始有事於茲焉在昔后王時邁首乃柴燎告至幽隱胥洎大舜則五載一巡武帝則三歲一祭今時代丕變人神禮煩朕就爲損益折以法度一紀再駕亦無關焉二十年冬勅兵逾萬騎旌旗亘千里校獵上黨至於太原赫威戎於朔陸沛展義於南夏肆觀羣后道有以大備懷柔百神文無而咸秩先是有司宿設恪敬乃事已未師預於齋宮庚申親祀於后祇聖考在天侑而作主何禮不舉靡神不徧徃者漢氏之祠也牲以養牛五歲鹵衆貴其誠籍以采席六重藁秸不得尚其質事與古及義不經見朕因其地而不因其儀取其得

而不取其失凡牲幣法物之事歌舞接神之類容故
實於方澤不遂過於元鼎此皆公卿大夫鴻生鉅儒
獻其方聞匡於不逮朕何有也且王者事天明事地
察示其本教以孝素何如却之禮猶獨以祈穀爲名
者耶於戲享於至誠錫以繁祉黃雲蓋於神鼎絳光
燭於靈壇自昔已然乃今復見斯固陰精有所寓寶
氣爲不誣雖寂寥而不動亦動之而斯應顧朕之不
德靈感何從賴累聖儲祉福流所致乃青災肆赦與
物更始大賚天下有慶兆人山川鬼神鳥獸魚鼈莫

不允若莫不咸寧此所以仰覆載報生殖資元元盡
翼翼豈與夫封禪有牒專在求饒祕祝有辭密於移
過而已銘曰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王者母事德合天明義有大報
用協永貞茫茫九土思索其精因天事天因地事地
彼汾之曲高旌傑異景象遺光壇場舊位寂寞千祀
精靈長閔誣神不祥復古維祺文所無者秩而祭之
矧曰后土昔載明祠何必因陰乃爲我師意多漢武
跡在橫汾風流可接蕭鼓如聞壽宮創制神鼎勤熏

古往今來豈無斯文

東嶽廟碑

宋 曾 肇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人安符瑞軍至哲宗皇帝
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於南北郊以追述神
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爲
其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
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
相率出財爲止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地殿若門若廊
制度庫隘不足以稱雖有圓遊而無亭觀以待神御
迺因舊益新南爲臺門一曰太嶽爲掖門二曰賜符

錫羨直太嶽爲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爲門各
一曰青陽素景魯曆中爲殿三曰嘉寧蕃祉儲祐旁
爲殿堂二十有三爲碑樓四後爲殿序五以臨池築
殿曰神遊飛觀列峙修廊周施總爲屋七百九十有
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霞閣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
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今皇帝
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
學士臣某爲之記臣某惶恐奉詔既書其本末迺拜
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

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攷瑞必於泰山歲時巡狩
會諸侯協制度秩群神必自泰山始其著於詩書載
在史官雜見於傳記豈獨高明倣說瑰傑秀異爲天
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
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溥如此固非他山可望而其
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
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
荒獷悖傲咸知敬畏豈苟狀哉本朝自太祖太宗繼
詔有司增大神宇逮真宗朝修飾禮樂懷柔百神而

山爲効符命出醴泉神芝僊禽前後萬計天子親奉
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藏祠猶以爲未足又加天
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三宗崇奉祇
恪不懈益虔至於斯宮則先皇帝經其始今皇帝發
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
盛矣雖然祖宗所以經萬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
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爲哉蓋出於己若盡
其宜施於人者盡其厚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
極故聲色所嚮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况

於鬼神乎今皇帝仁孝慈明格於上下薄海內外無
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菲食以崇廟
祀率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
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貴胄跂
踵之長不約而咸賓象輿丹甑昭華延喜之珍不求
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侈先烈駐蹕新宮以答神
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
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
傳顧如臣者烏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

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群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
是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咸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
增高廣厚匪以為參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途
則宸風兩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
阿閣石闥維神之居金篋玉策惟神之符崇朝之雲
徧雨天下非神之力孰能為者周高之前視秩上公
至於有唐王爵是崇孰帝其號自我真宗維我真宗
乘時治平橐弓束矢奠枕於京而暘以時百穀用成

航浮索引萬國來廷仁歟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謀
不可殫名天子曰嘻維天賜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
升中告成幽顯來相回輿廟廷以答神貺備物典冊
往崇琬謚揀字衣冠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
成此新宮維今天子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辰龍章
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斯受祉豈惟一方燕及四海
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熙光明德藝日新荒遐慕驚
奔走來臣上帝所佑匪惟爾神俾壽而臧俾昌而熾
俾我子孫永支百世延及動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

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為宋望祀

漢西嶽華山廟碑文

東漢 撰人闕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鎮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坤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也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時咨曰嶽五歲一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崇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殺國亦有事於

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壁曰存憚壁門曰望憚門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於亡新寢用邛虛訖今垣址營屯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軌過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

滅莫能存識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頽問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初祭之祠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斯石垂之於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華陽觸石興雲雨我重桑資糧品物亦相瑤光崇冠二州古曰雞梁焉於岵岐文武克昌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王帛之贊禮與岱亢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 修靈基

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詎其芳遐模山北擎歛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西嶽太華山碑銘 并序 唐元宗御製 張說辭

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陰陽
交暢則品物形矣精氣相射則神祇著矣西嶽太華
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
當七官正位是稱西嶽披圖以察削成而四方信焉
立表以美其高五千仞明焉石壁磔堅而雄疎衆山
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勢威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
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
田之王諒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軒帝遊焉
以會衆神虞舜柴焉以覲群后爰自夏氏迄於隋室
朝廷五姓載歷三千祀典相因舊章未改壇場廟宇
何代不脩一禱三祠無歲而缺所以報生殖事靈神
不有怠也故亦祥休明災淫慝未嘗集也皇天眷祐
警我烈祖奄有萬方逮乎六葉郊天地望山川精意
必達墜典咸甄亦命州將四時告虔加視王秩進號
金天若是何者抑有由焉予小子之生也歲景戌月
仲秋膺少昊之盛德協太華之本命故常寤寐靈嶽
聆靈神交王帛未陳幽贊必先意而啟極醑雖薄景

福果應期而集元感昭賚可一二而道邪記云下有
方士真人金閭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
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僊覲朕學犧文之道
故非斯人之徒憂在至道之不宏不憂富貴之無永
患在蒼生之不理不患年壽之若流以功施四海為
長生以業傳百代為不死焉美置集靈之宮虛望非
福立存仙之殿勞思輕學者哉於戲維嶽配天上弼
予志予欲大康兆人嶽翼予欲定禮衆諸神人嶽聽
予思其維嶽降神生此多士無俾申甫專美于高語
酌古訓心通神境善而不答誠而不應未之有也嶽
其念哉十有一載孟冬之月步自京邑幸于洛師停
鑿廟下清眺仙掌雲拂石牀霓裳可接風迴松嶺仙
駕如聞久勤報德之願未暇封崇之禮遲迴刻石梗
際銘山萬姓瞻予言可復也銘曰
嶢嶢大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峯峻削
嶺峇森集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
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王池神挹
石室僊開海絕瀛洲天遙元圓偉哉此鎮崢嶸中土

鬼神乍遊風雲忽聚高標赫日半壁飛雨自古王者
巡方必至龍駕帝服封天禪地南面會神西后在位
待予治國安人然後徐思其事

北嶽恒山碑銘并序

唐 張嘉貞 文粹

有國者殷薦於天地望秩山川故災沴不生矣有家
者嚴禋于鬼神克諧禮樂故休祐斯應矣由是上下
交泰幽明相協五精同朗辰為永其味醑五鎮俱清
恒為冬其音羽大哉茲嶽殊於衆山嵩華乃踞於近
甸衡岱不踰於方域孰與夫包括綿長經綸中外外
夷有四帛宿主朔則延表以限之中都有五寶符在
代則高褰以臨之其頂也上扶乾門黑帝之宮觀其
足也下接坤軸元神之都府豈止劈冀魏截焉燕拒
洪河撐大海瀕洞合沓半天下之襟帶嵯峨巉巖一
宇內之標格者也故知惟土有精惟山有靈窅窅冥
冥其道至平其德至貞氤氲警目之不覩夫形耳
之不聞夫聲陰陽不測夫奧所以存像設建祠庭矣
稽彼上古泊乎中運五載巡狩百神懷柔皇王令典
以之協祚歷數昌期以之交泰粵自贏漢爰逮周情
匪脩匪虔或僭或侈不動於省者其政缺非美而封
者其事說於戲蹟祭虛陳昭靈罔答更張禮秩固待
雍熙粵若我唐正百王頹教習惟我后揚五聖丕烈

人神允洽動植和暢乃藉比鎮崇南壇碑西嶽泥東岱是用告厥功祇其祠也故穰穰多福獲于彼顯顯衆心侯于此而今猶抗不職已方除辰遘隅於是乎靜兩雪其滂乃屢盈尺稼穡於是豐豐歲已成惟君能事斯北巡之禮胥詠其蘇雖黜輅轡旂未由冬觀而圓珪方璧每自天來或事舉必祈福行宜賽則有公卿而奉告命也或四時薦熟三獻酌洗則有侯牧而奉新章也非夫昭信雄直豈有享於明代哉是以河朔人風潔誠而禱蠶穀者多矣春秋孟冬肅三之日尤劇蘋藻自羞若從官歛樵蘇不禁孰敢私伐益威靈感通以致爾與其淫泊而求者異乎夫道莫先乎真政莫先乎淳參造化以變萬物莫先乎神資皇王以富四海莫先乎人護神莫先乎君公正人莫先乎師長景寅歲乃命菲才謬兼軍郡欽若明詔持兵導俗無敢懈怠名山大川著乎典式靡不加敬於昭神寢于嶽之陽伊嶽致神惟神主嶽高柯古餘幽蔚陰翳俯仰瞻對精鬼肅慕慄然何為故以嗟歎嗟歎之下不足於是詠歌歌以發言言以章德事可追於風

雅詞無隱乎聞見神而聽之頌斯作曰
五宿焚煌風政休咎上經乎乾綱我君順之祚乃久
兮五宗盤薄陰化成敗下彰乎坤絡我君欽之福乃
介兮天平地成神道助貞人事以靈兮皇極帝力神
道助直人事以息兮禎祥日新既祠既禋國力斯春
兮風雨時若是耕是獲家動於作兮至神通兮昭明
協和至道默兮勤敬頌歌大恒如礪明德惟義

南海神廟碑

唐 韓愈 文粹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祀犧幣之數倣而依之所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千里扶胥之口黃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

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事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憾既往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辭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宮齋廬上兩旁風無所蓋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籍遶豆薦擗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恭神不顧享育風恠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祇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內外單畫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冊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後視冊誓群有司曰冊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誦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以弛擢夫奏功雲陰解駁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鳴載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概五鼓既作牽牛正中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職牲肥酒香尊爵淨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祕怪慌惚畢出蜿蜿地地來享飲食闔廟旋鑪祥飈送颿旗纛旋麾飛揚曉鳴鏡鼓嘲轟高管嗽譟武夫奮棹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廟宮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脩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太和釐艾歌咏始公之至盡

除它名之稅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
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費與以節公藏私蓄上下
與足於是免屬州員逋之緡錢十有四萬米三萬二
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
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
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二十
八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者與之
錢財令無失所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
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可謂備至矣咸願刻廟
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之墟祝融之宅即祀于旁帝命南伯吏情不躬
正自今公明用享錫祐我家邦惟明天子惟聖厥使
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宏
俾執事樞公行弗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大唐燕支山神靈濟公祠堂碑

唐 楊 炎 文 粹

西北之巨鎮曰燕支本匈奴王庭昔漢武納渾邪開
右地置武威張掖而山界二郡間連峯委會雲蔚黛
起積高之勢四向千里陽崖有枯朽之材備斲草陰
堅有堅剛之璞化五兵雄人氣雄其畜多馬 得之
以制陰國主天樹周以之興秦以之霸漢得之以斷
右臂抑南牧西距于海北經于河自外而望上也雄
雄乎一氣旁瞻朔鹵前衝塞門與積石來朝崑崙相
負洎步蒼蒼臨峻極則形變六合空同大荒青冥在
混元之中絕壁揭宇宙之外舊史云封祀之山八中
國之外三自夏缺秩莫漢據疆土于時更而王者莫
能配天其意者將續禹之業以俟聖人乎維唐之三
十載貢元化之紀息金華之墟蠢蠢然萃于聖澤
於是左丹穴右崆峒古所未賓咸頓首于路門之外
天子登神宮勒金板將復義于羣嶽告成于旻蒼議
云此山天合氣以正秋方地與神而主戎國俾蚪螭
若為師為旅貔虎若為妾為臣不在于巨靈乎其封

禪為寧濟公錫之鞶帶備厥禮物詔邦牧太子少保
哥舒公卜吉日築靈祠于高麓之陽每歲盛秋以笙
鑪之器鈔金之品率封內以望之索羣神以會之旋
頭弩牙金鼓七校車徒十萬從饗于廟庭大閱于山
外以因天界以崇聖功垂地險以恢遠畧也觀夫叢
巖懸抱煙雨眉宰宮庭晃其角幕林石古而幽陰神
其居之可以禱安靜矣拊空桑變鍾石神其聽之可
以威和衆矣大王通帛熊罴挂漿祭其傾筐米物煌
煌神其歆之可以祚有年矣雖時歲歲日月不老維
靈是與生此熊羆神其薦之可以奉吾君矣於戲陳
信克享正祠幽感宜乎有祈而降有祭而歆龍也無
風雨之愆敵也無氣端之作此神之職又何羞焉而
作頌曰
揭靈山兮天地界勢奔突兮風雲駭峯蹲龍兮入天
門氣變絕兮煙嵐存祐自天兮得終古備華蟲兮駕
朱虎

終南山祠堂碑

唐 柳宗元

貞元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稽人隸勞嘉穀用虞皇帝
使中謁者禱於終南山申命京兆尹韓府君祇飭祀
事致視祠制以為棟宇不稱宜有加飾遂命監厓令
裴均虔承聖謨制祠宇乃徵土工木工石工備器
執用來會祠下斬板榦磬柱礎陶甓甃築垣墉恢度
舊制立三筵六尋既興功元雲觸石霈澤周被植物
擢茂期於豐登神道感而宣靈人心歡而致和嘉氣
充溢井踊布野於是邑令僚吏至於胥徒黃髮耆父
野夫版尹僉曰蓋聞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
域產財用興雲雨攷於祭法宜在祀典惟終南據天
之中在都之南西至於 斜又西至隴首以臨於戎
東至於商顏又東至於太華以距於闕實能作固以
屏王室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璆琳琅玕夏書載
焉紀堂條枚泰風咏焉今其神又能對於禱祀化荒
為穰易沴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禮俾有憑託而宣
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穀則安能發大號尊明靈非
我公勤神奉上則曷能對休命作新廟人事既倘神

明時若豐我公田遂及我私柔盛無虞儲峙用充厥
猷茂哉遂相與東向踴舞拜手稽首頌頌帝力且宣
神德永著終古辭曰

皇帝垂德制定統極神道泰寧祀典脩飾穰祈崇雩
皆有準程顧惟終南祠位庫陋不稱顯名爰降制誥
充大厥宇啓寤誠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獲此利貞
篤災愆陽化為豐穰實我案盛人賴蓄給鼓腹而歌
以樂其生巍巍靈山興利產財作固鎬京擁其嘉休
眷祐於人永宅厥靈奕奕新廟整頓端莊神位密清
後祀承則潔心勤禮肅惕此精邑吏耆夫銘背觀齒
願垂表經頌宣聖德篆刻堅石永世飛聲

嵩山啟母廟碑并序

唐 崔

融 文粹

臣聞天地生成其法自然之謂道陰陽鼓舞其功不
測之謂神然則物或類感事因通變乾揲傾而三光
北馳坤輿缺而北川東瀉河淪越雋有郡邑之為魚
水陷歷陽有吏人之化鼉訪遺蹤于女峽風雨蕭條
微住事于姑泉弦歌響亮盈虛靡定合散焉常不知
誰子既老氏之多惜忽然為人寧賈生之足辨仰觀
俯察裁識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未窮死生之說得于
道而失于道義有必然出于幾而入于幾理無或廢
知變化者其知神之所為乎臣謹按啟母廟者蓋夏
后啟之母也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厥後相傳
或為開母而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高記並不尋
避諱之旨以為陽翟婦人事不經見諒無所取舉若
王斗旋璣李母之居鄰北極金臺石室王母之宅在
西山氣為母則群物以萌月為母則容光必照坤為
母則上下交泰后為母則邦家有成故華胥履跡而
雄氏孕女登感神而炎運作星流華渚而白帝生月
貫幽房而黑精降明明有夏穆穆塗山子娶于度土

之辰女婚于台桑之地搜奇帝紀識異歸藏束生發
蒙而有迷韓子稱賢而不朽漢臣之筆墨泉海陳其
今名秦相之一字千金叙其嘉應士歌南國徒問侯
禹之詞石破北方終見生余之兆則郭璞所謂陽城
西啟母石李彤所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微
鴻烈之言無莫者矣昔者鸞川之上母變空桑豚水
之濱男生破竹美人之缸名蟠螭仙婦之月作蟾蜍
精衛銜水而償冤女尸化草而成墳山崩蜀道堊侯
婦而無歸石立武昌亭望夫而不及論乎誕載群下
莫尊于帝王語乎遷易凡百無聞于感致美矣哉不
可得而稱也大唐草去故畧取新與運而生繼天而
作握乾元而造物海內知春閭混沌而為家域中元
外天皇膺歷教順謳歌金匱玉版服皇王之能事衛
室廟堂承祖宗之茂烈垂衣裳而作元后端拱北辰
負黼宸而朝諸侯嚮明南面周和赫赫其道洽于成
康漢室巍巍其化鍾于文景東漸西被遠安邇肅海
三年而無波雲連月而不散天瑞降地符昇靈鳳五
文歲時來苑囿神龍八卦昏旦游池沼禮云乎哉无

取于周旋揖讓衆之謂也必在于移風易俗司祿益
富家國于是乎有餘司命益年臣人于是乎不夭明
王三懼未嘗遺戒慎之心天子四鄰莫能展弭諧之
用家安其業但聽于鄰難人得其和遂同于野鹿表
識記秦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昌云尚也登泰山禪
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何以加乎且夫窮聖神備道
德滋萌元氣開闢太初斯乃天皇氏之所以應乎天
也依土地明神靈駕六羽而上騰度九州而下濟斯
乃人皇氏之所以順乎人也造書契教畋漁合五緯
而第四時登九天而類萬物斯乃犧皇氏之所以制
人法也務播殖該變通嘗藥以救兆人聚貨而交天
下斯乃農皇氏之所以興人利也振菱鼓載龍旗天
則元女授符帝則黃神降斗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除
人害也均度量正都邑挹秋令于金天分瑞官于鳳
紀斯乃帝昊氏之所以為人極也絜祭祀義鬼神履
時以象天養財以任地斯乃帝項氏之所以為人教
也秋乘馬春乘龍順三辰而天道平建五正而人事
理斯乃帝辛氏之所以為人政也明如日晦如陰人

无識其名帝何力于我斯乃帝堯氏之所以昭君德也聞一善舉八才帝唱動而爛星雲天歌發而踏鳥獸斯乃帝舜氏之所以章后功也夫三統者道之大五行者生之宗三皇法之而列五帝則之而序道以三興德以五立非天下之至聖孰能兼於此乎而猶雖休勿休損之又損下明詔發德音尊天而重人省方而巡狩舉星畢曳雲指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驚襄城天迴而地游雲各而霧香周穆王來遊太室先微夏啟之居漢武帝有事蒿邱即訪如開之石徒觀其丹青歲古霜露年侵聖情有勝興言改葺其山則古文之外方其地則新邑之中土銘壇邇迤斜分玉女之臺碑闕相望近對石人之廟金草生而五色貝樹長而三花紫雲合階于溪澗白霧氛氲于巖嶺考之易林信惟神明所伏求之遁甲固以威靈肅然夫其命有司乘務隙因高背下察隱嶠之餘基審日觀星揆摧殘之落構周官置泉即匠揮斤異態神行全模化造紅葩奪日飛累樹于山間綺綴衝風架迴廊于水末仙人在棟神女靈窓周施玳

瑁之椽偏覆琉璃之瓦赤玉為階梵黃金作門闕山如白岸樹似青溪羞溢藻于前庭藉生芻于後徑蘭香夾水居然洗沐之資竹帚臨風自隔葦塵之境夢臺雲兩宋王對而先驚楚壁山川屈原書而幾倦壽宮檐兮不擾象設安兮逾肅霜羅曳曳雲錦披披駕鸞褥兮翳翠幃白羽扇兮青絲履垂玉鸞之佩若往而若還戴金雀之釵不長而不短其居處也瞬瞬昧昧陰開陽開其被服也煌煌熒熒霞駁雲蔚粲則麟胎鳳卵烝蕙燃蕙餌膳則水蜜金膏玉漿瓊酒當是時也合五嶽訊九魁還太陰命元闕馮夷鳴鼓女媧清歌左蒼龍兮吹簾右白虎兮鉅瑟金真拂座玉女焚香肅肅習習天媛來風雨霏霏神姬下霜雪孔雀飛而儀鳳舞弄玉邀歡輶車合而羅綺陳智瓊陪宴麻姑服道變海水而來遊織婦希風填河津而下謁洛妃綽約江妃繇彤元女以明月為珠素女以積雲作髻九天真女八極夫人畢集于茲矣青霞衣兮翠雲裘靈連蜷兮既留車迴風兮馬飛電視倏忽兮無見昔者濟陰山下降充母之精靈湘川水曲

晉舜妃之響像遠壇或在徒間分福之名棟宇不脩
誰辨安歌之處豈知夫三仙福地百姓尊祠按王著
之都畿當聖人之順動犧牲王帛可以洽氣和神幼
婦外孫可以披文相質虔奉綸旨式陳壯觀雖周人
作詩自得后妃之美而魏臣獻賦終慙神女之工敢
作銘曰

九州地險五嶽天中蛟龍洞穴日月仙宮蓄洩雲霧
震蕩雲風笙歌近接鍾鼓遙通一昔在焉帝洪泉未
震昏墊下人汎濫中國於錄大禹顯允天德龍畫旁

分螺書偏刻其佩文北海省土南方還從碣石更下

台桑子娶有禮我都攸昌八年不顧四載維荒其宛

委既登輟轅佇鑒家室誤往熊羆方作天道幽秘生

涯糾錯其化則遷其靈是託其安子之館仙女之臺

物類通感精魂去來巫山廟立漢水祠開壇壝歲古

棟宇年推其皇矣大唐麗哉神聖膺圖受籙體元居

正赫赫高祖天有成命明明太宗于茲為盛其重光

累洽下武詞文員辰而化垂衣而君三靈矜鑒六氣

氤氲魚鼈成若雞犬相聞其重譯請命殊方稟朔化

及中孚風移大朴天秩百禮人和萬衆汾水可遊峴

山何遄其隨巢舊說夏啟遠居盛德不泯嘉聲在諸

周王轉運漢帝迴輿聿懷降鑒其祀如初其虞衡掌

水班倭葺宇其豎梅梁龍盤柱柱草積庭院水周堂蕪

石室置傳軒宮為輔其珠簾洞卷玉座含清金翠玃

璫羅鼓輕明儀形若動侍衛疑生依佈有物悄恍無

聲其十帝子湘川天孫漢曲翩翩縹緲躊躇踟躕神

女美珠靈妃啟玉條來忽往星繁電燭其十壯矣麗

矣神之聽之聰明是屬景福無欺夫人立館幼婦鵲

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其十

辭巍巍皇室萬萬餘基其十

火室山少燒廟碑銘 并序 唐 楊 炯 文 粹

臣聞崑崙西北之天門也則五帝處其陽陸三皇居其正地太山東南之日觀也則秦皇刻其石銘漢帝深其玉策故知建都邑正方位畫崇墉刻清池必憑天地之險然後四海為家擁神休尊明號協時月同量衡必致山川之祠然後群神受職火室山者山藏之神秀也憑河圖而括地用遁甲而開山發揮宇宙之精噴薄陰陽之氣壁立而千仞削成而四方北臨恒碣猶如聚米南望荆衡繞同覆篑共工觸皇天之八

柱未足擬議龍伯酌溟海之三山無階響像考於舍神紐白玉猶存驗於山海經黃花不落其名有序則太室西偏其位可知則嵩高佐命若乃乾坤之所合雷雨之所交仰履七星之野俯鎮三河之曲朝市臨於域中樞機正於天下六合交會於是乎有天帝之下都九州名山於是乎有靈仙之窟宅臣謹按少燒廟者則漢書地理志崇高山室之廟也其神為婦人像者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昔者生於石紐水土所以致其功娶於塗山室家所以成其德后

宗之位象南宮之一星外戚之班比西京之列傳惟幾不測其道無方騁神變而揮霍降精靈而盼嬖亦猶將侯三妹青溪之軌跡可尋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何止祠稱丁婦朝號滕姑少女宅於西宮夫人館於南嶽山臨白岸空聞石室之靈浦對青崖獨有金臺之異若斯而已矣時更魏晉歷數周隋四望於是莫修八神以之無主炎涼代序寧觀俎豆之容霜露霑衣非復弦歌之地國家秉天造之草昧屬人謀之與能奄有大寶遂登神器天地水火之無象

則女媧氏補之於是乎鍊其五石東西南北之失位則神農氏立之於是乎甄其四海天皇貴與天乎合德富與地乎泮資窮變化之理盡神明之數伏羲畫卦唯觀鳥獸之文黃帝垂衣蓋取乾坤之象利兼於成器功周於備物瑤臺美化闡邦國之風猷銀榜嘉聲茂后親之典禮稱才子者八族則叔獻季狸有亂臣者十人則太顛閼天若夫圓卽方澤所以饗天神地祇復廟重櫛所以序文昭武穆命秩宗之位分太宰之官考虞夏之質文定殷周之損益其大禮有如

此者高陽有飛龍之樂始會八風帝舜有儀鳳之音
初調九奏后夔典其教制氏辨其聲鐘磬竽瑟致其
和尊卑長幼成其序其廣樂有如此者大徵營室明
堂布政之宮白獸蒼龍象魏懸書之法下應猶草王
言如綏北辰而拱衆星南面而朝天下其爲政有如
此者紂萬民者施以八刑詰四方者戒之三典畫衣
不犯載酒無冤免禽獸於網羅納寰瀛於軌軌其恤
刑有如此者周人之養國光始闢西膠漢氏之召諸
生初開太學辟廋所以行其禮泮宮所以班其政童
子六尺羞稱霸后之臣冠者六人唯述明王之道其
文德有如此者涼風至司馬於是乎陳矣太白高將
軍於是乎宜戰乘斗杓而誓旅出星門而拔鉞莊周
稱天子之劔舉之樓之呂望言聖人之兵如風如雨
其武功有如此者稽其殷令有文犀利劔之效珍考
其周書有諸白乘黃之勢力東漸西被南馳北走虞
敷之窮觀六合不出於城隍陶侃之飛入八門未遊
於宮室其疆理有如此者察墟磯而乎大運天迴地
游吹玉律而部人時陽動陰靜煙雲蕭索而合彩日

月淑清而啟旦豈直鳳巢阿閣入軒后之圖書魚躍
中舟稱武王之事業其休徵有如此者然則囊括混
沌發揮生靈大廈不足使駉乘驪連不足使扶穀可
以會玉帛可以答靈祇行聖人之大孝既郊祀而宗
祀昭帝王之盛節亦因天而事天猶復下聽與人旁
求故實以爲唐堯五載無聞太室之儀殷帝八遷未
卜王城之地是用陳圭置鼎建周后之祠都詔蹕鳴
鑾巡漢皇之中藏榮感先列招搖在上隱天而動地
欽野而散山挂旗則日月運行鐘鼓則雷風相薄道
伊闕捷銀轅怡然長望邈乎周覽壯靈山之雲雨仍
求載祀之經對閑寢之坤壝思秩無文之禮於是降
天渙命司存因其舊跡葺其新廟詳費務議工徒下
麗蜀之名材致荆藍之寶玉易者言乎悅使民忘其
勞詩者歌乎子來成之不日東西轆轤南北崢嶸
栖分雲楣光耀耀兮奪目桂棟兮蘭櫨氣氤氳兮襲
人皎月登於約䟽奔星下於閨闥珠簾玳瑁上高閣
而三休金柱銀樞出長廊而中宿窮山海之環寶盡
人神之壯麗豈止河庭貝闕俯瞰馮夷之都洛水瑤

壇旁臨處妃之館爾其巖嶂重複岡巒左右青霞起而照天白霧生而布地餘其隱嶙仍知萬歲之亭古木摧殘尚辨三花之樹明公舊祀棟宇甚荒仙女層臺風煙爛漫軒轅之訪大隗先求牧馬之童太一之徵少君直下乘龍之使夫峻極也天帝因而會昌夫降神也景福由其興作於是乎昭之以明德聽之以和聲可以羞澗溪沿洑之毛可以奠潢汙行潦之水聰明正直惟鬼神而有知玉帛犧牲實陳言而無愧曰之吉靈之來規焉旌兮翠爲蓋雷爲車兮電爲策鼓之以南箕風嫋嫋而先路潤之以西畢雨冥冥而灑道其始至也若海靜山空瞳瞳耀耀照白日於扶桑之東其少進也若移星轉漢粲粲爛爛吐明月於瀛洲之半佩珠璣而玊璫襲羅縠而飄飄建晨嬰之寶冠踐遠遊之文履命儔兮嘯侶徙倚兮徘徊群仙畢集衆靈咸至有西華之紫妃有中黃之素女華山之明星遠燭陽臺之下暮雨潛通或瓊室以飛霞或銀臺而薦樂天孫忽降雙停支石之機神女相歡即起投壺之電左侍右衛則甲申之瓊室乙己之蘭

蕭妍倡妙妓則憑悅之清歌幽靈之鼓瑟樂章既闋禮容斯備迴風兮雲旗入不言兮出不辭荷衣兮蕙帶倏而來兮忽而逝惟神享德降百福而無疆惟獻配天視三公而有典昔者夏后氏之秉四方仍開宛委之圖周穆王之御八龍猶紀春山之石況乎上照下漏天平地成人主宅中旁羅於宇殿山靈顯位密通於神州豈使命德不傳頌聲無紀由是三天降策有南霍之叔儲八丈騰路有西王之服道魏國鐘繇之字唯勒歲年晋家張載之文遂承明詔其詞曰上帝有命皇天無親樹之元后以牧蒸人光宅六合懷柔百神德成郊祀禮備宗禋其軒稱配永崐嶠帝出克號則天汾陽詔蹕觀人設教協時同律有感必通無文咸秩其皇家啟聖受命於天上鍊五石旁疏九川開階運斗宅海乘乾王母益地周公卜年其天子建德重規疊矩聖敬日濟宗文祖武範圍三極和平萬寓率由舊章粵若孔古嘏珥宮夜啟銀榜朝開德象陰月聲符震雷山河翼戴星緯鹽梅能事畢矣乾元大哉其化定制禮功成作樂日月旂常夏殷正

朔德澤天外文明地角氣白星黃風搖露濁

其六兩京

幾旬五載巡遊驅馳太一部列蚩尤將見大隗曼尋

許由迴驚踟躕寓目周流

其七

鬱鬱靈巖巖巖積石直

上五千去天三百帝休非遠真經可觀石室徘徊瓊

膏滴瀝

其八

山惟地德神即陰靈瑤姬逐雨玉女隨星

陰陽不測黍稷非馨倏忽年代荒蕪廟庭

其九

旁求祀

典載垂天渙始詔林衡俄成壯觀紫稅星躔丹梁霞

煥似對青溪如遊白岸

其十

文狸赤豹電策雷車隱隱

中道旬旬太虛遂停龍駕永託神居天迴地上霧歇

雲除

其十一

衆靈賾易羣仙容與衡轂夫人漢濱游女

洛川解佩天河弄杼顧慕招攜續紛儔侶同氣同聲

曼曼語

其十二

於以採蘋南澗之濱於以採藻於彼

行潦日吉兮辰良浴蘭湯兮沐芳揚杓兮拊鼓奠桂

酒兮椒漿神其萃止降福穰穰

其十三

澶州靈津廟碑

宋 孫洙

熙寧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濁流洶湧初懷孟津
浮梁又北注汲縣南泛昨城水行地上高出民屋東
即左右地最迫隘土尤疏惡七日乙丑遂大決於曹
村下歸先足積年稍背去吏情不度捷積不厚主者
又多以護埽率給他復在者十纔一二事失備豫不
復可補塞隄南之地斗絕三丈水如覆盎破岳從空
而下壬申澶淵以河絕流聞河既盡徙而南廣深莫
測折岸東匯於梁山張澤潏然後派別爲二一合南
清河以入於淮一合北清河以入於海大川既盈小
川皆潰積潦猥集鴻洞爲一凡灌郡縣九十五而濮
齊鄆徐四州爲尤甚壞官亭民舍鉅數萬水所居地
爲田三十萬頃天子哀憫元元爲之旰食初遣公府
掾往俾之循視又遣御史往委之經制虛倉廩開府
庫以振救之徙民所過無得呵吏謹視遇不使失職
假官地予民使之耕而民不至於太轉徙質私牛於
官貸之牛而牛不至於盡殺食其蠲除約省勞來安
集凡以除民疾苦其事又數十然後人得不陷於死

亡矣天子乃與公卿大議塞河初獻計者有欲因其南潰順水所趨築爲堤河踰於淮海天子按圖書準地形覽山川視水勢以爲河所泛溢綿地數州其利與害可不熟計今乃欲捐置舊道創立新防棄已成而就難冀憚暫費而甘長勞夷大險絕地利使東土之民爲魚鼈食謂百姓何國家之事固有費而不可省勞而不獲已者也天贊聖意聖與神謀詔以明年春作始修塞乃命都水吏考事期審功用計徒庸程畚築峙餼糧伐薪石異時治河皆戶調健民多賤鬻

貨產巧爲逃匿上慮人習舊常而昏動以浮言也先期戒轉運使用諭所部告之以材出於公秋毫不以煩民然後民得安堵矣物或闕供皆厚價和市材須徙運皆官給餽費唯是丁夫古必出於民者乃賦諸九路而以道理爲之節適凡郡去河頗遠者皆免其自行而聽使輸賤以碩更則衆雖費可不至於甚病而役雖勞可不至於甚疲矣材既告備矣工既告聚矣明年立號元豐天子遣官以牲玉祭於河而以閏正月丙戌首事乃河盛決時廣六百步既更冬春益

侈於兩決之間遂踰千步始於東西發爲限以障水又於旁側開爲河以脫水流渠爲鵝距以醜水橫水爲鵝牙以約水然後河稍就道而人得養功矣既左右限疆而下方益傷矣初汜河深得一丈八尺白水深至百一十尺奔流悍甚薪且不屬士吏失色主者多病置聞請調急夫盡徵諸婦之儲以佐其乏天子不得已爲調於旁近郡俾得蠲來歲春夫以紓民又以廣固壯城率數千人往舂命悉發近婦積貯而又所蓄薦食葉數十萬以赴之詔初責塞河吏於是人

益竭作吏亦畢力俯瞰回淵重輝九埽而夾下之四月丙寅河槽合水勢頗却而埽下湫流尚馱隄若浮寓波上萬衆環視莫知所爲先是運使創立新意制爲橫埽之法以遏絕南流至於天子猶以爲意屢出細札宣示方畧加精致誠潛爲公禱祥應感發若有靈契五月丙戌朔新隄忽自定武還北流奏至羣臣入賀告類郊廟勞饗官師遂大慶賜自督帥而下至於勤事小吏頒器幣各有差第功爲三品各以次增秩焉濮齊鄆徐四州守臣以立限救水城得不沒皆

賜璽加獎吏率自下捷至竣事而歸凡特支庫錢者
四初天子聞徒之遺屬者連遣太監十數輩往救治
之以車載藥而行春尚寒賜以襦袍天初暑給以蓑
笠人悅致力用忘其勞於是又命籍其物故者厚以
分卹其家逃亡者聽自出以貫編戶乘急出夫者蠲
春徭一歲有半仁沾而恩洽矣自役興至於湜合爲
日一百有九丁三萬官健作者無慮十萬人材以數
計之爲一千二百八十九萬費錢米合三十萬限百
一十有四里詔名婦曰靈平立廟曰靈澤歸功於神

也方天子憂婦於合未固永道內訌上下惴恐俄有
赤地游於埽上吏置她於盆祝而放之她亡而河
塞天子聞而異之命褒神以顯號而頌於祠官曲加
禮焉有詔臣洙作爲廟碑以明著神貺臣洙竊迹漢
唐而下河決常在於曹衛之域而列聖以來泛漚淵
爲尤數難時異患殊而成功則一然必曠歲歷年窮
力殫費而後僅有克濟固未有洪流橫潰經費移徙
不踰二年一舉而能塞者也何則孝武執子甚可患
也考今所決適且其地而害又逾於此焉然宣房之

塞遠逾三十年費累億萬計乃至於天子親臨沈玉
從官咸使負薪作爲歌詩深自鬱悼其爲艱久亦已
甚矣視往按今則知聖功博闊遠古未有也嗚呼
河之爲利害大矣功定事立夫豈易然哉主吏誠能
撥明詔規永圖不苟務裁費徑使以日爲功而使官
無曠職卒無乏事繕治廢隄常若水至庶幾河定民
安無決溢之患矣臣洙既奉詔爲廟金石刻因得述
明天子所以禦災捍患計深慮遠獨得於聖心而成
足殊尤絕遠遂及治河曲折在官調度與夫大小獻

力內外協心慨見其力使後世有考焉臣洙謹拜手
稽首而獻文曰
渾渾河源導自積石逆折而

東以輒羨溢雖古神高行水地中頃則所適不爲防
庸降及戰國瀕齊趙魏陂障以流與水爭地醜爲之
渠利用灌溉水無所由因數爲敗由漢迄今千三百
歲出地而行患又滋大明明天子續充禹服恩均蠻
貊澤潤艸木丁巳孟秋淫雨漏河河徙而南千里濤
波天子曰咨水實微予勤民之力其得已乎申命郎
司鳩材庀工上志先定庶言則同人樂輸費吏罔道

力聖誠感通河即順塞鉅野既瀦淮泗既道川無狂
瀾民得烝罩東土其乂徐方復寧芒芒原隰既夷且
平水所漸地更爲沃野人恣田牧施及牛馬三寧士
女相與歌呼徵我聖功人其爲魚四郡守臣舜跖上
章徵我聖功城其爲隍帝鑿山川魚獸咸若萬方歸
之如水赴壑凡厥士吏迨及庶民其謹護視烝徒孔
勤維是湯河作固京室在廷靡思聖獨前識九類攸
叙六府允修玉帛自出羣被海遐歸惠爾神落此新
廟春秋承祀以祈靈保臣洙作頌本原休功刻是樂

石德之無窮

野廟碑

唐 陸龜蒙 文粹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空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
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
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余
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叱竭其力
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甌粵間好事鬼山椒水濱
多淫祀其廟貌有雄而毅黜而頑者則曰將軍有溫
而愿哲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
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敬之以庭堂峻之以
階級左右老木檟植森拱蘿蔭翳於上鵠鴟室其間
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叱佈之大者椎牛次者
擊豕小不下犬鷄魚葷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可也
缺於神不可也一朝憊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悵悵
然疾病死喪叱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悉歸
之於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戾乎神
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爲
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頑者有之溫愿而
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聆範口梁肉載車馬擁

徒隸者皆是也。鮮民之懸清民之賜未嘗貯於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曰懈怠。則發悍吏肆刑。毆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爲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爲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徊繞怯顛。躑躅竄路。乞爲囚。鹵之不服。此乃繆弁言語之土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爲詩以亂其末。

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習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頌頌酒牲。甚微神之享也。

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虞帝廟碑

唐 張

謂文粹

堯有天下七十載。將遜於位。久難其人。伯也許由。全其節。而固讓。義仲。蘇叔審其才。而固辭。帝德合於天。天命歸於帝。帝盡善也。我其試哉。由是賓于四門。納于百揆。星辰合度。雷雨不迷。堯之二女。釐降于內。堯之九男。服勤于外。受昭華之玉。允洽人神。泥封祀之。金大報天地五臣。皆進明賞也。四族咸黜。明刑也。先質後文。敦俗也。貴德尚齒。優賢也。于斯之時。君明於上。人化於下。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衆乎咸。

原缺

論高視前古大考羣雄猥以漢魏之間輟同堯舜之
際此河伯不知於海若盜跖自方於仲尼也古人云
堯以義終舜以勤死稽諸祀典永為世教游夏之徒
豈誣也哉稱禹見囚小儒之虛誕為禹所放曲士之
穿鑿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九疑北麓三湘南涯帝之
遺廟存焉地僻易蕪徒生荆棘水深難涉誰薦蘋蘩
先聖不祀後賢之過攝郤陽令前監察御史宇文宣
大樹風教小康黎元相罔密移棟宇前豁林莽得爽
愷之地焉下指城隅見祈禱之人焉如或宣室言微

勒文於元石

闕宮靈降城英迹侍稷契旁趨則歌南風覲東后朝
衆聖會羣臣則知湯武不敢升堂自愧於廊廡之下
高先不敢及戶退慚于閭闔之外成康文景帝所識
焉謂也無孔氏之祖述有顏子之希慕作頌於清芬
其銘曰系自顓頊家于勾芒大口奇表重瞳異相俗
變山中風移河上其器不祿其人皆讓二年成邑三
年成郡惟彼陶唐禪于有虞域中交泰天下昭蘇彩
鳳聽樂黃龍負圖其德難名元功不宰脫屣城闕遺

形江海陵廟有依山川無改象耕耒輟鳥耘猶在記
此巖阿神心若何蒸嘗昔少俎豆今多百越迢遙九
疑嵯峨湘雲古色楚水新波庭蘿松桂森若容衛檐
度風飈宛如簫韶黎庶以寧陰陽以調憑茲聖靈祚
我皇朝

楚相孫叔敖碑

漢 關 名

楚相孫君諱鏡字叔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
楚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純靈之精
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枝首地對其母
泣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枝首地者死今日見
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殺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空復
令他人見之死為因埋掩其荆古形母曰若無憂焉
其陰德元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
道考天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于山殖物于藪宣導

山谷波障源淥古泉溉灌沃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

鍾天地之美收通作九罍古澤之利以懸潤國家家

富人喜優即瞻樂業試序在朝野無螟蠹豐年蕃

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四民美好從容中節高相改

幣一朝而化其憂國忘私乘焉三季不別北壯繼高

陽重黎五舉子文之統其忠信廉勇禮樂文章執儀

同制其富國充民明天時盡地力廷堅禹稷不能踰

也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于沒齒而

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若矢去

不善如絕絃辟患害于無刑古形微節高義敦良奇

介自曹穢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驂也生于季末

仕于靈王立涸濁而澄清處幽暗而照明其遺武餘

典恨不與歲皇帝代同世世為列即國在朝廷

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病甚臨卒將無

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故楚之樂長

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幸莊王置

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高歌曲

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

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

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提首王王心感動

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來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

命如楚不亡七臣社稷焉即圖而欲有賞必于潘國

下濕境垠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三九無嗣

國絕祀廢固始令段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

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春秋丞嘗明神報祚即歲還

長饒太守及期思縣宰段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
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遵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
五典興通攷稽祭祠祇肅神明臨縣一載志在惠廉
粹枯粟乏愛育黎蒸討掃醜類鰥寡是矜杜偽養善
是忠表仁感想孫君延發嘉訓興祀立壇勤勤愛敬
念意自然刻石銘碑千載表績萬古標記福祐期思
縣興士熾孫氏蒙恩漢廷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

許由先生廟碣

唐 楊 植 文粹

堯之聰明猶先生成堯之至理猶先生始堯不以天
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
堯之道何尊是知天地間堯而許之日而月之生人
已來避讓之大未有如先生者也若非錙銖九有亢
極一夫安能以巖澤枯槁之姿下聖文神武之德則
知丹朱得堯之體而遺堯之性先生得堯之性而遺
堯之名是得之者守之不足遺之者宰之有餘天用
先生批糠帝王宰罷六合欲先生躬戴清規首出萬
古偕賊為臣之道拜先生廟者得不戒之哉使湯之
智讀先生書夏祀不夷也使發之聖得先生夢商廟
不墟也然湯武聖人之用也先生聖人之繫也于亂
則吾用于治則吾繫二者聖人經時之大柄使湯武
逢堯舜是必韜用而光繫矣先生逢桀紂是必捨繫
而趨用矣則聖道變化豈有殊耶故喜為雲霞怒為
雷雨先生神也生為春夏殺為秋冬先生功也結為
山嶽融為川瀆先生壽也星羅月帳巖壑聲靜先生
宅也聖人無為金玉在璞先生富也功而不宰人文

化成先生道也休光烈儀仰道垂師先生文也天機
自繁雖死不棄先生武也噫先生所謂稟天之德合
地之式居天地中立帝王則噫先生所謂往矣誰能
宗見寥廓但冀穎之上惟餘清風噫先生所謂為聖
人之大標天地之外揖堯謝舜疇為吾輩我來獨尋
清穠意深再拜刻石取文于心

張韓公廟碑

唐 李 華 文粹

唐之元老有大庇於生人曰韓公張仁愿盡力大朝
位尊將相三城立廟軍帥乞靈則祠之天寶季歲華
奉使朔方展敬祠下式瞻風采像與神合沉沉如生
嗚呼生以功為臣歿以靈為神神乎宜奉公總戎強
外懸衡審政拒隴循河綿亘萬里堅城雄防扞蔽三
輔介冑之士垂十萬人瞻我麾節以為進退先是哭
厥祀塞乘勝入朔方遊騎至安定官軍不到經略失
守乃驅監牧之隸北還存廬帳進圍聚邑鳴弓躍
馬規復漠南邇人搢心元聖軫念節將更至咸以為
請縉紳獻議則以和親為便中宗未之許也初以公
耄老且重煩之及卜帥於太宮之庭唯公之吉至尊
親臨前殿授以兵符公承命徂征北蕃逆駭記所謂
君子有其時有其命公得其二而伸其一者也公忠
貫神明慮機造化鎮以長寐須其奸謀一麾偏師屠
名王復喪馬奪輦拂雲維而城之並阿之河列築三
鎮將精士銳談笑就役匈奴莫敢南視雷哭而遁老
幼望公以相震怖不然則乘冰轉鬪無日無之既而

據河山翫其動靜納行旅歸之衽席憑牆而望匹馬
單兵不匿形影由是械手足而剗腹心朝廷無草
竊之虞天下咸征役之半矣詩云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公之謂也帳下之屬尚
有存者曰公號令素嚴人無違禁自將吏騎卒咸有
旗表節不常出出則賞罰隨之賞無非功罰無非罪
上流而下競心行而事從謀全功成由此術也三城
既就刊木標櫓記之種落刻其降年後皆如之豈挺
生上將之龜策也奇鑒先物之然也夫鳥獸草木出
其倫輩猶或利害憑焉況殊績功勛終始天地翼輔
先聖寵綏元元有茅社之尊符節之重後奉者果一
勝遂一謀庸非明神幽贊之効雖有吉甫薄伐至於
太原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傳稱齊桓伐戎攘翟以其
病燕戒衛親緡和我翟合諸侯從古及今以為大功
其餘秦恬漢青之倫終邱垤耳尚或笙頌騶之簡冊
貴之况忠武卓異屢履今昔而詠歌無之非古也竊
感趙孟懷隨武之德寤寐永嘆奉銘神宮其文曰
赫爾韓公司武有經受命北伐渠魁就刑敢或不順

鼓行風霆崇岱壓邠滄波灌瑩沉泉雷動機發冥冥
功奮三城人謠億齡謀出先後構危於寧張天之威
恢廟之靈北翟頓顙山戎來庭萬里覆析綠河罷局
趨拜故祠德謝惟馨翔野何有羣山青青感激遺風
徘徊涕零吾誰與歸式薦斯銘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唐 裴 度 文粹

及嘗讀舊史詳求往昔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
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
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牘大名蓋天地不
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遂取威定霸者求賢如
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
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荆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洵乎三顧而許以驅馳
一言而定其機勢于是翼扶劉氏續承舊服結吳抗

魏擁蜀稱漢刑政達于荒外道化行于域中誰謂阻
深殿為強國誰為達脫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
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
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啟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
足而不自 我以生于戈動而不自殘人以逞其底
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攝諸夏也不敢
負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于人而雖從死而無
怨德及于人也雖喪業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
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

頃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
此皆以變詐之略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
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
德以吞宇宙不躡武以爭尋常反出斜谷據武公
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
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
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
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道冠
生知易以臻于此乎故元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曰魚
之有水仲達嘉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述
其行事度其遠心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
志願未果元和三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與區寇亂
餘孽罷畔未息汚俗未清報我股肱為之父母乃詔
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藩
服乃理將明帝道取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滋殖府
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餘地則諸葛
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代而同塵矣度謬
以庸薄獲奉管記隨旌旄而爰止望祠宇而脩謁有

儀可象以赫厥靈雖熾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
拳拳一善或師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在
之數終古不紀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
必拜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
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千楹煦煦如春化人如神
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敷渭濱攝跡畏威
雜居懷仁中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
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

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
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
亦皆然矣嗚呼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嗟嚴立咸受
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剪駢邑斯奪縣是
而言殊途共轍本于忠恕孰不感悅苟非誠懇徒云
固結古栢森森遺廟之見不珍禮祀以迄于今靡不
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
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德音

殷太師比干碑

唐 李 翰 文粹

太宗文皇帝既一海內明君臣之意貞觀十九年東
征巢夷師次殷墟乃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為太師
謚曰忠烈公遣大臣持節吊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
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故比
干之忠益彰臣子得以述其志也昔商王受毒痛于
四海德悖于三正肆厥淫虐下罔敢諫於是微子去
之箕子囚之而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得
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之是輕其生非孝也得其死
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王之叔父親莫至焉國之
元臣位莫崇焉崇高不可以觀其危親昵不可以忘
其祖則我成湯之業將墜於泉商王之命將絕於天
整扶其顛遂諫而死剖心非痛殷亡是痛公之忠烈
也其若是乎故能獨立危邦橫抗興運固武以三分
之業有諸侯之師資十亂之謀總一心之衆當公之
存也則載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觀于盟津公存而
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所繫豈不重歟且聖人立教
懲惡勸善而已矣人倫大統父子君臣而已矣太師

存則正其統歿則垂其教奮乎千古之上行乎百王之末俾夫淫者懼佞者慚庸者思忠者勸其為式也不亦大哉而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嘗敢牘之曰存其身存其祀亦仁也亡其身亡其國亦仁也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焉寢生者貶死者宴安之人將寘力焉故同歸諸仁各順其志殊途而一揆異行而齊致俾後之人優柔而自得焉蓋春秋微婉之義也必將建皇極叙彝倫宏在三之規垂不二之訓以昭於世則夫人臣者既移孝於親而致之於君焉有聞親失而不爭親親危而不救從容安地而稱得禮甚不然矣夫孝於其親者人之親皆願其為子忠於其君者人之君皆欲其為臣故歷代帝王莫不旌顯周武下車而封其墓魏氏南遷而創其祠我太宗有天下裡百神而盛其禮追贈太師謚曰忠烈申命郡縣封墓葺祠置守塚五家以少牢時享著于甲令刻于金石於歲哀傷列辟主食舊封德為神明秩視羣望身戚而名益大世絕而祀愈長然後知忠烈之道其感激天人深矣天寶十祀余討于衛拜

乎祠堂魄感精動而廟在隣邑官非執閭刊石銘美以志丕烈詞曰縻軀非仁蹈難非智死于其死然後為義忠無二體烈有餘氣正直聰明至今猶視咨爾來代為臣不易

黃陵廟碑

唐韓愈文粹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新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晋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元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為君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帝陟方乃死孔安國謂舜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記年帝王之後皆曰陟陟升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

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殁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死謂舜死葬蒼梧于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死者皆不可信也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宜常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實南海之揭揚瀾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荻州願易廟之地墻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愉故善因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篆其事俾刻之

衡州徐偃王廟碑

唐韓愈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

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北走彭城武源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盟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茲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衡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

龍邱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斫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楊二州間即其居置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于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邱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痛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楠赤白彫剝不治圖像之威黜昧就滅藩援級夷庭木瓦欹折

眦目慢祥慶弗下州之羣吏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于廟宗卿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社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饒之于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餘秦鬼父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于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厯短詈長有不償止課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

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
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
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
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
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
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
刻示茫茫

柳州羅池廟碑

唐韓愈文粹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
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
天氓今夫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
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
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
有經公無負租流通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
新船池園潔脩豬牛鴨鷄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
夫指嫁娶奠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
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脩孔子廟城郭巷道
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帥將
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寄於
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
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于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羅池其
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

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
書其事于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
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
而有文章嘗位于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母兮蕉黃雜者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
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來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
廟慰我民兮不嘖以笑鵠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
兮白石齒齒侯朝出游兮暮來歸春與猿吟兮秋鶴
兮欽于世世

箕子碑

唐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
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
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
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
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
晦是護氣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怠故在易曰
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
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
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
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率是大道蒙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於戲當其同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
何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
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
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
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

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
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為奴冲讓居禮不盈稱孤高
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誥而伸卒
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
關頌辭繼在後儒

唐故特進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都督南府
君睢陽廟碑

唐 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
賈之相求思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
士命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
時惟南公天與拳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
不遇興詞鬱龙眉之都尉教奇見惜挫援臂之將軍
天寶末寇劇夷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
積孤裡之穴親賢在庭子孫陳 以佐命元老用武

夷甫委師而勸進惟公與南陽張公迥高陽許公遠
義氣縣合許謨大同誓鳩武旅以遏橫潰裂裳而千
里相應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曠見
默而奔師忠謀 然萬夫濟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
為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
初據雍邱謂非要害將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
復按我義類托于睢陽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漢
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貽貽而不進賊
徒乃奔疾於我悉眾合圍技雖窮於九攻志益專於

三板偏陽縣布之勁沂城鑿穴之奇息意牽羊羞鄭
師之大臨甘心易子而宋臣之病告諸侯環顧而莫
救國命阻絕而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亡已之強馳
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乃
張樂備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敵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燕禮獨何心歟乃自噬其指曰敵此足矣遂慟哭
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亡衣之賦身離楚楚
徒傷帶劔之辭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變之
嘆息無周苛之忼慨聞義能徙果有初心烈士抗詞

痛滅洪之同日直臣致憤惜祭恭于累旬朝廷加贈
特進揚州都督定功為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
睢陽歲時致祭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塗刻
鮑信之形陵圖龐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
林字孤知孝武之志舉門關于周典徽印綬于漢儀
王猷以光寵錫斯備于戲睢陽之事不惟以能死為
勇善守為功所以出奇以恥敵立愷以怒寇俾其事
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
天討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為克敵之日世徒知力

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歟公
諱霽雲字某睢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為潯州別駕
賜緋魚袋歷施浩二州服忠思孝亡替負荷恩祠宇
久遠德音不形願新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
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肌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
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于貞行乎外者貫于義
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
貌斯存碑表收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倘來麒麟閣
中即圖之詞可繼銘曰

貞以圖國義惟急病臨難忘身見危致命漢寵死事
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奮揚兵柄
東護吳楚西臨周鄭楚楚羣兇害氣彌盛長蛇封豕
踴躍不定屹彼睢陽制其要領橫潰不流疾風斯勁
梯衝外舞缶穴中傾鈴馬非艱析骸猶競浩浩烈士
不葦濟師兵食殲焉守逾三時公奮其勇單車載馳
投軀亡告噬指而歸力窮就執猶抗其辭圭璧可碎
堅貞不虧寇力東盡兇威西憑孤城既拔渠魁受戮
雷霆之誅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漢淮湖

羣生成育倬焉勛烈孰與齊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
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禮視三公建茲祠宇
式是形容姓年伊碩黍稷伊豐虔虔孝祠望慕無窮
刊碑河濟萬古英風

成都府新建漢文翁祠堂碑 宋 宋 祁

蜀之廟食千五百年不絕者秦李公冰漢文公翁西
祠而已冰為蜀鑿離堆逐悍水以溉所及常無旱年
西人德之因言冰身與水怪鬪關不勝死自是江無
暴流蛟蜃布藏人恬以生故侈大房殿歲擊羊豕雉
魚伐鼓嘯簫傾數十州之人人得侍祠奔走鼓舞以
娛悅神祀已傳遐而後敢安翁之治蜀開學校以詩
書教人深契故俗長長少少親親尊尊百姓順賴其
後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以文章倡張寬以博聞顯嚴
遵李仲元以有道稱何武入為三公漢家號令典章
赫然與三代等蜀有儒自公始班固言之既詳初公
為禮殿以舍孔子及七十二子之象殿右廡作石室
舍公像于中晚漢學焚有守曰高朕能興完之後人
又作朕象建偶公室歲時長吏率掾屬諸生奉饗豆
饗醪薦之於前虔踞謹潔一再奠而退辭無敢不信
焉冰以功公以德功易見德難知故祀雖偕而優狹
異焉嘉祐二年予知益州往款公祠至則區位湫偏
埃蝕垢蒙不稱所聞大懼禮益懈忽神弗臨享其明

年乃占學官之西改位鳩工弗亟弗遲作堂三楹張
左右序及獻廡大於若干間布尋以度堂累常以度
廷疏窻以快顯壯闔以嚴閑采有青丹陞有級夷瓦
竊棟彊若棘若飛乃肖公象于宇間繪相如等于東
西壁本古學之復莫若朕本今學之盛莫若樞密直
學士蔣公堂故繪二公于其間皆配祠焉於是擇日
告成于神揖而升簋掌果湑脯修紛羅而有客可以
告虔趨而降罍罇中洗席燎並施而不恩可以盡儀
相者循循任者舒舒禮生于嚴廣靈安于閑寂故也

噫自公之來蜀之人自視若鄒魯宋興名臣鉅公踵
相逮于朝先帝時巨猾再作亂美庫兵爭劔閣是時
蜀豪英無一污賊者羣頑愁窘不容帛而戒非人好
忠家知孝使然耶所使然者不自公歟傳曰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公在之矣則是祠之作願自予而古無
俾壞息云祠之興同尚之賢則轉運使趙汴及提點
刑獄使者凡三人贊輔之勤自通判軍州事祝諮以
降六人營董之勞自兵馬都監毛永保而下二人咸
書象于西廂列官里于右

公二千石兮守大邦冠歲歲兮綏斯皇出有瑞節兮
車騎羅石室孔卑兮人謂何新堂翼兮耽耽庭廣直
兮序巖巖吏奉承兮不諱神來格兮此其家儼羣賢
兮並陳公所教兮如其仁庖魚挺兮俎肉鮮神來享
兮懽寬延公教在人兮無有頗蜀賢不乏兮才日多
俗祥順兮孝慈公祀百世兮庸可知

唐狄梁公碑

宋 范仲淹

天地開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什孰將起焉神龜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橡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從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由生乎公嘗以同府橡當使

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奈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諸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眊眊不協感公之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況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得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于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思

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始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秦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神猶正之而況于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

理送人不言則事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其心唯陛下矜焉勅貧之流于九原即道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也相携哭于碑下齊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眾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膽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劔加于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為來俊臣誣搆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子吾何能為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況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焉時河朔震動威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

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建之北狄再寇趙走間出公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安撫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曲請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為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答則天曰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

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道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于簾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

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于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今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褰簾使廬陵王拜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

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為太子
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
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
而變乎則天常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為曰可將相者
與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蘓味道足矣豈文士
穀穀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
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
州司馬他日又問人于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
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為相果能誅張易
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為皇太后于嗟乎薄文章重
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
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天金石不柔
受于天焉公為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
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
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
之中顙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仲淹貶守鄱
陽移舟征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
商有三仁弗救其戒漢有四皓正于未奪嗚呼武墓

如火李寒如反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
之士逞長風而孤鶩憩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
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一朝感通
羣陰披攘天子既且而皇天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
萬年垂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伏波將軍廟碑

宋 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于嶺南之民前伏波邛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遠通置吏旋復為夷邛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戴反海南震動六十餘城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于嶺南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一髮耳藏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告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如此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曰朱崖之弃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于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益班班然矣其可復言弃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可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反

皆順風無以荅神貺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陰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胃撫循民一心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伸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歿愈雄神雖無言我意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宋 蘇軾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為嶽降而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

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鏐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愚為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卿手扶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傍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畧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臧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未
蛟鰐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爆
牲鷄卜蓋我錫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漢濟南伏生祠堂碑

元 張起巖

暴秦焚滅經籍欲愚黔首黔首固未可愚祇自愚以
速滅亡而經籍之在人心者如日月之揚乎天固不
可得而滅也噫秦灰已冷漢策聿新孰謂禍難設亡
之餘而有伏生歸然久存獨能壽遺經於胃臆以傳
來學而新生民耳目哉是蓋天相斯人畀之以九十
之年而其所以託之者有在也濟南鄒平縣治東北
十餘里號伏生鄉伏生之墓在焉即墓所有祠歲久
樊漏縣尹大寧曹明叔視事之歲躬拜祠下顧瞻匪
細瞻先聖之所藏仰遺像之有託慨然興懷營脩完
歸輪奐一新率邑人士與凡在官者具牲醴以祀復
專其子憲來請曰願有述起巖緬惟先生之有功於
斯文天下所共知後世論次其功贈乘氏伯號曰大
儒從享孔廟天下通祀唯鄒平以其鄉獲私展其敬
既別祠縣學又即墓建祠其趨向可知也今曹尹復
能崇墓葺祠俾邑人益知有以景行前哲而進于學
于以化民成俗是真能舉其職矣起巖濟產也聞其
請故不敢辭既書其事因附所見俾來者有攷仍繫

以銘按漢儒林傳伏生名勝為秦博士壁藏書以避
禁其後亡數十篇獨以二十九篇教于齊魯文帝欲
召時已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掌故晁錯往受之衛
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孔安國書序但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藝文志尚書
二十九卷乃其所授者漢儒謂之今文隋經籍志乃
云伏生口傳二十八篇作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
張生張授千乘歐陽生生授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
傳之魯孫高謂之歐陽學又張生傳夏侯都尉有大

小夏侯學宋葉夢得以書出伏生者二十三篇傳歐
陽歆崇文總目尚書大傳三卷為伏勝撰晁氏以為
勝終之後歐陽生張生各誦所聞特撰大義名之曰
傳其說互有不同要之今文尚書出於伏生者則一
也先生為秦博士秦坑儒無所施其學其學至漢始
傳然則先生之學既施於漢而名以顯於後世故余
不系之秦而系之漢題曰漢濟南伏先生祠碑云銘

曰

於惟先生始焉其也終焉則亨獨抱遺經以淑後人

以愼幽貞行法俟命天錫耄年庸待治平竟以所授
列于學官其道大明書以人傳人以書顯垂萬世名
稽古之力斯文與俱茲不曰崇從祀孔廟徧於寰區
罔不敬承矧茲梁鄒鄉墓收在礪世作程沉沉元局
體魄所安祠以妥靈茂宰尚賢有壞必葺適觀厥成
於鄉於學祀享相望閱千百齡穹碑有銘被之弦歌
用侑爾牲

勅建元衛國忠肅公廟碑 明 劉三吾

謹按大夫諱福壽唐兀氏幼倜儻有大志知讀書既長入備環衛積勞授長寧寺少卿累官至全知樞密院事當元至正辛卯額川兵起事聞昔其君方清暑上京廷議欲驛奏以俟命公持不可謂此得請還事將無及矣即親部分將士調往討之然後以聞順帝嘉其處置明年改授宗正府也可扎魯忽赤以江淮警急尋除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則濠泗已失公日益圖備禦而上游兵勢方熾乃嚴程築石頭斷江面且戰且守坐困人心會集慶告急拜公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量治孤危所伏湖廣平章阿魯輝一軍為聲援而部下皆苗兵翻肆暴掠阿魯輝者旋亦見殺退軍于杏花村高郵廬和等州相繼失守內乏糧儲外無兵援公料簡民丁壯者為兵富者出粟嬰孤城自守丙申春三月天兵至臺軍屢戰弗利度不能支盡閉諸城門惟開東門通出入未幾城陷官民四潰公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若將有為或勸之遁去厲聲叱曰吾臺端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

安往遂死其所郡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不忍棄去亦死焉皇上素聞公名命軍中物色以死聞嘉數久之賜棺槨欽塋如禮其朝聞之褒贈金紫光祿大夫江州行省左丞相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嗚呼公可為不負臣節矣竊嘗慨歎有元叔世奸臣擅權藩將失律於外天下幅裂日底于亡公河西人也當臺城孤危于不可為之時厲不可為之節比天命有歸所志弗遂則慨然捐軀以死魯無難色非冑中有定見者其能然乎跡彼平日門閥自高華楚自將坐則議論風生前無古人至臨難則皆歛衽宵逝忠節無聞其于公賢不肖何如也欽惟皇上得臺城首表大夫之死得安慶復表余闕之忠皆俾廟食以厲臣節皇上是心周武王封比干墓之心惟大夫廟故在城南土門岡市閭間非官民揭虔所故今從是方與諸神聯祠廟庭廡門輪奐一新縹以垣牆樹之杉竹是使公之忠與欽天山同其歲業公可為不徒死矣為人臣者登公之廟拜公之位得有所觀感而興起乎

越國公廟碑

明 胡 翰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殁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為人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宏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于肘腋之變不可無旌卹之典于是特贈先祿大夫荆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遣宿衛之臣馬哈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比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為先臣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謬承眷遇列備戎行起義以來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援宣歙以取睦州由睦而東發為巨鎮晏下溫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摧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參大政被國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冀得其死力故剗刃不悔也先臣既沒國家益用兵上

流舉湖湘漢沔之地于反掌之間又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甘同苦竭股肱之力効尺寸之勞于疆場是則天也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于衰經之中授以兵柄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公克有享祀于晏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臣有知且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驚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往往于夢見之鏡面長軀儼如也蓋其志不忘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陸不能翦滅仇敵以雪先臣之恥昭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牲之碑翰觀古將帥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江左浙東決于晏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此其可扼腕也大蒸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國家實宜之蓋

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曰

皇奮厥武耆定爾民疇若先驅則有虎臣虎臣桓桓
如林之殷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元雲雷邁屯
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邦肇造淮濱俾公來輔
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仁秉戈山立起距山躍
以步易騎動罔不獲左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輒靡
何敵不却何城不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浙水洋洋
公乃制閭于睦之疆予以秉釣于彼東陽連城惟五
如水有防龍節烏章弓矢受折背德者誅歸斯用臧

邦有螟蟊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讎不饑
由公我哺不扎不瘞由公我祛公之于葵孔惠且時
匪我是私王國是毗國有瘼蒯人莫之知反噬而逞
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示咨嗟惟公是悼
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
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致崇極嘉迺有德肖乃丕績
曰惟大丞相古作則揭虔受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
聿來稱秩最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
志不克寃澤則罔窮公今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

敵王所愾教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世

黔寧昭靖王廟碑

明 程本立

有非常之遇而後成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後享非常之報湯之興阿衡聘于莘野周之興尚父載于渭濱曰漢曰唐曰宋有所興必有所遇然而義則君臣親則父子若我大明皇帝之黔寧王者未之有也王姓沐氏諱英字文英鳳陽定遠人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居室燬于兵隨母逃難母亦病歿惻無所歸謁上濠梁上為惻然與孝慈皇后撫之為子賜姓朱氏上即位金陵建元洪武始詔復王姓王天資忠孝

厚重簡嘿雖在髫髻不樂兒戲年十八為帳前都尉由都尉為廣武衛親軍指揮使改廣信衛親軍指揮使拜金大都督府事陞同知大都督三十有三爵封西下侯授以鐵券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自昭勇將軍鎮國將軍至榮祿大夫勲為柱國以都尉守京口以指揮使守廣信節制甌閩以同知大都督填撫關西皆有恩惠天下兵馬實大都督府總之在府七年裁度機務舉無留滯稱上意焉一從大將南征獨取鉛山下崇安剪陳友定拔閩溪十八寨遂

定閩中一從大將北征出古北口獨克灰山全寧高州逼驢駒河擒元知院李宣俘男女萬口一為征西副將軍總京畿兵伐川藏抵崑崙山俘男女亦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闢地數千里一為征西將軍總京畿河南陝西山西諸軍征朶甘之地降其偽萬戶乞失迦夷其部落平納隣七站之地擒洮州十八族蕃酋曰汪舒朶兒只曰阿烏都兒并其衆二萬獲馬牛羊二十萬一總陝西兵出和林畧以集乃路自寧夏歷賀蘭山渡流沙擒元國公脫火赤元知院愛足俘其全部以歸天下已大定而梁王栢廸剌瓦爾密實元之遺孽恃雲南險遠執我信使納我通逃上命顏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討之旌旗蔽江而上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苗蠻北撓迎降恐後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單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栢廸刺瓦爾密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于曲靖王曰彼謂我師罷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于是倍道進師未及白石江忽大霧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霧盡

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我師飛至因擁兵陳水上傳征南亟欲濟師王曰未可別遣一軍沂流潛渡出其陳後鳴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軍欲亂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酒者先之長刀蒙盾斫其軍而奪之氣却數里而後敢陳我師既濟整列而鼓砲聲震天地戰數合王縱鐵騎衝其軍遂大敗之生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死者橫屍十餘里栢匝刺丸爾密達里麻敗遁滇山崑中山縊其妃而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

遙拜以迎王師王入鄯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並官府符信圖籍撫其民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也自秋九月出師至是百日雲南平分兵下烏撒得七星關以通軍節略建昌潯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海次第皆下大理城倚點蒼山西洱河為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首龍尾二關號險要王自將取之土酋段世聚衆五萬楹龍關牢不可破王以一軍付裨將夜從間道繞出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彼軍驚亂王策馬渡河水及馬腹將士隨之斬

關而入彼軍腹背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脅從者悉縱遣之分軍下鵲慶麗江收三營砦破石門闕畧永昌由是西蕃車里平緬相率來附雲南平以幅員之廣分烏撒以東越嵩以北皆隸四川餘列為郡邑凡府州縣宣慰司長官司一百八籍其七戶七萬四千六百設官以治其民立衛以守其地烏撒東川建昌謀變王還與傅征南合攻下之并克芒部斬首三萬級獲馬牛羊數萬計王師已東鄯闡諸蠻部乘之以叛圍城二十萬衆都督馮誠以孤軍固守伏強弓

弩于埤賊近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伺賊怠則出擊之賊不敢即攻城王將銳兵一萬赴援至曲靖遣一健步懷檄入城約為內應為賊所得詰之賊皆錯愕轉相告報解圍宵遁王既入城賊散走安寧羅次甸富民晉寧大棋江川諸山猶據險立柵悉分兵殄滅之斬首六萬級生擒四千諸郡復定奏聞上大悅詔傳征南班師王留鎮雲南辨方物以定其貢賦視民教以均其力役踈其節目以寧便其人麓川之外有國曰平緬車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

在鎮十年得上恩賜送官府以助軍費凡遣將討賊者六逋寇集浪穹鶴慶劍川輒相應為亂遣大理衛指揮使鄭祥掩而殲之平緬叛結砦于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遣都指揮使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東川蠻據烏路山為砦山極險峻上下三百里遣甯正帥雲南兵與京畿大兵相為犄角討之賊已降復有貳志悉平之越州苗阿資叛遣甯正討之殺火頭弄宗等五十九人俘男女馬牛羊皆以千計阿資母出降教化三部不供租賦遣臨安衛指揮使王執討平之普安苗密即叛遣貴州都指揮張泰擊破之自將討賊者四廣南特磨道未附自將討之苗出降廣西阿赤部叛自將討之誅其苗曰者滿曰矣情俘男女五千口平緬以三十萬衆寇足邊自將兵二萬討之與寇對壘以輕騎三百當寇寇出萬衆乘三十衆以戰一戰而殺寇數百人獲一衆以還王曰吾知賊不足破也明日寇集衆驅百象以陣衆皆背負櫓楯左右以大竹筒置短鎗其中乘以標之勢恃以張王分軍為三馮誠領其前甯正領其左都指揮同知

湯昭領其右乃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盡賞退而敗者一隊必盡戮于是鼓而合刃機發箭鋒星流烟飛雷擊電走衆皆驚北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我左軍小却王登萬壘之命左右取左帥之首來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王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鏖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六衆餘衆被矢如刺蝟以死渠帥乃斯郎埋亦被百矢殪衆上餘黨走死百無一還自是平緬歲入貢賦不復反矣阿資復叛自將討之擊于補衝殺獲其衆殆盡阿資僅以自免方搜捕山間俄有旨諭王還鎮以前軍僉都督何福為平羌將軍甯正為叅將代領其兵阿資遣其子詣王降王請于朝立衛越州鎮之遂罷兵歲較屯田所入增損以為賞罰計速近墾田至九十七萬畝以滇池末流浸狹霖雨汎濫瀕池之田不可以稼乃督萬丁自池口入渠濫川中浚而大之無復水患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還凡民之俊秀與諸苗之子弟入雲南府學翔聖或賜之飲膳歲時或賜之衣服又

命行鄉飲酒禮于學民知尊長養老而興其孝弟矣
二十年十月王入朝上宴之奉天殿賜黃金二百兩
白金五千兩繒絲百鈔為賞凡七萬五千以西南之
人安于王也復歸之鎮初王留鎮之明年哭孝慈皇
后三日不食踊慟幾絕及再鎮之三年哭皇太子號
慟失聲飲食為少一日暴薨二十五年夏六月丁卯
也享年四十有八官僚士庶胥吏卒伍縚黃髻白莫
不奔號其門泣語于路計至京師上哭之慟不視朝
一日自為文遣禮官往祭命嗣子春奉喪以歸詔祭
兵護喪出境所過衛府州縣設祭如禮柩出金馬山
送者萬人蠻夷酋長哭之盡哀喪至自雲南詔封黔
寧王謚昭靖三代考皆黔寧王妣皆黔寧王夫人冬
十月庚午以王禮葬江寧縣長泰北鄉觀音山之原
自喪歸至塋上遣使祭者三皇太孫親王遣使祭者
再塋之二日詔春襲西平侯爵嗣鎮雲南賜白金若
千萬兩明年太常以太牢祭王功臣廟而雲南父老
諸酋首合辭願立廟祀王守臣奏請上許可之又明
年廟成父老諸酋請本立紀王勲德刻諸廟石嗚呼

自宋靖康之亂金人入中國百五十年而極于元矣
積俗穢濁神憤人怒天命我明掃除滯滌永清四海
以承大統于是賢豪並出輔成帝業至于西南六詔
之地一變而為華夏之俗非斯民之大幸與王之治
西南也以威武定其地者功若速而事返易以德化
洽其民者事若緩而功則難論者謂唐李西平不特
良將乃良相也王其人乎王于濂溪周子之太極圖
橫渠張子之西銘西山真氏之大學衍義皆尊信而
講明之至以太極圖與晦菴朱子之白鹿洞規刻之
于石立之雲南府學則漢之功臣有所謂木強少文
不學亡術者得不愧于斯乎蓋非聖賢之學無以為
大施設之體非得相之才無以為大蘊蓄之用王能
體之以聖賢之學用之于得相之才宜其過人遠矣
雖然何使王樂生無事之日其所遇所報安能始終
若是哉故曰天也夫高莫高于山嶽大莫大于河海
本立才劣辭陋涓埃奚贊其萬一父老諸酋思之也
哀請之也至輒不自揆謹按王行錄述之系之以詩
詩曰

上帝有赫降命我明驅除故元以開太平乃授以臣
乃賚以御龍興雲從日出燭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
焯有聲烈則惟默寧默寧始生生元之末筑筑稚年
天其我割匪曰割之實將啓之惟皇父之維后母之
長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皇曰汝來
汝績其凝為朕腹心為朕股肱朝夕事朕貪大都督
繼陞同知累階榮祿柱國為勳西平是封建侯襲爵
崇德報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斁
既平南粵既定西陲北戒胡虜咸行四夷惟彼西南
古之六詔元有遺孽阻我聲教皇曰西平爾副征南
彼蛇彼稀爾劉爾龕棲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迴
山擘濤溪悠悠牂牁我格孤羅鬼花撓後我而蕪
彼昏不知擁兵曲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
如霆如雷大戰白石手縛其魁載厲我兵載秣我馬
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之遺孽破卻覆巢父老歌舞
迎師于郊段世亦擒罔有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誠
摩步施順里裸范河尋傳漢裳婆羅秦婆烏蠻白蠻
東爨西爨穿鼻長繫黑齒綉面麗水金甌朱提銀流

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區三十六部七十城門
八百媳婦版圖既入職貢是脩大開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遠邇詔汝西平
其填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詔稽首以拜
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拊摩吹煦于懷之咳艾夷蘊崇
于田之菜于羊于狼以腍以磔于稼于苗以膏以澤
以興學校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夷人有言
我亦人類遠於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倖昔也奚辜
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耦我羸西平鋪我
西平總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予維皇之命維皇之謨
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
一日哀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數備禮登有誅有謚
王以默寧侯其冢嗣默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既至
人莫不懷江寧之罔有鬱其北夷人不忘滇則有廟
金馬左立碧鷄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精忠廟碑

明 徐有貞

國之有忠義猶天地之有元氣也天地非元氣不運國非忠義不立彼其所以繫星辰行日月載華嶽振河海者惟元氣元氣在則雖時有隕蝕騫溢之變而終不易乎常運所以安社稷尊主庇民者惟忠義忠義在則雖時有寇難禍亂之虞而可以拯乎滅亡然天地之主以道國之主以人道無私而人多慾故天地不自害其元氣而國有自害其忠義者至要其終則亦有萬世之公論存焉如宋岳鄂武穆王之事是

已當夫徽欽之既北狩而高宗南渡也華風幾淪戎禍方熾不翅天柱崩而地維折宋之不亡僅如一線之屬旒國無其人誰與復立王於時奮自徒步應募而起歷裨校至大將小戰百餘大戰數十鋒不少挫而益勁遂平南北羣盜傾偽齊以蹙金人蓋王之忠義勇智皆得之天非矯偽而為者故能始終以恢復為己任才與志副名與實稱南渡以來一人而已當是時女真幾滅中原幾復奈何王蔽于奸志讐忍恥自棄其土而不能成中興之大功此則宋之不幸中

國之不幸而豈獨王之不幸哉論者謂方郾城勝進軍朱仙鎮兀术將棄洛遁而詔趣班師使王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義堅執北伐乘屢捷之勢偏技窮之虜而滅之盡收故疆措置已定然後奏凱旋師歸身謝罪顧不愈于束手就俘而志不得伸耶此亦一義然未得其當也夫將不專制久矣惟趙充國之破西羌嘗違詔而伸已策以上有孝宣之明下有魏相之忠與協耳不然則必如孔明之受計昭烈桓溫劉裕之專制晉權乃可以拜表而即行彼高宗之去

孝宣遠矣又濟之以奸檜之賊王既無孔明君臣之契而溫裕之所為又非王之所肯為者此其所以寧死而不敢專制之也歟嗚呼於此益可以見王忠義之誠矣是以自宋及今天下之人所共扼腕傷嘆聲其害王者之罪而誦王之烈不已非所謂公論之存於萬世者乎歲己巳之八月皇帝初即大位以統幕師上皇未復寇方內偏乃命侍講臣程等十有五人分鎮要地邊亂畧糾義旅以為京師聲援而臣程實來彰德彰德古相州也湯陰為其屬邑邑之固流社

王之所生地也間因行縣至馬既臨祭王之父祖墓而封守之乃集郡縣僚吏師生父老于庭而諭之忠義因及王之祠事皆喜躍願効力其明年春理以台還乃具列王之功於禮當祀者以聞詔可祠既成勅賜榜曰精忠之廟而俾有司春秋祭享如制於是書其事于麗牲之碑而識其相士者之識名于碑陰又為迎送神之辭使歌以侑享既以慰王之靈於冥漠且以為天忠義之勸云其辭曰

王歸來兮母夷猶寧不懷兮舊邱昔伏劒兮南遊劒

國恥兮復君讐王之烈兮益九州羗彼奸兮忠是就神胡為兮滯留駕風鵬兮驟雲虬塔鄉邑兮少休棠有醴兮俎有羞式燕享兮春與秋

王將去兮之何方胡不睨兮故鄉爰弭節兮迴旌肆容與兮翔翔肅羽騎兮成行響強弘兮射天狼福我民兮佑我皇干戈載戢兮無水旱傷蠲我祀兮蒸與嘗江之南兮河之北往復還兮樂未央

永嘉文信公新祠碑

明 謝鐸

成化壬寅夏四月宋相丞文信公新祠成祠在永嘉江心之孤嶼蓋宋德祐中公避難興復之地去今且二百年矣即其地與其時尚想見其風聲義槩歷歷如前日事雖小夫婦女皆知公之為烈也於是祠而祝之固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而亦安知公不死之心其不蒼蒼於此也哉當夫宋社既屋天下為夷公方間關萬死脫京口走真揚涉江浮海力求二王之所在一至於是人孰不曰無可為矣而公也指日

誓天載路載奮盡瘁鞠躬不震不讐以一旅未亡為興王之期以一息尚存為報國之計必欲誅浞若臣靡之於夏必欲討卓若王允之於漢必欲挫溫遏堅若謝安之於晉凡其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哀以艱彼之進者皆聖賢之所屑為也故在易之遯曰小利貞又曰與時偕行若乃併命於一死以自異於忘君誤國之徒夫豈公之所難哉故即是以究公之生平不難於死而難於未死不責其未死之功而予其必死之志不然宋之諸臣如公之殉君以死者

何限而公獨為之首稱哉初公之在難也門下客莫有從者獨吾邑杜大卿潏慨然從公以行竟克脫公而大卿亦卒死于國然則祠公於此而大卿其從與享之固禮也哉公祠在京師在廬陵者已非一日永嘉之祠則令尹避所創也令尹於公為鄉後進知公為詳因白其郡守項君澄而為之既成肖公像其中仍置田以供祀事於是郡邑兩學之士謂其有關風教也將刻石以紀而以其師之命來告於予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祠之有無而亦奚有於予之言哉獨世之鄉往不寔者非此無以致其至而令尹乃能於法令簿書之所不急者力倡之以風示當世是故不可以不書因書之且遺之詞俾歌以祀公其詞曰

孤嶼兮江中屹瀾波兮我公江之流兮淙淙公心萬折兮必東乾坤兮易位江山兮改色擊楫兮中流渺四海兮馬極江之水兮工通于天孰挽而下兮洗此腥羶江之水兮與海不竭石不可填兮臣心始熾日慘慘兮江聲哀公神不死兮尚其駕風濤而或來緊

廟食兮江渚萬歲千秋兮有如此水

伍相廟碑

明 王 鏊

吳之先介在蠻夷不與中國通者十九世自巫臣來歸而後知射御季札出聘而後得觀周樂及子胥來奔以闔閭霸拔舒伐越滅徐入郢之舉楚國幾墟黃池之會遂冠帶以主夏盟吳之進也非公則誰使之世皆咎夫差不能用公予獨歎闔閭知公而不能用于也栢舉之戰春秋許其與中國之憂而責隨必以周室為詞其所伏可知矣使禁兵戢民聚全楚歸之固則是役也秦必不敢救楚可威吳可疆于天下惜乎籍館返夷春秋復夷之此則闔閭羣臣之罪非公意也夫豈獨非公意將必力諍而莫之聽也然吳自此遂通上國至於今禮樂財賦甲天下非公則誰啓之是故自春秋言之則以夷于夏自今日言之則以夏變夷其有功於吳大矣論者又謂公於楚仇不當報於吳諫不必死不知公益問世之豪英邁之氣自信不惑志在親則親重親重故可以死而不死以有待也志在君則君重君重故可以無死而死之以即安也此豈世之齷齪者所及知哉公之廟食於吳也久

成化庚子盤門廟災高唐劉君士元以御史按吳命新之予以公忠孝大節昭燁古今而功在吳尤大也故碑于廟銘曰

烈烈英豪楚材吳用茹怨啣辛遵晦時動一舉入荆我仇斯復賊詬為姦吳亦楚復越兵之來有材墓櫨公雖云亡有不亡者曷不觀之素車白馬出沒潮頭升降于天廟食于吳彌千萬年

漢愍帝碑

明 邵 寶

世有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君子存之有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君子必毀也於其毀也而有所易然其不正以歸於正者君子則以義起焉此皆關於萬世之綱常而不專為往事之褒貶蓋天下之公論而非一人之私心也古今篡竊之雄首稱曹魏其惡有不待論者始其為禪受也實在許之繁城寶自領郡得達觀其故都有壇焉曰禪受皆誇訥之述有碑焉曰禪受皆矯誣之詞千載而下指而

笑之讀而唾之者不謀同心不和同聲此所謂存之足以為亂賊之戒者存之可也其地有廟焉以祠魏文南面帝服儼然臨之雖易姓改物彼亦有不能泯者然當其親為篡竊之地而顧乃廟祀不朽若以為當然則凡彼之所謀以欺後世者今皆墮其智計之中吾恐儒先筆削之旨終託之於空言而亂臣賊子將益無所忌此所謂不毀則無以懲夫人而示天下後世者毀之可也壇固存也碑固存也而獨毀其廟則他日必有復舉以奉之者卒亦何貴於此舉動哉

謂宜易所祠以祠漢之愍帝而其臣孔融配焉彼以其新此以其故若將驅而逐之撥而反之使奸雄之徒不得一日立乎其地此所謂於其毀也而有所易然其不正以歸於正者以義起焉可也愍之孱弱勢同寄生然猶天下之君也融雖志廣才疎而忠言義色至不容於賊操亦足以愧夫北面稱臣上表勸進者矣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且漢之君非魏之所得謚也凡此皆所謂以義而起者烏乎君臣之分有大防焉順逆之際有大法焉彼奸邪之所不敢動於惡即動焉猶必有以文之豈獨懼夫天下之將攻之哉亦以大防大法之所在雖後世有不得而逃也若曹氏之於漢是也然當時郡國之中既無一人仗義執言揚旗伐鼓以討其篡竊之罪而在廷在野又無一人登西山蹈東海以明大義於天下蓋畏威附勢無足怪者至於後世之君子亦以空言無補因仍苟且視大防大法而不一顧念焉抑獨何哉存其所宜存毀其所宜毀而易其所宜易此吾輩讀春秋學孔子者事也況職在守土乎是故竇雖不敏不敢讓

雖不遑不敢辭

禹廟碑

明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
漫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倉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
易孰為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
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蓄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
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東也蹙曠肆悍勢猶建瓴
堤堰一決數郡數蠶于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
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揭戶草門輸築困苦
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
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王天之道也
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
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遠遠則疑如秦穆賜食

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
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
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
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當者也大梁以當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川王子會按河南登
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
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
今歷三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
之桑而海者久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孰者寧耶
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
吾其魚者耶所謂美哉勤而不德者耶於是飭所司
葺其廟而屬李于碑焉王子名濤以嘉靖元年春按
河南明年秋代去乃李于則為迎送神祠三章俾祭
者歌之侑神焉其詞曰天門兮顯闕赫赤赤兮雲吐
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儻不見不
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怒波 右迎
神 絙絙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
陽侯兮清路靈靈雷兮來至風冷冷兮堂戶舞我兮

我醑尸既飽兮願配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
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曠曠兮昏雨
王駕鳳兮騁文魚龍翼翼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
有愛兮易離受君兮思君看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
我民 右送神

雙忠祠碑

明 李夢陽

雙忠祠者祠關龍逢比干者也祠比干者何長垣去千墓百里而近祠逢者何逢干儔也又邑有村曰龍相龍相人掘地而獲石文曰龍逢云雙之誰知縣杜子開也大之者伍儔中也伍侯之來也詣祠謁覽也而歎曰是尚不足以恢恢懼乎乃茲猥焉卑也竊聞之標迷者必顯其臬成大者罔恤其小故欲起還詔來必有闢名撫實于是鳩工庀物度時節力爰祠是新崇其堂室峻其垣墉浚池蒔木旁屋翼如財靡芻出役園農妨再閱月而祠成起瞻壯觀望之歸如枚枚渠渠於是二忠哲者知之遇之歎以悲者問之知黜焉內摧逐臣放子遇之涕淫淫垂亦有潁洮而赤者車將遇而轅為之回也斯伍子之績也或問逢干之事于李子曰余曩道歌之墟蓋數謁于墓云爰靈寶西南又望見逢墓于心竇摧而不自知涕淫淫下也然謀記備之聖者述之余復何說矣曰干與紂無樂之義是矣志曰人臣三諫其君而弗聽則退而待放逢何死也李子曰忠臣必君之悟也斯殺身從之

矣有君而不有身也傳曰見危授命當是時暇戚疏計哉曰三代異興而同亡周之亡也稽首奉鬻籍西向納土不聞有死之何也曰文獎之也文獎則天下橫議橫議則從橫行從橫行則亂賊肆而貞純匿故蘓洵者從橫者也其言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蘓秦有術而無心秦何人也鶡雀與孔鸞長短耶故禍天下者必洵之言者也設使干有術亦效秦揣摩捍闢以誘之耶誠使揣摩捍闢足以誘之秦吳不使戰國君為禹湯耶故忠臣成仁義士死國舍仁義何術矣曰若是則干辛惡來胡父于人朝李子曰夏商之亡以人周之亡以俗俗壞于從橫從橫始于橫議橫議由于文獎故言從橫者必洵者也禍天下者也李子既賦迎送神詞三章俾協之律被之絃管發之鼓鐘以妥靈有尸矣乃復載祠由并私所撰說刻之碑曰斯文也余蓋嘉伍子績云伍子名餘福姑蘇人也宰邑之年是為正德庚辰而祠成立碑伍蓋這邑學生王漢陽桂來言碑事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重修碑

明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驚驚水上走何處尋魚賺而公前巡撫河南時實解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詣公故解為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曰少保謙寬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私起祠故解傍祠公伏臘忘梁父

老則把香曳筇踰履若少壯咸翼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戶矣會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乃如是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侍郎時述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抗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聚哭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監察御史巡按張君清軍許君拜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間僅存堂欹漏欲頽錫雀擾擾拱棟鼠走鴟嘯周垣盡圯羊猶外

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歎曰嗟斯非梁地耶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于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頽起圯新而繪墀而綴而隅而崇而序脩矣曰謁者吳止也則重而堂器吳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元林守焉西北隅其房也堂之栗栗而巉巉枚枚而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

於君出由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鯢莊事輒曰夫蔘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于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而高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貞盛者遠智歟而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城城下宣城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

靈國有君矣于是公黽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銅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耶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公也於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溫劬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述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始終若是亦大者云祠修於是年春越夏而告成張君名淮南皮縣人許君名完丹徒縣人事祠事者聞封知府賀

君銳也系之詩曰於鑠旋運易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鑒精舍貞匪時易微匪猷曷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于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極龜臆日月易舍慮爾乃賊乃異國邑之亂之江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仇排議不慙不震食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綵遊刃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龍惟直斯壯人心于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哭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于京古曰荷難今謂曰瘼忠古是嘉今

胡族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勵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若崇袞我廟祠棟隆崇基神之遊之飾飾其旗白馬朱衣有風淒其歆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連沛茲邦胥居氓實爾思

太平寨忠義廟碑

明 屠應竣

史竣曰休哉淵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動功洽後世所以尊物闡化經世執俗者邇乎莫之敢忽也高皇帝剪敵胡元昭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武越既首褒元忠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天常茂建人極百五十年來朝有批鱗之臣野多死綬之士雲蒸霧變異世同揆皇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皇上綏文詰武萬宇和洽越十有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諸關軍事建節遐御憑臨選覽于是慘焉悲曰是地也周法諸分習強鹵豈無干城歸岳行外勤內甘死蹈節之臣乎豈無膚鉅痍耆袒刀決背楚部隔堅致命不二之士乎此曰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建忠義廟于沿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廟隸之太平寨云廟祀官周朋而下若干人博采羣議允若興望獎義貞度厄物稱勞不逾月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乎夫王教之作也始未嘗不勸終以玩也匪凌則湮弗植則仆恒度而

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夫教之哀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之道鮮焉故危言色勵氣溢于平居而微執恐詘頽顏苟難旁睇則鷹擊豹踰無少下迺預危茹詬承鼠竄鼠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蹙曠悍肆外靡禦寇而亂內訌居若煦煦舖驕于其終則秦虎而假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眇乎勸懲之未盡漸靡之習非也是故衽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知聞而嬖姍選悞于睚罔上者或登大條洞膚達腋元隕弗懲顧死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從以議之嗚呼難矣難矣斯廟之建也崇死以詔生樹往以表後是不足恢恢勸乎堂廡枚枚望之翼翼而翬翬勇夫哲士過者歛噓沾臆其否也未嘗不額蹙汗順軀疾以睨也嗟乎嗟乎人之生等死耳其延促于世須臾也貪夫狗生畜縮竦讐自視恬然久矣生為游氣死為萋草聞者弗知見者罔道哲人狗義守死潔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嶽嶽酸鼻撫膺故義士不忍須臾之久而易萬世之名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

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喻也戰陣不果不可
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陳職廢命不義之大者觀
於斯廟可以知恥矣予既以廟事文之碑復為迎送
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焉金君名燦予同郡人具
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也後世于是乎覲政矣辭曰
振金兮交鼓醴湛兮蒸俎雲馮馮兮薈蕭蕭靈不來
兮日將暮瞻靈兮鬱紆紆繫會兮九衢靈剡剡兮抗
旗班白馬兮朱衣緊遥望兮平原怒目兮頽顏搽
長劍兮控烏弦天竊杳兮日晝寒陰沙雪兮夏雪冰
鱗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勵兵接洞犀革兮首身裂襟
耆武兮又以忠威靈懋兮神愈雄恍昭朗兮旋故宮
光有倭兮氣靡終來續紛兮御華宇冷冷風兮又以
雨騰虹焜兮雷填填天聲飛兮土爭怒倏既假兮惠
成歲遠逝兮揚旌橫北海兮歷幽雲都恒霍兮偶列
星歲事秩兮為民正殫讐兮振靈武徒皇皇兮植
戈以舞

會稽雙祠碑

明 文徵明

嘉靖念有六年丁未十月會稽雙義祠成祀宋義士
唐公珏林公德賜也宋社既屋蒙古氏盜有中國宣
用夷教變我華夏首毀故宮為寺而宋諸陵之在會
稽者悉廢而夷之以翦王氣姦僧楊璉真珈寶倡率
之珠襦玉柩悉為攫取而投骨榛莽極其惜憾璉方
貴橫莫敢傍睨二公先後以他骨竄易而瘞之植冬
青以志賦詩激烈不勝遺黎悲慨之感未幾璉衰遺
骸雜枯骼築為鎮南浮圖謂可以夷滅推盡而不知
雅非蛻玉矣方二公舉事之時屢危探險難阻百出
而卒潰於成其志亦烈矣顧正史不傳而其事雜出
於元儒紀事之書其言不皆同而皆有所徵要為不
誣也夫千載河清廢興有時開國之君往往以封植
陵墓為首事而元之君臣乃首發諸陵以事厭勝于
是乎有以知元祚之不永也或謂此皆姦僧之為而
非元君之意按世祖以丙子下江南丁丑二月即詔
璉為江南總攝尋命以所發宋陵金寶修天衣寺又
以寧宗攢宮故地為泰寧寺其後以臺臣言其盜用

官物及流毒江南請正典刑而世祖竟赦不殺雖嘗
沒入土田家口尋給還之其委曲蔽覆盡可見矣固
無足言獨怪當時輔佐諸臣多一時名碩亦有前宋
遺老曾無一人興懷而奮身抗義乃出於布衣韋帶
之士其事有足怪者且其時宋已戒亡時移運改二
公者豈復有所覲乎說者謂其無所為而為高義卓
行比隆諒諫夫諫嘗受智伯國士之知以國士報之
宜矣二公在宋曾不沾一命之榮而慨懷從事至於
變服為丐需家具以需間關霸逆以圖即功其難易

厚薄君子蓋能辨之矣稽之前史漢唐易世之後其
陵寢亦多被發不知當是時亦有高義之士反繫裡
而掩之如二公者乎蓋有其人而不見紀載則夫二
公之義雖謂之前無古人可也抑於是有所以知宋養
士之厚而獲報之無已也縣故有祠在名宦祠之左
歲久且敝南充張君鑑以甲辰進士來知縣事考縣
志得二公之事謂公所為得名直以陵寢之故陵傍
故多隙地依陵植祠于事為宜歲時有事六陵以次
及公祠與陵相為終始亦庶幾二公之志也于是言

于郡守吳江沈公公岳公並俞其請相與成之以書屬
微明記其事為論次如此而二公事始具于鄭元祐
陶宗儀者不暇詳也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明 薛應旂

余嘗讀易至革之象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嘗不歎聖人之克相上帝勤恤民隱至以負冒忌諱而不顧也及觀魯論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則又歎曰嗚呼仲尼之意深矣稱湯武以立生民之命仁夷齊以正君臣之義化裁達變貞固立本夫固各有收當而不可以執一論也噫夷齊遠矣詎謂千百世之下有如先生之所值者乎先生姓方氏諱孝孺字希直遜志其別號也居緱城里人又稱為

緱城先生父諱克勤從事聖賢之學先生實其仲子淵源所漸日擴而大其出處本末則耆儒父老往往能言其事然亦有傳有遺事有遺錄有補國史之議有春秋俎豆之請夫既或述之矣吾獨悲夫先生之所值者夷齊之時所執者夷齊之見而獨無太公為之一引援其死獨慘于夷齊也昔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君子隨厥元黃小人壺漿箪食凡紹王而見休者蓋已盡乎天下之人矣孤竹二子獨為叩馬之諫至謂之不仁不孝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血流標杆前途倒戈何有于二子哉而願扶而六之俾弗罹于左右之災也蓋武王義兵也二子義士也太公之扶亦各從其義也周家卜世三十歷年八百雖至叔季之微猶為天下共主而方伯之強諸侯之僭環視而不敢誰何者夫亦以名義所在等子天地明于日月威于雷電凜于鬼神洋洋乎鼓舞群動整齊六合制御八荒攝伏庶慝俾夫渙者萃離者合強梁者沮沮詐者息而如綫之緒猶得維持于數十年而不壞者謂非夷齊之諫太公之扶有以為之

所耶然首陽之卧采薇之歌慷慨之士至今扼腕史遷亦謂其積仁潔行深悲不得其所而有惑于天道之報施其歎息痛憾之意蓋直浮于言外矣使其視先生之死吾又不知其當何如以立言也然夷齊得夫子而名益彰先生附夷齊而義益烈千百世而下猶凜凜有生氣則先生之于夷齊均為不死者矣寧海舊建祠于緱城里祀先生父子嘉靖丙申懷遠楊君時秀令茲邑謂緱城舊祠僻在海島規制未恢無以昭示前修興起後學遂進諸生楊天倫輩議毀卧

龍山三官祠改建請諸巡按御史張君景允其議凡為堂若干楹後廳若干楹東西廡若干楹最外為牌門一其碑亭二則又在牌門之外幾越月而工告成楊君與余同舉進士至是又同官留都且以余嘗知慈谿而與聞斯舉也因屬為文勒諸石余敬次教語而繫以迎神送神之歌歌曰

坎其擊鼓卧龍之陽牲牲蕩滌蕭合馨香神之來思英風載揚恍惚及交陟降在堂光騰烈日凜肅嚴霜歌以迎神于豆于觴又歌曰

紛再拜兮廢徹趨蹌禮成焚瘞感激哀賜靈之往矣旋駕洪范于彼于此無體無方河嶽流峙列宿寒芒歌以送神也以天長

冉子祠堂碑

明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沼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于沼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于沼之士者沼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沼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于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歎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益死鄆也豈冉子嘗授學于是而既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聞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牆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干乘子貢之連騎結駟於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雖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衰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麟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為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為季氏宰遭母罵

亦得以苦力行孝稱于內外昆弟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于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于齊魯論家語稱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子當言不出口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饗豆凡入學舍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拜顏淵之從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霸燕頗蘭相如樂毅之勲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璟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者然俱以顛落薶沒無復觀記其所遺墓宮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塋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于國家載名氏撰藝實于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壑遊各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

世之下固有聞風而祖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碑修葺故廟屬予為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于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疎之質若麋鹿然不宜于世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也已而獨願乞身于山學為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既詳之于左而因為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因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歌曰
桂樹為旗兮揭離為居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饑炮牲醴以薦兮湛酒於罍君子之至今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陂

瑞安卓忠貞公祠堂碑

明 侯一元

夫委質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身其盡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廩室弗子若禹家無遺財居無樓臺若諸葛亮范滂變則存孤踐言碎首湛族若程洵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自世人視之以爲蘄絕之行而君子由之以爲經常之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迺今得炳然巋然於日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

祠官得明薦其溪毛侈之薦紳得顯著之竹帛以風于斯世斯人乎斯固常道之所以終存也蓋天有常道謂烈風迅雷甚雨非天乎不可然而光天化日其常也地有常道謂高岬深谷之相爲非地乎不可然而高天下其常也人有常道謂南巢太白履霜雖經非人乎不可然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常也夫革除之際靖難之師我成祖其有武王之心乎然武王不以應天順人而廢夷齊之義漢叔季布唐樊噲君素宋贈韓通皆是物也蓋收羣策羣力以濟事者

一時之權表義存道以立經常者萬世之功乃人主自爲社稷計也蓋嘗疑之夫忠貞諸公駢死慘夷職耳而帝心旋霽德音屢發曰不負其君惟卓敬耳曰使練子寧在朕固用之於是網解禁弛垂二百年而世猶難言之是故忠貞私謚也祠私祠也錄私錄也天下之人相率以忠爲諱然則堂何以明倫諸生橫經何以請博士倚席又何以誨而常道其遂墜於地乎天啓神孫推心聖祖間者孝事兩宮因需然下明詔爵忠魂求其後天若增而高日若濯而明而卓公

者吾瑞安人也瑞安林博士服行忠孝懷之久矣乃一日受詔則灑然泣躍然起走請其令長求卓氏之遺孫而錄焉謂元郡人當記公事或曰中庸之道有蹈白刃而蹈焉者未必中也按傳載公者蓋姚廣孝非帝意也假令姚不竭公公可無死乎曰烏得無死夫人臣之身社稷之身也主存與存主亡與亡是有初矣迺余於公而憬然有悟於臣道之靡他也蓋致身焉盡之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又曰平居則犯顏敢諫臨難則伏節死義要皆舉斯心者爲之觀

卓公至孝通格深夜昏迷至憑虎以為兇是天地鬼神所不能違也大忠深慮批鱗於高皇之朝誓死於縲絏之時嘗之以管魏之業惻然而不忍處也當是時也金石不足以喻其堅江河不足以喻其決何哉誠以其身非我之有也夫人之未仕也其身父母之身也其已仕也其身則君之身也故古之君子之仕也或流涕以訣其親故其在家必孝其在國必忠遇事則不得不諫遇難則不得不死為長吏則不得不子其民為師儒則不得不淑其人夫是之謂不二心之純故為治為教為惠愛為廉吏為直諫為死義千葩而一根萬派而同源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故凡為吏而不閔人不提身而自喜沾沾首鼠容容者皆有二心於其身其家者也嗟乎忠良一道耳使公先幾之言早用則東平德流于漢宗王季讓光於周室而身名俱全家國兩完矣謂非人臣之上願哉方今父子君臣之道大明社稷奠安萬世無弊人臣當都俞吁咈之不暇而何忠貞之慕乎然則師忠貞者師其不二可也是為記時隆慶六年冬十二月之吉

忠孝祠碑

明 王世貞

隆慶之戊辰冬余自副察起再游大名觀其疆邑土風淳美民竭其穀麥桑麻之利奉給縣官退而治其餘以共事家長上庶幾乎能自足忠孝之願而亡所事於詩書之力者居無何而郡太守鄭君以祠故田侍中宏正及其子僕射布事請蓋大明古魏州地而魏州刺史節度諸軍者也當肅代之季所謂魏州者一辱於安祿山再辱於田承嗣蓋至於悅與緒而天子意不復有魏之山川人民而為魏之人者亦安於其故而不復知其上之不為田而為李矣侍中因軍心之嚮踞其位而能一旦奉六州之籍歸之天子請吏治賦天子始為之疑繼為之大悅而魏之吏士始亦為之駭繼而為之俛服恐後公率全師歷趙境聲王氏抗命之惡再鋟其武卒還復治青鄆罪獲師道族其家公北掠趙之要領提衡其六州東悉覆齊魯十五州之地併其所治為州共二十有七咸手絜以報天子其有功于唐甚大而讐于趙齊魯人甚深用事者闇不暫于幾乘趙之人請帥捐公帥之而又奪其

紀綱之僕俾闔門就屠戮以死僕射由苦塊起墨衰而從事枕戈待旦誓不與賊俱生而魏吏之黠者已深中趙之誘而復動其故迫於得所欲而緩于報公遂至挾僕射授河北故事以請苟僕射於死生之際少有所動而移其念於擇利則必為之姑以應之而庶幾其乘隙伺間如李少卿所云者乃悉其財帛子士卒上書告天子慟哭於侍中之靈抽刀刺腹蓋僕射之所不能報於力者讐而其所可報於心者君與父也僕射雖已死趙誅雖廢然魏人終不敢顯為趙而竟唐之世猶能以羈縻之跡時出其資賦以討桎叛鎮至於宋而天子思德日以浹又或收如寇如韓者拊之魏遂以首善聞諸郡益又至於今而余之所觀羨魏俗如嚮云者謂非侍中父子一洗其凶悖而振之以忠孝之力也耶鄭君謂魏俗固淳美然亦少推不時以君臣父子之節撕警之則亦易忘而侍中僕射於其節為最著魏既以二公故善其俗其德之也當無已乃即廢署徹其朽材陳堅而更新之加以丹堊顏其堂曰忠孝余乃紀其事

碑

宅里

後漢徐徵君碣

唐 張九齡 文粹

後漢高士徐君諱稭字孺子南昌人也先生受天元
休舍道傑出生知而上貫之以一體資清純動適元
妙知道之將廢乃窮則獨善躬耕取資非力不貪鄰
落所處率化無訟在漢之季遭時溷濁不抗跡以庇
物故退非山林不苟利以辱身故進無祿位五辟宰
府四察孝廉又舉有道就拜太原太守皆辭疾不起
延嘉二年尚書令汝南陳蕃僕射南郡湖廣相與上
疏極言先生宜為輔弼協和人神漢桓帝猶能安車

元纁備禮致聘而竟不屈志知時之不可支也然而
諸公嘉招雖不之屑就反聞薨卒徒步弔祭禮有所
尚隻鷄不薄意有所加生藟為貴士之感義實衰世
之有補人而見德俾後生之可尋其廢中慮行中權
皆此類也昔者夷齊介冑而遠去沮溺野逸而難群
顏闔鑿坯以遁逃接輿狂歌而詭激此誠作者或類
沽名夫有所不為至則偏也無適不可用之極也先
生則貶絕在心而經脩於世純儉以存戒博愛以體
仁應物以會通全已以歸正漢廷所以宗其德天下

所以服其行豈與彼數子直道而已哉靈帝初欲蒲
輪聘焉會先生以疾終時年七十有二子曰季榮焉
行孝悌亦高尚不仕唐開皇元十五年予忝牧茲邦
風流是仰在懸榻之後想見其人有表墓之儀豈孤
此地則先生德其可沒乎乃銘曰
靈芝無根醴泉無源角立傑出先生斯存英英先生
德不可名麟出無應鴻飛入冥道高事遠跡陳名劬
勒石舊邦以觀其妙

漢高士嚴君釣臺碑

唐 梁 肅 文粹

先生諱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也名聞於漢光武之世東觀書實載其事當哀平之後天地既閉先生韜其光隱而不見建武反正雲雷既定先生全其道而不屈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游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則激清風聳高節以遺後世先生之道可見于是矣或曰人倫大統莫大乎君臣崇德致用莫盛乎富貴而子陵以賤為貴以臣傲君二者其失於教歟君子曰不然夫賢哲之

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乎無窮故許由子堯先生於漢皆不易乎世游方之外俾後之人聞清風而嚮慕焉蓋運有會事有行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乎道焉歲在大梁予涉江自富春而南訪先生遺塵則釣臺尚存仰聆德風刻頌于石其文曰季業浩浩澆風薄淳先生括囊鳥獸同羣四海既平故人為君富貴于我有如浮雲名至禁中告歸江濱下視天子上動星文接輿肆狂孤竹求仁介推山死

嬰勝蘭焚猗歎先生異乎斯人俯仰世道從容屈伸
清溪悠悠白石磷磷遺風是仰終古不泯

文中子碑

唐 皮日休文粹

天下能言陰陽于民民不可縱是生聖賢聖賢之道
德與命符是為堯舜性與命乖是為孔顏噫仲尼之
化也不及于一國而被于天下不治于一時而需及
萬世非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者乎故孟子
疊踵孔聖而贊其道屢出于世而可繼孟氏者復何
人哉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生于陳隋之世以亂
世不仕退于汾晉序述六經敷為仲說以行教于門
人夫仲尼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修春秋先生則有
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一篇易
贊七十篇孟子之門人有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馮
先生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孟子
之門人鬱鬱于亂世先生之門人赫赫于盛時較其
道與孔孟豈徒然哉設先生生于孔聖之世余恐不
在洙夏之亞也況七十子歟惜乎德與命乖不及觀
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貞觀之治不在于房
杜褚魏矣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曰皮子嗜先生道
業先生文讀文中子後序尚閑于贊述想先生封隧

所在而為銘云

大道不明天地淪精俟聖賜教乃出先生百氏黜迹
六藝騰英道符真宰用失阿衡先生門人為唐之
差肩哲相接武名卿未踰一紀致我太平先生之功
莫之與京

梅先生碑

唐 羅 隱 文粹

漢成帝時網羅頽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劔履間健者猶數百位尚不能為國家出力以新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于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察也苟觸天子網罟倖臣牙止於殛一狂夫啞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行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撻挽相制而况親戚乎况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為漢朝公卿憾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無道之多也遂碑

浪跡先生元真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真卿

士有牢籠太虛攝掖元造擺元氣而詞鋒嘗出軋無間而理窟分其惟元真乎元真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清真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既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逐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元真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諶為作內解元真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七為宗觀以為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真浪跡不還乃于會稽東郡買地結茅廬以居之開竹門十年不出更人嘗呼為桐河夫執畚就役魯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為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為織績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

州堂橡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教伯梁體
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真坊又以門巷
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閤闥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
太真為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
既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為建造行者謂之大
夫橋常以豹為席駿皮為屨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
榔拏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
婢各一元真配為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青人問其

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柁樵青使蕲蘭薪桂竹
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修嘗問有何人往來
答曰太虛作室而安居夜夜月為燈以同照與四海
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
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七
年秋八月訊真卿于湖州真卿以舴艋既敝請命更
之答曰儻惠漁舟願以為浮家汎宅沿沂江湖之上
送來苔雲之間楚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
親疎率性澹然人莫窺其喜愠視軒裳如草芥屏嗜

慾若泥沙希跡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
焉去我思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
邈元真超隱倫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
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波淪此身

溧陽瀨水義女碑

唐李 白文粹

皇帝業有六聖再造八極鏡照萬方幽明咸熙天秩有禮自古及今君君臣臣烈士貞女采其史傳名節尤彰可激清顏俗者皆掃地而祠之蘭蓂椒聚歲祀罔缺而茲邑貞義女光靈翳然埋名古遠琬琰不刻豈前修博達者為邦之意乎貞義女者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溧陽史闕書之歲三十不移其志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柔荑而不龜身激漂以自業當楚平王時王虐忠助讒苛虐厥政莖于尚斬于奢血

流于廟赤族伍氏怨毒于人何其深哉子胥始東奔勾吳月涉星逝或七日不火傷弓于飛逼迫于昭關旬馮于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色以隱授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卓絕千古聲凌浮雲激節必報之讐雪誠無疑之地難乎哉借如曹娥潛波理貫於孝道聶仲殞肆槩動于天倫魯姑棄子以却三軍之衆漂母進飯沒受千金之恩方之于此彼或異爾乎使伍君聞張閭閭傾蕩鄢郢吳師鞭屍于楚國中胥泣血于秦庭我亡爾存亦各壯志張英風于古今

雪大憤于天地微此女之力雖云為忠孝之士亦烏能咆哮烜赤施于後世耶望其溺所愴然低迴而不能去每風號吳天月苦荆水響象如在精魂可悲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哀哉邑宰崇陽鄭公名晏家康成之學世子產之才琴清心閑百里大化有若主簿扶風竇家賓縣尉廣平宋涉丹陽李濟南郡陳然清河張昭皆有卿才霸略同事相協緬紀英淑勒銘道周雖陵瀕海竭文或不死其辭曰

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

花落無言乃如之人激漂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求思不可秉節而存伍胥東奔乞食于此女分壺漿滅口而死聲動列國義形壯士入郢鞭屍還吳雪恥投金瀨汜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高愍女碑

唐 李 翱 文粹

愍女姓高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者有質妹妹與其母兄者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衆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族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肝自沉于江獄吏嗔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廼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仁或義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備何遂推而布之于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

翱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川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麗水陳孝女傳碑

明 宋 濂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佗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刲股襍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髫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俛俛如有失責衣走浮屠氏作諸禳崇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紉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臂上稽 額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

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別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濡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思乃擲杯校卜于神速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亞刀之冥几上藝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

轟而切之襍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懋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練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塋瘞之復然項申前誓棄家為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為工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

於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郭人對痛斥之予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忠孝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為非顧獨于孝子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托之者耶予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孝女傳故備論之

碑文三

紀功

旌忠

頌德

碑

紀功

三受降城碑

唐 呂 溫 文粹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朔方逐獫狁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雖有盛德曷觀成功然則持璫璣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用扼勝勢以擒縱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量力北築長城右扼臨洮左馳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障兩漢之後顧為荒邱退居河滸歷代莫進墻亡秦之弊則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啟有拂雲祠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扼樞會函伏其下以窺域中禱神觀兵然後入寇甲不及援哭如其來鯨一躍而吞丹虎數步而擇肉寒草落而邊吐懼河水堅而羽檄走爰自受命至於中興國無寧歲景龍二年默啜強暴瀆鄰構怨掃境西伐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驍機而謀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嚮制北馬之南牧中宗詔許橫議不撓於是晉及瓜之戍斬奸命之卒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拂雲祠為中

城東西相去各四百里過朝那而北闕斥候迭望幾二千所損費億計減兵萬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於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眸拳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開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旆提金鼓馳神策鞠虎旅省旄頭明滅與太白進退小則貢琛燾受厥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瀚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畧方運元勳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剛者贖武柔者敗律城隳險固寇得凌軼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剽壘而旋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矣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羣生戢兵和親北翟右衽然而軍志有受降如敵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弛柝亦宜鎮以元老授之廟勝俾述舊職而恢遺功外勤撫綏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返顧永警猛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禽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如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策直漢橫基

揭茲雄壁如三闕龍躍出大澤並分襟帶各閉風雷
俯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秋盡
纖塵不來時惟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吊
廓乎窮荒盡日所照天乎未贊不策清廟我聖耀德
罷局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
于襄于夷永裕後昆

平淮西碑

唐 韓愈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
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萬
祖太宗既除既治萬宗中膺休養生息至於元宗受
報收功極職而豐物衆地大尊牙其間肅宗代宗德
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過去稂莠不薊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膺聖文武皇帝既受羣
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
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攝奔走
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
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瀘相無不從志皇帝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
濟以請不許遂燒武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
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於
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
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年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
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況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

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允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宏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以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宏汝以其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庶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憫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願允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二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宏責戰益急顏允武合戰益用命元濟

盡并其衆洞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賞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宏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允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鄆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元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有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常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徽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各嗟惟汝文武孰恤於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隆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羣隣陰遣刺客

求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
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允
翹武古通威統於宏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
大軍北乘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
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
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
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具有聚以防我
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
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
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
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
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吁而起
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
蔡人有言始建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
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
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強不支
汝弱矣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
淮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代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

鄉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
坐以治之

平淮西碑

唐 段文昌 文粹

夫五兵之設本以助文德而成教化故聖人不專任之其有桀鰲暴邪干紀作孽道德不服則兵以威之文告不諭則兵以靜之在禁暴除害而已自黃帝堯舜不能無誅至湯武受命武功寢盛其本之以仁義行之以平伐惟帝興王率由茲道於戲創業之君勞而後定守文之主安而忘戰故三代之衰功在五霸未有中葉之後再安生靈前古所無歸於聖代我唐運之興也高祖太宗以仁義之兵除暴隋之亂戎功祖武百代丕承元宗嘗以內翦姦邪外清裔翟所以繼文之代協帝之明既而禍起於微亂生於理由是龍麟之衆結固於兩河斤斧不用縣歷於五紀肅宗親翦大憝且務生育德宗順宗觀於天象察於人事以理運未至沴氣猶凝運啓昇平以俟後聖惟我后握樞出震端扆向明考上元之心思祖宗之意掃滌區宇光啟帝國不以萬乘為尊四海為富遵大禹櫛風之志有光武乙夜之勤以為景擒七國而漢氏安成翦三監而周化洽焉有患難未去而德教可興日

者惠琳恃近習之固劉闢憑坤維之險李錡保長江之衝從史資太行之阻四兇相扇繼為亂常三數年間盡膏鈇鑕太尉茂昭以中山之地盡室來朝司空宏正以全魏之邦舉宗向闕義風所激莫不歸心況彭城從折簡之召橫海展執珪之覲向設虞虢之存亡議輔車之形勢莫不剡心斷臂繼踵為忠既而麟見於巴賁之間河清於鄜衛之際固同本之貺昭聖祚之祥廓清寰海兆於此矣而長淮右地連山四起控扼吳楚密邇輶轅有上帝濯龍之池同異方多馬之國戈鋌雪照組駿雲屯二姓三兇憑阻作孽歲在甲午吳少誠積禍而斃餘殃聚於逆嗣氛祲淮濱我后乃弔人省冤塋災除穢猶命使者持節徃由寵賻以柔服之義示含宏之仁元濟劫衆拒境滔天肆逆剽葉縣燒舞陽侵襄城伊洛之間騷然震恐乃詢廷議咸願假以墨綬授以兵符天子淵默以思震馳以斷獨發宸慮不詢衆謀漢宣從屯田之議晉武決平吳之計至聖不惑羣疑自消於是會鳧藻之師得鷹揚之帥以中軍帥李光顏徃者平朔遼靜庸蜀斐矛

電激孤劍馳亦由馮義之總軍鋒子顏之將突騎才氣雄武可掃攬槍撻魏博河陽郃陽凡三軍自臨潁而前以河陽軍帥烏重允當從史內詎邪謀外阻兵勢精誠奮發獨應王師故得擄魏豹於軍中縛呂布於麾下識慮中正可革景音益以汝海之地摠朔方義成陝號劍南西川鳳翔延川寧慶凡七軍由襄陽而進宣武帥韓宏請以子公武領精卒一萬三千時集泗曲藥書作帥鍼為戎右充國討鹵印統支軍是能從帥之命成父之志又以壽春守李文通夙精

戎韜累習軍旅明於守備可保金湯摠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徐泗凡五軍阮固始之險以鄆岳都團練使李道古以先曹王臯有任城之武昔征兗渠嘗取安陸授以戎柄嗣其家聲乘五關之隘以唐鄆隨帥李愬溫敏能斷靜深有謀昔趙孟慕成季之勲復能霸晉亞夫紹絳侯之武亦克擒吳想其英徽必有以嗣山南東道荆南凡兩軍自文成而東乃命御史中丞裴度布挾纊之恩奉如絲之命以諭羣帥以撫輿師且以古之會兵必謀元帥令歸於一勢不欲分命宣

武軍帥韓宏為諸道行營都統假陸遜之鉞拜韓信之壇指蹤畫奇正之機發號中嚴毅之令然後有司馬之法節制之師而寒暑再罹賊巢未下又命內掌樞密之臣梁守謙肅將天威盡護諸將懸白日於千里推赤心於萬人由是甘寧奮升城之勇君文勵擊堰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堰城以扼其吭以軒后攻蚩尤之亂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誅淮夷之叛雖以聖討逆皆三年後定百辟之議且謂久勞將決其機以安海內復命丞相裴度持淮蔡之節撫將帥之

臣分鄆禹之麾旆盛實憲之幕府四牡業業於藩於宣先是光顏重允公武戎旅同心壘垣齊列長蛇之勢首尾相從發胡騎之雄紛紜縱擊逐餘孽如鳥雀獵殘寇似狐狸干茅杖行次於洞曲丞相之來也羣帥之志氣愈厲統制之號令益明勢如雷電功在漏刻賊乃悉其精騎以備洞曲之師唐隨帥李愬新摠傷痍之軍稍厲奔北之氣城孤援絕地逼勢危而能養貔貅之威未嘗矍視屈驚鳥之勢不使怨形是以收文成柵而降吳秀琳下興橋而擒李祐祐果故多

略衆以番之或謂蓄患不利吾軍愬誠明在躬東信
不撓爰命釋縛授之親兵祐感慕之心出於萬死縱
橫之計果效六奇粵十月既望陰凝雪飛天地盡閉
愬乃遣其將史明仇良輔留鎮文城備其侵軼命李
祐領突騎三千以為鄉導自領中軍三千與監軍使
李誠義繼進又遣其將田進誠領馬步三千以殿其
後郊雲晦冥寒可墮指一夕卷旆凌晨破關鋪敦淮
潰仍執醜鹵維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廬龍郢艾得
田章既登長驅縣竹用制奇勝與古為儔四紀通誅

一朝蕩定摠宗廟之宿憤致黎庶之乂安周漢以還
莫斯為盛帝命策勲進宏為侍中光顯重允並為司
空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公武加散騎常侍節制
鄜坊丹延道古進御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王師
獲金爵之賞環境蒙優復之恩掩骼埋胔除瑕宥罪
躋羣生於壽域還比戶於可封東西南北無思不服
丞相旋請來朝後加金紫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乃春
淮漬蒸人生殖俾擇循吏撫其疾傷以宣慰副使刑
部侍郎馬摠領淮蔡之任天子議功雲臺追美將帥

俾刻金石以揚休勲而百辟僉謀羣帥克讓惟義士
之志敢貪天功徵賢臣之言實在君德於是縉紳之
士暨侯服之臣工獻鴻名式昭徽策然後光輝千古
聲明百蠻詔命掌文之臣文昌勒銘淮浦庶乎閱周
雅者美宣王之中興觀劔銘者戒蜀川之恃險銘曰
天有肅殺萬物以成雷風為令霜霰為刑君有武節
四海以寧陳之原野阻以甲兵在昔聖王格寧邦國
武以禁暴刑以助德牧除害焉農去蟲蠶苟非戎功
孰靜羣慝明明我后神算精微九重獨運千里不違

宵衣旰食再安中寓始翦朔漢旋梟蜀酋丹徒鏖漢
白門縛布服茲肆罪豈勞一旋淮夷怙亂四十餘年
長蛇未翦寰宇騷然逮於尊童逆志滔天懷柔匪及
告諭罔悛帝念生人乃中薄伐飛將鷹揚前鋒電發
齋壇命信靈旗指越我武惟揚妖氛未滅集於泗曲
決戰摧兇豹略臨晉維留沓中栢栢攘帥應變無窮
浮壘暗渡束馬潛攻合以長圍絕其飛走布德滅妖
升城獲醜商不改肆農安其畝泗曲殘兵投戈束手
帝嘉羣帥賞不踰時畫社啟封珪組陸離泊于樂野

服我英威刻之金石作戒淮裔

幽州紀聖功碑銘并序

唐李德裕文粹

幽州盧龍軍帥檢校左僕射張公仲武往年脩獻捷之禮今歲有銘勲之請二者君子韙之豈不以諸侯有四夷之功獻其戎捷春秋舊典也宗周納肅慎之貢銘於楷矢天子令德也斯可以為元侯表可以為後代法聖上嘉其勲而中禮乃命宰臣採其元功傳於惇史臣德裕敢颺言曰夫兵者所以除暴害也愛人則惡其為害禁暴則惡其為亂雖虜和不殺化之以神至德允懷招之以禮然書有猾夏之戒傳有循刑之訓虞舜四罪乃成大功文王一怒以至無侮非德教之助與仁聖文武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熙我文典煥乎光明極象外之微臻於至道鼓天下之動致於中和慮必鉤深退而藏密故能神幾獨照成未兆之謀威光遠震制不羈之鹵當其時也烽燧迭警羽書狎至人心大搖羣師沮氣皇帝以軒后之威神漢高之大畧光武之雄斷魏祖之機權合而用之以定王業此議臣所以不敢望於清光也倬哉天地應而品物生君臣應而功業成故龍躍而雲從

鶴鳴而子和方叔伐獫狁荆來威安遠擊車師西域震服宜有良將殿於朔邊張公禮悅戰器書成傳癖張仲孝友子孺塞淵流落不耦光景未耀明主雅聞奇志持印而拜尉軍遂推赤心築壇而命元帥拔自雄武授之薊門果能精誠奮發策慮偏臆千里獻籌一心憂國則知龍顏善將任人傑而不疑日角好謀歎敵國而強意迴鶻者本北翟之裔也或曰獫狁或曰山戎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前史載之悉矣豈薛延陀之敗也酋帥吐迷度率眾款塞太宗

幸靈武納降立迴鶻部落置瀚海都督因我封殖遂雄北方代宗之戡內亂也葉護以射雕之士親扈戎旌亦由羗孽率師以翼周北貊梟騎以助漢既滅大憖乃疇厥功特拜葉護司空歲贈繒二萬匹厥後飾宗女以配之立宮室以居之具在京師也淫祠營構甲第暴布棟宇輪奐衣冠縞素交利者風偃挾邪者景附其翎侯貴種則被我文績帶我金犀悅和音厭珍膳竭蠡上國百有餘年既而桀驁無親天命不祐惜侈極欲神道惡盈本國薦饑畜產耗半黠戛斯因

利乘便遂焚龍庭墟落蕭條陰燐青燐今之烏介可汗亡逃失國竊號沙漠非我策命自為假王其來也羨漫陰山睥睨高闕元塞之下氛霧蔽天質貴主以前驅依大國而求援或弓我米糗救其饑人或邀我甲兵復其故地外雖柔服內有桀心因行人致辭微呼韓故事願居光祿塞急保受降城其下有二部曰赤心宰相那頡頏持勒赤心者天性忿驚戎馬尤盛初與名王溫沒斯首謀內附俄而負力怙氣潛圖厲階為溫沒斯所招誘以俱渴可汗戮於帳下其眾大潰東逼漁陽上乃賜公璽書授以方畧公以室韋悍亟之兵近我邊鄙俾其傾廛且禦內侵尋以教役不供為國所敗由是介馬數萬連亘幽陵伏精甲於松檣布穹廬於磧函散若飛鳥止如長雲火燎於原不可嚮邇公激義氣以虹貫發精誠而石開奇計兵權密授髦萬乃命介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玉如清左敵萬李君慶張自榮高守素李志操率銳兵三萬建旆而前介胄雪照戈矛林植命以義殉壯由師直聲隆隆而未洩欲逡迤而不食戢以聽命嚴而有威公

曰險道傾仄且馳且射胡兵所以無敵也致之平原
勒以方陣我師所以逞志也於是據以莽平環以武
剛首尾蛇伸左右翼張輕騎既合奇鋒橫驚如摧枯
株如搏畜鬼攝警者弗取陸梁者皆仆酋侯王貴人
計以千數然後盡羅服聽悉數係纍谷靜山空靡有
孑遺橐駝馱風澤而散旃牆蜀幕布野畢收馬牛
幾至於谷量國血殆同於川決徑路寶刀祭天金人
奇貨珍奇不可殫論乃命從事李周曠馳傳上奏又
命牙門將國從祀繼獻戎俘皇帝受而勞之羣臣畢
賀昔長平七征驃騎六舉竇憲合氐羗之衆陳湯檻
城郭之兵或生靈滅耗士馬痛傷邀功救罪矯命專
征然猶告類上帝薦功清廟顧視二漢不具惡歟以
公威動蠻貊功在漏刻因命公為東面招撫迴鶻使
先是美契丹皆有函使監護其國責以歲遺且為漢
謀自迴鶻嘯聚靡不竭張公命裨將石公緒等諭意
而部族迴鶻八百人雖介子討罪於羈茲班超行誅
於鄯善未足儔也迴鶻又遣宣門將軍等四十七人
說辭結歡潛伺邊隙公察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

入五原大毆雜酋公逗番其使緩彼師期竟得人病
馬瘡縮衄而退挫銳解紛繫公善計今烏介自絕皇
澤莫敢近邊兵丁令以圖安依康居而求活盡徙餘
種屈意黑車寄託遠遁流離饑凍黑車亦倚其威重
迫脅諸戎造謀籍兵解仇交質自謂約費深入漢將
取而未期渡幕輕留王師往而非利公以壯猷遠御
長計羈縻不媮避嫌之便終盡致敵之術將時動而
得雋豈歲數而勝微矧乎明主杖將帥為爪牙視戎
翟為羗方獵猛敵不玩細娛非周宣無以成名名虎
之勲非漢宣無以聽營平之計曷哉上將光我中興
公前後受降三萬人特勒二人可汗姊一人都督外
宰相四人其他侯王騎將不可備載王褒以日逐歸
德稱為人瑞班固以稽落蕩寇大振天聲孰若天子
神武百蠻震懼乘其蹙困臨以兵鋒刈單于之旗納
休屠之附非萬里之伐無三年之勤魏乎成功輝焯
後代宜刻金石以揚鴻休銘曰
大和之初赤氣宵興開成之末彤雲暮凝異鳥南來
北滅之徵北夷風掃厥國土萌逼迫遷徙震我邊鄙

長蛇出穴奔鯨失水上都薊門近連千里曾不畏天
猶為驕子乃我遣穀邀我王師假我一城建彼幡旗
歸計強漢郅支慢辭狼顧朔野伏莽見羸鷹門之北
羗戎雜處濺濺羣羊茫茫大鹵縱其梟騎驚我牧園暴
若豺狼疾如風雨皇赫斯怒羽檄徵兵謀而衆默斷
乃雷聲沈機變化動若神明沙漠之北鹵無隱情漁
陽哭騎燕歌壯氣赳赳元戎眈眈虎視金鼓誓衆于
旄蔽地爰命其弟屬之大事翩翩飛將董我三軍票
兄之制代師之勤威略火烈胡馬星分戈迴白日劍
薄浮雲天街之北旄頭已落絕轡之野蚩尤未縛俾
我元侯恢宏遠略取彼單于係之徽索陰山覆烽亭
徽橐駝萬里昆夷九譯而通蠻裔既同天子之功儒
臣篆美刊石垂鴻

平雲南碑

元 程文海 文類

國家繼天立極日月所照周有內外雲南秦漢郡縣
也負險弗庭憲廟踐祚之二年歲在壬子我世祖聖
德神功文武皇帝以介弟親王之重授鉞專征秋九
月出師冬十二月濟河明年春歷鹽夏夏四月出蕭
關駐六盤八月絕洮渝吐蕃分軍為三道禁殺掠焚
廬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還十月過大渡河上
率勁騎繇中道先進十一月渡瀘所過望風款附再
使招之至其國遇害十二月傳其都城城倚點蒼山
西洱河為國國主段興智及其柄臣高泰祥背城出
戰大敗又使招之三返弗聽下令攻之東西道兵亦
至乃登點蒼臨視城中城中宵潰興智奔善闡追及
泰祥於姚州俘斬以徇分兵略地所向皆下惟善闡
未附明年春苗大將元良合解經略之上振振而還
未幾拔善闡得興智以獻釋不殺進軍平烏蠻部落
三十七攻交趾破其都收得磨谿洞三十六金齒白
衣羅鬼緬中諸蠻相繼納款雲南平列為郡縣凡總
府三十七散府八州六十縣五十甸部寨六十一見

戶百二十八萬七千七百五十三分隸諸道立行中書省於中慶以統之大德八年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建言所領雲南地居徼外歷世所不能臣先皇帝天戈一麾無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於方夏幼長少老怡熙熙皆自忘其徃陋非神武不殺之恩不及此惟點蒼之山嘗駐蹕焉若紀聖功刻石其上使臣民永瞻仰於事為宜中書以聞制曰可以命詞臣臣文海再拜稽首而言曰世祖皇帝大矣辟於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而生生之意恒寓於雪霜風雨寒暑變化之中物之蒙之者薰然而溫洒然而濯翕然而同靡然而順有不自知其然而然者故其功烈之崇基業之廣貫三靈而軼千古夫以大理之昏迷旅拒虐我使人若奮其武怒俾無遺育可也而招徠綏緝終釋其主弗誅嗚呼微天地之德孰能與此乎今陛下建中和之政凡以繩祖武厚民生無所不用其極中分欽承無遠弗届是以藩方大臣於錢穀甲兵之外惓惓以光照令德為請其知為政之本也已漢世宗從事西南裔天下為之搖動蜀民咨怨

喻之諄諄鑿池蒞習再駕而後取之其視今也孰愈穆王周行寓縣必皆有車輒馬跡焉初非疆理天下也而世猶誦之至今其視跋履山川洒濯其民而納於禮義之域孰愈彼碧雞金馬與夫點蒼皆其山之望者也漢使祭之唐季盟之夫各有所畏焉耳今也鐫未始磨之崖紀無能名之績桓桓煥煥與世無極豈惟足以震百蠻榮千古其餘光所被山川鬼神與嘉賴之嗚呼盛矣哉臣事先皇帝蚤受眷知今復侍罪禁林發揚蹈厲職也不敢以荒落辭謹再拜稽首而系之以詩曰

於皇維元載地統天大意小噓曰寒以暄粵西南風水駛山嶺風霆流形氣交神州歧息蠕蠕勾萌鮮鮮谷飲巢居燕及跼蹐繫誰之恩聖祖神孫武烈文謨渝後生存既有典常被之服章我吏我民我工我商萬國一家孰為要荒點蒼蒼蒼禹跡堯墻井鉞參旗終夜有光威不違顏作善降祥嗟爾羣倪視此勿忘

平北碑

明 胡 廣

上天厭元氏之德命我太祖高皇帝芟除靖治盪滌
海宇復千古禮樂之舊故旄鉞一麾天光日麗習昧
就旦功德之隆鮮與為比皇帝膺受天命續承鴻基
克集大勲家視天下甄陶庶類咸得所凡含齒戴
髮有血氣者罔不率服獨北鹵遺孽處於荒裔雲聚
烏合遷徙無常倨強黠驕侵略邊圉以梗聲教梟獍
豺狼自相噬噉歲無寧處皇帝恒遣使諭之輒見羈
留尋加殺戮皇帝曰天生萬物不能自治必付人君

以治之人君統理萬物品節制度裁成輔相奉若天
道一物失所歸咎厥躬朕監於往聖必循至德閔其
無知包荒含忍撫摩旬姁動以至誠昇乃革心乃者
其人鈔邊邊將得之皇帝遣使數革護遠錫賚隆厚
鹵蓋猖狂誕肆兇暴咸被虔劉郡臣請曰覆載之內
靡不臣妾惟此殘北以哀微餘孽匪德可服匪恩可
懷違天逆命寇攘疆場戕殺使臣在法必誅今不討
則無以畏四方且滋後世患暫勞永寧在斯一舉皇
帝曰予久戡武肆敷文德以綏來之而鹵黠驚若是

其徃征哉矧皇考有命必殄鹵寇以絕邊釁汝羣臣
其與聞之予曷敢不承稽諸天道驗諸人事國運已
絕况醜鹵自相吞噬取亂侮亡實在今日汝羣臣既
予同予豈敢拂於衆志乃詔於天下告於皇天后土
社稷宗廟山川神祇親率六軍徃征之二月丁未徃
出北京虎賁之士鷹揚之旅數萬而鐵騎參之旌旗
蔽山戈甲炫日長轂轟震填塞川陸三月癸酉出興
和道丙子次凌霄峯地燥水乏夜大雪人馬 丙
申次清水源水驟鹵忽泉躍出地高數尺四月癸卯
次元石坡乙酉次歸化甸戊申次楊林戊丁巳次捷
勝崗戊午次清冷泊俱有泉湧出士卒謹呼人倍厥
勇五月甲戌度飲馬河戊寅逐鹵至元明河鹵來接
戰皇帝率先鋒進擊遂大敗之追奔數百餘里首鹵
本雅失里以數騎先遁獲馬駝牛羊生口無算俘獲
降者給以羊馬盡釋而資遣之辛巳封其山川而還
戊子班師至飲馬河大詔天下六月甲辰師回抵靜
鹵鎮鹵偽太師阿魯台率衆來拒戰皇帝指揮將士
電掃霆擊一鼓而破之虜大敗盡獲其牛羊輜重羣

臣咸曰北國為中國患其來尚矣漢唐討之師出屢費鮮獲全功今皇上奉行天討踰越荒域

即時蕩滅而沙漠空虛曠絕人跡豈但幕南無王庭而已哉實由宸筭先定明見萬里恢宏隆基光耀往古宜有紀述勒於金石昭功德於久遠皇帝曰汝羣臣同心士卒用命克成茂勲使國家久安邊境寧謐汝之勞烈萬世有光乃命臣廣為文臣廣忝列危從親覩天威震蕩萬里謹拜手稽首為銘勒於堅碣以頌歌聖德於萬世銘曰

於昭大明受命于天全統覆載德被蠢蠕孰悍而驕以梗洪化猘狁遺孽攘竊中夏天子曰吁彼點而貪母貽後世在我剪戮桓桓王師用彰神武如霆如雷奮伐征酋乃踰絕漠至於元冥大振天聲以洗殫腥回車載塗酋復逆拒矢幾如雨破之一鼓嗟彼醜酋獸駭禽奔電掃風驅勦其連什萬里蕭條曠無遺寇民安衽席烽消斥埃封山建碣萬世攸隆宇宙清寧天子聖功

平安南碑

明 胡 廣

皇天眷佑大明肇開萬世全盛之基太祖高皇帝戡除治定以生以育六合之廣包舉無外皇帝聖智聰明文武經緯克續克承光熙前烈仁聲洋溢淪浹人心際天極地咸胥至化罔不來庭安南南徼近國受命為先其王日焜嗣其先王已歷三紀懷德慕義其人用康比其季年陪臣黎季犛子澄蒼陰謀內訌殺日焜及其宗族殘酷其民奄有其國上表竄姓名為胡一元子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為甥求權署國事皇帝問民無屬不逆其詐姑從所請未幾求襲王爵許之遂其奸謀益肆無憚僭大名改國號正朔弗承職貢弗修放劫邊境據廣西太平等州縣侵雲南寧遠州詐取歲金掠其犖犖鉗給使令事聞皇帝遣使諭以禍福乃上表曲辨辭益悖慢占城國王喪子新立欺其幼以偽印冠服偏之受令附已背天朝占城王執義拒不從屢加兵殘伐要貢殺士占城來告急復遣使諭之愈傲慢無忌逾年安南王孫添平始遁至京懇其實季犛聞之懼上表請迎添平還以國四

年春遣使送添平歸達其境李薛伏兵殺之并殺使者皇帝告羣臣曰裔醜逞兇悖逆於天侵軼邊疆毒虐隣國殺主殃民罔知攸畏奉行天誅予不敢赦羣臣咸曰最爾小醜敢爾不臣數其逆罪浮於九伐天討所加不可以追皇帝曰俞乃告於上下神祇聲罪致討曰能爾為征裔將帥將師由廣西伐其左以晟為左副將師由雲南伐其右曰輔爾為右副曰彬曰旭爾為左右叅將其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驃騎五將軍各率所統以從曰能爾其總統之七月癸卯皇帝臨大江禱蠶遣使誓於衆曰予奉天行伐罪惟元兇爾其毋克武勿毀廬墓暨草木勿妄剪除有或違予命雖勞弗績且底於罰能等頓首受命師行至龍州能邁疾薨以師授輔輔率師入境賊築險以拒首攻拔隘留柵遂進拔鷄翎關席捲至富良江賊度不支併其衆號七百萬退守江南築柵城九百餘里戰艦數千餘艘阻江為險驅犀象之屬來拒戰晟剪棘通道出宣光江彬昇舟上流潛濟縱火焚其艦晟首尾夾擊鏖戰及哺波濤皆赤遂奪富良江旭夜度師

與賊對壘晟攻其東南輔督前鋒先登遂破多邦壘我師奮勇矢石交下鼓聲震地賊勢披靡犀象皆股戰乘戰逐北斬馘無算直擣東都咸定西都破盤灘破囤牧敗賊於魯江又敗賊於仙莒追奔至黃子江大敗賊於賊子關賊率餘衆遁於清化分兵逐之水陸並進賊復遁於乂安窮追至日南州奇羅海口生擒李薛及澄蒼盡得其偽官屬人卒獻俘京師其餘望風迎款人民安堵市肆不移安南平得州郡四十八縣百八十六戶三百十二萬五千九百未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李薛殺之盡無可繼承金請復古郡縣遂徇衆欲郡縣其地立交趾都指揮使司布政使司按察司及各衛所府州縣大小諸司設官分理追封陳氏諸王建其墳廟有司歲時祭之給戶六十以供洒掃師還之日冊功封晟為黔國公輔為英國公其餘將校論功陞賞於是文武羣臣稽首於庭曰裔賊作亂毒痛一方皇帝閱民塗炭興師問罪誅其首兇前條脅從綏懷降附撫摩人民建無前之功宜必有文紀述鴻績皇帝以命臣廣臣廣竊惟安南古交

此郡漢制刺史領之歷代相承或有因革五季擾攘
棄而復治頑犷驕悍漸遠禮教日改月化宋平嶺表
其酋丁氏上表內附繇宋迄元且服且叛屢招征伐
我國家平一四海陳氏聞風慕義奉職來庭有同下吏
恪守臣節罔敢違命國久翕和民不知爭逮賊臣逞
兇戕奪其國稔為不道以干天誅皇帝命將興師伐
暴救民罪人斯得成謀定筭獨出宸衷仁義之舉所
向無敵威德大功輝耀宇宙推求往迹誠莫有比宜
被之金石垂示萬世臣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

大明受命全統覆載凡厥有生罔不欣戴太祖肇基
皇帝續武二聖相承德傳功溥八風宣暢七緯順行
裔翟蠻貊以莫不寧惟彼安南邈諸海域來享來王
實先諸國分封頒爵超歷五等章服煌煌丹服有
一姓三世作鎮海邦飭謹帝命弗怠有恭比有賊臣
煽突騁毒哀允莫虞竟赤其族橫肆虐劉人怨家讎
統揚靡遑悲傷道周匪惡仇謀恣罔於朝皇帝聖仁
諄告愍愍彼悍獍踰彼心梟獍礪瓜磨牙齒噬邊境
復戕陳允及將命臣不畏於天美畏於人皇帝曰吁

嗟閔允暨溥天之下孰敢予侮乃擾天紀以連天誅
天之所殛彼其焉逋爰告神祇興師平伐豫厥善類
殲此憐杞帝謂將臣予言爾遵討不恭命一二頑嚚
克弁斯矜傾坑宜怒怛彼無之勿究予武彼都彼野
彼墓彼屋勿圯勿夷爰及草木彼寒而饑以燠以飼
彼勸而疫以安以暨武臣桓桓肅將皇威罔受訓言
動罔或違徒旅嘽嘽矢於原野如霆如雷孰為禦者
蠢茲小丑醜蟻聚蜂屯觀望震懾叫呶呈弁戈船衝擊
鐵騎蹂踐海波騰立象兕股戰踵背莫撐薑螫胡施
電掃風驅雲散冰漸既獲元兇弗裂弗磔震布飛馳
聿求獻馘解縱俘囚綏懷無罪甘雨祥風悲煦悲溉
交人稽首小大咸喜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謂始迫脅
實匪乃心斂手就擒不圖有今昔克厄我居無寧歲
不耨不蚕夙夜惴惴夫勞於役婦瘁於室不犯有誅
朝不及夕雖寒何告雖饑何想委棄溝途寧我肯顧
皇帝聖仁逖念遐攘撫摩瘡痍淪創輒如習際明
如隙啟室抹拔妖侵忽睹天日肇復古封大開文治
是正是釐約我禮義庇我室廬措卹衽席食有饁粥

衣有布帛我婦我子安我織耕悲喟愁吟化為歡聲
我寢我興我歌我嘏穰穰豐年靡憂伊洛牛放於林
馬牧於郊夜戶不扃旅食不飽韶耄胥慶多祐有秩
其誰予之皇帝申錫不威以威惟德是懷自今以始
民去害蓄德化流行無遠弗覃其迪其否於此焉盛
既平安南四海永清日月照臨同仰大明安南既平
皇帝聖功輝耀乾坤萬世無窮

勅修河道功完之碑

明 徐有貞

惟景泰紀元之四年冬十月十有一日天子以河決
沙灣久弗克治集左右丞弼暨百執事之臣於文淵
閣議舉可以治水者食以臣有貞應詔乃錫璽書命
之行天子若曰咨爾有貞惟河決於今七年東方之
民厄於昏墊勞於堙築靡有寧居既屢遣治而弗即
功轉漕道阻國計是虞朕甚憂之茲以命爾其往治
欽哉臣有貞祇承惟謹既至乃奉揚明命戒吏飭工
撫用士衆咨詢羣策率興厥事已乃周爰巡行自東
北徂南西踰濟汶沿衛及沁循大河道濮范以還既
究厥源流因度地行水乃上陳於天子曰臣聞凡平
水土其要在乎天時人事地利而已天時既經地利
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夫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
不可逆焉以堙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此道也今勢
反是治所以難蓋河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
水之勢既肆又繇豫而兗土益踈水益肆而沙灣之
東所謂大洪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而奪濟汶
入海之路以去諸水從之而洩隄以潰渠以淤勞則

溢旱則涸此漕途所為阻者與然欲驟而堙焉則不可故潰者益潰淤者益淤而莫拯也今欲拯之請先疏其水水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為之方以時節宣俾無溢涸之患必如是而後有成制曰可臣有貢乃經營焉作制水之閘疏水之渠渠起張秋金隄之首西南行九里而至濮陽之濼九里而至博陵之陂又六里而至壽張之沙河又八里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而至白嶺之灣又三里而至李準之涯繇李準而上又二十里而至竹口蓮花之池又三十里而至大澗之潭乃踰范登濮又上而西北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故過其過而導其微用平水勢既成名其渠曰廣濟閘曰通源渠有分合而閘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而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丈萬九堰既設其水遂不東衝沙灣乃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阿西鄆東曹南鄆北之地出沮洳而資灌溉者為頃百數十萬行旅既便居民既安有貢知事可集乃參綜古法擇其善而為之加神用焉爰作大堰其上隄以水門其下繇

以虹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架濬截流欄木絡竹貫之石而鍵之鐵蓋合土木火金而一之用平水性既乃導汶泗之源而出諸川匯澶濮之流而納諸澤遂濬漕渠由沙灣而北至於臨清凡二百四十里南至於濟寧凡二百一十里復作放水之閘於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放而洩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節且有所宣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興初議者多難其事至欲棄渠弗治而由河沁及海以漕然卒不可行也時又有發京軍疏河之議有貢力奏竭瀕河州縣之民為牧庸役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天子從之是役也凡用人工聚而問役者四萬五千有奇分而常役者萬三千有奇用木大小之材九萬六千有奇用竹以竿計倍木之數用鐵為斤十有二萬鍵三千緡八百釜一千八百有奇用麻百萬荆倍之業稍又倍之而用石若土則不計其筭然其用糧於官以石計僅五萬而止

焉蓋自始告祭興工至於工畢凡五百五十有五日是治水官佐工部主事臣劄叅議山東布政使司事臣雲鵬金山東按察司事臣蘭等咸以為惟水之治自古為難矧茲地當兩京之中天下之轉輸貢賦所繇以達使終弗治其為患孰大焉夫白之渠以溉不以漕鄭之渠以漕不以貢而工皆屢年費皆鉅億若漢武之瓠子不以溉不以漕又不以貢而役久弗成兵民俱敝至邇勞萬乘投璧馬籲神祇而後已以彼視此孰輕孰重孰難孰易乃今役不再期費不重料以漕為以漕為以貢為無弗便者是於軍國之計生民之資大矣厚矣其可以無紀述於來世臣有貢曰凡此成功實惟我聖天子之致所以俾臣之克致不奪浮議非天子之至明孰恃焉所以俾民之克寧不苦重役非天子之至仁孰賴焉有貢之於臣職其惟弗稱是懼矧敢貪天之功惟天子至明至仁之德不可以弗紀也臣有貢當備員翰林國史身親承之不可以嫌故自輟乃拜手稽首而為之文曰皇莫九有歷年維久延天之祐既祿而豐有節以蒙見沫日

中陽九百六數下厥鞠龍蛇起陸水失其行河決東平漕渠以頃否泰相承運維中興殷憂廼凝天子曰吁是任在予予可弗圖圖之孔亟歲行七易曾靡底績王會在茲國賦在茲民便在茲孰其幹濟其為予治去害而利惟汝有貢勉為朕行便且是經臣拜受命朝嚴夕警將事惟敬載驅載馳載詢載謀載度以為乃分厥勢乃隄厥潰乃疎厥滯分者既順隄者既定疎者既濟乃作水門鍵制其根河防永存有埽如龍有堰如虹護之重重水性斯從水利斯通水道斯同以漕以貢以莫不用邦計維重惟天子明浮議弗行功是用成惟天子仁加惠東民民是用寧臣拜稽首天子萬壽仁明是懋爰紀厥實勒茲貞石昭示無極

江淮平亂碑

明王鏊

明受天命君萬邦九聖相傳海涵天覆休養生息百五十年絕漠遐荒罔不率服而近甸小醜蠢茲弗靖皇上赫然興師越二年始討平之先是正德初年逆豎盜弄朝枋以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靡然發動逆豎伏誅羣盜遂作五年霸州人劉陸與弟崇齊彥明相煽起合他盜楊虎橫行齊魯趙魏徐沛間所至張旗益鳴金鼓屠城破邑發庾潰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十里蕭然甚者竊名號戮王臣載漕舸攻宗藩上初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師久無功乃逮偉中錫而還兵部左侍郎陸公完毅然以討賊自任乃命兼都御史節制諸軍且調沿邊驍將健卒以行公以六年八月至涿州中外洶洶言陸杀彥明將以其衆入寇宜還師以衛京師公曰吾受命至此有進死無退生乃率兵直前遇賊於霸州之平口遣許副總泰卻遊擊永興戰克之又進戰破賊於阜城於景州而楊虎復擁衆北來衆懼不敵適馮副泰頊以麾下至與永泰合擊於景州之宋門店大

破之虎僅以身免時天下承羣不逞且蕩起從之勢不可制及是王師屢捷從賊者始悔且懼公因開以生路立招降賊於軍前其衆多散去者又命郡縣各繕城濬池清楚以族賊至無所掠楊虎既敗歌率其衆而南九月陸杀彥明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之於曹之裴子巖是役也賊之銳卒畧盡幾不能軍上復遣中使至督諸軍與戰於湯陰又大敗之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劉副總暉又大敗之於滕縣七年賊率其餘衆至下邳淮上總漕張都御史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有四尊迭進輒斃之乃逡巡遁去泰將李瑾又邀擊敗之賊奔登萊公率諸軍追之遇於嵩淺坡殺其衆殆盡陸杀彥明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奔河南又奔湖廣劉陸隨溺水死杀彥明奪船東下犯鎮江江陰棲海之狼山忽沂江上犯南安安慶公復被璽書兼程馳至衆謂賊且北去公曰賊技窮矣必且復南以窺吳會乃分兵駐京口張總漕泊王都憲縉命都憲諫時副總源各分兵守要害賊果復下據狼山公率兵至江陰會天

大風賊船糜碎遣諸將襲之賊奔掠山巔矢石兩下
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
跣行奪其險賊墜巖下死者無算乘小舟將遁溺
海死彥明為宣府遊兵所殺楊虎之南下也官軍扼
之河上虎渡河官軍亂石擊之溺焉至是羣盜盡平
中外又安議者咸曰盜縱橫南北所至創殘罪稔惡
盈肆皇天震怒動威以殄滅之予以為唯天祐民唯
人順天唯節制公殫衷許國運籌料敵指付必堪諸
大夫戮力行忠勢犄角諸將士摧鋒摩壘賈勇先登
相與成此膚功益天人協應之効歟是役大戰十二
小戰數十斬首一萬五千五百有奇降散者不可勝
紀七月甲午班師誅餘賊於市劫脅者悉縱歸之提
聞自節制而下褒賞進爵有差詔建江海祠於狼山
相與伐石紀勲以示永久云

征南碑

明 田汝成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字內熙皞兆四郊以崇天建九
廟以尊祖於是百靈薦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
外諭四裔通作明堂朝羣辟按圖數貢至於安南曰
茲邦不庭廿有餘稔豈其叛哉曷往詰之禮官肅將
瀕行會有恭氏連臣詭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恭氏
之嫡嗣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賈篡恭宗逐
臣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
討之廼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略
邊務以需大舉蔡公簡委賢豪叅謀畫策而左叅政
翁君萬達實總其凡廼圖山川發間諜探要領峙弱
粟礪矛鎗選編裨練卒乘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
風霆交人間之大懼登庸披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
先臣恭氏之陪隸也恭氏式微國亂無象臣以皇靈
削莫草竊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纊之晨倉皇解佩
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請命以聽所立
也臣恐駭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推右輓責以
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命是蕩析

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裔俗護印五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使致闕而關令嚴不敢致方物敢不敢移易也封題較然臣父子兢兢惕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曰天監在茲夫黎氏不請而屬之臣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死罪死罪第黎氏忽亡而國人謬擁避跡無所若臣違道以徼之安能變如於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簿錄之登獻闕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弗哉豈其挾護以緩我師其往最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鸞都統軍勅曰聽以軍往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廼勒兩粵勁士分為三軍副總兵張君經將中軍翁君萬達監之叅將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泣將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鎮南勁士分為三軍都指揮胡君紹將中軍副史鮑軍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將左軍副使鄭君留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還穆進止機宜則惟翁君與焉於是八蠻五獠侮食左言

之長吳鉤越棘狼羆烏章之士伐杜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嶽嶽從從麻列蜎合箕張翼舒闕駢乎桂海路籍乎炎微矣交今間之愈益大懼登庸之使疊跡轅門櫛襖哀悽懇以降請轅門僉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昇襯以請誅彷彿於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廼啟鎮南之閨莫龍興抗黃幄陳兵森扈登庸跣立囚首白組繫頸稽顙稱曰臣斧鑕遊魂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縵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聽是陛下以不忍羣黎之故而有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已來魂魄颺喪悽悽荒怨文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責誠偽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殷懃之狀繪圖不足以為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之臣率土編戶戮之為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地之量覆育螻蟻育之故穴亦惟命謹以先朝所錫金印一枚黎氏所侵四峒之地遣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隕越轅門僉議以為其辭順其儀恭其表無偽違即征之天之命也

服而舍之武之經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
扶聞皇帝若曰嗚呼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
力是憑匪王帛山河是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氏守
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天絕莫氏宣力北戶安堵朕
亦嘉之其華王爵易國號置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
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軍解嚴南土驩呼馳
馳昂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為莫氏知命者四繫組以
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丞印而獻之以完寶也不貢
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其得不死

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嘗以藩察
分守左江悉厥顛末昔慈其勞而今欣其訖也廼述
而銘之曰

粵有交州蕞爾瀛介三代之隆擯於荒外羸秦遠略
迺闢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綸土酋竊據
涉宋而驕益頌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寶皇祖嘉之
俾仍舊封季犛賊逆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梟戮鯨鯢
索於陳絕不可得廼建省垣約以綬墨黎利再叛
詐擁陳後宣廟慈宏包荒復扣錫爵給印樹為藩邦

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裔屬懷不請而裨
於義則乘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
緯武經文維兩司馬矯矯元候在天而下司馬有令
既嚴既明翼用翁君廉信以匡鋪敦義勇鷹搏虎奔
朱鑒日麗元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
蓄武不寃交人聞之喑喑嘽嘽傾巢聚落俯訢仰干
蓬跣繫組蟻伏而進順效牽羊請同昇視匪寇匪篡
庶幾有辭皇帝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畀世官
比於內史輯戎龍編交人謹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

築我室廬煨煨天威盱眙而在濺濺天恩含哺以載
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爾孫子惟王之共虞格苗民
淹於七旬交人來款曾不浹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
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
又何足云

平播碑

明 陶望齡

皇明奄宅方夏象寄所隸極於西南跋焚濮落烏蠻
白裔荒忽么魔前世所弗役莫不董使經馭咸在職
貢惟播州古之即縣楊氏以唐之季蒙難因險世長
厥地顛襲朝號內相君民區裂版章以淪北裔歷宋
暨元霸縻弗絕雖聖人繼起洗濯腥穢包併荒遠猶
取其貌恭因而建置蓋仍 宜今苟便民俗而已至
今皇帝御宇神武英斷威德醜詘仁風既宣義殺時
舉遂迺誅夏戡倭抗強獲植單弱參伐順建旬始隕

銷維播孽應龍怙其昏囂湮滅異紀禍芽惟牆以條
以蔓天梯烟黨遂延毗黎七姓五司逢其蠱螫咸仰
天搶地而呼曰吾君乎匪覆匪載胡遠獨遺天子曰
嗟播人予子予可弗問令吏召應龍置對逋佚抵嫚
未竟厥理用反戈於白石疆吏來言狀是當誅討天
子曰豈不或悛命大臣適往有辟之迨至應龍詭服
請受罰贖首領自效使者宣上指璫爵赦元春夏煦
養父教毋偃惡枋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瓦厥允
後遂迺放兵擾境逆犯頒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

廷臣僉曰播徒蟻蠱上不忍爪甲數置之覆用噪嗟
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有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
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
楚賜劄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
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李公己亥五月
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民恒戈剗構釁弗屬公謂
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師輓
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紆之賊遂入綦江燒王
辦梗偏隘煽引九股恫喝彌轅圖以怵將吏就懷附
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歧用緩深入明年春所徵秦
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望
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官
折枝先以南川兵搥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經
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帥
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接再牛塘
樓賊困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戮
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關以
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岡下公

命按察使傅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飲血茹涕
責戰愈厲六月五日綏應祥兵破其郭二翌日廣璘
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屍係妻孥盡
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市夫播人鼠伏葦
莽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月之朗者八百年於
茲矣則割春砮來自淫威寔鬼其首不敢遲睨其視
王人天吏若異穹壤一旦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
庠豫梯旭穴虎豹憑阻者皆剗削嶠嶮廓爲道周茫
施羅甸谿峒君長震疊懲艾益祇罔怠明天子刑德
我公功烈於是乎遠宜標諸金石示萬禩永殿南紀
用都司某所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
就厥趾枕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
官於職宜有紀述遂系之辭曰
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
鑑先納土酋使穹階仍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
稱爾干矛載啟戎行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房
有謀於社女戎勝晉禍水滅矣大猶弗勝小醜詎堪
纓虎冠蛇搖牙噴毒笑刃嘖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

聽民則通命執罪人歸諸尉氏萃桔就訊爲我繫囚
既縱而西鵠車去羈白石弄兵射天嗔主大吏執言
譴張其語糾聚奸惡公相驩器糜肉播人用以泰苗
後捷其梯免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醢
帝用惜惜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公
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霄壤公徂以辭
俾疑罔害哀兵輓轂機沉色間難知如陰不動如山
屹屹王師有來自東盧濮擊敵並以兵從師既會上
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撤岱壓公曰有命爰取其魁
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跪扶携百千有五有不用命
乃折以斧重闕嵯嵯若騫若隆恃險與兵以即顛殞
殷伐鬼方懋乃克之三月告旋天子之釐維播在昔
波池潦淪今始會同乃江乃湖昔爲蠱薨以飽威淫
今有四肢乃父乃兄告爾播人勒爾征役襁褓韋衿
以償帝力告爾播人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
赫天威銅標在南逝矣西人我公自瞻

碑

旌忠

贈太尉段秀實紀功碑并序

唐德宗

立人之道曰君與臣為臣之義曰忠與節忠莫極於
衛國節莫大於忘身存其誠德貫乎天地致其功用
施於社稷獨斷勦兇惡之命沉謀安宇宙之危其智
勇足以拯時其義烈足以宏教非吳穹錫慶數佑皇
家重振紀綱再激汙俗何遑述之會而獲見斯人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
郡王段公名秀實字成功應期降生扶翼唐祚稟陰
陽之粹氣備剛柔之全體體正明道從時卷舒當為
淳和發為功烈朕宅帝位之五載孟冬十月賊臣朱
泚反天情人因時多虞乘我無備誘聚叛卒作亂於
京師朕深惟罪己之誠遠遵避翟之義駕自中禁狩
於近堀賊陰謀為奸陽言示順以公嘗任涇帥素得
士心採諸衆情引以自助公感時悲憤思定大業謂
復國安人由己不可以顧私謂開物變化在權不可
以虛死畧匹夫之稱介蘊曠代之宏規內貞其心外
混其跡且控察元惡情狀將因而圖之賊果不疑委
以心腹遽發先黨謀襲我師公說說以詞止之不可

及竊取官印假為兵符急追冠軍不遠而復銷禍紓
難陰陽若神於時物情危疑忠邪莫判卒乘未輯軍
旅未完微公之謀吾幾幾濟既而密結勇敢誓殲寇
讐決策剋期中外發應會賊訛召公計事引入門中
露其姦情言及僭竊公氣填胃臆植髮衝冠仰天大
呼元鑒何昧孰為臣子而忍是心語未絕音奮笏前
擊亮徒敗而既躡而奔左右愕然初未敢動繼者不
至事遂無成逆徒交鋒因而遇害嗟乎天生萬物唯
人最靈稟元氣之精鍾五行之秀是宜守正居順移
孝資忠君君臣父子各履於達河同臻於太
和天乎不融生彼狂悖神乎不惠喪我忠貞靜言思
之報饋忘寐詳求其理抑有以焉茲朕不明敗德招
損故列聖垂佑儆戒於予則此之亂所以懲既往最
將來禮教陵夷風訛俗弊故上帝元鑒聳動於人則
段公之死所以勵當今傳不朽也訪彼前史稽諸昔
賢全大節者不必成功建大功者或未立節非節不
可以裨教非功不可以持危義實相須事難並備吉
甫以文武翼周室宣王中興絳侯以智謀安劉氏文

皇紹立茂功著矣而節未可稱董卓胥國以擅威伍
孚刺之而不畏王敦擁衆以稱亂周顗折之而無疑
奇節倬矣而功竟不就至若屈伸合變進退知機智
以遂其謀勇以決其死功與時並節與名偕中古已
還無公儔比貞烈之至通於神明殊驚聞之而動心
仇讐感之而不怨死於義而義著忘其家而家全行
路悲懦夫增氣矧予之慟其可弭忘且人之所愛
者身也國之所重者位也公能殺身殉國朕得不以
重位報之哉乃詔有司冊贈太尉謚曰忠烈賜實封
五百戶莊宅各一所嗣子授三品正員官諸子各授
五品正員官表其閭里護其喪葬官立祠宇史載忠
勲哀榮之典備矣君臣之義極矣公始以天寶四載
奮筆從戎才為時生官由才達得司馬戰陣之法參
將軍帷幄之籌累典方州更踐臺持出擁旌節入為
卿士位歷十七歲踰三紀封王列於異姓開府比於
台司參職六官食賦百室言不代善慮常下人恒持
順信之規罔居疑悔之地利刃在手投節皆虛貞松
有心老而彌勁吞大慙於方寸之內定危疑於剋刻

之間力可屈而志不可遷身可殺而節不可奪所謂
有始有卒為臣之極致者歟日月有期宅兆云畢身
歿功在凜然如山勒名傳芳終古不滅以志吾過且
旌善人銘曰

浩浩上天四序唯均氣或埋鬱過為災氣否不可終
必復元亨洗以膏雨播之祥雲濟濟蒸人五常是則
時或逆難乃生允應亂必有定允歸皇極拯以茂勲
輔之明德勲德克崇茲惟段公實天降靈寧保朕躬
日月蔽虧宇宙昏蒙罔然明誠獨著深忠豺狼為羣
狎狎逞志咆哮奔突我未備公飛赤符橫制醜類
變化若神邦家不墜元惡大憝誘姦作狂竊器僭名
反易天常公獨挺身奮擊暴強烈烈英武歿而彌章
義振名教功存社稷贈極上台賞延真食省咎祇畏
懷賢惻惻刻銘豐碑昭示萬國

魏博節度使田宏正碑 唐 元 稹

陛下以元年正月壬戌詔臣稹曰朕有臣宏正自魏
人鎮魏人思之因守臣懇狀其德政乞文於碑爾司
予言其文以付臣拜稽首退而奏書於陛下曰始安
祿山以元宗四十三年盜幽州兵劫擊郡縣偷關據
京天下掉撓肅宗征之海內甫定而夾河五十餘州
或伏或叛更立迭奪廢置征伐觀見賦入之宜皆自
為意五紀四宗容受隱忍田承嗣始有魏博相衛貝
澶之地承嗣卒以其地傳兄子悅悅傳緒緒傳季安
既而季安悍誕淫驕風勃蠱蠹發時喜殺左右漸及
於骨肉往往顧妻子曰安用此由是內外惴惴妻元
氏聞人不忍移置他所餘一月乃卒是歲先皇帝元
和之七年八月也季安子懷諫始十餘歲眾懷故態
名之為副大使而家臣將士則逆虐用事士眾不分
伏日夜相告曰田中丞與博大孝敬於軍謹廉讀儒
家書好言君臣事僕可依倚為將帥乎聞者皆踴躍
一朝牙旗下眾來捧附與仆地不肯起眾亦不肯去
乃大言曰爾輩即欲用吾語不能殺副大使且使吾

取天子恩澤洗汝痕穢使千萬衆知君臣父子道從我乎皆曰諾遂殺蔣士則等數十人以興知留後事移懷諫於外明年歸之朝蓋七年之十月四日也乃圖六州之地域籍其人與三軍之生齒自軍司馬以下至於郡邑吏人廢置盡獻於先帝詔興以工部尚書長魏博相衛貝瀧之地仍勅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使于興且以錢一百十萬緡賜其軍曲赦管内百姓一年勿復事問者羸貶之困褒誅之不以法者魏之人相喜曰歸天子乃如是耶興又悉取魏之僭服異器人臣所不當為者斥去之先帝曰興吾六州之善心者田興也使興宏吾至正不亦可乎因名曰宏正先是衛諸賓猶僕役也將率無畏避宏正始求副節度已下於朝至則迎迓承奉雖功勳將莫不承者避謁者趨付授容度始用賓鑑先是諸將之外有權者莫不拘劫妻子以為固四方之來聘問者莫不防礙出入以為密士吏工賈限其往來人多懼愁稀復會聚至是皆曠然矣魏之人又相喜曰人之生不當如是耶滑以水害聞於朝請移河於衛之十四里

且役衛功三萬餘詔宏議之皆曰壞吾地役吾人以利他邑古無有也宏正曰魏于滑信彼此矣朝廷何異焉不時興功以教人讓魏俗丕變先帝多之以右僕射就加焉十三年又加司空以子布之會蔡有勞也是歲李師道燒河陰驚洛邑陰通元濟詔宏正誅之明年破賊五萬於東阿進收鄆之陽谷距其城四十里營焉二月壬戌劉悟斬師道以其首歸於宏正正入鄆而十二州之地平以功加司徒平章事復歸於魏其年八月朝覲京師先帝待之有加焉返番不獲詔加侍中以遣之又明年陛下以成德喪師召宏正入焉初王武俊以戰朱滔功得有趙地傳子孫凡三十九年矣至承宗為盧從史李師道所誣誤先皇帝征而赦之者再受畏感慙不克來覲而聞陛下天覆海深悉包慈愛乃果自信將朝有時未行會病將歿以志付其弟承元聽命於朝陛下語宰相曰宏正在魏吾何患焉即日內出五詔詔宏正為中書令節度德棣于鎮且詔父子皆為帥以大其威十一月甲寅成德獻狀曰宏正至自魏魏人哭之鎮人歌之奉

宣秦陳詔條除去僭異猶魏政也且臣聞之德之至者有二政之大者有三三政一曰仁為惠政二曰法為善政三曰謙為和政二德一曰忠為令德二曰孝為吉德今宏正獻魏博六州之地平淄青四代之冠入鎮冀不測之衆可以為忠矣祖考食宗廟父子分土疆兄弟羅軒冕可以為孝矣始初山東鍵閉束縛詠而將之歌而舞之可以為仁矣始初逼越廢怠而制之舉而用之可以為法矣始初山東傲狼侵取地德以讓之功以助之可以為謙矣謙法仁孝資之以

忠不曰德政謂之何哉臣謂奉制以一百九十二字付予臣翹銘之石用申約束銘曰

帝命宏正予言是聽理亂有數其數甚明亂則隱約理由亂生既理復亂生於既輕唐受天命既理既平高祖太宗不荒不寧元宗抑厄其否乃華四十二年奄有丕宅始視燕冠北離弄兇雖我寵重彼將胡為所細所忽忽焉而罹四后垂顧山東不夷逮我聖父殷憂儉尅乘其淫驕乃代乃殛爾視羣孽胡為而亡潛久而大頑昏暴狂爾亦自視胡為而昌畏茲逼側

永思悠長曩爾之有既克而有在克而守惟爾惟我而今而後爾雖亨崇無忘辱詒我雖平寧無忘燕冠銘之戒之以永聲臭

太師廣平貞憲王碑

元 簡 復

三台平乾象以清五嶽奠坤載以寧三公得人昂祚以隆益力莫競於柱天勲莫高於靖亂忠莫大於扶日惟我太師廣平貞憲王月呂魯公自乃祖乃父光輔聖元豐功盛業在天壤間猶星之有台山之有嶽歟公阿爾刺人小字玉昔迨至貴寵顯以不名賜號月呂魯那演譯云能官也始祖孛端察兒以才武雄朔方曾祖納忽阿兒闌所居與烈祖神元皇帝接境素敦仁禮之好祖博爾木贈推忠協謀佐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謚武忠父孛緊贈推誠宣力保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並追封廣平王廣平王家分地故以封之武忠志義沉雄善戰知兵太祖聖武皇帝在潛共復艱危義均同氣征伐四出無往弗從時諸部未寧每遇忠武警夜寢必安枕寓直於內與語或至達旦魚水之契殆若天授初要兒斤部卒盜吾牧馬忠武共往追之時年十三知其衆寡不敵乃為出奇從旁夾擊之寇捨所掠而去及戰太赤兀里鋒鏑既交約畢命勝敵無或退步武忠繫

馬於腰蹠而引滿方寸不離故處太祖推其膽勇嘗潰圍於怯列太祖失馬武忠擁與累騎而馳頓止中野會天雨雪張毳裘以翳及旦雪深數尺龍顏弗露武忠植立通夕足跡宛然不移顯沛造次脫主於難雖古烈士無以加蔑里期之戰風雪迷陣再入敵中求太祖不見急趨輜重則御勒已還卧想車中聞武忠至曰此天贊我也及傳天下君臣之分益密視夫人蔑里乞真不廢邱嫂禮皇子察哈爾出鎮西域有旨從武忠受教武忠教以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地

所過無輕舍止謹白龍魚服之戒玉音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謬是武忠既老以病薨太祖悼痛如喪所親初忠定之生方還自蔑里期戰所中塗護視不啻如己子長率父兵錫爵萬夫長國初官制簡古置左右萬夫長位諸將之上首以武忠居右東平忠武王居左翊衛辰極猶車之有輪身之有臂電掃荒屯驚奠九土柱天之力競矣貞憲王月呂魯公氣量宏達襟度淵深莫測其際弱歲襲爵統按台部衆世祖皇帝聞其賢驛召赴闕見其風骨龐厚解御服銀貂

以貺國朝重天官內膳之選特命領其事侍宴內殿公起行酒詔諸王妃皆執婦道未幾拜御史大夫江南既下裂土益封功臣後即以泉州路為分邑公長臺憲務振宏綱弗親細故與利之臣欲援亡宋舊制併憲司入漕府他日當政者又請以郡府之吏互照憲司檢底公言風憲所以戢奸若是有傷監臨之體其議乃格公事上遇下一本於誠事有廷辯當雷霆之下辭益鯁直天顏為之霽威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叛東鄙世祖躬行天討命公總戎以先之大駕

至半道則公已退敵僵屍覆野數旬之間三戰三捷獲乃顏以獻詔還乘輿馳畜百蹄勞公公謝曰天威所臨猶風偃草臣何力之有駕還留公勸絕餘黨執其酋金家奴獻俘於朝同惡數人戮之軍前明年乃顏餘燼哈丹禿魯干復叛再命公出師兩與敵遇皆敗之追及兩河威乘破竹敵衆大衄酋長遁去時已盛冬聲言駐兵敗俟春方進忽倍道兼行過黑龍江徑擣巢穴殺戮殆盡其酋莫知所終夷其城廓鎮撫遺黎而還國家承平日久而變生肘腋貽九重宵旰

之憂公英猷載奮不期月而三叛悉平靖亂之勲偉矣詔憫其勞賜內府七寶冠帶以旌之加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中命禦邊抗海二十九年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宗藩帥鉞一切票命於公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三十年今上皇帝以皇孫撫軍北邊公為輔行請授裕考所佩儲闈舊璽詔從之昂湖上仙公奉鑾馭而南宗室諸王畢會上都定策之際公起謂皇兄晉王曰宮車遠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

所歸王為宗室之長後侯而弗言王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公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矣惟公一言合臣民共戴之誠成先皇付託之意扶日之忠至矣上即位之始進秩太師佩以尚方玉帶賁服還鎮北邊元貞元年冬議邊事入朝兩宮賜宴酬酢盡歡如家人父子然先是夫人禿忽魯蒙賜侍宴之服曰只孫昭異數也命婦獲受此服由公家始自餘奇珍秘寶賚費弗可殫紀還鎮有期不幸遺疾以十一月十八日薨於賜第之

正寢兩木冰者連日春秋五十有四上聞之震悼不
已勅有司給喪賻賵有加刻香木為棺錮以金銀北
望於怯土山之原大德五年春詔贈宣宗同德弼亮
功臣依前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
夫追封廣平王謚曰貞憲祖妣茂里乞真妣完顏氏
及夫人抄真夫人禿忽魯皆封廣平王夫人抄真先卒
禿忽魯今主家事訓迪諸子克承奉先述繼之美子
男三人曰木剌虎曰脫隣曰禿土哈女三人曰失隣
適太師興元忠憲王完澤之子中書右丞長壽曰不
蘭兮適宣政使答失蠻之子泉府少卿不列禿曰班
貞在室木剌忽年未及冠詔選皇彌孫女八都馬妻
之仍襲爵萬夫長復命公之介弟禿亦為御史大夫
九年春有詔為公植碑通達載揚丕績事下翰林為
文臣復竊惟伊尹相湯伊陟復稱名臣呂望興周呂
伋嗣封大國載在万冊以為美談公家歷事累朝奕
世載德師垣萃於一門王爵加於異姓其視商周賢
佐宜無少讓以之勒景鍾光信史其誰曰不然小臣
作銘不獨表異渥於宗臣尚篤子孫忠孝之勸銘曰

皇元紹基天挺神武祝栗饒龍唵嘯虎猛將如雲
謀臣如雨矯矯武忠攀鱗附羽草昧經綸疏附禦侮
力竭股肱誠殫心膂忠定桓桓勲伐繼樹命佐商周
德符伊呂贊斷立極駕揚啟土元祚如天忠力可柱
顯允貞憲事予世祖網振烏臺望崇紫府冠起東藩
天戈奮舉公任前鋒氣盈一鼓敵以酋憂遺之君父
駕至中途公已退鹵一戰而勝還師帝所尊燼復然
餘勇再賈威乘破竹敗之水滸三叛悉平遺黎按堵
天語勞公賞錫繁舞公曰天威如拉朽腐還鎮朔方
殫歷虎旅日贊重明龍飛九五乃冠台躔乃執圭組
公之庇民如室斯宇公之衛社如棟斯礎方倚長城
遽停相杵當宁盡傷行路悽楚褒德賞功恩洽施普
績紀金石家聯簪組咨爾後人無替成矩泰山如礪
黃河如縷爵以永傳焜燿千古

丞相東平忠憲王碑

元 元明善

皇帝嗣寶歷御宸極拜大司徒栢柱為中書左丞相
明年制贈乃祖孔溫兀答推忠効節保大佐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王謚忠宣木
華黎體仁開國輔世佐命功臣太師開府議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忠武賜碑額曰元勲世德廟
食東平別賜故中書右丞相贈推忠同德翊運功臣
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東平忠憲王開國元勲命世大
臣之碑碑建大都良鄉之通達猗歟盛哉是舉也其
思烈祖創業之艱念功臣宣忠之亟勉丞相奮庸之
恭歟臣承詔猥當執筆謹按東平王世家忠憲王諱
安同姓扎剌爾氏五世祖是為忠宣王親連天家世
不婚姻太祖皇帝起兵與乃璽人戰吾師敗績七騎
走利追兵尾及困乏絕食忠宣多力走水次縛致二
歲索驍突其肉啖太祖太祖馬憊六人相顧忠宣遂
以己馬濟太祖步射賊而死子五人第三子曰忠武
王是為忠憲王高祖忠武與博爾朮博爾忽赤老溫
佐太祖定天下號為四傑太祖戰失利單走澤中天

大雪忠武與博爾朮張馬鞬蔽太祖卧旦起視跡二
人之足不移太祖從三十騎行磧谷間遇羣盜突射
忠武三發三殪除敵馬鞬障太祖叱騎戰賊賊問知
忠武名乃解去克烈主王可罕忌太祖嚴兵襲我
得其謀太祖與忠武等悉精銳迎擊王可罕敗走死
諸部以次服太祖即大位官制簡止置萬戶二乃以
忠武為左萬戶從破金師二十萬於野狐嶺北師由
紫荆口入忠武專征遼東西諸郡諸郡悉平招授太
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券傳國永世太行迤南
盡委經略金主奔汴忠武建牙雲燕南平趙衛東定
齊魯西擊晉秦中原之地盡為國守四十年間無役
不從無戰不在破國覆邑惜殺禁剽風降景附懷仁
歸義癸未三月薨於開喜遺命以未減金嗣為恨子
曰孛魯忠憲王魯祖也嗣國王奉詔討夏攻銀肅二
州斬甲首數萬擒大將搭海詔分諸功臣邑門功第
一食東平郡李全盜據益都帥師圍全全窮出降山
東安戊子三月薨於鴈山子七人搭思嗣國王忠憲
王祖考也夙以忠孝自許詹曰大丈夫受恩明主要

須決機兩陣之間取功名以報國家庶不墮我先烈
太宗皇帝改鳳翔將兵戍潼關從攻河中追斬守將
從戰京師於三峯山破四十萬人斬行省完顏合達
樞密移剌蒲元朝行在所上顧之曰先帝肆天功建
鴻業諸國志皆臣妾獨爾東南竭張一隅朕欲援桴
鼓衆親繫羈王爾意何居起對曰臣不逮先臣武然
奉天子威靈汎掃淮浙取彼山川歸我版籍臣敢不
以死自力政爾不煩大駕蹂躪濕之地上喜曰塔思
終能成我大志從皇子曲出南征拔宋東陽侵郢陷

光州略安慶已亥三月薨第二子曰霸都魯忠憲王
父也憲宗皇帝命佐世祖軍由蔡伐宋馳檄諭江淮
人帥師與世祖會鄂渚憲宗崩內難方訏世祖以武
靖總師留戍而還及踐大寶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
霸都魯之力也蓋昔者輿論形勢之地武靖曰帝者
必居中撫八極朝覲會同道里惟均中都南俯吳越
北接朔漠左控燕齊右挾韓晉大王必欲佐天子一
大統非此不可至是定都於燕故有此旨未幾薨於
軍大德八年制贈推誠宣力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東平王謚武靖夫人宏吉烈氏昭睿順
聖皇后之兄也追封東平王夫人子男四人長即忠
憲王次定同次霸虎帶次和同嗣國王女二人長適
國戚本蘓次適太傅淮安忠武王伯顏恭惟忠憲王
自中統初年世祖皇帝命掌環衛之政令位百僚上
太夫人入朝皇后一日上適叩及忠憲太夫人起奏
曰妾不敢自薦妾子以欺罔聖聽安同年少公輔器
也上曰以何期之太夫人曰朝回必求魁公論天下
事未嘗目一輕淺謂然也以是上默四年反者平執

叛黨千餘人論之如法上問曰朕欲悉死此黨時年
十六對曰兩主爭國彼安知有陛下且甫定神器不
推曠蕩之恩顧奮私憾殺無罪人何以安反側上驚
曰少年何以得老成語卿言誠開朕懷千人皆生至
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別食四千戶辭曰
冀爾宋竊號江南方宏聖畧奮神武以臣謬膺宰相
獻笑三方宋孱生海上改容有間曰熟思無以踰卿
其勿辭奏請燕王省可中書大政奏召大儒許衡至
至詔議中書事衡辭以疾忠憲親候於邸語移時甚

契及還籌思累日不釋上時詔衡諭之曰安同練事未熟善左右之卿所練語使達朕衡對曰丞相資識聰明雅有定操稽古獻議即解要領臣敢不竭愚罄有四年奏曰碩德如姚樞輩二三人可省中書省事上曰此輩固宜優禮五年阿哈馬議立尚書省乃先奏忠獻三公詔諸儒議樞密商挺昌言曰安同國之柱石一日不可出中書進三公是崇以虛名奪其實權也衆起和之事挫不行六年大兵伐宋先頃襄樊廟謨也七年奏曰臣近言尚書省宣奏如制其大政令大章程聽與臣議然後得聞今尚書臣違詔徑行上曰阿哈馬恃朕信用敢爾自專勅尚書如前詔八年陝西行省臣言歲飢盜熾若不顯戮無以威衆奏曰盜犯強竊當罪輕重一切處死法何以五罪入死者待報從之十年奏以玉冊玉寶上皇后宏吉烈氏以玉冊金寶立燕王為皇太子兼中書令判樞密院十一年劾奏阿哈馬欺國害民有徵數事又奏各部及大都路官阿合馬奏擬非人追加黜汰十二年詔行中書省樞密院事從皇子北平王出鎮北圍遂留

極邊十年不與朝廷通二十一年三月從北平王歸上召入勞之留語卧內四鼓而出冬十一月復拜中書右丞相進金紫光祿大夫詔天下監察御史陳天祥劾奏右丞虞世榮略曰人思至元初治不能忘也去春丞相安同還自北邊天下聞之室家相慶咸望復膺柄用治期可立而得果承恩命再領中書貴賤老幼喜動京師時政之治與不治民心之安與不安繫丞相之用與不用爾又如大夫王達鐵木兒丞相伯顏朝廷專任三相事事咨而後行無使纖人從旁沮撓能者進能善者行善誠厚天下之大本理天下之大策又安用格克在位倚以為治哉其年世榮敗中書條上世榮所為格克諸事詔皆罷之奏漕司諸官上曰平章右丞因取朕裁餘皆卿事顧欲一一相煩有失寄託初意因奏曰比覺聖意欲倚近習為耳目者臣猥列台司所行非道從其彈射罪從上賜奈何近習伺間抵隙援引姦黨曰某人與某官以所署事目付中書曰準勅施行臣謂銓選自有成憲若此廢格不行必有短臣於上者幸陛下察之上曰卿言

甚是妄奏者入上其名二十四年上決意立尚書省奏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維翰別相賢者猶或不止唐民誤國不聽二十五年見天下大務一入尚書省屢上中書印不許明年宰相止掌環衛又十年正月十九日以疾薨於京自樂安里第春秋四十有九上悼惜久之曰人言丞相病朕謂不然果喪良輔詔重臣監護喪事家老一無所受素車樸馬歸葬只關禿之先塋忠憲王歲然若山莫捫其高湛然若淵莫測其深其粹如玉其精如金其嚴如秋其溫如春夷險安危死生榮辱確乎中處一皆不動年十八入相薦引端良責成職任漢士如史丞相天澤姚左丞樞許左丞衡商叅政挺竇學士默允傑者也立御史臺以正紀綱立太常寺以崇禮樂剷除苛虐開布寬平抑奢尚儉薄征厚施由是朝廷清明海內寧壹倉庫滿盈年穀屢豐天子嘉之曰安同為相朕寢乃熟時向承平方與諸儒經畫典制贊理樞機以宗社奠安為己任以民物阜豐為己責一政失平一物失所慘然不樂改而後已公退府南開一閤咸進賢士大夫

講論古今治道評品人物得失疊疊應接不倦而請謁絕跡於清門居第一堂一厨或請創兩廡粗備燕息者乃曰身足於庇完矣餘室何用神觀端嚴望而尊敬每旦暮出入過者拱立目送曰是吾安同相也及薨木三日天下聞之識與不識無不驚哀至有失聲者曰賢相死矣吾復何望薨後十年御史臺及集賢諸儒請加贈謚以昭明德制下乃有今爵封謚以及父武靖王夫人怯烈氏封東平王夫人子兀都台嗣掌環衛成宗皇帝拜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碩太常寺大德六年正月十一日薨年三十有一武宗皇帝制贈輸誠保德翊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東平王謚忠簡婦篤思刺氏封東平王夫人男孫一人即今丞相女孫一人適淮安忠武王之孫樞密副使囊家帶之子同僉樞密院事相嘉碩利丞相幼從太夫人鞠育稍長兼事華學凝然端大己兆偉度年十二事武宗嗣掌環衛仁宗皇帝拜資善大夫太常禮儀使俄遷榮祿大夫大司徒太常如故又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延祐七

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六月陟百揆自初仕介持不阿
剛廉有制衆已有忠憲王之望及作相上輔聖主下
率羣僚格司彞憲壹徇至心明嚴峻潔苞苴自絕方
爾謀叶八座道即天工共成聖元無大之業臣稽首
論曰忠憲王襲累業之勲抱絕倫之德膺世祖紹統
之初際聖代建極之盛天庥風成英猷大肆遠徵近
禮廣詢博采鴻儒獻其所蘊智士竭其所至治化油
然以隆風俗浚焉以厚至元之初何減漢文之世俾
得展能專理期之致寧收效所書蓋不止此然房喬
杜晦顯烈寡傳第功契德爲高宗臣若忠憲王者有
立於前或承於後論相歸賢固當稱首古所謂社稷
之臣也嗟乎其始出鎮也誰歟其再罷相也誰歟議
者不能不歸罪阿合馬桑萬也之二罪魁孰與並立
良相之去朝也宜矣世之公道正如青天白日雲烟
有時蒙蔽真風元氣盪滌幹旋廓乎清明可致而嗜
忠憲王之表表在天下是已若夫紀竹帛銘鍾鼎尤
在邦家不得騰實同里而垂休華夏播列蠻裔未必
不在斯文其辭曰正統天斲不永以昇猗維帝元春

命無已烈烈太祖衆始一旅四傑起輔如龍如虎敵
師陸梁走捷之楚諸部大人崩角啟處侃侃忠武東
鉞專征薄伐遼裔至於海城戮頑植愆百邑告寧乃
趙乃魏自燕南兵齊魯歸明血戰晉并斬關入秦咸
鳳莫京取厥鯢鯨奎侃不驚金人扼河躊躇偷生有
擬上游帝建九符有開與圖帝撫八州於穆世皇瞰
出東方爰相思憲抒誠進良兩相廿年萬彙皆昌徵
車四馳元老奏康更褒迭進無材不揚文物具章化
道之祥而圖也大而見也定而行也公而守也正巍
然山立賞淑罰惡風行萬國定知誰力忠憲之職世
皇之德繫今丞相相明天子天子倚毗臣無有比何
以熙載第思盡己地紀天經日月重明民安物阜海
寓晏清布馮公方持守盈成維祖規模維孫儀彤在
履之貞在繼之靈文武三相聖輔三帝光輝接日勲
庸益世維元世萬維帝業千維無窮年尚徵相賢尋
河可源凌岱可巔苟稽高遠靡趾方邊景行其全不
在斯錫不在斯錫奚永夫傳質之自天風雪興宣文
整負石炳耀山川

丞相淮安忠武王碑

元 元明善

天以正統命帝元太祖皇帝奮起朔方博爾朮木華黎博兒忽赤老溫四傑輔之滅克烈滅乃蠻滅夏滅金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宋承中華之運西距蜀楚東際吳越盡有荆揚益三州之野世祖皇帝紹運撫圖肆宏大略發兵二十萬授丞相伯顏不三年而滅宋聖文神武因勞造化偉功偉烈實由折衝四傑開之於其前一相擴之於其後國家接五帝三王之緒保無疆歷服至於億萬維年而功臣生分爵國死配廟

廷有以也夫謹按太傅淮安忠武王諱伯顏姓八隣氏蒙古部人曾祖考水律哥圖以其兵從太祖討定諸部嘗為千夫長贈推忠贊治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柱國追封淮安郡王諡武定祖考阿剌嗣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從憲宗皇帝征蜀卒於軍贈推誠佐理翊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康考曉古台佐宗王旭烈開西域執國事以沒贈崇仁迪慶翊戴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安王諡武靖至元初年王奉使天子

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遣介還報建謀發令才恒出廷臣上由是上愈益賢之勅中書右丞相安同女弟昭壽順聖皇后姊之女王若曰為伯顏婦不慙爾氏矣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一時君相慶明朝野晏清號為極治七年改同知樞密院事十年持節奉王冊立燕王為皇太子十一年復拜左丞相總襄陽兵伐宋上曰曹彬不嗜殺人一舉而定江南汝其今體朕心古法彬事母使吾赤子橫罹鋒刃王受命馳至襄陽諸軍慕嚴禡師啟行薄鄂州漂水溢途人病於涉王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度使一騎前導諸軍畢濟郢城恃江為固而兵精食足耀兵不攻潛由平江堰蘆舟而過郢將將二千人追我王以百騎殿郢人不敢逼平章阿朮公適至郢人走王手斬其帥趙文義以徇戰禽沙洋守將璽新城而軍列沙洋俘馘城下不應城陷佩沙洋降將黃順金符上為招討使炫其榮於宋人以故江陵諸郡相繼送款遣別帥受之降阿朮公使右丞阿里海牙來期渡江不答明日又來又不

答阿朮公自來王曰此大事也主上委吾二人餘可知吾實乎潛刻期而去將至沙蕪口入江宋置制使夏貴將精兵守之乃陽言明日圍漢陽夏貴來援我遣奇兵襲奪沙蕪口大兵咸會江北岸宋戰艦屬江中餘三十里我以白鵝千艘爭陽邏堡夏貴分兵拒戰命阿朮公挽舟逆上載死士三千夜渡是年十二月也明旦王戰夏貴江上兵奪陽邏堡逸夏貴諸將請曰貴大將而逸之可乎王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而貴走代吾使也貴今來矣未幾果以廬州歸我師既渡江將佐咸賀王曰天子威靈阿朮武勇將校用命吾何力焉王陳師鄂城下鄂恃漢陽將戰焚其蒙衝火照城中明日鄂人反漢陽人皆下蜀阿里海牙守之規取荆湖王與阿朮公等東兵興國斬黃南康江州望旗輒靡殿帥范文虎以安慶張都統以池州來二月都督賈似道舟師十萬陳丁家洲我士貴勇索戰軍容甚盛似道聞鼓聲先遁其師遂潰獲都督府符印斬無算太平寧國建康無為鎮巢皆送笏薦請城主行省至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

乏食乃開倉賑飢發醫起病人大歡喜曰此王者之師也有詔時方暑熾不利行師候秋再舉王上奏曰百年通寇已扼其吭風馳電掣取之恐後少爾遲回奔播江海遺患留悔矣上語使者曰詔爾丞相朕不從中制也十二年七月詔王入朝進右丞相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以阿朮為左丞相賜從戰功臣爵賞有差躬受廟謨會諸將於淮安同左丞相團楊州未下十月王馳至鎮江分軍三進參政阿剌哈以右軍出建康道參政董文炳以左軍出海道王以中軍出常州道咸會臨安攻常州守將劉師勇遁諸將請追之王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蘄湖秀州先師果降阿剌罕文炳皆來駐臨安北宰相臣陳宜中發使來請降日及期宜中逃海軍進皋亭山宋主遣其臣齋國璽奉表納土命董文炳入宋宮取宋主居之別室封府庫歸之有司宋滅十三年三月也放散兵衛罷易官府錢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為天助宋主求見王曰宋未入朝禮無相見也留左丞董文炳鎮臨安經略閩越四月獻宋主趙鼎謝后全后

於上都上御大安殿降封羆為瀛國公遣大臣告成
功於太廟上勞王王再拜謝曰奉陛下成莒河水效
力臣具員而已何有功能詔以陵州滕州增食戶為
六千同樞密院事十四年宗王失烈吉畔詔王將兵
討之與賊夾水而陣久之不戰令牧馬具食賊疑而
怠俄引兵渡水擊賊失刺吉走死十八年詔從王太
子撫軍北鎮諭太子曰伯顏才兼將相行全忠孝故
命汝從王太子次舍必與論天下事待有加禮別吉
里迷失者嘗誣王以死是年得誅罪勅王臨視王與
之酒愴然不顧而回上問其故對曰彼罪自致臣若
臨刑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上賞其量二十二年宗
王阿只吉失律詔王代總北軍遠斥候謹隄防足兵
食明賞罰不肯要功生事將校大和敵人遠避二十
四年宗王乃顏將反報者還至詔王覘之多載衣裘
以往至其境輒賜驛人乃顏讎王王以大義語乃顏
乃顏陽應而陰欲執王酒闌趨出與其從者潛分三
道以逸驛人乃得衣裘故爭獻馬以逃遂脫追騎以
其實聞佐上親征奏李庭董士選師漢軍得以漢法

戰金剛奴塔不帶進逼乘輿漢軍力戰賊不能陣而
走及禽乃顏王之謀畫居多二十六年加金紫光祿
大夫知樞密院事總北軍討叛王明里鐵木兒大戰
敗之明日搜其伏兵追斬二千餘級馳書開諭明里
鐵木兒其人奉書以泣有諸王於上者詔以御史大
夫月兕魯那演代之居王大同以俟後命未至軍三
驛王遣使語大夫曰所至姑止待我翦此寇鄉來不
後時海都帥大兵以入寇進我退如是而南七日衆
帥怒曰寇至則走何不武若是果懼戰胡不授軍大
夫而誤國事也王曰海都入吾境恃重而殺避之則
適誘使深入一戰可禽諸軍必欲速戰戰非吾憚米
失海都誰任其咎衆曰請任之王麾軍邀擊敵兵大
敗殺虜幾絕惟海都脫走乃召大夫至軍授印而去
三十年十二月驛詔至大同上不豫明年正月宮車
晏駕遣使召成宗於撫軍王總百官以定國論兵馬
使請日在鳴暮鐘日出鳴晨鐘問其故對曰防變起
也王曰汝將為賊耶其如平日宰臣誅盜內府銀者
曰幸赦而盜不可長也王曰盜何時無今以誰命誅

人其守正體大多類此四月成宗即皇帝位於上都大安殿時親王有違言王按劄陳祖宗寶訓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五月加開府儀司三司太傅錄軍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上意欲王入中書時相忌之王呼相語曰幸送兩罌美酒我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江南行三樞密院行省臣累陳非便樞密臣庇之有詔問王王以病張目對曰罷行樞密兵柄一歸行省於國事為元三月遜罷是歲十二月薨於京師甘棠里第春秋五十有九遣重臣來賜勅百官送葬送者盡哀葬於白只刺山之先塋夫人別宿真即扎剌爾氏封淮安王夫人再娶斗奴氏生三男子買的正議大夫簽樞密院事囊加台通奉大夫樞密副使朵真普未仕俱卒副樞密丞相興元王孫中政使買苟之女生一男子一女子男相嘉碩利正議大夫同簽樞密院事女適資德大夫大都留守晃兀兒不華王薨成宗贈宣忠佐命開濟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諡忠武仁宗皇帝賜鈔十萬貫畀江浙省臣廟祀臨安

皇上勅建碑於都城之郊賜額曰開國元勳佐命大臣之碑命臣明善製其刻文臣聞忠武王天質高厚風神靜明英偉端大剛介莊廉當大任而不恐遇大論而善斷言笑有時喜愠莫測恒負天下之重以神器莫安為務仁視羣品無間親疎義使英才無比適莫故四海公論翕然歸之其平宋也將二十萬猶將一人賞罰信紀律張大將稟命仰之若神明降人投誠依之猶父母未嘗妄戮一卒未嘗妄殘一物貨利不足移其心聲色不足惑其志師入臨安禮賢黜罪市肆不易鵠犬無驚歸馬蕭然囊惟衣被畢事還朝口不言功連出總師無役不最嗚呼碩德元才生由間氣良相名將見諸行事乃知宇宙之間功名之表自有大人也弼成正統騰耀始日力扶寶運播烈終年請即是而作頌頌曰世祖聖神地翕天開陽施陰閔鼓盪風雷駕馭羣材鞭笞九域糞掃克災祥慶有來糾糾雄豪英英俊髦樂世之遭陋世之逃或秉樞機或建旗纓冠自獻文奮武招維忠武王胥會明良雄圖遠韻聖度恢張制曰伊賢當吏天子左官諸

侯莫爾器使乃命之相乃命之將爰資弼亮爰資開
蓋嗟茲中土昂峙三主既殄其二一也無武天生聖
人資之良臣頸組厥君稽顙軍門東涉扶桑西跡虞
淵北盡窮髮南極元蠻咸受正朔襲我衣冠委勲不
居歸衛帝廬出總北師馬騰士娛興目睢盱望入中
書鉅材乃儲翊運是須肅將天威劔而登殿揚命羣
王羣王自懷策帝御天下拜登譙是日微王慶會幾
變始知世祖神機先見故抑王谷留垂後憲稽其一
德始終交盡抒誠兩朝力殫無靳進官三公心不憎
隆追爵一王道不加崇繼王連節高袍孤忠維王獻
能茂建元功紀績竹帛鑄銘鼎鍾並日不滅與國無
窮勅臣作頌勒之貞石昭示萬國永著臣則

丞相順德忠獻王碑

元 劉敏中

太傅右丞相贈推誠復正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順德忠獻王答剌罕既薨之五年皇慶
改元之秋上詔中書故丞相答剌罕弼亮三朝功多
不可以不顯其相地廬溝通達旁勒碑焉且詔臣敏
中撰文臣竊惟有國致治難得賢為尤難是以古之
聖王得一賢則信任之尊顯之使得以盡其能又必
褒崇之表異之示不可忘其勞若太常之紀盟府之
藏勛彝之勒麟閣雲臺之像不一而足重得賢之難
也我元聖聖相承天祐生賢相臣將臣炳烈相望人
才之得於斯為盛若夫懷遠圖而略近功先大綱而
後小數蘊江海之量負山嶽之重不威而令行不言
而人服處難而無所惑履變而不可奪端委雍容而
朝廷尊安天下受其賜則忠獻王其人乎上之所以
眷眷焉不妄而王之所以荷此表異之渥也宜矣嗚
呼聖人言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於茲焉見之臣
謹按王諱哈剌哈孫朔方人其族為幹羅那氏襲號
答剌罕曾祖考諱啟昔禮贈推忠佐命宣力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武祖考
諱博理察贈協忠翊亮定遠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追封順德王謚忠毅考諱襄加台贈宣忠
効節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順
德王謚忠愍曾祖妣哈刺真氏祖妣完者氏妣脫魯
哈納氏並封順德王夫人忠武厚重有英才遇太祖
皇帝於飛龍見躍之際知可汗將襲之趨告帝為備
果至我兵縱擊大破之尋并其衆以功擢千戶賜號
答剌罕時官制為左右萬戶次千戶非勲戚不與答
剌罕譯言一國之長帝謂侍臣彼家不識天意故來
相害是人告我殆天所使我許為自在答剌罕矣因
賜御帳什器及宴飲樂節如宗王儀是後所下郡國
由奉聖大同至陝西西域土番雲南遼東未嘗不從
推堅操強以死力自効壬辰太宗皇帝略地河南忠
武間出太行反擊燕有功會病薨子十二人其三忠
毅也以勇銳服衆從睿宗皇帝取汴蔡滅金丙申錫
分邑順德病薨二子次為忠愍果毅有謀以近侍從
憲宗皇帝伐蜀多勞績戊午薨於軍於是王甫及歲

而識悟異凡兒目不視戲稍長善騎射尤習國書聞
儒者談輒喜至元壬申世祖皇帝納勲臣後一見異
之命襲號答剌罕長宿衛百人夙夜共職惟謹嘗從
獵馬墮傷面上直如常帝命醫視者益重明年秋九
月帝御萬壽山王侍賜金殿諭曰汝先世勲大朕且
大用汝又明年春丁母夫人憂哀毀踰禮是冬十月
帝獵三不剌歸語皇太子曰答剌罕非常人比可善
遇之乙亥江左平賜廉欽二州益其邑乙酉拜太宗
正賜珠衣一襲時郡縣囚盜詐者上宗正決屬當遣
使決死囚諸道王重按獄詞小不具悉令覆勘奏決
者僅六十人耳尋赦下所活數百人大同民羣鬪毆
鷹房三人死近臣以鬪鬪帝怒亟遣王治止坐其首
鬪者京師有以偽造楮幣連富民百餘家王盡釋之
保定諸郡旱民當輸米京師多以輕資就糴有司據
為奸欲沒其產賞告者王得其情皆縱去曰舍貴就
賤民便事集又何罪為柄臣擅威福益橫知王惡已
忌之數曲為邀致竟不一往其家僅冒禁殺牛有司
莫敢詰王致以法益忌謀撓王以多事奏請江南囚

亦隸太宗正莅决王曰彼間民教令未孚若一切繩之恐生亂帝是之而止卒卽帝念湖廣失治欲遣近臣往莫宜王臺臣奏答刺罕在宗正决獄平卽去恐難其人帝曰彼地朕嘗駐蹕治非斯人不可王遂行隨賜以王帶授榮祿大夫湖廣省平章政事湖廣南瞰交趾占城西掖蜀西南接南詔東連吳會境壤且萬里而八番兩江蠻獠布溪峒間虺蛇起伏跳踉小戾則相讐殺攻剽無時故治視他省劇甚王至審利病度先後簡僚佐撫兵民威行德流善遂碩革錢粟刑

獄井井有條自宋時有巨盜嘯黨出沒湖湘殆二十年不可制王選士付以方略悉擒誅之江州隸江西省有滑民餌官府恣虐凡剽船江中羣盜皆與為根穴交通王知狀徑縛以來百救莫施卒真於死遠近震悚俄置行樞密院兵民政分勢不相善姦寇伺發溪峒以閔壬辰王入覲列其不便罷之帝問王人言廉訪官反撓吏治朕已令視之卿謂若何王曰憲司職糾姦弊貪吏所疾妄為謗耳帝以為然及還邊將征交趾出其境王戒曰無擾我民有奪民魚菜者杖

其千夫長一軍肅然乃上奏曰往年遠征無功民瘡痍未獲乃復有事非國善謀也又發湖湘富民屯田廣西為圖交趾計王以徒民瘴鄉事固難成必且怨叛遣使審奏吏抱券請署不答俄使還報罷民大悅已而廣西元帥所請募南丹戶五千屯田襟要謂士不死瘴癘餽餉有餘畜實空荒之地為邕管之蔽制諸蠻控交趾其利有六王喜與之牛種農器置長統馬間諸朝到於今便之湖廣舊無夏稅柄臣援唐宋末世為徵王曰褒獎之政聖朝可行邪竟奏罷常費

辰等州大水漂民廬多死者王亟發廩為之賑慰凡災皆如之甲午正月世皇登遐王謹斥候戒不虞境內寧肅大德戊戌九年朝成宗皇帝於上都帝嘉其績授光祿大夫左丞相行省江浙視政凡七日綱舉七十餘事民風吏習翕然為變入為中書左丞相加銀青榮祿大夫杭之耆庶伏地攀泣馬不得前王既當鈞軸益以天下自任每退食延見四方賓使訪以物情得失吏治否臧人材顯晦年穀豐歉米可行行之凡論議先以國典參以古制揆以時宜必當而後

已其可否事猶元化之運順無留滯惟不言利不喜
變更一以節用愛民重名爵為務京師先未有孔子
廟而國學寓他署王喟然曰首善之地風俗攸出不
可怠乃奏營廟學嘗躬為臨視既成朝野瞻聳選名
儒為學官奏遣近臣子弟入學而四方來學者益衆
又郊禮久未遑王總羣議奏行之辛丑同列以或者
議倡言世祖皇帝以神武開一統功蓋萬世陛下未
有代國拓地之舉以彰休烈西南裔八百婦國弗率
可命將往征王謂山嶠小醜去中國遼絕第可善諭

向化苟將非其人未見所利弗聽竟奏發湖廣兵二
萬人丁壯役餽輓數十萬將失紀律果無功而還諸
蠻要擊飢疫相仍比至將士存者總十一二會赦有
司議失將罪王曰微名首累陷失士馬非常罪比不
誅無以謝天下奏誅之癸卯秋拜中書右丞相加金
紫光祿大夫王嘗言治道先守令至是選掄益詳時
號得人定官吏職罪十二章及丁憂婚聘盜賊等制
禁獻戶及山澤之利每歲春大駕幸上都王必留守
其重可知已時帝疾連歲權移中閹羣邪交扇勢焰

翕忽王以身維之姦不得逞事無以撓丙午加開府
儀同三司監修國史直僚屬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
功臣傳冬十有一月帝弗豫王入侍醫藥出總宿衛
且理機務諸藩王欲入侍疾王拒之丁未春正月宸
御晚駕時武宗皇帝撫兵居北王封府庫稱疾卧闕
下理機務如故中閹以姦臣謀絕北道驛欲行祔廟
禮王格其事密記授使問走踰兩驛始得傳馳報武
宗諸懷詐者數欲害王王不為動內外慄慄視王以
安會今上皇帝皇太后王自懷姦臣希中旨謀為不
軌三月王贊今上皇太后擒滅其黨發使迎武宗四
月今上皇太后如上都王繼往五月武宗即大位加
太保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右丞相監修國史
賜以憲廟所御白貂裘寶帶未幾加太傅賜第見其
脫歡近侍和林控北邊始置宣慰時諸部落降者百
餘萬口乃罷宣慰詔王以太傅為左丞相行省事賜
楮幣十五萬緡黃金羸十二鑑白金二千五百兩帛
四百端乳馬六十四皇太后賜楮幣五萬緡帛二百
端至和林獲盜未裔衣者即斬以徇攘羈屏息行旅

為便分遣使發廩賑降口復奏請錢七千三百萬緡
帛稱是易牛羊給之又給網數千令取魚食遠者厄
大雪金山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餽
米數萬石牛羊稱之又度地立兩倉積米以待來者
全活不可勝紀有飢乏不能達和林往往以其男女
弟姪易米以活皆贖歸之和林歲糴軍餉恒數十萬
主吏視利繆出納囊橐滋弊久矣立法以遏其源稱
海屯田廢弛重為經理歲得米二十餘萬斛益購工
治番擇軍中曉耕稼者雜教部落又浚古渠溉田數

千頃穀以恒賤邊政大治至大改元成中帝賜大帳
如親王制諸藩稟命戎事則以宴之仍賜酒米百斛
皇太后今上咸有賜焉天下頓耳以俟復召是冬十
一月邁疾召其屬曰吾不起矣不得報國矣汝曹各
自勉此間金穀勿貽朝廷慮其屬以聞帝驚愕命醫
偕其子脫歡行以閏月某日薨於和林所居之正寢
春秋五十又二天雨水連日帝大傷悼遣臣慰
諭其子賜賻錢五萬緡今上賻錢二萬五千緡勅大
興尹買塗地昌平陽山南之原曰使天下後世知吾

賢相耳乃胥議為石塚極至以是月二十有九日塋
焉近而朝著遠而士民痛哭涕嗟悼懷慕及奠於家
者無有已也明年己酉八月有封諡之命先配孫都
氏繼室扎剌兒氏昭剌氏扎剌兒氏怯烈氏並追封
順德王夫人一子即脫歡由近侍為太子賓客今上御
極遷御史中丞進大夫官榮祿大夫襲號答剌罕博
貫經史特立正言得風憲體皇慶改元壬子制加王
曾祖考而下三世爵諡大夫之母完者氏封順德太
夫人王為人神宇靖偉簡重寡言不見喜愠望之儼

然知其為公輔器其在宗正也從世皇北巡平宗王
亂初入叛境王率三百騎倖與敵遇徐整騎突出敵
背連殺矢殪數人敵披靡遁帝壯之具在中書也引
儒生討論墳典至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杞稷契
伊傅周召之為臣歎曰人生不知書可乎乃館士教
其子學由是而觀王之文武志畧本乎天性奮身逢
時發於至誠故其事業之見於世剛明正大巋巍煒
燁如此嗚呼古所謂大臣者王為無愧矣臣既述其
事乃繫之以詩曰漢有文成難制將變元有忠武志

去未見掖聖承天偉績共貫忠武有孫維王忠獻維
嶽降靈繼王以生雲風類從近列以升穆穆世皇羣
材權衡孰大予任王予是稱利器所施宗正焉始提
然鶚立獄平政理朝有臣姦王不以蓄有媚不答姦
氣為禡帝念湖廣控馭匪宜陟之昂司曰汝往釐霜
肅露濡化行若馳島蠻海裔悅服熙熙移抗未旬入
總大政民有怙恃事有龜鏡惡者自懲善者相慶百
度疊疊咸統於正成宗上仙回邪譎張勢狹中聞構
謀非常王翊潛龍真彼斧斨伊霍之重賴其胥匡武
皇嘉之康錫三接朔方往撫有聞赫赫一夕隕星山
圯棟折遄歸之望竟莫爾愜天子曰嘻斯何人斯何
紆予思其碑而辭大書深刻九達是向尚千萬年監
此良相

表忠觀碑

宋 蘇軾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
杭州軍州事臣卞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
祖妣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
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
肅王繆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入都兵
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
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
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藉郡
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
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祖
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
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荅民心
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
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
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
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
脩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祭之甚者
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
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銘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
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
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玄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
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壘
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煜如神人玉帶裘馬四十一年

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周堪託國
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
我維行之天昨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
歸焉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
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碑

頌德

京兆尹張公德政碑頌 唐 王 維 文粹

雲從龍風從虎氣應也聖人作賢人輔德同也君臣
同德天地通氣以康九有以遂萬類惟皇御極二十
載光格四表至於海隅日出越小大邦蠻貊師長罔
不欽于成憲以承天休然天子猶日省三接列辟日
聽萬方輿頌懼人有未化賢有未登故敬仄陋兼乎
十等選宗室及乎九族任事以觀材積時以觀方乃
得我賢京兆焉夫京兆號為難理清淨病於不給刀
筆拘於守文或以軟弱廢或以賊殺劾把宿負淺為

丈夫用鉤距蓋非長者我則異於是大道難明大理
無法閉關於任數巧算不能知堅壁於畫一善政不
能下推宿豪如雜草先愠色視大權如歷塊無傲容
百司之吏摠一德以咸服五方之人雜異教而同理
受命之始先聲已振黠吏惡少聞風行及乎鳴騶
詣府登堂坐定縣尹掾吏以次上謁升正之人其氣
高含章之人其詞大見容色而聞號令小人感而君
子泰曰者櫟陽男子問里為豪借客報仇聚人為盜
或白日手刃或黃塵袖鎚政寬則以身先諸 操急

則以事中長吏貳過不已萬計自脫公命吏縛之立死鈴下於是人入閭室若遇大賁焉前年不登人頽太甚野无遺糠路有委骨天子不忍征於不粒賦於元不六軍從衛以臨東諸侯息關中也帝曰咨天其降威人罔畏罪台恐冠盜乃邑矧曰蕩析離居惟爾克濟撫茲西土公拜稽首思寡休命布慈惠之政不以利淫震雷霆之威其或省過饗人減雙鷄之膳園人省五馬之秣洵不獻服圻不填館自身已往振塵同食雖人煙不動道饒相望不思濫以苟生咸守教以就死是不可能也先是王公或專南山之利司農涸昆明之池收赤岸澤將為田以便官至是悲秦罷之舟漁衡麓之守廢蒲荷薪蒸之產入自郊徂邑食有魚飡斬陰伐陽市多山人得以膳惟涇有防此歲多決近縣疲於力役他山遺於度材公命刮朽壤填巨石辦大木去編管其始告勞乃終有慶匠石日減功萬藏史日省錢億農始學未女始安織於是鮐背黃髮之耆曰我有田疇鍾東其畝我有子弟頽閭其行鄉黨以睦學夫其獨道路有禮汰无與爭酒先

養老賄不問吏既无吠狗亦无奸人臨年餘資竊蒙惠化其曷以臻茲君子曰此天子至公內舉不避親錫汝明尹張公之力也夫公於國為外戚於帝為外弟重組累印珥香貂者七葉奉車駙馬乘朱輪者十人勝衣則綺繡紉袴通藉則玉墀青瑣動則兩驂如舞坐則五鼎成列文軒楚製素女趙舞而公儼分其若客淡兮其無味心在四教語稱七德目視六籍口誦九歌懷君子令德之忠保詩人錫類之孝悌有過於共被慈有踰於含食惡衣以居公服不敢降也臣體下士王綱不敢替也協二姓之好以正人倫傍元嬰御分一人之憂以審官政下多英傑若夫皇帝敬問之詔御札自書天王命賜之表上官所製勞動則中使接武計議則走馬來朝豈惟衆臣重具經術為吏雜以儒雅而已且公之德升聞於天非一朝一夕之漸也亦以稱職於累官著聲於所在其丞秘書也闕文遺簡多在大家深為子孫之藏密有緘縻之固公不憚權貴或抵或誘盡歸天閣官書備焉其牧郢人也人有不若德戮之不為暴人有不保居撫之不

為誦存者老其事壯其實以畜之行者緝其宮藝其
樹以待之此邦之人既優他邦之人又至焉未盈一
歲遂增萬戶其守汾也仍歲大旱即祠介推雖屢毋
僊僊而靈應未若公命束蘊取火伐樹真新灑酒而
祝曰有功於人祀為明神無德而祿禍亦覆餗自絳
已來人貴祀子純犧大璧不敢爰必以薦女童兕季
女不敢躋必以敬也神既靡吝人將安仰若亭午而
雨則樹其鶯羽執此騂毛不然者火燎將至歟天鑒
地靈衣且為煨燼豐屋將為茂草爾其圖之言未畢

而雲興拜未起而雨降周於闔境不入他郡雖封疆
咫尺而彼竭我盈嘻若記能事載盛德渭川之竹不
足簡終南之木不足軸夫訓人至於禮義曰德安人
免於阽危曰功德者上賞於上下頌於下長老攷攷
願刊於石以予學於舊史來即我謀且維與人編戶
與人為伍與人出入與人言語知風俗之淳弊識政
化之原本屬詞媿文書事蓋實詞曰

五代相韓七葉代漢及我聖朝亦生邦翰大道無形
貞盡以幹含章不耀在剖能斷情偽萬端吾道一貫

帝選賢尹無以易張金印紫綬京兆之章佩我鳴玉
冠我兩梁天子休命拜首以將寬而愛人立減暴強
明明天子哀此南畝將息西人遂觀東后我教我訓
我鎮我守茫茫三秦則固餬口守死以義徇生不苟
王曰外弟視人不仇何以寵之手書以詔何以問之
賜衣而朝俾人華胥致君帝堯刻石作頌永世彌昭

隴右監牧頌德碑

唐 張 說 文粹

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閑為一廐馬二百一十六應乾之策也六廐成校五馬一駑是謂之小備校有左右閑成十二合月之道也駕馬三良馬之數凡三千四百五十六是謂之大脩秦并一海內六萬騎之國馬盡歸之帝家則周制陋矣漢孝武富文景儉局之積雄雄衛霍張皇之勢勒兵塞上廐馬有四十萬足東吳魏晉國馬陵夷不可復逮武帝時矣後魏以胡馬入洛踟躕千里軍陣之容雖

壯和驚之儀亦闕大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戰之弊鳩括殘燼得北壯三千從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大僕張萬歲葺其政焉而奕世載德纂修其緒肇自貞觀成於麟德四十年間馬至七十萬六千疋置八使以董之設四十八監以掌之跨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四郡之地輻員千里猶為隘狹更折八監布於河曲豐曠之野乃能容之於斯之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始聞也張氏中廢馬官亂職或戎翟外文或師圍內寇重拱之後二十餘年潛耗大

半所存蓋寡開元神武皇帝登大寶受靈符水瑞感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二年春帝乃簡星曆善之將卜福祐宜生之長俾領內外閑廐使焉即開國霍公其人也公名毛仲姓王氏開元佐命之元勳東國亡王之後裔四伯輔禹與理水之謨四七興漢在經星之列清明虛受祭舍冰鑑籌謀先覺慮出著龜竭無私之忠而善歸天造輸不懈之力而元同日用故得騰躍風雲攀附日月策功第一承恩莫二庭羅魏絳之鐘鼓第賞堂邑之山林文馬蕃錫於晉侯

御衣亟分於韓信庶姜如玉則降榮彤管衆子垂髻則抱拜朱弟聖人之見之也必欲爾為之四顧而滿志聖人之不見之也乃恤然若無與樂其天下仲尼所謂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夫其處身則立無改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聲成也言無遠視也國有憂未嘗不戚國有慶未嘗不怡其御下則明利害之鄉財求之務使之趨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身不離於闕廷令遠行於垌牧亦有不學而暗合於古未更而懸辯其事然其從政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者

也若夫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牧
其本也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禁原焚牧除蓐豐廐時
其事也絜泉美薦房涼棧濕翹足而陸交頸相靡宣
其性也攻駒教眺講馭臧僕刻之剔之羈之策之就
其才也不反其性故親人樂藝節樂如舞之心自生
不窮其才故閨抗驚曼羈轡詭街之態不作爾乃舉
其神異則望駒駉腰褭乘黃玄白來儀外廐呈技內
捩朝刷閨風夕洗天潢聖皇一馭長壽萬年別其種
類則有研蹄繁鬣小領遠志曰龍曰騄曰戎曰驥差

其毛物則有蒼白驪黃騂紫駟皇騅駙駢駘駞駝駠
維鳴駿騊駼駟駟駉駓駖毫駘馬足狼尾魚目宗廟齊
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罔不畢有元年牧馬二十四
萬疋十三年乃四十三萬疋初有牛三萬五千頭是
年亦五萬頭初有羊一十萬二千口是年亦二十八
萬六千口皇帝東巡狩封岱嶽輦輅既陳羽衛咸備
大駕百里塵烟一色此外又有閑人萬夫散馬千隊
骨必殊貌毛不錯羣行如動地止若屹雲百蠻振聳
四方忤耀威懷紛紜壯觀揮霍迴衡飲至朝廷宴樂

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因具上其狀帝用嘉焉霍光口無伐辭貌無德色朝髦庠齒欽以多之於是明威將軍行左衛郎將南使梁守忠武將軍行右羽林中郎西使遷嘉秦右千牛長史北使張知右左驍衛郎將兼鹽州刺史鹽州監牧使張景遵隴州別駕修武縣南東宮監牧使韋衡都使判官果毅齊瓌惣監韋績及五使長戶三萬一千人僉曰自開府庇我十三年矣

畜有婉息人無之匱克厭帝心莫匪嘉績且如傳西
南兩使六頃人夫業穀計八十萬功圓石以息人約
費其政一也納長戶隱田稅三萬五千石以檢私肥
公其政二也減太僕長支乳駱馬錢九千三百貫以
塞噪止散其政三也供軍筋膠十萬七千斤以收絹
繕工具政四也蒔苜蓿苜蓿一千二百頃以芟蓄御
冬具政五也使監官料舊給庫物新秦置本牧分其
利不喪正錢二萬五千貫以實府宜官其政六也賣
死畜貯絹八萬疋往嚴道市焚僮人口以出滯足人

其政七也五使長戶數盈三萬墾用給食糧不外資
以勤農却輓其政八也敢問監牧之事孰能如於此
乎然則稱伐計功前典所貴上以美聖主擇才之得
人下以贊忠臣受任之盡節末以道官屬承風之成
事竟以示後代昭前之令聞是四烈者不可廢也既
而大君有命舊史書功吟咏懷奇篆刻金石秦汧渺
渺尚想非子之風魯野區區猶傳史克之頌誠從此
而觀彼夫何足以言哉頌曰

皇天考牧兮聖之君四十三萬兮馬為羣墾汧渭兮

垣隴坂飛黃皂兮昆崙苑山崆峒兮水鳴咽泉噴玉

兮草汗血聚如華兮散如雲性既馴兮才亦絕維國

家之大事駕時龍兮祭天地和鑒發兮文物備維帝

皇之七德惣戎焉兮威萬國絲髦翻兮金介直有霍

公之掌政擇張氏之舊令天王大駕兮伏黃麾太僕

駟乘兮展輅儀舞月駟兮蹀雲螭神倜儻兮志權奇

騏驎溢野兮牛羊日多子孫榮位兮恩寵如何頌皇

靈兮篆金鼓萬斯年兮羣王所

岐郊涇寧四州八馬坊碑頌

郤昂文粹

垂象者元上昭乎天廐天駟體元者聖下列乎庾人
校人騶稱其德亦已遠矣願言馬之志曾有意乎粵
若乾道為良坤元利牝駒從渥水駿發中廬屈產貴
其能鳴鴈門多其美奔豈止宗生冀北族施汧西而
已哉自相土運其天機孫陽明其骨性秦贊蒞其前
後許衛許其色毛悲伐在其股膺寒管議其唇齒麻
朝訾其頰腋女厲辨其目眸昔軒轅得之過寒門穆
滿得之遊崑崙周王得之平東邨漢帝得之定西秦

我高祖得之四尼至我開元得之五輅備敢問毛蟲
三百六十其誰力多於是乎夏殷以還經傳莫紀周
制廐馬始頌厥官凡十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始
皇吞并萬內六馬騎之國馬盡歸秦漢武大修佳兵
崇飭戰馬至四十萬匹是多乎哉自魏及隋天下騷
動勞瘁死轉數不足徵我有唐之新造國也於赤岸
澤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僕張萬歲傍隴右馴字之
四十年間孳悅成七十萬六千匹屬張氏替職圉師
敗官馬之教馳日失其序逮開元初唯得二十四萬

匹至十九年復成四十四萬匹今之盈縮亦不甚過
上耕籍之明年命我郊公典斯馬政公齊其飲食視
其良駑瘡弱瘳涼網惡去害天子以公有伯翳宜生
之德爰錫土田日殫善養之功真堪宰相即召公入
掌三事外司百揆調錙兩實緝熙帝繇夷吾果埋於
高溪咎單謠暢於伊尹帝曰若予郊之後亮采惠疇
余曰元祐帝曰俞咨汝作小司空兼牧園李公
言成允令才實允宗恪居本朝能率大憂載習載步
維之秣之疏穢鎮浮受割聽訟匪燒匪剔斯馬斯材荷

天之寵未可涯也判官尚乘奉御長孫最壽安尉賀
蘭弼華陰主簿常異並心懸規鏡永韞賜書投丹靡
全應機立斷侶昌門之驂參行翼聖倦謂子況之能
官坐登鄉相有原近浦非大而何推所謂愷悌君子
于祿愷悌信矣先是國家以岐山近甸幽土晚寒寧
州壤甘涇水流惡澤茂豐草地平鮮原當古公走馬
之郊接非子犬邱之野度其四境分署八坊其五在
岐其餘在三郡保樂第一蘇忠主之甘露第二劉義
尸之南晉潤第三田敬童之北晉潤第四邵業監之

岐陽第五李行守之太平第六馬慶尹之宜祿第七
曾馭領之安定第八李僊正之八人者或折衝禦侮
或果毅昭戎射馭不違始終惟一之命朝散大夫都
苑總監韋續摠以統之韋公敢行利物克壯遠猷悉
心效官盡瘁事國口占諸吏躬親百為攻持執駒禁
盈驅蟹撫餘趣馬慰薦危人陳損益以示其方明賞
罰以防其慢立封準以程其課均衆寡以節其宜告
之以畏威申之以誘掖曰善而筐篚而饗饌除而
茲翦而蓋偕當循爾職制無使我馬元黃抱公絕私
匪怒伊教君子曰韋公之懷下如此欲辭福祿得乎
人從話言馬賴調養將蕃其類必謹其初故春祭房
星尊祖也夏祭先牧尚養也秋祭馬社敬乘也冬祭
馬步存神也然後時其出入傾其肥羸一其種性殊
其卑樞旌別淑慝無相奪倫試言夫名且曰獻狀其
名則汗血山子桃駿綠耳金喙騰黃駒吾吉光蒲梢
啟服野廐城鹿白蟻雞斯雙鴻母兕遺風腰褭茲白
鐵離項王之駉符主之駟栢氏之驄晉侯之駸魏公
絕影唐國驕驍劉之的颺呂之赤兔其狀則八尺之

我七尺之軀六尺之駢三尺之果下文臂花肩陰唇
白頰搗腕作足昆蹄素懸鵠形如練紫目如電有駉
有騊有騊有騊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駉
七雲若迴番其容貌觀其尾鬣司其正骨鑑其回毛
膺為宜桀肘為咸陽幹為第方背為闕光水火入明
城郭又張逸躍翹陸趨趨顧陸獻獻草降河飲沱
駉而翔駉而走如龍如鬼或獲或叱羈至特立仰鳴
俯噴威儀變態不可談詳田事孔昭軍容大備有馬
如此何憂乎戎由是判官長上果毅都尉成公雅貞

尹承順兼諸寮吏及四郡齊人八坊長戶因雜然相
與謀曰自天子亭育我郊公覆露我李公司牧我韋
公懷休我君臣同德其利溥哉若不毛舉數事指救
大較雖隸圉之後將不食吾餘且保樂者隋石門馬
坊也其舊制褊狹多歷年所棟折榱崩墮墻塹墜甘
露先置在九成苑外土良藁美不迨苑中今茲數公
得請於帝有詔令新保樂徙甘露所云翬葺許用正
錢今則量抽掌開供飼國馬數內商榷納其資課迴
給工人計一歲省庫錢七百貫有奇以約財埤國其

利一也甲令曰諸坊馬每年四月十一日停料野放
今則以三月中候陽崖墳盈春草先長便停棄穀俾
逐山原計一歲減菽粟四石其杆三萬餘俟來年
之用以隨時預蓄其利二也八坊管田一千二百三
十餘頃析置十屯密邇農家悅來租墾王在京邑則
稅其生蜀天旋洛師乃藏厥嘉實歲中收貯二萬五
千石薪蒸倍之以安吐盡地其利三也又緣馬所須
羈絆翦刷黼黻番帚油藥灌劑之物又駉滌除之器
此年皆勞勞州縣長度公錢誅求無時不給其用復
以承弊人多懼憂今則權差夫丁率自采造成二萬
六千五百三十石并枚具歲中省百姓供費三千貫
以抵煩激情其利四也內廐馬每年有瘠者病者老
者疫者擇其不任者以頒諸坊則必餒之艾之行之
節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膺而後入之以內廐起廢其
利五也是五者有仁人焉有王政焉何獨師古始為
成憲則知從郊公之教可以阜從李公之法可以經
從三判官之幹蠶可以事事無留從韋公之譽譽可
以孜孜不怠古者有勞於國則紀之有功於人亦紀

之里克賦在垆之頌燕公篆鹽牧之作吾從二史臣
之後安敢墜於斯文其詞曰

天王乘王兮德至山陵澤馬於息兮屢惟休徵君命
臣力兮庶績其凝八坊載就兮畢來斯昇岐山之下
兮田疇好涇水之將兮多嫩草繚垣墉兮積芻橐天
馬來兮從東道羣紫燕兮駢綠蛇骨象奇兮歸
帝冢毛御風兮蹄踐雪舉簫雲兮低噴沙既伯既禱
兮無哉害有駟有容兮真沛艾鵠身朱鬣兮又伯顛
晚影長明兮聲造天兮安匹兮龍為戎吾君馭兮壽

千年

岐公淮南遺愛碑銘并序 唐 權德輿 文粹

通天下之志者在大君元臣之威會而已成天下之
務者在知人安人之教化而已孝文御寓貞元十九
祀統燭羣生德侔往初建用皇極澤流萬國淮南節
度觀察使左僕射相國杜公政成入覲迺三月壬子
朔登拜司空秉鈞居中間一歲上皇承末命越八月
皇帝受神器弼亮三聖謨明九功當冢宰總已之任
護崇陵因山之制盡董經費以頌地貢乃作司徒式
和人則進封岐土命賜備厚均齊天下之政茂遂萬
物之宜遵道宏化匪躬宣力中外之重必歸於公初
公之入輔也制詔副節度使兵部尚書王公為左僕
射代居師帥州壤鄉部鰥孤幼艾蒙公之化也久感
公之惠也深鬱陶詠嘆願刻金石王公累章上請公
輒牢讓中止至是復以邦人不可奪之誠達於聰明
且用李孫行父請史克故事故德輿得類其話言而
鋪其馨香云公字君卿京兆杜陵人不書名尊大臣
也清明廉直溫毅宏重易簡之道本於健順忠智之
謀發為事業慮善以動得失大行其初筮仕州府交

辟章尚書元甫實為已知始自祿吏累為令介盈庭
闢辨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
者覆視而全活江介吏師以為神明由殿中侍御史
轉主客員外郎工部郎中再為撫州刺史以御史中
丞領容州刺史經畧使入為金部度支二郎中復兼
中丞起拜戶部侍郎出為蘇州刺史屬受代者以夏
閏換饒州刺史明年以御史大夫領陝府長史陝虢
都防禦觀察使歲在庚午以禮部尚書至於是邦禹
貢淮海之域職方東南之輿產金三品射利萬室控

荆衡以公泛通越之貨賄四會五達此為咽頤初
公之至也歲丁驕陽人有菜色於是息浮費以悅之
蠲雜征以利之夫家之稅有冒沒者免其罪以購之
廢居之豪有委積者盈其直以出之頗海棄地焚蜀
填將一夫之勤百畝可獲終古遺利沛然嘉生成於
指顧得以蕃殖先是營部未葺因倉未完介夫半寓
於仁祠公聚或委於支郡乃慮材用量事期輯中權
規大壯百堵皆作三軍寧宇轅門言言夏屋耽耽可
以張射侯可以容宴豆爰居爰處而武備修矣巨廩

崇構翬飛雲矗縮以版幹積如京坻得蓋藏之用協
出入之制多黍多稌而禮節行矣連營三十二積穀
五十萬工以悅使人以樂成又儲雷陂以溉穡地驪
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功費而宏利澤俄授左揆竟
叅大政加徐泗濠等州節度使先皇帝在宥天下推
恩彭城顧懷舊勞復命其嗣使得以州師建節而公
以二郡進律惟公鎮定一方心平德和言仁必言及
人言智必及事生聚教訓勤身急病視閭境如振闔
之內撫編人有父母之愛因其習俗而均安之識其

慘舒而導利之仕六朝而時推元老踰二紀而再掌
邦賦揚美化於方志流淑聲於命書其牧臨川也地
叅閩蠻人本輕惰化彼游手敏於農功堅舊防而時
其蓄泄當大旱而我育雲雨每歲徵令歸諸有司克
變輸將之勤不虧公上之入因獲贏利悉調困窮具
總司計也權重輕以平物力受比要而均財征厚生
而不匱量入而有節當一人注意之重盡三接沃心
之言罕司沮傷不得久處其鎮南海也服嶺阻深族
類猜害塗巷挾陋燥埃接連念相因鬱攸斯作公

乃修伍列闡康莊禮俗以阜大災自息南金豈齒航海貿遷悍將反覆遠 愁擾吏困沓貪商久阻絕公乃導其善利推以信誠方船繼至百貨錯出邑部絕徽裔人自檀誘掖抬俸以威以懷朱崖黎民保隘三代種落盤牙數犯吏禁公麾偏司一舉而平獷俗率化原人得職其登左轄也紀律脩明清萬事之本其理分陝也惠餒浹洽宏二南之化必宿其業而脩其方崇庸大績其昭昭於是而又博極書術詳觀古今謀王體斷國論其言有章聽者皆竦作為通典以究理道上下數千百年間損益討論而析衷之佐王之業盡在是矣公之先在漢則建平敬侯有立宣之功在晉則當陽成侯決平吳之策忠力雋賢寢明而昌以至曾祖諱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荆益二大都督府長史南陽郡公王父諱懋尚書右司員外郎麗正殿學士烈考諱希望歷鴻臚卿御史中丞再為桓州刺史代鄆二州都督西河郡太守襄陽縣男贈尚書左僕射惟南陽公德化茂於列藩惟右司文雅重於中臺惟僕射有文武器任克揚風績其督鄆州總節

制留府數與鹵虜奮其威謀奪鹽泉谷河曲城便地置新軍剖符惠人理行第一以先大夫代德丕烈之若是公能事脩而宏大之憑厚貽慶為不誣矣居鎮十三年願脩觀謁拜章十上西向涕洟上難其繼慰勉而已公以述職在於庇人納忠在於薦賢密疏請以王公為代詔為之貳暨公之至也由大司寇為大司馬以副車戎裝伏謁和門禮容渥命寵耀藩服介圭得請丹轂載馳輶籍裨校乞番遮道初諭以溫顏終肅以軍法既告令尹之政卒獲子年之心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適又曰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則岐公永享貽望如岡如陵不待替史而前知矣惟王公師長論道如公之位卓俗撫封如公之心且以斯人嚮慕三歲愈甚大懼公之功德寢而不章初撫人廣人皆鏤堅石以攄盛烈及茲而追琢者三矣古所謂立信讓以蒞百姓則人之報禮重其在是乎銘曰惟天惠人惟辟奉天利建元侯于藩于宣文武杜公端誠絜矩化洽陝服率來茲土闢我烏鹵長我禾黍乃建營部乃新廩庾成師足食比屋安堵里閭熙熙

衍沃膺膺十有三年慰安斯人雪泣抗章血誠上陳
結戀明庭不私其身樹善交代如公之仁考祥視履
宜錫蕃祉寅亮三朝是毗是倚密勿中樞矢其謀謨
乃升司空亦作司徒九賦既平五教式敷中外之重
惟公是圖彼都人士飲公之德彼土樂康繫公之力
永言介福祀我岐國稽合聲詩于胥篆刻彼泉斯實
彼石斯泐公之德輝永永無極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頌

唐

劉禹錫

文粹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政出
權道非有卓然異蹟結於人心浹於骨髓安能久而
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
劉君之德詣縣請以金石刻縣令以狀申於府府以
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實應詔書凡以政績將
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
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書其章明有以
結人心者揚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渠灋而為三
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
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顯其腴每歲少尹一
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覆失根本涇陽人果
擁而顯之公取金流浸原為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
涇田獨肥他邑為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
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
獲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冤銜忍家視孫子長慶
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顴疽在身
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

請更水道入於我里請杜私竇使無棄流請遵田令
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掾吏依違不決居二
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軍為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
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渠
上書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
常撰曰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談儒直實董之冬十月
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誦手運不肩罄皮揆功什七
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塹
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揷近阡陌上聞命京兆
立止絕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
相請以賴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欽容謝曰明府真
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吝第未周知情偽耳即入言
上前翼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
新堰城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萬荒漚肯迎耜釋怨開
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鐔前定孺直告已事
君率其寮躬勞俸之丞徒謹呼奪櫟而舞咸曰吞恨
六十年明府雪之適奸犯豪卒孰施為嗚呼成功之
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于

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
重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
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為七
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
事蘓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縣是邑人享其長利
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某彭城人武德名臣刑
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
文學亦以籌畫於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
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於高陵轉昭應令俄
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錫朱衣銀章計相愛
其能表為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幹池鹽于蒲錫
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為循吏理財
為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蒙被患風雨惜
其捨去發於胃懷播為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詞志
於石文曰
噫涇水之遙遙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
翻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移兮劉君
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中府令府

聞天積憤制兮沉疴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
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
兮去翺翺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永信
詞兮昭懿積

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杜牧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
和中興之聖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堦言臣常守
土江西目覩觀察使韋丹有大功德被於八州歿四
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
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
聞乃命守臣覈於衆上丹功狀大中三年正月二十
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
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
於河北枝蔓於齊魯梁蔡闕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鑄
為宗室老以吳叛其他高下其目跂而欲飛者往往
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考校
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震十有四年擒殲兇狼方行
四海罔不率服當時凡五徵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
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吏而丹居第
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公於宣王時仲
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於風雅班固序漢

宣帝中與名臣言理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及將相
下今明詔刻丹理劾令得與元和功臣中興得人之
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
代有達官孝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鄆國公鄆公曾孫
幼平為岐州叅軍生抱貞為梓州刺史生政為漢州
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
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
檢校吏部員外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
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吉且稱立君拜司封郎中
兼御史中丞韋服金紫予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
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城管內
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加大中大
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
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即位
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拜
上疏曰今不誅闖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
耳此後外而誰不為叛因拜劍東南川節度使兼御

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
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闕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
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濕三州觀察使不半歲
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撫章江上控百越
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
憂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盈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火
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
至任計口取俸除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
取材堆壘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反免其半賦徐責
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
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廐
名為棟宇無不創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
開廣潯南北七里蓋渫汙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堤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
芋機織廣狹俗所謂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就成生
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
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誘慈母
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

產理鄭未及二年國人尚謗黃霸理潁川前後八年
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
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九十四年五六徵兵人不告病
肩于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焉武陽
武陽所至為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
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無不嗟不訴
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為居守
賁貸付與月載酒餚如撫稚乳不督不程誘以美語

未二周星創數萬堵幾半重樓如詩葦羽錮以長堤
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父事鉅一日除去
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十年
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
乃命史臣刻序碑詞寵假武陽為人慰思訓勸守吏
勉於為理

許州知州邵公去思碑 明 賈詠

先皇帝二十有二年為成化丙午無錫邵公拜命知
許州事今上改元宏治辛亥公以再考最維時河南
撫按交上其績於朝又明年甲寅召為戶部員外郎
許之民士遮道攀卧莫能止悲慕如失其怙恃然既
而相率圖所以永其思者樹碑即門下求予文按公
名寶字國賢號二泉世為錫山人登成化甲辰進士
以學行聞光明磊落文米炳如也比知許先是歲大
侵閩陝流徙至相食郡境公多方賑貸招來安輯通

逃率歸全活者甚眾郡有預備倉公既富其儲蓄復
取范忠宣公令褒之意凡輕疑罪罰及營置勸借所
積別為倉曰政惠若干楹民故有義舍會率出錢以
助喪葬公更加斟酌因令歲輸其餘穀立為社約擇
謹者一人主之荒歉所出視豐入之數中不加增
損假守於官名曰提社漸復義倉之制法意尤良計
二倉所貯歲萬餘石民用是無荒虞學校益為振飭
崇廣殿廡門宇展拓齋舍尊經有閣誠敬有堂品士
有亭咸自公為之壯麗如式六籍子史增置幾數千

卷作興之方主崇道義黜浮薄文體士習為之一變
自是拔魁解者甲於他郡郡有先賢蹟日就湮沒公
為咨訪表八龍塚求陳實毛封考叔鼂錯墓起辰江
亭新裴度廟撤闕祠毀尼寺題黃霸主論曹魏授
禪之非辨漢帝獻愍之謚皆凜然有以正人心扶綱
常者郡志蕪敝公招儒彥修之義例文事嚴正典則
識者謂有史筆郡邑豪華成風吏不能治公置籍紀
之皆股栗圖為自新其不悛者坐以法風遂屏息民
有誣強姦者獄久不決公獨試其情誣者果伏至辨

盜發奸徒往往出奇民畏服如神許舊有堰蓄水以藝
粳稻圯毀積久乃施疏導去其患因引溪水以資灌
溉民到於今為利有曰蔣馬坡花溝湖者若干頃皆
誇池民因棄之公開溝洫旱澇可備膏腴倍他所尋
為民相忌妄獻之藩府經歲爭訟逮數百人按事者
欲為阿附以刑攝服公力抵之白於臺臣竟不為所
奪初之郡丙午之夏蝗生四境公禱而殄明年飛蝗
入境禱之又殄歲且熟春始病旱俗咎旱魃及議掘
龍骨者公據理止之遂寢其事他如抑徵收之弊絕

吏胥之私祀先有圖淫巫有禁郡中熙然敦尚禮義
喪塋不作浮屠實自公始間陳時政十事切中肯綮
當道多所米納以才優經濟器之嗚呼吾郡多名守
如漢之黃冠韋唐之王宋之梅垂千百年民德之赫
如前日公規摹風采足繼其美在許八餘年去又七
年矣民指田疇倉廩過學宮聞誦讀聲者必重曰公
訟者望庑堂如目神明必重曰公公胡使人如是哉
夫民不難使之畏惟得其愛者為難蓋愛者思之所
由出也思出於愛愛生於仁公其仁者歟民何思之

深也予嘗從公遊知公為悲況承之史館則於許人
之請不可辭謹述其槩如此亦以為異時修史傳之
張本云系以詩曰

許為郡國自彼春秋秦初置守迺罷其侯兩漢相承
中多良吏於皇皇明尤切撫字惟公知許允為民師
田疇子弟植之教之彊禦顛連戴仁服義民風士習
不偏以陂顧茲令德實懷我人匪父曷尊匪母曷親
公來地曹典刑尚在今守繼之厥施未改潁水之濱
嵩山之麓民是之思有碑矗矗

禹穴碑銘

唐 鄭 昉 文粹

惟帝聖世時必有符命在昔黃帝始受河圖而定王
錄定義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
舜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予亦以
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而成乎水功大神人合謀
而行變化天地定位陰陽潛交五行迭主斗建司節
岳尊山而瀆長川乃至日星當風禋祫秘奧三綱五
紀萬樂百禮人人物物各由身主無非元功冥持至
數沼合以及之者王者奉天而行故聖神禹帝皇焉
波聖如仲尼有德而無應故位止于旅人福弗及主
靈乃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後知元
命者軒后命者堯受命者曰唐與虞成命者禹備命
者文仲尼不受命乃假人事而言故有宗子之說後
代無作焉立言者一仁義以束世教替瞽瞍出史絕
其非望使蒙之外存而不論予讀夏書無是說司馬
子長自叙始云登會稽探禹穴不然禹禩何傳焉感
矣蒼山之猶呀如淵如波從谷遠此中不霽雨洗煙
空歟然莫窮億萬迹之所始終唐興二百八祀寶

歷景午秋九月予從事于是邦感上聖遺軌而學者
無述作禹穴碑廉察使舊相河南公見而銘之曰禹
穴宜載夏與秦胡為而不載古而不載遠與鄭胡為
而載予以謂天德統萬止言其盛地德統萬止言其
載堯德統萬止言其大千川萬山皆禹之會一符一
穴不足為最故夏與秦俱不之載而人以之殊雖山
之堅雖洞之藏有時而堙有時而兌裁其萬千風雨
濤汰亡其故牙叢是醫醫鄭與遷斯碑斯載斯時之
賴

釣臺亭碑

明 李夢陽

李子遊於白鹿之洞顧山歷閭谷嶺合奇石灘茂林
迥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馳馳四視五光華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主游澗寧羅
履石而上剔薜芳刻步自院門西百步有石突如危
如仰而睇之刻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佳
者釣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作亭焉亭
成李子遊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
曰夫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
乎李子曰夫釣者飭竿懸線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
精欲志沾沾而聽矜矜而視期必獲盜賊需之捕
而渴候之貼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技竿
踽踽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主以為苦耶樂耶
衆皆蹙頰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為鉅明
月為鉤以虹霓為絲以崑崙為盤石凌雲駕鴻超出
天地則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醺巨鼈暮饌修鯨則汝
顧之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顧哉然無能為李子曰夫
釣以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

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爲遠
者也計功者泥爲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
况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彛倫爲絲以六
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
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誦而月泳之至而後取
不疏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
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遊天地矣夫然後
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釣爲月溪壑爲四海鯢
鮪爲鼈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釣可以喻學諸
生乃歛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失書于石為記

嘯臺重修碑

明 李夢陽

跡者因子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繁也；然不敷不著者，無定形，現施以明，顯然拔微斯其效矣。而御史許君接勝還也，則謂予曰：吾北遊于蘇門，登登孫登臺，云此昔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嘯嘯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亦令修焉。已爲祠祠登于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繁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獨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衣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木不足述，而史氏則彌之曰：登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志，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恐。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聞有聲若鶩鳳音焉，則其嘯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主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燭；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

已告登者，咸河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志在無實，譽不必顯，悔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居若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污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教，苦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嘯嘯焉。祠之若靡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然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于使人然。予故曰：觀人以彰，而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然者也。世不可使人然，亦不可使人不然，何也？溺于顯則康耻之道喪，康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主于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于刑。戰詩曰：昔衛祁下，今咆孫登鳥獸之見畢，戈莫不爲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乃莫於所欲，鮮育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汚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

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耶
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洋洋曰風奚益于世詎不大可
詫也哉知縣趙鉞曰蒲臺傍故有忍親聚遠二亭百
泉南有穰翠亭成圯監察公曰成復焉然孫祠之餘
材材咸無擾于官民又曰是役也按祭食事劉君賈
襄之云許名完丹徒縣人劉名還濟寧州人正德十
年夏五月北却李某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碑

土風

長沙土風碑銘并序

唐張

謂文并

天文長沙一星在軫四星之側上為辰象下為郡縣
逆甲所謂沙土之地雲陽之墟可以長往可以隱居
者焉其山麓山其水湘水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秬稌
厥草惟蓀蘭杜若荃蘅留夷藹車出焉厥木惟喬荷
桐桂檉貞松文梓生焉蓀筍蟬娟于原野賦賦熙熙
于崖谷昔熊繹始在此地番君因之而後定王國至
漢道凌運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眾續著勤王景
朝履民景虎視僧辯以一州之人勲成定國桓文
之舉亦何加焉至于致禮舊居請屍歸葬桓氏之子
可謂忠也殯身強寇有死無辱尹氏之女可謂貞也
軾鄭黎之宅足以厚儒風表古初之墳足以教素行
齊魯之俗其何遠哉巨唐八葉元聖六載正言待理
湘東即臨江湖大抵早溫滑短疵瀉未達天常而云
家有重趄之人却無斑白之老談者之過也地遼廣
瘴天祗炎熱寒暑晦明未愆時序而云秋有懋穡之
日冬無凜冽之氣傳者之差也已蛇食象豕見于圖
書鵠鳥似鴟但聞于詞賦則和前世之善惡凡今之

毀譽焉可為信哉因徵故者之言用紀地山之石辭

曰

舜去黃屋于焉巡遊禹達元鳥于焉滯音五嶺南指
三湘北沉旂軒滄浪遶遶岫嶠湘山之下青青象草
有蕙有蘭在江之島煙雨冥冥波瀾浩浩不采不擷
棄捐遠道湘山之上青青象水有栢有松在巖之麓
風霜淒淒河葉沃沃不懷不稌老朽空谷陸有玉璞
水有珠胎隋侯云亡十氏不來湘雲莽蒼湘月徘徊
貞石紀事層城之隈

碑

營造

勅建禮部之碑

明 楊士奇

宣德六年十月北京新作禮部成尚書胡濙奏請樹石刻文以示永遠制曰可其文以命臣士奇臣既拜受命謹按禮部在唐虞爲秩宗在周爲春官大宗伯所典天神人鬼地祇之禮而禮樂庠序風化制度品節之事咸屬焉我國家列聖相承法古制治尤重於斯皇上臨御之初茂簡俊乂以稱厥任時濙以禮部左侍郎兼南京國子祭酒奉命遷部數月陞尚書上諭之曰國家所重祀事朕夙夜祇奉天地宗社暨於百神以迓福生民爾其懋相予無怠凡國所用委典爾惟舊章是循是式用佐予理無忍爾隄黃惟清用懋副朕命濙拜稽首言臣敢不精白一心以圖稱萬一蓋上所命濙與虞舜即政命伯夷者同一道也而嗣大位以來祀享受福川岳奠寧歲屢豐登田里給足災沴不作遐裔畢來禱祥之初時見疊至皆本於皇上誠敬所格而德化之效也于時北京創建未久百司官府皆未作其公署及治文書之舍率就簡便盜未報及也一日濙奏事殿中上曰國家大典禮志

隸禮部非可以簡其官府宜先略勅工部作之度地
於大明門之東西向中爲正堂堂之側爲司務廳前
爲周序爲中門爲前門正堂之後爲後堂左右爲賓
客之位後爲庖庫堂序之外爲四屬儀制主客在左
祠祭精膳在右鑄印在中門之左其他充其材堅
良高明深邃制度宏偉方之近代碑乎過焉既成以
聞命京師諸司長二成往落之命光祿賜宴恩澤之
隆羣情歡溢咸謂皇上淳典肅禮啓自宸衷始作斯
予甚盛舉也且性禮者天理之具於人事而行之以
敬者也用之事神而神享用之爲政而政修用之教
化而教化孚用之制作而制作盡善故禮所以爲國
家天下之大器不可一日無者而典之必得其人惟
皇上知之明而行之果也然臣伏覩未作禮部之先
有司以上所居宮殿庠序諸拓地改作上曰朕方倦
倦思民爲心居室豈今所急耶其奏既而出璽書命
諸司詢民瘼施振貸已道責暨禮部或有司復請改
作官殿且言治材已具上曰朕夙夜求民之安今天
下正久正婦豈嘗得所而可假於自求夫若等宜體

朕卹民之心哉勿忘又卹其奏而出璽書敕布德
恩存卹錄募招懷流徙且飭有司蠲弊舉廢修懷永
之政蓋聖仁一念保民惟日孜孜昔大禹薄自奉而
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飭者宗廟朝廷之禮與皇上聖
心異世而同符猗歟盛哉是役也重禮爲先務而再
卹有司之請聖德之宏者臣忝職史氏謹陪書之而
繼以詩曰稽昔帝王禮莫重焉天叙以秩人文以宣
其用之嚴曰郊與廟教化制作咸禮之要皇明龍興
列聖御極盛德光華有典有則皇帝繼統躬禮導民
從容安行天下歸仁翼翼北京視周之錫桓桓六卿
郡辟之表有虞袞袞咨命伯夷帝謂臣浚往哉汝諧
肅肅三禮汝祗相予凡百儀度汝慎攸同爰初經營
六官之府帝謂臣浚惟與宜汝龍章自天成工祗率
力齊材良成之不日天闕之南瑞門之東輪焉奐焉
闕廊穹崇維皇明聖以禮爲國維明維果有此奕奕
維孝維恭大禹攸同約已勤民匪食平宮於卹無告
惠鮮綏寡文王小心日不遑暇仁澤流濡源源弗窮
悅澤歸赴如川之東禮序樂和化溥俗厚龜龍在沼

麟鳳在茲體信達順維聖之功執事有恪維臣之恭
夙夜其勤式吉有位維實維清以熙帝載

邵陵縣城碑

明 李夢陽

年月邵陵縣城成城週二千三百二十七丈高二丈
五尺基廣二丈墜廣三丈深三之一城四門各接門
各有邪周廬十啟臺十一城四角各樓櫓修修長
櫓道通翼翼濯濯下墜上削直道宵邏鈴析是節同
祭有伯簿吏乃鉤外姦潛奪內犬靡恬是役也始于
正德丁丑正月弗踰年而告成費蓋巨萬略徒數萬
人云每什如雲登登四圍搏勞均力人人惟况縮縮
伸乏成有垣紀厥知縣章為之云是故費陶官損役
匪虞妨規旨嘆矜矜有領能益之者嘉穀之有慶切
知縣章至縣也行城復隍垣暨也凸于城黃葛里
交交以同左右對曰是城也成焉故耳前中原
盜起控弦懷甲有盜數十萬為渡河將戰先驅略邵
邵之城不攻而陷民以之茶是故民瘡痍未運也
於今猶烈知縣章於是術而思仰而嘆曰嗟乎無城
無縣無縣無民予誠不能苟一日而食乃于是集部
吏召父老延鄉士夫議城事衆曰是役也衆知縣章
曰吾能衆曰費曰吾能費曰費而衆上之人必以為

利己曰賊已也彼即以為弗已也賊弗已也即以
為己吾何憂曰彼謂民勞曰賊使之即以為勞之可
且章聞之計小者害大道誅者寡成故卿設設衛
夷隋孔聖贊且爾兄其下手始盜之入也鄙之士若
大夫若父老若吏不曰設城堅吾奚以恭上而省若
果若即長吏不恨曰設城堅吾鄙奚以恭及牛也上
之人謂城勞也誠已利也諸議者又謂費也眾也斯
所謂晉薪而憂火者也夫渴而後井井豈渴及哉不
城吾誠不能一日食鄙又城事與果有勞和縣章于
監者果高獲穎水乃于是罪勞者而嘉和縣章殺微
褒焉李子曰今哉章何則大有舉列烟者可往天
政莫大于勤眾功莫大于城民大城者城民之急必
眾而成者也是故古稱勤墉易或復隍城漕城謝城
韓城朔詩人詠焉武夫宗子非城莫譬也春秋之義
城築必書雖美利殊首重之其大已力任其大民以
之域眾而弗獲是克全也故曰今哉章或曰鄙鄭克
段者也段城京也祭仲憂其不度何也李子曰公私
異也是故君子之勤眾城民也公而後功正而後政

章斯有焉故曰克全章龍氏漢川縣人以舉人前為
德興縣學諭有捍賊功擢今官云鄙致仕尚書劉公
書抵李子曰凡全縣克全龍也克全而又城吾鄙夫
春秋城必書顧子書焉而鄙學諭田君祐及鄉士大
夫又咸贊趣書于是作鄙陵縣城記

重修至德橋碑

明 皇甫芳

其記不伯目渠永興始太守廉豹建廟于閭閻門外其徙于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閶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了建橋表坊廟曰至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大明歷年茲多橋新崩圯嘉靖癸亥開士屈莫定者募諸檀越園惟興新入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察御史閩中陳公命下再借三案吳中駐驄茲地登瞰危梁顏瞻顧履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乃不責諸為民之上而諉于遊方之外乎遂檄

所司專贖刑之金刊它山之石盡易而更之且肯而呼呶與伸冷而為獨吃力不啻特工不愆素基雖因舊無改而制則視昔有加焉然引繩之提紛為端簡之肆扛踣之堪勞為麟次之居無復蒼檣翼門綠柳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已為予按祭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致俗民非假法而施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于婁海季札蹈節于延

陵貽厥後昆迨祠前執苟不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貽茶之害不能回斗粟之強籌距之神罔以格閭閻之訟故與校易性榮陽無並迹之獄閉閭引愚高陵育兩棄之田乃知化理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既逸末俗寔偷禮讓之邦嘉頌善詆惡恪之民輕剝好鬪向也襲跡皮冠今乃縱情畸靡始也脫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矜憂高故新是橋者將新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湯印首坊下者潛焉而嗟有躬未達謁其祠而報然趨者矣是秉彜之在人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入深而感連也粵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陳詩以觀風納賈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所有事而公代天子優為之豈曰與渠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者乎為下為民是謂鴻烈為上為德是謂令猷一舉而二善具宜者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士由科第起拜御史者相繼不乏為閭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厥廟太史陳公音為之記

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爲諸生時書其碑曠告
有侍重感于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爲國懷風永歎
禮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鄒王與疾
爵服非玩縶漆是羞仲揚其波季濟其流端委于越
比隆于周肅肅柱下持節來巡六條咸察百隆俱新
納民于軌返俗以醇歸我后洽和神人烈士徇名太
上不朽聲聞于前光垂于後昭德塞違功實云茂疎
踊茲梁文石竝

碑

題名

六合縣科第題名碑

明 莊 景

應天府之屬邑七其五邑皆江南而吾江浦蓋六合者則獨於江之北也人才之多往往稱五邑而吾江浦自有國迄於今登進士者才七人卿貢士亦不過三四十人六合亦然抑何少也世嘗以扶輿清淑之氣鍾而為人故靈而吾兩邑者山窮而地僻故其人多鹵裂而不知學科第則視他邑為獨後嗟乎此果謂之何哉國家三年一大比一省則合諸郡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名者百人而已禮部合天下之人才其多不下數千人而得與其選者不過二三百人而已新石以求玉而疵瑕莫掩而必盡其良士之得繇是而出者亦難矣又吾兩邑之大小其視江南之五邑曾不二十之一二天科目之嚴又如比而吾之兩邑者又如此故雖家置一庠序而人人為儒服亦不能以相及矣以吾兩邑之人之少為不知學而以其地者或非也雖然人亦何病於少哉天路繁縷一就次路繁縷七就建璋持璫璜爵者此以少為貴也是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

孔臣十八五人十八少矣天下後世凡稱堯舜文武之治則莫有能及者不責於多也魯哀公以儒號於國中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無敢儒服獨一丈夫立于公門間以國事干轉萬變而不窮是魯一儒耳世稱魯為禮義之國一儒何少於魯哉繇是觀之人才不惟其多惟其人而天下無不治已不如是雖多亦何以哉是則凡為吾兩邑之人者其少也不足憂惟其不能如所謂十人五人如所謂魯一儒者斯可憂也六合科第題名碑闕侍御陳公士賢來

督南畿學政乃命縣尹張公恒次第其名氏于碑而宋子記予亦有以應明年陽信唐君詔者繼厥伊事而後以是請予江浦進士七人之一者遂書吾兩邑之人所以少者如此且以屬吾同志子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少吾兩邑之人

碑

家廟

郭子儀家廟碑

唐 顏真卿

昔申伯翰周降福于維岳仲父匡晉演慶于筮淮而
猶見美詩人騰芳史冊豈比天神明積高之壤百二
懸隔之却三峰發地而削成九沅浮天而噴激炳靈
毓粹奕業主贊恬宇宙而稟和颶河山而臨秀莫與
京者其惟郭宗乎其先蓋出周之號叔號或為郭因
而氏焉代為太原著姓漢有光祿大夫廣意主孟儒
為馮翊太子子孫始自太原家焉後轉徙于華山之
下故一族今為華州鄭縣人氏其築臺見師盛子致
養家承金穴之貴政有露冕之高或哲或謀或肅或
仁皆海有珠而鳥有鳳也閑閑之盛其流益光隋有
金州司倉諱彥球府君愬其德輝不僧下位克已復
禮州印化焉篤生唐京州司法諱昶府君能世其業
以伸其道遠近宗之不墮厥問主美源縣主簿贈兵
部尚書通府君清藏徹照博時羣言始登王畿特育
休稱道悠運遐靡又責仕垂于後昆沒而見尊是主
我諱敬之府君幼而好仁長有全德身長八八二寸
行中象垣聲如洪鐘河目電照北鬚媚珠進退閑雅

望之若神以仲由之政事兼翁歸之文武始自涪州
錄事參軍轉瓜州司倉羅北府右果毅加游擊將軍
中王府典軍金吾府折衝兼左衛長上原州別駕遷
扶州刺史未上除左衛威左郎將兼監牧南使渭吉
二州刺史侍中牛仙客趙君清節奏授涇州遷壽州
累加中大夫兼敷上柱國以天寶三載春正月十日
遘疾終于京師常樂坊之私第春秋七十有八乾元
三年春二月以公之寶元開府儀同三司司徒兼中
書令上柱國汾陽郡王曰子儀有大勲于王室乃下
詔曰故中大夫壽州刺史郭敬之累君子之行疏遠
人之德才元文武政美中和生此大賢為我良弼頃
以 詐亂餘首罹殃朕于是驚興神武之師克掃
殘餘之氣而子儀神武助平赫然先驅取京洛如拾
遺剪凶殘猶振犒功存社稷澤國主人是用寵洽哀
榮義中存歿累追贈太保於戲府君體含宏之素履
秉中邈之高烈言心主于忠信行不違于直方清白
為吏者之師死生敬交文之分端一之操不以夷險
榮其懷堅明之姿不以雪霜易其全用情不間于跡

遠泛愛莫遺于賤貧拳拳服膺終始靡二故所至則
化所去見思人到于今稱之斯不朽矣傳曰盛德必
百代祀其有後也宜哉恭惟今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少而美秀長而豫儒姿性實直天縱孝弟寬然無比
騎射絕倫所蒞以清白見稱君常以經濟自命弱冠
以邦卿之賦驟膺將帥之舉四擢高第有聲前朝三
為將軍再守大郡累典兵要必開冰鑒天寶末安祿
山反于范陽公以節度使擁朔方衆圍高秀嚴于
雲中破史思明于嘉山先皇帝之幸朔方赴行在于
靈武擊回纥于河曲走崔乾祐于蒲坂今上之為元
帥也首副旄鉞曾迴紇于扶風摧元于汶水追餘
孽于交服長驅河洛躬或濟國再造主堂克清天步
父函夏之未艾安天下之永安一年之間區宇大定
丕休哉徒觀其元和降精間氣生德感星辰而作輔
應期運以濟時忠于國而孝于家威可畏而儀可象
盛德祭物寬身厚下用八由已從善如流沉珠秘于
鬼神精義貫于天地柱赤誠而許國冒白刃以率先
建擊于雷雨之初駕揚于廟堂之上凡二歷鼎司兩

升都座四作元帥九年平中書歷事二聖厥德維懋易
相二十而受遇益深蓋尅復上都者再載近東京者
一其餘毫域耕邑得為旌鋒亦非遽敷之所周也信
可謂王國之琥虎生人之蔭床者歟非太保之邁種
不孤則何以鍾美若是况子友于青睦臂龍虎者十
人貽厥有光行青紫者八九勲庸舉集今古莫倚昔
喬琬尊榮紅果纓露于萬石潭家全盛未輪不出于
十人錄我觀之事不侔焉于是乎清廟之典所以仁
祖考鴻茂之刻亦以垂于孫爰叔制于舊居將永圖

而觀德中堂有恤丕構克榮惑霜露而休惕以增叙
昭穆而敬恭斯在爰乎觀監顯若既無數于永懷
室俊然必有觀乎其位哀榮既極情禮用申仁人之
所及遠哉孝子之事親終哭豈唯溫溫孔父遠稱
鼎之銘穆穆魯侯獨美龍祈之祀其詞曰

郭之皇祖肇之號土逮于後昆實守左輔從華陰兮
源長汎光范于司倉涼州兵部克戡而昌載德深兮
篤生太保允懋厥道神之聽之永錫難老式如金兮
于穆全公汾陽啟封文經武備訓使司空簡帝心兮

舍一下二格于天地惟悌君子邦之攸鑒昭德音兮
芝蘭芳羽儀公堂子子孫孫為龍為光將璆琳兮
乃立新廟肅雍允即神保是聽孝思孔昭宜居歆兮
乃立高碑盛德吳鼓日月有既徽猷永垂映來今兮

唐西川節度副大吏中書令南康郡王常公先

廟碑

唐 權德輿文并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乃立宗廟，以安神明德，厚沉
先追養，繼孝順而下之曰義，等而上之曰仁。國家稽
合禮文，損益前載，崇功責仕，得祠四室，于王制酌諸
侯三昭二穆之義，于祭統見君子蓋志盡物之誠，惟
太尉中書令南康郡王懿文昭武保昌運左右德
宗裕于皇天，始辰護祇之旅終化，以成之，俗貴爲上，
公位極元台，克肆忠力，乃圖孝享，作新廟于京師大

安里古者揚其功烈，銘于祭冠，近古以魯鍾衡馬遵
琢先德不若，璽文字于甕柱之碑之爲詳也，乃謹而
書之云：公姓常氏，京兆杜陵人，自扶陽重侯用經明
至宰相，後裔蕃昌，德與立階，積十六葉，至六代祖範
字元禮，以子行于代，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入隋爲汴
州刺史，敎士郡城，易名曰莊，實生孝恪，雅有文憲，武
德初由侍郎史爲洛州別駕，生司農府君諱機，爲第
一室，瑞誠正志，沐有厥聲，專對出疆，報貞復命，著西
征記，以載太宗嘉之，刻符灋州，脩起儒術，三典御曹

陟降屯夷，操持責倖，不避強禦，繕理宮室，得其時制
史氏書之，爲唐名臣，以夫人隴西郡君辛氏配，司農
主坊州府君諱餘慶，爲第二室，清和隋際，履道不回
歷右，統衛兵曹參軍，以至二千石，以夫人武功蘇氏
配，坊州生贈太子少保府君諱藏，爲第三室，方嚴貞
幹政事，脩明在武后時，以直忤旨，由太原令移佐駐
陽出入四紀，曠宣中外，歷殿中監，封符八州，廬海潮
號肩徐術，陝所至之邦，有威有懷，凡再還命，以夫人
扶風郡夫人竇氏配，少保生贈太子太師府君諱貴

爲第四室，盛德脩行，含章自收，歷監田尉，叔聲沉開
上纂崇厚，下貽風訓，凡三追命，以夫人涼國太夫人
段氏配，憲書自扶陽至郡城，積丕烈于前史，自考廟
至顯考，南沅城昌于後葉，列于祔嘗，儲厥義方，故南
康郡王苞五常貞四教，秉靈傑出，合道中立，初誓偏
師建奇功，扞大患，立大功，以儒衣法冠，授律鑒門佩
亞相之印，授脩元侯之節制，就如宗工，入掌金吾撫
征，全蜀命賜備厚，由地官轉八官參總，瑞古平事宰
政，進中書令，加司徒，太尉，鉞鉞，拒宅，旂鑒，珣戈，有嚴

有翼乃蔚乃赫志厚傳大以阜俗信康仁勇以成師
南靈納卹西羌群衆胥譯戎捷樂府陳表歌守正
持重推誠畢力開通道者九千餘里生聚教訓者
二十一年天文紀功刻在金石暨德宗棄天下太上
居諒闇危言急病體國忘身毅然君子之道卓爾大
臣之節永貞元年秋七月考終命于理所策贈太師
有司奏謚曰忠武公自廟成距今凡八年矣以公天
子守臣安危注意不得規滌濯承吉蠲而亢兄國子
司業聿實奉朝請薦其常事考友而才稱于士林初
公之仲兄曰韋屯田員外郎贈鄧州刺史叔氏曰肇
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贈左散騎常侍咸以罷望
而延褒賜公之夫人贈魏國夫人張氏其祖彌與外
王父皆秉國鈞為天下華使嗣子工部員外郎行立
銜恤無怙齋喪中禮大凡四廟之文旁尊章從烜赫
昭融不可勝書至若贊明光近沐浴盛服虛中以理
嘉為匪懈而無違心太禧沉齋馨香餘卷既思其志
意若閑乎容聲洞洞乎為屬乎有以見舉十倫而備
百順昔素王之以戰則克祭則受福其斯之謂乎司

業俾手足之同落成春秋以棲愴永懷明發畢肇斯
文銘曰

新廟有血靜身奕奕考孫匪懈元衮赤舄洪伐章章
乃侯乃王漢稱扶陽唐有南康二十三葉沛然蕃昌
四室崇崇斯為享嘗烈烈南康溫良能斷謀猷尊祖
文武損餘汧岐之西稷汾銷故并絡之下天文昭煥
撫封全歸冥冥德輝聿脩孝享家法無違以昭以穆
以嗣以續和氣婉容苞芬享熟子孫小大罔不祗肅
神之聽之報以介福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田公先廟碑銘并序

唐 韓愈文粹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峰召太史尚書北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宏正始有南京師朕惟宏正先祖文厥心靡不聞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宏正衡訓事耐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沐顙有不功維父子繼志孝予惟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特臣愈承命憐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跪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倍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賞命其史臣克作爲駟駟泮閼之詩使聳于其朝以假魯望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靜我國家盜竄路之所以沐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按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宏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將志孝長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宏正于其家使領軍事宏正捐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

北諸州故得用爲師已而復得其文故諸州刺史部尚書子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邵水使者行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張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布海外臣制押于太寧燕盜以驚羣薰相維河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戴營風揮日舒威順指令業業掘土嬰兒戡兵吏代悲毒莫保腰頭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噪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門東博弓戈考校度程提疆藉戶未復邦經帝欽良臣

曰惟揚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吉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輜豹尾神旗素部戰毒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急不肖速前有成祖考之故帝曰俞哉維汝志孝予思乃父追朕夏卿魏德振賢梁國建榮田侯作廟相方視祉見于蒼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兩有文武記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觀嚮武特祖考之思

唐河陽軍節度使烏公光廟碑銘 并序

唐韓愈文粹

元和五年天子以盧從史始立議用師于恒乃陰與
寇連弩授完騎出不遜言其執也來其四月中責人
承繼即誘而縛之其下皆甲以出操兵趨碑牙門都
將烏公重允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有賞敢違者
斬于是士皆歛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為琅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
張掖郡開國公告三年河陽獨治詔贈其父工部尚
書且曰以其廟享即以其手營廟于京師崇化里軍
左攝職曰先公既立常泊而先夫人無加帝號名差
卑于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享祀自左領軍衛而下作主于
第乙巳并于廟烏公著于春秋譜于世本列于姓苑
在莒昔存在齊有餘枝鴻皆為大夫秦有獲為大官
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都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
為君長唐初祭為左武衛大將軍孫曰家為中郎將
是主贈尚書諱承洽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人以來

皆以才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為名將家開元
中尚書嘗平盧光祿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掠祿走可
突于渤海上海至焉都山吏民逃走夫業尚書領所部
兵塞其道壅厚累石縣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
進民還其居載罷運錢三十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
千來勸麾下造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
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
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
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勵兵出入
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于華陰告
平旦平若干即葬于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
烏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于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阜
屬于尚書不墮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疆埴
備禮登壇以有宗廟作朝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
奚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光對無蓋乃惟有人
昔命平盧為難為卒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
士有追思來觀來齋以讀秦稷

唐淮南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趙郡李公家

廟碑銘并序

唐 白居易文粹

王建侯建廟廟有罷罷有銘所以論譔先德明昔
後代或書于鼎或文于碑古今之通制也雖開成某
年某月某日宣武軍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
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郡李公齊沐祗懷拜章
上言靖立先廟以奉常禮于是得靖于天子承式于
有司是歲某月某日經始于東都明年某月某日有
事于新廟外盡其物內盡其志三獻百順神格禮成

其支吾易以李氏宗祖世家名爵與僕射志行官業
書于麗柱之碑謹按家略九代祖善權後魏熙和子
八代祖延觀徐梁二州刺史七代祖續某郡太守六
代祖顯連隋潁州刺史五代祖還皇朝且穀二州別
駕贈德州刺史高祖孝卿右散騎常侍贈鄧州刺史
曾祖府君諱敬元總章儀鳳間歷吏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三品中書令宏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封趙國
公諡曰文憲才智職業載在國史今祭于第一室以
妣蘭國夫人范陽盧氏配焉王父府君諱守一屬世

難家故不求聞達避榮樂道與時浮沈終成郡府郡
縣今祭于第二室以妣榮陽夫人鄭氏配焉先考府
君諱昭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府君為人篤于家
行節以吏事動有常德居無惰容所蒞之邑有善政
辭滿之日多遺愛不登貴位其命矣夫今祭于第三
室以先妣上谷夫人范陽盧氏配焉府君累贈至尚
書右僕射夫人累贈至上谷郡太夫人前後凡三追
命六告第渥澤疊洽自葉沆根從子貴也郡縣晉陵
府君咸善積于躬道屈于位階趾沆慶而僕射生焉
僕射名岫字公垂六載丁晉陵府君憂孺慕號踊如
成人禮九歲終制孝養上谷太夫人年踰切承順母
違家雖貧甘旨無闕侍親之疾冠帶不解者三載餘
可知也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餘可知也先
是祖妣考妣晉陵府君前妻元
人裴氏無子早喪洎叔父兄妹之殯咸
未歸附各處一方公在新隸中親護九喪匍匐萬里
及期喪事禮無闕違至誠感神有靈焉瑞芝之應事
動鄉里名聞公卿言孝友者以為表平憲宗嗣統三
年李錡盜據京口公寓居無錫曾擢第東歸錡聞公

名署職引用初詢以謀畫結舌不對次強以章檄絕
筆不書誘之以厚利不從迫之以淫刑不動將僇辱
者數四就幽囚者七旬歲貫神明有死無二言名節
者以為準程朝廷嘉之拜右拾遺歲餘穆宗知公忠
孝文行召入翰林特授司封貢外郎知制誥遷中書
舍人承顏造膝和無不言歡言效沃如石投水哉拜
御史中丞戶部侍郎既而望屬台銜朝當晏駕時穆
世愛遂出掾高要佐潯陽旋為滁壽二州刺史大凡
公之為政也應用無方所居必化此理二郡以去害
為先故有盜奔獸伏之感廉察浙右以分憂為切故
有卹却活殍之惠尹正河洛以革弊為急故有摘寄
扶蠹之威文宗知公全才以汴社理乃授秩錢俾鎮
安之初宣武師人驕強悍狃亂傲利積習主常公
既下車盡知情偽刑賞信惠合以為用一年而下懲
勅二年而下畏服三年而下社格肅然丕變薰然大
和撫之五年人俗歸厚至于捍大患禦大災卻飛蝗
遏暴水致載于豐稔免人于墊溺愆微公之力汴之
民其為殍乎其為魚乎珠璣允課不可具舉天下征

鎮淮海為大非公作帥不足以長東諸侯制加銀青
光祿大夫揚州長史淮南諸道節度觀察等使餘如
使詔下之日出次于外車門不擊柝里巷無吠犬從
容五日按節而東百姓三軍挈壺漿捧簞醪遙道攀
錢者動以萬輩皆嗚咽流涕如嬰兒之別慈母焉噫
若非穆禱之惠及其幼推雞豚之養及其老父推赤
心置父腹中者則安能化暴戾之俗一至于此乎西
人泣送東人歡迎梁楚千里風交化移膏雨景星所
至蒙福于時開成會昌之際上方致理公未登庸願
願蒼生環望而已盛矣哉大丈夫生于世也以忠貞
奉于君以義利惠于人以散是貴于身以宗廟顯于
親以孝敬交于神宜其荷百祿輔一德為百善之宗
臣者歟君子謂李氏之廟也休哉公之祭也順哉然
曰有孫如此有子如此可謂孝也故其碑銘云
祭祀從貴爵土有秩階侯之廟一宮三室皇皇西室
皇祖中書孝孫追遠昭穆有初顯顯中室王文邦之
顯孫祇享盡孝盡敬肅肅東室先考晉陵嗣子奉為
孝思蒸蒸嗣子其誰僕射公重公重翼翼齊嚴諒直

為子為臣有典有則載膺休命載踐右職以孝祀家
以忠肥國乃授侯伯壽域旂戟乃饗祖禰牲牢黍稷
家聲振耀國典褒飾六命徽章三世血食光大遺訓顯
揚先德子孫承之垂裕無極

文潞公家廟碑

宋 司馬光 文潞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于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
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
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
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郡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
廟制其後遂著于令以官品為所祀世之數差唐侍
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
構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士民
求生有所未遑禮頓教廢廟制遂絕宋興夷亂殊疲
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窮公相而祖稱之于
寢齋于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改舊式
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不察
往往不知廟之可設于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
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
因循願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
對要聞之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
意形于嘆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渾遂
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于是翰林丞旨而

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罷服儀範後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狀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諒以爲詳無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未和禁構之式雖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朝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枋在門中之右肖杜展翼條濯在中門之左庖厨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于洛元豐三年秋蜀守西都始營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爲我叙其事款于石尤竊惟公追遠懷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叙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諡爲氏與翼祖諱同至秦有丕丕主河東太守教家平陽其後言詔深求爲揚州刺史自詔以永世乃可諸詔

之六世孫頴後魏末爲太子頴曾孫頴傳以列爲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戰功居多終充州刺史頴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隋史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扶君洪從唐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官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頴之八世孫曰瑋曰楷瑋相中宗誅張易之等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譴誅死嶠南楷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諱爲敬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爲至晦皆有傳見于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版或遷竇禹晦之從父昆弟晤爲北都喬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遜遜生館館主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沼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德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寧太谷二令漢高祖卽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別者自帝于晉陽後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諱石州候府棄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

廟祔故復為文氏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
以強直勦敵振利攘害名聞遠不可掩判三司開折
磨勦司終主客郎中河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于
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王公所撰墓誌又碑公貴
朝近褒崇三代贈官皆至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
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為第一室夫人某氏
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某氏配周公為第三
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郭氏配魏公居東
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配公以廟制
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彧為公祠制作神板承司
元陽祇祀以元日寒食秋分冬至至致齋一日又
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吾乃前古諸侯載是主之義
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鸞使喬木茂于苞根浩彼長川發于浚源胡人之先
云誰敦後天祐有承誕生哲臣乃幹樞軸乃秉珍鈞
克董克指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憐暴紛詔公往道遠
不日而消仁祖遺疾羣心震深公入密勿四海清臨
土設方維為諸侯師以惠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悅

去也民思其思如何武強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
謀吉之安時如得氏公自分洛遠于洛許允樂幽土
永燕私廬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論是制是斷是斷
達于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取是築是謀是植是代
是災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吾
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庫公室公曰予康
人適公廷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
軍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
目之為麗廟室既闢四室有恤恭柱孔碩導恭及授
豆遵阮淶掃洒阮備旨酒阮沛封往為禧乃為乃陳
芘芘芬芬祖考欣欣百榘永臻八錫公祉強明壽澤
帝錫公祿崇崇豐泰八匪公私公德是宣帝匪公優
公勛是時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貽孫
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燕嘗保公之烈光

碑

寺觀

上清儲祥宮碑文

宋 蘇 軾 文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侍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更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於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地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弗廟伸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鈿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

役也太司徒錢不可寡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
乃枚舉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寶珠玉以巨萬計
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階祥積會所賜為武一
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出白金六千三百
餘兩以為香火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
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六年之春六
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太殿三旁小殿九種經樓二
石壇一建齋殿於東以侍臨幸築道館於西以居其
徒凡七百餘間雄麗清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
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
流本出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
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
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
言乃有飛仙變化之術黃連大洞之法太上元真木
公金母之號近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
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
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切論之黃帝老子之
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

施則詔籙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御之
禮不能以效刑措漢興盛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
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
蕭何為法誹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
民以享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清心省事
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
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
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
心以觀世故不祭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
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
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完之志下以爲子孫無疆之
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歌聲聞於元天地喜
咎神祇來格祀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
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
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
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階祥宮碑臣賦
拜于稽首載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

儲祥之官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竭於上下
何修可營曰是四者民懷其入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畏其謙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齊其子
九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官于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朱符閱視新宮祭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耄無競維人
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為其成材
千石之鍾萬石之簠相以銘時震于四海

頭陀寺碑文

南齊 王 巾 文選

蓋聞祀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蒼之色者
不足知其遠近元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之表不
生不滅者哉是以掩室摩竭用寂息言之津杜口毗
邪以通得意之路然語彙論者又求宗于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于六位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
象已陳悟太極之致言之不可以已其在茲乎然文
繁所筌窮于此域則稱謂所絕形乎彼岸矣彼岸者
引之于有則高謝四沅推之于無則俯宏六度名言
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不可以學地知不可
以意主及其涅槃之蘊也夫出谷無私育至斯響泫
鍾虛受無來不應況法身圓對觀矩冥立一音稱物
宮商徵運是以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衍之
載極溺斯川開八正之門大元交表于是元關幽鍵
惑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行不捨之檀而施洽
羣有唱無緣之慈而澤周萬物演勿照之明而鑒窮
沙界導亡機之權而功齊塵劫時義遠矣能事畢矣
然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

于去來復歸于無物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為之
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之靈無敬大矣哉正法既沒
象教陵夷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順非辨偽者
此微言于目論于是為鳴幽蘭龍樹虛求並振頤綱
具維絕紐蔭法雲于真際則火宅晨涼曜慧日于康
衢則重昏夜曉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九十
六種無簪籜之固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
莊親昭夜景之鑒藻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然後遺
文間出列剎相望登什結轍于山西林遠肩隨乎江
左矣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南則大川浩
汗雲霞之所沃蕩北則層峰削成日月之所迴薄而
眺城邑百雉紆餘東望平皋千里起忽信楚都之勝
境也宗法師行潔瑤壁擁錫來游以為宅生者緣業
空則緣廢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遂欲捨百齡于中
身殉肌膚于猛鷲班荆蔭松者久之未大明五平始
立方丈茅茨以庇經象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會稽孔
府君諱規為之葺草闢林置經行之室安西將軍鄧
州刺史江安伯濟陽侯使君諱興宗復為宗基表刊

立禪誦之堂焉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
首後有僧勸法師貞節苦心求仁養志慕峭堂宇未
就而沒高軌難追藏舟易遠僧徒聞其無人標榜毀
而莫構可為長太息矣惟齊繼五帝洪名紐三王晚
業祖武宗文之德昭升嚴配格天光表之功宏故興
復是以維新舊物康濟多難步中難頤驟合韶護炎
區九譯沙場一候粵在于建武高乃詔西中郎將鄧
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風江漢擇方城之全壤
酌龜蒙之故實政肅刑清于是乎在寧遠將軍長史
江夏內史行事彭城別府君諱瑄暫所游日新月
故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以此寺業廢于己安功隆于
幾立慨深覆瓿悲同棄井因百姓之有餘問天下之
無事庀徒揆日各有司存于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亘兵被陵固高就遠層軒延表上出雲霓飛閣遙迤
下臨無地夕露為珠迴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
四照之化萬品蓬谷共清風果相與金安寶相永藉
閑安思心了義終焉將集法師釋曇珍業行淳修埋
懷開遠今在知寺任永奉神居人民勞事功既饒文

于鍾鼎言時稱代亦樹碑于宗廟世彌積而功宣身
迥遠而名助敢寓言于彫篆庶勞勩乎衆妙辭曰
寶判元黃氣分清濁涉詭千名含靈萬族淳源上派
流風下照愛流成海清塵為岳皇矣能仁撫期命世
乃啓中土丰來迎衛奄有大千遜荒三界設鑒四門
幽求六載帝敷方石八開渌池祥河輟水寶樹低枝
通莊九折安步三危川靜波澄龍翔雲起者山廣運
給園多士金粟米儀文殊戾止應乾動寂順民終始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象正雖闢布夷未歎於昭有齊
武揚洪烈釋網更維元津重泄泄此名區禪慧攸
託倚據崇巖臨肥道堅壽池湘漢桂年衡靈胎燕亨
鼻幽幽林薄媚茲邦后法流是挹氣茂三明清超六
入卷言靈宇載懷興葦丹刻華飛輪與離立象設既
開眸容已安桂深个煥松疎夏寒神足游息靈心往
還勝幡西振貞石南判

宸奎閣碑

宋 蘇 軾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往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
對北戎設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
時北方之為佛者皆晉于名相固于因果以故士之
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裔下俚之說璉獨指
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
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
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真
趣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
乙歸光山中上曰山即如龍也將安歸乎不許治
平中再乙至甚英宗皇帝番之下可賜詔許自便璉
既渡江少番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
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
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
且命我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
臣番于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速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若
號和弗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立帝以藉口而增其

象于聖者漢明以察高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
夫貴去弗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
廣度僧尼未設寺廟干戈斧質未嘗有所私貸而升
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
而已建維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最甚上嘗賜以龍
腦鉢盂建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懷色衣以乞鐵食
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賜曰

龜龜仁皇體合自然神聖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連
逍遙自在禪中並行不相尚礙於揚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容爾東南山若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有唐天下放生池碑銘

唐 顏真卿

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
至聖之姿屬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秣山強
暴之初乾鞞勞謙勵精為理推誠而萬方胥悅克已
而天下歸仁思信侔于四時英威達于八表功庸格
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迴紇奚霫契丹大食有蠻之
屬扶服萬里決命而爭先納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
安西黔中嶺河河南之師鳩鵲五年推鋒而効死灌
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履緒遁逃已蒙赤族之
戮恩明陞伏行就涕鼎之誅極已墜之皇綱據再安
之宗社迎上皇于西蜀申子道于中京一日三朝九
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
然真皇帝之上儀詰示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
未振古及隋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姬煦萬類勤
勞四生乃以乾元二年太歲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
左驍衛右即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布德音
始于洋州之興道泊山南劍南黔中荆南嶺南江西
浙江西諸道訖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

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
明而廣慈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
獸魚鼈咸若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
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面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
珠之答維流水救涸實勝稱名蓋事止于當時尚介
祉于終古豈我今日勳者極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
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
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
盛美受恩寔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奚斯歌虞頌魯
之義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雖不足雍容明聖萬
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敢刻金石著其詞曰
明明皇帝臨下有赫至德光天乾元啟願歸武戲胤
經文御歷孝感神明義形金石仁覆華夏恩加蠻貊
道冠龜龜威深統統道遠茲多難克廣丕續慶緒致殊
恩羽辟易人道助順天道恩運撲滅之期匪朝伊夕
來此寶祚永康宗祏業盛君親功崇列辟交禪之際
榮然明白迴映來今孤高往策去殺沉惠好生立辟
率土之濱臨江是宅遂其生性庇爾麟翮環海爲池

周天布澤致茲忠厚罔弗怡懌動植依仁飛沈受護
沉水長者從稱往昔寶勝如來時肅允格德力無競
慈悲孔碩相時專聞尚賴宏益列在遺過其志敷錫
真卿勒銘敢告凡百

塔碑文

舒州山谷寺覺寂塔隋故三祖鏡智禪師碑銘

唐 獨孤及

按前志禪師號僧燦不知何許人出見于周隋間傳
教于惠可大師樞衣鄴中得道于司空山謂身相非
真故示有瘡疾謂法無我師故君不擇地以衆生病
為病故所至必說法度人以一相不在內外中間故
必言不以文字具教大畧以寂照妙用攝羣品流注
生滅觀四維上下不見法不見身不見心乃至心誰
名字身等空界法同夢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
禪師率是道也上膺付囑下拯昏迷大雲垂蔭國土
皆化謂南方教所未至我是以有羅浮之行其來不
來也其去無去也既而以袈裟與法具付諸昔道存
形謝遺骨此山今二百歲矣皇帝即位後五年歲次
庚戌某剏符是州登禪師遺君周覽陳跡明徵故事
其承叱起塔之制當八寶景戌中別駕前河南少尹
趙即李公常經始之碑版之文隋內史侍郎河東薛
公道衡唐相國刑部尚書贈太尉河南房公瑄繼論
謨之而專道之典易名之禮則朝廷方以多故而未

運也長老比丘釋湛然誦經於靈塔之下與潤松俱
老病先師名氏未經拜國鳥與禪衆寺大律師釋澄
俊同寅叶恭臣以爲請會是歲萬卯大比丘釋忠融
至自廣陵勝業寺大比丘釋開悟至自廬江俱募我
禪師後七葉之遺訓日相與歎塔之不命號之不崇
懼象法之本根墜于地也願申無邊衆生之宏誓以
行周極揚州牧御史大夫張公延賞以狀聞于是七
年夏四月上需然降興廢繼絕之詔 祖禪師曰絕
智塔曰覺寂以大德僧七人灑掃供養天書錫命禪
煥崖谷家屢踴躍謂大衆中興是曰大七邱衆議立
石于塔東南隅紀心法興廢之所以然某以謂初十
國之有佛教自漢孝明始也歷魏晉宋齊及梁武言
第一義諦者不過布范持戒天下惑于報應而人未
知禪世與道交相表裏至菩提達摩大師始示人以諸
佛心要人疑而未思惠可大師傳而持之人忍而未
惰迨禪師三葉其風寔廣真如法味日漸月漬萬木
之根並枝葉悉沐我雨然後空王之密藏二祖之微
言始行于世間決于人心當時聞道于禪師者其幾

者知有爲法無非妄想深者見佛性于言下如燈之
照物朝爲凡夫夕爲聖賢雙峯大師道信其人也其
後信公以教傳宏忍忍傳惠能神秀秀公傳普寂寂
公之門徒萬人并堂者六十有三得自在惠者一曰
宏正正公之廊廡龍象又偈焉或化爲洛武之刑吳
自是心教之被于世也與六籍并盛焉戲微禪師吾
其二乘矣後代何述焉庸詎知禪師之下生不爲諸
佛故現比丘身以救濁劫子亦猶堯舜既既往周公
制禮仲尼述之遊夏宏之使高堂后蒼徐孟戴憂之
徒可得而祖焉天以聖賢所振爲木鐸其揆一也諸
公以爲司馬子長立夫子世家謝臨川撰惠遠法師
碑銘今將全千載之後知先師之全身禪門之權輿
王命之追崇在此山也則揚其風紀其時宜在法流
其書味禪師之道也又故不讓其銘曰
人之靜性與生皆植和誘于外染爲妄惑如浪斯鼓
與風動息淫駭貪怒爲又爲賊生死有涯緣起無極
如來憫之爲開度門即妄了真以證覺源啟迪心印
貽我後昆間生禪師俾以教尊二十八世迭付微言

自十如禪師隨可大師隱童蒙求我以意傳攝相歸性
 法身乃圓性命本空我為說焉如禪師道既棄世
 將二十祀朝經乃留皇明昭實億兆膜拜凡今後學
 入佛境界於取非取誰縛誰解初禪師謂信公曰汝
 于汝言下證解脫不見縛者不見解者然則禪師授信公
 祖師所傳萬有千歲此法無壞

六祖能禪師碑銘并序 唐 王維

無有可捨是達有源無空可住是知空本離寂非動
 乘化用常在百法而無 周萬物而不始鼓棹海師
 不知菩提之行散花天女能變聲聞之身則知法本
 不生因心起見見無所取法則常如世之至人有證
 於此得無漏不盡漏度有為非無為者其惟我曹溪
 禪師乎禪師俗姓盧氏其郡某縣人也名是虛假不
 生族姓之家法無中邊不居華夏之地喜習表于兒
 戲利根發于童心不私其身是味于耕桑之侶苟適
 其道獵行于蠻貊之鄉耳若干事黃梅忌大師願竭
 其力即安于井臼素判其心獲悟于穉穉每大師登
 座學眾盈庭中有三乘之根共聽一 之法禪師默
 然受教曾不起予退省其私迥超無我其猶有懷渴
 鹿之想尚求飛鳥之跡香飯未消弊衣仍覆皆曰井
 堂入室則海窺天謂得黃帝之珠堪授法王之印大
 師心如獨得謀而不鳴天何言哉聖與仁豈敢子曰
 賜也吾與汝不如臨終遂密授以祖師袈裟謂之曰
 物忌獨賢人患出已予且死天汝其行乎禪師遂懷

寶達邦銷聲異域衆生為淨土雜居止于編人世事
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如此積十六載南海有印宗
法師講涅槃經禪師聽于座下因問大義贊以真乘
既不能酬翻從諸益乃歎曰化身菩薩在此化身苟
眼凡夫願開惠眼遂領徒屬詣禪居奉為挂衣親
自削髮于是大興法雨普灑客塵乃教人以忍曰忍
者無生方得無我始于成初發心以為教旨至于定
無所入惠無所依大身過于十萬本起于三世浪
塵不滅非色滅空行願無成即凡成聖舉足下足長
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窮
子無疑道開寶藏其旨不指德平難入頓門安繫空
花之狂曾非惠日之啓常難曰七寶布施等恒河沙
億劫修行盡大地豈不如無為之運無礙之思宏濟
四生大庇三有既而道德通覆名聲普聞泉館舟服
之人去聖歷劫逢身牙耳之國航海窮年皆願拭目
于龍象之恣忘身于鯨鯢之口駢立于戶外跌生于
牀前林是旃檀更無雜樹華惟蓍蔔不嗅餘香皆以
寶歸多離妄執九重延想萬里馳誠思布髮以奉迎

願叉手而作禮則天太后孝和皇帝並勅書勸諭徵
赴京城禪師子年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遇虎
溪因以此辭竟不奉詔遂送百衲袈裟及錢帛等供
養天王厚禮獻王衣于幻人女后宿因施金錢于化
佛尚德貴物異代同符至某歲月日忽謂門人曰吾
將行矣俄而異香滿室白虹滿地飯食訖而敷坐沐
浴畢而更衣彈指不留水沉燈焰全身永謝薪盡火
滅山崩川竭為哭號啼諸人唱言人無眼目列却慟
哭世且空虛某月日遷神于曹溪安坐于某所擇吉
祥之地不待青鳥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嗚呼大師
至性淳一八安貞素百福成相衆妙會心經行要思
皆在正受談笑語言曾無裁論故能五大重跡百越
稽首修蛇雖也毒螫之氣銷此史寧子情得之風愛
政漁悲龍盤蛇如非多絕羶腥效桑門之食慈素皆
網餐稻田之衣水惟浮圖之法實助皇王之化弟子
曰神會禪師于晚景聞道于中平廣量出于凡心利
智踰于宿學雖末後供樂最上乘先師所明有類獻
珠之願世人未識猶多抱王之悲謂余知道以頌見

託偈曰

五蘊本空六塵非有終生倒計不知正受蓮花承足
楊枝生肘苟離身心孰為休咎至人達觀與佛齊功
無心捨有何處依空不著三界徒勞八風以茲利智
遂與宗通慙彼偏方不聞正法俯同愚類將與善業
教忍斷嗔修慈捨獵世界一華祖宗六葉大開寶藏
明示衣珠本源常在妄轍遂臻遇動不動離俱不俱吾道如是
道豈在吾道遍四生常依六趣有漏聖智無義章句
六十二種一百八喻悉無所得應如是住

賜謚大鑒禪師碑

唐 柳宗元

扶風公廉問嶺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永有稱號疏
聞于上詔謚大鑒禪師塔曰靈照之塔元和十年十
月十三日下尚書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涇州司
功祿告于其祠幢蓋鐘鼓增山盈谷萬人咸會右聞
鬼神其時學者于有餘人莫不欣踴奮厲如師復生
則又感悼涕慕如師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則好聞
奪相賊殺喪其卒實誇弄淫汎莫克追于初孔子無
大位沒以餘言持世更揚墨黃老益謀其術分裂而

吾浮圖說後出推離還源合所謂生而靜者梁氏好
作有為師連摩旻之空術益顯六傳至大鑒大鑒始
以能勞苦服役一聽其言言希以寔師用感動遂受
信具遁隱南海上人無聞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
居曹溪為人師會學去來嘗數千人其道以無為為
有以空洞為實以廣大不蕩為歸其教人始以性善
終以性善不假耘鋤本其靜矣中宗聞名使幸臣再
徵不能致取其言以為心術其說具在今布氏下凡
言禪皆本曹溪大鑒去世百有六年乞治廣部而以

名聞者以十數莫能揭其號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謚
豐佐吾道其可無辭公始立廟以儒重刺度州部獲
安南由海中大壘夷連身毒之西浮舶聽命咸被公
德受其惠鄒戟來蒞南海屬國如林不殺不怒人畏
無盡允克先于有仁昭列大鑒莫如公且其徒之老
乃易石于宇下使來謁辭其辭曰

達摩乾乾傳佛語心六承其授大鑒是臨勞動專然
終挹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陰其道受施在溪之曹
麗合猥附不夷其高傳告咸陳惟道之喪生而性善

在物而具荒沉奔軼乃萬其趣匪思愈亂匪覺滋誤
由師內鑒咸獲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
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陰翊王度得人逍遙
越百有文記號證不記由扶風公告今天子尚書既
復大行乃誅尤于南土其法再起亟使萬德同悼齊
喜惟師化所被洎扶風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
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圖是視師以仁傳公以仁理
謁辭圖鑒永光不已

洪州開元寺石門道一禪師塔碑銘

唐 權德輿

鍾陵之西曰海昏海昏南鄙有石門山禪宗大師焉
氏塔廟之所在也門弟子以德輿嘗將大師之藩屏
文言而揭之曰三如來身以大慈為之本六波羅密
以般若為之建非上德宿殖者惡乎至哉大師諱道
一代居德陽主有異表幼無兒戲凝如山立湛如川
亭古廣長以履準足文理而成字全德法器自天授
之嘗以為九沅六學不足經慮局然理世之具豈資
出世之方性度門正覺為上智宅心之域耳初落髮
于資中進具于巴西後開衡嶽有讓禪師者傳教於
曹溪六祖真心超詣是謂禪門政復造請一言懸解
始類顏子如愚以知十成此淨名然然于不二以法
惟無住化亦隨方嘗禪誦于撫之西裏山又南至于
虔之龔公山搜摭者劇得度者仁瞻其儀相自用丕
變刺史今河南尹裴公又于稟奉多所信嚮用此定
惠發其明誠大歷中尚書路真公之為連帥也舟車
旁午請君理所貞元元年成紀李公以侍極司憲臨

長是邦勤護法之誠承最後之說大抵去三以就一
捨權以趣實示不遷不染之性無差別次第之門昔
曰弗不遠人即心而證法無所攝觸境皆如豈在多
岐以泥學者故夸父喫咄求之愈疎而金剛醍醐正
在方寸于是解其結發其覆如利刃之破 素甘露
之洒稠林隨其義味快得善利者可勝道哉化緣既
周趺坐報盡時貞元四年二月庚辰春秋八十夏臘
六十前此以石門清曠之境為宴然終焉之地忽謂
入室弟子曰吾至二月當還爾其識之及是委化如

合符即當天鍾發土之候協拘尸薪火之期端素切
艾夫聲壘路廣涸流而法雨滂灑及山門而天香分
霽交感之際昧者不知沙門惠海留藏錫英志賢智
通達悟復暉惟寬智廣崇恭惠雲等體服其芳心通
其教以為吾師真性湛然與虛空無唯是體魄化為
舍利則西方之故事傳焉不可已也乃率顙其徒從
茶毗之法珠圓玉潔煜耀盈升建茲嚴事衆所瞻仰
至七年而功用成竭誠信故緩也德興往因稽首徂
獲擊蒙雖飛鳥在空莫知近遠而法雲覆物已被清

京今茲銘表之事敢拒衆多之請銘曰

達磨心法南為曹溪頓門巍巍振拔沈泥禪師云之
俾民不迷九江西即為一都會亦既戾止元津橫帶
慈哀攝護為大法礪五觸六觸翳然相蒙道心道場
沃之則通隨處受益各見其功真性無方妙道不竭
願茲夢幻亦有生滅微言各用煥炳昭晰過去諸佛
有歸多羅心能悟之在一刹那何以真哀茲率堵波

澧州藥山故住儼大師碑銘

唐 唐 申

上嗣位明年澧陽郡藥山釋氏大師以十二月六日
終于脩心之所後八載門人持先師之行西來京師
告于崇敬寺大德求所以發揮先師之耿光垂于不
朽崇敬寺大德于余為從母兄也普恭徑山得其心
要自興善寬敬示滅之後四方從道之人將質疑傳
妙罔不詣崇敬者普謂申曰吾道之明于藥山猶爾
教之闡于涿泗智炬雖滅法雷猶響豈可使明德不

照至行湮沒矣惟大師主南康信豐縣自為兒童時
未嘗處羣子哉弄之中往往獨坐如思如念年十七
即南遊大庾抵湖之西山得惠照禪師乃落髮服緇
執禮以事大歷八年夏具於衡嶽希琛律師釋禮矩
儀動如宿習一朝乃言曰大丈夫當離法自靜焉能
屑屑事細行于衣巾耶是時南嶽有遠江西有寂中
嶽有洪皆悟心契乃知大主之質豈俟誓照承之
珍難晦符彩自是寂以大乘法開四方學徒至于指
心傳要象所不能達者師凡然哉懸解不達如愚居

寂之至重二十年寂曰爾之所得可謂決于心術而
于四體欲益而無所益欲知而無所知渾然天扣合
于大無吾無有以教矣佛法以開示羣盲為大功德
滅眾惡為大德爾當以功德普濟迷途宜作梯抗無
父帝此由是陟羅浮涉清涼歷三岐遊九江貞元初
因憩藥山喟然嘆曰吾生寄世若萍蓬耳又何改其
飄轉邪既披榛結菴纔瓦臥座鄉人知者因齎鬴飲
撰奔走而往師曰吾無德于人吾何以勞人乎哉並
謝而不受鄉人跪曰願聞日費之具曰米一升足矣

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坐轉法華華嚴
涅槃經晝夜若一始終如是者殆三十年矣游方求
茲之徒知教之在此後數歲而僧徒葺居禪室接棟
鱗差其眾不可勝數至于沃煩正覆導源成流有以
見寂公先知之明矣忽一旦謂其徒曰乘郵而行及
暮而息未有久行而不息者吾至所詣矣吾將有以
息矣靈源自清混之者相能滅諸相是無二色露本
絕外爾其悉之語畢隱几而化春秋八十二僧臘六十
夏後二十日入室弟子冲虛等遷座建塔于禪居

之東遵奉教也始師常以大練布爲衣以竹器爲器
自難其髮自具其食雖門人百數童侍甚廣未嘗易
其力珍羞百品鮮果駢羅未嘗易其食冬裘重煖暑
服輕疎未嘗易其衣華室淨深香榻嚴潔未嘗易其
處麋鹿環繞猛獸伏前未嘗易其觀貴賤迭來頂謁
膝下未嘗易其禮非夫聲萬有契真空離攀緣于病
本性清淨乎物表焉能遺形骸忘嗜慾又而如一者
抑其他碩臣重官歸依脩禮于師之道未有及其門
闥者故不列之於篇銘曰

一物在中觸境而操我示其元不境不馳西方聖人
實言道要道要既得何言惟妙我源自濟我真自靈
大包萬有細出無形曹溪所傳徒藏于密身世俱空
曾何有物自見曰明是為至精出沒在我誰曰死生
刻之琬琰立此巖岫作碑者仲期于不朽

碑陰文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唐 杜 牧 文粹

天不生夫子于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 如也苟
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誇夫子之徒
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
賢也彼商鞅者能拊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
仁義強官也可以置之不置也自董仲舒劉向皆言
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
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以來人無有不
死者海上迂怪之士特出言曰黃帝鍊丹沙為黃金
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
王之賢破強齊幾于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
強辟四裔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
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于天地莫嚴于宗廟社稷梁
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筭脯題柱為薦祀之禮曰弗之
教性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
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
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

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
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紛紜冥
昧百家闢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
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
楊墨駢憤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
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裔裔之俗一定
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裔翟如也韓吏部
夫子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
屋取異代為配未若夫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
人為配自天子至于庶人親北面師之夫子以德社
稷以功固有次第哉因引孟子曰生人己未未有如
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
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刻武侯碑陰

唐 孫 樵 文 粹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熅矣武侯獨憤
激不顧收死及于蜀欲噬而再燃之歎乎為力哉是
以國稱用武岐雍關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
炳也夫以武侯之賢亭廩籌其不可邪蓋教備隆中
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
志邪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
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
善為兵矣史書以短于急變真抑武侯哉得武侯
不早入蜀地曹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服鍾鄧乎
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邛是并絡之野與武侯存亡
俱矣天藏武侯其不受劉愈明白矣其妻雖何力焉
英雄南陽時人不與仲設伍泊受社稷寄擅利膏炳
曹心不愧畏人不疑驥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
死殆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得道遺烈廟而祭者如
在其受于民如此而父也獨謂武侯之治比于燕與
使晉亡城合諸侯在下矣

李太白碑陰記

宋 蘇 軾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夫亦于永王璘此豈齊世之人
哉而事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天
言而無實虛名不適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之
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
太白使脫靴殺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
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于昏乎夏侯湛贊東方
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入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軍
靡前蹈藉童勢以休顯殘不憂威裁為素若察友
視靖列如草芥 尚書 蓋世可列後乎其卒
遊方之外者也至于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
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
白識郭子儀之為人深而不能和靖之無成此理之
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神道碑二

宋

太尉王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修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
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
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
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以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
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
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
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
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

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
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
太尉克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
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
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
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
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
妣任氏徐國夫人遷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

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叅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改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

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月拜給家中同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叅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罷兵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為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何如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于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而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冠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

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媿嘆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監丞居于家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咲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群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耶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咲和官者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

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副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父人有謗公于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崇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大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並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

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
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
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
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解冊拜太尉
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
自和藥賜之疾至遽卒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
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宸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
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塋公于開封府開

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宋國夫人後公若干
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
次曰素女四人長適次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
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
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
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
常以太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
未官遣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

享真宗廟廷臣修曰景德祥符之際盛也觀公之所
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
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于廟可謂有
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燕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
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
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
公終始之節而錄可紀者輒聲為銘詩昭示後世以
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
極之意銘曰列列魏公相我真宗真廣翼翼魏公配

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十匪
筮公為耆龜公在相位終日如然問其 包襄兵
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
罰功當罪明相所默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
平孰不事君 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于
位太牧之崇天子孝思永薦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
念功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詩歌以諡
廟工

晏元獻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修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通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教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為恨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特輟二日以其年

三月癸酉塋公于許州陽翟縣裴秀鄉之北原既塋賜其墓隧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俱書于碑下臣修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篤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衛官擁列圍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為天下所宗

建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遺陛下由王官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味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還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白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卻追封英國公考諱國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子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以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亦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

月克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之京
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
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
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子以
戶部員外郎克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
遷翰林學士克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
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真宗每所
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
對必以其藁進示不洩其後悉聞真宗閣中遺書得
公所進藁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
宗遣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
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群
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
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
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
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者不可
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

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興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
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
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
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太后以問
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公為
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復召為御
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
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以刑
部尚書居相位至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復
召用而趙元昊反歸出陝西天下繫于兵公數建利
害請罷監軍無以陋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政守及
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官禁
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
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
雖處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
已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及為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

躬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閉天下因獎奮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克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一萬一千戶實封三千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勅修士訓及真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其為政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已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

書今起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人公既樂善而稱為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遷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相子嬰稱而卹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顯聲實相天子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子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于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廷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范文正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修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塋于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椒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郡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

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蘄州糧料判官諱某為太保祖秘書監諱某為太傅考諱某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捨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

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

者雖聖賢不

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父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

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蘄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難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

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清澗城墜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賊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壘久廢至兵興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于版築之用大小畢具

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羌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微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思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黜以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人饋餉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生竄遂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群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議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

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華磨勅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勅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遼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

書顧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邠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輿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

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某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
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飯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急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功罪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墮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子治公拜稽首茲為難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群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存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王武恭公神道碑銘

宋 歐陽修

惟王氏之先為常山真定人後世塋河南密縣而密分入于管城遂為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武康公事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乃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邱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少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為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口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其前守陸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為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為軍頭巡檢邢洛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真宗為內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抹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抹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

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獻章太后猶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至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僞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知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為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撫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為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為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為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為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愀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為愧而士大夫服公為有量慶歷二年起公為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

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耶公為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悚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公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震恐會復議和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祈國公又明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天子思之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年以本官為

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上以富公弼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常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一諭之乃手二矢更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驩呼賜以襲衣金帶自寶元慶歷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秦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自請臨邊不許凡大謀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言多見施用公自致仕復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位至六七上為之不得已以為景靈宮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為同群牧制置使五日一朝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于家詔輟視朝二日發喪于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

使者發喪無厚賻贈天子惻然哀其志以黃金百兩白金三十兩賜其家固辭不許以其年五月甲申塋于管城明年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愚以為自國家西定河隍北通契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幽燕亦犯約二邊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屹然為中國鉅人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摧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聲名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是者其幾何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

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思意可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謹按魯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魯祖諱方追封蔣國公祖諱元追封邳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起建雄軍節度使贈尚書令追封魯國公謚曰武康公娶宋氏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為定安郡夫人追封榮國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西京左藏庫使果州團練使次曰咸庶內殿崇班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志甚飾偉其名聲以動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起秉我樞鉤禮不筋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廷拜母蹈舞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倚惟時黃耆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有世德載勲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太子太師致仕贈司空兼侍中文惠陳公神道

碑銘

宋 歐陽修

潁川公既薨於新鄭其子尚書主客郎中述古等七人具公之行事及太常之狀初伯之銘以來告曰唯陳氏世有顯人我先正文惠公歷事太宗真宗而相今天子其出處始終之大節可考不誣如此故敢請以墓隧之碑予為考其世次得其所所以基于初盛于中有子然而大施于其後者曰信哉陳氏載德晦顯以時其畜厚來遠故能發大而流長自公五世以上

為博州人皇高祖翔當五代時為王建掌書記建欲帝蜀以逆順禍福誇之不聽棄官于閬州之西水遂為西水人皇曾祖齊國公諱詡皇祖楚國公諱昭汶皇考秦國公諱省華皆開府儀同三司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自翔已下三世不顯於蜀至秦公始事聖朝為左諫議大夫其配曰燕國太夫人馮氏公其次子也諱堯佐字希元舉進士及第累遷太常丞知開封府錄事參軍用理獄有能績遷府推官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湖州自潮還獻詩數百篇而大臣亦薦其

文學得直史館知壽慶二州提點府界諸縣公事丁秦公憂服除判三司都察院兩浙轉運使徙京西河東河北三路糾察在京刑獄天禧三年編次御試進士坐誤差其第貶監鄂州茶場未至丁燕國太夫人憂明年河決滑州天子念非公不可塞乃起公知滑州乾興元年作永定陵徙公京西轉運使以辦其事入為三司戶部副使徙副度支拜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同知天聖二年貢舉知通進銀臺司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并州知審官院開封府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七年拜樞密副使其年八月參知政事居二歲間凡三請罷明道三年罷知永興軍行過鄭州為狂人所誣御史中丞范諷辨公無罪徙知廬州又徙同州復徙永興又徙鄭州累官至戶部侍郎景祐四年四月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為人剛毅篤實好古博學居官無大小所至必開湖州惡溪鱸魚食人不可近公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戮之鱸患屏息潮人歎曰昔韓文公論鱸而聽今公戮鱸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而利人一

也吾潮間至百年而得二公幸矣在潮修孔子廟韓公祠率其州民之秀者就於學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吏民以公故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耶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樂也錢塘江隄以竹籠石而潮喘之不數歲輒壞而復理公歎曰隄以捍患而反病民乃議易以薪土而害公政者言于朝以為非便是時丁晉公叅知政事主言者以熙公公爭不已乃徙公京西而籠石為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公議隄乃成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太行山當河東河北兩路之界公以謂晉自前世為險國常先叛而後服者恃此也其在河東鑿澤州路後徙河北鑿懷州路而太行之險通行者德公以為利曰吾豈為今日利哉河決壞滑州水力悍甚每歸下湍激奔人以沒不見蹤跡者不可勝數公躬自暴露晝夜督促親為木龍以巨木斷齒浮水上下救其暴隄乃成又為長隄以護

其外滑人得復其居相戒曰不可使後人忘我陳公因號其隄為陳公隄開封府治京師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警於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少年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其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太常博士陳詒知祥符縣縣吏惡其明察欲中以事而詰公廉不可得乃欲以苛動京師自錄事以下空一縣皆逃去京師諠言詰政苛暴是時章獻明肅太后猶聽政怒詒欲加以罪公為樞密副使力爭之以謂罪詒則姦人得計而沮能吏詒由是獲免公十典大州六為轉運使常以方嚴肅下使人知畏而重犯法至其過失則多保佑之故未嘗按熙一下吏公貶潮州其所言事蓋人臣所難言者平生奏疏猶多悉焚其稿其他文章有文集三十卷又有野廬編潮陽編愚即集多慕韓愈為文與修真宗實錄又修國史故事知制誥者常先試其文辭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而

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公居官不妄進取為太常丞者十三年不遷為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隄為丁晉公所繼後晉公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惟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今天子即位晉公事敗投海外公乃見召用公初作相以唐劉蕡所對策進曰天下治亂自朝廷始朝廷賞罰自近始凡蕡之所究言者皆當今之弊此臣所欲言而陛下之所行且臣等之職也天子嘉納之公在相位不久其年冬雪地震星象

數變公言王隨位在臣上而病不任事程琳等位皆在下乃引漢故事以災異自責求罷章凡四上明年三月拜淮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康定元年五月以太子太師致事詔大朝會立宰相班遂居于鄭其起居飲食康寧如少者後四年年八十有二以疾卒于家公居家以儉約為法雖以貴常使其子弟親執賤事曰孔子固多能鄙事作為善箴以戒子弟臨卒口占數十言自誌其墓公前娶曰杞國夫人宋氏後娶曰沂國夫人王氏子男

十人長曰述古次曰北部員外郎求古主客員外郎學古虞部員外郎道古大理評事館閣校勘博古殿中丞修古秘書省正字履古光祿寺丞游古大理寺丞襲古太常寺太祝象古泰公三子長曰堯叟為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季曰堯咨為武信軍節度使皆舉進士第一及三子已貴泰公尚無恙每賓客至其家公及伯季侍立左右坐客踖躅不安求去泰公笑曰此學子輩耳故天下皆以泰公教子為法而以陳氏世家為榮公之孫四十人曾孫二人合伯季之後若子若孫若曾孫六十有八人女若孫曾五十有四人而仕於朝者多以才稱於時嗚呼可謂盛矣

銘曰

陳氏高節在污全潔闕德潛光有俟而發其發惟時自公啓之英英伯季踵武偕來相率崇崇武節之雄高幢巨轂四世六公惟世有封秦楚及齊尚書中書儀同太師祖考在前孫曾盈後公居于中伯季左右惟勤其始以饗其終惟能其約以有其豐休庸顯問播美家邦有遠其貽有大其繼刻詩垂聲以質來裔

尚書度支郎中天章閣待制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脩

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大名羊人自唐同光初公之皇曾祖魯公舉進士第一顯名當時官至右拾遺歷晉漢周而皇祖晉公益以文章有大名建事太祖太宗官至兵部侍郎當真宗時伯父文正公居中書二十餘年天下稱為賢宰相今天子慶歷三年公與其弟素皆待制天章閣自同光至慶歷蓋百有二十餘年王氏更四世世有顯人或以文章或以功德公生累世富貴而操履甚於寒士性篤孝弟厚於朋友樂施與以調人而妻子常不自給視榮利淡若無意平居苦疾病退然如不自勝及臨事介然有仁者之勇君子之剛樂人之善如自己出初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饒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某何敢望之然若得為黨人公之賜甚厚矣聞者為公縮頸其為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

餘人皆公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公初以廢補太常寺太祝監都進奏院獻其文章召試賜進士及第授勸館閣書籍遂為集賢校理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耶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為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以詫公公曰事發無迹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始至發大姦吏一人去之繩諸豪猾以法與轉運使爭曲直事有下而不便者皆格不用既去其害政者然後崇學校一以仁恕臨下其政知寬猛必使吏畏而民愛其為他州州率大而難治必常有善政皆用此入為開封府推官已而其兄雍為三司判官公曰省府皆要職吾豈可兄弟居之求知壽州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

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亦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靈僊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言為是而公貶猶不召資政殿學士鄭戢翰林學士葉清臣訟公無罪始起知泰州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州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人求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為子產召為史館修撰遂拜天章閣待制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是歲天子開天章閣召大臣問天下事以手詔責范公等而議事者爭言天下利害務欲更革諸事公獨無一

言問之則曰吾病未能也公於榮利既薄臨禍福不為喜懼其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天下善人君子享否為己休戚遂以此卒此其為志豈小哉豈以病而不能者哉公誠素病而任之以事所至必皆有為使其壽且不死而用其必有所為豈其不欲空言而已者哉嗚呼公享年四十有五官至度支郎中階朝奉大夫勲上護軍爵平晉男娶周氏某縣居生子某曾祖諱某祖諱某皆贈太師尚書中書令考諱某官至兵部郎中有賢行贈戶部尚書公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于陝某年某月某日塋於某所先塋之次銘曰

仕不為利以行其仁處豐自薄而清厥身其仁誰思不在吏民其清孰似以遺子孫銘以昭之以告後人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宋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
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正柱國
扶風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十二百
戶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薨開封祥符縣
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
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
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
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

令尚書令蔡公諱某者於公為父蔡公從太祖定天
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
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
之終也年七歲太祖召見禁中有司言劍當補殿直
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
州兵馬以嚴飭見憚於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
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
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
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改東頭供奉

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于君子驛而
契丹歸矣公方科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吏
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
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饒河北公告轉
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簌其腐尚可
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
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于契丹城郭廬舍多
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

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
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怒
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
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為亂於蜀之西川
以公往討又以為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
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
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
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
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

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內苑使蜀卒劉玆聚黨數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與戰玆走玆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勢劫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玆等無噍類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十三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託公去無一人犯

塞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貢之不己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為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觀邊會上元開門張燈視以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寇又

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畫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譴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

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報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

除潁州防禦使知潁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為
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
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
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
太尉有足疾時召內朝別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
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
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
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
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
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
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具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
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
公為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
視而魏路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
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
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壽六十五真宗為之震
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
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

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祇
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
直慶崇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慷慨以武力智謀
自喜又能好書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
二十卷其文長于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審審
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
直輒面詆之真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
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
真宗之時暨暨謬謬謀行計施以羸擊強以少捕衆
以幾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
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
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
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殫于榮護說不用是維帝明
士或因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
兩得其尤不訖大老夭為不謀德歎於年孰云耆老
有齊後世公為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
永矣其詒

曾子國神道碑銘

宋 韓 維

公姓曾氏諱肇字子國其先魯人後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幼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人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與積藏通有無老穉怡怡不出里閭果腹而嬉擢知齊州齊俗悍強豪宗大姓抵冒僭濫其尤無良者群行剽劫火光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幾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攫金室無乞丐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襄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寃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儲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死死師出安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其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

圖閣知福州兼福建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居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埋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略禽獲募誘亡虜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邾邾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裁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徙毫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為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肇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書遂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部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喻以將用卿之漸耳母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聖天子為延安郡王賤秦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持以屬公九月以母喪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塋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教在所給其喪事公剛毅直方外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

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必盡言其過有善必推言其所
長獎誘後進汲汲唯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必去
民疾苦而與所欲者未嘗按劾官吏所蒞至於今思
之天子且欲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選
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累加輕重都尉母周氏
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
夫人元配晁氏光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娶李氏司農
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館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
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新縣事綱右承
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慈惠愈思慈
慈愍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唯
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讐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
錄五百卷出處必與之俱既沒集其遺藁為元豐類
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衰天
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
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甫相繼而出為學
者所宗於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初光
祿公歸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

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
弟年早布華繼登進士第布華以文學論議有聲當
世九妹皆得其所歸嗟乎子固而位於斯而壽止於
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
銘曰
倚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
其蓄翊翊發為文章一世大驚哲人其萎邪說嗾吠
公不聽瑩徑前無聞砥廢藥瘍扶昏剔瞶波濤汙汙
東入于海姬淪劉亡文弊辭靡引高召羽儷六駢四
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鷹揚虎視發揮與雅
揀斥浮累巍然高山為衆仰止棲遲稼曹翱翔書府
如鷲之鶚如薪之焚出貳于越究問疾苦屬歲大歉
稼荒于畝興積于民發藏于庾既助既補粢糧含哺
式歌式呼謂民父母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
補葺利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來之鰥寡以遂
公殿海服有命來親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
汝旦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綽綽百官正名唯公訓敢
忠言嘉謨入則造膝公用不暨公志不卒偉望廣譽

如星如日石可磷兮公名不沒

富鄭公神道碑銘

宋 蘇 軾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益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父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冠軍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亡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接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三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

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虜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警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

而求助于北宋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克奴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求用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朕為祖宗守國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

鬼神豈可欺也哉盧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修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盧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以哺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盧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可盧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雖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盧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遣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盧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先及六府以其國誓書來且

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盧氣折矣可勿復許盧無能為也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益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欺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今苟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泰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等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

陳入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幣使者即從儀
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
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
不可用而况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
相氣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
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雖盧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
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盧行之為朝廷羞
後使盧還者云盧中罷燕如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
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

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
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
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
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郡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
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
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克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
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
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同上獄不
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

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
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即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
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民耳民有急不得訴
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為陝西都總
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既
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
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軍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
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昫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
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昫乳臭兒必
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
侍御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
在四鄰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
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
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
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
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
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
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

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今西夏首領吹同乞噶吹同山乞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

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偽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曰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命開一女卒再受命開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

元昊未暇與虛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虛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遂備漸弛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輕侮中原之耻生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虛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

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雖仲淹獨一慶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期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

契為永遂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曰契丹臣元昊而我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瘠且虞我出鎮定持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固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宋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因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用上且誤國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

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譏公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譏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譏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餼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塋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

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於今不知所
活者幾千萬人矣三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
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於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
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
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
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燕發次卒取之無得脫者且
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
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
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
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知
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
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察覘知
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
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
也哉修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
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
穰穰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
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

之爲相守格法行政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
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違
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
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泰國太夫人憂詔爲罷
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爲金革變禮不可
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
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
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
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
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
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
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
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
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
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
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是賜紹

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爲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詞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嘆曰人居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父早不許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當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示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答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

格公始見上上問邊事公曰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爲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近貴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遼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遼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朔日有廖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

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
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
紹京爲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於洛陽私第
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
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
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
申塋於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
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
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
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
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
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
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
勿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
不測之虜庭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
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益出於天資常言君
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薰淑並用則小人
必勝薰猶難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

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辦君子小
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
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
則交結構扇千跂萬轍必勝而後己小人復勝必遂
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
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
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
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
三卷平生所薦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
弟素余靖張環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昞
之杜杞陳希亮之流者皆有聞於世世以爲知人元
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
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於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
以寵綴之上爲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
執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
自堯舜三代以至於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
宗至於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
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生平則三宗之

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來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遂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此而譏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爲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罷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敷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然之禁以人爲嬉以殺爲懷兵交兩河腥聞於天上帝憎之命我祖宗

昇爾鑑維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割用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維彼北狄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緩之堂堂偉公與萊相望再聘於燕北方以享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警旌旗鴈降克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於公公之在內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維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邱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執作頌以配崧高

趙清獻公神道碑銘

宋 蘇 軾

故太子少師清獻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岷除喪來告於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子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臣軾爲之文臣軾逮事仁宗皇帝益嘗竊觀天地之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

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爲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爲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爲坐視其成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爲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爲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爲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於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晏深州司戶叅軍祖諱湘廬州廬江

尉始家於衢遂爲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表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獄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縣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瘞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於墓三年不宿於家縣傍其所居里爲孝第處士孫處爲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誨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廩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

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
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
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
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
而人不厭溫成皇后方薨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
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
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
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公言拱辰
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
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郡必爲開
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
卽武酒稅吳克鞠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
而克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
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克鞠真卿
刁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
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克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
中復皆許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州吳奎
守壽韓絳守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襄黜乞荆南公

卽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
心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
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
名臣類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訕
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
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睦歲爲杭市
羊公爲移文却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
之民至今稱焉移克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
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
治厨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
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
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
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
吉以燒煉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
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
漸不可放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
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
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強起之乃乞補外
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
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
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
事勿以事委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
爭盡力度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疎鑿瀨石民
賴其利度當二廣之 者常自我易舟而北公間
取餘材造舟得百艘 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
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
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
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
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
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接視府庫昌朝
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接視吾事者公雖欲
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
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
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
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

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皆免而募亦隨足昌朝
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
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
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
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
其無他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
去蜀人愈愛之會禁誣除轉運使陞辭上面諭曰趙
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
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
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
上謂公開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
亦稱是也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充
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又趙
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達除簽書樞密
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啟
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
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

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抗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佗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簡靜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戌卒爲憂朝廷擇遣大臣爲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爲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謂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爲經略而燕勞閑暇如佗日兵民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爲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戰

以帥衆北戍還得餘貲持歸爲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爲非者劔州民李孝忠集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爲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罪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蠶聚境上肆爲剽掠公並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諭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謹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爲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資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徙治杭杭早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廟埋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爲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爲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於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

太子少保致仕時七十二矣退居於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起公侍祠不至岷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禁之岷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岷提舉浙東常平以便其養岷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塋於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

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峴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岷也今爲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塋墓骨及貧無以歛且塋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絕墨跡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早爲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举意將薨晨起如平時岷侍

則公與之談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爲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清獻公無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在其官守不專於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益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趙康靖公神道碑銘

宋 蘇軾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難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於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久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倚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概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

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倫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氣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贖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受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賊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勝數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爽者挾持即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逃免者爽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將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

者公即新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真歙州
一即改築城西而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
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
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
以全至於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
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飭縣不得輒催科
是歲夏稅先一月辦生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
州酒徒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
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東
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大牙不入境召
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玉牒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
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躡公公聞之乃請即自便以
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料寮在京州獄遷選兵部
員外郎遂知制誥旬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止
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即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
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
榮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
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

生公矍然即請即以親宰相謂公旦夕為學士可
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蘇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
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於
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
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屬公詩置之懷袖使
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曰清言不
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治之得
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
等且官其一子郭中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
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中錫公言陛下始面諭中
錫毋面從吾過今然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圖閣學
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
鄧保吉引剝員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
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
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
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
重遂與執政建言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戶

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爲事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生右以時省閣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時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於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於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於鄆州子榮緒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

通直郎嗣真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鞏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爲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恕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修躡公爲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修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言獨抗章言修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仇上感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蘇舜欽爲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誥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誥終不衰間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爲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爲大略如此至於敦尚契舊莖死養孤益不可勝數余於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益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爲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
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
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
有口若無豈効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
清淨無爲鑒於暴秦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宋
以聖繼神於穆仁宗如歲之春招延朴忠屏遠佞人
豈獨左右刑于庶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
如金如錫置之不愠用之不憚帝識其心長者之傑
遂授以政歷佐三葉濟于姦難不壹不跋公在朝廷
靖恭寡言不岐不求孰知其賢望其容貌有恥而悛
薄夫以敦鄙夫以寬今其亡矣吾誰與存作此銘詩
以詔後昆

司馬溫公神道碑

宋 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
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
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跡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設施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光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晏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至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聲蹙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遼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弔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塋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塋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鄒於手頂以送公塋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濤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潦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與一古之聖人不能如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一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居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塋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煊舉進

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會祖妣薛氏祖妣皇父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姦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尊親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崑崙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

左僕射公昔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守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諡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塋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益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之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開過而喜受誨而

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達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敢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通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晉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

勣無思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天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事幸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稽首拜手而作詩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亞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召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鷖不搏羽毛卑朝雄狡卒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神道碑三

元

中書令耶律公神道碑

元 宋子貞

國家之興肇基於朔方惟太祖皇帝以聖德受命恭行天罰馬首所向蔑有能國太宗承之既懷八荒遂定中原薄海內外罔不臣妾於是立大政而建皇極作新宮以朝諸侯蓋將樹不拔之基垂可繼之統肯也而公以命世之才值興王之運本之以廟廟之器輔之以天人之學護綿二紀開濟兩朝贊經綸於草昧之初一制度於安寧之後自任以天下之重屹然如砥柱之在中流用能道濟生靈視千古為無愧者

也公諱楚材字晉卿姓耶律氏遼東丹至突欲之八世孫王生燕京留守政事令要國留守生將軍國隱將軍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將軍內制定遠生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始歸金朝其弟聿魯生履興平鞠以為子遂之後以文章行義受知於世宗擢翰林侍制再遷禮部侍郎章宗即位有定策功進禮部尚書參知政事終於尚書右丞謚曰文獻即公之考也妣楊氏封漆水國夫人公以明昌元年六月二十日生文獻公通術數 遂太元私

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
必成偉器且當為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
寔用之以為名字公生三歲而孤母夫人楊氏誨育備
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為文有作者氣
金制宰相子得謫補首祿公不就章宗特賜就試則
中甲科考滿受同知開州事貞祐甲戌宣宗南渡丞
相完顏承暉留守燕京行尚書省事表公為左右司
員外郎越明年京城不守遂屬國朝太祖素有并吞
天下之志嘗訪遼宗室近族至是徵詣行在入見上

謂公曰遼與金為世讎吾與汝已報之矣公曰臣父
祖以來皆嘗北面事之既為臣子豈敢復懷 心書
君父耶上雅重其言處之左右以備咨訪已卯夏六
月大軍征西禡旗之際雨雪三尺上惡之公曰此克
敵之象也庚辰冬大雷上以問公公曰梭里檀當死
中野已而果然梭里檀曰鵲王稱也夏人常八斤者
以治弓見知乃詫於公曰本朝尚武而明公欲以文
進不已左乎公曰且治弓尚須弓匠豈知天下不用
治天下匠耶上聞之喜甚自是用公日密初國朝未

有歷學而回鵲人奏五月望夕月食公言不食及其果
不食明年公奏十月望夜月食回鵲人言不食其夜月
食八分上大異之曰汝於天上事尚無不知况人間事
乎壬午夏五月長星見西方上以問公公曰女直國當
易主矣逾年而金主死於是每將出征必令公預卜吉
凶上亦燒羊髀骨以符之行次東印度國鐵門關侍衛
者見一獸鹿形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為人言曰汝君宜
早回上恠而問公公曰此獸名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
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蓋上天遣之以告陛下願承天

心有此教國人命實陛下無疆之福上即日下詔班師丙
戌冬十一月靈武下諸將爭掠子女財帛公獨取書教部
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
人其後燕京多盜至駕車至奴有司不能禁時睿宗監
國命中使偕公馳傳往治既至分捕得之皆勢家子其
家人輩行賂求免中使惑之欲為覆奏公執以為不可
曰信安咫尺未下若不懲戒恐致大亂遂刑一十六人
京城帖然皆得安枕矣己丑太宗即位公定冊立儀禮
皇族尊長皆令就班列拜尊長之有拜禮蓋自此始諸

國來朝者多以冒禁應死公言陛下新登寶位願無
汚白道子從之蓋國俗尚白以白為吉故也時天下
新定未有號令所在長吏皆得自專生殺少有忤意
則刀鋸隨之至有全家被戮襁褓不遺者而彼州此
郡動輒兵興相功公首以為言皆禁絕之自太祖西
征之後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貪言
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
牧地公即前曰夫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何求而不
得但不為耳何名無用哉因奉地稅商稅酒醋鹽鐵

山澤之利周歲可得銀五十萬兩絹八萬匹粟四十
萬石上曰誠如卿言則國用有餘矣卿試為之乃奏
立十路課稅所設使副二員皆以儒者為之如燕京
陳時可宣德路劉中皆天下之選因時進說周孔
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
為然國朝之用文臣蓋自公發之先是諸路長吏兼
領軍民錢穀往往持其富強肆為不法公奏長吏專
理民事萬戶府總軍政課稅所掌錢穀各不相統攝
遂為定制權貴不能平燕京路長官石抹咸得不激

怒皇叔但專使來奏謂公悉用南朝舊人且渠親屬
在彼恐有異志不宜重用且以國朝所忌誣構百端
必欲置之死地事連諸執政時鎮海粘合重山實為
同列為之股慄曰何必強為更張計必有今日事
公曰自立朝廷以來每事皆我為之諸公何與焉若
果獲罪我自當之必不相累上察見其誣怒逐來使
不數月會有以事告咸得不者上知與公下協特命
鞠治公奏曰此人倨傲無禮狎近群小易以招謗今
方有事于南方他日治之亦未為晚上頗不悅已而

謂侍臣曰君子人也汝曹當效之辛卯秋八月上至
雲中諸路所貢課額銀幣及倉粟米穀簿籍具陳於
前悉符元奏之數上笑曰卿不離朕左右何以使錢
穀流入如此不審南國復有卿比者否公曰賢於臣
者甚多以臣不才故晉於燕上親酌大觴以賜之即
日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宣德
路長官太傅秀花失陷官糧萬餘石時其勳舊密奏
求免上問中書知否對曰不知上取鳴鏑欲射者再
良之叱出使白中書省償之仍勅今後凡事先白中

書然後聞奏中貴若木思不花奏撥戶一萬以為采鍊金銀栽種蒲萄等戶公言太祖有旨山後百姓與本朝人無異兵賦所出緩急得用下若將河南殘民貨而不誅可克此役且以實山後之地上曰卿言是也又奏諸路民戶今已疲乏宜令土居蒙古曰鶚河西人等與所在居民一體應輸賦役皆施行之壬辰車駕至河南詔陝洛秦號等州山林洞穴逃匿之人若迎軍來降與免殺戮或謂此輩急則來附緩則復資敵耳公奏給旗數百面悉令歸散已降之劄其活不可勝數國制凡敵人拒命矢石一發則殺無赦汴京垂陷首將速不解遣人來報且言此城相抗日久多殺傷士卒意欲盡屠之公馳入奏曰將士暴露凡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上疑而未決復奏曰凡弓矢甲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中殺之則一無所得是徒勞也上始然之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兵在汴者戶一百四十七萬仍奏選工匠儒釋道醫卜之流散居河北官為給贍其後攻取淮漢諸城因為定例

初汴京未下奏遣使入城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指舍叔捨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於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時河南初破被俘虜者不可勝計及聞大軍北還逃去者十八九有詔停留逃民及資給飲食者皆死無問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皆連坐由是百姓惶駭雖父子兄弟一經俘虜不敢正視逃民無所得食踣死道路者踵相躡也公從容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搗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豈有因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金國既亡唯秦鞏等二十餘州連歲不下公奏吾人之得罪逃入金國者皆萃於此其所以力戰者蓋懼死耳若許以不殺不攻而自下矣詔下皆開門出降期月之間山外悉平甲午詔括戶口以大臣忽觀虎領之國初方進取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統屬至是始隸州縣朝臣共欲以丁為戶公獨以為不可皆曰我朝及西域諸國莫不以丁為戶豈可舍大朝之法而從亡國政耶

公曰自古有中原者未嘗以丁為戶若果行之可輸
一年之賦隨即逃散矣卒從公議時諸王大臣及諸
將校所得驢口往往寄留諸郡幾居天下之半公因
奏括戶口皆籍為編民乙未朝議以回鶻人征南漢
人征西以為得計公極言其不可曰漢地西域相去
數萬里比至敵境人馬疲乏不堪為用況水土異宜
必生疾疫不若各就本土征進以為兩便爭論十餘
日其議遂寢丙申上會諸王貴臣親執觴以賜公曰
朕之所以推誠任卿者也非卿則天下亦無今日朕
之所以得高枕而卧者卿之力也蓋太祖晚年屢蜀
於上曰此人天賜我家汝他日國政當悉委之其秋
七月忽覲虎以戶口來上議割裂諸州郡分賜諸王
貴族以為湯沐邑公曰尾大不掉易以生隙不如多
與金帛足以為恩上曰業已許之復曰若樹置官吏
必自朝命除恒賦外不令擅自徵歛差可久矣從之
是歲始定天下賦稅等二戶出絲一斤以供官用王
戶出絲一斤以與所賜之家上田每畝稅三升半中
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五升商稅三十分之一鹽每

每銀一兩四十斤已上以為永額朝正皆謂太輕公
曰將來必有以利進者則己為重矣國初盜賊充斥
商賈不能行則下令凡有失盜去處周歲不獲正賊
令本路民戶代償其物前後積累動以萬計及所在
官吏取借回鶻債銀其年則倍之次年則并息又倍
之謂之年羔利積而不已往往破家散族至以妻子
為質然終不能償公為請於上悉以官銀代還凡七
千六千定仍奏定今後不以歲月遠近子本相伴更
不生息遂為定制侍臣脫歡奏選室女勅中書省察
詔行之公持之不下上怒召問其故公曰向所刷室
女二十八人尚在燕京足備後宮使令而脫歡傳旨
又欲遍行選刷臣恐重擾百姓欲覆奏陛下耳上良
久曰可遂罷之又欲於漢地拘刷牝馬公言漢地所
有繭絲五穀耳非產馬之地若今日行之後必為例
是徒擾天下也乃從其請丁酉汰三教僧道試經通
者給牒受戒許居寺觀儒人中選者則復其家公初
言僧道中避役者多合行選試至是始行之始諸王
貴戚皆得自起驛馬而使臣很多馬悉倒之則豪奪

民馬以東之城郭道路所至騷動及其到館則要索百端供饋稍緩輒被箠撻館人不能堪公奏給牌劄仍定飲食分例其獎始革因陳時務十策一曰信賞罰二曰正名分三曰給俸祿四曰封功臣五曰考殿最六曰定物力七曰汰工匠八曰務農桑九曰定上貢十曰置水運上雖不能盡行亦時擇用焉回鶻阿散阿迷失告公私用官銀一千定上召問公公曰陛下試詳思之會有旨用銀否上曰朕亦憶得嘗令脩葺宮殿用銀一千定公曰是也後數日上坐萬安殿召阿散阿迷失詰之遂服其誣太原路課掾使副以贓罪聞上讓公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儒者皆善人何故亦有此輩公曰君父之教臣子豈欲陷之於不義而不義者亦時有之三綱五常之教有國有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星辰也豈可因一人之有過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於我朝乎上意乃解戊戌天下大旱蝗上問公以御之之術公曰今年租賦乞權行倚閣上曰恐國用不足公曰倉庫見在可支十年許之初籍天下戶得一百四萬至是逃亡者十四五

而賦仍舊天下病之公奏除逃戶三十五萬民賴以安燕京劉恕篤馬者陰結權貴以銀五十萬兩撲買天下差發涉獵發丁者以銀二十五萬撲買天下係官廊房地基水利猪鷄劉庭玉者以銀五萬兩撲買燕京酒課又有回鶻以銀一百萬兩撲買天下鹽課至有撲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公曰此皆姦人欺下周上為害甚大咸奏罷之嘗曰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必以為班超之言蓋平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上素嗜酒晚年尤甚日與諸大臣酣飲公數諫不聽乃持酒槽之金口曰此鐵為酒所蝕尚致如此況人之五臟有不損耶上悅賜以金帛仍勅左右日進酒三鍾而止時四方無虞上頗怠於政事姦邪得以爭間而入初公自庚寅年定課稅所額每歲銀一萬定及河南既下戶口滋息增至二萬二千定而同鶻譯史安天合至自汴梁倒身事公以求進用公雖加獎借終不能滿望即奔詣鎮海百計行間首引回鶻與都剌合蠻撲買課稅增至四萬四千定公曰雖取四十四萬亦可得不過嚴設

法禁陰奪民利耳民窮為盜非國之福而近待左右
皆為所陷上亦頗惑衆試欲令試行之公反復爭論
聲色俱厲上曰汝欲聞搏耶公力不能奪乃太息曰
撲買之利既興必有躡跡而篡其後者民之窮困將
自此始於是政出多門矣公正色立朝不為少屈欲
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病生民休戚辭氣懇切致
致不已上曰汝又欲為百姓哭耶然待公加重公當國
日久每以所得祿賜分散宗族未嘗私以官爵或勸
以乘時廣布枝葉固本之術也公曰金幣資給足以
樂生若假之官守設有不肖者干違常憲吾不能廢
公法而徇私情且狡兔三穴吾不為也辛丑春二月
上疾篤脉絕皇后不知所以召公問之公曰今朝廷
用非其人天下罪因必多冤枉故天變屢見宜大赦
天下因引宋景公夢或退舍之事以為證后亟欲行
之公曰非君命不可頃之上少蘇后以為奏上不能
言領之而已赦發脉復生冬十一月上勿藥已久公
以太一數推之奏不宜畋獵左右皆曰若不騎射何
以為樂獵五日而崩癸卯后以儲嗣問公公曰此非

外姓臣所當議自有先帝遺詔在遵之則社稷幸甚
與都刺合璧方以貨取朝政執政者亦皆附唯憚公
沮其事則以銀五萬兩賂公公不受事有不便於民
者輒中止之時后已稱制則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
合璧令從意書填公奏曰天下先帝之天下其章號
令自先帝出必欲如此臣不奉詔尋復有旨與都刺
合璧奏準事理令史若不書填則斷其手公曰軍國
之事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是遵
行若不合理死且不避况斷手乎因厲聲曰老臣事
太祖太宗三十餘年固不負于國家皇后亦不能以
無罪殺臣若雖怨其忤己亦以先朝勲舊曲加敬憚
焉公以其年五月十有四日以疾薨於位享年五十
五蒙古諸人哭之如喪其親戚和林為之罷市絕音
樂者數日天下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以中統二年
十月二十日葬於玉泉東壘山之陽從遺命也以漆
水國夫人蘇氏祔先娶梁氏以兵亂隔絕歿於河南
之方誠生子鉉監開平倉卒蘇氏東坡先生四世孫
咸州刺史公弼之女生子鑄今為中書左丞相孫男

十一人曰希微曰希勃曰希亮曰希寬曰希素曰希周曰希光曰希逸曰希曰希曰希女孫五人適貴族公天姿英邁出入表雖業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又能以忠勤自將嘗會計天下九年之賦毫釐有差則通宵不寐平居不妄言笑疑若簡傲及一被接納則和氣溫溫令人不能忘平生不治生產業財未嘗問其出入及其薨也人有讚之者曰公為相二十年天下貢奉皆入私門后使衛士視之唯名琴數張金石遺文數百卷而已篤於好學不舍晝夜嘗戒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為該洽凡星歷醫卜雜算內筭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答肥歷蓋回鶻歷名也又以日食經度與中國不同以大明歷浸差故也乃定文獻公所著乙未元歷行于世既葬公七年令丞相特進士趙行狀以銘見屬國家承大亂之後天綱絕地軸折人理滅所謂更造夫婦肇有父子者信有之矣加以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諸國之人言語之不

通趣向之不同當是之時而公以一書生孤立于廟堂之上而欲行其學憂憂乎其難哉幸賴明天子在諫行言聽故奮袂直前力行而不顧然而其見于設施者十不能二三而天下之人固已鈞受其賜矣若此時非公則人之類又不知其何如耳銘曰帝王之興輔弼是賴誰其尸之不約而會阿衡近尚父歸周風雲一旦竹帛千秋赤氣告祥龍飛朔野義師長驅削平天下儒服從容左右彌縫克誠厥功惟中令公令公維何代掌燮理太師之孫文獻之子白壁堂堂維國之華帝曰斯人天賜我家重明耀離大命既革乾旋坤轉如再開闢內外疇咨付之鈞司吾國吾民汝翼汝為公拜稽首曰敢不力權與帝墳草創人極郡國相師以殺為嬉陰盜赤子弄兵潢池渙號一布捷于風雨指麾羣雄圖豹檻虎賢哲深藏固拒牢關潛行公卿求活草間隨材擇用鬱為棟棟網羅四方狩麟蒐鳳府庫填完粟帛流通公于是時蕭何關中臺閣討裁典章燦燦公于是時元齡貞觀述俘累累蔽野僵屍我煥而寒我能而飢圍城喘喘餒

息寸晷我解其縛我生其死生息長養教誨飲食民
至于今家受其賜惟天雖高其監則明乃祚元子再
秉樞衡勲在盟府名昭國史富貴壽考哀榮終始每
每新阡浩浩流泉不朽載傳尚千萬年

中書左丞張公神道碑 元 李謙

世祖皇帝始居潛邸招集天下英俊訪問治道一時
賢士大夫雲合輻輳爭進所聞迨中統至元之間布
列臺閣分任岳牧蔚為一代名臣者不可勝紀至其
愛君憂國忠勤匪懈好善疾惡始終不撓若時政之
臧否生民之利病知之無不言言之無不盡曾不以
用舍進退累其心者公一人而已公諱文謙字仲謙
姓張氏世為刑州沙河人曾祖珪祖宇皆潛德不仕
考英祁州軍資庫使曾祖妣秦氏祖妣常氏妣劉氏
公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入小學與太保劉公秉忠
同研席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
祖于潛邸薦為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上入見占對
稱旨擢置侍從之列命司王府教令賤奏日見信任
刑初分隸勲臣一千戶為食邑歲遣人更迭監牧類
皆不知撫治加之頻歲軍興即當驛傳衝要徵需百
出民不堪命會郡人赴愬王府公與太保實為先容
合辭言于世祖曰今民生困蔽莫如為甚抹焚極溺
宜不可緩盡擇人往治要其成效俾四方諸侯取法

于我則天下均受賜矣世祖從之命近臣脫兀脫改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三人者同心為治黜出貪暴剗除宿敝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于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之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扆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先者為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鄂公皆扈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相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疚以安國便民為務詔令一出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素忌克 謨之際屢相可否積不能平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且有後命曰第往行詔卿北行謂文統言天下生民罷瘵日久歲屬大旱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以為世祖新即大位國家經費為數不貲且素無積儲何所供億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俟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十之四商酒稅額十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歡欣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春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綜務鉅細畢舉

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有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且財賦一事耳若中書不敢詰天子將親蒞之乎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中興舊俗素鄙野事無統紀公求蜀士為人僕隸者得五六人授恩例理而出之俾通明吏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為之一變又疏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諸勢家告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朝議久不決公言奴與良法當以乙未戶帳為斷若已籍為奴或奴之而未占籍者歸勢家可也自餘皆國家良民必無為奴之理其議遂定至今守以為法五年春淄川妖人曰胡王者作亂惑眾連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為所誑誘殺首惡三教人足矣右丞相安童是其言命公與斷事官普化蒞決于濟南既至尸三人于市餘並釋去人以為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

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遊末設庠序崇孝弟下數年
功効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
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學以魯齋許公衡
為祭酒選貴胄子弟教養之所成就人才為多已而
分布省寺臺閣往往蔚為時望達於從政皆出公始
終左右之力阿合馬當國擁民鐵為農器厚其直以
配民叔立宣慰司行戶部于東平大名不與民事惟
印楮幣是務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于政莫敢
誰何公屢于世祖前極論其害詔從公言皆罷之彼

怒其沮己數欲中傷賴世祖眷知有素計不得行十
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權日熾恣為不法慮
臺憲法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攝內臺居數
日公奏復之自知為奸臣所忌不辭去未已也亟請
避位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
大明歷歲久寢差詔魯齋許公太史令王恂同知太
史院事郭守敬測驗改正命公董其事故有是拜歷
成賜名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
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

疾不起薨于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
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
念舊德特勅有司議頒恤典贈光祿大夫司徒謚忠
宣公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夫人前邢州節度使劉
侯之女姿淑善事姑至孝衣製必躬親之公既貴顯
夫人常服下過纁素子女雖其鍾愛每飯蔬食服補
綴之衣常語人曰童心易以驕縱當預之以儉克宋
之初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遺親族尤喜周卹
孤貧恭勤逮下僮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資

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匱傳之于孫萬金不博也
其治家教子之賢類此襄國生二子長曰晏初侍裕
宗于東宮為府正司丞世祖思功臣子孫選克刑部
郎中遷吏部郎中大司農丞元貞改元今上時時召
見命講經史特授集賢侍讀學士參議樞密院事陞
集賢學士嘉議大夫樞密院判官次曰臬武備寺丞
女五人長適知深州事許善慶次適侍衛親軍副都
指揮使董士亨次適秘書少監劉虞次適集賢照磨
李吉次適典瑞大監董士恭公先娶李氏早卒生一

女適主簿喬淵側室一子曰昇一女適劉磐初大理之役
我師至其城下國主高詳拒命殺我信使一夕遁去世祖
怒欲屠之公言入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
祖從之特免殺掠所活者無算漢鄂之後王師方啓行公
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
保馬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并進各遣儒士相
其後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燒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
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于不可嗜殺等教語信乎仁人之
言其利博哉公為人謙恭篤實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
出于天性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遭際以來每以薦達
士類爲己任或曰人心不同豈能盡識一有失當得無
累乎公曰人才何嘗累己第患鑒裁未明有遺才耳且
人臣以薦賢爲職豈得避纖芥之嫌而負國蔽善一時
聞人別歷中外者多公所舉然未嘗有德色平居慈祥
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及當官論事守正不倚毅然有
不可犯之色又勇于爲苟一事可行一善可舉如梗
茹在胸必欲快吐而後已若農事若鈔法謂生民之
重本有國之大計尤拳拳焉樂聞已過僚屬或相規

勸雖其言甚切自敵以下宜若不能堪者公每優容
之過亦隨改不少卒晚歲篤于義理之學摳衣魯齋
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惟聚書數萬卷而
己身居寵貴自奉若寒士門無閹隸客主倒屣出迎
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謙晚至京師朝廷時有會議
嘗忝從先生長者後及見直言正色不畏強禦今已
矣若公者豈可復得哉銘曰
泰道方隆萬物棟通乾龍將翔滿其雲從維我皇元
肇開五葉群賢雲征翼扶大業公由逢掖徵詣公車
平昔所聞達時樂撫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
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
饗殮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姦惡如炭如水
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
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
盡在公門農桑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予
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
公猶不死事業卓然載之信史

翰林侍讀學士郝公神道碑 盧摯

公諱經字伯常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祚會祖昇祖天挺父思溫既歿其徒相與號靜直處士有三男子公其長子也八世祖而下皆同居儒業不仕以淑其里場休滄度廼發于公壬辰之變靜直君流寓燕趙間公年十餘歲沈塞靜重狀貌瓌奇精敏有志趣盡力之職及其為學晝或忘誦通音詰旦衣服危坐諷誦不輟劬勤如此凡五六年削刷挖摩磊砢而直康康而輝涵積掾累日殊月異擢芳雋腴

充而足之泝源洙泗以肩周程雷風斯文陶冶當世慨然以為己任山峙川駛天遊神遇屹乎莫移浩乎莫禦變化不可測矣既冠順天道左副元帥賈一輔一見待以國士萬戶張蔡公秉館公帥府張賈子弟皆從質學海內名諸侯聞伯常之風者莫不飭使介走書幣庶幾屈為賓友公一謝絕世祖在潛邸羅致異俊抱其闡達使者一再起公既奉清問上稽唐虞下追湯武所以仁義天下者緩頰以談策若所陳也帝嘉踰所聞凝聽忘倦且俾書所欲言言者條數十

餘事皆援據古義劇切時病及踐更化用公之言居多歲己未憲宗自將代宋建益上流世祖總東帥踐荆鄂公建議大槩以謂彼無繫可求未見其利唯脩德以應天心發政以慰人望簡賢以尊將相惇族以壯基圖撫殊俗制列鎮以防窺竊結盟保境興文治飭武事育英才恤罷氓以培植元氣藏器于身俟時而動則宋可圖矣帝偉公所論以為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副使然勢不中止遂絕江國郭守將賈似道賊遽請和屬憲宗昇遐王師言還明年世祖即皇

帝位詔公以翰林侍讀學士使宋號使曰國信錫金虎符公方踰淮邊將李璫報潛師侵宋兩淮制置使李庭芝寓書于公賊以款兵館留真州籍為口實公荅書拜兵息民通好兩國實出聖表日喻邊將戢戢守圉以契和議衆所聞知今茲讞自璫一旦律以違詔將無所逃罪此與使人事也公復上書宋主移文其執政論辦古今南北戰和甚悉皆不報顧窮極變詐以撼公之志知其終不可休于億數也提鎮館所壘垣枹棘驛吏訶闇夜士鳴柝防閑挫抑獄犴之嚴

不啻如此介佐而下久于囚羈戚嗟尤怨無復生意
公語之曰卿顧望不前將命之責一入宋境死生進
退聽其在彼守節不屈盡其在我者豈能不忠不義
以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伐等不幸須忍死以待探之
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衆服其言亦皆自振勵至
元十一年右丞相伯顏奉辭南伐江漢名城望風卻
附世祖命禮部尚書詰宋執行人之故遂以禮歸公
聞嬰疾在塗醫問絡繹既至錫燕路朝以張異曉隱
其瘁于廬亭也詔治疾于家病遂殆不起以聞天子
悼焉官其子采麟奉訓大夫起林州初公之使宋也
內則時相王文統忌公重望排置異國陰屬遣將達
詔侵宋沮撓使事欲以款兵假手害公外則宋權臣
似道竊卻敵為功取宰相畏公露其巧盟幸免之跡
遂主議羈留舉國皆知其非似道不恤也公拘真館
十有六年云圖未幾而文統伏誅甫歸宋探誤國之
罪似道殛宋隨以滅然則懷姙怙寵傾陷良善雖暫
若得計機發禍敗曾不旋踵抑宋有亡徵公與阮曾
其患難不渝始終名節儼一時而亨百世者初非不

幸也公歸以十二年四月卒以是年七月乙酉春秋
五十有三三月丁酉權厝保定府西靜直居墓次公
幼至孝撫諸弟極厚待宗族疏近如一篤友樂施德
于己者雖細惠少報然偉特方嚴風岸峭立衆不可
攀薰良猶嘉題帖無貸故用世之志適際可為己墮
奇蹟既處幽所日以立言載道為務撰續後漢書紕
不儕權還統章武以正壽史之失著易春秋外傳太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刪注三子一王雅
行人志各數十卷公于辭以理為主雄渾有氣文集
若干卷傳于世嗚呼功于斯術者不既多乎捐累適
己又何其勤也公娶張氏淑明淑修婉德君子後公
卒子男三人二早卒一采麟也以文學行治擢真侍
從今為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女子二人皆已嫁孫
二人皆幼其孤采麟謀從公之厝兆孟州河陽縣某
鄉某里卜協則次公主平事來謂擊曰先子英有日
墓隧之碑宜得銘得銘非信後詒遠者銘猶無刻也
夫子宜銘擊惟侍讀公以宗儒文雄有勞烈于國欽
德暴庸莫詳史氏其堅毅忠壯抱負不可掩者名聲

昭徽雖辛牧豎深閨婦人皆能道公姓字與歿世無
聞者異信後詒遠何待墓刻然固不可無銘也銘曰
鍾氣之奇惟志是持緒道之微而丁可為振國鄒魯
麟東源伊儼德游藝載驅載馳孰潛其淵孰植其滋
孰芬其藪孰煦孰吹有實其居賓吾能戲聖潛于蒲
髦選無遺裾曳冠巍憲言初初躍淵天飛鱗公雲達
迺眷南顧迺休王師迺命王碩采遠淮夷夷速其顛
公凜乎危削槩操觚榮觀幽羈刪述分名義昭岳
薄言還歸昔世今者胡不康寧胡不期頤胡不三事
胡不著龜清廟宗彛不既施施興論嗟嗟烝烝嗣慶
圖水孝思刻文墓碑以顯詩之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元 姚 燧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突騎百夫宿
衛太宗戡定中夏又討平宋彭義斌叔授山東太宗
分土功臣由徐郅再剏于兵部不足萬故國以兩州
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
力考掬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
五月十六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
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教子讀書天質
粹美不動外傳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
日多才略兼人恒以匡君國自期至元十有八年年
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
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
汪濊涵濡絕異等矣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
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
撫過人識言音喧呶一寂跳梁既平為奏兵餘之民
艱窶剝膚不暇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脫寒
饑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
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道于江之

南且藉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
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為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
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為
平章後為丞相凡皆盜殺臣為領部為制國用使為
尚書省所通錢粟併歸中書舉詎為中書失徵殺其
二相大為計局銅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
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
迫繫收坐岸獄充物榜掠百至或關夫三木責妻市
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瘦死者已數百人虐焰
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
奸賊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為醜詆大
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為止曰臣非有
仇于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繫遂
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耻帝意始解
命將衛介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陳
宇他物可資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鈴其人諸
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
丞參政烏馬蔑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

要求木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
家為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瘳惡坐觀政此其自
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風有
怨于臺乘其憑怒自傍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
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奸數年賊終未入抱
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為兩縫留半印公曰
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為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
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退臺辦始釋明日拜御
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
為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
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
躁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文示以整暇
畫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偽降覘其
何為乃豐酒肉飲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
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
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
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且沒南
奔大兵隨之偷生焉中其黨縛致于軍血鋒亦者纔

是一載自是方三千里抱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召其都事賈鈞今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為御史者肆為苛虐惟急徵賦以多為功至迫于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教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為得職風紀微意相臺七年改浙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

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填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為圍田以故瀾漫浸灌沮如廣遠民下可稻公發卒數萬決浚提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民得良田若干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贊右丞相諱力一心熨和庶政希致隆平纔一暑寒責異已相曰方帝不豫而乃阿中專決吾誠不忍所見敗國以喪元也遂疾不出以十月八日薨年四十七立朝之士在野之民齋咨咸曰古人有言昊天不弔殲我

良人刳鉅臣哉蓋棺之日窆其家楮緡不滿二百而債券積多至十萬大臣清貧無公比倫足昭炳白樂為仁不富之實官結轡車始克歸葬卜徐邳岷山之陽前夕茲山列炬如畫人則以為公之營魄給為光耀以助臨照之祥既貴顯矣妣夫人杖之受不敢逃其孝又何如也後公薨之三年當至大之元制贈推忠守正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徐國公謚忠肅於戲今聖不忘哀而崇之所以為人臣下責出墟可謂竭盡而無餘矣銘曰

維昔大帝立極之歲人生是時不億其麗何獨于公光嶽氣終娠是元臣豈億所同加敦詩書聞開見益甫踰弱冠帷幄出入于狩于征無遠不從靡夕與朝勤不懈恭天寵之承其言易直哀矜可彌慝怒安卹大沃宸聰盡殲孔壬千福平章百其贈金汀漳風盜知公來臨投其父斯耕鑿謳吟成宗繼序曰秦漢下御史大夫丞相之亞俾行南臺不專繩愆體仁德音風教是宣移平章杭先氏所急浚通松江壞防巨室中書平章曾不歲餘策右已相阿中速辜行馬施門

用示不出憤疾以終救時望失將寔徐方岨山之陽
貧僅能歸其清益彰嗟茲九土貧自神禹岱宗巖巖
北徐為襟其帶伊何淮流在南今其疆理感乎古始
河鬻彭城其水瀾瀾初公曾祖以佐運功雖國是徐
猶爵未崇于皇今聖公德之全哀蚤隕祚上公是命
既上既爵傳子而孫帶礪山河國以永存

頌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元 姚 遜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羅之
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徙今京兆之高陵
與高祖亨再力田曾祖植祖禮再出仕縣吏考天德
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傳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樞大
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
及安化而安化兼錄事州之判官三職俱脩積官中
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
南郊為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劾不恭其友曰夫
夫習於禮者名行秘書盡從而問曰授坐不立御史
漸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以正大
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強敏
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下恒其居于汴
于歸德于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
侍中大夫西歸無田于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遺
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為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
經目而究心者推衣之徒戶外滿庭橫經入問為析
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內諸

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為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庶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遠易禮春秋思有纂述耻為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為不可興行于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彌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為士師質實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槩見其佐王之略年二

十四始得朱子集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脩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為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獨師而司徒友之亦至

分處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劄于為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柔門或世之法為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楊衣衾必縛跣衰餐粥悲憂為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曠世隆典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脩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陷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可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相與右丞相安童共日警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車京師上遣丞相第令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卿先德為誰徙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輦獨以命公蓋以其道德

素者可亨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公履請設取
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竇文正公與公雜議
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兼
策經術魏晉尚文詞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
詩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
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
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
道日為賦詩空文斯 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
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
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
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學國家得識治之才矣奏入上
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征公遂請卑
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歷太史王恂總算同知郭守
敬推測司徒明歷理或言公嘗推歷終一甲子而得
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青古無是之多也
十六年詔公著歷義十七年授時歷成奏曰黃帝迎
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
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

合暴秦焚書廢古偽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歷之
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貢達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
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歷廢
歷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
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
之無窒倍入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
失于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為歲積歲為世必於歷法
益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
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
太初歷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
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
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為
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歷貞觀竟改從平朔李
淳風造麟德歷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
為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歷以為四大三小
何害今授時歷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
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

疏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自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大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徒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諱靈臺卽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濟儲皇不可以公為識治再召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為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召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疾辭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

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為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人哭者有如溫公者則公亦當如呂晦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軒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之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焉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脩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誰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

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燧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墳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軒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年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為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鉉謂不得君知名而名既至則溫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聞辭則留留而不可暫

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八召公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為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遠遙不可以已事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于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為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藁高祖妣齊氏曾祖妣皆紀氏

妣冠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
三子寅其曾也宙今令京兆蒲城空方學女子子四
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壯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
王繼述樞密院掾傳昱男孫僊女子子二人長適呂
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伴極烝民為責已厚公於明命
實肩寶負乾乾其行良良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
三綱之淪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西土山斗為飛魚躍潛齋自節令聞之延己徹宸難
束帛箋箋責及林藪丹宸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
屏斷以久其宜進退汝著以印又曰多士文字儷偶
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歷義群喙紛糾汝折衷之
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下可否公拜稽首瀝膽悲剖
丹宸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賓以友儲后曰今
識治黃耆惟汝為可股肱元首公益抗章臣蚤衰朽
養安踰記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所存碑
無我樵樵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姚燧

茲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九
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仁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
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耻當
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為震悼賻楮泉為千者十五百
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聘明年
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沒世而名聲日延後十
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讀裕宗言之成
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大三年武宗追號
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魯國公謚
仍其舊又推思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司魯國
康懿公祖鎬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妣張
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為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絕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
究者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勅生金
吾將軍漢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
聖三宗加安時制節宏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
樞密使檢校太師兼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

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吾衛上將軍虔州節
度使景祥生太子洗馬金華生金東上閤門使金州
團練使玠生閤門祿侯武德將軍伶生武德將軍獲
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虔陽安化丞淵後更仲宏生
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盡則經紀其家嚮
晦則讀書夜分不輟魯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
塞牕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遽關中康懿公
錄事判官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
徒行懷書困休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
宋內翰九嘉少登科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
與之遊召一日賓會錄事名召公內翰怒曰公茂員
王佐之畧豈可若是易之先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
猶竟席不樂其為前輩見推如此壬辰許城被圍州
叛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嘆曰人獻東
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遭兵河朔鬼物云然宜抹
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橫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州
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餼糧為逃死

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
蕭曰吾嘗受印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抹乃
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
惟中監督則注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元稱之與偕北
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
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
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阮之大將幕竹林
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感數人
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縋脫死數十人繼
援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歸不以
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
公為一箋信奇士出所為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
欲北與公訣斬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
衣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屣被髮仰天而
號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
或可傳緒百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朱程二
子性理之書付公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
學自茲始歲辛丑賜錦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

行臺于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侯競以括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簾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携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為堂城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不冠莊肅以道學自鳴往時則鳴琴百泉之上適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天或造寔除出語人曰幾褫五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為心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于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為沈氏活版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手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賓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錄是教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于小學四書為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

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為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壁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為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壁曰汝非棄牙魯瓦亦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壁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二大喜曰客遇之伴居衛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多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已受言可大有為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軀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涯膽為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叙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全不行於朝而變於外辟才行舉遠遺慎銓選汰職員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賦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于朝諸候不得而專邱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

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該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嘉
竊可得而舉刺閭閻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
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
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華重農桑
寬賦稅省徭役禁游墜則民力紆不趨於浮偽且免
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
田里不知行營徃復之擾攘綱匱乏恤鰥寡使顛連
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遺戍通漕運以原京都倚
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如特生特牛十年十頭
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
以權物佑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源各隨
施張之方其下本末該兼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
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
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令司徒買奴
為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明年
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溫山南者聽上總之大
為飛安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
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

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
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為異時處臣周之必悔見
奪不若惟守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
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闕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
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
太祖平金遼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
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遣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
泗之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踴躍雖歲加兵淮
蜀軍將惟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
皆榛芥何若以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則
戰寇去則耕積穀高廩遺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
平上善之始置屯田經畧司於汴西起穰鄧宿重兵
與襄陽制閭閻犄角東連陳亳清口桃源列障守之又
置都運司于衛轉粟于河繼餽諸州陝西則移龍右
汪義武公成利州劉忠惠公黑馬于成都割河東解
之鹽池歸陝西置從宜所中糧興元猶懼不繼置行
部泰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
姓敕上於南京闕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從無常

土薄水淺渴而生之不若關中殿田上上古名天府
陸海上願有闕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
夥可取自益遂策有河內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
至曲先臘而夜宴群下公為陳宋祖遺曹彬取南唐
款無效渚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
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
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公馬上賀曰聖人之
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禡牙六盤
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宣撫司以
楊中書為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
間民大和決道不捨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
吾不能離恐廢汝學今遣賓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
大理諭招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
使先至諭旨彼以為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
高祥登埤望之見吾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下收飭公
盡裂橐帛為幟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
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直者惟急求三使之
首或曰投珥水中遺漁者網之無得也俾公為文以

祭賜其家人數十戶世無有與及歸馬多道死公惟
一馬瘠不可乘之則宰之襟數數升時搯本孟以飼
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為冰梯惟旄牛負橐以從徒
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資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
公疾求居閩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
之旨凡今關中秦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
或讒王府得中土心帝遣阿藍答兒大為勾考置局
關中惟集經畧宣撫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
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罪者惟劉史兩萬戶以聞
餘悉下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帝君也兄也吾弟且
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妃王以行為文
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再及曰臣
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告時
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
詔許馳二百乘傳乘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
次上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三
至帝泣然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赦罷閩西
鈞考廢行部安撫經畧宣撫部漕諸司帝親自將南

伐與上聞地圖俾公跣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
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穀已未秋及江而憲廟崩
渝問至上猶濟汙駐兵結層樓蒙以鼻比日居其上
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誥謀軍中比為王猛城
岳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為非覲於
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卽大位以王文
統為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
忠濟為強橫難制乃以公為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
命卽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
將以我為奪其位至治郡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
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
遣使召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久留彼時土木各
而為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
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還制中書
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為訟及潛藩帝
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
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卽與樂色俎

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負闕充補
無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聞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
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
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真授庸教官以成
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
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
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
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百官其四如兵衛
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民守信強幹
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衛又申奏曰內地之
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西
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
保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
漢軍除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
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衛起本者詔赴中書
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
省中庶務煩煩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
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

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聞否亦當一一參攷逐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錄以聞李璫名其質子彥藹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璫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為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為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賓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為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憲忌訟商公為文統西南之明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為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畧疑為文統流亞械繫于獄會遣丐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伴者擇人公奏惟

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調事闕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為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還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涉遐國難并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庫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陛下克

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為
守成於治道為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
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
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歎立學校以育
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
遺子孫可以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
聞聰聰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始裁之木生而
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
大木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
患為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理屯田以公
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
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兼
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
初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
密院事伯顏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顏陛辭付敕書惟
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
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
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

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邦蓋天命未絕朕昔濟江而家
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顏雖濟江天能終此
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我家先
在于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嚴兵守
鄂無使剽聞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之
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顏濟江兵
不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
古平南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
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割
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邱墟曠土無民固將安
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
多宋之不能為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
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
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達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
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
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
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
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為亂祖臂

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
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
鞭背文面或盛竹絡投之江中又鹽鐵酒酤權自漢
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
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權酤後議十三年
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評定禮儀宋平凡其
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
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
三月間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醑
麴藥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
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
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罷不能言帝
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幾百日而愈後三年疾
至再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
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耶惟僉
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為位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
仕安西燉金淮西提刑煒獨舉其柩藁葬京城東南
別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葬卜於西洛

金門山祖塋別兆千禪菊山之陽公天資含宏而仁
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人
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怒胸中憂患之來不見顏色
魏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祿
雖奉朝請假質券劑盈未視貪甘心不一出言恃其
久故千人聞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
吾言之不盡及秉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
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鎖尾
者烏敢藉權樹親賢市私恩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
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唱鳴斯道使今天下鄉校童蒙
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身為刀筆宦
宦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勵士列者往
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
肯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士士夫不知為廟作主以
奉先視自公始揮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
西南夷為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
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隕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
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

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宿密伯顏兩人不可宋
平又與諸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
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
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
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
後猶能取必於祐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氏
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
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
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塋李出今中泰

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清慎有克繼元烈之譽二
女妙宋出娣完顏出娣卒娣繼皆嫁為開府忠武公
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
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
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
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佞而掩其
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啓莫匪臣舜察通言昌
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

牽徵車遐蒐逸賢即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誼事
靡不叩公感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數惻誠書
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三十條救
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
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遏劉上曰汝言吾
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于時已兆移
兵戍邊首蜀首淮免夫春秋剝殺去來汴置經畧秦
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
出為敵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內難方踞帝過其歸大

統入繼穆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哀用章公
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為大農尋
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昭
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沒為法程謚
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哀
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生全千祀可貽

食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姚燧

公諱文忠字彥誠真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閭真定其倖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真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藁右副閫亂已熾舟濟汜卽馬入藁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真定河朔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戶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卽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已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士衆鵬翔求先濟教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

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卽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秘外多不聞舉所可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入領中書建陳十事言忤天聰公曰丞相由勲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慷慨詳切如身條踊者始得聞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于釋崇教抑禪東是陳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教道學類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每言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脩身何益爲國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焉知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因供億奏蠲常歲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太師至外

而疆場內而京都莫有聞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為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徙大都獵戶郅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民自以為勸本富俗惠惠多盜赦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繫充物犴獄公言今殺人于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不屬惜黷莫甚恐于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

敕革之或告漢人歐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解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薄責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膺滿殿歐傷公嚴監布告歐得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美尺適上方工官有需其入借毀成端斷美以給非身利而為也降旨原之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落朕心則殺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官臣曰

方歷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陷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摯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還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為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皇儲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謹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啓白為人臣子唯有唯默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而已以臣所知盡令有司啓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世務其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聞尋語儲皇董八崇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

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今日閑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心以新民聽今聞盜詐之臣與君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辨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慙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慎無過莫可指以為報者乃以褚鏹萬緡為壽求交驩擯

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為公曰臣兄有裁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為十八年陞局為典瑞監即為卿官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官禦城門直舍徹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書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鷄鳴將入朝忽踏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探不及遂絕傷但

不已猶觀其息救忽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十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輦帶樂餌小大無慮百數十橐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飢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絕勤語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為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為臣則然其在家出門第第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譏危之及是則皆出涕几筵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毋茲君側失正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下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棄後廿有一年當大德辛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諡忠貞配顏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

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
怡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
庫大使燮燮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
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
有二鳥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
少師儲即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
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潮行省左丞士
選相好實再世契矣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文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

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
出入起居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充脩
敬慎無尤人膚其觀曰即與實其自任重引君當道
不剛悻悻不柔容容揆義為中爾焉彌縫或攻聖學
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
為利達資何關綱常足明其心斯道力衛病為朋黨
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既先國本泰山
其入告內無是為大他隨事陳罔遺于外其非廷尉
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竄滔天庭伐其慝

雖未即誅中據茅戟黃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
天語柔嘉晚書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
前聖忠之聘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
至是焉極矧子廓廟清劬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
頽岳休聲其以是詩

平章政事庶文正王神道碑元 元明善

世祖皇帝克肖天德克承帝命一天下而國環四海而家時則有三五臣同德佐命恒陽王其烈烈者歟茲經國之學展命世之才剛明正大清脩峻潔所處而經權合所趨而事庸立西定秦隴東靖齊魯北安遼碣南撫荆湖在中書六年大經大法大忠大直巍巍焉邁前王之佐巖巖焉為後哲之師聖賢際會道義交孚豐功鉅業光耀金石烏序偉哉王姓廉氏諱希憲字善甫北庭人考諱布魯凱雅從回鶻國主歸

聖朝官至真定順德諸路宣慰使贈儀同三司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諡孝懿妣石林氏追封魏國夫人司徒十三男子魏國之男曰希閔正奉大夫蘄黃等路宣慰使次郎王王生司徒拜廣訪使之命顧曰兒適承慶宜以官氏遂慶姓王自蚤歲已見偉度魏國延明師教之以經輒擬其要言試諸行事年十九官衛世祖王即一日問王所懷何書對曰孟子又問大指對曰陳王道明義利不忍一牛思克四海上善之嘗呼王庶孟子從征雲南師還留為京兆宣撫使關

中時為世祖分地西指隴蜀雜以羌戎號為獷俗推強破姦纖弱起植利類所及無顧忌焉薦大儒許公衡提舉儒學辟智仲可參綜府事扁所居堂曰止善公退即與諸儒講求事君立身大義評品古今人物是非得失焚香鼓琴夜分乃息時成車日駕邊需繹騷惟以養民為本餉餽亦給有一大駟貸母錢予人微子數倍王曰歲月雖久子止牟毋後遂著為令詔儒而隸者聽贖京兆諸豪不肯奉詔王悉良之或粗識字義者即予錢使著儒版未幾宣撫司罷從世祖

伐宋下鄂城命王入籍府庫出率百餘儒生伏謁軍門上指庭實曰恣汝所取王但取一墨因請軍士所俘儒生以官錢贖之脫五百人隸憲宗崩於合州世祖班師王首陳大計曰殿下太祖諸孫先帝母弟旗指六詔羣蠻皆定師今入宋鄂城即下天道人心所嚮可識且收攬英政為今日神器所屬非殿下而誰王奏曰聞劉太平霍魯海復至陝西渾都海騎兵四萬大駐六盤征南之師散屯秦蜀太平挾才而姦素附阿里勃哥憚主威明糾惑羣情據險至死殆將下

利卽命趙良弼假事往覘以報初憲宗南征以季弟
阿里勃哥留守至是發河朔民為兵將與上爭王旋
奏罷所發宗王塔察兒東詣侯之長也上欲好之難
其所使王請行既嚮語及渡江王大稱莫上之威德
勞烈乃曰大王屬尊義重發言推戴誰敢不協宗王
悅從還奏所語上驚曰顧乃大事何爾輕脫對曰臣
書謂時然後言臣察其幾言入其誠爾趙良弼來奏
悉如王算難猶未作也歲庚申春上至開平諸王宗
戚咸會塔察兒率先勸進王奏曰阿里勃哥挾居守
之權鬼奪其鑑或竊位號令至違從順逆立判若早
承大統詔告天下彼或顧望我有辭矣機會之棄不
容髮間上良久曰吾意決矣翼日登大寶位建元中
統王奏封高麗世子俛為高麗國王還之其國奏遣
郝經使宋詔宋主息兵講好上麗關右難作命王宣
撫陝西四川道劉太平霍魯海關王當來急傳先入
京兆王遲一日至宣卽位詔人情稍定遣使詔六盤
渾都海殺所遣使馳詔成都帥密里霍者青居帥乞
白不花約劉太平霍都海內應王得急報夜集僚屬

議王曰今日之事吾請任之脫問專擅罪不若及乃
遣萬戶劉黑馬等掩捕劉霍其黨皆蒙甲待約捕至
聞而就縛罵太平後事遣萬戶劉黑馬誅密里霍者
總帥汪惟正誅乞白不花佩同僉總帥汪惟良金虎
符銀印將其兵進討惟良辭非朝命王曰身承密旨
君第了國事已馳奏矣予其軍銀萬五千兩別發諸
軍四千命八格將之成八格曰君所將烏合未經撫
循六盤精兵慎勿輕聞鳴爾金鼓大將聲勢使之不
東吾事濟矣兩軍既行濟陰完城儲林聚糧為城守
計赦至近郊王曰劉霍在獄是何可宥尸諸康衢然
後出逐王乃上奏曰停赦殺賊擅發諸軍專將惟良
臣罪當死謹籍家貲以竣嚴命上曰書生貴權政謂
此也詔曰朕委卿專制一方事當從權毋滯文法坐
失機宜佩卿金虎符節制諸軍別降制書虎符授汪
惟良八格遣其子執二人來獻曰方授六盤重賞及
械繫其黨五十人乾州請誅之王曰渾都海西而不
東吾知其無能為也悉赦此曹徒携衆心因其怖死
釋罪籍力乃送二人于京師餘皆縱去面誨八格之

子使曉其父果得此軍之用八楮振旅躡渾都海軍
後阿覽答兒為河里勃哥曰和林師來與渾都海合
于甘州朝議欲棄兩川退保興元王上奏曰四川方
寧糧餉已足無故自廢成功後悔為晚乃不棄兩川
進拜中書右丞行秦蜀省事渾覽兵既合遂東王師
前驅不利既而汪師八楮會諸侯兵力戰獲阿覽答
兒渾都海首梟之京兆市三日諸軍退屯便地王上
奏上曰大丈夫事也拜平章政事賜甲第一區王時
年始三十奏四川降民散處山谷請禁我軍無擄掠
違者罪及其師諸販易生口者罪之由是降者如歸
獲知資州張炳震統制王政辭有老親王使持書與
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俾知天命玠得書飲守疆不
敢妄動玠昌帥上鎮戎州叛者四百人王但誅其首
惡五人餘悉原釋詔還朝入中書參政商擬馳奏略
曰秦蜀重鎮非廢相不可詔歸王東川帥欽察誣聞
州降將楊太淵反王手書與太淵開城撫慰太淵感
泣軍府乃安瀘州降將劉整因我叛人數百軍吏請
誅以戒王曰力屈而降豈其心哉奏而免之道整入

親手書宰臣使整有所觀感恩決其心當得死力王
移書管安撫程都統張叙州曰汝家今在成都令所
司供億優厚無他慮也整程都統于鵬飛歸省於是
思及宋人矣詔括京兆諸郡馬牛以濟河西王奏曰
關中兵亂凋瘵已極歲賦不充不堪此役奏入特復
二年馬牛免括其年自春涉夏大旱王步禱終南其
夕大雨司徒請朝奏曰臣子希憲誤蒙獎拔恩過其
分且事多專制輒恐開後釁上曰朕欲大用希憲久
矣第以西南事重難於代者朕自知之卿勿疑懼詔
入中書平章事王以天下自任乃振舉綱紀綜覈名
實汰黜浮濫抑逐僥倖首議行遷轉法會魏國薨王
力行喪禮水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嘔血毀瘠幾至滅
性既葬藉草枕塊必於終制諸相往起未至廬所聞其
哭聲之哀不忍言而退為詔奪情至元改元進祿大
夫明年行省事山東省併州縣黜陟官吏承制行事
東諸侯犂犢聽命其為民害者登與除之為民利者
登與興之凡兩閱月召還俄司徒薨力請終制上不
聽強起之墨衰即事自王居憂中書滯事十數上曰

其留希憲決之大都未及旬決剖折如流事聞曰相
已得人朕復何憂居駕還幸左丞相史公天澤顧諸
相歎曰康相方爾振理機要天下賴之我輩既回殆
將沮撓遷轉法行五品以上宣授六品以下教授罷
天下世官諸路歲貢明經行脩長於吏治者各一人
中貴人傳旨朝堂云云王曰小臣預政此其漸也當
中覆之覆奏上扶中貴人阿合馬領左右部俄其黨
自相攻擊詔中書鞠實王窮詰其罪奏杖阿合馬罷
其所領上諭王曰吏弛法而貪民廢棄而流工不給
用財下賄費先朝嘗已戚矣自相卿等朕無此戚王
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臯契之道贊輔治
化以致雍熙慙對天顏今日小康未足多也上因論
及魏徵王對曰忠臣良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與不
用爾言者訟史丞相子姪布列中外威權太盛久將
難制詔王罷丞相政事待鞠王奏曰知天澤深者無
踰陛下粵自晉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著治效以
其可屬大任固使丞茲相位小人雖實有言陛下察
其心跡果有跋扈不臣者乎今信臣故臣得預此旨

他日一人訟臣臣亦入於疑矣臣等承乏政府上之
疑信若是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上曰卿姑
去明日召王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有訟西川帥
欽察罪者上勅中書急發使誅之明日王覆奏上怒曰
尚爾遲回對曰欽察大帥以一人之言彼誅西川心
駭逮之至此與訟者庭對暴其罪於天下可也上曰
遣能者按問既而無一實欽察得免王奏議上前謹
論直陳無少回借上曰汝昔事朕王即猶或容受為
天子臣乃爾木強邪王對曰王府事輕為天子論天
下事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非不自愛也奏立御
史臺諸道設提刑按察司阿合馬復總財利中沮其
事有曰衆務責成總府金穀任之運司按察撓亂何
由集事王曰立臺察遵古制內察姦宄外糾貪污肅
清朝綱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此官如君所言必
使羣邪舞法賄賂公行事乃集邪其語遂塞匿贊馬
丁者嘗用事先朝以告者彼勢會詔釋大都因上還
告者復許上怒召嵩相詰之王取堂案視無所署補
之入對顧堂吏曰脫天威不測豈可幸無已署而免

王前對以奉詔上曰詔併釋匿贊馬丁卯王曰不釋
匿贊馬丁亦未嘗有詔上愈怒曰於汝書此當何罪
王曰陛下以此為罪第當罷相遂罷至元七年也王
杜門養德談經講道課試諸子然食頃不忘朝廷一
事便民則喜見顏間一令宮人則戚不能寐上嘗問
希憲家居何為左右以讀書對上曰讀書固朕所教
讀之不肯見用何多讀為阿合馬讒曰日與妻孥燕
樂爾土上色變曰希憲清貪何能燕說右丞相安童
奏王行省河西上曰河西諸王列地希憲執法於朕
意無所曲從豈聽宗王語者疾作上遣御醫三人診
視或言須沙糖作飲良時最艱得王第求之阿合馬
與之二斤且致密意王推著地曰使此物果能活人
吾終不以姦人所遺愈疾也上聞特賜三斤先以嗣
國王條輩哥行者鎮遼東人有言王疾稍愈上命
王往肩輿入辭朝廷大議朕將與之論決賜坐上曰
昔在先朝卿先事知機每慰朕以帝道及鄂渚班師
妻述天命朕心不忘丞相卿實當為顧自退脫爾遼
審戶不數萬政以諸王國壻分地所在居者行者聯

絡旁午明者見往知來察微燭著塔察兒諸王索知
卿能命卿往者當識此意王至北京問民所苦皆曰
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於城外逮繫富家誣其祖父
嘗貸子錢訊之使償無所於訴旦日持牒告王即遣
吏逮駙馬者其人怒馬而來直入省堂徑坐榻上王
令曳下跪而詰之曰制無私獄汝何人敢爾繫民其
械繫之哀禱請命國王亦為之言稍寬待對一夕拔
營遁去塔察兒使者傳旨國王立聽王坐自如曰大
臣無為諸王起也使者還語其王曰朝廷大臣彼無
違禮也詔國王歸國王獨行省事朝廷發寶鈔市馬
六千五百王遣市東州盡所發鈔得美馬千三百王曰
上之則類自銜其以馬依元直予他郡他郡馬不入
教害及其民終不忍分彼此也長公主及國壻入朝
總獵郊原祭民牛車載其所獲徵求須索其費至鈔
萬五千貫王譙公主從者怨食不及王曰我天子宰
相非汝庖者國壻怒起立隨之曰駙馬縱獵原禽非
國務也費民財不貲我已馳奏矣國壻愕然入語公
主公主出飲王酒曰從者煩民我不知也請出鈔數

償民幸公止使者自後貴人過者皆不敢縱王師渡江下江州急召王入朝會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其地形上之請曰荊州西距梁益南控交廣據江淮上游誠為要地非朝廷重臣開大府以鎮之未足絃新附來遠人上夜召王賜坐曰荊南入我版籍彼新附者感恩忘苦未來者懷化效順未知我朝有人如此亦足以降其心也南土濕下於卿疾非宜今以大車託卿卿不辭賜卿以其人食留者馬五十疋給從者王對曰臣每懼識度淺薄不能仰荷重寄何敢辭疾力請不受新賜詔荊湖行省承制官三品以下刻印版授奏入制出王署行至鎮戢諸軍毋擅離部闕城門勿讖往來弛燈火之禁通商販之塗館傳曹潔卿舍相望旃幟止虐掩骼埋胔鵠鵲青罪之殺俘者坐之文武効力小大協心材者官之不間新故王一以清簡自居安輯為務號令施惠如旱而雨谿巖耄倪人與王對瀉瀟水于江得田數百萬畝聽民耕佃三年半征取沙市失收米二十萬斛足二歲用俄公安饑發之以賑王曰民粗安以風教不可後也乃大興

學旦日親至校官講授以倡他郡撤官屋以復竹林書院予書萬四千卷學者日盛王既不納諸人贊金見者輒獻所俘男女王即受之聽其歸完歸者感德自稱廉民云王或疾士民羣走僧寺道館為王祈福語及必頌手叩齒祝曰願我公永長我人政化大行聲及四遠四播田楊二氏貞固不下遣使納款重慶趙定應堅守耻降遣使納款王語二使曰歸語爾主速歸所隸以全民命我已馳奏天子詔安爾土矣奏上上曰國家不用兵得地未之見也希憲坐致數千里外之堅城勁土其仁政為何如也賜西域善藥高昌蒲桃酒寶慶武岡益陽安化善化寧鄉諸城籍編民冒園納款王移文其省使安全之鎮遠谿洞蠻酋以其樂工四十餘人重擇來至曰願奏土風於天子之庭王曰而輩獨無父母妻子乎驅迫而來豈其心哉且天子仁聖不重夷音皆泣拜而同關譏得江陵人私書不敢發封樞密臣祭之上前其語曰歸附之初人無生意大元皇帝命廉相出鎮荆湖豈惟人漸德化草木昆蟲咸被澤矣上數曰希憲不嗜殺人故

能至此王疾自劇愈極密院事董文忠奏曰江陵濕熱奈希憲沈疴何上即召還荆南人聞王當去皆號泣隨之擁所乘車不得行王慰喻再四乃拜哭而別大者繪像建祠小者書版瞻禮王囊橐蕭然琴書自隨朝於上都詔館于華嚴寺酒人膳夫日勅供餽王語太常田忠良曰上都聖上龍飛國家根本近日火延龍岡居民常事無令雜學小生妄談風水感動上意未幾宰相果與南士數輩廷辯遷都田奏王言上曰希憲大病念亦及此耶南士之議遂寢詔徵名醫王仲明于揚州未見行意士大夫責之曰君術固妙其能已億兆人之疾乎蒼生懸望公復相久矣能起庶公是惠及天下也仲明乃止進其良劑能狀而起上喜召曰聞卿比得良醫日俟痊復王對曰醫持善藥治臣沉疾苟能戒謹誠如聖喻稍爾肆情終將不療蓋以醫諫也上曰卿從幾人對曰惟一第扶贊上笑曰儒習不少變邪命近侍舉御前白金賜王為兩五千勅中書賜鈔萬貫曰賞卿清白也議立門下省上曰首官何稱曰侍中非希憲不可遺近臣論旨

曰鞍馬之任不以勞卿秉軒論道時至治所必煩親奏肩輿以入王附奏曰臣疾何恤輸忠効力生平深願皇太子方聽天下政遣人賜蒲桃酒諭王曰上命公領門下省勿難羣小吾為公德阿合馬不利而止時營膳東宮工部官請曰牡丹名品惟相公宅乞移植數本太子知出公家矣王曰若出特命園雖先業一無所靳我蚤事聖主傳位宰相未嘗曲巧思幸方爾病退顧以花求媚邪請者愧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王稱疾篤一皇太子遣侍臣楊吉丁問疾因叩治道王曰君天下者二道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姦專柄羣邪蠱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以沉痾不可藥矣語聞深嘉重之上嘗語王曰受戒國師因參內典開益神智對曰臣幸聖訓久受孔子戒矣上曰孔子何戒曰臣也盡忠子也盡孝上頷之嘗戒子恪恂曰大夫見義勇為禍福不足遂計又曰宰相須有力量未有無力量能為賢相者天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授契臯夔伊傅周召便謂

無是自棄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否梁公有大臣節
乃謂不肖子孫所墜汝輩當深以為警疾革曰吾疾
不起矣兒惟多讀書以承父志夜大星墜於正寢之
後樂堂流光燭地久之方滅是夕王堯至元十七年
十一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越某日葬于宛平之西
原計聞天子痛悼士大夫走哭相弔天下之知者無
不嗟傷咸曰良相死矣吾復何望上每追思之曰當
諸王大會議決大事惟廉希憲能也夫人偉吾氏先朝
貴臣孟蘇速女也生一男曰孚正議大夫僉遼陽行

省事三女適監吉州路淑丹適監嘉興路撒里蠻適
同知雜造總管府事蠻資夫人完顏氏知中山府事
海撒女也寬明貞亮慈惠厚和與王德齊清規雅範
有內助焉生五男曰恪通議大夫台州路總管恂榮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忱同知沔陽府事恒資德大
夫御史中丞惇太中大夫西蜀四川道肅政廉訪使
三女適叅知政事劉緯適安撫使李恭適管軍萬戶
何德溫成宗皇帝制贈清忠粹德功臣太傅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兩夫人追封魏國夫人

仁宗皇帝制加贈推忠佐理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恒陽王仍諡文正兩夫人加封
恒陽王夫人皇上既御宸極壹新庶政由御史中丞
相恂平章敬遵家範克奏父勸天子嘉之詔中書曰
其命翰林學士明善製恂父恒陽王碑文臣奉詔莊
讀王之家傳次第而論曰丞相淮安忠武王曰廣公
宰相中真宰相男子中真男子可謂名言然勲隆帝
室澤被生民用舍合道安危一節大人之事備矣臣
再拜稽首銘墓神道其辭曰

天祐大君徽降大臣君臣協慶宏濟斯民烈烈世祖
如日亭午照臨萬國輝光草土惟恒陽王帝命肅將
如雲龍從青 滂左右聖皇大開明堂四朝寧侯
奏功効良手援羣溺措之安康手援衆焚濯濯清涼
飢食之食寒衣之衣汝無怖啼吾母而依汝或受傷
吾爾藥治民曰相公卒相天子母去廟朝我民是倚
遼寧安化齊魯嗟痛天有偏恩我不久公帝軫荆南
撫養其堪思沃威行坐嘯府卑秦蜀士女跣踵引領
公昔父我孰我之梗我父不來疾也孰省稽德無矜

考功無成巍乎元宰退然諸生先天下憂後天下樂
范得我心我非范學堯舜吾君夔契在我時無留閔
何之不可格君以道持身以義蹈中絕利行與天契
其生也順其死也安厥施未殫畢世永歎尚在肖息
鏡攷躋攀發其所蘊肆其所難功名成紀奕葉襲祉
帝歷萬年奮有庶氏上爵尊官醕其前勩孰知帝德
配天無極奉詔劉詩千祀昭垂慕者儀之肆其齊而

御史中丞楊公神道碑

元虞集

泰定改元詔書以御史中丞朶而只為鐵木迭兒所
構害命昭雪之三年某月日特贈思順佐理功臣金
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夏國公謚曰襄愍明年某
月御史臺奏用其子武備庫提點不華金河東山西
道肅政廉訪司事不華既拜命乃泣而言曰惟先臣
之死于是七年矣陛下幸昭雪而贈恤之固已釋冤
憤恩德于地下臣雖萬死懼無以報稱顧于法得立
碑神道願載其事于貞石以昭陛下之明聖敢昧死
請明日臺臣以聞制曰可且命臣曰汝集其具書以
文且再拜稽首而言曰朶而只事具見明詔且下咸
共聞知臣敢具終始可徵者武宗皇帝方賓天皇太
后在興聖宮以鐵木迭兒為丞相踰月仁宗皇帝即
位遂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更自結興聖左右至為
折辱宰輔撓制中書諷以再相既而居位怙勢貪虐
兇穢滋甚中外切齒羣臣不知所為於是蕭拜住自
御史中丞拜中書右丞又拜平章政事稍牽制之而
朶而只自侍御史拜中丞慨然以糾正其罪為己任

上都富民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大奴脅留守
出之及強以它姦利事不能得丞相坐都堂盛怒以
它事召留守將罪之留守昌言大奴所干非法不敢
以它實亡罪丞相語訕得解去而中丞已庶得鐵木
迭兒所受張弼賕鉅萬萬大奴猶數千使御史徐元
素按得實入奏而御史亦輦與又發其私罪二十餘
事天子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匪與聖近侍家有
司不得捕天子為不御酒飲者數日以待獄竟盡誅
其大奴同惡數人鐵木迭兒終不得中丞持之急與

聖左右以中旨召中丞至宮門責以違旨意者對曰
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人人非敢違太后旨天
子仁孝恐誠出太后意不忍重傷咈之徒罷其相而
中丞亦還集賢天子猶數以臺事問之對曰非職事
臣不敢與聞所念者鐵木迭兒雖去君側反得為東
宮師傳在太子左右恐售其姦則禍有不可勝言者
其後仁宗皇帝棄羣臣英宗皇帝猶在東宮鐵木迭
兒復為丞相乃宣太后旨召蕭拜住孫而只至徽政
院與徽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責以

前違太后旨罪之對曰中丞之職恨不即斬汝以謝天下
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又引同時為御史證成其獄
顧二人唾之曰汝等嘗得偽風憲顧為是大獄事耶坐
者既慙俯首即起入奏未幾遽稱旨執而載諸國門之
外俱見殺是時風沙晦冥都人恟懼道路相視以目及
天子即位詔書遂以誣罔大臣為之罪名為其勢既成
睚眦之怨無不報太后為之驚悔而天子久亦覺其所
譖毀皆先帝舊臣涕不悅未及有所論治而鐵木迭兒
病死會有天災直言會議廷中集賢大學士張珪中書

參議回回皆曰漢殺一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死不以
罪豈直一孝婦乎是時鐵木迭兒諸子列在禁近威儀
猶熾聞者失色言終不得達及珪拜平章政事始入堂
署事即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為
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題之鐵木迭兒
之子相繼以賊敗逐籍其家然昭雪之事終至治之
歲不遑暇及今上皇帝入繼大統詔書首以馬言褒
贈哀榮相踵而至幽明兩致其感動焉於乎粵若我
仁宗之仁孝文物大備英宗果銳法度修飭自古帝

王之有德有爲者未能與並倫而一鐵木迭兒常因國有大故乘間用事以傷平明之治天人共憤久矣然卒保其首領以歿而忠臣直士爲所誣構者乃有待于久而後明焉此其人深伎奇數亦非常之材也乎方其盛時宦寺固結於內智爲用于外幾莫如之何者其計可各得矣而能嬰其鋒者一二正人而已卒皆蹈死而不悔天下後世聞其風者固欲考見其人之行事以表忠真之終不可泯者焉然則若梁而只者臣敢不叙次以塞明詔之萬一謹按公名采而只姓楊氏世家河西寧夏祖失刺贈推忠佐運功臣太保金紫光祿大夫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忠定父失刺唐兀臺贈推忠翊戴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夏國公謚康靖公少孤與其兄始齡訛知自植立語言儀觀已如成人兄弟相礪以勲業當時因以大器期之事仁宗于藩邸甚見倚重大德丁未從在懷孟聞朝廷有變將北還命公與李孟先之京與右丞相答剌罕定議迎武宗于北藩仁宗還京師機密禁衛密致警戒仁宗感焉至親解所服帶以

賜既佐定內難仁宗居東宮論功以公為大中大夫家令丞日夕侍側雖休沐不至家官事亦決于宿次衆散憚之會兄卒涕泣不勝哀仁宗憐之存問優渥待寡嫂有禮待兄子不異己子家人化之循循然母敢失辭氣進正奉大夫延慶使武宗其賢名見之仁宗曰此人誠可任大事然剛直寡合上顧視之曰然終不及用也仁宗始統大政統誤國者將盡按而誅之公曰為政而尚殺非帝王治也上感其言特誅其尤無良者民大悅服上與中書平章李孟論元從人才孟以公為第一上是之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至大銀鈔視中統一當其廿五又鑄銅為至大錢至是議罷之公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人為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盡用而時論是之遷宣徽副使御史請遷公臺司之以宣徽膳用不會囑公領之未之許也有言近臣受賄者上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張公珪為御史中丞叩頭諫不聽公言于上曰誅告者失刑違諫者先誅世無爭

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上喜竟用張公言不拜侍御史上宴間時羣臣坐侍者或言笑過則上光公正色為之改容有犯法雖貴幸無所貸而譖言其美賴上知公深譖不得行未盡八閱月拜資德大夫御史中丞中書平章政事張閭以妻病謁告歸江南據河渡地奪民力公以失大臣劾之張閭罷江東二奉使幹來不稱職權臣匿其姦冀不問公劾而杖之幹來愧死御史納璘言事忤旨上諭巨測公救之一日至八九奏曰臣非受納璘誠不願陛下有殺御史名上曰然則其左遷為昌平令昌平京邑地近而境隘民勞而事煩凡期會供億令稍非才恒不免挫楚以是苦之公又言曰以御史宰京邑無不可者然以言事得左遷恐後之來者懲創無肯為陛下言者不得請數日上讀貞觀政要公侍側上顧謂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公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焉用之上笑曰卿意在納璘耶赦出之成爾直名有上書論朝政闕失而觸宰相宰相怒取旨囚之司寇將殺之公曰詔書云言雖不當無罪今若此何以示

信于天下果誅之臣亦負其職矣王悟釋之于是特加昭文館大學士榮祿大夫以獎之且以重耳目之寄時位一品者多乘閒取旨邀王爵贈先世或謂公眷倚方重苟言之可得也公曰家世寒賤幸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况敢多求乎且我為之何以諷勵僥倖者遽中政院使未幾復為中丞遷集賢大學士而死時年四十二娶李氏同知諸路人匠總管府事某之女有婦道先公卒追封夏國夫人子一人不華也後夫人劉氏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某之女公死時權臣將奪以畀人夫人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封夏國夫人子一人文殊奴亦克稱其家者公魁偉人也寡言笑無鷹犬聲色之好獎善不及嫉惡如仇讐用人必當其能才故一時風紀號為得士論政事必合于義理正言無所徇麗臨志顏色不變凜凜乎古大臣之風焉其墓在宛于縣某鄉某原凡公之行尚多可述者不悉具特書其關於國事者如此故繫之以銘

詩曰
河源西陸厥風勁強豪傑時興為國俊良俊良伊何

忠亮正直柔不為隨剛不為屈昔在仁宗治功安成
文和武寧詠歌太平躬為孝恭以事神母教言時來
有順無否或闔其幾不離以申投噉膠膠竊象大均
天子曰嘻誠有號猗彼為無忌我則有制維時裏愍
執法在中侃侃犯危以折其衡太母尚慈天子尚孝
柙不防兇稽我天討國有大故結憂慈蘭彼獨何心
假時逞威朝衣載市家憤巷哭日暮風起百身莫贖
人亦有言害生于恩忍為凶殘皇卹有君君子可殺
名不可滅天定人復幽枉卒雪明明天子別于姦忠
教言萬方大道為公至榮褒句豈止哀死勸忠方來祿
施孫子春秋之義誅意憤微否爾來者尚微臣詩

故知昭州秦公神道碑 元虞集

公諱仲字山甫姓秦氏世為洛陽大族大父和仕金
為河南安撫使既歸國朝父安為河南三路提學公
嘗從紫陽楊煥然先生學知名得給事裕宗潛卹和
文忠公經之使宋也宋人留之真楊間宋亡天子嘉
和公之節擇士得公送之還京師父之除承直郎建
康路總管府判官公季父長卿倜儻有大節世祖皇
帝潛卹在京兆已知其名及即位召在宿衛典故御
史中丞劉公宣為友以氣岸相高時宰阿合馬秉政
聚斂周上帖推寵常伺察言已者中以危禍廷中相
語以目無敢論列長卿乃上書世祖曰阿合馬擅生
殺人莫敢言為國家畜積怨毒已甚其剗制左右使
不得徹上聽情巨則似秦趙高私家之蓄過於公家
覲覲資藉情露似漢董卓春秋無將請及時論法按誅之
上以其書下中書阿合馬固善同人主意力足使侍
中責人排解事得寢他日以為宣德城治弗治須藉
能者奏用長卿為同知即以所聞課額數萬緡為長
卿罪下吏即獄中用濕紙掩口鼻冀之書沒入具洛

陽官產人莫不冤而哀之然終無一人敢為長卿言者公乃去官不復干仕阿合馬死朝廷更新政事姚文公燧手為書為執政言秦仲以諸父之仇當國耻之閒廢至今臺憲力言其人而貧不能起此風屬所係宜不待于有言者公得所為書藏之下以發今因在其家也善乎史官歐陽元作長卿傳而論白或曰如長卿如山甫勇去底不及難曰山甫求為無負其諸父長卿求無負其君一道也曰怨乎曰自古君子死小人手者多矣後之君子終不以為悔又慕效之夫後者之無悔則前者其有悔乎是以知其無怨也可謂得秦氏父子之心矣至元二十五年用事者急聚歛遣使天下大括金玉珠貨器物贏餘苛酷吏請盡辟知名清強吏以任事公雖閒居猶被追遣治歲廣德之會當是時公府之出納無容復有餘矣此直以無義而取之耳而操竊郡縣危甚公曰吾意誠知其不可然吾受罪去國不辭吾去而他使至則其害將下可言為物色其稍可追理者以應之視他處固不能十一二也更以數少責增之亦不為變後五年

行臺治書侍御史裴公道源監銓廣西外遷舉公知莊州有善政郡治無事每游歌竹山賦詩為樂自號歌竹山人卒于官三十年三月也年五十有一初殯建康城南某年月日歸葬洛陽某原永康胡長孺志其墓夫人喬氏繼許氏孫氏子男四從龍中憲大夫同僉太禧宗禋院事從德奉訓大夫中書省左司郎中從某從禮女子六婿馬成段時中刑師雍其三人天孫男某某惟秦氏先世行事卓然可稱國家修經世大典訪問遺軼而從龍常夢其先人問從王父事已報史官否得歐陽氏所著傳始末甚具以上送官昭州以子貴贈某官夫人封某郡君以法得立碑神道故來請銘銘曰
明主在上則有直臣憂國奮義蹈禍忘身公以從子泣血慎德豈曰避仇實瘳茲賊陰消陽明君子于征召公具言猶保幽貞愛民之仁拯物之智天不與年百未一試信道不回古人所難父子相望風節厲完乃賸後人並立朝著為國材賢綽有全譽維洛泱泱潤覃栢松過者式之遺直之宮

故宋文節先生謝公神道碑元 李源道

天訖宋命皇元一四海而統之至元二十三年行御史臺侍御史程鉅夫以朱道士三十人薦於朝於是江東謝枋得在舉中被徵丁內艱辭亡何連詔江浙行省丞相蒙古台江西行省左承管如德召皆不起廿六年春正月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復被旨集守令戍將迫遷上道過行夏四月致京師不食死春秋六十有四八月子定之奉柩還廣信明年九月葬其鄉之王亭翼原其門人謀而題之曰文節先生謝公

墓先生曾祖念安祖一鶚考應琇潯州僉判妣桂氏封碩人先生諱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宋寶祐乙卯薦于鄉丙辰試中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閹宦奮不顧前後抑置第二甲第一人初潯州君以事忤使者董槐被劾以死先生既第董槐執政竟不堂參以歸丁巳召試教官調建寧府教授己未趙葵宣撫江東西辟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授江上出措帑十萬貫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應宣撫司罷賈似道當國會軍興出入簿責任事者公毀家以庚不

足坐廢至元初長星竟天踰月我師壓江上宋社日替江東漕司猶試士徵較藝先生憤賈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極其奸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切大帙賈旨臺評竟上其謗訕錫兩秩興國軍安置因謫所山門自命疊山守令皆及門執弟子禮丁卯以史館召先王曰似道餌我也不赴閉門講道聞之者翕如若周岳熊朝余安裕楊應桂余矣謝禹莫若輩皆知名介然自將足跡不及權門里中人行事或不循于理者輒曰

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其前也乙亥連以史館校勘秘書省著作郎召宰辭授江東提刑總其兵以守饒信撫與王師戰報敗不能軍遂易服負母走閩中隱于卜信守將悉捕公妻子弟姪送建康獄夫人李氏有容德有廉帥者欲妻之一夕自經死弟某某姪某某及一女二婢皆死獄中惟二子熙之定之移獄廣陵得釋又有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先生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

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
年後抗論檢宰老竭廢不售終不取合於時其為人
蓋如此及程公之薦報書廻曰弓旌招賢輪帛迎士
有志經世者孰不興起及非其人非我皇帝夢卜求
賢之初意也觀其言非徒決於剛憤者少力學六經
百氏悉淹貫為文章偉麗卓然天成不踐襲陳言宿
說論古今成敗得失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
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万之憤育
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不動其中其言曰

清明正大之心不可以利迴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
威奮其自信率此類先生之北也貧苦甚衣結屨穿
行雪中人有嘗德之者調以兼金重裘不受平日所
著易書詩三傳行於世雜著詩文六十四卷翰林學
士盧公摯為之序引深所推激夫人李氏男三義勇
早卒熙之歸自廣陵亦卒定之賢而甚文累薦不起
孫男二信孫仁孫先生死之二十有四年門人虞舜
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祠公弋陽之東江浙行省請于
朝為疊山書院又五年予在集賢待制悉易周應極

狀其事致定之之語求銘墓道嘗謂先生天下士源
道仰其文章風節益四十年而不一識是區區者尚
何辭哉銘曰

嗚呼先生生也何時生也後時日薄崦嵫維南有蓐
龜玉毀折我朝天明乃完其節鷄鳴風雨歲寒松柏
伊有板蕩古有盡忠道統既闢人文斯一有美翔鷺
載鳴載集曷迪匪庭曷裸匪京萬里水天介石自貞
矣卒不施閔于佳城嗚呼先生

許文正公神道碑

元 歐陽元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教聖人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君河內許先生以天挺之才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教君子之道統而為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陞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倚歟盛哉先生既沒之三十二年為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儒從祀宣聖廟

廷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為元統三年今上皇帝勅詞臣元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元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為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為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為臣而推世祖之為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真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為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東及嘗私淑於父師者

序而銘之先生以金太和九年己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故何為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起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矚絕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抄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為游騎所得其萬夫長馮酒殺人為娼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著龜人賴全活者無算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遺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為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南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行得之自洛遠親聞河內政虐還自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芥取予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技求馴致俱化

所至學者翕然歸之祭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
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
在魏友實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辨探幽析微諸者
惓惓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
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召向所
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
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
生避之親使者物色偕行庶希憲宣撫使右傳教令
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
買園為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召先生
于家既至謁師既歸復召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
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召教
有數對時相王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實默日被
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實
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為太子太師實為太
子太傅先生為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內欲損使疏遠姚實拜
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傳見太子
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

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
其命改授先生為國子祭酒實為翰林侍讀學士姚
為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內既而上
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
先是有詔即家為校以業來學乃躬耕里中未嘗以
詔示人至是召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
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沅皆故輩行許先生吾見相
去千百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
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
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
罄所知如聖詔其所不知不敢強也安童明敏有操
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
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咨訪日廣宿
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被生
民者上既陳五事曰立國規摹曰中書大要曰為君
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教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久
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
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藁世罕

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為中書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勲舊二茂才德三所學迂恐于聖謨神算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無事多讓先生辭不已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刺合孫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宇羅為之請上惻然召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澤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被旨咸驛致之以先生為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為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格迤後學之方踰年諸生誦養薰

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自成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召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聞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元十四年召議改歷法仍拜集賢太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歷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為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為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于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喧于塗農弔于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嘆四月乙酉塋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為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真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雷起前泰宇疑定不喪執守其為學也以明體達用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養性為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為務其教人也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始精義入神為終雖

時尚柄鑒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召輟往進輟思退
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己以是終無枉尺
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為高則喟然嘆曰甚
矣予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
求無忝而已戊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
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國之
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計為懷
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
未聞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
與居也宋濂洛效公克緒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
祖龍潛諸儒請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
創業之主烏得而有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
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臣心以克舜為心學以孔
孟為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齋先生嗚呼魯者曾
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故為此號豈可得也
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之工師受
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工師
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

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
至元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
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
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以下有國家者之可及
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為
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恭預大政以通經
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
程朱子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己試者
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
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
其間是豈淺之為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
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
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公夫
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公夫人敬氏子
師敬封魏國公夫人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
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
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贈禮部尚書謚文簡
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遺後師遜師孚未仕卒

師歆由監察御史踐歆中外歷治書侍御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右丞兩為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上節繫肖父風女三長適于章儒者餘早逝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次從宣太保府長吏中書左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珮監異珍庫提點孫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寧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勾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于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語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諡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沂嘉謀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師追

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隆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為丞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皇帝建國而寅而先生生于己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元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尤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托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也蓋自煥篇之功充而至于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唯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克舜其君克舜其民為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于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親近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

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
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行也又嘗竊論
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于聖賢之遺經然
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
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
至于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
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漁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
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
元豐之異論諍庶之分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元

再拜稽首銘曰世降遠古太樸曰雕天吏不作治教
寂寥帝嗣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
許公身任斯道為仁肫肫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
存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則顏志任則伊朝夕
思惟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會融一貫氷釋
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曰崇召公
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尊履
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
亟退求福不問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猷可替否言直

以道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
惟一以結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伐國對下
以兵上遠公猷不在宋平官盛既康公耻素食敬事
後食匪為苟難近臣貴胄世荷國寵我叔以道國叔
其用小學功業大學陵節我教多術循循無越惟聖
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侮予自古在昔氣化
推移仁人之興為世盛衰凡今有生孰司榮悴惟道
為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惟天生賢道統有在民彝
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誅詒厥永存至元
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
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于石

神道碑四

明上

御製中山徐武寧王神道碑 明太祖高皇帝

大明中山武寧王姓徐氏諱達鳳陽府鳳陽縣人家
世農業王年二十有二值元末兵興歲癸巳朕集義
旅王來麾下朕視其所以周旋幾二年動靜語默悉
起羣英於是命爲帥首凡有徂征以代朕行又幾一
載明年乙未朕被敵所執敵之帥首亦爲我軍所執
明日王來以身代朕歸朕歸縱敵帥首易王還已而
從朕渡江下采石定太平時機務浩繁姑執之即密
通大江况元帥首蠻子海牙率舟師以拒江面爲朕
肘腋之患不暇率兵四征乃命王爲將擇精兵數千
東取溧水溧陽王兵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明年丙
申春二月賊元舟師于采石王仍屯溧水三月召王
從征建業越十日庚寅師入建業越七日丁酉命爲
大將浮江而下水陸並進東取京口大破元帥京口
已定東探浙右時張士誠擅稱名號遣將已據毗陵
旌旗相望其守者潛遣間諜誘我左候王察知遣使
歸告請勸兵以討朕許之王將三萬人逼迤其壘復
遣使歸告賊勢少寢益兵可下朕遣戰將千餘員甲

士十三萬師會合圍毗陵張士誠自姑蘇發其弟張九六將兵數萬來援王遣兵逆戰不移時破之生擒張九六城守猶堅朕復益新附二萬合勢共圍守者窘甚計出多方誘我新附者二萬新附帥首密從傾營入城助彼來戰初我軍環其城而營之因新附者叛四方去其三獨王固守其南開平王猶營東南外一舍扼彼援兵聞新附者叛寇迫王營王拒守且戰開平自外來援內外夾攻大敗其衆擒其守將張德餘軍敗入其城王復環而困之士誠自姑蘇遣將呂珍寅夜入城督兵以守與王相抗初彼軍雖少糧且足用戰守益堅及誘降入軍多糧少戰且狐疑丁酉春守將呂珍潛遁城下旋復遣征寧國城圍之援至王發兵扼要而戰援者敗俘斬者衆旬日城降宣城亦附凱旋時四方羣雄甚多朕固守江東數郡命王抹馬厲兵以觀四方之勢又明年戊戌命王點兵固守建業朕親下浙東金華既平六月師還未幾遣王西征皖城水陸並進徽北秋命王西征池州師抵而平陳友諒遣兵來救斬首萬級生獲三千餘時張士

誠發兵來寇宜興城陷遣王將兵復敗之師抵城下不旬日城復生獲三千餘皆戰死其年維揚元義兵盡歸士寅秋王從朕下潯陽陳友諒敗潰時張士誠發兵攻長興留王守潯陽未幾召歸師次中塗令復守潯陽比至陳兵已入城守王遣兵與戰陳兵復潰俘斬數千獲其眷屬戰騎彼時潯陽之境空荒棄而弗守師旋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城降命王西取武昌不克班師中途豫章內變王復討平張士誠北寇壽春朕親往援王烏前部張兵敗北旋師金斗周圍其城戰間陳友諒大率兵寇豫章詔王罷金斗之圍歸整舟師解豫章之難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諒罷圍逆戰王身先諸將敗陳一巨艘死者千五百人自是彼軍勢弱我軍威振錄王身先癸卯歲留王守京師朕西征武昌下克陳之後其年大會兵于京師乙巳歲命王取淮東淮陰諸州仲夏師旋歲丙午命率甲士二十萬東取吳越屢戰於吳興皂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一卒盡赴京師冬十有一月師抵姑蘇明年丁未秋九月姑蘇下兼浙左之大半詔班

師命王西略蒼梧九溪率服還軍京師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朕即大位二月命王爲征國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公命率甲士二十五萬北定中原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壯士帥而徂征不煩朕念北齊旣平命渡河南兵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陽長驅峭函直抵潼關守者拒戰王命宋國公馮勝拔之朕命據關而守諭歸大梁北下河內繇鄴下趨趙州抵臨清其年八月三日辛未北入元都捷奏平元復命西下晉冀如命井陘長驅晉冀以平二年春正月召渡河西兵入關中守者皆棄全有關內之地召歸天下太平三年冬十有一月論功行賞命王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征國大將軍改封魏國公五年夏五月衆議北入沙漠王至嶺北兵疲而還勅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口外餘民自是收盡海內無虞十七年甲子太陰數犯上將朕惡之召罷北鎮息勞于家是年臘月二十有一日染疾

朕恐之星馳四召名醫咸至疾終弗瘳明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己未薨特封中山王謚武寧享年五十有四爰以是年四月十八日己酉葬于鍾山之陰生男四人世子允恭襲封魏國公女四人長女燕王妃王平昔言簡慮精當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戢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毋不自矜至於封姑蘇之府庫置元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忠志無死昭明乎日月旣薨朕恐歲月幽遐磨滅偉績朕特親筆生前張武威偃兵息民混一區夏莫安神人之勞以示子孫耿光萬世勅諸堅石樹當神道歌曰
景命昌兮天彰錫我英俊兮忠良幽韜秘略兮神機
然溫溫兮其剛秉旄鉞而徂征兮旣出幡幢繚繞兮
雄氣軒昂戰騎靈兮蹄疾旌旗烈烈兮前行六軍濟
濟兮甲冑礪戈矛燦爛兮精銳含之兮周廬星列屬
索兮比比懸傍刁斗聲頻兮令密山川妖魅兮奚藏
彎弧力勁兮射撓撓幾被星月兮秋霜奮忠海內兮
孰前當摧堅撫順兮我武惟揚

臣惟古功臣之薨殯有忘墓道有碑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爲之惟我聖皇芟夷羣雄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寶元勳之首南牧吳越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功今其薨也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親筆之刻置墓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觀御製不勝感激涕泣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左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待詔臣沈士榮臣孫大雅謹書

明勅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神道碑銘

明 宋 濂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皇上爲之震悼罷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朔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錄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無窮臣濂受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

剛毅膂力絕人歲壬辰羣雄並起江淮爲之鼎沸時
王年二十有三烏羣盜剽聚所得聚觀王狀貌奇偉
援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
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聞上駐
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
先鋒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絕故就食耳爾自有
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上曰爾姑
從吾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晚也夏六月上先
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藏相距僅
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上麾之使前
王卽捨舟提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援采石乘勝取太
平從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
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
北不通上慮衆士難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
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
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搆之悉俘其精銳自
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深陽攻建康功爲諸將
先三月從今大將軍右丞相徐公達克鎮江夏四月

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九月再攻常州會有軍叛
去與僞吳張士誠合徐公被圍于牛塘王與諸將力
戰大敗其衆擒士誠梟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
軍大元帥丁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
四月從徐公下寧國秋八月克馬駝沙冬十月取池
州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
冬十有二月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上將
軍同簽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尋命攻衢
州降之冬十月陞食院十有二月攻杭州庚子夏五
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援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僞漢
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
伏銳士於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
俘殺萬餘人六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
之己而上整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諱辛丑
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秋七月從上取
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士誠出兵寇
長興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命王往援士誠兵敗
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修安慶城羅友賢構亂據池

州神山寨將與士誠通抗敵震動命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算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秋七月從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遠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遠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上知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逆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于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率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衝壁出降

荆湖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直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繇大舍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塹壘溝港絕其歸路士誠知事急親出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國進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

元洪武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
進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
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殺二十騎 槩
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
諸城先後皆平上幸汴 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
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
元君北奔師次太原其守將擴廓帖木兒帥衆來禦
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衆而步卒未至
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營其衆可亂衆亂主
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擴廓帖木兒果中傷而遁已
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東又平遂西入
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
夏五月元將也達兵侵通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
還拒之遂擒永平過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
大寧也達遁破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
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
千牛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州得疾而薨享年僅四
十爾王之爲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

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遵守節制及
其自將兵則所至無不克捷錄其智識明而材力雄
也嗚呼若王者可謂開國之殊勲矣王之曾大父四
三府君累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事
追封開平王諡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大父
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諡安穆妣陳氏追封開平王夫人父
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
丞相追封開平王諡精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
妻定遠藍氏封開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
森皆上所賜名女三人長許爲皇太子妃餘皆幼臣
濂聞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
恭者棄劉武周伏劍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之功
爲多於是生有鄆國之封沒有忠武之謚今王之功
非恭所可及上之所以遇王者封謚與之同而其王
爵之加恩數優渥揆之于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
臣相遇千載一時者豈不異世而同符哉是宜銘諸
貞石傳之千萬世一以昭聖天子垂念功臣如此之

至一以著王之勲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王開天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
山岳震動馳騁靈春孰不神疎維忠武王其氣至剛
仗劍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長驅
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荆撫淮威聲所加小大畢來
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而勝元君遠遁
六軍倒戈本根既撥何有條柯乃收晉冀乃清秦隴
乃狗遼海人百其勇茫茫朔漠漂河所經誓將剗滌
遺塵弗驚王之忠精上貫天日煜其有光亘古不沒

幅員之廣漢唐莫過焉蹄所及王功爲多十五年間
百戰百捷備殫勤勞光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
在古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
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袞衣繡裳照耀泉宮
天子曰噫未懷朕志其推爾爵上褒三世死生哀榮
孰可比焉王雖云沒生氣凜然鍾山之陰隧道有石
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追崇楊王神道碑銘

宋 濂

皇帝恭膺大寶式展孝思既追崇祖宗四代帝號建
立太廟復念皇太后之所自出追封外王父爲楊王
外王母爲楊王夫人建祠於太廟之東歲時遣重臣
致祭近有來自淮陰者言王墓在盱眙如故上聞之
悲喜交集卽詔內臣及圓卹署令往祭而脩治之置
洒掃之戶凡三護視塋域且命詞臣撰文以樹諸神
道臣濂伏讀御製王之行若曰王姓陳氏世爲維揚
人不知其諱當宋之季名隸尺籍伍符中從大將張
世傑扈從祥興帝駐南海至元己卯春世傑與元兵
戰師大潰士卒多溺死王舟亦爲風所破幸脫死達
岸與一二同行者累石支破釜煮遺糧以療饑已而
糧絕計無所出同行者曰我等自分必死聞鬪髀山
有死馬共烹食之縱死亦得爲飽鬼不識可乎王未
及行疲極輒晝睡夢一白衣人來謂王曰汝慎勿食
馬肉今夜有舟來共載也王以爲偶然未之深信俄
又夢如初至夜將半夢中髣髴聞櫓聲有衣紫衣者
以杖觸王之膝曰舟至矣奈何不起王驚寤身忽在

舟中見舊所事統領官時統領已降於元將元將畏
舟壓凡有來附者擲棄水中統領憐王亟藏之艤板
下日取乾餼從板隙投之王掬以食度王之渴乃與
王約以足撼板王卽張口向隙受漿居數日事將洩
皆彷徨不自安忽颶風吹舟盤旋如轉輪久不能進
元將大恐徧求於禳祈者不可得統領知王能巫術
遂白而出之王仰天叩齒若指揮鬼神狀風濤頓息
元將喜因飲食之至通州資王數鉅魚送之登岸王
歸雖揚不樂爲軍伍避去盱眙津里鎔擇地而居以
巫術行王無子生二女長適李氏次卽皇太后晚以
李氏長子爲後年九十九歲而薨遂塋焉今墓是已
臣濂聞之君子之制行能感於人固難而能通於神
明爲尤難今王當患難危急之時神假夢寐扶之以
并舟非其猜誠上通於天何以致神人之祐而至於
斯也王之章行其詳雖若不可知舉此而推之則其
積德之深厚斷可信矣是宜慶鍾聖女誕育皇上以
啓大明億萬年無疆之基於乎盛哉昔日史臣贊亮
之德首以親九族爲言其致至於黎民於變時雍之

盛然九族之中母族居其三皇上以念母之故思王
不能忘封以王爵享以祠廟今又樹碑墓道以紀其
異行是皆以孝治天下也將見四方嚮風咸知以孝
自勉皞皞熙熙臻夫隆平之治不難矣臣濂既序其
事復再拜稽首而獻銘曰
皇帝建國克展孝思
䟽封母族自親而推錫爵雖揚地通帝畿立廟崇祀
元冕哀衣痛念宅兆卜之何墟間師來告今在盱眙
皇情悅豫繼以涕洟卽詔禮官汝往葺治毋俾荒廢
跳踉以嬉惟我楊王昔隸戎麾猗風蕩海振絕阻饑
天有顯相夢來紫衣扶以登舟神力所扶易死爲生
壽躋期頤積累深長未究厥施乃覩聖女茂衍皇支
蘿園肇開鴻祚哉巍日照月臨風行靈施自沅徂源
功亦有歸無德弗酬典禮可稽聿昭化原扶植政基
以廣孝治以惇民彝津里之鎮王靈所依於昭萬年
視此銘詩

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追封燕國郡公諡文節

汪先生神道碑銘

明 朱 濂

濂奉勅總脩元史凡忠義循吏之事天下郡縣悉上送官而宛陵汪先生獨闕既而先生族子克寬與纂脩始以其門人汪文炳所擬事狀相示濂既命史官刪削立傳克寬以爲史乃一代成書其法當略墓文乃私所撰其紀宜詳復致其孫德奎之言請濂揭銘銘于隧上嗚呼先生之德之盛海內孰不知而所識錢珍之獄泰定寶錄中嘗言之其可不備載以昭示

方來乎先生諱澤民字叔志按汪氏其先新安歙縣人自唐以來爲官族五季之初兵馬使都虞侯道安始自歙遷婺源之還珠里又歷八世至宋天禧己未進士秘書丞贈光祿少卿震生慶歷癸未進士都官員外郎贈中順大夫宗顏都官生皇祐壬辰進士左奉議郎知漢陽縣贈少傅穀又自婺源遷饒州德興之龍溪少傅生贈通奉大夫繁生崇寧癸未進士正議大夫端明殿學士藻藻以文學政事爲時名臣通奉生紹聖丁丑進士朝散大夫江西轉運使愷知合

肥縣贈中散大夫愷又自德興遷宣州之宣城子孫遂爲宣城人中散生紹興庚辰進士通判隆慶府鴻舉鴻舉之弟脩舉則先生高祖也曾祖諱宰臣贈朝奉郎祖諱夢雷淳祐辛丑進士累官知靖州元贈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父諱昂新用父蔭補將仕郎元贈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新安郡侯工部之兄昂亨景定壬戌進士管池州大軍酒庫然自少卿至先生奕世科名蟬聯不絕先生自幼融通經史亦銳然思繼承之後

會科目之法行遂領廷祐甲寅江浙鄉薦上南宮不利有司用恩例署寧國路儒學正暨再舉遂擢戊午進士第授岳州路同知平江州事階承事即時先生之母燕國郡夫人王氏春秋已高先生以平江道遠不可迎養上書丞相府乞降一二階就銓隣州不報竟奉太夫人之官州有健民曰張以利餌長吏持其陰私使不敢問遂視閭井民若蟻虱頗指氣使輒奔走不暇稍迂其意即繫送于官人懼呼爲張雷公先生曰弗治我民將無生即繫其姦屏諸四夷不使與

良民齒李氏有兄弟者三素豐於貲季弟未有子而
歿其婦傷季之夭也誓終身不再適孟仲利其財數
設計戕之婦堅不動乃噤亡賴男子誣以姦私婦不
禁撈掠自引伏先生見其邑有冤問行廉察之悉得
其情白而出焉轉承務郎南安路總管府推官戊將
朶兒亦跋扈自用擅有司之擊俾不得詘信其嫗家
王某爲郡府史籍其威尤鴟張無忌擅筆大吏縣令
縣令訴諸府同官懼戊將之威相視以目無人發一
辭先生毅然捕王下獄會監察御史行郡戊將厚賂
御史召先生於吏詰其獄狀聲色俱厲先生徐曰王
之姦路人所知也御史欲屈法耶御史慚夜半馳馬
去王卒伏罪居亡何戊將以贓敗部使者知其故檄
先生推謙杖罪之廣州歲侵民大饑疫癘游臻死亡
相枕藉其毒氣所薰蒸鮮有能生者江西行中書屬
先生行賑荒之政先生絕無所畏憚命大姓發廩以
哺厄羸其病瘍方熾者召醫注善藥親走其廬給之
活者數萬先生暨從者亦無他虞將還送者謹曰我
父母也奈何去之馬撫不能前潮州判官錢珍挑推

官梁揖妻劉氏不從誣搆冒糴官中米殺之獄中事
連海北廉訪副使劉安仁逮繫者二百人中書移問
者凡六各懷顧忌事終不白先生獻之獄立具時珍
飲藥死詔戮其屍安仁坐受珍賂除名時朝廷遣使
奉宣撫江西聞先生名命巡南安章貢二郡事得專
決聲績尤著擢承直郎信州路總管府推官丁內艱
不赴服除遷平江路總管推官階承德郎初浮屠甲
與鄰僧乙有隙久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乙因邀甲
飲酒至醉遂寢其室甲弟子沈安素苦甲鞭笞且期
速結其業辛甲宿于警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
乙虐於考訊輒誣服獄上先生閱其刀有鐵工氏名
召工驗焉曰此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即承脫乙械械
之嘉定地瀕海朱管二姓爲姦利海中致資鉅萬及
以他事敗上下受其賂莫敢捕獄久不決先生與總
管道童公適至徑縛以來竟籍其家及徵其帳歷備
列省憲即邑受賂之數唯先生及總管名下疏曰不
受陞奉議大夫知濟寧路之兗州兼管本州諸軍與
嘗勸農事滋陽負郭之縣也孔子廟學久不建先生

以風教所繫買地作之殿堂門廡及齋序之屬無不具飭襲封充聖公職正三品先生以宣尼之胄不可以弗崇上疏請增其秩廷議聽之奏陞品爲第二錫以銀章居一年政化大行絃誦之聲周達乎西東園扉之間可設爵羅嘉禾生於縣郊瑞麥孕於洸水君子謂有漢循吏之風焉廉訪使者行部將歷境還曰汪克州在吾可無往矣至正癸未詔脩遼金宋三史拜先生列朝大夫國子司業俾分修兵志及宋理宗本紀史成有上尊束帛之賜已而除集賢直學士大中大夫未數月亟上納祿之請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其事先生既歸僦屋以居門生弟子援洛中諸賢故事爲築室宛水之濱先生日督諸孫讀書以自娛不知其貧歲壬辰靳黃紅巾彭黨相構亂其餘孽自徽寇宣州江東邵使者道童問策於先生先生語以收人心振士氣築城浚濠儲糧簡卒凡數十事寇再至再擊退乙未夏六月長鎗叛帥璫南班程述等挾兵渡江欲犯宣城城中兵不滿數百或勸先生去之民曰先生忠孝人也天必相之當相與守城若果

去之吾屬亦隨之爾邵使者不八沙周伯琦二公復申民言以爲請先生曰昔江萬里寓番禺陽大將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吾何忍棄父母之邦乎時軍費不給加以嚴刑弗之集先生從容一言獲鈔一萬錠米三千斛民心翕然欲爲固守計屢戰輒屢勝八月丁丑江浙行省參政吉居奇兒遣兵來援城內恃援至戊寅懈是夜三鼓長鎗軍攀堞上城遂陷戊寅僞萬戶丁堅使前鋒葛義執先生逼降不屈遂遇害將死罵猶不絕口璫南班等雅敬先生名爲具冠衾葬于某山之原得壽八十又三事上于朝贈資善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諡國公下太常定諡曰文節云先生娶戴氏累封諡郡夫人先八年卒子男二人用敬以子貴封敦武校尉常州路宜興州判官用和國子生辟充侍儀司舍人不赴兄弟痛憤不食相繼卒女一人適劉士禮孫男五人德宣以門資補官敦武校尉善盈庫副使德爲國子生曲阜宣聖林廟司樂德崇癸巳卿貢進士湖州路德清縣學教諭德正德

進孫女一人適吳愈曾孫男五人禧源傳源鳳源書
源清源先生軀幹脩偉高準疎髯風裁峻如也其爲
學本諸六經真知實踐無一事不本於道義其奉親
也丁工部公之憂則三年獨處于外弗御酒肉每遇
諱日悲慟不自勝至老不變事母夫人則板輿方舟
迎侍之官熙熙承顏唯恐少違其意婺源三大墓爲
獨豪所侵辯理于有司經四十年必復之乃已其事
君也一飯不敢忘懷保小民甚如赤子革弊除姦有
知殆無不爲然於律已則玉潔冰清毫髮之私無自
而入故其至也民戀愛之其去也民慕思之至有爲
生立祠者嘗重構美章亭於克賊至不忍焚之且曰
此汪公遺澤也嗚呼不知先生何以能致斯哉由其
立心之正不爲勢利所誘擇術之精不爲不義所屈
忠孝大節所以暴白於天下揆古無讓於今無愧可
謂不負於科目者矣先生爲文不事綺章繪句而義
理自足詩亦清婉有魏晉風尤以善書名家單削片
牘人或藏羣鳥榮所署書有巢深燕山宛陵三葉傳
之於學者當賓興之歲江南三行省屢聘先生司其

文衡士論尤服其精允至今人道之不忘也夫自壬
辰之亂四方瓦解其能執節不回者往往於學士大
夫見之如余闕之死於舒李黼之死于江泰不花之
死於台尤號傑然者也有如先生無城郭封疆之守
或保身於山澤君子亦未必深議之先生不以仕止
爲間孜孜汲汲思衛斯民於危亡之際遂及於難非
事君無二心者能之乎使人人皆先生若國家其有
敗亡之禍乎悲夫系之以銘曰
仁皇建科重書四佈濟濟多士雲集用赴猗歟汪公
薦舉於鄉對揚大廷乃第奉常筮仕遐邦不遑將母
上疏廟堂願從近投孝聲載昭如水東馳公聞曰噫
吾分之宜鋤強擊貪鷹隼橫驚去之弗亟我民之靈
靈爲理官爲獄立平起彼朽骨化而爲生魯有名邦
待公爲政瑞麥嘉禾葵烏祥應策書載登金匱啓封
宸斧之寄有詔荷公尋教成均六館咸悅復直集賢
進班通列公曰止哉吾懸我車秩宗之加以華其歸
柱笏看山宛水之淡遊時艱屯四郊多壘氓之蚩蚩
非公疇依公苟我留執戟以隨一鼓作氣爭相奮躍

刈冠如床血汙秋鋸孰援我兵夜折不鳴欲乘吾懈
遠無堅城毒霧四塞殺戮以逞執公使降白刃磨頭
嚼齒大罵我實王官咄哉賊奴取正之干公雖遇害
之死弗屈孤忠凜然噉如出日事聞中朝當寧嗟嘆
節惠易名恩寵有加所貴君子行爲民望薄俗瀾奔
障之東向生孝於親死忠於君凡百髦士視公爲人

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贊善大夫章
公神道碑銘

宋 濂

嗚呼是爲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輒稔
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館于青溪同
出入禁署以儔顧問如是者四三年私竊以爲生我
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不知公何爲棄予而
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
之銘公之子特以爲屬肝腸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
乎相知之深者不爲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
屬之誰乎因披淡而序之曰公諱誼字三益姓章氏
處之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宋以兵部尚書守泉
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建之
蒲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祿大夫檢校太
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節高州諸軍事高
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
南唐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
爲秘書省校書郎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蒲城遷
于龍泉子孫遂爲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環

公琛生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卿貢進士輔輔
生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強宗強宗生煥文則公
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某氏公
之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
巍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繇頗為儕
類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厲豈為男
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曲者舉正理直之衆始愧
服比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
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

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
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
越八日而逝人以為此孝所感至正壬辰斬黃妖寇
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
所執公心計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
為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方出重購
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
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繫之柱以刀
磨其脅曰不降者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

吾終不為不義屈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
死即死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
既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處州府判官
以兵來龍泉欲盡誅平民誑誤者石抹將軍宜孫實
總兵政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乎曰不知也
公曰貧民迫于凍餒故相撻而從盜誠得一循吏招
輯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是殆揚湯
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
敗即撤判官毋擅殺石抹將軍服公器識畱幕下與

議軍事其平屬縣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羣盜公
有力焉上其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
仕郎龍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
行省命石抹將軍守白城台之寧海民亦為變攻圍
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方退居田里得
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
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集趨勇少年數百人晝
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
大飢豪民吳甲蔣乙積聚不糴公言於石抹將軍將

軍因屬公行縣賑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
餓夫其尤困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載
儉大家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
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爲多隣邑青田潘惟賢
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虐無狀民因導潘攻縣
治寶忽丁并印走公同師王叔剛召豪傑與賊戰敗
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賞寶忽丁懼棄職獲
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公方贊元帥黑的兒開府
處城未敢發會帥府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漢惡少拒
命首害叔剛于家帥府撤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
是處之七縣盜皆蠡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
院判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
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唯君處之公乃遣千戶曹
勝安督兵授以方畧一戰盡降之分院止其功行省
陞承事即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葉君琛攻鄭寇
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樞密院都事胡君深
合討之公與胡君就兵至浮雲賊衆來逆戰並山爲
長陣兵既接我軍張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

巢穴賊望見公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者待我殲此海
蠻即降矣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
特捕反者爾賊爲內外二寨公麾兵踰外砦立壁或
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踰外砦
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砦相疑破
賊必失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負公麾奇兵橫
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下令急攻遂陷之執
鄭賓諸法外砦亦降行省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
又改除奉訓大夫處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
臺治書侍御史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叛迫其
城治書遣從事楊迪徵帥於公公所部軍就道長鎗
聞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食浙
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吾所將
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功名弗忍爲
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東陽諸縣聚衆猖
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
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
戶閉糴土豪周天覺嘯聚殺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

負固不服久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受其降已而天覺果以復叛誅始天覺之未降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自號曰匡山居士屬其子曰兵將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今上皇帝遣使以束帛召公公乃幡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金華宋濂同召至建業入見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皆分籍之差稅額之以便公以疾在身者久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日上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上即命公歸省賜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

司即懼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渥且俾存厚入侍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師溫州復詔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僉司事公入見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公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便上曰所言甚善第未暇耳湖廣行省鎮撫回回帖勢作威輕重人罪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曾未幾河內道按察司宋思顏以浙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琦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公憂懼不知所爲上遣太史令劉君基喻公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入閩陷沒處州之境皆動搖上命陞公浙東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等事皆謀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權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身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敢拜工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至山寨或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皆感動乃誅其首叛者餘皆帖然青田夏清聞胡君

敗與福建恭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
柵爲屯勢相連絡別命元帥和興李汶即龍泉縣治
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
浦城及是有旨命存道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城坐鎮
之公謂父子相統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
允兵戍浦城者以食不繼爲病上以屬公洎浙東行
省右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州糧餉公以爲舟車
不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食
乃足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乙旣誅
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不置公曰汝
罪狀已明奈何欲以口舌撓法乎其辭遂屈上知爲
公所鞠當不冤命斬之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
款人咸以爲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
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
官守本郡命比下德柔果爲友定所并公因留其使
厚存恤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爲寇鄰邑皆
患之而郵傳之通平陽瑞安者亦爲所要適公命存

道合平瑞總督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書命處州造
海舟若干艘并僉溪船戶爲水軍其戶凡一千既有
領之者而又隸于軍府役繁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
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而少田軍需恒不足胡君爲
奏免唯輸硯黃白藤於朝而行省復有所科公屢以
爲言罷之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共戍青田會寇
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
淵以徇遣指揮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任
信者旣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叅政朱亮祖
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平公聞其掠
人子女命鎮撫林理徵之各部送還其家海隅旣寧
公請朝京師上報曰吾知卿在邊良苦俟平吳當即
召卿爾及浙西諸郡皆平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
八閩而存道守處州公旣入見上嘉獎甚至上諭群
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上召問征閩諸
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
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浙江平章

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徙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畸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黃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投以元帥之職還守其土及我師征溫失利輒叛去溫既平君達又請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輸巨材檄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勢之交限以峻險縱有水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上即皇帝位有事於太廟公與執事畢越翼日召公及劉君基入見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上歷陳其功並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使人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議有未盡陛下精誠自足

以格神明願寬雷霆之怒上爲之霽威上愛公甚嘗語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同耄恐感霜露致疾善自衛攝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卿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卿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懌而罷公繼論奏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爲朕一行無能成茲事者公受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導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公灑立而出日治戎事惟謹卿兵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
安陸侯追封黔國公諡威毅吳公神道碑銘

明 劉三吾

上之洪武二十六年冬十月二十九日安陸侯吳公
薨于雲南軍中訃聞上爲之震悼輟朝明年春正月
晦遷車至龍江遣官祭奠賜宅兆中山之陰翼日詔
禮曹定議追封黔國公諡威毅其葬之二月二十二
日駕出太平門高岡望祭既襄事之三年洪武之二
十八年冬十月己亥皇上御奉天門工部奏公碑已

具勅詞臣臣三吾等文之鏡諸石臣職在場屬不敢
托辭謹按狀叙而銘之公諱復字伯起姓吳氏世廬
州合肥人貴由公始曾大父伯七公追封句吳子妣
嚴氏句吳子夫人大父省三公諱虎贈昭勇將軍親
軍指揮使追封保信伯妣朱氏保信伯夫人父萬一
公諱海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追封安陸侯
妣耿氏安陸侯夫人公生而沈鸞少言笑勇略過人
當元季宇內幅裂群雄並起念不能坐受魚肉必有
真主方得拔跡至正甲午首自梁縣伏劒伏謁今上

于淮古上察其底裏無他俾領前驅克滁州下湯泉
六合等寨乙未夏六月從龍濟江取采石太平繼定
句容溧水丙申夏二月破臺中丞壘于海牙水寨進
攻臺城功先諸將授管軍總管調之鎮江丹陽金壇
兵至即下丁酉三月拔元帥寨擊江陰無錫下之還
守常州戊戌夏四月姑蘇張士誠軍奄至致死力戰
公躍馬手矛追奔之己亥四月九月十月連攻士誠
軍于高橋于太湖于常州庚子夏五月破常熟西門
辛丑夏四月張盛氣取償所喪敗于太湖冬十有一

月又敗于長興俘斬五千餘張憤屢敗癸卯春三月
悉衆圍劉福通於安豐公隨駕往擊率先陷陣大崩
其軍俘獲士馬資仗無算嗣是張爲奪氣甲辰春二
月領戰艦哨江敗敵於黃山殺傷過當三月從徐公
今中山王圖廬州五閱月未下手鎗大呼先登挫敵
棲兒張前銳擒其渠帥連士馬遂克之時常公今開
平王已南定荆湘有旨授公指揮同知振武衛鎮汧
陽元同僉任亮者柵安陸擁兵肆亂五月開平總大
軍復襄漢公將先鋒自汧倍道徑擣安陸州兵大潰

生縛亮以歸上命留鎮其地威懾德懷數附日至雅
荆榛立公私舍宇樓堞墮塹塹糧備甲仗無不畢具兵
民倚賴焉戊申春正月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元
洪武其秋援麻張寨洪山冬十月克汝州魯山以功
真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安陸衛指揮二年春正月取
鄆縣均州房州諸柵擁兵自豪者悉就削平三年春
正月踣易文通寨擒酋官及寇三百餘二月調征陝
西定安州元大將廓廓帖木兒逆戰走之禽李區二
平章等官兵士七百餘駝馬七百二十蹄夏五月征
吐蕃克和州襲元豫王卜納王馬速院使底西黃河
黑松林阿撒禿于窮荒乃還秋八月援南鄭回安陸
冬十有一月受世襲之命四年夏五月從潁州侯平
西蜀五年夏四月從衛國公平九溪柿溪辰州諸蠻
俘峒酋沒則哩蠻三百餘秋八月帥各衛會王都督
夾擊叢毛崗九月回本衛進官鎮國將軍僉大督府
事十年授世襲昭勇將軍指揮使十一年從西平侯
再征吐蕃十年振旅京師賜鐵券號開國轉運推誠
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勳柱國爵安陸侯食祿二千

石十三年從鎮北平十四年從潁國公征雲南冬十
一月破阿賈勝土者月等寨十二月得晉定之某寨
十五年春正月破西保阿驢等寨城兵西守之夏五
月破客里硬華楚硬木岡硬等寨秋八月取關索嶺
九月赴援盤江十六年春正月克黑定苗寨秋八月
克比納寨而舊病金創復作驛聞亟遣上醫醫之無
及薨于水西公自結髮從軍三十餘年馬蹄所至繇
淮而浙涉溪窮梁雍以西前後俘馘諸蠻尚七百四
十有五招捕華楚硬等寨三百有一戶四千七百有
九往往冒險阻矢石體無完膚平居同輩中語及征
戰事一不自口其能至臨陣對敵則氣機橫發是故
所至無堅不潰無攻不克斯其樹立之俊偉者也於
乎天以我皇上大明一統再造斯世則必篤生名將
爲之恢廓徐常兩王開之於其前黔國諸賢佐之於
其間此其事業相望忠義所貫豈不與我國家河山
帶礪同萬億年無疆之休哉公生至順辛未某月某
日薨之年春秋五十有三室采氏從封安陸侯夫人
男六人長曰傑試曉勇石衛指揮使襲封安陸侯次

曰佑曰儀曰偉曰倫曰重喜女六人長爲齊王妃次納贅譚信次適昌樂侯子智次適前軍都督子謹餘尚幼公在普定買妾楊氏年甫十七當公殮時慟哭已卽沐浴更衣自經以死事聞上歎異久之錫封貞烈淑人從公塋墓下仍旌異其門云銘曰

聖王受命龍興鳳陽風雲慶會神靈效祥徐常兩王功臣第一繼有吳侯奮自梁邑委質以來戮力輸忠歸淮而浙屢衄寇鋒振武開衛沔陽駐節民資以綏兵籍之載元有餘孽邈在西垂公鼓其勇彼倉于追

旅師未幾雲南肆伐威風所至孰不震懾悼軼之遙九圖半週一疾水西竟足弗瘳人之蓋棺旌踵休息公有哀衷于黔之國誰謂蠻姬以死從公誰謂公死不磨者功敦文勒銘微諸爾後爾後克熾我銘孔壽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明方孝孺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沒已三年墓道之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

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勲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錢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誅之文帝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道志臣執筆從太史之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諡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

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右柱國追封信國公會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幼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羣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個儻饒智略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伏劍從之滁陽王奇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高皇帝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大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舊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復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既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

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緣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內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親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十艘馬數千匹賊勢爲沮士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於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遂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而退起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遂取永新州戮僞丞相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於舊館降僞將呂丞相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四匹轉戰湖州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守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蘓園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督兵力

戰卒平姑蘇，博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國珍據台溫，慶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征之，國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國家威德，國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乘勝下徐州，戊申，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寶彥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明年與中山王來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廓帖木兒營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夫，勲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玉珍乘中國亂，階號四川以重慶為都。玉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鑰塘峽以過。舟師王以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搗

偽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屬奉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至和林。明年，覽通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覽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牛馬羊無算。十年正月，元日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職為左都督，勲為左柱國，爵為公。國為信，俾議軍國事，加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益繼與岐陽王李公文忠諫，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代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年詔至四川，永寧治壩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為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以春秋高，思歸，故卿從容乞骸骨。羣公次第以為言，帝嘉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文，綺四

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
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
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
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却賜以安車入殿定燕
勞備至復厚養俾歸以俟有夢二十七年王疾彌甚
不能興帝思見之特詔入覲手為摩撫語及舊勞
對之雪涕賜欵六百五十緡預為營葬之資二十八
年八月七日薨于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
帝感悼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為文命使者以
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塚壙皆官為之
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肖像於
功臣祠配享太廟祥禪必賜祭高皇帝禮遇功臣加
恩於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
賢子五人曰昂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獲
衛鎮撫曰鶯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
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於軍女五人長適德慶侯
廖權次為魯王妃次適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適景東
衛指揮賴鎮之子鎔次適楚雄衛指揮袁義之子興

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昂晟最景昇高旻曇煥晟其嫡
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
勇而善斷不亂筭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於左右行
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常挫
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
何以泥古為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
賜多惠卿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
里見故交遺民意雖如也厥後羣公多先物故而王
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
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
不朽豈獨益履湯氏之子孫益以昭揚先帝之功德
而至萬世也是用備述其事而獻銘曰
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隤
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既衰天厭其亂
篤生高皇極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
翼之以升惟東甌王既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真主
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
伏策千里生於帝鄉其社孰似寶劍雖戈折衝四方

如虎如貌驅彼犬羊披漣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既成
皇業乃集東邁偽吳坐鎮毗陵不騫不傾伏羲為城
帝德日宣遠懷通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
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
萬邦來同獻其琛具帝曰念哉勛我元勲爰啓土疆
沅慶後昆中山建侯遠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舄
海宇晏寧變夷為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
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共樂太平
丈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
觀者動色天寶生才股肱聖皇豐其第祿俾之壽康
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勤有功汝登王封
從饗宗廟始終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
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明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贈營
國公諡威襄郭公神道碑銘 明 楊 榮

洪惟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應天順人芟刈羣雄戡
定海內一時智勇材力之臣感會風雲效其忠勤輔
成帝業開千萬載太平之運奇勲偉績鑑鉤振耀勒
銘曷彙垂光竹帛與國家相為無窮猗歟盛哉予嘗
叨職國史竊觀開國勲臣其間能身躋壽考世為貴
戚子孫享有顯爵久而益盛者不數人豈非其存心
之仁與積累之厚有間耶若營國威襄公益足徵焉
公姓郭氏諱英臨淮人生有異徵沉毅多智身長七
尺膂力過人尤精騎射年十八從太祖起義兵甚見
親信每令直宿帳中攻取徐泗滁和采石太平建康
鎮常寧國諸郡屢立戰功上嘗以郭四呼之上親征
偽漢陳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公時金瘡未
瘳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死有
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笑臣何力焉上益
重之時友諒子理復立于武昌進軍攻之其將陳金
同者驍捷善禦馳入中軍帳下上方生胡牀遽呼曰

郭四爲吾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殞墜
上解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授驍騎衛管馬軍千戶從征襄陽克淮安鳳陽安豐
陞宣武將軍驍騎左衛指揮僉事洪武元年戊申從
大將軍徐公北定中原下齊魯克汴梁平河南取元
都破潼關彰德廣平所至有功初大將軍遣公取通
州公距城三十里爲營深溝高壘爲持久計衆請速
攻之公曰吾師遠來敵以逸待勞攻城非我利也宜
出其不意破之翌日大霧公以千人伏道旁率精騎

三千直抵城下元將五十八國公帥敢死士萬餘張
兩掖而出與戰良久公佯敗彼乘勝來追伏兵中起
截其軍爲兩道斬首數千級擒元宗室孛羅梁王遂
克通州元君乃北遁克永平真定州生擒守將湯
同僉復從平章常公取太原守將王保保軍於城西
公憑高望之謂常公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
請夜劫之常公深然其計遣五十騎伏城東十里以
舉火鳴砲爲期至夜公率十餘騎潛入其營舉火鳴
砲伏兵亦舉火鳴砲常公引兵繼至鼓譟之聲相接

保保軍大潰自相屠戮乃棄城遁下興州大同至沙
淨州生擒偽將竹平章渡河取鹿臺西安鳳翔鞏昌
追敗賊將賀宗哲於亂山庚戌陞本衛指揮副使從
征迤西克定西村西夏察罕惱兒撫安忽辰平章沙
淨州復叛討平之克登寧州斬首二千級獲牛馬數
千陞昭勇將軍本衛指揮使賜金龍衣一襲辛亥陞
驍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皇寧妃公之女弟
也上遣至公第餞之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畝
廐馬二十二匹時河洛新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
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沉亡申寬條明賞罰
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
丙辰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遮公馬數十里
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爲立生祠北平初定羣反
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
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凡九千餘人上遣使
勞以上尊羊馬授龍虎將軍北平都指揮使賜誥命
逾四年召還京進大都督府僉事更定官制改前軍
都督府僉事灰山賊反承命討平之賜馬七匹辛酉

從穎川侯傅公征雲南既至命公及都督陳桓胡海分道進討道多險隘諸將欲深入公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移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路距河二十里為營時久雨河水暴漲公曰賊恃水漲不意吾濟下令諸軍斫木造筏夜半濟河北曉賊始覺遂大潰生擒烏撒并阿容諸蠻由是雲南諸賊破膽進攻曲靖六梁州關索嶺及偽石元帥山寨皆克之至江州椅子寨寨依山公先遣騎兵五千攻其前賊空寨迎戰復以精騎數百擣其後斬關而入火砲連發烈焰漲天賊乃亂悉破滅之進攻大理金齒降其偽官段平章攻安寧州賊將不花帖木兒棄城走破富民縣山寨攻靖寧州蠻七寨一日夜破之攻牢幢山寨取仁德府破哨店山寨圍姚安敗賊將李自久平蒙化州鄧川州破三營復光寨過金沙江攻北勝府生擒賊將高生平麗江府平津等州前後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擒二千餘人收精兵人馬數萬船千餘艘蠻民降者數十萬戶雲南諸路平論公功進爵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賜誥

奉食祿二千五百石子孫世世承襲乙丑加靖海將軍鎮守遼東丁卯同大將軍朱國公馮公討北鹵納哈出降之師旋鹵將追襲之公與戰創傷左脇箭復中右脇公佯呼鹵傷吾甲我眾益奮連戰數十合鹵遂却己而進征鹵右副將軍仍鎮遼東戊辰出討北鹵至捕漁兒海還騎偵鹵營不遠公乃令諸軍少憩飲馬銜枚卷甲倍道而馳直抵鹵營鹵酋覺乃率十餘騎潰圍出其將蠻子太尉來拒我師公手刃之獲兩營所積金寶珠玩圖書降其眾五萬餘人生擒鹵將咬咬司徒乃囊太尉夾古達兒古不達刺王子等四萬餘人馬駝萬千匹牛羊輜重無算師還賜白金千兩鈔八百錠絲幣四十匹己已上以天下無事且憫諸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賜賚遣歸其鄉公亦就遣庚午獨召還京上賜坐與語歡甚命絕禁兵及在京諸軍益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辛未以鹵酋阿扎失里寇邊命公討之獲其人口孳畜逐北至雅寒山而還丁丑川陝寇發勢張甚上顧曰非卿無能勝其任者授征西將軍印討之至沔之後河生擒賊

首高復興及黨四千餘人公疏其同誅者請誅之賜
從者乞勿治且言有司不恤民宜正其罪上可之永
樂元年癸未二月十七日卒于家享年六十有九計
開太宗文皇帝為之震悼輟朝二日遣官致祭賻卹
有加贈榮國公諡威襄賜塋京師聚寶山之原公孝
友仁慈恭儉誠實出於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
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皆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夫
人卒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卧覆於地毀瘠日甚
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

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
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
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
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
私嘗北征軍法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
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多類此家居簡
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
以儉素力學為務事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
慎未嘗有過春遇雖陰而自處益謙上嘗御便殿賜

生通有奏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第坐朕自理事不
汝闕也其見敬愛如此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
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公
大小百餘戰金瘡遍體每陰雨痛甚及聞征討之命
即日就道未始以老疾辭其事上竭忠盡如此曾祖
參祖聚父山甫累贈營國公會祖妣趙氏母單氏贈
營國夫人配馬氏封營國夫人公兄弟四人長早卒
次與以軍功封鞏昌侯贈陝國公諡宣武次某福建

都指揮使次即公也子男十二人鎮忠鏞鏞鏞鏞鏞
鈺鈺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鏞
寶進封武定侯鏞中軍都督府右都督鏞中都留守
副留守鏞散騎舍人鏞早卒鈺贈承德郎尚寶司丞
訪撫手術指揮使女九人長適府軍衛指揮僉事蘭
俞次適濟寧衛指揮使女某次適王妃次適府軍衛
指揮僉事趙斌次即王妃次適金吾右衛指揮同知
范聚餘早卒孫男二十有八琮琮瑩瑩瑩瑩瑩瑩瑩
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琮

玆襲武定侯瑾早卒玆尚寶司丞瑀梁王府典寶澄
璟皆勲衛孫女十六人長仁宗昭皇帝貴妃次適留
守衛指揮陳鑑餘在室曾孫男五人聰耽餘尚幼
聰敬騎舍人予親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
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富貴奇考始終全節七子八
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世榮之若公勲業之隆
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嗚呼偉哉玆以神道
之石未立無以昭示永久來請文予閱其家傳考定
其大者次第之而系之銘曰

天啓皇明淮甸龍飛來時應運鳳雲一機太祖受命
汎掃餘孽辟力拒桓鼓勇就列東征西伐北南以平
斷出神聖功協衆能展也郭公有文有武翊輔直主
實天畀付鄴陽之戰衆論偉公公仰廟略不有其功
既捷通州再捷通州再捷太原河南北平黎庶懷恩
南詔之征武功允大誅叛全生蜀民是賴蠢彼殘胡
偷生漠北卷甲擒之妖氛蕩滌將皇有嘉錫錫爵褒功
金書鐵券武足啓封錦袍御馬白金文綺赫赫高門
煌煌戟榮世聯國戚代有顯融匪幸所致惟公之忠

忠在朝廷載之信史亦有孝思求錫爾類在昔汾陽
著勲有唐公實似之于今益彰我作銘詩勸功墓道
百世斯永有赫其耀

明兵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兼尚書鄭公神

道碑

明 王 直

兵部尚書鄭公既卒之明年皇帝悼念不已詔特贈少保兵部尚書進階榮祿大夫而官其子儀爲主事儀奉公衣冠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之原而述公之行請文以刻諸墓道嗚呼公故人也其可辭公諱堃字孟質別號朴齋抑之宜章人曾祖某祖某皆有學行而不仕父子輔爲學官縣令名重當時及公貴祖父皆贈兵部左侍郎妣李氏王氏皆贈

淑人公早喪母祖母李撫育之愛其不凡曰是子能大吾門公孝友勤儉出於天性而撫弟妹尤篤其於學問不待程勸還爲邑庠生而泰和王敬先爲訓導循循善教公亦勉勉善學學成取進士遂入都察院理刑獄以廉平名永樂癸巳拜監察御史時車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阻滯命公往察之衆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以歸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今鈔法已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戍守之失律者凡百餘人皆應死公爲開陳其可矜狀

甚明上然而宥之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亡逃之人則受賕縱之積弊滋甚公廉得之歸至關悉擒治抵罪弊爲之省丙申北京營造執役之人累鉅萬上念有病者命醫與善藥又慮其奉行不謹命公察視之公躬履其地令察其穢汚而時其藥食病者多不死戊戌石州人有詣關告變者曰州民與陝人羣聚千餘謀不軌上擢公爲陝西按察副使往理其事賜之楮幣給驛而遣之公至察其誣乃反獄亡命妄言某脫死即具以聞上命止弗問而誅其造誣者

宣德己酉陝右饑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旁縣粟賑焉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庚戌至紉渭憂歸道聞父喪哀愈甚每號慟輒欲絕其治喪亦用古禮祭亦如之服除拜應天尹輦轂之下賦急役繁公一以養民爲務事無大小苟可以興利去害無不用其心至於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爲輕重賓興之歲公設科取士厚其禮而峻其防得人爲多且樽節其費以待會試事集而民不擾視異時益省十三四歲大熟

奏有兩岐者民歸德於公公拒弗受正統改元進拜
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尚書王公往視師公獨任
其事上嘉其才荆湘民多隸戎伍公家亦與焉至是
特除其籍以示寵已未京師滿兩壞官民廬舍公奏
曰此陰氣為沴兵陰也皆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
里上慰勉之師征麓川公舉蔣貴可任卒有功衆以
為知人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
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得代公請各於都司
試之人以為便時有言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
適其土性下群議衆依違其間公曰此舊例不可紊
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嘗自念曰
治軍吾職也當為國家惜力養銳以備不虞故凡軍
家利病有當與革者必為上言之多見信從己已邊
報鹵入寇上命治軍旅而權奸獨主親征不與外廷
議及詔下大臣皆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
出關屢奏言鹵犬豕不宜屈至尊惟指揮諸將足以
成功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蹙之勅公與戶部尚
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陞馬幾殆從者請少留懷安

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吾為大臣豈可託疾求自便
力疾而往至雲中車駕回鑾行止疾徐惟權奸所命
至宣府鹵寇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
而嚴兵為殿皆不報最後公詣行殿申前請權奸怒
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
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權奸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
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
渴鹵四面集矢下如雨衆奮欲戰又為權奸所沮須
臾師覆公遇害蓋八月十五日也生於洪武乙丑某
某月某日年六十五娶吳氏有賢行子男一即儀女
一嫁同里士人歐陽瑄孫男三琳琦玘公學博行莊
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大夫威行惠施近
悅遠懷服仁蹈義至老不衰權奸誤國而卒貽焉豈
獨公之不幸哉嗚呼銘曰
允教鄭公逢時之隆學古入官荐躋顯庸執法在朝
為名御史再陞外臺其行愈偉京尹堂堂百郡所瞻
惟少司馬戎律有嚴遂陟夏卿君子所重噫其逝矣
云誰不慟人道之大曰義與仁仁義不違何愧于天

刻文墓碑員以龜趾永永不亡庶其在此

明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諡忠安胡公神道碑
銘
明 李 賢

我朝名公鉅卿聰明特達者多矣若器識宏遠福壽
隆長惟武進胡公一人嗚呼休哉公諱濬字源潔別
號潔菴其先淮安宿遷人有諱藩者仕唐為太子
左衛將軍遷豫章數傳至諱職者仕唐為侍御史子
常州刺史瓊生持因家于常遂為武進人持四世孫
曰宿仕宋為樞密副使宿十一世孫曰中立為常州
制置中立生昭公之高祖也曾祖庸仕元為江浙儒
學提舉祖禎為常州路醫學錄考宗仁隱居不仕皆
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曾
祖妣章氏祖妣徐氏妣李氏皆贈一品夫人公生而髮白彌
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
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
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自
幼端重不好嬉戲弱冠入邑庠洪武中領鄉薦登庚
辰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遷右給事中公勤識大
體士林譽之太宗文皇帝入正統公供職如舊永樂

改元秋以奏對稱旨陞戶科都給事中丁亥上察近侍中惟公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爲善陰陽孝順事實書成碑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改竊卿下邑軌跡無不到在湖廣間最久丙申秋還朝丁內艱乞終制不允尋進禮部左侍郎明年往巡江浙諸州授嘉議大夫癸卯復自均襄還朝時車駕親征北鹵駐蹕宣府公馳謁行在所上卧不出聞公至喜而起且慰勞之曰卿馳驅良苦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道里郡邑豐嗇民情休戚以至所聞所見保國安民之事悉爲陳說上欣然納之向所疑慮者至是皆釋比還漏下四鼓先是仁宗皇帝爲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仁宗嗣位特賜誥命授正議大夫資治尹已而聞公曾有密疏疑之乃轉太子賓客兼國子祭酒之官南京未幾閱章奏見公所上密疏深嘉其忠方議重用之而龍馭上賓矣宣宗皇帝即位復禮部左侍郎兼職如故洪熙乙巳冬

公自南京來朝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留任行在禮部宣德改元春進尚書是歲秋漢王謀叛事覺公贊上親征事平公受賞賚甚厚復給叛者家屬四人丁未賜誥命投資善大夫復賜近第一區於長安石門外給閭者三人戊申上嘉公忠勤特賜銀章四其二曰文恭世家曰清和恭靖蓋嘉美褒美之也尋以公生辰賜宴於其第秋八月公扈從巡邊至會州而還己酉命兼詹事府事夏五月復扈從北巡時常民有豪橫者既抵于法悉以田宅賜公辛亥命兼行在戶部事聖節御製詩一章賜公及寒忠定楊文貞文敏三公且曰朕戊膺天眷惟爾四人贊翼之功因賜宴盡醉而罷新建禮部成命光祿設宴勛戚公卿皆往賀公公以爲盛事立石廳事之右倚任益隆毋燕見上虛心問曰卿有何言得其章奏即施行之時有芝產于公署人以爲公和氣所召今上皇帝踐祚亦惟圖任舊人待公尤厚凡軍國重務皆與聞加授資德大夫正治上卿每考績必有養子甲子以年至七十上章乞致仕上以公精力未衰怒勉留之已

已上親征北鹵命公留守京師秋八月進太子太傅
階榮祿大夫景恭初賜誥命辛未春公因災異數見
乞放免以回天意不許尋進少傅壬申集太子太師
二俸甚支公固辭一俸癸酉復賜誥命進階光祿大
夫自後每歲引年乞歸皆不許丙子復因災變乞賜
罷黜亦不許時公年八十二忽疾作艱於步履明年
皇上復位公喜不自勝扶疾入朝而筋力不可強矣
遂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上方重用耆舊憫其老皆
從之陛辭賜白金寶鏤金織襲衣給驛舟以歸復賜
璽書有卿宅心允藏處事惟慎雖經變故無改厥常
之諭歸之日鄉人老稚聚觀者以億萬計公陳所受
賜於堂感激泣下遣家子長寧詣闕申謝上念公歷
事累朝遂官長寧爲錦衣衛世襲鎮撫俾歸終養公
之弟克寧克誠時年皆七十餘蒼顏白髮燕樂於一
堂遂扁曰壽愷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
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瞑目而逝天順七年八
月八日也享年八十有九終之夕常州守卓天賜夢
公來辭已而聞終大以爲異訃聞上爲之震悼贈太

保諡忠安遣官諭祭於其家復令有司營塋事恩榮
始終世莫與比公爲人平易寬和庶靜寡慾自奉澹
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列聖無纖毫
過舉蔚然爲一代名臣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
多十知春闈貢舉天下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常疾
言遽色雖庸夫孺子亦知其長者暇則手不釋卷喜
爲詩文晚年譽望益尊其酬應愈劇曾不厭倦所著
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
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于世公配范氏早卒
累贈夫人繼張氏累封夫人子男四人長曰猷即長
寧居母喪廬墓有司聞于朝旌其門曰孝子次曰鈺
以武舉得官沒於王事次曰鑑錦衣衛指揮僉事次
曰銅女三人長贅林圪次適成國公朱儀次適陽武
侯薛瑄孫男一人曾孫男一人銘曰
大明盛時有臣胡公從容其間以爲其忠始爲夕郎
乃教胄子典論攸歸多士咸喜作賓春宮遂長春官
列聖倚之四海又安國之老成進位師傅溫恭維人
翊我皇度公在朝廷六十春秋祿位優游莫之匹休

公身雖亡中有不死懿行崇功昭彼信史皇恤耆英
曠典是承隧道有碑儒臣刻銘

贈禮部尚書諡文清前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薛公碑銘

明 李 賢

予惟吾道正脉竇絲迹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
至於我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繇是天下
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
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
乃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尚錫狀為公神道碑銘公
諱瑄字德溫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美仲封為薛
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
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
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
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
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教之詩書
輒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
二以所作詩呈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
於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
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
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鄆

陵公應任將滿尚乏科貢乃克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預就教職會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而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

舉者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政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解不事積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年轉爲左少卿公作大理寺歲以自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邪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繇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妻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魔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決人皆危之公怡

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鹵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衆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鹵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狩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時有謠語頌公明斷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紀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今當于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原成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災朝廷欲置典守者于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

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遭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美威權嘆曰君子見機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倦倦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構疾彌留衣冠危坐于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

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孀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次曰濟爲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祿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寔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于萬物各具一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歲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

明然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爲文必根於理解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然所著讀書錄行于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賁問而已天順初公入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

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計聞朝廷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爲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汎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濫洛關閩意向甚篤籍其出仕實始爲親敦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務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遇而安曷有欣羨成就後學大小不遺錄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之人無公所好

公今已矣誰臻其奧勒銘于石以詔邇人千載而下
庶獲其真

奉天朔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兵部尚書靖遠伯追封靖遠侯諡忠王公驥神
道碑銘

明 李 賢

本朝之制文臣不許封爵邑惟有武功者不在令目
洪武以來蓋百年於茲矣文臣有武功而封爵邑者
始一人焉靖遠伯王公是已嗚呼休哉公諱驥字尚
德系出太原先世有宦遊雲中者因家宣寧高祖而
上多顯仕曾祖守道祖思宗仕元為高陽令有惠政
父成適元季兵亂因徙家東鹿娶程氏生公公自幼
警敏年十三入邑庠為諸生即有遠大志未幾父母
相繼以歿公哀毀盡禮能自樹立遂領鄉薦登永樂
丙戌進士第授兵科給事中尋出使山西見徐溝民
困奏免鹽池虧課二十餘萬時應天府缺丞務急且
冗委公署之立辦復署行在都察院事持正不撓陞
山西按察司副使洪熙改元仁廟素知公才召為順
天府尹歲旬大治特賜誥以褒之宣廟卽位之明年
陞行在兵部右侍郎時慮南京根本重地真定定州
畿內要衝秦蜀二王府護衛兵多兩遣公分闕屯駐

公皆處之得宜宣德乙卯進兵部尚書先是箇酋何
台朵兒只伯之軍猖獗塞下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特
遣公往視師許以便宜行事公至見沿邊城堡不堅
將無紀律數曰邊防如此宜乎寇至燭日大集官兵
問曰往年出兵遇箇於魚兒海首先退縮者爲誰咸
曰都指揮安毅即命左右引出斬之一軍爲股慄又
誓於衆曰自今遇敵有不前者罪亦如之疏令一新
兵威大振既而箇酋把禿孛羅入寇莊浪公即遣都
指揮魏榮授以方略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箇

始知懼遁走公聞甘涼軍兀曰兵貴精強乃選其三
之一八月還京上慰勞者久之箇聞公還復入寇上
復勅公往公至遣大將蔣貴率精騎數千出境且
戒曰遇敵不捷無復相見也再遣偏將趙安率兵
繼之公與太監魯安都督往禮分兵爲殿遂擒阿
台俘殺醜類盡還境底寧捷聞上遣人齎金幣
勞公加兼大理寺卿明年還京先是雲南麓川宣慰
使思任發叛累征不利辛酉春復以蔣貴率諸道往
討之仍命公總督軍務賜以明鎧雕弓塔龍緋袍以

壯其行公至聞賊在大侯州即遣都指揮馬讓受成
事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是歲冬分道並進會
於上江以次攻之因風縱火斬獲無算賊首父子僅
以身免遂盪平其巢寨捷聞降勅獎勞召公北還時
蠻賊韋郎羅造孽於維摩州公遣指揮萬成先聲率
土兵討之賊潰散郎羅逃之安南復傳檄諭之邊人
遂斬其首來獻廣南高州土官儂郎舉沈政警殺十
餘年公宣諭朝廷恩威兩警頓釋至京上親宴於奉
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士林榮之論功封公推誠

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食祿一千二
百石特賜諡券追封三代曾祖考皆如其爵妃皆伯
夫人未幾思任發亂入緬甸謀復叛上召公曰勞卿
再一行耳公復總諸軍至金齒遣人促緬甸送思任
發至軍前緬人伴諾不遣公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
兵乃至騰衝公爲五營公與蔣貴及都督沐昂分督
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於蠻江許觀我
軍各公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退緬人擁衆
大至公密令貴率兵匝江而下焚其舟數百艘大戰

一晝夜賊潰遁去捷聞上召公班師慰勞益厚加祿三百石壬戌秋北鹵近邊上復命公出巡仍許便宜行事乃自寧夏抵甘肅凡寨堡烽堠悉增修之仍授邊將以破賊及練士方略事竣還京麓川遺孽思機發思卜發復據孟養以叛戊辰春上復命公總諸軍率兵往討之至金沙江賊於西岸立柵以拒公伐竹爲梁麾兵悉渡一鼓破之賊又於鬼哭山顛立柵公與偏將親冒矢石往拔之二孽死於亂兵南服遂軍景泰初都督宮聚征湖廣苗賊失利乃以公佩平蠻將軍印代總其兵遂大破苗賊獲其酋僞稱剏平王苗蟲富檻送京師餘寨悉平振旅而還復增祿一百石子孫世襲尋委公總督守備南京壬申秋以衰老乞閑還京天順改元皇上復位思用舊人召公懇諭良久資以白金文綺顧公精力尚健復拜兵部尚書再閱月兵政漸有次第而公固辭不可強矣上亦念公重建其請令朝朔望復賜詔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禮遇甚厚天順四年五月十一日以疾薨於正寢公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正色

立朝欲以身殉天下每陳國家利害生民休戚辭氣懇切孜孜不已襟懷開爽好賢樂善人有寸美必極口稱道見人材沈滯必援起任用始終成就之未嘗有德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易雖位兼將相望重累朝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臞風儀俊整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懷然當大事吃若砥柱之在中流功名事業視前古爲無愧矣疾亟家人皆惶懼公曰古人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永告叙間閭神思如常暮甫出門公就席而逝享年八十有三上聞訃哀悼輟視朝一日祭葬賜儀悉從典禮迨封塋連侯誼忠毅士大夫莫不茹泣相弔公娶張氏累封伯夫人生子二曰玉塔俱早卒側室劉氏生子二曰瑞嗣公薨曰珩爲勛衛卜以是年七月吉日歸葬於東麓祖塋之右

明葉文莊公神道碑

明 彭 時

公諱盛字與中姓葉氏世爲吳郡崑山人五世祖秀
實惇重好義元季有暴僧聚徒焚劫爲鄉里害秀實
即圖上其事于官捕斬之時稱爲葉義士曾祖茂林
批朱氏祖明贈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批郭氏贈淑
人考春封兵部給事中贈山西右叅政加贈通議大
夫吏部右侍郎前母湯母陳俱贈淑人繼母沈封太
淑人公天資穎異自少博學強記下筆驚人同邑知
名士張和見其所業文曰此其志不可量因勸游邑
庠遂駸駸有成吳正統十年舉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毅然以言責自任十四年英皇北狩邸王監國公率
同列刻將臣扈從者失律敗事請誅夷之以謝天下
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與師問罪以除
大逆不庭之賊則大綱已正大義以明而聖駕之旋
軫可期聞者壯之九月監國即位頒賞廷臣公以時
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公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
操及 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
卒迎取軍器于天津以張外援四三日間凡七八疏

悉合機宜 既退公言賞功罰罪治天下要務今日
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攸繫賞罰明信則人人力
於事功耻無不雪譬無不復矣今効勞如孫鏗死事
如謝澤韓清皆當賞以示勸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
力者皆當罰以示懲從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時邊
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
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
紫荆白羊不破則 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
不固則京師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
寢何其如郊廟壇壝何其如田里之民荼毒何宜急
遣固守宣府居庸爲便已而河南陳州沭民煽動命
公往視公即無程以進除貪虐賑饑寒威惠並行民
用安輯景泰元年春還復上言京城爲天下根本而
八府旱蝗相仍加以 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
俾安生理不然臣不能不爲社稷憂也八月北 送
駕還京將入關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大臣見之
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於上感動必
失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言之有旨令尚書胡

浚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不泯是冬公以北 南蠻
爲患不已上疏請令中外文武要職各陳安邊濟時
之策二年六月天象示異公又條陳弭災防患十二
事以上及聞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
事公當多事之秋遇事輒形于疏每疏不下百千言
而大要則以扶忠直抑姦佞恤生民禦外患爲主有
裨時政爲多三年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監督宣府
糧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八城
遇 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爲八條

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置
醫藥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亡設暖舖以便行旅
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
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
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如
是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有嘉禾同穎之祥
七年冬以外艱去八城之人如失父母連章乞留而
公固辭不可天順二年英宗皇帝嘉其能驛召至京
面加獎諭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

終制不允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舊例廣東鹽課
不出境歲久益積商困往往賂守關津者越過廣西
市利公以爲聽之則法壞而利歸于商禁之則商滯
而利歸于關津乃請許鹽商計鹽多寡入米餉邊而
後出境公私兩利焉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爲害而
兩廣守將頡頑自異討賊不成功公請革兩廣正將
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衆隳其策而不
果行公不得已請益兵英宗乃命都督顏彪率兵赴
之公與彪協議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還或
又以殺降謗之而不知實積年反覆之賊也天順八
年今上嗣位陞公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修復官牛
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補戰馬
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數月完七
百餘所兵民始雖怨之既而特以無恐乃欣戴焉在
宣府屢有建白且請行養老之令于邊褒恤已往賢
臣爲方來勸上嘉納之成化三年陞禮部右侍郎五
年改任吏部是冬持節封藩府稷山王六年畿內大
饑命公巡視真定保定二府賑恤貧困救輯流亡既

還復命賑濟京民之饑者全活甚衆八年北鹵出沒
河套爲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
出河外者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
受命往議方略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
不敢妄意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
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
可責近效而亦不足爲長便也是其言九年轉左
侍郎公自佐部政每議禮用人從容贊決其間僚長
敬信司屬悅服若事若部分而關當時利害係生民
休戚者遇諸卿必相辯正因而助益者不少一日坐
後堂署事忽疾作不能言輿歸西第而卒實甲午三
月八日也享年五十五上聞深悼惜之賜賻鈔三千
緡諡爲文莊遣官諭祭營葬以明年二月十七日葬
于邑之積善鄉湓濱之原公爲人溫雅簡重崇道誼
尚明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悖孝友蒞官清敏勤恪
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而言色自若其取
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然存心寬厚終不言人過惡所
寓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

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平生爲文師
歐陽而功業自期韓范以范公爲卿卿先生尤景慕焉
惜乎大用未究而卒所著詩文奏議總若干卷藏于
家公凡再娶先金氏贈淑人繼耿氏刑部尚書耿清
惠公之女封淑人子男一晨補國子生娶副使張和
女女三人一適貢士虞臣一許夏景澄一尚幼公之
卒也晨不在側冢宰尹公旻率僚屬經紀其喪事既
又狀公行畀晨奉以徵予文且曰先父雅愛先生言
幸勿辭而公內弟司業耿君裕又申其意以請因擬
狀言著其繫系之銘曰
古稱才難今世尚然彼長此短用各一偏惟公問學
有本有原公之操履金石其堅清文達識自視無前
檢身約己猶恐或愆敬歷中外愈三十年忠君愛民
心實勤勸言惟婉切用適方圓惠決于民威行于邊
緬懷卿袞我其隨肩謀謨事業期著後先何忘之遠
而去之邇位不滿德係命于天墓門有碑德烈是鐫
於乎文莊百世不謏

大明太子少保刑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少保諡
莊敏林公神道碑

明 劉 珣

成化十八年壬寅秋八月二十有四日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寧德林公卒訃聞上悼惜賜錡萬緡遣禮部尚書諭祭者四詔兵部給驛舟工部營葬事追贈榮祿大夫少保諡曰莊敏嗚呼公一代偉人也天何靳其壽而奄逝耶公卿大夫相率吊祭越旬日其孤景踵予門泣血稽顙請碑其墓道予知公深者能已於言耶公諱聰字季聰號見菴閩人也門閥冠於寧德

高祖五七曾祖諱德揚祖諱彥昭官真定平山縣丞考諱觀官教諭左遷訓導自祖考而下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妣俱贈夫人公齡齒即穎異邁群弱冠領正統戊午鄉薦己未舉進士癸亥拜刑科給事中慨然有志於天下敢言當世事英廟北狩未還時事鞅掌公即劾奸黨不法如石亨張伯通勅將帥不和如楊洪孫鏗輩皆當時權勢之臣也景泰改元庚午遷都給事中會太監金英家人會慶殺人臺憲有欲為英地者公併論之辛未英廟自北

還廷議迎鑾之禮未決公獨奮言必用鹵簿大駕欲疏上會有投名帖者吏部尚書王公直云得之大學士高公穀家禮部尚書胡公欲以聞王公亦從之曰此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既而有齟齬者不果公即疏言王直胡濙皆股肱大臣不當私言以壞政詔按之高云得之小隸隸云得之道路方逮繫間有千戶龔遂榮者自狀明之其帖大率言迎鑾之禮當從其厚上即從之壬申奸人建議易儲公欲極論而言先泄衆為公危公泰然自若事雖未濟天下多之

癸酉鹵簿也先遣使來貢自稱可汗公以也先弒逆縱中國不治而可納其稱謂哉詔從其議而却也先之貢公敢言類如此一時聲望赫然忌之者如讎敵上圖保全之乃遷春坊司直大學士商公輅薦其材可用尋授吏科都給事中奸人思中以法屬都人校官乞便地以養親公於銓曹白之遂以羅織為專擅廷議大辟禮部胡公為之愕然一駭而仆昇至家上遣中使問之胡公以實應上悟遂從末減左遷國子學正丁丑英廟復辟首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山東饑命公賑之民賴以蘇還遷右副都御史江
淮盜徒縱橫又命公往捕公以便宜籍其魁餘罪有
差冠立止天順己卯秋遭內艱去庚辰詔起之公固
辭不遂七月曹欽叛隨就擒幸功者率妄取首級至
使都人不敢夜出公時署院事按之始論幸功者乃
息餘辯明悉無冤濫如賀三者雖欽妻父亦以素與
欽斷往還得免成化丙戌江淮旱人相食公承命綏
撫活民甚多丁亥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辛卯又如
大同至則邊庭寧肅尋詔公還公性剛簡不附權貴
間有短之者公即移病去越二載詔復南京掌院事
又三載刑部尚書缺食舉公補之繼加太子少保職
獄甚明清聲益振己亥被旨偕定西侯蔣琬按事遼
東復奏稱旨失機者遂得以功贖庚子初公屢乞身
弗允至是又舉上諭曰卿歷官年久公勤著稱朕方
倚任不允休致公感上知遇之隆不敢自遂第懷歸
之念弗忘又敝精神於政務寢成疾疹壬寅病瘧上
遣醫問道接踵於門竟不起公生永樂丁酉九月二
十二日卒年六十有六公立朝餘四十年侃侃風節

天下想慕而和氣如春厚重如山見者敬愛無已非
古所謂大臣者歟其學問之懿存于見菴集若干奏
議若干卷覽者當自得公初娶楊氏贈夫人生女曰
德興適壬辰進士李瀛繼娶潘氏趙氏封夫人冢嗣
旬以國子生援例授州判家居次嗣景國子生女曰
德順適翰林檢討劉機曰德貞適浙江憲副吳君次
子正皆潘出又次嗣景又次晏女曰德賢適戶部郎
中龔君次子道曰德清適戶部尚書翁公第六子濟
曰德溫尚幼皆趙出孫男一曰新孫女三公卒之五
月趙夫人以悲傷亦卒時十二月二日也甚有賢行
景扶柩南行卜塋於寧德祖阡之次益吉壤云銘曰
吁嗟莊敏天胡忍情不壽其身獨壽其名德乎士論
心昭汗青凜然風節近服遠驚從容履舄陟降帝廷
帝於爾眷終始恩榮宸章異數炳如日星間有山兮
其脉則靈閭有水兮其源則清天與形勝壯此幽局
馨麾景慕請誦吾銘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榮祿大夫太保

謚文恪耿公神道碑銘 明 徐 溥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公以宏治丙辰正月十九日卒于位上聞訃悼惜輟視朝一日賜祭賻如制仍命有司造墳復遣吏部司務王漆護其喪歸葬恩至渥也既卜地於河南永寧縣長水鎮紫蓋山之麓明年十一月十七日塋焉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蕞武英殿大學士洛陽劉公既銘之其孤珣復持楊沈馬廷俊之狀泣拜復請予神道碑銘予與公同年又嘗爲

同官交好餘四十年不敢以不知公爲辭公諱裕字好問姓耿氏其先出真定之東鹿有諱昉者仕金爲平定軍宣武指揮使遂爲平定人高祖諱文元國伴讀遷大寧路推官批呂氏中書左丞忠肅公思誠之甥曾祖諱承祖太常寺太祝贈刑部右侍郎批康氏贈淑人祖諱綱國初盧氏縣學教諭贈南京刑部尚書批某氏贈夫人父諱九疇南京刑部尚書謚清惠批徐氏封太夫人自教諭公官盧氏不歸今爲盧氏人公出儒宦家而資稟特異又清惠爲一代名臣家

庭之間漸染有日政公年少即有大志景春己酉清惠公方以刑部侍郎巡撫于外公侍母太夫人居京師當順天府舉鄉試奏乞就試遂中其選明年登進士第補翰林庶吉士丙子授戶科給事中尋改工科天順丁酉清惠公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公言不當在言路改翰林檢討當是時將臣有怙寵專恣者清惠劾奏之忤旨出爲江西布政使公亦出判泗州既而丁清惠公憂服滿改定州成化乙酉朝廷知公無罪召還復檢討丙戌司考禮部會試預修英宗實錄進修撰仍充經筵講官癸未陞國子監司業丙申陞祭酒明年擢吏部右侍郎丁母夫人憂服除轉左侍郎丙午擢本部尚書俄改南京禮部丁未今上即位轉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宏治戊申召爲禮部尚書癸丑仍爲吏部明年加太子太保累階至榮祿大夫又二年而卒享年六十七歲公儀觀豐偉鬚髯若神而磊落宏遠人莫覩其涯涘初列官清要一旦被斥于外人皆爲公不堪至則孜孜訪求民瘼兩州惠政被于人者甚多在國子時臨諸生舉教條嚴而有恩

公而有法時勲戚年幼者奉旨受業公患其難教取其所當習讀者萃成一書授之他日中使至偶持去上閱之嘉嘆及擢吏部益慎其職適有執左道以登顯仕者庇其鄉人故公不得安於其位居南京二年鎮靜持重論者以謂得大臣體後既召還禮部當改元之歲多行大典禮公素博雅通知古今能得會通之宜崇王嘗乞詣京師朝賀召諸臣集議公言王雖至親於制不宜况茲饑歲所過必勞供役民何以堪上從之西夷貢獅子公言賈嗜利受之無益且彼泛海而來非由故貢道宜卻其物亦從之畿內多自官以求進者紛然盈路公上疏請治其罪自是禁例甚嚴無敢再犯者至再掌銓曹感上知遇益竭心力凡所舉薦必當其人舊緣傳奉貶謫有求復進用者上疏極陳其弊務抑絕之第禕任都督府知事秩滿當還公故緩之曰吾家當如是其所私如此士大夫方慶公之復用而公不幸一疾卒矣內外咸痛惜之公嘗以關輔饑代祀嶽鎮所過輒督有司賑卹還朝上言十事悉下所司議行若事有係於天下者會議

于朝必持正道不阿徇人意或舉人才從衆論而用之公退獨居不敢以物私饋者至老不營產業不治居第自奉儉約蕭然如寒士人以爲有清惠公之風公居清惠公喪哀毀踰禮奉庶母及待弟律禮意殊厚與人交和易可親杯酒對客談笑間發不以名位自高其學該博凡前代人物與山川古蹟考求無遺爲文純雅所著有青崖稿若干卷皆因號而名也配鄭氏錦衣衛千戶祥之女贈夫人繼萬氏河南衛千戶清之女封夫人子男四曰珣國子生曰環任邱縣丞曰珙曰璩自環而下皆先卒女二長適縣庠生戴鉅孫男八人女若干卒之後上念之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諡文恪官其孫鉉爲中書舍人云銘曰惟古建官六卿分職偉矣耿公其職不忒公出貴族勤苦自刻躬取科名範我而獲中外仕途回翔偃息惟帝念哉考茲勞績國有政事汝惟名德公掌銓選惟公且平吏稱其任君仰其成何以能然信吾權衡正色立朝倏居錫京分彼留務孰擠以行終召而還上有聖明龍飛之初典章群議折以一言自合繩矩公

爲宗伯建白不靡正論獨特執敢干紀帝曰休哉復
汝豕牢追退百姓再振風采心力並勞公不自愛丙
辰之春天不慙嗟嗟故老何奪去之帝曰哀哉孰
可倚毗卹典累頒存乎有司顯允君子今則逝矣功
在朝廷名留國史清惠文恪世濟厥美樹碑神道過
者來視百世之澤伊洛同逝子孫獲之庶庇無已

明少保兼兵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
傅諡肅愍于公神道碑 明 倪岳

憲宗皇帝紀元成化之初故少保兼兵部尚書于公
之子冕歸自謫所即衾衣列跽以訟父冤上聞而憫
之追復故秩遣行人馬賧往察其墓其文有曰當國
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待爲權奸之
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錄是天下稱
快曰此誠天日開明之秋也已而杭之父老白於巡
按監察御史請即公所居建祠祀公榜曰憐忠遵制
詞也今上皇帝紀元宏治之初訓導儲衍奏公功績
宜賜贈諡立廟以祀言甚剴切禮部將上事會給事
中孫瑀復言古之節義則諸葛孔明張巡文天祥今
之節義則李時勉劉球與公宜一體報祀以勵後來
廷臣合議以聞詔歲一祀公於鄉民所立祠未幾冕
以應天府尹致仕歸復列公平生行業請如制贈諡
以慰泉下累數千言事下禮部議僉謂古今人臣能
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旌擢之恩沒則有褒
恤之典若前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諡祠祀

在宋具已舉行公之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制可賜謚曰肅愍建祠於墓表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功世永不忘復賜贈官誥其略曰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回鑾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冤恤思已錫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垂之萬世蓋至是而公之冤已白公之功已著矣於乎休哉於是冤抵書京

師謂岳在里姻之末又適官禮曹親承德音宜爲具述其事勒之墓碑以昭示無極岳不敏何足以知之按狀公諱諱字廷益姓于氏號節庵其先家河南七世祖某仕金爲汾州節度使知開封府六世祖某階朝請大夫延津令五世祖某定遠大將軍泌水令金末兵亂譜牒散佚僅存官秩而亡其諱四世祖諱伯儀金亡奉母遷雲中元初收括新附復遷薊州仕至朝列大夫太常丞兼法物庫使累贈禮部尚書上輟車都尉追封河南郡侯妣晉贈河南郡夫人高祖諱夔

起家中書掾累贈中奉大夫河南河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河南郡公妣張贈河南郡夫人曾祖諱九思階中奉大夫湖廣道宣慰使都元帥延祐間爲杭州路總管致仕遂家於杭故今爲錢塘人祖諱文入國朝仕爲兵部主事改工部父諱彥昭隱德不仕自曾祖而下皆以公貴累贈榮祿大夫少保兵部尚書曾祖妣馬揚祖妣施妣劉皆贈一品夫人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長遊邑庠領永樂庚子鄉薦明年登進士

第宣德紀元丙午拜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每日侍奏對上必注聽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巡按江西奏白誣獄出數十百人於死劾治王府之以和買害民者一道肅然比還復同錦衣官校往理官船之貨私鹽者公不避權貴河道以清上親征武定州罪人既得命公數其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大稱上旨師還受賚與從征大臣等自是受知於上屬意用公矣庚戌山西河南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署公名擢兵部右侍郎賜勅以

往年方三十有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經畫
遍立梁晉問民所欲惡而興革之民大感悅九載
秩滿進左侍郎公在鎮久多善政在河南者尤著若
勸民糴粟官爲收糴以備賑荒預擬河患督採地
草束以備築堰公庾積久易敗減價而糴旁省亦獲
以濟征輸有贏即以鈔折納官民交便歲旱奉戎存
留糧草積誠禱雨民忘其災河沅歲衝土城遂築大
堤以障植柳以固立鋪設夫役以備脩補復植柳於
道以蔭行旅鑿井以濟道渴迄今存焉時議者欲移

山東薪炭及大名牧馬於河南公抗疏止之山東陝
西民流徙其地公爲立里以居給田以耕後皆視以
爲法其在山西奏革大同鎮將役軍耕種之弊盡入
其田爲軍屯復以大同遠在北邊專差御史一員巡
歷其地庶奸弊可革遂爲永例議處修築厲門軍役
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
困四時災傷沅移公設法招徠又恐復業者憚於徵
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
以有無流民爲殿最使知警焉其地霜旱田薄收當

輸遺者多折賣金銀茲民恒竊以逃公奏遣官緝以
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爲民利公嘗自河
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羣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
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爲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
德威所著如此而恭議孔公者律已甚嚴頗與流輩
寡合衆搆賊罪誣之公知其誣即奏白其事恒以盈
滿爲懼請舉叅政孫原貞王來以自代時中璫王振
方用事有御史姓名類公者嘗忤之意以爲公遂乘
機嗾言者劾公擅舉自代罷爲大理左少卿三省之

民倍道赴闕文章乞留親藩亦以不可無公爲請乃
復命巡撫賈正統丙寅歲也明年復爲兵部右侍郎
留理部事公考妣相繼歿皆命奔喪兩遣行人汪琰
抵抗賜祭治葬事懇乞終制不許又明年己巳由苗
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上下詔親征公與尚
書鄭公瑩上言邊防將士皆可託以制馭不必上煩
六師且皇上宗廟社稷主無輕臨戎懇留不聽八月
望日師至土木鹵菴至主將失律王師敗績皇輿北
狩宣府懷來僅以自保沿邊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

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滅國將議集兵爲
守護京師計會皇太后命邸王監國以係人心于時
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王始攝政倉卒未有
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起梓順
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諠雜無復
朝儀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
時掖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羣臣無擅動振罪俟請
命太后行誅順罪應死勿論命將軍亟擊二內侍死
衆乃定退朝滿過午刻公袍袖爲裂吏部尚書王公
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某百輩何能爲進兵
部尚書固辭不獲始就職公受任多事之際首劾
從失律者武臣顧興祖輩文臣王佐輩皆宜議罪以
聞從之王嗣位尊上太上皇帝號改明年庚午爲景
泰元年公入見泣對曰國賊不道犯我邊疆遮留大
駕彼既得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豫爲計通
者各營精銳兵械且盡宜亟募兵易漕卒以備調令
工部分局治兵器以備用京師九門尤爲要地宜令
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義雷通分兵以守選給事中

御史王宏輩佐之列營於外以振軍威徙郭外居民
於城內隨地安插無爲國所掠通州所種糧數百萬
挽運固難棄之或以資國宜令在官食糧者悉詣關
支人以多寡受糧而歸全集京師庶幾兩便大同宣
府常經鹵剽掠請勅各地守臣協力防鎮訓練備飭
務使有備至於選任人才尤爲要務文臣如軒輊者
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軍旅之事
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皆嘉納行之時
邊絡譯訛言萬端公先事預防達權制變衆視公以
爲安危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潰降歸也先因爲
之用導之入寇國奉車駕趨紫荆關京師戒嚴朝臣
至有挈家南奔者侍講徐理因謬言占象倡議南遷
事聞六宮人心動搖公慟哭抗言於廷曰京師天下
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
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
可鑒也上是公言守議遂定主將石亨復爲異議欲
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
擐甲冑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義諭

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前驅突至我軍堅不爲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陳駕亦在營覘我軍嚴肅不敢有加於我我亦不敢向鹵輕發一矢喜寧喉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起釁耳對壘凡七日是爲十月既望鹵移蹕漸遠乃舉砲擊鹵營鹵死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宵遁京師解嚴時謂不戰而屈鹵兵實天生公以爲社稷也論功加火保總督軍務固辭久之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復還車駕乃臣子之職他復何言大同叅軍許貴奏欲遣使議和以緩鹵兵徐爲討伐計公謂去冬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厚賁金帛以往鹵輒深入繼遣通政王復少卿王榮往議迎復亦不見鑒輿而回鹵誦詐巨測和不足恃况與鹵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理固不可萬一可和鹵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害違之則變勢亦不可也莫若還將練兵養威蓄銳無輕遣使以取其悔從之公以承虎其保定

易州皆京師近地兵力單弱雖嘗遣都督劉安率兵巡視猶慮鹵方遠遁或肆剽掠力弗能及即奏遣督指揮陳旺石端王信王紅輩分兵往援復請勅石都督楊俊節制之民恃以安又以鹵之入必先犯白羊紫荆倒馬諸關復奏撥京師與原守官軍互爲應援俾無愆事謀報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甚急遠邇騷動衆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爲動即奏上方略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兵馬若將尅日大舉者旋報鹵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公謂喜寧不除鹵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擒送京師公廷劾其罪誅之自是鹵竟畏憚悔禍不敢復犯矣辛未也先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朝廷疑未之信下廷臣議公曰此天意也君臣大義兄弟至親當速遣使奉迎以承天心萬一鹵果懷詐我有辭矣議乃決秋九月大駕至自鹵庭衆題公一言之重時邊事稍寧公益脩安內攘外之政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鹵甚衆方鹵入寇勢欲乘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遂留於彼以爲潛

消之計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郭固嘗犯其地乃奏起成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遼關之援臨清漕船所經商舶輻輳實喉襟之地固常有往據之謀乃奏遣平江伯陳豫築城以守遂為重鎮尋謀知為國謀者乃我亡命小田兒也適雜鹵使中來職虞實公奏授計于侍郎王偉因使大同道誅之初北遼獨石馬營八城為鹵所據公謂此不可棄即奏起都督孫安授以方略率兵度龍門關且戢且守繇是八城復完公謂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二千諸營者雖各有總兵然不相統一或遇調發動相選摘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以諸營馬步兵擇其精者十五萬人分為十營各立名號每營以都督一員總領之每五千用把總都指揮一員每十用把總指揮一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總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其法迄今守之楊俊議奏盡出京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鹵可以得志公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鹵或

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公言俊奏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是時浙江福建則有鄧茂七葉宗流廣東則有黃蕭養乘時竊發殘破郡邑一時命將出師皆出公籌畫雖於萬里之外懸制切中不啻親歷其地卒用勦平貴州苗賊作亂侍郎何文淵奏乞罷布政司復置宣慰司以土官蒞其地留都司以轄諸衛遣大將鎮之公謂貴州自祖宗開創餘八十年顧因小寇遽隳成功況土地人民皆受之祖宗者豈可輕棄事遂寢公念北鹵既平軍國之務可緩懇辭兵柄復以天變乞罷皆不許初也先犯京師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不自安乃奏公功宜官一子朝廷即授冕府軍前衛副千戶累疏懇辭且曰紙欲為子求官亦不當假手於亨不許既受命語竟曰我本書生當聖主憂勤之日分以死報顧功微報稱爾宜砥礪名節毋忝恩命朝廷復於京師之西賜公第一區公上疏辭謂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况星文示變正宜貶損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盈甲袍帶之屬移

置第內封識加謹時一往視焉公素苦痰喘恒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疾作上遣太監興安太醫院使董宿來視宿云此非竹瀝不可愈安為上言且述公目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公所用悉給自尚方益異寵也病少間復懇乞罷歸不許特降勅諭留免公朝參屢遣中使促公出視事為上所倚重如此公握兵久號令賞罰皆出於公言議所及宿將歛伏亨等不能措一辭亨素貪縱尤為公所裁積成嫌隙亨姪彪本驍將時皆慮其一門同握京兵公乃奏遣彪克遊擊將軍往戍大同二人不得遂所私益切齒於公思有以傾之矣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宗皇帝復正宸極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俱存他無顯迹可據亨等必欲置公於死會徐瑾者以倡南還為公所斥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日力言大肆拷掠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辨不已公曰亨等意已如此辨之何益所司承亨風

指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蓋即秦檜莫須有之故智也是月二十三日狀上上猶豫良久曰某實有功衆未及對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於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時錦衣指揮劉敬方帶刀在宿衛目睹其事每言及未嘗不以為憾公沒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太監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聞公死慟哭都市以壺觴酹公祥聞之切責焉明日往哭如初先是杭之西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公之生為洪武戊寅四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所司籍沒公家自朝廷所賜外他無一物未幾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上命陳所籍物於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議任事久且專沒餘物汝言未期何得賄無算也上色變久之亨等挽首不敢動撫寧伯朱永出謂人曰今日觀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患不至此上為之默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比聞嗟悼累

日上聞之益悟其寃深悔之既而有貞以罪遠竄亨等坐謀逆夷滅此皆上心有所懲而亦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初公之遺骸賴都督陳逵密略守者收瘞踰年冕遣義兄康詣遠遼具棺衾俾康扶歸抗葬於祖塋即今建祠地也公天性狷介不立私黨一以忠誠結主知分謗任怨無所顧忌不貸賊吏而恒宥小過急於薦賢不遺一善凡公所甄拔如孫原貞王來皆巡撫時所舉其他又臣武將功名顯著者尤多所至聲績懋異遺愛不忘故江西祀公郡學名宦祠河南祀公開封庇民祠二省之民家有公像飲食必祝至于今不廢及己已之變軍旅方興中外論事者紛然議下兵部公悉裁之以理可者行之否則止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一時克詰戎兵登崇智勇卒之肅清大憝迎復衆興以安社稷固遑圉此誠不世之功也歷事三朝位極人臣然故廬之在杭者未嘗增飭尺寸丁内外艱歸蕭然不異寒士孤忠峻節夷險弗渝可謂難矣平居好學手不釋卷爲文有奇氣詩詞清麗在江西時和祭酒胡頤菴山居十詠在河南時和

馮海粟梅花百詠詩皆頃刻而就膾炙人口尤長於奏疏至今視以爲準當政務旁午章日數上累千萬言揮筆如流一皆切中事機人服公明決率推爲天下奇才平生著述甚多今僅存節菴詩文稿奏議各若干卷禍變之餘蓋千百之什一耳配董氏累贈一品夫人翰林庶吉士永豐知縣某之女柔惠靜專克謹內助先公十一年卒公年未五十遂不娶亦無媵侍人皆義之生子一即寬自副千戶改受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京太僕少卿應天府尹文學政事無忝家法女一適錦衣衛千戶朱驥坐公累戍遠比宥還累官都指揮使掌錦衣衛事孫女六吏科給事中張晟工部員外郎倪阜蓋都知縣孫武卿德清縣學生徐九萬杭州府學生沈繼榮其婿也嗚呼公之功業在天下公論在人心傳在國史列聖眷恤恩命屢頒一時之屈萬世之伸公可無憾也已岳生也晚雖自童丱得之見聞然才力綿弱不能掄揚朝廷褒忠錄功之曠典與公忘身爲國之大節姑即寬所述撮拾其槩俾立石墓道以爲他日爲臣者勸焉惟公

諱與先考同未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關者大也臨文竦然銘曰

惟天純佑賢俊提生實商昭周爲國之 惟公之生允濟斯世雄才卓識孤忠正氣抬鎮兩藩迄主五兵民困卑黷造塵肅清時方晏安由忽竊發皇曰往哉執提以捷公疏懇留六師已陳越關而北曾未浹旬由敢犯順皇輿遠狩公獨治兵痛心疾首浮議譏詭公斥正之人心搖搖公鎮定之內決廷論外當由衝一時安危萬目視公國步載寧皇輿遂復名高毀來功大弗錄公存以功公亡以冤於惟聖明克俾昭宣萬世之名一日之厄失矩矱長公亦何責穹祠顯號報祀無窮西湖之囑岳廟攸同廟貌儼然公其如在嗟嗟後人守視無懈

神道碑五

明下

明故兵部尚書王公神道碑銘

明 邱 濬

天地間有大義因循之久則沉鬱而不明必得夫身任天下之重者遇事激發之然後大明於斯世此理勢之心然者國家承平日久道協於中治臻皇極大義非不明也然而因循之久恬愉之極馴至於己己之變公義鬱而至於晦也甚矣江夏王公於是時奮不顧身以先天下世之君子深於公有慮焉是歲八月英南北征有統幕之變景皇帝以親王介弟監國

御午門左門六部并科道官交章劾王振誤國之罪帝曰卿等言是朝廷自有處置言甫畢百官皆趨進跪慟哭不起颺言曰聖駕留鹵庭皆振專權擅政所致若不速斷何以安慰人心錦衣衛指揮馬順喝逐百官公奮臂碎順髮嚙其面曰順平昔倚振為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尚不知警真姦黨也律有姦黨之條罪在不赦百官聞公言爭以手足插死順衆猶哭未退帝起入宮令太監金英問所欲言咸曰內官王毛二人皆振黨請真諸法遂從門隙出二人衆又插死

之百官乃再拜而退是月庚午也公義激於衷捐其身以為天下明大義由是天下士大夫莫不曉然知公義所在而皆振作以興起事功然則公之斯舉其世道升降之會歟公諱政字公度其先江夏人年二十五以禮經魁陝右鄉薦明年禮部會試第五人連遭家喪凡八年始授戶科給事中又三年適國家有北狩之禍是時明興七十餘年承平日久一旦事起倉卒上下茫然罔知所措忽聞公有庭擊權姦之舉莫不驚駭既而事定人安公之名遂由是以起是

歲十月國擁駕南還直犯都城景皇帝命都督孫鏜禦之於高梁橋分遣都督毛福壽武興等五軍策應之以公有時望命偕太監興安等督守九門或言福壽番將也非公不能鎮壓之乃陞公食都御史提督各營軍務是時王敬等軍出彰義門為鹵所敗武興卒於陣內官有報效者或死傷四散奔還京都大震公督餘軍將往援之遇鹵於菜市口與之戰鹵敗去放火燒廬舍公帥軍士撲滅之擐甲胄入朝而陳其故因奏為禮被創回營毛福壽不知所在乃命

錦衣衛指揮呂貴節制二營不許遠出既而有旨命福壽聽公節制由尋遷去朝命孫鏜范廣統兵五萬追之命公與侍郎江淵提督其軍追至涿州與酋戰於祁溝酋又敗去既出境衆議恐酋復來推公守備居庸等關景泰改元秋車駕南還公以疾乞致仕是冬用薦總督漕運力疾以行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時徐淮大疫民死者相枕籍公盡所以救荒之術凡可以救一時之急者莫不畢舉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倉所積京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全活者九萬七千七百餘人遠者量散以米全活者一百二十九萬四千有奇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全活者四千六百有奇被鬻者贖其人以還計一千二百四十四人六月濱河有麥舟來公以官價易麥四千餘石分給軍民一萬二千三百戶擇醫四十人空廩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凡活一千四百人死者給以官爲葬塚凡塋二千三百有奇公窮晝夜竭精殫慮事必躬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之盡力或述公行事爲救災

錄傳焉歲甲戌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丁丑英廟復辟權姦用事左遷公爲浙江參政尋除名爲民還江夏甫及半年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疏見公所上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茲爲朕也乃命中官傳旨遣戶部官送公歸河州辛巳酋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參贊軍務公感激思奮聞酋犯靖南之城公率十騎先馳會兵擊敗之明年班師仍命提督蘭縣以東一帶邊備尋召還入見英廟慰勞至再言者謂漕運自公後政多廢弛令西陲無事請命

公往起廢從之公奉命至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聲載路會旱公齋禱於神即日江水泛漲公私舟楫大通人以爲忠誠所感甲申以科道會薦陞兵部尚書命下朝野驩傳天下想望其風采公亦矢心思報條疏時政令天下邊將各陳戰守方畧簡京兵復武學一切庶務以次修舉時兩廣尚猗大肆掠北酋時出侵寧夏延綏境民不聊生而四川德陽人趙鐸又作亂邊報日至公居中調度允令機宜而兩廣功尤偉蓋往時廣西徭僮惟犯廣東城邑斯時則越江

西湖南界矣公因御史王朝遠建言遣都督趙輔往
征之起都御史韓雍於浙藩屬之森贊凡軍中一切
事宜公皆預爲規畫諸將奉行竟奏膚功矣先是
京軍統以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有部而無兵數
天下莫能測景泰中用言者分爲十二團營營軍各
以萬餘計公疏請復三營之舊使人不知軍數多寡
因以革將官私役之弊不報會理軍職貼黃缺官公
薦修撰岳正部給事中張寧內批出二人於外公遂
以疾辭章凡五上始允歸時年僅五十有三公抵家
又二年上章請得休致公歸河州絕口不及時事
惟日課童僕耕藝田園以爲終焉之計躬營兆宅自
誌其墓且戒其子死後勿循衆例乞祭塋以宏治元
年十二月初三日卒於家訃聞有司循故事爲請塋
祭皆予之公性剛毅少豪偶尚氣概義所當爲奮往
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既舉進士居言路見事有
不平者輒爲之扼腕不平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
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捶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
下然亦以此得謗蓋順死於衆手公特爲之倡爾二

監臨之死則以平日巡視街道爲衆所惡乘間號呼
出之非公意也後有譖公者率以此爲激怒之具故
公不盡其用云公登第時年二十有六又八年始
授職甫三年起拜都憲用僅七年即退四年復起又
四年致其事以去家居者二十有三年計公平生爲
朝廷所用者首尾僅十有四年公之用雖不久而公
之功在國家澤在生民名在天下世之士大夫有柄
用四五十十年者稽其成功或反相什百焉若公者豈
非一世人豪也哉嘗記公歸江夏時子經詣予辭予
寄聲請公閱漢書張敞傳意公復起及公來本兵柄
有事於兩廣不以予迂疎凡有規畫亦使預知時兩
廣守臣以賊爲諱養成禍亂而同事者傾奪其位蓋
各有失也公因過於專主遂致中忤所請多不遂而
又因岳張之出遂決於行然二人之出意初不在公
觀公伏病上章請乞上屢遣醫治療及章五上始得
請可見矣嗚呼豈意與公遂永訣哉銘曰
天地生人界氣與理理具一心氣充百體心有所令
體則從之把握運用弗假兵威烈烈王公百世之士

理以養心氣以行義日擊奸克心爲不平敢於公廷
黨庇其朋怨氣勃然挺刃爲有既梓以手復嚙以口
臂指唇齒受命於心如發劓刀如出冶金雄名大義
蓋於天下段笏同功朱劔徒借天爲國家生此偉人
人心以愜士氣以伸人人得誅亂臣賊子義切於衷
曷論彼此彼何人哉黨邪害正弗竟公用匪公不幸
偉哉是舉足蓋平生矧有功績赫赫可稱賑畿甸飢
殍門庭冠生計籌策躬擐甲冑公用不久公功則多
人衆雖勝如天定何我作銘詩昭示不朽

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謚
端毅王公神道碑

明 李東陽

自古凡治朝盛世必有恢宏博大之臣布列廟廊陳
昌言著偉績顯於天下播在史冊以傳不朽然不可
遽得求什一於千百得焉亦足矣自我英宗皇帝旁
求賢哲其所敷遣閱憲宗孝宗累數十年時則有若
王端毅公固其人哉公諱恕宗貫陝西三原人也正
統戊辰舉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景
泰間遷左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朝擢知揚州
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醫藥多所全活作
資政書院教羣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
政使揚人爲立石頌德廣賊寇贛州公率兵勦平之
遷河南左布政使成化間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
治南陽諸府南陽豪爭礦殺人公獲其魁余悉解散
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走之
及劉千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勦平之大帥欲縱兵
搜山公不可因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論使
復業爲建生祠繪像事之乞終制不許尋奉勅巡撫

河南遷左副都御史歲旱蝗上疏請崇儉去奢以回
天意入朝言時政六事遷刑部左侍郎丁外艱服闋
改刑部巡治漕河成言弭災數事未幾而蠲租之詔
下矣改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以地切交趾言
禦夷方略劾鎮守中官諸不法事沒其部下所得金
寶輸之京師勅臣士帥亦為敘職所役官軍士民皆
還部業使人至夷方無敢索賂勢家假驛傳船私貨
者皆自顧後於是聲震遠邇改南京都察院參贊留
務兼督巡江尋改南京兵部尚書考選官屬不受請
托為同事所忌命兼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會
江南地震乞歸不許言內外官收納過重請為禁革
光祿寺歲供漿概及庖人賤工請為分別派買物料
織造綵幣及貢獻禽鳥花木請為省節又請免常州
夏稅六萬餘石以羨米還之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
六百萬貫又以水旱災請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以
官田賦重減耗米十餘萬發廩賑饑民令減價糶穀
又周行賑貸以戶計者幾二百萬以口計者有加焉
有中官以買書收藥為名括過江南千戶王臣者為

之助惡公累疏言之上乃命械繫中官梟臣於市而
中官亦誣奏公及知府孫仁仁就逮公又力謀之得
免又請罷內降官數人又以京師地震乞辭位不許
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仍參留務聞秦晉饑言便宜
十事聞林俊張黼之請乞還其官因請罷永昌寺役
加太子少保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尤激旋落太
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孝宗在東宮已聞公名既登極
首降勅詔之改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階榮祿大夫
臺諫劾巡撫及藩即官奉旨黜革公以為不得其職
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上曰朕用蹇
義王直故事委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乃已左
治從科籍田預九推禮視學命下公請釋奠用幣爵
用三獻分獻官致拜詔上許分獻行拜禮公又爭之
乃於孔子前加幣用大牢改獻為奠至日分奠鄒國
亞聖公侍經筵偶議不合辭印乞休上曰君臣之間
恩同父子各陳所見何嫌何疑可視事如故乃起就
職屬有疾上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諸物南京給
事中周絃御史張昂奉命點軍為留司所奏出補外

公論棟之未得命臺諫交奏以爲老臣言當聽絃曷
乃得改南京別任徵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
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知州劉概與御史湯鼎言
涉狂誕當道欲坐以死御史李興多杖罪人至死亦
坐重辟公皆論棟乃從末減山西叛賊王良等既伏
誅或議除其黨千餘輩公以爲脅從宜免議始定公
又請老詔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復以羣見自劾
求退不許進階光祿大夫勛柱國封三代有旨令中
官會選御醫公執不可壽王冠充副使却御史秦紘
以總督兩廣軍務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
極言絃當用乃起爲南京戶部尚書太醫院判劉文
泰者言公不當令人傳議者以爲有所受公具自列
乃下文泰獄降御醫公又乞休蓋自蘇松以來前後
疏十餘上乃賜允命給驛還鄉有司月給米二石歲
給夫役二人賜寶鏤三千貫居十有三年聖天子登
極詔賜卒禮遣行人存問於家復加米及夫隸數倍
於昔且賜璽書有嘉猷入告語公復上疏言數事正
德戊辰某月某日卒於正寢壽九十有三矣訃聞上

震悼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賜諡曰端毅遣官諭祭著
令有司給棺槨治葬事公墓在西園尚書府君墓次
其所自卜地也元配蓋氏繼張氏皆累贈一品夫人
文氏封一品夫人二室張氏少所育子曰承祚爲義
官有丈夫子五人承祜南京前軍都督府經歷早卒
承祿義官承祥順天府通判承禔亦爲義官承裕舉
進士累官吏科都給事中孫十三人曾孫四人公平
生好博涉經籍至老不倦所著有漕河通志介菴奏
議石渠意見經籍格言行於世承裕子禮部所舉士
因奉戶部尚書劉公用齋狀來請銘是惡可不銘銘
曰
巖巖華嶽雄鎮秦封靈秀攸萃焉人中雄端居廟堂
進退不辟高舉長步直言正色奮翼而起排雲屬空
紛彼羽族墮其下風羣疑糾紛中有定括南山可移
三軍可奪用我則出舍我則還外若可撓其中浩然
秉要在躬弗失其所留其餘者以還造物駐車守閭
世豈無才持以大用匪遠則承滔滔江流中有砥柱
頽波狂瀾不見其處功名始終自古謂難我所自立

其成則天國史有書卿賢有祀公名不隳公墓在此

兵部尚書襄毅項公神道碑明 李東陽

公姓項氏諱忠字蓋臣先世汴人宋南渡有曰秀者
徙浙之嘉興曾祖永原隱不仕祖邦雁李威吳江同
安三縣丞父某及公貴皆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
御史公生於吳江正統七年舉進士授兵部主事遷
員外郎十四年扈從北狩陷鹵中以智自拔而歸進
郎中景泰某年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嘗按部高州謀
報賊携男婦數百沉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沉賊
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
釋之四年征瀧水賊以功加從三品祿丁外艱服闋
改山東按察司天順三年擢陝西按察司使值歲饑
亟發廩給民不待報所活萬計丁內艱軍民詣闕借
留者幾千人詔起復某年以大理寺卿召借耆再至
乃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洮岷諸番作亂
公帥兵撫捕遂降其衆成化元年鹵犯延綏公與寧
遠伯任壽奉命禦之戰屢捷鹵遠遁去西安水國鹵
來渠久廢公開一渠三十里又鑿涇陽鄭白故渠溉
田七萬頃民立生祠祀之二年鹵首毛里孩入寇公

提督軍務與彰武伯楊信樂之由復逾三年召還佐院事四年固原土胡滿四據石城殺我邊將將寃陝公總督軍務與都督劉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遂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徇衆乃定適葦出台斗人情恟懼公屹不爲動據要害以困賊廷議請益兵詔以問公公謂兵不須益惟生因可籠相持百餘日公單騎抵賊寨諭以禍福脅從者稍稍出降其逸出者皆縱使去以孤其黨賊窮甚每突圍薄我大小三百餘戰皆却之擒其愛將楊虎狸公曰是可用也解所服金鈎賜而遣之約爲內應卒擒滿四斬首七千六百俘獲二千六百有奇因奏便宜四事爲經久計五年遷右都御史六年京畿大水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多發官廩又勸分得米十六萬銀布牛具各萬餘所活尤衆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公復總督軍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遣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成者萬餘斬首二千餘級獻俘於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蓋自南北用兵

以來論功遷秩者至是而再降勅獎諭者五賜白金綵幣者六會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未嘗妄殺因乞骸骨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後荆襄三十餘年茅藥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經撫地也十年拜刑部尚書尋改兵部公曉暢戎務簡賢屬以自輔圖大展所蘊十三年錦衣衛百戶常瑛者挾中貴爲詞察屢興大獄至擅執京朝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革倡諸公卿奏之瑛坐謫戍邊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綬先在軍中撓法爲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真之死公廷辯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瑒公者次第皆敗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令上登極及建儲恩再進階光祿大夫吏部侍郎彭公韶地視浙江時薦公可用而公年已至亦不果起壽八十二卒子正震宏治十五年八月十一日也上遣官諭祭命有司治葬事贈太子太保賜諡曰襄毅錄其孫鏞爲嘉興守禦千戶皆異數云娶劉氏早卒繼鮑氏亦先公卒生二子長經舉

進士歷南京監察御史爲太平知府有父風次授累
官蘇州衛指揮僉事守禦嘉興側室朱氏生四子縉
縉繕繼女一劉出也適千戶沈楨孫八鏞其長次鏞
鏞錫鎮某某女孫三一適國子生李言一適 堂
一許嫁胡道公以十六年某月某日葬象賢鄉之原
鮑夫人附公剛果沈毅遇事敢爲不惑衆議故能臨
敵制勝累著勲伐及排擊克暴身犯大難中雖顛阻
終暴白於天下而先帝知人燭物之明今天子報功
崇德不遺舊臣之義亦可仰見矣南京太常寺卿呂

君憲據公所敘事歷爲狀經奉以請予請銘神道之
石乃叙其行業之大者而系以銘銘曰

昔在英廟賢俊輩出甲科繼登盛者壬戌有十尚書
公益其一掄才校功公在甲乙入典刑獄出長師律
廟堂中嚴疆國外謚識機應變捷在倉卒持堅屈彊
勇定羣林公身元元其氣屹屹推森聖讒公有直筆
公心鐵石寧折毋屈彼繁有徒如鬼如獮野燐宵熠
潛形晝匿陰霾蕩滅仰見白日乃困而亨匪滿斯溢
壯當其勞老饗其逸何以雪之生有階秩何以錫之

沒有褒恤天生聖明君子貞吉視彼微幸疇得疇失
惟天生才大者丞弼胡成之艱而奪之疾惟士用世
必先委質行孰我使止孰我尼其間利鈍豈我能必
公志既畢公澤未訖公功在焉來者是迷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御都察院左都御史致仕
贈太子少保謚簡肅張公神道碑銘

明 李東陽

公姓張氏諱教華字公實吉安安福人也譜傳爲唐
始興公九齡之裔南唐光州刺史紹使遷安福代有
族望曾祖諱尚修祖諱若全贈監察御史累贈南京
都察院右都御史考諱洪正統乙丑進士爲監察御
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恩謚公爲國子生至
孝宗朝以公貴贈南京兵部右侍郎追賜葬祭再贈

和祖官母姚氏封孺人累贈至夫人公少負氣節七
歲時里社有竹木之業公指麾羣兒斬伐殆盡十歲
遭父喪哀痛幾絕既受廕益勤問學天順壬午舉京
闈甲申登進士第時在憲宗朝簡入翰林爲庶吉士
成化改元乙酉授兵部車駕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
貴或令遷者擣撫無所得乙未擢浙江布政司右叅
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鎮巡
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
泣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駢首聽

命公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遷右叅政進右布
政使屢斷疑獄均理徭役令邑里不足遞相繼補民
用少紓宏治改元戊申擢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
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賈遣使告糴因修學宮以
備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辛亥擢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巡撫山西民攀留遮道至不得行道聞母喪癸
丑服闋命仍舊任歲復歉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
府歲祿會霖雨躬禱於池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
多因折納公請太原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便之
乙卯改撫陝西禁婚娶勿論財喪葬不得舉樂有妖
僧據山爲逆羣議恂恂兵部尚書馬公曰張公實在
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令父老生縛之矣丙
辰擢南京兵部右侍郎已未擢右都御史總督漕運
兼巡撫江北諸府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貴干
請悉拒弗納近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兌息利公
謂道員乃下剝上攘所致而官爲借貸大非政體峻
爲之禁高郵諸湖隄久且壞公爲深溝數道以緩湖
水實應地多平墾公趣令築隄隄成而水至辛酉改

掌南院風紀一新乙丑遷南京刑部尚書尋召爲左
都御史掌內臺事公再具疏優詔弗許請嚴天下有
司貪酷奔競之禁會獄重獄有罷臣坐法或疑當未
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丙寅有旨令致仕
公即日上海歸葬祠廟修譜乘卿姻族病且革猶衣
冠揖家廟退終於正寢公風采凝重辨義利若白黑
事有不可不曲爲遷就進退得失未嘗一動其心遺
命所屬猶謂下以恃貨爲子孫累益至死不亂也爲
文典實不浮有介軒集并奏議若干卷藏於家公生

正統己未某月某日卒於正德戊辰某月某日壽七
十訃聞贈太子少保謚簡肅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
事某年某月某日寔於某山之原配路氏福建布政
使璧之女累封淑人贈夫人子二長偉次儒卿國子
生繼兄敦崇後女一孫七吳山縣學生鰲山卒未進
士翰林庶吉士寔紹公業南山九山亦爲縣學生楚
山舜臣春山皆幼孫女四曾孫二天祿天祉初公爲
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
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爲名臣及公入

內臺值逆瑾竊柄旋至廢棄廷論之辭忽從中降公
名乃在高書之列暨於身後贈官賜諡卹典隆厚一
無少怯於是天下曉然知曩昔之事非聖朝本意而
論之終不可掩也予與公同舉進士在翰林知最
深公既葬其子偉以治命請銘神道予既爲倪文毅
傳文穆二公銘誠於公有不客己乃揭其大者叙而
銘之其見於南京右副都御史歐陽君旦所著狀者
不復贅也銘曰

器有規矩必先自治持以治物物莫我違違或在物
用亦有時一我或曲又何物爲公辭禁垣出就任使
身所自植不訾桑梓亨衢平平輒發伊始式占厥終
曰固在此公在藩邦葉標冰心公在憲府裁冠正襟
虎豹於山鷹鷂於林邑不外動人皆內欽狂瀾既奔
有砥誰遏名場載繫如履斯脫紛紛仕途疇直疇屈
我或我尼志不我奪公論固存公死不沒張公大節
私心乃以內降不經君子集詞除名比文不詳大叙其事又
馬何堪

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贈禮部尚書謚文懿
楊公神道碑銘
明 王 與

憲宗皇帝臨御之日遴選文學侍從之臣既自擢用
之而尤簡其質重才良博雅有通術者兼任東朝官
職俾之日侍儲君以講明義理輔成德性以期他日
嗣守太平之業其寄任之專責望之重謂非賢不可
也古人有言匹夫愛其子猶知求明哲之師而教之
况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故吏部右侍郎楊公在
景泰初以湖廣第一人發解明年辛未舉進士第改

庶吉士天順戊寅授職編修與修大明一統志癸未
禮部會試聘為同考官成化初開經筵以選為講官
有白金寶錄文綺之賜丁亥編修九載滿陞侍講踰
月英廟寶錄成陞司經局洗馬賜白金三十兩綵幣
六表裏戊子謁告歸省辛卯主考應天鄉試壬辰遷
侍講學士校正通鑑綱目賜椅幣五百貫預修宋元
通鑑綱目未成聞母太孺人喪上念公侍從久特旨
遣官諭祭庚子順天鄉試復為主考壬寅今上出閣
公侍講讀文華大訓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

士賜椅幣千貫丁未陞吏部右侍郎戊申纂修憲廟
實錄為副總裁己酉七月辭部務命以本官兼詹事
府丞尋典史事益公在先朝不出木天石渠者三十
有七年吏部雖嘗薦公為祭酒在廷大臣又嘗合辭
舉公入內閣皆不果用雖稍遷詹事六年而遇今
上登極始有吏部之命初當道猶擬公南京吏部上
覽疏取御筆塗抹南京二字左右謂吏部右侍郎劉
宣故在上曰劉宣轉左比公再上章請解部事皆不
許既而章三上辭益懇始許之先帝之不盡用公與

今上之果於簡用而眷遇之意各有在也奈何天不
假年不臻柄用以大展其經綸濟世之才其命也夫
公諱守陳字維新號晉菴鄞人也自其遠祖仁爽以
來十世居新之鏡川大父棲雲先生潛心理學遠宗
楊慈湖黃東發諸公卓然為時名儒父自慙為泉州
司倉以公貴累贈翰林侍講學士母張氏贈宜人公
在姪時母嘗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
北斗人以為異八歲入小學已敏慧絕倫讀書日五
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便能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

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爲能而以精思力踐爲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二銘題於牖以自勵比登第八翰林學士進文益奇議論益醇正每進講必傳經義以納忠誨一日講書說命篇有曰明君圖治當惠其臣不言忠臣進言惟恐其君不行臣不言則君徒負聰明而罔聞乎治要君不行則臣徒費辭說而無補乎上德臣言之而君行之若高宗傳說可以爲萬世法矣於武成篇有曰魯論稱舜無爲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帝王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欲悉耳目所娛窮心志所樂而深拱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望夷之禍有以朝事付宰相邊事付諸將而高居無爲惟寵嬖艷者乃啟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所以無爲者由其封山濬川以至舉相去函無一不盡其道武之所以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爲乃始佚樂而無爲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耳聖狂治亂之異非以此歟上欲容聽之大臣退班相語曰真講官

也至於應制詩文亦不忘勸戒嘗作內宴樂語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享泰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思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貴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寶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他學士曰萬一天子過聽不賢於優孟滑稽之談乎或有詔議祧廟公上疏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而宗有德我太祖皇帝有大功於天下當爲百世不遷之祖今憲宗升祔宜併祧德懿僖三祖自仁祖以下爲七廟異時祧盡太祖居初室四時享祭正位南嚮三歲一祧則德宗居南嚮之位各不失其尊庶無悖禮時禮官已定議九廟以德祖爲始祖不祧第祧懿祖而一歲一祧不盡如公議然知禮者韙之成化改元正月公上講學聽政之疏其略曰精一執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之本也明目達聰此堯舜之資於外者博而爲致治之綱也臣願陛下遵用舊制開經筵以講學御午朝以聽政一日之間居文華殿之時多

處乾清宮之時少力行堯舜之道而深得於內博資於外則宿弊可革善政可成而唐虞之治可馴致矣反覆數百言於正心修德保邦致治存天理遏人欲親君子遠小人凡有益於天下國家者靡不詳盡而辭極剴切上嘉納之即日諭禮部以三月御經筵禮部請併午朝如楊某奏制報可至於作史予奪一出於公書法一以春秋通鑑綱目爲準公謂古人云國可滅史不可滅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內難其後史官於建文君事諱而不書遂使當時

朝廷政事與忠於其事者皆缺略無傳及今猶可補緝景皇帝已復位號而英廟實錄標目猶書邸庾王附是宜改正前代人臣章奏雖不報者猶書近時留中之奏例不得書乞宣付史館凡若此者數事章未及上而公已屬疾識者猶深惜之己酉太白犯進賢甚急占者云賢人厄既而公卒於是月十八日蓋其應也春秋六十有五上聞訃嗟悼贈禮部尚書賜諡文懿命禮部諭祭工部營塋配丁氏邑名冢女躬勤儉以佐公宦學修甘旨以事姑張夫人得其歡心初

以公貴封孺人後進宜人時節入朝賀兩宮加賜資貴富矣猶日課諸婦習女紅不輟教諸子勤問學至有官於朝猶訓飭之使無忘儆戒宗姻外內頌其賢年六十四以庚戌六月十一日卒其年十一月六日與公合葬玉堂山之原三子茂元中乙未進士累官湖廣按察副使茂貞蚤卒茂仁中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孫男七美珩郡庠生美璜美瑒美瑤美環美瑜女三公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

曲直則侃侃剛直雖壯夫不逮也嘗被命教內侍省嚴立矩範無少假貸教成多去爲近幸與公同事者率因之取罷貴而公獨無少資藉士論多之公勤學喜讀書遇有所得即爲論著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叙正其錯簡更定其章句擇取諸家傳註而自以所見立說晚年屢加刪定皆擴前賢之所未發而詩書二經尤爲精到至其家庭授受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蓋公既得之樓芸而遂以傳之弟若子公弟三人並舉進士守陞亦魁浙省歷官翰林侍講春坊

論德守隨由應天尹爲廣西參政守隅工部主事文學政理爭爽競秀而茂元茂仁尤濟美焉公爲文舉筆立成不煩宿構詞雖閑博而卒澤於理詩尤渾雄流麗然不疾於雅正四方求者接踵戶外公應之不以爲責也其所著有晉菴鏡川東觀桂芳金坡銓部諸稿藏於家公疾亟語論德君洎茂仁曰吾學至爲君子仕達三品年邁六袞夫復何憾惟新天子厚恩未能報先祖棲芸先生未及封汝曹其勉國之又曰吾所交皆文章鉅公然知我深者惟家宰王廷貴司

冠何廷秀少率劉紹和我死可求廷貴作神道碑廷秀作墓誌紹和作傳言訖精神猶耿耿喘息漸微瞑目端坐而逝公卒後越月茂元奔訃過金陵以公治命告予既而論德君遂以公行述來顧予何人乃敢承公之托耶第以同年及第同官翰林道義相親之日久公三弟府尹論德嘗同宦西京工部從予受業南雍而予子參政沂又公考應天所取士公子憲副復與沂同年契誼之深誠無過予者遂不揣菲陋撮公言行之大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惟古盛時士多方聞窮理以學載道以文世教日淪俗儒滅裂學殖將落辭有枝葉有偉揚公越產奇才夙承祖訓茂擢倫魁繼登甲科列職翰苑更事三后薦沐天眷今皇紹統信任不疑曰予舊學先帝所遺公感知遇誓竭忠蓋銓管稱平論疎無隱春秋之筆周孔之言總裁國史勸講經筵道合義從兼用伊邇和國殄瘁而公已矣訃音上聞當宁興嗟寵終之典視衆有加感恩未報公有遺恨易箐之言以飭厥允有弟有子世學世科三鳳二龍踵接肩摩諸孫振振亦復穎異世德方殷其承未已公雖云亡簡編具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公亡無何宜人奄逝淑德令儀殆不勝紀玉堂之山有封若堂旣固旣安雙巘同巖墓門有石過者必式公有治命予無愧色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賜太師諡文靖
劉公神道碑銘 明 楊一清

公以正德丙寅得請致仕越二十一年嘉靖丙戌十
一月六日以疾卒於家有司以訃聞帝若曰是惟先
朝耆壽俊乂朕聞而不及見今亡矣為輟視朝一日
賜祭九壇命有司營葬城贈太師諡文靖其孫中書
舍人成學走京師謁予告曰先祖父生前被榮遇享
眉壽至矣身後不朽之託不有名筆其何能傳制得

樹碑神道碑有銘乃出公門人禮部侍郎上黨劉公
龍所著行狀拜以請予少入翰林公時為館職尋有
教比公進位丞弼予自外服召入太常擢官都臺出
總戎務多公引薦號知己銘固予事也公諱健字希
賢別號晦菴景泰癸酉舉於鄉天順庚辰登進士簡
為庶吉士授翰林編修成化甲午以修英廟實錄遷
修撰丙申滿九載遷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以修續資
治通鑑綱目成遷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遷詹事府少
詹事丁未孝廟登極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入內閣參預機務宏治改元戊申孝廟初御經筵勅
同知經筵事越三年辛亥修憲廟實錄成遷禮部尚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又三年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
殿大學士賜玉帶麒麟服戊午修大明會典成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廕孫成恩
為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再賜玉帶及蟒龍衣一襲是歲九載考
績賜勅獎諭加特進兼吏部尚書大學士俸乙丑武廟嗣位
加左柱國支正一品俸賜誥命贈及三代正德改元
歲丙寅乞致仕疏屢上允之賜勅兼賜寶銀白金襲
衣給傳還鄉有司月給公廩五石歲撥夫隸八名供
役使始終遭際蓋文臣之極致也公之學根極理性
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
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惡歸於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
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兩京
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會試者一殿試讀卷
者六取人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端士為修撰有薦
為提學憲臣者公筮之得咸之九五曰咸其脢無悔

曰周公教我也乃不果行晦菴之號取諸此其纂裁
國史簡而核無溢美無蔓辭稱直筆焉晚年遭際李
廟與西涯李公本齊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納多荷
采行遇有闕失盡心匡正無所避忌前後所被賜賚
白金文綺廐馬夷奴之類甚多上推心任之不時顧
問三公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欣欣謂治平方
始而龍御忽上賓矣大漸之日召公及李謝二公至
寢殿榻前顧命累十數言公等頓首泣受嗚咽不忍
出建事武宗耕籍田幸太學冊大婚頒詔天下嘉惠
貧民肅然正始屬逆瑾竊柄姦說盤據國事日非公
與二公上疏極言至再至三不得報則相率求引退
蓋不旋踵而公與謝公相繼去矣既去忌者媒孽未
已幾中奇禍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例謝絕絕然聞
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
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今上嘉靖改元降勅存問
加賜公廩二石與隸二名次年壽躋九十遣巡撫重
臣存問并致束帛籠羊上尊之賜公上疏謝再廢成
學今官公教人常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姪曰吾

罷業已極壽躋耄耋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
膏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
慎與公善調攝少疾偶不憚遂絕粒至屬續前數日
有大星隕於落城赤氣旦天公遂不起劉之先太康
人曾祖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河南洛陽人
生子榮方九歲留居順德值元亂翟之二弟迎歸洛
陽入國初遂定居焉配曹氏生亮公父也以永樂庚
子卿薦歷仕三元縣學教諭配張氏次白氏以公貴
曾祖考祖考考俱累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曾祖妣祖妣
妣俱累贈一品夫人公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生
子男二長來以子貴贈中書舍人次東累官兵部員
外郎俱早卒女一適舉人高惟賢繼配陳氏封一品
夫人女二長適順天通判豐儉次適南南京通政程
文再繼夫人張氏生子未男孫二即成思成學女孫
二適監察御史杜昌大理寺事胡湘曾孫男二望之
得之曾孫女二成學將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啟王
陳二夫人窆合葬於某山之原惟我國朝得諡文靖

者三人尚書蕭山魏公年九十六顧未得柄用不甚
顯少師宜與徐公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
壽至九十有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
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者然耶銘曰

在昔孝皇天下文明乃春舊學登之弼丞公爲元宰
式總樞衡帝曰良哉作朕股肱惟李與謝同之同升
沃心造膝言聽諫行如輔車相依如耦在耕不識不
知以迺熙平玉几憑之顧命丁寧爰相武廟惟宏治
是承有弗爾度不遺力以爭羣衆在廷挽我鳳鳴請

借尚方謝先帝之靈豈能乾沒默以爲容譏謔嘲興
帝則諒只詔九歸休優渥桑梓以其餘齡導鄉人孫
子謂我餘忠庶幾在此天錫之上壽待經治理我皇
中興念舊德當禮勅使存問於公之里尚詢茲黃髮
公則已矣嵩卽鬱鬱伊洛瀟瀟我誌我銘以傳公終
始

大明故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
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諡文隱石公神道碑銘

明 楊一清

嘉靖丙戌予起廢西征尋召還內閣獲與熊峰石公
同事明年丁亥公得謝致仕去又明年戊子而公亡
矣閏十月二十二日也訃聞上輟視朝一日諭祭九
壇賜諡文隱而葬事則戒有司治之公諱珣字邦彥
姓石氏熊峰其別號也系出真定之藁城其爲諸生
時年未弱冠與其兄故太子少保戶部尚書致仕東
溥公邦秀俱有文學名嘗以其父憲使公之命來謁
予以文爲贊叱予出分外慙越九年以公務入京時
公已入翰林爲檢討予友少師李文正公每謂予曰
諸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自是予出
入中外公未嘗以筆行視予晚乃同官密勿公少予
十有二歲予老度不能久留公員時望大政方屬目
孰意其遽止於斯嗚呼惜哉公舉成化丙午鄉試丁
未成進士被簡爲翰林庶吉士宏治己酉授檢討與
修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

丑滿九載遷修撰同修孝宗實錄正德丙寅武宗初
開經筵充講官賜宴及銀幣尋遷南京翰林院侍讀
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庚午改北監遷吏部
右侍郎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命兼翰林學士
掌院事授庶吉士某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試事
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今上入嗣
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議首以公名上報可是時輔
臣有不悅公者託辭以請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
誥勅實尋之權也修武宗實錄爲副總裁官壬午遣
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既還朝復主癸未會試事甲
申奉手勅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武宗實
錄成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
八十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帶蟒衣丙戌上嘗
御平臺召內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公稱許尤
至進恭齋獻皇帝實錄加少師宴賜如前以災異自
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構飛語詰輔臣者併中
傷公遂逮群下廷鞠之臺諫皆白公無他予三上章
爲公等力辯公不自白惟求去既再上許之既入謝

就民車歸私第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稀識其面而公
望益歸重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
時武宗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
宮中代行溫清羔羊之禮其爲翰林長武宗始狩宣大
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達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
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
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
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
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
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
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上清心省
事法堯舜之恭己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
願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之人不必求
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
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
其爲救時之藥石云其遣祀事竣便道歸棗城以疾
請老上優詔褒答令吏部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公
不宜許退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

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上優容之再
未退不允有勲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
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旨矣畿民大恐
公言於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上爲
停前命仍給之民公沈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
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
色問人或詰其過直或歎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
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之
一變自爲文亦稱是詩歌冲澹沉着成一家言文正

公曰邦彥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
衆所不及博極羣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己所
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詆之曰微考亭
吾輩莫適爲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性孝友東
潯公歿於家疏請歸治喪塋不得比數年言及猶泣
下撫其子如子姊氏適周姓者既卒子孤弱不能立
公撫之於成待諸弟璫珮瑱恩義胥至石氏之先有
長卿漢卿才卿人稱長青號三石君高祖永曾祖父
智曾祖妣鄭氏繼邢氏祖麟永樂間舉人爲山西臨

晉教諭祖妣時氏繼徐氏被旌爲節婦考諱玉天順
甲申進士累官山西按察使妣趙氏考以上俱以公
貴累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配王氏先卒贈一品夫人公生成化乙酉得年六
十有四無子以弟璫之子素爲嗣墓在邑西南徐村
之新所以卒之明年六月十六日襄事公姪東潯公
之子中府都事經謂公墓上之石未有書請予書之
乃按國子司業林君時所著事狀附以平日所知聞
者詮次於左系之以銘銘曰

公也瞿瞿惟義之於衆徇利以趨獲謂我迂我性如
石如夫斯棘彼習爲容謂我過激我激我安我心平
平其不在我我何歎焉彼容與激孰得孰失而要其
終千古一息嗟乎熊峰永真幽室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謚

文莊邵公神通碑銘

明 楊一清

錫山有鉅公家食爲名士仕爲名臣要其終爲名儒
曰邵公諱寶字國賢者予友西涯李文正公之門人
也予以西涯故獲好於公久乃蓋習晚年予謝政公
歸侍養鎮常郡相比歲時通問訊不絕然制於踪跡
不及見去年嘉靖丁亥予在朝忽得守臣報則公亡
矣公世居無錫近慧山傳稱天下第二泉也因號泉
齋又曰二泉學者稱爲二泉先生文正公成化庚子

主考南畿得公歸以說於予曰吾得天下士舉甲辰
進士出知河南許州能以禮讓爲國所舉動多風化
中事作新廟學諭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
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立次教之讀書爲文矩則
許之文風蔚然改觀正額考叔祠墓改魏文帝廟以
祠漢愍帝祠范忠宣公於襄城斐晉公於鄆城毀龍
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桑做朱文公社倉立積
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爲脩荒計釐正糧籍民至於今
稱便徵爲戶部員外郎尚書委閱章奏進郎中太原

周文瑞公華容劉忠宣公甚器重之孝廟臨御諸公
奏抑恩倖杜請求釐正度支多公言是用章奏多出
公筆以薦爲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爲教先行檢
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淳興修濂溪書院白於巡
撫林公待用檄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
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遷浙江按察使憲獄囚成
豪惡殺人之獄出可矜疑者若干人正德丁卯遷浙
江右布政使進湖廣左布政使己巳擢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
數令人以危言撼之公不爲動乃勒令致仕庚午瑾
誅起巡撫貴州尋陞戶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
僉都御史督處糧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奏俱稱旨
先是公以母太夫人老白爲藩憲時屢奏乞終養格
於例爲侍郎再乞歸養俱不許壬申許歸有賜寶鏤
四千緡以行抵家入䟽終養始報可得疾尋愈年近
六十朝夕侍親側承歡婉愉太夫人安其養年八十
餘壽終公養親之暇深居簡出日親書史以著作爲
事求請者踵接於門碑板沅播遍四方今上嗣極大

臣言官交薦公乃有南京禮部尚書之命公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且令有司以禮存問待養終
用之比太夫人之喪天子且召用公而公病不可起
起矣曾大父諱式母某氏大父諱錫父諱溥俱累贈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母楊氏累贈淑人
母過氏累封太淑人進太夫人配顧氏累封淑人
生子男二曰德孫佛孫俱蚤卒今以族弟之子煦爲
嗣女三義官華珉庠生吳汝憲國子生泰汶其婿也
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公居鄉厚隣陸族好爲義舉里
人薰而善良顧自公視之皆常行不及書文辭重典
刊落華藻一歸於純厚詩歌出入唐杜間樂府有漢
魏遺意所著學史簡端二錄爲都憲吳公獻臣錄進
他如定世書說潛政舉要錄容春堂勿藥諸集各若
千卷歲於家其厄於火者莫得而詳也公生天順庚
辰卒於嘉靖丁亥二月辛未壽六十有八訃聞贈太
子少保賜諡文莊御祭營葬鄉大夫士共經紀其喪
中外縉紳交口惜之今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見山桂
公子實與其兄子朴俱被公獎識以天下士亟稱於

人人至是見山爲撰墓誌銘且告予謂宜書諸神道
子曰諾乃爲之銘曰
明體適用惟公之學崇本抑末惟公之教勤以傳事
惟公之忠親以養終惟公之孝教以學成孝忠一道
胡閔其嗣不食其報惟所自立千古有耀知已作銘
以碑諸神道

大明南京大理寺卿夏公神道碑銘

明 楊守趾

宏治十二年十二月甲午南京大理寺卿致仕夏公卒於杭州私第有司以聞遣官諭祭營葬以十四年某月甲子寔於三峰山先塋之側夫人沈氏附焉禮也公諱時正字尚一字季爵姓夏氏其先隴西人唐濟國公諱魯才者始遷浙之慈溪傳二十二世曰千秋者又遷定海傳五世至公之考又占籍仁和遂為杭州人曾祖均甫祖叔茂考誠以公貴累贈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母潘氏累封太恭人公舉正統十年進士高第為刑部主事丁奉政公憂復官陞郎中奉勅錄囚福建平反死獄六十餘人有盜刦外藩王府邏者踪跡至閩執其疑似十八人於獄考掠死者半之公偵得真盜獲龍鳳服飾為左驗遂抵罪而先繫者尚九人破械出之上杭饒無賴民欲為變公亟發倉賑之先事後聞人以為有漢汲黯風天順元年陞大理寺丞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丁太恭人憂服除改南京太常寺卿成化五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盜殺

商人於上清河屍浮於江每夜遡潮抵其旅次或疑酒家傭逮繫具獄公至廉得逆旅主人利其財以女誘之私而殺之一訊即服釋酒家傭南京刑部獄囚有欲亂其子場強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公復引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將則必誅今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干倫理十惡無甚於謀殺祖父父母父母今律猶以已行已殺為差內亂國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污倫理已為所潰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於流不忍加之死此聖祖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七年歲大侵朝廷簡命大臣分道巡視公至江西興發勸分賑饑民二十三萬戶裁省諸司冗役數萬人黜不職庶官二百餘人所至命有司興學勸士條析兵民利弊而興

華之遠近悅服長河洞沅民嘯聚有司不能禁公親臨其境諭以禍福民擁公感泣羅拜享以牲醴公選其子弟開敏者若干人爲學官弟子或補胥吏境內帖然南昌城章江門外每歲夏秋之際泮水扶風濤爲患嚙城址欲崩浸淫民居半鮮公召監司會計帑羨得數千金分遣官屬修固城壘增築南昌瀕江之堤及豐城諸縣陂岸各若干里皆百世之利也舊例上供之稅每石折銀二錢五分以蘇官田稅重及民無厚產者有巡撫者盡以歸於仕宦之家公乃悉復

舊例又請王將軍莊田之賦及執家庭供之稅多累民代輸公令所司按籍追徵得萬餘石以補貧民之逋稅以是悅公者頌之不悅公者毀之公曰吾知爲國爲民耳不遑他恤也既還南京明年四月以疾乞致仕得旨俞允時公年纔五十九耳公歸杭至僦室以居自如也布政使張公瓚等重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處公久之書院火公歸慈溪今天子即位公進階一級宏治十二年三月布政使楊公峻遣人迎公還杭舍於歸錦坊日著書屬文猶作蠅頭細字至臘

八日忽覺音澁體肢亟呼諸子曰吾將永逝矣明日日午遂卒壽八十有八夫人沈氏同邑人有淑行累封宜人公卒之明年九月壬午朔亦卒壽少公一歲子男四長明楨次明櫟貢士出後伯父次明櫟邑庠生先卒次明櫟儒士女二適士人聞昂庠生姚璠孫男九慈薰慈輝慈瑩慈嶸慈熊慈蒸慈熾鳴陽女十曾孫男九女七內外五服至百二十人公性孝友事親甚嚴牧處同氣雍睦母夫人老年乞歸省得賜楮幣洗腆爲樂官大理乞還南京便養當進階乞移恩

以封母每遇忌祭必哭盡哀二兄堯奎弟亦希年天倫之樂老而彌篤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之先達如貞襄之忠於肅愍之烈姚文之孝王文進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公以宋殿帥施全布衣劉元升俱死忠義言於御史朱洪主事林沂各立廟祀之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懷古禮文之事尤詳以朱子家禮爲未成之書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儀禮參定家禮爲士儀禮略十卷人或以爲繁公又刪爲舉要十卷以家禮深

衣有未盡合古制公通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己意作深衣考一卷以馬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革不同考古證今作馬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常志十卷致仕後修杭州志六十三卷公自號除留道人有餘留稿二十卷又有瀛嶼稿梅花百詠西湖書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三詠則意豁所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未半而絕筆吏部侍郎葉文莊公嘗評公之文謂如春空層雲動含雨意如族蠶抽絲纏綿宛轉又如秋鴈引吭聞有餘韻亦可見其概矣守趾先大夫位不稱德而所交多一時賢俊於公尤深今公之沒先友盡矣可勝悼哉既爲位以哭適明櫨來南京以公之門人徐奇所屬狀泣拜請爲墓碑且曰先公治命也嗚呼趾何足以辱公之命哉惟通家世契以文字相周旋雅矣今安忍遽之且公在大理及江西時事予兄惟貞大理又能語其詳故爲叙次如右昔蘇少公作歐陽公神道碑謂某之不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守趾於此亦云銘曰

伯馬佐舜禪有天下殊其徽號建國曰夏迨其後世以國爲氏隴西之夏豈其苗裔唐有柱國始遷於明自明而杭哲人通生博學洽聞聲名衆起高擢賢科薦陟郎署被服儒紳緣飾法律錄囚於閤洗冤澤物丞弼大理出入兩京暫改奉常復遷棘卿禮儀有志刑辟有儀著爲甲令傳於永世天子曰咨予憫歲饑爾其往視大江之西公拜受命荒政是職敬利薄征政省役息甘萬維生公手撫綏繫起死人枯骨豐肌泮水嚙城民其魚矣公禦其患真厥宅理除其蠹賊提其龍蛇爲國活民違恤其他急流勇退天脫其羈笑傲湖山大放厥辭馬貢山川諸儒異說稽古證今著爲詳節士儀儀略人猶憚煩刪爲舉要可永不刊深衣有考古制可述春秋辯疑未成絕筆國有恤典墓有穹碑勒銘紀績百世不隳

明資政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傅諡文肅叔

卽何公神道碑

明 林 俊

叔卽公之卒宏治壬戌臘月俊巡視江西時也遺命屬之墓道之碑春二月公配吳夫人先卒敬皇帝賜葬祭公例得賜祭合葬之典俊疏公完德遠學宜贈諡并乞謚文猶有阻者嗣是吳給諫世忠申論今正德丙子廣昌令張濂又再論上曰何喬新學行俱優始終全德贈太子少傅廕子孫一人入監既又諡文肅嗚呼論至是定矣俊得以假靈卒後公者公出賢

謨閣直學士文定公坦之裔吏部尚書東園公文淵叔子第進士爲南京禮部主事家艱復起歷刑部主事員外卽郎中福建副按察使轉使河南轉湖廣右布政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以功轉左入爲刑部左侍郎南京刑部尚書又入爲刑部尚書御史鄒魯謀職大理丞公薦魏紳會公外氏與鄉人奏訐魯遂誣公與聞當道右之已而訊無驗公乞致仕魯尋謫外尋又以罪論死爲天下快言者累疏起公不果嗚呼論無待是定矣公字廷秀幼穎

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樞讀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內夏外夷之辯爲周殿謨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心儒賢爲準其學以窮理爲先博物洽聞爲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爲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文章援據經史謹厚而簡則所著宋元體見周禮集註叔卽集所編選文苑羣玉續編百將傳勲賢琬琰集秘終其身間梓行之天下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袁錦衣伺之無其隙大僚大奏獄大制作皆出其手在閩奏減銀礦課額蠲半租以無病下民而寘其於惡土豪尤者交番孽者于獄在河南黜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令者二人趙甲敗陳乙酒肆歸而溺諸河甲之子訟乙歐死誣服公獄之曰肆比民居歐必有聞去河遠員亦必有以見驗果指甲沙泥乙得辨開封並即竟歲饑故事賑至秋公令運賑來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

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附籍六萬餘戶北鹵犯邊設伏灰溝橋斬獲甚衆又犯邊殺邊將畿輔震驚紫荆居庸尤急公往經略練兵立險爲必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宣慰証有反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銷印而遷友保寧其他既還留守奪民蘆州官校私駕帖錄罪囚第徭役行賤糶經猷注措皆翊正國是贊畫泰平之大端雖未能盡副人意要之所謂異同公者殆非公人也國朝父子尚書可爲盛

識者擬之范之文正忠宣可謂世澤之綿宏治初與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可謂人望之重嘗兩得疾敬皇帝命醫診視遣中官賜酒米蔬肴可謂春遇之深雖祿世二品已即貧而義利界吟載不可犯鎮守分惠市舶遺財輸之庫武都司感薦已有文屏之贐楊宣慰聞謝致政星秘具皆不納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邱文莊以爲知己而聲色澹然晚年喪某某二子僅一弱孫吳夫人強爲立妾舉某舉某邑庠生孫某監生嗚呼公之隱無愧矣或疑公若涉隘夫繩

親之間寧有餘地公壽七十六墓去其居百武者再銘曰

天維純佑先啟盛明有毓碩人於邦之禎罔鳳誰華數麟誰種靈芝無根醴泉獨湧聯休嗣淑有本有文貞霜夏冽粹玉冬溫上宰崇望總茲銓鏡墊虛懸平神力內定秋卿式似繼總邦刑幽隱照燭囂驪順成國有申甫家乃藝陟弗震弗搖並是遺直緝典申錫華褒是宜有訶若神舊德在茲

明資善大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彭惠安公神
道碑

明 林 俊

宏治乙卯資善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彭公從吾終於
家正月十一日也訃聞孝宗敬皇帝哀悼贈太子少
保諡惠安遣官諭祭而經紀其葬之事葬之新亭丙
辰臘月十七日也某既誌其略於壙又序公之文以
傳矣及是正德癸酉公冢孫郡庠生輔請文於石公
諱韶鳳儀其字其先自戊公五世居涇口而益積於
體正於思孝二公則公祖父父也皆贈通議大夫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陳妣林皆贈淑人公父故儒
者代門生陳變名舉責代償五百金產幾於盡父受
妣負口食之虞公從容開譬授徒以續其匱景泰丙
子舉鄉薦明年第進士爲刑部主事員外郎即中憲
廟朝疏言張璠不當爲僉都御史宜用王紘李秉業
盛副人意言周遵不當以貴戚奪民由傷國本宜還
民再下詔獄賴言官論救得釋爲四川按察副使疏
言藩府葬祭差中官勞擾行藩司便爲廣東左布政
司疏起陳獻章爲翰林檢討疏總鎮顧恒取方物監

舶章奏請均徭六十戶充私貢非宜俱見停減最後
言梁芳弟千戶某探禽鳥花木擾民忤旨調貴州居
九月擢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蘇松等處
入爲大理卿坐論星變過直道改舊職巡撫順天整
飭薊州等處軍務值天象示變疏言時政及糧運數
事孝廟初臣僚交薦王瑞毅公及公數老人望當顯
用瑞毅起爲吏部尚書公爲刑部右侍郎奉詔巡視
浙西勅罷守臣一人尋兼右僉都御史整理兩浙漕
政疏言浙西鹽利倍浙東亭戶抑配尤甚宜定折價
之輕重及減溫處課額事竣還朝倣卿使流民圖國
竄戶窮苦狀以進進吏部左侍郎與瑞毅莊莊重靜
人不散干以私庚戌彗星見天津疏言正近侍慎官
爵厚根本減後錢其正近侍謂內臣言輕重能爲禍
福合利源盡出其手分例相訟虛名實支誰能詰之
凡章奏允而後下無復論奏是失政體也有犯多從
寬免有敗人死不問有論死尋原是失刑柄也第宅
服用踰制益祠請地非分之求曲允無禁死而莖至
與銀八千兩望折其氣以服其心職務終於所司咸

福之求已出末言午朝祖宗勤政之典乞師其意惟
議經邦急務如有大陞除有大災異有大邊報工程
囚犯於御前評議可否不惟國是定事體熟而羣臣
邪正優劣自辨孝廟嘉納爲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
總兵兩廣賊累鉅萬爲御御史秦紘所發公抵以法
景挾威晚于內降構紘公執如初竟不能奪會旱求
言疏言會議刑庭人奏及他奏問諭旬日方得上旨
恐涉少斷內使王萌苗通高永犯死得充爭軍恐殺
人不死無復畏憚乞勤政守法宮中府中爲一體昌

國公墳塋宜量減工程陵戶勇校等役宜量限優戶
權璫憚厭之連摘曹屬細過休公公不爲動以疾在
告既連喪潘翰二子密定憲三孫哀以漸累疏乞休
上勉留再四命近臣以醫來視既之椒卽去端毅又
去公益孤去意益決甲寅六月復疏者三上憫公懇
誠特賜允命乘傳以歸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人夫
四名爲國愛賢者猶望公卒佐明天子興太平之治
御史宗彝等復羣薦之朝然公亦疾以老不復能當
世責矣生宣德庚戌九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六

元配繼配皆黃氏贈封皆淑人以卒藩卿貢士婦陳
知縣裕女瀚授嘉興縣丞婦楊舍事琅女再婦卓察
使天錫女女嫁余主事微子楠輔濬之子婦陳御史
茂烈女貴則瀚後也公問氣收之吾聞而闕之國家
豐亨之運學以儒者爲宗省察性情清其心以求聖
賢氣象澄潤淵永人莫窺其際方不忤物廉不近名
容禮若甚溫而嚴冷自不可犯弱冠出己意作長義
攻舉業者宗之鄉薦學故有璫金諸生輸納良苦公
始却還爲故事鄉國物品在人在刑部屬屈濟輩直

出其上四川樹植風紀燭伏稱神明問邑劉者與其
族爭里域陰礙安岳庖氏焚滅其家男女二十有一
人死府久不決公訊而服定遠曾者乘其從兄避盜
掠家財以去比覺聚羣小夜殲之盡其家一十有人
死陽訴於公公訊又服淫祠多見焚毀司有五顯廟
碎其像易以清獻趙公神主實察相觀濁風爲之一
變在廣東廉問疾苦而罷行無俸挺身當怨心欲事
事不涉屬民補吏以書工拙才遲敏爲屬大小事制
易之差奇謂杜絕公堂宿垢滌以盡貴則又然巡撫

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於愷悌凡歷四省兩
直隸人愛若親父母廵歷願先入爲快留則樂去則
憂別則走送泣下惟不利於私璫及爲眉州宜興二
柄要不樂宜興至死猶追憶予廵視江西適椒卹物
故爲疏請益并致不平於公略曰臣聞彭韶何喬新
在刑部屬並貢時名積官俱至高書韶忠亮懿純喬
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
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概
屬心焉韶歿有贈有諡具悉聖天子優異名德盛心

然韶文有也忠與正肅與獻則又有也不知議謚之
時何取惠安之義率不類其爲人無足服中外之心
以取後世之信故下廷議易謚與椒卹兼畀以文事
雖不行士論稱爲快嗚呼公則固遇矣道大行矣然
非究其至也端毅椒卹我公宏治初年三大老盡矣
由今視昔其有餘慨焉公所著有從吾滯稿若干卷
奏議一卷名臣錄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日錄秋臺
錄北岳代行錄各若干卷續修莆陽志十卷成都志
二十五卷某生後迹疎風味也銘其容已耶銘曰

皇明撫運世有文武元貞氣光獻降申甫烈烈惠安
遇我英宗又我憲宗又我孝宗純誠允諒忠蓋始終
違學壯猶茂揚中外人有鳳麟國有菁莪宏治大老
端毅椒卹公參其間千一其汎基有唐虞邇有堯舜
爰及都俞天子之聖帝念遺德曰予易名曰予贈祭
曰予經營言則康懿言則惠安兩峰我我萬日之觀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劉忠宣公神道

碑銘 明 林 俊

國家仁育區內元氣毓和名人間出以茂贊鴻猷弼成宏治之治若東山公殆非偶然者公諱大夏字時雍上世東平劉氏宋都統制寶從岳武穆平湖南隱華容之東山十三傳爲公未名楊文定公爲之名未冠黎文僖公成之學發解首爲進士爲庶吉士與李文正公同讀書中秘主事職方郎中車駕而復爲職方也名逾起中貴人獻取交南衆索故籍匿其籍朝

鮮貢道由鴉骨關迂迴數大鎮達京師奏由鴨綠江便公曰祖宗微意孟蜜賂立安撫爲滇夷患固有以阻之於先者矣爾犯雲中師失律檄書告急倉劇有餘解權瑞大異屬意薦少司馬亟求衆知閭藩進兩轄尋進副都御史有事河決自上流孫家渡既三十里四府營既十里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而別河張秋之南以行運舟河就馴璽書褒賞入爲戶部侍郎宣大便就擢爲勢家利公別儲募商民寬士飽乞告起左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兩鎮出私卒十三

村藪盜爲之衰止入爲兵部尚書召問所辭故曰民貧恐生變本兵重地臣無敢來數日再問徵有常制曰近恐不止常制問兵曰與民等貧舉水鐸香村無藝之征與轉漕番操了責私役諸苦上曰豈知至是詔諸司條弊政與分外之微既聞淮南思變爲寢問歲儲不給財何在曰廣閩省歲廉與中鎮歲索猶不相當上歸思久曰求如鄧原麥秀者用無亭己益廉瑞也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曰求治亦難太急但如近日與臺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苗達乘由報欲劫營上語公因及永樂時破由之意公曰當時卽福兵俱而近河套亦幸免且今兵力不逮未若戰守爲計時戴莊簡公在側贊言是上曰微二臣言幾爲所誤甘肅副將魯麟持部落要大將不遂棄歸願撫其衆奏至上問公公曰第叙其先世歸附之勞從其奏兵權去無能爲麟果快快死是時上慨然君臣相與之盛凡召公偕莊簡爲多名而不官至幄前左右却立大政事大封拜大釐革密議移時問及左右未對曰畏之乎曰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語久起蹒蹒行上

老之令扶以出不受私費與金請老溫旨諭留有聞
密語之備忌公無獨異沅然者荊州密雲保定繕城
增戍奏還其番閩萬兵隱然京師兩腋有造飛語宮
門者上曰是豈外人可到有不得私役是軍者至是
上眷益深而公之任益重知無不為世方改視而孝
廟升遐公亦致其任去柄移還瑾繕紳羅致以盡尤
甘心於公芳字贊之建致詔獄得屠公滿赦解猶戍
甘肅瑾誅釋還道復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歸六年丙子五月晦日雷電風雨大作作已公歿壽

八十一高祖先祖曾祖必宏祖御史公行簡父察副
公仁宅並贈兵部尚書妣配並贈夫人公開朗平粹
休休然樂善貴不忘貧與人言忠孝教士廉謹教子
孫士農不乞蔭預卜壽藏所居西五里僅記其履歷
大都父之追賜葬祭諡忠宣錄其一孫國學俊忘年
味似虞公夢公率寓詩於隱公亦為子私念更燭情
事無復山東聽雨時矣神道之文祖修之請布公之
欲也公清約如知白先憂如希文公望如彥國能處
大事如子明忠結主知望實孚於中外問安否於裔

表其仕其止其世可知也銘曰

粵古在昔嶽降星精遠猷方格坐廟以行黃髮詢茲
底衷孚契如水如魚于斯允麗良臣惟聖商賁維賢
於是獻替一日三宣風時海馴遺弓斯泣悠悠蒼天
斯日何日泰陵昂昂岳峙一方公化在東公神在旁

太保兵部尚書余公神道碑明 劉 鴻

成化中兵部尚書余公奉勅行邊宣布天子威德屹然西北長城天下豪杰望其風采愚不肖懷杞人之憂聞公名恒思一拜下風於鉅鹿不果公薨之又若干年始獲托交公之子真請公奏章讀之忠愛耿耿益未嘗一日忘朝廷也真以公行事傳於邱文莊公而神道之刻謬以委予予少且賤不可犯不避而公之勲德海內人樂誦之遂不敢辭公諱子俊字士英四川眉州青神人其先世家郢之京山元末遷眉父祥國朝洪武中戶部郎中公十歲而孤天資穎異在羣兒中識者已爲之屬目長從吳憲使中受毛詩中景泰辛未進士拜戶部江西司主事陞福建司員外郎清通疆毅遇事冰解有甲乙皆勢家爭田未決者久之部以執事檄公甲姓偶同地名遂執田爲故產公一言近譬以明其不然遂帖服能聲流聞衆難叢委無不了了者天順庚辰拜西安知府西安當三邊孔道使節旁午公既經紀郡政而尤旁周庶務六年治績最闢中天子下璽書褒異之明年擢陝西右叅

政督三邊又明年陞右布政使論四之變兵需百給區畫多出公手庚寅轉浙江左布政六閱月西夏有警廷議謂公居陝久熟鹵情故卜諸人無以逾者遂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延慶在三邊爲內地東西諸邊皆營堡阨塞而延慶無阻賊偵知之至是入據黃河套以伺機變朝廷屢遣文武重臣整軍爲備兵費不貲公在邊躬歷疆場山行日數十里盡得形勢之勝建議倣正統中諸邊故事築邊立砦堡以禦之會鹵出套上屹工斬山伐石壘而墻之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千里墩臺相望曲有規制榆林戍自正統中成化初始立衛諸皆草具至是公請以陝西軍籍之隸他衛及初謫戍南方者之子孫免其選役編置伍中拓城溝除戎器請建學樹師教其子弟俾感激知方課督閭閻貢之樹藝界石之外拓地屯田分給軍民耕種得糧數千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營爲重鎮鼎立三邊鹵過其下不敢睨眄而去矣已以功轉左副都御史乙未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丙申以本官移鎮關中有詔經畫

方略公條衛國保民弭盜安民選將守隘善後七事
皆關中軍民切務前人未舉者既入皆從之行之至
今稱便是秋入議時政奏免岷河洮三衛之戍南方
者一萬有奇易置南北之更戍者六千有奇就以分
戍固原之葫蘆峽并魏王城又設平鹵鎮戍二千戶
所領之既歸鎮岷州生羌作亂討平之捷聞賜勅獎
勳有北鹵懾其威聲西戎遭其創創之褒公在西安
嘗病城中水多蟻告引潏河自丈八頭通十師行十
五里灌城中以足民用而洩其餘於城外積久水啗
城址欲修之未果至是開新渠以達渭河公私並濟
人號余公渠涇陽洪口堰地勢斗塞鑿山濬流溉田
四千頃費出公帑民不告勞而食無窮之利丁酉召
拜兵部尚書論前功加一品俸逾年加太子太保賜
瑪瑙帶織金麒麟衣一襲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
兵征建州內附女直詔下兵部議公以禦戎宜先守
備建州邊衛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
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
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公意欲奪邀功者之計

也至不可阻則復亟論之時權敵方張公抗言人甚
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卒無它貴州守將有所憑
恃亦言播賊賽果等侵掠恐滋後患乞調湖廣四川
軍馬五萬會貴州討之公言賊在四川而貴州守將
請討是當有主者且饋餉無水道推挽度非時勿擊
便上是之乃止播亦如故庚子丁內艱服除驛召改
戶部尚書癸卯大同有微僉議邊防久弛非公無與
彈壓者乃命節制沿邊諸軍事公請兵數萬分戍要
害以遏鹵勢令行關外紀律嚴明鹵聞之引去召還
加太子太保甲辰星變上言乞朝廷罷土木重鹽法
停濫賞禁爭利杜貴倖之乞聞田罷中官之預外事
者皆人所難言中外快之亡何上以大同宣府國家
藩蔽兵荒之餘民疲政蠹他人未足深杖命總督兩
軍自總兵以下咸聽節制公至按壘誓師出其心法
作練武圖頒之將士知兵者以爲奇度地形上疏請
如延綏法築邊牆斥壕壘宣府大同及偏頭關東西
千三百二十里之間各立墩臺懸樓可以瞭望擊賊
兵民一勞而省費萬萬命下如公奏施行既而宣府

守將連約束公奏勅之忌者中公飛語改左都御史
專鎮大同因據據公行事上命按之一無所得止落
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逾年復起公典兵政入
朝以疾乞休致不許悉復舊所兼官再閱月憲朝升
退今上嗣位以疾屢求去不允溫賜有加疾且亟猶
免起視事屬四川湖廣大荒公慮有變奏遣將臣鎮
壓之以銷未然既封進數問得報否或曰未默然良
久卒時己酉二月二日享年六十一上震悼輟朝一
日遣官祭葬贈特進光祿大夫太保賜諡肅敏娶魏
氏封夫人子男二寔以卿進士從蔭累功官至錦衣
衛指揮僉事次寄早卒女三長適兵部主事歐鉅次
適吳慶閩次適萬暈孫男二承芳承祖錦衣百戶孫
女二重桂重秀公純明愷悌孝友天至先公不逮養
言及時時悲痛奉太夫人傾誠愛日惟恐不當其心
在陝中名位方升連章乞終養不許至形之詩曰半
生未遂陳情表萬死真爲不孝兒舉朝傳誦之弟子
偉先公遺腹生公篤愛之早卒撫其孤寡踰己子移
所應升太學生曰以承太夫人之志其制行有本如

此爲人沉毅寡言雅尚風節文章根據義理而時出
奇氣見集中如其人與人重然諾居卿有愛利祛忘
勢下人蒞官勤慎不爲繳繳之行而清操儼然雖盜
賊亦知之至過門不入國家大事無鉅細身任之持
論始終如一所最惡邀功殺人者出居庸時宣府有
百戶韋瑛者詣軍前告人妖言謀不軌請圖之公曰
韋瑛曩以附勢得請此必其誘致人罪而發之以爲
功者論曰非師命不許則以白所私太監張善定西
侯蔣琬張蔣與公同事既昵瑛且覲功賞力白公舉
事又不許至假大義激公乃下有司捕其有名籍者
百餘人械至行臺二人者欲公檄所司煨成之公曰
此六事朝廷當付法司我輩無庸干也跪上辭旨二
人殊上命羣臣廷鞠之一如公言即日有旨斬瑛洎
李某餘人皆不問遣之衆咸服公不動聲色而能全
活生人如此嗚呼公非所謂社稷臣耶公發身賢科
十一居內十九居外而其經濟之功赫赫於人耳目
至其極力終身不忘者在邊牆一事蓋公實見其利
害成敗斷斷乎不可移易宜其勇決而不疑堅寔而

不變也惜爲忌者所阻而翰林之功不能大集於三
邊天下古今不滿人意類此比年戎馬南牧朝廷雖
多方禦之不使汚我北鄙而爲力固有遲庭矣此公
之精忠千載當與日月爭光而饒人者所以至今得
罪於天下也雖然如公之才器德望豈止一試邊牆
而已哉茲又天時人事之不可問者敬書以俟方來

明亞中大夫太僕寺卿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邵公神道碑銘
明徐問

公諱銳字思抑別號端峰其先汴人也從來南渡居
於杭之仁和唐棲鎮曾大父敬大父榮父訓有鄉行
人號坦直翁祖父皆以公貴贈太僕寺卿祖妣而下
皆贈淑人翁四子而公最少天資穎敏刻志學問且
謂老子書可以治世年二十一舉宏治辛酉鄉試正
德戊辰試禮部第一廷試第二甲第二賜進士出身
改庶吉士始悟過信老氏言游心聖賢之學時值逆

監瑾播弄朝權同事者謁其門遂得內旨俱授翰林
編修公恥與列欲疏辭不就伯兄欽以危言沮之尋
以父喪去任瑾敗詔罷傳官因及公言者以非其罪
服闋調寧國府推官陞南京文選司主事遷祠祭員
外郎以疾告歸庚辰起爲江西提學僉事嘉靖改元
陞福建副使提學如故時方尚新學往往指摘先儒
語言一二輒加訾毀文則多務剽竊競爲詭異公痛
抑其習每語諸生以正學之原謂朱程爲必可信凡
書肆時文陳言繁亂正義訛舛者以既聞悉從刪正

由是兩省士習稍變矣所至訪求忠節若永樂初分
宜黃子澄死於革除漳郡教授陳思原等六人臨哭
舊君死於繫獄正統間清沅令呂鏞革死於賊皆命
有司立祠祀之咸紀載其事其他先賢如真西山墓
楊龜山祠廢皆修復如初在閩南歲饑白撫臣放賑
兼諷以詩且移書軍帥謂漳泉諸路當合擊沅賊論
其黨使自相攻束身歸省者罔治飭各道勿得掩焉
已功規模梗概亦略施行矣還湖廣參政又還河南
按察使未及數月獄多平反還廣東右布政使再遷

山東左布政使咸有惠政及入進太僕卿欲有所建
白會疾作乃止甲午乞歸是年臘月二十八日卒享
年五十有四訃聞贈官賜葬謚曰康僊實異數也公
平生恥近名故不立門戶惟以程朱爲宗宅心虛明
檢身篤厚而尤以節儉表俗胡端敏嘗與論治體公
曰大者月升俊又日宣謹言然後規模定而經制可
興也其議漕政曰引黃河以濟漕猶借狼兵以禦寇
惟疏於障以復水之故道耳論邊務曰先守後戰是
不可謂體用之學乎平生友如胡端敏魏子才夏敦

夫相與激昂風節切劘道義與桂見山公善及爲相
弗抵以私書故司徒泮素不識面見其子貧將鬻宅
以償積負捐俸周之俾得蔭叙而公恩蔭則又請讓
於伯兄之子元章尤人所難者沒之日囊無數金薄
田止百畝尤諄諄然戒其子毋乞恩澤其行義節概
起絕風塵噫若公真可以不朽矣配沈氏贈淑人先
公十載卒不再娶子男二長存夫人沈出邑庠生文
雅足繼公志次省側室唐出女五長適吳御醫子同
次適同里張洪子宏次聘於嘉禾項鴻臚卿子元深

次許崇德周都諫子幹次許嘉善沈庠士渠子炫存
以某年月日葬公於起山之北至是又若干年持公
遺範錄請碑於子予自識公於江西即爲知已繼察
於廣藩蒙公麗澤實有古人相觀責善之義又會公
於京即見其病色愴然如不能勝復聞公訃於官舍
而哭之自謂海內交將於公無幾今日之托固有不
容辭者若夫文體莊重力去浮華則海內學士大夫
所傳誦及諸集傳在茲可略云銘曰
若水東注雙峰效靈二氣之萃是生中丞岐嶷少成

粹養深造諸子路岐訖變至道得固無損加之弗驚
敦典力義樹多風聲人壯於趨我怯於避匪公之惠
君子居易謂公宏富而壽於施世教人心如覆得持
懿行嘉言日崇以信辟攸鼓鐘惟實斯震壽弗比德
才浮於官銜道淑人公業具完申錫有章攷生有謚
石以貞辭以告來世

大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余公神通碑銘

張岳

公諱祐字子積別號認齋其先自歙之篁墩遷鄱陽
清泥高祖浩又自清泥遷仙壇別爲方山余氏而二
族俱以繁衍曾祖企周祖泰福清知縣父瀾以公貴
贈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自幼穎
異始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敬齋先
生居仁潛心踐履徒步往從之先生一見謂其器可
以遠到以女女焉公學問豁達啟發於敬齋者最蚤
成化丙午領鄉薦登宏治己未進士授南京刑部貴
州司主事轉廣西司員外正德戊辰勲臣有爭鬻者
公嘗署其案忤逆璫劉瑾意落職瑾誅大臣以廉正
執法薦起家知福州府愛人恤獄事先大體不以耳
目摘發爲聰明鎮守內臣豪買市物不予之直又以
白金二百兩強府令爲市改機若干公入其金於帑
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爲羣涕泣懇遣之將以狀聞
於朝鎮守懼稍戢求以事撓公會大早衆請禱雨鎮
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感動天地可使之獨禱

公齋戒出郊而雨。適應鎮守趙愈。獨伏思以傾公陰
道人構於嚴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公
行素高，謀孽竟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
吾豈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
司副使始解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
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
樊準白公，公命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廣西。
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今上登極，詔復
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兩院爭可否，平反冤
獄。按黜巨賊以數十當其據理以爭，辭氣棘棘，聽者
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有心慕乎古氣
失之偏之語。公聞之笑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
坐調廣西按察使，遷湖廣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
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公自調廣西後，公
論益以明白。嘗國者知公剛正，可大用，故三任皆未
久而遷。吏侍報至，公已不及聞矣。嘉靖戊子某月日
也。享年六十四。公學務有用，不事空言。發端於敬齋，
而推其本原以爲出於程朱之書，尤究心焉。微言精

義多所自得。其言曰：「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
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
光明篤實，而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
古人矣。」其時公卿間有指主敬存養爲朱子晚年定
論者，公據朱子書之切治道者爲經世大訓，其論及
文章辭翰者爲游藝錄。見其學之備體用兼大小，非
近時所謂單傳妙訣者可擬也。其篤信如此，蓋公進
欲以其學施之天下，退欲著書立言以垂後來，不幸
皆未及成就。其餘緒之見於世者，公不自以爲至也。
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游皆賢士大夫，而於莊渠
魏公子才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而退無後
言。有以其過攻之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而重之。推
論當世正人必及公，云：「先娶胡氏敬齋先生之女，逾
年而卒，贈安人繼娶劉氏。封安人子男三，長然，次煥，
次終，俱側室出。然煥邑庠生，女一適劉時澤。孫男一
圭，曾孫男一公。素清貧，歿後無以爲葬，越十四年爲
辛丑六月壬申始克葬於縣治東之利陽鎮劉安人
附焉。墓石未樹，又三年爲甲辰冬，門人張某來撫江，

右乃叙公世系官閥與夫學術出處之闕世教者刻
石墓道繫以銘曰

學宗程朱如射之正一言以盡曰敬與誠前哲既遠
異說震驚羣聽方憤公心如醒剛明邁往期一廓清
仁聲義色方矩直繩推以臨政物莫之撓公所獨持
公所力爭如有降監亭畏饑評滇海萬里少宰上卿
甫命而仆視天惜惜番水上游鬱鬱佳城學術尚論
千載作程

明兵部右侍郎胡公神道碑文 薛 甲

明有大臣族不傳而人心有謬葬不具而公論有祠
行不同而考於義有合者曰蜀嘉州胡公子昭公之
歿去今百五十年嘉州去吾常之江陰亦八千有餘
里以予之額蒙不學無所考信而能知有公者以有
公鄉人彭程二公之傳記與州誌故老之傳聞也故
曰不待族而譜華除年靖難師起公以兵部侍郎與
其師方公孝孺同死國事凡人道送終之具與春秋
祭享之禮無一備者乃今龍山之陽有宮有額又有

祀田以供蒸嘗而公與其弟志遠女金奴血食一堂
輝映千古則今監察御史豐村金公之爲而予以分
憲茲土贊成之也故曰不待葬而祠然公以社稷重
臣海內名士當我文皇帝重清六合之時而不能與
解楊諸人共致雍熙亦或有以從權之事望公者致
之聖門則孟氏願學孔子孔子見南子不拒佛肸而
孟子不與右師言不以手援天下者公實類之意聖
賢有定分公雖欲捨其所不可而學聖人之可有不可
可得者此予所謂攷於義而合者也語曰聖達節賢

守節公之行守節之謂也公字仲常爲人剛毅篤信
和名志高以榮學訓導見我太祖高皇帝賜今名遷
官翰林當是時文學之士滿朝而公獨師事方公講
性命既赴市曹將就戮矣猶作詩諷朝貴從容不變
踊刃如歸此其大節之中又有可聞者如此以予所
聞推所不聞知公他行多類此者而以時諱不傳爲
可惜也雖然有諸君之文有豐村公之舉亦足以不
死矣公無墓道宜無所樹碑顧要侑於此則明靈出
入可以義起而予以職事承諸公之後亦當有詞銘

曰

峨山東馳結爲榮川靈秀萃之是生大賢胡公之生
遭時遇主命名擢職簡自天子既得所事爰擇所師
侃侃方公講論不疑雲雷滿盈江河盪激公以一輩
欲扶人極豈不自知力之不任大義莫逃以靖吾心
方公殉生公死亦繼玉映金輝千古增賁凌雲之巔
巍然有宮邦人所築霜簡所封月映清江先生棟宇
公神來歸照我桑梓秋膏春祀蘋藻馨香公偕弟女
笑語同堂公名我知誰謂無謬公神我依誰謂無主

人心不泯公祠不忘有如不信視此銘章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
成護軍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明張時徹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鄆廷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少保殿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儉樸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至濠

宋翰林掌書蓋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舉火者即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趣自適時有林融者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遠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哺其徒元乃馳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卿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良善解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即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而深心惻焉時孫倫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

輒盛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啟牘錄其渠魁二百人已乃遂火其居燬於樓倉皇掖使者跳而走詰旦大憲曰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算濠即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破家以活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燭通經術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和迥絕讀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目即洞其旨嘗遊燕京問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生遊講濠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

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謁文安公曼碩見公報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葛孔明之傳蓋雖未試於用亦已頓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感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檢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爲掾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道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即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相帖里帖木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捕誅其兄弟而招安其脅從者方氏大懼行

重賂求解而公峻却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有院臺則胥甘焉降詔招撫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羈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當塗蓋幾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從者輒擒誅之畧定其地矣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後授行省郎中時經畧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僅縣儒學副提舉格授處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倉併金華關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效之且天命有歸子姑待之會高皇帝下金華定括倉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者乎客遂亡去公

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升并家人參掌之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上命來聘公遂縣間道詣馬陳時務一十八策上悉從之會陳氏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計之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上曰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陳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上遂用公策新獲凡

若干萬已而領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詔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上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舍堅城而還拔江州遂平江州上嘗使都督馬勝攻敵城公授方畧以雲物爲驗及克敵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以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踴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括倉穀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憂設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定公即遣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郡平章諸軍克復處城苗帥就擒公時語所親上必有一天下衆心翕然方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白於上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入貢矣上時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擒耳已而果然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

據浙西衆謂蘇胡富饒宜先取之公曰士誠自守固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烏陳氏既滅取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氏大戰彭蠡湖公密啟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水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羣雄逐夷狄再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深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守心羣臣皆

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上以公語諭
羣臣衆心始安後大早上命公諡滯獄凡平反若干
人兩即隨謝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上方欲
刑人公請其故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頭
上有血以土傳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
有報至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上大
喜悉以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士誠平後有張昺者
欲亂政上書稱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
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果以爲發其奸也而怨
之使齊翼巖等詞公陰事欲陷焉未及發而果先事
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以中公而上洞
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果通謀狀
上不憚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營
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純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必得大水若束小木
爲之將速顛覆如臣駕純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
改元上登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
計臣謂比來制畝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

石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上幸鳳陽
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
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憲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劾
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當死而
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縣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
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上益思公言手詔叙公勲伐召赴京師
同盟勳冊公至賜養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
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拜上知其至誠不強也
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次胡惟庸公皆謂不
可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
惡太深又不耐繁劇爲之祗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
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三年七月授宏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憲伯四年
正月賜歸老於鄉八月上手書勉期問天象事公條
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
宜少濟以寬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

類率楚其草人莫得其詳也初既結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民竄販私益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上設巡檢司控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若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先白中書省而選詣上前時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悉刑部尚書吳雲誅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爲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捕遷居氓激之爲變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建建置獄復不許於時非得上渥春公且族矣比公

入朝惟引咎自責先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惑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益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如拳石公遽白上而疾遂益篤三月上知公且不起御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歲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翠眉公集五卷皆傳於

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宗景濂以德抗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宗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肺腑至義所不直無所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倚草莫能測也累贊大功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避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

變則累日不憚益志念深矣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恤上亦甚禮之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儔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

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上之思我倘有
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
政寬猛如循環耳請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惟聖明留意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
夫人繼陳氏次章氏陳生子男二長建縣考功監丞
任江西參政卒於官次仲瑋授閩門使賜除奸摘佞
鐵簡侍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肅遠慶寧代谷六
王府軍務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上深憫
其死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文皇
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闕遂停
祿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宏治間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
祠本郡蓋數用言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
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畧曰基當草昧之初首識真主
金陵謁帝勳中機宜觀其陳天命之有在斥爲主焉
不足事舍安慶而選拔九江欽士誠而急攻友諒江
南大勢已定於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衆設策運
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用

夏滅夷之功我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
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
之大計徃徃屬之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子
房之喻功臣廟廡既圖其跡青田邑祖復減其科推
基之功於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當隆佐
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責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太廟
乃復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
利九世方興至今若合左券云微鄉里後進伏讀功
臣翊運諸錄而景公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
之文章夜旦皇皇恒思執鞭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
篤屬標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下彰也而繆以隧道
之碑見屬即不文庸何敢辭銘曰
於惟掌書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
百千其徒何以極之爰大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
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韞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
叢枯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鼎斯沸莫赤匪狐
廼有真主應天受符開闢草昧翼龍以飛運籌帷幄

以張以弛天膺其表人固攸窺羣雄竊據次第除
大命既集邊寇卒逋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
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松帝寵其直人嫉其忠
奄殞非命實恫帝衷丹書錫爵賞延不窮厥惟允子
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聞丕風嗣傳式微謂天曹曹
爰有封章頻額九重哲后考德宗工記功迺集廷議
報稱宜隆侑享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同
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主裴胥慶厥逢公文日星
公烈華嵩既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共况也梓里
奕世其風邇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香詞曷貢元宮
庶托貞珉光照罔終

特贈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明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隸二百年間
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于隸事最著
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
沈陸變生非常非有補天之器扶科斗之能安敢
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
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於公已表
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
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
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
告謫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寔墓祠而祀之以碑
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事
業詳具家傳謹擬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
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
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

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廊廟卿先達司馬余肅敏風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執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熖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囂然而長沙亦倭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人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識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毅皇帝匹馬撫居庸闕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豪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

鳴鏑衝塞驚折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勢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索梟獍在側磨牙談舌懷機事有一變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析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抑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實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出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增鄒之臍可不焚矣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數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宮陞矣蓋以安社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

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
也不便雖不易之孰樂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
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心推心察
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
俟泰陵掃宮後作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即
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
於去以免義我尤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
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
求裁無減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
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
論出於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是
繁徒至聖主懷怒疑有諷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
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
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比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
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
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
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爲大業之
未終也然聖皇念公則未嘗已也何則漢宣偶一思

故劔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儻微我世皇亦數起用舊
臣而因識皇心之默存於定策豈不然耶故十年之
內九重懷却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効未奏也假
令公垂老尚在則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乎應知佩
可育還劔當盡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我皇上
知世皇之意也改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憫忠以慰
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盛德曷以
加哉往者奪門爭甚於公之謹乃英皇獨難之爭
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於公職焉時惟憲皇
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洗雪而嘉忠憫
忠於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
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
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公幼
讀書日以奉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
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後叢瑣遠
邁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
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
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

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報草威武勅已濱死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洵洵誼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鄰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點相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間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選暗棹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孺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戶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

不以爲喜曰此末事也謹言行修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漑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碑費修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史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慎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恒中書舍人先公卒忱舉女二長嫁修撰余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育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卒於正寢於時慎以議禮請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已而惇忱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慎繼室黃氏

云氏遂率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曰矣
亦天以報功勤勞王家也嗟乎宜孟之仁成季之惠
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既哉貞吉曰惜乎子言也陋
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
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
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敬歎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
行兩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四
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兮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
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跂靈駕兮
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鐘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霞旄月兮容
蒼蒼眇一兮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歲
張妙舞並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
何卿天旋忽有靈華飛薪傳大兮燈光光儼雲駢兮
烟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涵涵嘈於岫兮鳴
於阜居乘舫耶乘舫石嚙月兮山鳴掀髯扼腕談何
高登樓慷慨意初消喜相逢兮雲中蕭瑟相追兮澗
中壽百年懽會在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
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墓碑
墓碣

墓碑

漢至六朝

司空文烈侯楊公碑 漢 蔡邕

曰漢有國師司空文烈侯楊公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元子皇祖考以懿德膺及肆勤武建休勲啟洪範公祇服宏業克丕堂構小乃不敢不慎大亦不敢不戒用周有擇言失行在於其躬洎在辟舉先志載言罔不敢諉乃自宰相以從王事立功不有用辭其祿逮作御史允執國憲納於侍中在帝左右爰薰武事王師孔閑羣公以舊德碩儒道術通明宜建師保延入華光侍宴露寢敷典誥之精旨達聖王之聰睿帝以機密齊栗常伯刺任鮮克知戒以釐其采令公再作少府俾率其屬以熙庶績天地作險國家丕承軍門祛禁式遏寇虐命公再作光祿亦總其熊罷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以帝家嚴嚴大理惟制氏命公作民尉惟刑之恤旁施四方惟氏折獄蔽罪於憲之中亦惟三禮六樂國之元幹命公作太常明德惟馨八音克諧神人以和永世豐年溥天率土而眾莫不命公作司空公惟載之翊明其政時惟休哉惟天陰臨下民彞倫所由順序命公作司徒而敬敷五教以

親百姓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時惟休哉孝昭於辟雍命公作三老帝躬以祇敬尊有虞於上庠蒞蒞大運坐光烈耀命公作大尉璇璣運周七精備軌時惟休哉帝欲宣力於四方公則翼之辟道或違公則弼之虔恭夙夜不敢荒寧用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天子大簡其勲用授爵賜封侯於臨晉功成化洽景命有頌帝乃震勳執書以泣命於左中郎將郭儀作策賜公驃騎將軍臨晉侯印綬兼號特進謚以文烈寵命畢備而後即世肆其孤彪敢儀古式昭銘景烈銘

曰

天鑒有漢誕生元輔世作三事勲在王府乃及伊公克光前矩悉心畢力亂其紐武化洽羣心澤漫綿宇帝曰文烈朕嘉君乃為邑河渭建茲土封申備九錫以作其庸位此特進於異羣公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頌大雅揚言今我文烈帝載用熙參光日月此功四時身歿名存永世慕思

郭有道碑并序

漢 蔡邕

先生諱泰字林宗大原介休人也其先出自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實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應天象聰敏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遂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使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肩乃替德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嘗以疾辭將蹈鴻涯之迹跡始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冥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生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銘景行俾芳烈奮於

百世今闕顯於無窮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元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俊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撫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播紳言觀其高棲遐泌卽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茲銘摘其光曜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陳太邱碑文并序

漢 蔡 邕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含元精之和應期運之數兼資九德總修百行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焉善誘善導仁而愛人使夫少長咸安懷之其為道也用行捨藏進退可度不激訐以干時不遷怒以臨下四為郡功曹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閭喜半歲太邱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會遭黨事禁錮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交不諂上愛不賁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敕省時年已七十遂隱邱山懸車告老四門備禮開心靜居大將軍何公司徒袁公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持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事紆佩金紫光國垂勲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不至宏農楊公東海陳公年在哀職羣寮賀之皆舉手曰潁川郡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懸於文仲竊位之負故時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八月丙午遭疾而終臨歿顧命留葬所卒時服素棺擲財用視喪事唯約用過乎儉羣二百僚莫不各

嗟慕數知名失聲揮涕大將軍弔祠錫以嘉謚曰徵士陳君稟岳瀆之精包靈曜之純天不憖遺老俾屏我王梁崩哲萎於時靡憲措紳儒林論德謀跡諡曰文範先生傳曰郁郁乎文哉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文為表範為士則存誨沒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含光醇為士作程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奉禮終沒休矣遠聲遺官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總麻設位哀以送之遠近會葬千人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鮮能反之重部大掾以成時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而不朽者矣乃作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於皇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微言圯絕來者曷聞交交黃鳥爰集於棘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汝南周巨勝碑文

漢 蔡 邕

君諱翹字巨勝陳留太守之孫光祿勳之子也君應乾坤之淳靈繼命世之期運元懿清廟貞厲精粹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終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援天心以立均贊幽明以揆時沉靜微密淪於無內寬裕宏博含乎無外之纖罔不總也是以寔繁於華德盛乎譽初以父任拜郎中疾去官察孝廉是時郡守梁氏外戚貴寵非其好也遂以病辭太守復察孝廉乃俯而就之以明可否然猶私存衡門講誨之樂不屑已也又委之而旋故大將軍梁冀專國作威海內從風世之雄材優逸之徒莫不委質從命而顛覆者蓋以多矣聞君洪名前後三辟而不降身由是縉紳歸高祥公事德太尉司徒再辟三辟察賢良方正州舉才表貴令皆病不就擾攘之際災青仍發聖上詢詔師錫策公車特徵君仰瞻天象俯攷人事世路多險進非其時乃託疾杜門靜居里巷無人跡外庭生蓬蒿如此者十餘年茲梁不能奪其守王爵不能滑其處至延熹二年乃更闢門延賓享宴醇樂及

秋而梁氏誅滅十二月君卒然則識幾知命可觀於斯矣洋洋乎若德雖崇山千仞重淵百尺未足以喻其高究其深也夫三精垂耀靈者有表爰在上世作者七人焉有該百行備九德齊光日月洞靈神明如君之至者與豈所謂天民之秀也享年五十不登期考遠邇歎悼痛心失圖乃相與建碑勒銘以旌休美其辭曰

厥初生民天錫之性有龐有醇有否有聖伊茲周君允卜其政誕茲明德自貽哲命與乎其文如星之布確乎不拔如山之固追踪先緒應期作度潛心大猷諱思德謨遁世無悶屢辭王寮洋洋泌邱於以逍遙蔑爾童蒙是訓是教瞻彼榮寵譬諸雲霄優哉游哉倅此宏高名振華夏光耀昆苗清風丕揚德音孔昭

後漢鴻臚陳君碑

邯鄲淳

君諱紀字元方太邱君之元子也始祖有虞受禪陶唐亦以命禹其後矯滿當周武王時作土於陳君其世也君生應乾坤之純質受嵩岳之粹精內包九德外兼百行淵深淪於不測瞻智應於無方宏裕足以容衆矜嚴以正世然後研幾道與涉覽文學几前言往行竹帛所載靡不坐該其善也疊疊焉其誘人也足以令聞廣譽塞於天淵儀形嘉誨範乎人倫存乎本傳故舉其著於人事者焉顯考以茂行崇冠先儒季弟亦以英才知名當世存靈之初並遭黨錮俱處於家號曰三君故得奉常供養以循子道親執饋食朝夕竭歡及太邱君疾病終亡喪過乎哀崩傷嘔血如此者數焉服禮既除戚容爾甚聞名心矍言及隕涕雖大舜之終慕曾參之自盡無以踰也豫州刺史嘉懿至德命勅百城圖畫形象於今遺稱越在民口既蒙隱約潛躬味道足不踰閭戶車恩著書三十餘萬言言不務華事不虛設其所交釋合贊規聖哲而後建旨明歸焉今所謂陳子者也初平之元禁網蠲

除四府並辭子往交王雖崇其禮命莫敢屈用大將軍何進表選明儒君為舉首公車特徵起家拜五官中郎將到遷侍中旬有八日出相平原會孝靈晏駕賊臣秉政肆其兇虐剝亂宇內州郡幅裂戎興並成君冒犯鋒矢勤恤民隱馴之以禮教示之以知耻視事未替士女向方會刺史敗於黃巾幽冀二州爭利其土君料敵知難不忍其民為已致死乃辭而去之於是老弱隨慕振輶持輟輪不得轉遠晨夜間行寓於邯鄲之野哀術恣睢僭號江淮圖復社稷結婚呂布斯事成重必不測救君論布不從遂與成婚送女在室君為國深憂乃奮策出奇以奪其心卒使絕好追女而還雖逆姦謀使不得成國用又安君之力也惟帝念功命作尚書令會車駕幸許拜大鴻臚是年九儀四門穆穆遠登蒲哀嗣以熙帝載不幸寢疾年七十有一建安四年六月卒惜乎懷道靈否登庸日寡寔使大業不究元勳靡建茲海內所為嗟悼凡百所以失望也天子愍焉使者弔祭羣卿以下臨喪會育子曰羣追惟慕哉罔極之恩乃與邦彥碩老各所

以計切稱伐銘贊之義遂樹斯石用監於後其辭曰
於穆上德時為我君周天縱之天鍾厥純命世作則
寔紹斯文遭險龍潛抗志浮雲所貴在已樂存事親
雖靈賦詠天子屢聞乃階郎將陪帝作鄰平原
遂拜其氏思齊古公邠土是因不忘諗國惠我
復命侯舌東國之均爰登卿士媚茲一人如何
不授遐年鈔厥在位每懷不申股肱或虧朝誰
莞莞小子號泣於是勒銘表德久而彌新

魏散騎常侍步兵校尉東平太守碑

稽康

先生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厥遠祖陶化於上
世而先生宏謨於後代詩所載阮國則是族之本也
先生承命世之美希達節之度得意忘言尋妙於萬
物之始窮理盡性研幾於幽明之極和光同畧群生
莫能屬也確乎不可拔當塗莫能貴也或出或處與
時升降或默或語與世推移望其形者猶登嶽涉海
蕩然無以究其高測其深覽其神者猶旁磔親珪肅
然無不欽其實而偉其奇也不屑夷齊之潔故其清
不可尚也不履惠連之行故其道不可屈也遂瑗昇
降於卷舒寧武士就於愚智顧盼二子不亦泰如危
宗廟之樣安不靈之龜故無孤憤之逼而有塗中之
廣觀屈殺鳴雁是以靈不才之間察巨觔緯帶是以
遊有用之際夸大辯而御之以納資大白而滄之以
辱為無為而名不能累也事無事而世不能役也訪
垂天之翼於寂寞之域投芒刃之穎於有解之會固
恢恢必有餘地豈若接輿被髮以養生於陵灌園以

求寔醒近步修軌轍而已哉尼父議老成於游龍
衡賜警重切於日月揆之先生其殆庶幾乎方將攀
逸駕於洪厓憩遊軌於巢州跨宇宙以高挹凌雲霄
以優游享年若干遺病而卒於是遠鑒之士有識之
徒先生之沒夫豈不慨然臨豪傑而存惠子之問運
斧斲而思郢人之力乃採頤索隱以叙雅操使將來
君子知莊生之跡畧舉其志碑之曰

我我先生天挺無欲元虛恬混齊榮辱蓋滌穢累
嬰嬰山足胎胞造化韜蘊光燭鼓棹滄浪彈冠喬岳
順神太素簡邁世局澄之不清濁之不濁翱翔區外
遺外庶俗隱蒙巨室反真歸漠汪汪淵源邁跡圖錄

褚淵碑文并序

齊王儉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所以子產
云亡宣尼泣其遺愛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
簡公見之矣公諱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微子以
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爰逮兩漢儒雅繼及魏
晉以降奕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德合當時行比
州壤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
之道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自茲厥後無替前
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公稟川嶽之靈暉含珪璋而
挺曜和順內凝英華外發神茂初學業隆弱冠是以
仁經義緯敦穆於庭閨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宇孝敬
淳深率由斯至盡歡朝夕人無間言逍遙乎文雅之
園翱翔于禮樂之場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
等潤韻宇宏深喜溫莫見其際心明通亮用人言必
猶於己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袁
陽源才氣高竒綜數精裁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袁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選尚餘姚公
主拜附馬都尉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釋

得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濯纓登朝冠冕當世升降
兩宮寔惟時寶具瞻之範既看台衡之望斯集出恭
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遷秘書丞贊道槐庭司
文天閣光昭諸侯風流籍甚以父憂去職喪過手哀
幾將毀滅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服闋除中書侍郎王
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效惟穆於是新安王
寵冠列藩越數邦教毗佐之選妙盡國華出為司徒
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御煩以簡裴楷清
通王戎簡要復存於茲泰始之初入為侍中曾不移
朔遷吏部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元戎啟行
衣冠未緝內贊謀謨外康流品制勝既遠涇渭斯明
賞不失勞舉無失德續簡帝心聲敷物聽事寧領太
子右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
庸祇之秩封雋都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既秉辭梁
之分又懷履邱之志所受田邑不盈百井久之重為
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猷替均山甫之庸輝熙王旅
兼方叔之望丹陽京輔遠近攸則吳興珍帶寔惟股
肱頗作二守竝加禪冕政以禮成氏是以息明皇不

中中書監護軍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雖事緣義感
而情均天屬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天
厭宋德水運告謝嗣主荒怠於天位疆臣憑陵於荆
楚廢昏繼統之功勦亂寧氏之德公寔仰贊宏規參
開神算雖無受脤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乃
作司空山川攸序兼授衛軍戎政輯睦既而齊德龍
興順皇高禪深達先天之運匡贊奉時之業獨詣允
正徽猷宏遠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授契之臣雲
夏荀裴之奉親晉自非坦懷至公永監崇替執能光
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大啟南康爰登中鉉時唐土
宇固解邦教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雖秩輕於吏司
而任隆於百辟暨遂冲旨改授朝端通無異言遠無
異望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禮以正民簡八刑而
罕用故能騁績康衢延慈哲后義在資教情同布衣
出陪臺躋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秘寶
雅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恭以酒德閒以
琴心暇有餘暉遙然留想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
之戒肅肅焉穆穆焉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

豫儲后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徵為吏部尚書領
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端流平衡外寬內
直宏二八之高謨宣由侯而垂詠太宗即世遺命以
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事居忠貞允
亮秉國之均四方是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公之登泰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亦猶孟軻
致美於樂正羊臆悅賞於士伯者也丁所生母憂謝
職毀疾之重因心則致朝議以有為為之魯侯垂式
存公忘私方建明准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

不戒與屈己宏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
內侮桂陽失圖窺箭神器鼓棹則滄波振蕩建旗則
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鳴絃絃於
宗稷流鋒鏖於象魏雖英宰臨戎元渠時珍而餘黨
寔繁宮廟憂逼公乃總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戮力
盡規克寧禍亂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墜誠由
太祖之威風抑亦仁公之翼佐可謂德刑詳禮義信
信戰之器也以靖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
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功成弗有固秉撫花改授侍

如一太祖升遐綱繆遺寄以侍中司徒錄尚書事票
玉几之頒奉殿衣之禮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
熙內平外成寔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物有其容
徽章斯允位尊而禮卑居高而恩降自夏徂秋以疾
陳退朝廷重違謙光之旨用申超世之尚改授司空
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不永大漸彌
留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私第春秋四十有
八昔柳莊疾玉衡君當祭而板禮晏嬰既往齊君趨
車而行哭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羣后恫慟於下

豈惟哀離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追贈太宰侍中錄
尚書如故給卹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諡曰文簡
禮也夫乘德而家萬物不能害其貞靈已以游當世
不能擾其度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然後可
兼善天下耶以卒歲終始圖終式免祇悔誰云克備
公寔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露庶類言象所未形述
詠所不盡故更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暉之渺
然餐輿誦於邱里瞻雅詠於京國思衡鼎之垂文想
晉鍾之遺則方高山而仰止判元石以表德其辭曰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天鑑睿曜
踵武前王欽若元輔體微知章永言必孝因心則友
仁洽兼濟愛深善誘觀海齊量登嶽均厚五臣茲六
八元斯九內謨惟惟外曜台階遠無不肅適無不懷
如風之偃如樂之諧光我帝典緝彼民黎率禮蹈謙
諒寔身幹跡屈朱軒志隆衡館眇眇元宗姜姜解翰
義既川流文亦霧散萬壽云頤梁陰載缺德猷靡嗣
儀形長遞悒悒餘徽將洋遺烈久而彌新用而不竭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沈約

公諱緬字景業南陵人也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
天地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祿蕭曹扶翼漢祖滅秦
項以寧亂魏氏時乘於前皇齊握符於後靈源興積
石爭流神基與極天北峻祖宣皇帝雄材盛烈名益
當時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公含前代之秀
德體河岳之上靈氣蘊風雲身負日月立行可模置
言成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
盡簡人遠大之方率由斯至挹其源者游泳而其測
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昭昭若三長之麗於天滔滔
猶四瀆之紀於地六幽允洽一德無典萬物仰之而
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蒞
事之年軍麾命服之序監督方部之數新固國史之
所詳今可得而畧也水德方長天命未改太祖龍躍
侯時作鎮淮泗如仁人揚之志中夜九迴龜極亂之
情獨用懷抱深圖密慮莫能窺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益同王子洛賓之歲寔惟辟疆內侍之年起予
聖懷發言中肯始以文學游梁俄而入掌綸誥蘭桂

有芬清暉自遠帝出乎震日衣青光方執茅社俾侯
安陸受瑞析珪遂荒雲野式掌儲命帝難其人公以
宗室羽儀允應嘉選協隆三善仰敷四德博望之苑
載暉龍樓之門以峻獻替帷宸寔掌候齊奉待漏之
書銜如綠之旨前曜後光非止恒授公以密戚上賢
俄而奉職出納惟允劍璽增華伊昔帝唐九官咸事
熊豹臨戲納言是司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
式贊權衡而皇情眷眷慮深求瘼姑蘇興壤任切關
河都會殷負提百萬金趙之柱服叢臺方此為芳臨
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乃鴻濤舊吳作守東楚宏
義讓以勗君子振 慧以字小人撫同上德綏用中
典疑獄得情而勿喜宿訟兩讓而同歸雖春申之大
啟封疆鄧攸之輝熙祗庶不能尚也夏首藩要任重
推較衿帶中流地殷江漢南樓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西通鄒鄒水陸之塗三七是惟形勝關外莫先建瓴
作牧明德攸在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澤無不漸鑒
蟻之兀靡遠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由近而被遠
自己而及物慧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材並運遠無不

懷通無不肅邑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觀晨飮之
羊譽表六條功最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侯府寄
隆儲端任顯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
謝琰功高而後至升降二宮今績斯侯集族尊嚴主
器彌固禹穴神皋地埒分陝江左以來常遞斯任東
渚巨海南望秦稽淵藪胥萃崔蒲故在貨殖之民千
金北屋郭壘之內雲屋萬家刑政繁糾舊難詳一南
山祥盜未足云多渤海亂絲方斯易理公下車教化
風動神行誠恕既孚鉅靡用不待矯行之權而姦
渠必剪無假里端之藉而懸于成誅彼以良矜乎以
信順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韻川時而無以豐其澤
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感化民祗非待期月老安少
懷塗歌里詠莫不歡若親戚若叔蘭麝旃旆反行
悲道泣攀車臥轅之戀爭途忘遠去思再借之情愈
久彌結方城漢池南顧莫重北指峭潼平塗不過七
百西接峽武關路曾不盈千鑿激夷微重山萬里小
則倖民略高大則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切民患烽
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微法海

吏之人曹莫禁禦果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加
以成羯窺窬伺我邊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塞
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永明八載疆場大駭天子乃
心北眷聽朝不怡揚旆漢南非公不可於是驅馬原
隰卷甲遙征威令首塗仁風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
擾牛酒日至壹漿塞陌失義犬羊其未久矣徵賦嚴
切惟利是求首鼠疆界災蠹彌廣公扇以仁風孚以
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宏郭伋待期之信金如粟而
弗覩馬如羊而靡入雖難必懷豚魚不爽由是傾巢
舉落望德如歸惟髻首日拜門闕升服滿塗走歌
成韻禮義既敷威刑具舉疆民曠俗反志還情風塵
不起國園寂寞富商野次宿東傳聞蜂蝗弗起豺虎
遠跡北狄懼威閑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馬不敢
南牧方欲振策燕趙帝接秦代陪龍駕於伊洛侍紫
蓋於咸陽而遠疾彌留故馬大漸耕夫釋耒桑婦下
機恭請門衛並走羣望維永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
辛酉堯春秋三十有七城府颯然庶僚如霄男女老
幼哭臨街衢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於四境夷虜戎

落幽遠必至望城附膺震動郭邑並求入奉靈觀藩
司抑而弗許雖鄧訓致勢面之哀羊公深罷市之慕
對而為言遠有慚德神駕東還號送踰境泰勝奠以
望靈仰蒼天而自訴震響成雷盈途咽水公臨危審
正載貽詰言楚襄之請雖幾而彌固衛魚之心身亡
而意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衛將軍給
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伊始允
副朝端兼掌屯衛聞兇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沉疴綿
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勉膳禁哭中使相
望上雖外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泣
涕霑衣若此移年瘴疾改貌天倫之愛振古莫儔及
俯膺天眷入纂絕業分命懿親台牧並達對繁弱以
流涕望曲阜而含悲改贈司徒因謚為郡王禮之惟
公少而英明長而宏潤風標秀舉清暉映世學編書
部特善元言擊輓之麗策箇之則窮六義於懷抱究
八體於毫端英思之傲秋儲無以競巧取揆之妙流
睇未足稱奇至公以奉上為謙以接下無係庶盡盛
德之容交士林亡公侯之貴虛懷博納幽閑洞開宴

語談笑情瀾不竭譽滿天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
表千年之領袖曾不慙留梁摧奄及豈惟僑終塞謝
興謠輟相而已哉几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
厚痛棠陰之不留思所以克播遺塵敝之穹壤乃刊
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開金運作始玉篚三仁去國
五曜入房亦白其馬侯服周王本支派別因萊命火
涉徐而東義均梁徙自茲以降懷青抱紫崇基巖巖
長瀾瀾瀾惟聖造物龍飛天步載鼎載華有除有布

高皇赫矣仰膺乾願景皇蒸哉寔啟洪作喬嶽峻峙
命世興賢應期誕德絕後光前機以成務覺在民先
位非大寶爵乃上天爰始濯纓清猷濬發升降文陛
逶迤魏闕惠露霑矣仁風扇越沙夏踰漢政成期月
用簡公從日新為盛在上哀矜臨下莊敬草木不天
昆蟲得性我有芳蘭民胥攸詠羣吏蠢蠢巖剴分
頃山盡落其從如雲挈妻荷子負戴成羣迴首請吏
曾何足云昔聞天道仁罔不遂彼蒼如何興山止實
四牡方馳六龍頃轡斯民曷仰邦國珍瘁齊頌晏平

行哭致禮趙但昌國列邦揮涕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哀感徒庶慟興雲陛階殿留攢川汎歸軸競羞野奠
爭攀去轡遵渚號追臨渡望哭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東首塋園即宮長夜逝川無待
黃金難化鐘石徒刊芳猷永謝

周太子太保步陸碑 後周 庾 信

公諱逞字季明本姓陸吳郡人也君子至止旣拓虞
賓鳳凰於飛寔與齊國南越使者解漢帝之衣西陵
將軍覆吳王之蓋曾祖載為宋王司馬留鎮閩中赫
連之亂伏劍魏室黃河泰陵或亡追路為江艤船更
無歸跡今為河南洛陽人也高祖冠軍將軍榮州刺
史吳人有降附者悉領為別軍自是官師擁鐸更為
吳越之兵君子習流別有樓船之陣父政驃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中都獻公太祖扶危濟傾經

綸表阻報君之耻遂襲平原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
留事閩中餽食非直榮陽之師河內供軍豈但洪園
之竹公秉照晉之靈降明神之德猛虎振檻七年不
驚狀羊禍藩九齡能對諸兄以公先君愛子稱之曰
仁推而襲封雖復季末大成之心守節疑有缺誤既
遭讎穴翻從歷紐太祖初封函谷始合諸侯以公詞
令恭謀機密故得戎政克宣師言無漏賜姓步陸孤
氏委鹿駘而論都入鴻門而舞劍方之文律碑有餘
榮出身羽林監輜車將軍除尚書右丞官聯會計務

殷平準水衡貢朽常平粟紅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增邑千戶尋遷駕部中大夫領兵部中大
夫領蕃部東京鼎寔先加鄧鵠之勲西晉官人多用
山濤之啟豈若五王登朝必司賓主之禮六龍御轡
取定鸞和之節御正以官觸父名不拜會稽有王會
之名其子不為太平博陵有王沉之封其兒不為刺
史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入掌納言治司宗伯又為軍
司馬職居常伯勳閔於南宮位管王言連官於北斗
豈止邽天祀地龍門解谷之聲贊鼓頌旗白露涼風
之月關夜有人餉羅數十匹公閉門不受行人干觸
具以聞奏朝野稱之太尉楊震高推故吏之金涼州
張奐高揖故人之馬清畏人知我慙無德齊國通和
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壇之禮阮珠盤
歃血定楚國之連名七首登壇反齊人之侵地是謂
使乎國稱先國久輔公侯五陵鐘鼎桐街柳市塵起
風飛乃授京兆尹增邑通前一千六百戶餘官如故
上林兵息蘭池盜靜不學王陽平生鑄金之術未同
張敞終日章臺之遊家僮暮行還得遺錢於道并白

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恆華落飄零早令
龍艷窮窈永世配神若窈二女為湘夫人時幼髣髴
以昭後昆

原註云上虞長度尚先使魏朗作此碑未出淳至
使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既勒石
蔡邕聞之來觀夜闌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其陰
曰黃絹幼婦外甥壺曰其後曹操與楊修至江南
見之初不解問修曰郎知否修曰知之操曰且勿
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得之乃令修解修曰黃絹

色絲絕字也幼婦少女妙字也外甥女子好字也
壺白受辛解字也操曰一如孤意

曹娥碑

魏 邯鄲淳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未冒
荒流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漢安二
年五月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屍時
娥年十四號慕思盱哀吟澤畔司有七日遂自投江
死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元嘉元年青龍在
辛卯莫之有喪度尚設祭誄之辭曰驚伊孝女煢煢
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窮窈淑女巧笑倩兮其
家室在洽之陽大禮未施嗟喪慈父復蒼伊何無父
孰怙訢伸告哀赴江永號視死如歸是以眇然輕絕
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沉載浮或泊洲渚或在中流
或趨瀛瀕或逐波濤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
雲集路衢泣淚掩涕驚慟國都是以哀姜哭市杞崩
城隅或有剋面引鏡翳耳用刀坐臺待水抱樹而燒
於戲孝女德茂此傳何者大國防禮自修豈況庶幾
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鑿自雕越梁過宋凡之有珠
喪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辭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先於后土

純十匹公訪得其主即以還之見金於路指以示人
得錢於道留持桂樹方之今日異代同風哉還司會
治小司馬重總六軍再操八柄考績入於歲成論功
書之年表尋授宜州諸軍事宜州刺史露冕觀風傳
車致雨百城解印綬朱穆之威千里相迎受王基之
德曾未暮月被勅追還眷眷吏民不無河內之請依
依故老寔念黎陽之別少陽養德前星守器尊師讓
齒必俟賢能乃授太子太保方之劉寔道高於大邦
譬以小濤榮深於小葦本有消渴之疾常餌金石自
理舊疾微增耄捐館舍茂陵之下不留封禪之書校
尉之營惟餘服食之器嗚呼哀哉春秋四十有七建
德二年五月十一日也天子以大臣之喪躬輟聽訟
東朝以師傅之尊親臨攢祭詔贈某官謚某公禮也
以今三年正月十日葬於京兆之高陽原夫人鄭氏
閨西過王姬受敬肅恭言容令淑有聞歲變無廢絃
綖爰在盛年先從大夜今即婦開墳松柏已拱李孫
成茂丘陵始同况復圖畫賢妃方在甘泉之室瘞埋
才子即用高陽之原公儀表外明風神內照器量深

沉諸墓不測事君惟忠事親惟孝言為世範行為士
則留連墳索悵悵文詞霜府錄於尚書天官總於司
會出入匡贊常帶數職身具六龜腰怕四綬陳平密
謀既非天子所見荀彧上策又非諸侯所聞其為邦
也惟取赤土封書其為州也惟以青鹽換粟留家則
千樹無資遺子則一經而已嫡子操至性過禮純孝
不遺墳前之樹染淚者先枯庭際之禽聞悲者則下
銘曰
山連日觀水枕漢機富春沙起開陽柱巖大夫屈節
振威南越受吏西陵解圍昔我烈祖垂趙秦中
白馬無路烏江不通笛吟鄉里琴哀土風營州桓州
擁旄廿載壯節旃衫人雄閬塞直河穿趙平雲臨茂
生為立功歿為留愛降茲岳瀆誕此貞明祥符雲氣
慶合星精宮帷定策鉸柱書名忠泉暗滿孝笋寒生
世屬殷周時逢楚漢天下三分鴻溝一半以我明略
來參匡贊日乃再中天成兩旦遞泰三事歷副六卿
天師先宅叱載謨明春官治禮夏官治兵職言默識
溫樹無名謀恭周密言行無乖忠公兕墮陰施地理

軍國紛總部領填堦馬不入廐金不入懷具瞻惟德
高山惟仰甲觀初登龍樓初上東國桓榮西京疏廣
年齡俄頃風電相推銘旌兩沒池鄉雙迴裝璜九子
御久銜哀身彰野火心懼天雷日月其除榮終哀始
馬歸司隸書還太史歷對天心墳連地市山勢接飛
松形益起德音無絕平原忽矣

墓碑

唐

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銘并序

唐 范傳正

騏驎勦力成意在萬里外歷塊一蹶斃于空谷唯餘
駁骨價重千金大鵬羽翼張勢欲摩穹昊天風不來
海波不起塌翅別島空留大名人亦有之故左拾遺
翰林學士李公之謂矣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
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於箱篋中得
公之亡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
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

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已來編於屬籍
神龍初潛還廣漢司僑為郡人父客以通其邑遂以
客為名高臥雲林不求祿仕公之孫也先府君指天
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
象受五刑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
逸瓊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而門多長者車
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皆不能也由
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器度宏大聲聞于天天寶初
召見於金鸞殿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園綺論

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罇前臥必酒甕行惟
酒船吟風詠月席地幕天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
所以然士由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
年謝家山兮李公墓異代詩流同此路舊墳卑庠風
雨侵新宅爽凱松栢林故鄉萬里且無嗣二女從民
永於此荷歟琢石為二碑一藏幽隧一臨岐岸深谷
高變化時一存一毀名不虧

曹成王碑

唐 韓愈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元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生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二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耻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于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新由是朝廷滋欲試之于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剗于兵郡旱飢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培鎖橫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賊仍徒秘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真于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觀察使嗑倡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于衡以直前謗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驕而戚出則因服就辯入則擁笏垂魚垣垣施施即貶于潮以遷入質及是然後跪

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成界良以武岡判戍衆萬人歛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師河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蹕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奔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闕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羸越之法曹誅五界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還噉鋒蔡山陪之剗斬之黃梅大縣長平潁廣濟歙歙春撤歙水掇黃岡筴漢陽行毗汭川還大勝斬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誅隨光化楷其州十抽一推政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賣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戶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

殞於龍山東麓地近而非本意墳高三尺日益摧圯
力且不及知如之何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
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
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形卜新宅於青山之陽
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於此遂公之志
也而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
青山也天寶十二載勅改名為因告二女將改適於
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於
下俚仗威力乃求援於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

大父於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不奪其
志復并稅免徭役而已今士大夫之葬必誌於墓有
勲庸道德之家兼樹碑于道余才術貧虛不能兩致
今作新墓銘輒刊二石一寘于泉扃一表于通路亦
覲首漢川之義也庶芳聲之不泯焉文集二十卷或
得之於時之文士或得之於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
代銘曰

嵩嶽降神是生輔臣蓬萊謹真斯為逸人晉有七賢
唐稱八仙應彼星象惟公一焉晦以翹葉暢於文篇

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
卒於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
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於彤庭禮降於
元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生唐代甲
子相懸常於先大夫文字中見與公有潯陽夜宴詩
則知與公有通家之舊早於人間得公遺篇逸句吟
詠在口無何叨蒙恩獎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
在當塗邑因令某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
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乃劉

勸之妻皆編戶氓也因召至郡庭相見與語衣服村
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閑都應對詳諦且祖德如在儒
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
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言父
歿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
不知機杼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况婦人不任裙
布糲食何所仰給僂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於
縣官懼辱祖考鄉閭逼迫恥來告言訖淚下余亦
對之泣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頃屬多故

當世務草荅蕃書辯如懸河筆不停綴元宗嘉之以
寶牀方丈賜食於前御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
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
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
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元宗甚愛其才或慮
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撥後患惜而遂
之公以為千鈞之弩一發不中則當摧撞折牙而永
息機用安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哉脫從軒冕釋羈
韁鑠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
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
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遣餘年也在
長安時秘書監賀知章號公為謫仙人吟公烏棲曲
云此詩可以哭鬼神矣時人又以公及賀監汝陽王
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為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謔
百餘首或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
優游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勝境終年不移
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而不自得也晚歲渡牛

原缺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

唐 韓愈

公諱燕奇字燕奇宏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
倉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
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宏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
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幾二十進言于其
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
為之請于戎師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
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
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
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歷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
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
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
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
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繒絲有加十四年年六十
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
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
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勳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
食虛邑三百戶至三千戶真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

百王之在兵天子而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略宋
圍陳西取汝潁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
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于
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
民使令家聽戶視奸宄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
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彛將勝將鶚將
潛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
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隋唐睦微為
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
鄂岳斬馮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
實取馮斬安黃寄惠未亡今予亦受命有事于蔡而
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于今二十五年吾
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敘
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于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
畏塞絕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
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
武薦峻功蘇枯弱強顯其奸娼以報于宗以昭于王

王亦有子處王之所唯舊之親愛變陞陞實取實似
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唐故相權國公墓碑

唐 韓 愈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于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符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邱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涼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荊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涼曾孫諱倬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即中生贈太子太保諱臯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微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讖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

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歎感發秉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為嗣子通王屬良貞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魯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佑之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于家也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激辭親從亂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禪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膺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之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斷石於此式垂後嗣

饒娥碑

柳宗元

饒娥饒人饒姓饒名世漁鄱水娥為室女淵懿靖專雖小家未嘗出游治締葛供女事循整鄉閭敬式娥父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屍不得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伏死明日屍出龜魚鼉蛟浮死萬數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號以為神奇縣人鄉人會錢具儀葬娥鄱水西橫道上追思不足相與作石以詔後世其辭曰

生德無類氣靈而休嗟茲孝娥惟行之周淵懿舍貞

好靖不游纖葛締紵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漁飲酒不節死乎風濤匍匐來哭號天以呼顏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頓踣氣竭形枯父屍既出孝質已殂龜鼉龜鼉有蛟泊魚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見怪形異適與我謀都民哀號或以頌歌齊女色憂傷槐罷誅趙姬完父操棹爰謳肉刑不施漢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實與為憐怕人有言惟教是圖懿茲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窮哀周世終古以留鄉人好禮爰立茲碑建銘當道過者下車

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歲所舉進士明經在得人不足以拘轉戶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賓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寬大以幾教之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于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于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病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哭哭皆曰善人死矣其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餘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頃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頓之罪既貫不竟宜因賜寬詔上曰然公為吾行

諭之頗已不憂死前後若第進士及進所策試士踵
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
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公
既已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
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侍餘公娶清河崔氏
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御史
璩景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徒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
以及安邱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

爵位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
以惠厥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
流連六官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
公勇為之其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
刻詩墓碑以永厥垂

墓碑

明

元故翰林待制黃殷士墓碑 明 宋 濂

皇帝登大寶之明年即詔執政大臣曰元氏有國一百六十三年雖毫社已屋歷數有歸國可滅史不可滅卿選江南知名之士不仕於元者纂修成書而命翰林學士宋濂為之裁總庶幾得筆削之公以副朕意中書下其事濂等既奉詔執筆唯謹而於黃公殷士之沒寔於忠義傳中殷士之高第弟子鄧東復來請曰國史繫天下之公法當嚴墓碑紀一人之私理宜詳懸粹有石願先生為書之按殷士諱啤殷士其

字也臨川金溪化原里人未冠謁吳文正公澄與郡庠公方類斛小戴禮殷士撰書上公列諸家箋疏得失若分黑白尋往學文於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倭斯三公皆江右人見殷士無不器重以遠大期之已而聞直清先生祝公蕃倡明象山陸氏之學於鄴陽與同舍生王企不遠數百里往候焉一見之頃欣然有契於眉睫之間歸而喜曰啤豈昧其本心者哉自是一動靜一云惟為心是監凜然若上帝之臨久之東將吳會以發越精神還遯羽陽山中既而嘆曰學

者將用世爾奈何自秘耶乃走燕都受知中書叅知政事朵爾直班公及丞相質公惟一賀公當國授淮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遷國子助教陞博士特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階奉訓大夫時權臣秉政天下大勢已去殷士憂國愛君晝夜不遑寧屢上疏陳大計竟不報殷士方彈指長嘆同列以從宜適變之機為問殷士曰此言何以至於我哉今日辟朝空宮以淹國郵吾之不能為公存猶公之不能為我亡也蓋亦各論所安乎洪武元年八月庚午都城陷大明兵入城殷士謂其從人張午曰吾為臣子義不可辱國汝幸收吾骨南還即解衣投居賢坊井中午蒼黃大慟拾級下救之見殷士浮沉水間氣猶未絕遽負之以升歔歔言曰今南兵不殺在儒臣尤所賓禮他日幸致富貴君何為自苦如是耶縱曰為國盡忠未聞小臣而死社稷也殷士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殺使家人歌舞為驩環守至日景會大將軍徐公達下令凡勝國之臣俱輪告身于官朝暮一見各署名于冊違則罰殷士聞

之紹午曰吾知汝意矣汝言良是可取吾告身來第
吾慚見同朝人必乘醉可往耳何所可致醇酎乎午
大喜持錢出沽闔閭中及還求之弗得亟往視井傍
冠裳帶帛列寘不索殷士死已久矣時年六十有一
云娶里中桂氏隱士競之兄女有逮識每勸夫游學
母以家事自累無子而先沒殷士既貴顯或勸求昏
甲族以媒榮進殷士曰邨之共姜宋之伯姬區區一
婦人尚以節義自守况男子者乎吾弟幸生男即吾
為有後矣性嗜古文而尤長於詩補作古樂府諸題
音度和雅無愧於古四方士大夫多購求藏弄為榮
金華黃文獻公潛於人慎許可獨推獎之不置且與
之通譜系云嗚呼天地之間有正氣焉日月以之而
光昭海嶽以之而流峙在人則為忠為義其人雖沒
其氣則千載如生誠古今之常經國家之大防也有
如殷士當元運將終誓與國俱亡從容就死而無悔
比之一時慷慨而殺身者則有間矣非其不昧本心
之學能致是乎自古有天下者未嘗不以褒崇忠義
為先務皇上即位之初嚴自淵衷即初有司建元忠

臣行臺大夫福壽余忠宣公闕之廟以奉秋奉祠事
所以風勵於萬方者聖謨至深遠矣州郡或以殷士
之事上聞旌寵之典隨下銘而列之非為殷士也靈
承上意以勸世之為人臣者銘曰

烈烈黃公元之小臣乃能為國殺身成仁人所大欲
壽為最貴孰能舍之自絕于世壽固可欲義不可虧
毫髮有愧雖生局為吾死死義直氣貫天中不死者
何千萬年小夫苟全一愧一死不知百齡其死凡幾
有別者泉其深無底奮身一躍眼不見水精魄入地

肯隨物融化為白龍上朝帝宮爾死得死百世宜祀
監綬金章誰臣子

東邱郡侯范公墓碑

明 宗 灝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偽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行樞密院判范公麾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億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叫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酋非吾主敵也曷不趣降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辰上即吳王位追封公東邱郡侯又十六年其子僉水軍

左衛指揮司事憐泣曰先公歿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白於後世敢請惟公勲業始卒宜載國史余常待罪太史氏不敢以菴辭公諱雲姓范氏世為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止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駢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仗劍謁上於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略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酋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膠家寨公候夜襲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道拔劍躍馬衝

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公得兵千人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臨山澤中者八日羣盜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九夫人邵氏公與偽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范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酋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囑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是

年冬王師伐偽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閭漁人
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脫簪舫舟渡江遇漢
敗軍奪舟棄江中孫氏抱兒遇斷木浮附之入葦洲
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
號雷老告之故與其俱行明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
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
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已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
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歲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
年拜官即煒也煒於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
人骸骨歸乃束草像公以二月己未合葬上元縣南
五十里之水橋嗚呼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
以知公之為人矣天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邁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天
門前翼後衛若雲誰其最雄范將軍力驅智駕敵
萬人蹂躪羣盜猶麋鹿大刀長戰屬索難左麾右刺
流電奔緋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之
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震遭者
膽落兩足躡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控

文

制上游為國藩偽漢恃刀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鉅蔑
朦朧蔽江躡鉤援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
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齒
嚙齟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允頑犬與豚顧醢汝肉
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乘
雲叩帝閭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死洗厥冤天子
下詔褒忠勲東邱立侯賁九原孤兒保育寵便蕃不
墜宗祀天所救生為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煒煒
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譏弗信請考太史

淳泥國恭順王墓碑

明 胡 廣

永樂六年秋八月乙未淳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率其妻子弟妹親戚陪臣凡百五十餘人至闕下上表貢方物。御奉天殿受其獻退即奉天門召與語。家通其言曰。僻壤臣妾。誕被聖化。思覩清光。靡知忌畏。輒敢塵瀆。又曰。天以覆我地。以載我。天子又以寧我。我畏我。我幼處有安居。食有和味。衣有宜服。利用備器。以資其生。強不敢凌弱。衆不敢欺寡。非天子孰使之然也。天子功德暨于我者。同乎天地。然天地仰

而見。踴而履。惟天子藐而難見。是故誠有所不通。僻陋臣妾。不憚遠險。浮詣闕下。以達其誠。上曰。嘻。惟天惟皇。考附予以天下。子養民。天與皇考。祝民同仁。子其承天與皇考。付畀之重。惟恐弗堪。弗若汝言。則又頓首曰。自天子改元之初。載臣國履豐和。山川之蘊珍寶者。霽然而呈。草木之不華者。霍然而實。異禽踰鳴而走。獸率舞也。臣國之老曰。中國聖人德教流溢於茲。臣土雖遠。京師然為天子氓。故今奮而來覲。上嘉其誠。優待禮隆。錫子甚厚。初賜晏於華蓋殿。既連

晏於奉天門。每晏則命公夫人宴其妻子。內館罷宴。勅大官厚具獻食。日命大臣一人待于所舍。中貴人專接伴。盛其班張。豐其康餼。入朝班次。上公寵渥。至矣。踰月。王忽或疾。上命醫賜善藥。調治遣中貴人勞問。旦暮相繼。日命大臣視王疾。差劇聞小瘳。喜見顏色。王疾篤。語其妻以下曰。我疾貽天子憂。念脫有大故。命也。我僻處荒徼。幸入朝覲。天子聲光。即死無憾。死又體魄託葬中華。不為夷鬼所憾者。受天子深恩。生不能報。死誠有負。指其子曰。我即不起。其以兒入

拜謝。天子誓世世毋忘。天子恩若等克。如我志。瞑目無憾矣。十月乙亥朔。王卒。得年二十有八。上甚悼之。輟正朝三日。勅有司治喪具。厚卹賜諡曰。恭順。遣使諭祭。又遣使撫慰其王之妻子。王之妻拜使者曰。乃下臣祚薄。弗克負荷。天子深恩。不能終事。且沒有遺命。以世世毋忘。天子恩。克守其言。則死不死矣。王之妻之言。亦可謂賢也。己是月庚寅。以禮葬王于安德門外。石子岡。勅為文誌其壙。王父曰。麻那惹沙那旺沙母曰。勅失八的妻曰。他像邪子。一人曰。遐旺甫四

歲女二人以遐旺襲王爵賜以冠服玉帶儀仗鞍馬服物器皿及金銀綿綺錢幣甚厚賜王妻以命服珠冠白金綿綺錢幣諸物其餘賜各有差官王之弟施里難那那惹泣里微喏那沙那那萬那邪三人俾輔遐旺詔有司立祠于王墓寘守墳者三戶勅建碑祠下命臣廣製刻文臣廣仰惟皇上綏寧宇內茂揚天德溥博周徧凡日月照臨之地皆心悅誠歸惟恐或後奉琛秉贄之國綴集于庭歲以萬數淳泥王去中國累數萬里一旦舉妻孥弟妹親戚陪臣浮鉅海來朝不以為難叩陛陳辭忠誠溢發其心堅確有如金石至其臨終之言尤惓惓屬其下以不忘天子恩聖德漸漬感動於人心其心如此於乎盛哉惟王賢達聰明忠順之節始終一致宜其身被寵榮澤延後嗣用紀其實聲為銘詩昭示無極以彰王之所以受恩渥厚者繇其誠也銘曰

大明御天臣妾萬方孰不來亨孰不來王倚歎淳泥邀處炎徽感化來歸風勝雲趨曰婦曰子弟妹陪臣秩秩稽顙迨汴姓姓跪曰天子作我父母我生我樂

天子之祐戴天覆地疇此慷慨翹首大明適來獻誠天子曰吁予統宇內綏爾于寧惟德罔逮王拜稽首萬歲歡呼服德懷仁春育海濶國有山川匪其寶物靈發其藏不愛而出蒞苒草木惟葉蓁蓁煌煌者有實有賁異禽和音鳴拂其羽走獸麋麋亦踰以舞國黃耆曰聖化所漸臣國雖邊臣心仰瞻天子嘉悅待以異禮宴勞賜賚有厚而旨云胡期月疾忽及之奄然而喪復悼而悲臨終之言謂其遘瘡死有弗忘天子深恩於乎賢王卓特超逸西南諸番靡堪王匹生著誠款沒有謚銘爵于王允世世其承有墳如堂有祠翼翼以妥王靈其永無斁王雖不歸王聞孔彰天子恩隆萬世有光

外史張公墓碑銘

明姚綬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王鈞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隔帶煙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灑然生氣之張皇聲歎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大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彦遂使墓門荒翳北趾崩奔松栢摧薪莫設時樵之禁身世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爾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

予心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嗣人即冢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柶予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予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詳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鵲招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栖罔繇下邁自謂黃中密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翠珉是托復贅銘以紀夫歲月形管庸書銘曰

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早曰貞居晚曰外史厥號不一幻仙亦爾文章闢古鑿鑿蓋書法俊逸

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石澗爰墓於此有峯而峻有水而駛喬喬者林蜀盈者芷迥絕風塵攸驅虎兕以巖為局以雲為峙朝煙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頽圯聿增修之屬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鼎之學洞究元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蜀居天漢之浹誦予銘者式味妙理矧嗣教人其不興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賁斯以陟降只

南京國子祭酒虛齋蔡先生墓碑

明 林 俊

虛齋棄提學按察副使歸晉江也上起以為國子祭酒居之南京命未至卒正德戊辰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先生與予道義交厚樂石之文先生意也先生諱清字介夫晉江縣人蔡出惠安舊望先生孱脆骨立而警悟絕人髮就總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憲副批學易盡得其肯綮成化丁酉發解八閩辛丑試禮部為劉翰編箴獨賞索竟下第又三年取進士以疾在告起為祠祭主事改稽勲王安人喪既除復主客署員外郎轉為南京文選郎中既乞終養復遇主事俞喪復除即家拜江西提學副使未幾乞致其仕澁重端潔操養力專而進取之願為弟子既又友諸殖庵楊曰湖好古獨信貞風淵執使人躁息安消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舊去新來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主業義理充拓發由中之蘊染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來動

人矣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官間無由施措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履恒滿泉之易實出先生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先生之生才以數違自謂無其時無其命雖未盡儒者之用而有教人數世之澤故祠先生於泉泉人之意也先生天性孝友心盡而力逾勤四世之葬未慊改遷以為魂魄之慰先晉安驛丞鄭無子先生舅之子翰以去舅竟神主無依先生偏求得之蕭山則鄭已有子業歸翰翰卒收其骨挈其妻子以還其他總功強近葬無歸時其衣食家室凡數人詩文自立氣格而論以理勝所著易蒙引三十八卷四書蒙引四十卷河洛私見一卷通鑑隨筆一卷虛齋稿若干卷行於世云生景泰癸酉六月十有八日壽僅止五十有六焉先生寢疾勅諸子治後事門人飲以粥庵去曰吾欲內潔噫其可謂定矣訃至于為位而哭時以先大夫之喪不及遠吊其葬以征蜀不及赴祀祠雖與經畫視晦翁于正獻巨卿於元伯韓富之於徂徠有餘愧矣墓在鍾廬山某向銘曰

圖象蘊靈綱提鑰啓孰躋而前粵有廉陞道街為裂
邪論售神儒名墨行孰與偽真河洛伊緜川達改塞
孰引其流以坊其決人豪天授有發其夢水寒藍青
有易其本溫陵一時震迅揚厲與風俱遠儒性之衛

康長公墓碑

李夢陽

純皇帝時靈臺有楊生名重長安有李生名錦二人
者皆與武功人康長公遊康長公之與二人者友也
於是并稱為關內三才云余曩遊關內見秦父老頗
采其事實碑曰康長公名鏞字振遠其先固始人也
其七世祖曰康政始遷武功居長寧里政生廷瑞於
元仕為學官廷瑞生世睦世睦生珙珙生汝楫汝楫
初為武功學官高皇帝時辟之為燕王府長史後出
為安岳縣知縣文皇帝既興乃召安岳縣知縣為刑
部侍郎留北京輔皇太子而侍郎有大勲德文皇帝
將封之為侯侍郎固死不拜比死又上表乞勿賜贈
秩蔭上竟皆允之語載康氏家傳侍郎者康長公之
曾祖也侍郎生三子長曰爵次曰年次曰煙文皇帝
一日盡召侍郎家諸男子侍郎中子會實在外惟二
子在於是二子乃大恐並匍匐入見上上曰汝非康
侍郎兒耶二子免冠首觸地對曰然上聞而憐之顧
左右曰令侍郎在直不此耳於是卒官其二子以爵
為上林苑監正以煙為監副已而侍郎有子實在外

上拊髀太息曰薄福薄福於是詔賜侍郎子千金銀數十千緡杖闕津吏往來不得詰侍郎子於是闕中鉅貴族咸推穀康氏而康氏因遂豪閭中矣侍郎葬於縣北卜家原至昭皇帝時始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云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而太常生健膺皇帝時又有詔起尚書孫應祠者於是見來送銓部會健著田間冠由部南道入及見部尚書又祇長揖不拜部尚書怒以為慢已迺竟授通政司知事而歸而得食半俸祠知事卒葬於縣南紙坊原而知事有五子其長康長公也康長公生而孝友八歲而善文辭及長而好辯有口然習識當世之故好稱先生則古昔於是閭中人士咸出康長公下雖康長公亦自謂閭中人士弗已若也年二十餘從其先太常就僻試南京頗數不第已乃還閭中即又試閭中又不第乃後歲貢至太學至太學又試又不第然太常業已葬南京於是乞為南京太學生云而即其故太常之域祠焉然自是不復有試志矣是時楊生孝生亦皆阨塞弗庸於

世閭中父老語曰古人有言勿為峴峴人將缺焉勿為醴醴人將污焉三子之謂矣康長公既與時不合於是始好莊老浮屠等書及外家傳語其言曰夫人以形骸處大壤其連絕若飄風也子行年五十有四矣吾日以思功名之會是益速而已夫孩提於班白期甚遠今忽忽若瞬息即能至百歲政少半耳京生有言孰易于葦孰化如燬言生死易至也夫喜生者欲心怕安逸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傷功名之不利也夫功名于身至疏也古之人以死効此者以可萬世不與物朽至厚身也今不得之功名又因以勞費心體是非喜生之道耳故曰百人射招無弗中矣百物誘生無弗傷矣夫乃今于吾可以已矣乃遂自謂為已菴已菴者止於閭也康長公故以懼憐病心乃後上銓部試會墜馬乃復病顧愈益甚比試心怔怔怦怦不能措一辭於是除平陽府知事逾年平陽君棄其官而歸而心病未間也已又病瘵又二年所竟卒葬於紙坊原之墓而平陽君有二子長曰阜次曰海阜先平陽君卒平陽君且卒子海侍平陽君執

其手而泣曰夫子先大聖人之苗裔也至吾祖嘗樹功名於草昧之際世有顯官聞人豪于閭中今絕於予乎汝如有知其無忘吾祖矣夫欲心恒安逸者為其可以貪命而樂存至厚生也今吾棄功名之會不赴又不欲勞費心體非於身疏也今病瘵乃且死諺曰斷酒白首舖糟而朽是天乎是天乎雖然吾無面見吾祖於地下矣小子勉哉平陽君卒十年而海舉進士第一為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四年而當正德元年今上上徽號西宮推贈平陽君如其子官云又二年海有母太安人喪於是海有友曰北郡李生適自河南來而留滯京師於是作平陽君墓碑李生曰先民有言期年樹穀百年樹德昌觀康尚書今其子孫舖勲而啜積曷使人誦其義無窮如此哉夫平陽中衰之遺裔也能不籍尺寸而洞視往古凌駕時輩亦謂之振世雄豪者矣使其遭遇脫穎而嚮用魏衛將相之業尚足道哉其銘曰

維武王建侯衛邦厥有固始武功是祀嗚呼遐哉尚書開國不伐帝懷其德澤留於孫子少卿明裡亮米

通政明夷乃續其家祀故累基者崇數沃者豐譬作堂室稼穡而節而翔而懋而達夫平陽其屯之際乎畜而不施以昌厥嗣阜不自秘發鬼神之藏騷雅並鳴文古而殤嗟嗟平陽舉世重官宦即使君巍爵而崇位珠玉文綺珍食駟馬有臺樓亭榭孰與發祥廣志如二子所哉故明不畜不光流不塞不長武功而原草木賡賡蕃蕃岐渭盤焉平陽宅厥土太安人附之是曰寧所維厥純武瞻哉

明故監察御史涂君墓碑

李夢陽

新淦縣南我舟至蓮花潭舟人指岸西廬曰此涂御史居也余聞之呀然於是登岸造其廬見其子朴而問涂御史葬處糧指曰父葬處隔江五里東鄉西廬山是也余望之歔歔已謂樸曰此點碑于廢寺吳石也曳樹墓道刻表表曰戊辰夏余益罹豎瑾禍云余至京師下詔獄乃涂君業先繫獄相見執手問故初瑾以鹽貨源也因遂厚望巡鹽御史貨會一御史入貨入瑾望而瑾輒擬人人必厚貨如望及涂君巡鹽還則空手見瑾瑾怒下君獄然猶日望其貨來也久之貨竟不來瑾愈怒矯詔涂貞打三十棍發肅州衛永遠充軍君坐掠重尋卒無問識不識見君卒無不嗟歎淚下乃時余尚在獄聞之哽噎者累日食不能下也今大政更新瑾事盡廢格不行人士咸彬彬乎進矣無問識不識語及君又無不嗟嘆淚下以冤故禎君名字賓賢宏治己未進士出知江陰縣有卓異績舉天下第一乃於是擢御史云始君下獄江陰人願厚貨入瑾如他御史數塞瑾望解君君不從而樸

則曰父幼時嘗讀書玉笥山云篤古持禮諱宏濟者父父也早亡而樸仲父曰涂兆善使酒觸父父容之仲父以父之容之也反顧驕縱酒然產不出其手於是謀手其產日閱父割父不從會父出仲父輒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父還祖母不平而怒曰阿兆自主產割而手其豐盡白族長父對曰弟寡活不如兒孀生也父有友邱坤者家貧而有子議聘樸妹矣未決會坤卒父往吊焉語坤妻曰吾女以心許而即矣勿疑語曰觀其死知終始今豈無皎皎之行為世所敬誦然矯偽盜名稱身歿而跡彰者多矣此非所謂誠之不可掩耶夫涂君官不過七品壽僅踰四十非赫赫久修之夫耶乃今歿士夫思于朝鄉人德于鄉所縣縣人思慕而不忘此豈苟然者耶然余往在詔獄見君日涕泣念母今母存而君則亡亡於非命論者頗疑為善而無報夫孟子不云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誠若云云則顏回王通之倫非哉

封中憲大夫蓮峯韓先生墓碑 王九思

黃河太華之間有賢大夫蓮峯先生卒其子儀封知縣邦彥浙江僉事邦奇工部員外郎邦靖國子監生邦翊卜葬朝邑南陽洪之原而太史呂子纂述令德播為喜銘納諸元室矣唯是墓道之碑有闕無以崇親表賢別貴賤之等而詔來裔示後世于是謀之九思九思少時習聞我先君言言先生才氣古豪傑幾以過也宏治中幸謁拜京師而先生往時教授華山下而受經之徒尊而仰之也是故稱蓮峯先生云先生諱紹宗字裕後同州朝邑人也蓋姓韓氏先生生未晬而孤三歲而有智八歲行墮洛河水下一巨人挾之出無恙問之狀貌蓋頽面長鬚髯父老驚恠之疑閨雲長云十歲讀書日記千言蓋受尚書武清令倫所武清令倫者先生之叔父也精通尚書以此盡傳其秘十六而為學官弟子副使伍公見其文奇甚愛之呼之曰韓生當此之時故三秦士無不推先韓生者本副使伍公延譽之力也二十三舉鄉試試進士乃不中而歸乃就華山雲臺觀授經三年士遠近

至者蓋門下多文武之才而又浮渭而西登畢鄧上台城覽終南大白之勝又西至岐山之陽陳倉之口所至士多從之遊而文日益壯蓋二十七而舉進士云進士授刑部山東司主事主事五年而遷四川司員外郎其年再遷郎中復山東司而雲南廣東二司者事劇甚部尚書特委攝焉然又或攝他司而終始刑部凡九年其所聽斷平反者甚多蓋數十百事不盡書書其大者都指揮王章者之守備真定也蓋橫甚虎而冠者也巡按御史柯忠初奏章章亦詎奏御史郎中往勘而章恃其有內倖出謁道上執賓主之禮郎中怒鞭之道上三十遂按其罪免官當是時真定知府者亦有內倖而入謁甚倨郎中微持其陰事乃復長跪謝無狀死罪幸使君寬之不可竟奏抵于法太監石巖者鎮守大同而都御史許進為巡撫惡之而家相訐奏奏下給事中御史同郎中往勘往勘而巖罪有端而許公無何給事中御史以為亦宜微入許公以塞口郎中曰天乎乃有枉人罪而避己禍者固不肯獄成巖深疾之舍給事中御史不奏奏即

中言郎中黨都御史罪我於是天子震怒逮繫郎中而遣他官往勘則許公左遷矣郎中竟亦無罪當是時安遠侯者好結客客與游者皆貴近用事有氣力者侯與都御史某者不相中具奏北闕下郎中按問而侯賊以鉅萬身所殺傷數十人奏請抵法天子不可如是者三而是時彭公韶為尚書曰郎中力窮矣乃自具奏以居事為比語在墓誌語中然不竟罪侯者諸客之力也其後京師有一僧善太監梁昉而稱曰門僧一日某伯者出而僧正衝其前導撻僧僧倚梁昉奏伯繫獄而自從昉匿不出也郎中追出之抵昉而京師為之語曰伯繫獄僧入窟掘逃僧韓郎中頃之又有樊舉人事樊舉人蓋壽寧侯之門下客也壽寧侯貴振天下而其人負勢以逞謂無奈我何蓋勲戚貴臣一切奏狀皆出其手然駕空亡事實至是奏下郎中郎中具知而詰其主奏者勲臣曰誰能為此奏乃具以實對曰樊舉人為比奏于是攝樊舉人是時樊舉人匿壽寧侯所甚深乃百計出之出而下獄數日矣乃郎中一旦出門見地上一卷書取視

則備書樊舉人罪狀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郎中笑曰此樊舉人自為書也詰之果服同寮咸謂此畏笞誣服耳何乃自為此郎中呼樊舉人出使背誦其書背誦不訛一字同寮驚問曰何乃自為此對曰韓公者非可搖動以勢斷生則必死今言死者左計也幾生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於是發戍遼東云而壽寧侯雖心惡之然無如之何朝審囚徒中有亂義男婦者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問主者不能對郎中前對曰義男犯其父與生男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則亂義男婦者獨奈何弗死也冢宰雅知郎中乃愈益重之遂欲超拜異等以風厲部署會大理寺丞缺員擬遷郎中而員外郎王嘉慶者蜀人也與郎中有郇乃以他事奏使下獄而主問者御史又故為稽留以故不果遷其後遷為福建按察副使副使既至而都御史左遷者魏泰政子撻人市中適過見之怒攝泰政子魏泰政懼暮夜令其子亡匿歸未幾而鎮守陳太監者其舍人羣奪屠者肉市中捕獲一人而諸舍人者走匿不可得吏捕之急太監怒

呼諸舍人出數之曰此新韓副使也若等不聞之耶
且若等何如魏泰政子遂送抵罪而後又有鎮守鄧
太監鄧太監者無故笞一吏死吏舍人訴之按察使
御史按察使御史不問至副使副使問而太監者盛
具接殷勤之歡窺伺副使副使于他事則荅于死吏
則或荅或不荅而笑因以困鄧既出召衛指揮至而
曰往時太監笞吏死者行杖人皆若衛卒其急捕之
來不即勿復見我及捕至且治而為太監謀者令行
杖人赴訴御史言未嘗笞吏死又令太監多予吏舍
人者金而教言吏實病死非受笞死於是御史下按
察使而太監遂無事然終以此嚙副使也其後副使
代管海道捕海寇急而寇王某者覘知此隙謾為書
與捕者因誤遣太監而云韓副使受我金生我矣太
監得書即以此奏副使是時都察院戴公珊為都御
史知副使而署奏聞上竟亦無事知州白某者尚書
之弟而受 事覺人多不敢問問罷之又通判湯珣
者嘗為吏部其人辨有口而與知縣高遷相訐奏詞
連巡按清軍諸御史布按二司官而勘事者給事中郎

中丞而獄久不決而決於副使而湯珣高遷皆免官
罷其在福建凡七年而郡縣吏以罰明罷及所聽斷
平反者又甚多亦不盡書亦書其大者如此副使嘗
涖福寧道而三年不代者蓋難其人僉士王公寅自
請代之代之而神形瘁矣問下人曰我孰與韓使君
下人曰無忝顧韓使君微聞暇耳僉士投筆笑曰幸
甚誠如是足矣邦人聞之曰往年右布政與副使分
治雙門河也而才智弗逮也慙憤病幾死乃今僉事
來代副使乃又殊瘦矣其後僉事至工部侍郎終畏
副使巡按御史四人者相繼論薦不次擢用吏部亦
屢擬按察使皆不果尋以母喪去歸會朝覲陟幽
明而給事中許某者嘗以舉人授徒按察司滋為姦
利副使聞之立叱出使去有此隙乃籍鄧太監言受
盜金事劾罷副使後十餘年而黃君河清者亦閩人
在吏部復薦起副使 果而副使之子邦奇為吏
部主事乃陟封中憲大夫 又十餘年正德己卯
四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所與識者遠邇嗟歎皆曰傷
乎蓮峯先生已矣有流涕者其葬則是年七月十八

日蓋壽六十八歲先生為郎中時得贈其父顯如子
官母張氏封太宜人而太宜人之貞節則又嘗被旌
也先生傷贈君之弗逮也而所以事太宜人者蓋甚
至太宜人病嘗失明醫藥無所不至致不愈先生夜
夜顙天為祝拜甚苦一日有醫從外來自言我能愈
請鍼之鍼之果愈已忽不見蓋神醫云此與墮水而
神挾出者皆世俗耳目不聞親甚怪異希有之事縉
紳學士亦往往所不道然先生之直節正氣動天地
昭日月格鬼神固宜有之乃獨不幸而為人所讒沮
擯斥老巖石死不究其用斯固烈夫志士所為痛心
而搢腕長太息焉至其子僉事員外郎又皆以直廢

銘曰

韓以國氏肇自叔虞其來徐徐馮翊是居於維遐哉
髯公三子罹世如燬二叔辟地伯氏棖止伯有曾孫
桓桓其武翺翔于元金牌萬戶於維休哉萬九之裔
五世知名贈君倜儻莫我敢陵八齡剖岳豁虎辟鋒
竭刀所天輸儲于公於維烈哉贈君過謝其澤孔覃
忠孝之委先生是堪先生我我萬夫之望孰構爾讒

以厥爾行爾後奕奕既熾而昌於維丕哉太華以北
在河之暎鬱為茂林先生之阡於維人斯尚式旃哉

春坊贊善大夫愚菴李公墓碑銘

明 王尚綱

公諱希顏姓李氏號愚菴本夾谷隱士也學源伊洛
逢出東魯去尚綱百年于茲慨生也晚願乘几杖嘗
聞之父光云公性行峻茂貫耐羣籍太祖高皇帝用
薦手書徵之南畿擇為諸王子師今分建十王者是
已教法嚴毅雖諸王子有弗若教者或擊額以管帝
撫而怒仁孝高皇后問故曰惡有以克辟訓爾子顏
怒之邦帝威用霽立朝風節巍然傳聞海宇授左春

坊贊善大夫已而太宗北歸公歸舊隱矣道窮根抵
期於力行得意則容與謳歌立論首忠孝遇事以仁
義夾谷孔子廟嘗授教生徒優游耕讀落魄顧領時
或陶情以酒或資以禳祈翬然有操築鼓刀之風感
時懷憤足跡不涉城市一日藩司騶輿訪公途過一
老枕袋側卧前驅蹴之乃先生也遂與班荆傾囊以
別首戴箬笠身者緋袍時臨盛會客嘲之曰戴者本
質著者君賜也渠獲莫周卿并罔識時惟先太僕王
公亞卿張公乃翁獨從公游見各翁墓碑學諭李君

嘗邀為諸生開講公訖以詩謝之先君尚識其丰采
篤信守度孤介寡合卒忍笮以死葬合塔亭保八畝
地生卒歲月茫亡從考國初猶給戶錄告身蠲賦役
嗣後官司罔恤二子流落宛鄧田廬就墟祠墓荒蕪
害逼耕犁寢有歲年乃下無所舉而上焉弗詢勸風
弔古心茲名教者其可嘆已平生著述諫草詩文散
逸所及見者大學中庸心法張公嘗刻之陝藩歲久
並毀予醫士祖良佐翁抄本幸存先君携之漢中每
經更定命綱識之一統郡邑志畧可徵云嗚呼道之
無傳也久矣非道之無傳人心之不明也使人皆知
之則聖賢可以無言安有所謂心法云也軻慕子思
子思慕孔子得諸意象曰傳與授凡以理在人心者
同爾綱茲藐焉去先君輒復二紀顧惟冲年蠢冥犬
馬賤齒荏苒四十使旦夕填委溝壑則百世之下鍾
靈毓秀聞風興慕者往孰以傳來孰以據綱罪孰與
辭焉乃相與求公之墓祠謹再拜刻銘曰

孰用非義卓彼西山孰悟非愚陋菴如顏忠兮必用
湘水其先義兮必舉介阜胡然義贊太公賢歸尼父

阮姑膏屯匪今伊古席珍罔傳渾璞罔售粵言與行
厥迹可究乃迹孔嘉求執釋女乃恩孔渥抑孰其所
拜公斯名釋公斯號聲跡寥廓昭子至教維名伊何
去階而天維教伊何乘波而淵不同者世絜同者心
世遠心邇無弦有琴孰云夾谷而隱斯文山崩谷壞
此墓常存康頑昭蘊庶格其神掃松祭菜嘵爾後人

墓碣

元魯山墓碣銘并序

唐李華

維唐天寶十二載九月二十七日魯山令河南元公
終于陸渾草堂春秋五十九服名節者無不痛心嗚
呼堂內有篇簡巾褐枕履琴杖簞瓢而已堂下有接
賓之位孤男受學之室過是而往無以送終名高之
士陸渾尉梁國喬潭賻以清白之俸遂其喪葬以明
月十二日窆于所居南岡禮也公諱德秀字紫芝延
州使君之子後魏七葉易為元公其裔也世有明哲
承而述之幼挺金德長為律度神體和氣貌融視色
知教不言而信大易之易簡黃老之清淨惟公備焉
延州即世之後昆弟凋落親羸老無小無大仰給
於公及應府貢如京師不忍離親躬負安輿往復千
里以才行第一進士登科丁艱聲動於心既過苴祭
刺血畫佛像寫經以不貲之身申罔極之報食無鹽
酪居無瓜剪者三年先人未附于兆身迫當室緘未
忘之哀恭調求仕銓試超等補南和尉黜陟使以至
行上聞授左龍武軍錄事因墜足樂正之憂惓然滿
容以甥姪婚仕為念受署魯山令以痼疾不能趨拜

故後長吏僉以客禮待之常獲盜未刑屬濱山之鄉
稱猛獸為害盜請於庭曰感明府慈仁願殺獸贖罪
公哀而許焉僚佐堅請公無變慮乃從破械縱之盜
果屍獸復命吏人羌幼咨嗟震動發於廷宇播於四
鄰則政化之行可知也公自幼居貧累服膺斬故不
反親在而娶既孤之後單獨終身人或以絕後論焉
對曰凡有息男不曠先人之祀矣歷官俸祿悉以經
營葬祭衣食孤遺代下之日柴車而返南游陸渾考
一畝之宅發八笥之直唯匹帛為居無局鑰牆藩之
禁達生濟物從其所好時屬歉歲涉旬無煙彈琴讀
書不改其樂好事者携酒食以饋之陶陶然脫遺身
世涵泳道德拔清塵而棲顓氣中古以降公無比焉
知我或希晦而不耀故也是宜為國老更論道佐世
而羔鴈不至歿於空山可勝慟耶所著文章根元極
則道演寄情性則元于思善人則禮水多能而深則
廣吳公子觀樂曠達而妙則現題窮於性命則塞士
賦可謂與古同轍自為名家者也又其惡萬金之藏
鄙十鄉之祿貴富之辨吾得其真至哉元公越軼古

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法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強暴然畏民者畏天之奉治心者治民之奉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玩法司近有朋黨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瀛洛閩閩之言隨事類別

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肆俗樂又言僧道之狀者宜黜之使復人倫經呪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加之教禁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鄰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序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鄰之法若

今冲邃冥冥純朗樸渾乾於生靈凡與門人吟慕遺風謚曰文行先生從古也夫誅德銘功厥義有三上以簡神明中以鋪光烈下以聳示後人斯文之作由此志也其銘曰

天地元醞降為仁人隱耀韜精凝和葆神道心元微消息詘伸載襲先猷竭盡報親貞玉白華不緇不磷縱翰祥風蛻跡泥塵今則已矣及吾無身仰德如在瞻賢靡因懷哉永思泣涕銘云

唐監察御史周公墓碣銘并序 柳宗元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戲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邦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範者也若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曰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前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右叅議解公墓碣銘

楊士奇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有二十二年矣其有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姬姓其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戶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孫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夢斗宋太學上舍生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子元元生開先號筠澗公之父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絕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長不難也而文思溢發十八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給禮部祠祭主事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間暇數召兩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宗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故

古蘇田呂氏卿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
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致治不難矣
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而近世狃於宴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天
下已治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
時整葺寬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
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
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賢
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

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書沈潛不合潛奏公
入部堂索皂隸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急逸即除
江西道監察御史蓋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
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
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
其直上又慮公少丞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之
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
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
於古人後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

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
賓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
歲餘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
位首索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勅與
凡大制作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賚加厚陞侍讀數
月生侍讀學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卹福等二三
人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
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
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公預議事定然秘未發明年

冊仁宗皇帝為太子封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
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初議頗泄
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
縉世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右叅議授朝列大夫
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
還高煦言解縉賊上遠出觀備君徑歸無人臣禮遂
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飲之外
兄高建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
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從子貞期為中書舍人公仕

前後不十年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祿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闊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紀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而求文與書者日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

者不畏強禦承運庫官張與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下公過之叱與御座在此敢爾違犯禮法乎與雖忿公然不敢應一語遽俛首歛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悞公在上前率引為已過明於知人太宗嘗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於宗禮曰慙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僇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矚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勳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宏豐

瞻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其率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有賢德子男二貞應卒於徙所貞亮孫男女各二太宗皇帝初召翰林七人入內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蹙之不虞梗楠百尋其寸之蠹寧見揭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

竹快何泯沒之過疾于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
天漢之矣

墓表

墓版文

墓誌銘

墓表總

唐至明

著作郎贈秘書少監權君墓表 李 華

君姓權氏諱臯字士孫天水人符秦尚書僕射翼之後世為著姓祖某咸有令德君既冠進士及第試臨清尉持節兼本道使籍君表為薊縣尉充判官無何主將以逆節露君乃詐死扶親涉江免禍累知幾其神先帝聞而歎之除評事御史方議大用屬太夫人病危君侍奉憂勞因中痛疾無何太夫人終君泣血三年厥疾用加服除遷起居舍人著作郎大歷元年四月某日不幸逝於丹徒因殯焉享齡四十嗚呼識

者慟哭聞者慟心君有大節不可奪大名不可掩大才不可及大行不可名天與之仁不與之年哀哉自開元天寶以來高名下位華方疾不能備舉然所憶者曰河南元君德秀元終十年而南陽張君有略張歺二年而君天元之志如其道德張之行如其經術君之才如其聲望人倫其瘁素與昌黎韓愈深京兆王鎮卿泊華友善韓評君曰可以為宰輔王評君曰可以為師保華評君曰分天下之善惡一人而已矣夫人隴西李氏仁賢有一子某生七年哀禮過成人

嗚呼有後哉朝廷贈君以秘書少監悼賢也華日疾
病風曳杖而往哭之嘗聞師乙之言曰溫良而能斷
者宜歌齊權君可謂溫良而能斷者也故為齊風表
君之墓云
忠於而國孝於而家潔而不滓瑜而不瑕仁胡不壽
為善者何君不幸耶時不幸耶

左黃州表

元結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為黃州刺史下車黃人
歌曰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
之去嗚呼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
以東海濱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
其人忍不去者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
吾鄉有鬼巫惑人人不知天下正尊信左公能殺
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
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曰見斯人黃之巫女亦以妖妄
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而殺之則彼
可誅戮豈獨巫女知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三拜遣
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作
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
事則南陽左公志記之

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唐 柳宗元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噴焦思慮以為論註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狼怒以辭氣相摯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反戾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吾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

天水暖助洎趙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今古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註十篇辯疑七篇微旨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包羅旁魄膠輅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初既成以授

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臣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于京師某月某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純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痛動將塋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後先生若干祀有學

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絕編生墓表

唐 劉禹錫

顧象吳郡人食力于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耄病且死
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投易于師積六十三年于
茲未嘗一日不吟乎繫象里中兒從吾讀其文多矣
死則必葬我于黨庠之側尚其有知且聞吾書君子
曰若象者可謂志篤于學矣因以絕編生謚之且表
其墓後之讀功令者或采焉予既謫居是邦始至之
日問能道古語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為對既而執贊
請見之生危冠大袂闊視雅拜及門知讓侯肅而後
入又肅而躋階心存聖言闊徹眉腹有堊態而止苟
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聳于
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兼三才絀八索繫辭焉以通微
言與伏羲文王並行猶天三辰全麗太極泰脫大患
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京有馬鄭魏之何荀
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導源後者涵之渙融混合百
派彝奏唐興沙門一行方洩天機以探古人神友造
物智斟人事制動也有枕憂道也止方鼎之支流委
輸于我其它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未盡之樸斷之

為羽翼為鼓吹嗜咨天人之際有魄上下驚精于攢
據墮巧于穿鑿猶制氏之于樂鏗鏘而已徐氏之于
禮善容而已然而前修之盡心也得以味腴寧芳焉
手眠于運管目睨于臨燭而氣耗于吟呻家居無嘗
不能與計偕地偏宜遠止有能晤語者心愈苦而跡
愈卑寒膚噉腹以至于耄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
乎它日子造其室廬簞瓢在左污尊在右有龜朽然
有笑甚澤余掀著指骨而訊之曰是臺臺者曾不予
欺乎生攸爾而對曰古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搏而
得也故設象以致意梯有以取止取當其粗用當其
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為種釣者設也尋尺所以
商遠邇不為運斤者設也龜策所以決羣疑不為知
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為卦體以地理為
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樞于窠
中迎數于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指說
無地彼枯莖朽殼安能與于此乎今天據之以至刑
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數穰占熊羆起訟需
食亡羊喪牛之間耳資其握粟以餬子口烏足為夫

子道哉予以斯言達於易故書之噫國有大學學有館以延額門若生者苦形役志如其額也茹經于腹湮滅薰壤壁水湯湯不韋其聲摧藏樸遯與山木同朽豈地遠然耶彼文甲辟毛剗筋膏華嶺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飛苞驛籬所至而貴夫豈貴爾也哉悅者衆故也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求直治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征渚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塾尚行其志云

廣陵陳先生墓表

唐 呂 溫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崇邑鄉陳君曰融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王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續密丹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麴藥無所資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太樸不遁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虛而踐則有跡器疎而扣則成聲我殘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密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

君夫為養克孝居喪致毀事亡如存朋友孜孜兄弟怡怡於鄉恂恂與物熙熙天性人道其盡于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是達怡神為榮樂天志憂自寵不驚貴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貴負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極矣子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惠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忿爭之聲不見傲

慢之容雍雍穆穆甚足異也因揣之而歎曰芳蘭所
生其草皆香美玉所積其山有光此鄉之人豈必盡
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遂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
曰吾里嘗有陳融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之皆
自歆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止清風猶
在于於是慨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沈落光耀官闕
軾廬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披
典授德謚曰貞晦先生竊徵其實建石于路用告將來
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溫述

石曼卿墓表

宋 歐陽修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
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
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
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
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
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
醉頽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
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
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
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
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
乃擇祿即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
太祝知濟州金鄉縣嘆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
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
靜軍皆有能召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
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
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

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止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旣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服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旣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自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

重則其合愈難無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污跡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于手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宋

歐陽修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于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葬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志其墓而廬陵歐陽修為之銘以其葬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甄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改葬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葬北邙也吉甫總數歲而山甫始生子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予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葬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予蓋君之卒離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予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

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稱之而尹屢薦其材亦工書喜為詩聞則從予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頽墜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志之曰飭自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始君之葬皆以其地不善又塋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葬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王顧者死亦六七

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記于文字者可以無窮故予其改葬也書以遺其子俾碣于墓且以寓予之思焉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宋 歐陽修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
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
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瘞然不能勝人事者蓋
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
弟子疑以為閭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
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
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
矣或知禮而以謂喪主於哀而已不究合於禮者有

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
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雖仕宦婚嫁聽樂
不為此特泐令之所禁爾其哀麻之數哭泣之節居
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
身率其下在下者無以望於其上其遜廢矣乎故吾
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某字某州某縣人也天聖二
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建衡二州司理參軍
桂州司錄知高安臨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歷
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

五年某月日塋于道州永明縣紫微岡曾祖諱某祖
諱某父諱某贈官某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
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
喜聚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贖宗族朋友人有慢已
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其為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
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說胡
歸安主簿曰謚曰諷曰諷曰說曰諷皆未仕嗚呼孝
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
交於朋友而信始于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
後世而觀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
子孫之不墮也哉

胡先生墓表

宋 歐陽修

先生諱瑗字冀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秦州如皋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天子論學拜稅書省校書郎辟丹州從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

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還殿中丞于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除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嘆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墓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于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揚于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瀧岡阡表

宋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有以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遽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

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而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於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敵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洊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固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止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

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先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先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先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

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碣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

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寶文閣待制常公墓表

宋

王安石

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特贈右諫議大夫汝陰常公以熙寧十年二月己酉卒以五月壬申葬臨川王某誌其墓曰公學不期言也正其行而已行不期聞也信其義而已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焉而非彫斲以為廉所不為也可使弱者立焉而非矯抗以為勇官之而不事召之而不赴或曰必退者也終此而已矣及為今天子所禮則出而應焉於是天子悅其至虛已而問焉使蒞諫職以觀其迪已也使董學政以觀其造士也公所言乎上者無傳皆知其忠而不阿所施乎下者無助然皆見其正而不苟詩曰胡不萬年惜乎既病而歸死也自周道隱觀學者所取舍大抵時所好也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焉嗚呼公賢遠矣傳載公文莫如以石石可磨也亦可泐也謂公且朽不可得也

處士征君墓表

宋

王安石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富貴貧賤請之輒往與之財非義輒謝而不受時時窮空幾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筮不正衣終不見富於醫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筮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筮人者以醫筮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居鄉里恂恂恭謹樂賑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較曲直好讀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已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饒諸墓上杜君諱嬰字

太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程伯淳墓表

宋程頤

先生名灝字伯淳葬于伊川潞國太師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其所以而刻之石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憖遺哲人早逝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開邪說開歷古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嚮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古而常存勒石墓旁以詒後人

呂和叔墓表

宋 范 育

元豐五年歲次壬戌六月癸酉呂君和叔卒九月乙巳從葬驪山之趾先大夫之墓其孤義山請識以文惟君明善至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敏德者矣乃表其墓曰誠德君子而系其自行云君諱大鈞字和叔其先汲郡人皇考鵠贈司封員外郎王考通太常博士贈兵部侍郎考資北部郎中贈左諫議大夫由兵部壅京兆之藍田故子孫為其縣人

馬初諫議學遊未仕教子六人後五人相繼登科知名當世其季賢而早死縉紳士大夫傳其家聲以為美談君其第三子也中進士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耀州三原縣請代親入蜀移綿州巴西縣諫議致仕居里君亦移疾不行丞相韓公子華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移福州侯官縣故相魯宣靖公鎮京兆薦涇陽縣皆不赴丁諫議憂服除獨家居講道數年仲兄龍圖閣待制大防請監鳳翔府造船務君起就之官制

改為宣義即會詔伐西夏鄜延路轉運司檄君從事法為可辭使者請于朝君亦以禮際善而得行乃性從君亦盡力不苟以避使者愈賢之薦管句文字數月感疾卒延州官舍享年五十有二君性純厚易直彊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于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蓋大學之教不明於世者千五百年先是扶風張先生子厚聞而知之而學者未之信也君於先生為同年友一言而契往執弟子禮問焉君謂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性命之際正惟躬行禮義久則至焉先生以謂學不造約雖勞而難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君乃信己不疑設其義陳其數倡而行之將以抗橫流繼絕學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先生亦歎其勇為不可及始居諫議喪哀麻歆奠祭之事悉捐俗習事尚一倣諸禮後乃復行於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間

其文節粲然可觀人人皆識其義相與起好矜行一朝
知禮義之可貴久之君之志既克少施而於趣時求
中未能沛然不疑然後信先生之學本末不可踰以
造約為先務矣先生既沒君益修明其學援是道推
之以善俗且必於吾身親見之既而曰有命不得於
今况得於後世其始講修先生之法曰如有用我者
舉而措之而已既又知夫君子之德不存焉雖不信
而不悔始也急於行已既乃至而不迫優游乎道之
可樂始也嚴於率人既乃和而不解使學者趨而不
厭嗚呼非持久不已孰能與於此君疾命掃室正席
默坐問者至語未終而歿其徒聞疾或自家于官所
及訃至相率迎其喪遠者數十里貧者位于別館
哭之卒時大夫种氏治其喪如君所以治諫議大夫
之喪其孤既葬而祭于家兄以禮嗚呼死生之際安
而不感可謂見養之至道行乎妻子信善乎朋友鄉
黨可以見誠之感君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
義治經說德於身殘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嘗
譔次井田兵制為圖籍案之易易大臣有薦官即教

投者法當獻文君上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賦推
是道也懷乎天下矣君始娶馬氏再婚則种夫人也
子義山能傳其文學孫男麟愈舟女一嗚呼仲尼之
十而變化不息顏子短命未見其止曾子老而德優
先生有言樂正子與舜同術顧其行有未至若君之
術與聖人同其至足以觀之惜乎不得見其老故乎
致極以立乎聖人之門一朝之過惜乎天下國家乃
中身而止矣嗚呼君之自信其所行以致其所及可
為衆人道者也 諸已而知乎天者則又非衆人
之所可知况有君子而知君者矣安得孔子之門人
與論君之德者乎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宋 朱 熹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為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

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為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即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晝夜不解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嗟許之而公之語學者又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既沒後進多從之遊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莖其鄉邵武軍光

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為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溪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瑜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即妻以女既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為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遊太學被卿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道逸魁偉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

當世大務上為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為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仕祿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間家益窳窳人有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為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既至人謂公且不屑為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咸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

毀民居數十列為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便帥不
樂頗見色詞公即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為強起一
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
美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
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
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
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
嫂如母教孤侄遣遺女皆如已子其於世務人情官
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
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
秉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夫人楊氏龜山先
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
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承務郎陳公誌
於將仕之墓所謂逆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
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開闢闢女適某人間
於是以前功即為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
墓而來請文以識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
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哉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

傳儒者不知反已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讀為事是以
有道君子汲以為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
室妙為可以傲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
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
行事後之君子尚有考也

外祖母黃夫人墓表

宋 王安石

外祖夫人黃氏生二十二年歸吳氏歸五十年而卒三月而塋康定二年十二月也夫人淵靜裕和不強而安事舅姑夫撫字皆順適吳氏內外族甚大朝夕相與居歲時以辭幣酒夕相綴接卒夫人之世戚疏愚良無一間言又喜書史曉大致往往引以輔導處士信厚聞其鄉子為士無虧行繫夫人之助夫人資寡言笑聲若不能出雖族人亦不知其曉書史也安石外孫也故得之詳明道中過舅家夫人春秋高矣視其禮猶若女婦然視其色不知其有喜慍也病且革以薄塋命子億其可謂以正始終也已舅藩既誌其葬四年安石還自揚州復誌其墓曰聖人之教必繇閨門始後世志於教者亦未之勤而已天下相重以疾相蕩以侈疣然數矣自公卿大夫無完德豈或女婦然或者女婦居不識廳屏笑言不聞鄰里是識然也置則悖矣然其死也聞人傳焉以美之是亦教之熄也人人之不能然也傳焉以美之宜也矧如夫人者有不可表也於戲

孝子田君墓表

元 劉因

嗚呼天地至大萬物至衆而人與一物於其間其為形至微也自天地未生之初極天地既壞之後前睹後察浩乎其無窮人與百年於其間其為時無幾也其形雖微而有可以參天地者存焉其時雖無幾也有可以與天地相終始者存焉故君子當平居無事之時於其一身之微百年之頃必慎守而深惜惟恐其或傷而失之實非有以貪夫生也亦將以全夫此而已矣及其當大變處大節其所以參天地者以之而立其與天地相終始者以之而行而回視乎百年之頃一負之微曾何足為輕重於其間哉然其所以參天地而與之相終始者皆天理人心之所不容已而人之所以生者也於此而全焉一死之餘其生氣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凜千載而自若也使其舍此而為區區歲月筋骸之計而禽視鳥息於天地間而其心固已死矣而其所不容已者或時發焉則自視其身亦有不若死之為愈者是欲全其生而實未嘗生欲免一死而繼以百千萬死嗚呼可勝哀也哉

先人嘗手錄金源貞祐以來致死於其所天者十餘人而武臣戰卒及閭巷草野之人為多而予每覽之未嘗不始為慟惕若不自容中焉而感激為之泣下終則毛骨悚然若有所振勵者故為之訪諸故老揆諸小說攷其姓里增補而詳記之惟恐其事之不傳也近復得清苑孝子田君馬貞祐元年十二月十有七日保州陷盡驅居民出而君及其父與焉是夕下令老者殺卒聞命以殺為嬉未及君之父者十餘人而君乃泫然欲代其父死遂潛往伏其父於下以兩手據地俛而延頸以待之卒舉刃未暇省聞君項腦中兩刀而死夜及半幸復蘇後二日令再下無老幼盡殺時君已以藝被選而行次安肅矣聞其父死謂人曰我當逃歸至吾父遂歸求父尸而得之負以涉河水傷脛至血出發母冢下尸而塞之乃還而眾不之覺也嗚呼此其所以為孝子者歟其子道章資高真喜讀書而遺山元公陵川郝公皆嘗為詩文以美之雅善于一日狀其父之孝行訪予於易水之上且曰古者孝友雖庶人得書於史官而先人之孝行若是生

無一命之旌而死遂無一言之託以傳不朽為先人子者亦何以自立於世今謀所以表夫墓惟先生賈哀之言已泣數行下嗚呼予尚恐不銘君也哉君諱喜世為保之清苑人其仕數佩金符其壽四十三其卒則歲乙未閏七月考其妣番母兄嘉其所娶實望族韓有婦德鄉里稱為韓孝婦其壽八十六男女三道昭道章裴氏女寅孫五溫良恭儉讓曾孫四元亞

李德昌銘曰

嗚呼陷斧誠而致死猶淵冰之歸全其死者貌焉此

身之微其全者浩乎此心之天有崇雖邱匪邱者存
有圓雖石匪石維文百世之下有旌古而勵俗者必
名此曰孝子之原過者其式之執獨匪人

故宋兵部侍郎徐公墓表

元 徐 琰

國朝自至元初元用兵襄漢以來驛書押至日告克捷既下襄陽渡大江所向風靡有城郭封疆之任者若崩厥角恐後卒之混一區宇際天薄海罔不臣妾是雖廟謨雄斷師武臣力之故而江南謀國用世之士亦從是可知獨時聞趙昂發屯池州李希允潭州馬暨允靜江如是者不過數十人止最後又聞文天祥以宰相使軍前通海上被執不屈久乃伏節若可起人意者而於先幾之識前知之見未之敢論十數年來南士卑駸駸弊北來不絕間生論對語及其所以止者則溪憂遠計危言剴論之士亦嘗有之而枋用非人以言為諱抑而不求求而不聽聽而不用是以馴至此極始知人謀非盡不臧抑亦國運之有所窮而天命之有所屬故不得不歸於有德也嗚呼是豈一人之力一朝之故哉今觀徐君恁所狀故宋尚書兵部侍郎徐公之行則前言信有證不誣公諱卿孫字麒麟仲陵之清江人曾祖源祖大經父森贈宣徽郎妣張氏贈宜人按狀公在宋朝起身儒科即以

治縣最當時其事益不勝書人視以為諧升朝一再遷為御史為諫官垂三年時其國之事莫急於邊備初見即以勵人才飭軍政結民心三事為告襄陽之不守元帥之無謀我軍之在行者猶無不知之而使相挾私蒙蔽上下畧不正其債軍之罰位於朝者視為軟熟恬不之恠獨公能抗議彈擊第一義已甚可觀雖是累千百疏反覆諄切無非論遠之曰言大而不可遺其細謀遠而不畧於近料事精密置論切宜使吾徒為其國計亦不過爾取是謀帥而板李希於父廢為文天祥於列即以襄事而陳李度芝之決不可用即責時宰陳宜中循行故事如坐而待亡其後或抗節死義或誤國謀身無一不如其言此則非知人如權衡識時如蓍龜則世孰能之殆天與為謀神授之策者乎不用其言而用其身雖簪筆持囊把節持麾於我何加至是公去益益遠矣國亡未幾而身亦隨之悲夫余間居生念自看字宙以來亡國何限以為其國之有人則其時事言之可為太息以為無人則斯人斯言故在文傳何國無之而卒亦無裨於須

史之運者信在人則在乎用才者為何人在天則亦
顧近續者之何如耳後有君子論一代興亡之由於
千載之上其有取於吾言乎若公之文學政事散見
如狀以非大節所在故不詳錄公生以宋丙戌二月
十九日卒以至元庚辰三月十日葬其鄉以至元丁
亥十二月二十四日娶楊氏贈宜人繼黃氏封宜人
子男二長震先卒次允茂女二豐城李杲廬陵文陞
其婿孫男二女三曾孫男三女二異時余參秉江西
以修從祖漢高上之祠于東湖固已起敬公之名節
嘗欲列吾宗之有德有爵者升脩之屬去官不果會
文陞來京師一日致其婦兄之辭曰允茂先親歿且
葬有年而墓道未表大懼隕越無以顯揚惟公中州
典刑以詞翰重一世敢以不朽為請余知公悉且欲
著其可鑑者示後來故不復辭而系之辭曰
亡國之臣莫知所止一或有知國指為狂由異代觀
惟狂惟聖我知其人其人有死無瞑千載而下其言則存
刻表墓門示爾子孫

故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墓表

元 吳 澈

宋勇勝軍統制官詹侯開慶己未之夏戰死于蜀勇
勝軍屯鄂之城外其秋大兵奄至降其軍而侯之妻
子在軍中俱北徙子生始四歲時世祖皇帝以親王
總兵柄河北董忠獻公從世祖具知侯在蜀力戰不
降狀命公曰佳父先生佳兒汝其善護視公鞠誨同
己子名之曰士龍既成人仕州縣以廉惠稱追痛其
父死節而未白於世常忽忽不樂及擢江南諸道行
御史臺監察御史按歷荆楚所至訪其父遺跡有宋
士錄國亡之際能城守野戰死者人各為傳而侯與焉得
其傳又稽諸故老遺黎退卒之口叅伍附益歸以語
其友友輯為事狀持示臨川吳澈曰吾父以節死居
北之五年吾母亦死僅存不肖孩一縷之脈大德壬
寅冬具衣冠招吾父之魂與吾母合葬鎮江丹徒崇
德之硯山懼弗克揚先烈將遂沉沒則終天無涯之
痛愈不可塞願有述以表於墓敢以累子澈禮辭許
於是讀傳與狀而哀侯之所以死嗚呼歐陽公論五

代之臣全節而死者三王彥章其首彥章北面朱梁
蓋路人一旦為君臣歲月甚淺鮮無足道而弗貳所
事百世之公議猶題之宋三百年仁義之國豈朱梁
比而其季也死宗廟社稷死城郭封疆求如項籍田
橫劉湛諸葛瞻顏杲卿張巡許遠南霽雲輩一何寥
寥即侯以下官微祿出入行陳屹屹不挫如此世亦
何嘗無人哉嗚呼晞矣侯之死以蜀崇慶告急朱大
將往援侯率偏師以前破營壘十數攻蜀之帥號紐
隣有言戰聲大將畏憚得小捷遽謀左次以遁侯見
帥深入不惑驟領數十騎來往有敵輒迎又喜遠追
謂其輕脫可獲也大將遙望侯率所部獨進進至叙
州南平隆化縣界遇遊騎什什伯伯接戰無大勝負
日中帥以精騎數千至侯之衆不滿千人皆敢死士
馳突衝擊力戰不少憊遣卒詣大將求救方引衆趣
山顧望竟不赴侯棄所乘馬立射發無不斃帥兵屢
却然以步敵騎衆寡幾十倍帥兵生力分番迭關日
具戰未罷所殺已過當而侯之兵死傷者十七八矢
貫侯臂裂帛裹創復戰連中數十創創甚矢盡衆稍

稍散逸聚者猶數士人傷重莫能軍侯被執帥壯其
勇期生之侯大罵求速死亦不加害翼日帥親視其
創饋之食與藥侯標去弗受絡置馬上載以行八日
不食至播州土門逼令詔城中不行遇害年五十二
帥還都輒對侍童言嗒嗒獎嘆曰好人好人且曰其
箭不可當侯之從子二其一失其名先數歲戍巴州
戰死其一名燦然後數歲要隨州歸師至缺陵戰死
塔王杞守樊城城陷不降亦死一門死者四人侯光
州國始人諱鈞少負奇氣啞齷齪儒弊精神事無用
語每云讀書了大意可暇日扶鋤弓驅馬出平原曠
野指南北東西射曰大丈夫立功名當以是萬穀帥
器之妻以兄女絲邊軍材技良家子弟選補軍職隸
武定軍化先從化黃勇勝軍後初取將於武定而以
侯為副其將後走馬襄陽上墮城上死侯叱曰大夫
夫不為國死敵而死於是兒女子耳制置使遂以侯
代將充統制官寶祐間蜀歲歲被兵侯往來峽渠關
達等州扞禦用少擊衆數數以多最深入蠻徼築連
城堡化服羣獠撫以恩信任事不避艱險類如此捐

循國其素志也而竟以敢戰死嗚呼唏矣夫人萬
氏早卒再娶胡氏生士龍士龍之子澍亦嗜書愿而
周於務嗚呼自古忠臣義士身不食其報者往往報
於其子孫然則侯之後宜大旣已睹其兆

安先生墓表

元 袁 桷

嗚呼金珠宋踰南兩帝並立廢道德性命之說以辨
博長雄為詞章發揚稱述率皆誕漫叢雜理偏而氣
豪南北崇尚幾無所分別當是時伊洛之學傳南劍
至乾道淳熙士知尊其說闡明之朱文公統宗據會
纖鉅軍備正學始崇又未幾偽學造謗咸諱其說以
售仕于時金將亡各流離自保烏睹所謂經說哉有
明其說者獨江漢趙氏私相筆錄尊聞傳信稍自異
流俗皇元平江南其書稠載以來保定劉先生因篤
志獨行取父公書會粹而甄別之其文精而深其識
專以正益隆平之興使夫道德同而風俗一不在於
目接耳授而有嗣也劉既死得其傳者曰安君馬君
諱熙字敬仲其學汪洋靜遠謂文以載道辭不勝不
足以言理故其言修以立於詩章幽而不傷慕貞潔
之實將以自任其道者也道散於異端九流證拾於
聖簡傳者益遠而書幸具在不知而作者則索於句
讀之末旨意斷絕踵謬而莫悟君設對問以辨後作
者悔而焚其書左氏浮誕不合經者悉去之續皇極

經世書錄元豐至至大三年考家禮為祠堂以奉四世邑人化之教人也以持敬為本解經允亮縷以析果知矣允驗其所行弟子相從者常百餘人出入閤巷佩矩帶規知其為君之弟子其於劉先生也未嘗一見之蓋為信其書默求以通焉者也劉亦知君足以傳道卒不得見焉君歿悲之而於學有侶君無憾矣君之先太原離石人五世祖玠仕於金曾祖昇不仕祖治以經童登第金將亡徙真定因居焉戊戌歲詞賦入等占儒籍考松江東宣慰司照磨妣劉氏君

少敏悟諸父咸器之素多嘗避隱封龍山然卒不得年至大四年五月某日卒年四十有三娶張氏焦氏子二暨垣女一嫁王氏是歲塋豪城縣安仁鄉先塋之側其卒也翰林學士王公思廉以書唁其父曰自敬仲死詎安氏不幸士林不幸矣有遺文十卷既塋之十三年門人蘇天爵述其事狀殯門曰默菴先生天爵從學實有年先生之德之行願表於墓原使有考摛作而言曰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脩食于廟于祠無異辭

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功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實有傳盛矣哉春陵之學四方為有準矣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二月丁亥翰林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會稽袁桐表

故元翰林侍讀學士陳公墓表

明 蘇伯衡

在昔元至正己丑盜發海上又明年汝頡繼變不五
六年淮東西江左右湖南北罔不煽亂如海中漚前
者未滅而後者復起土崩之患危在朝夕其君臣當
夙夜惕勵憂勤殫竭心膂撥亂而反之正若救焚拯
溺之不暇乃誕相與盤樂淫荒視宴安之日猶有甚
者畧不以攘除事置之思慮蓋懷奸怙寵專權稔惡
蠱惑帝至于此則禿魯帖木兒也公於時官文學憤
激于表憂形于色率御史善材抗疏彈擊不少顧忌
萬一帝心感悟使帝因公之言立誅奸臣以謝天下
反昔所為圖彌蓄變猶可以登中興之功救湏臾之
運奈何奸臣甫竄而遽用願以公非宜言而欲殺之
由是衆正解體盜賊橫行兵交闕下擁衆觀望者相
隨屬高縣割裂生民塗炭大明問罪之師至通州帝遂
棄宗廟遁而社稷墟矣是雖運祚之有所終歷數之
有所歸抑豈不以疏法家拂士忽忠言至計也哉嗟
夫亡國之主未有不以奸邪為賢而以忠謹為狂者

也亦未有柄用非人以言為諱而國能存者也故公
伯祖宋相陳宜中景定初以攻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
劾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
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
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阮
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歟然身殞而名隨之則
又非不幸也而況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掣之肘
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一門
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貞者哉嗚
呼公姓陳氏諱達字元達溫之永嘉人家娶之蘭溪
妣江氏封溫國夫人而公沈氏出也三歲而孤伯母
陳留郡夫人江氏鞠育之長大年十五徵入宿衛二
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峻峻侍制杜公本學詩於張
貞君天而馬教授伯誠年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
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
者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經尋轉正字又遷文學立
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
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劾禿魯帖木兒實丁酉冬賴太

子若諫得不殺遂辭所居官明年遵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士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愛穆歌問公安在對曰病臥故里即以徵仕郎同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後兩召皆有御衣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望而走矣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處輔弼之地猶不

能存於垂亡況吾之才識以論思獨能存元於垂亡乎王師克溫公自沉澗軍士出之引佩刀自裁軍士奪之乃斬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且三年矣聞有薦之於朝遂却藥不御而卒公生以元之至治壬戌七月一日卒以洪武乙卯十月六日葬蘭溪縣甘棠鄉門村原

伯衡曰惟君子所貴大節為先公所樹立豈不偉哉乃若既貴且富而致致學問德施於人而不自以為恩人或負之而亦不為恨他人所未易能者在公何

難為出入兩宮待遇之隆賜予之渥他人不可致者何足為公榮雖其字畫一代不數人亦公餘事以故不備述而獨書其關於國者表諸神道其辭不殺益以公言不用於當時為可惜公行無愧於先祖為可貴也庶有國者以懲而事君者以勸云辭曰

火之初發未至烈烈升斗之水沃可以滅及其燎原煙焰漲天雖竭江河烏能撲滅國步方艱不用公言國步孔棘乃召公遂有策莫施還也何裨不榮以祿乃分之宜國破城亡誓欲捐軀不獲直運天數人歟

尤難不果義則無愧世其家者庶其在是

俞先生墓表

明 方孝孺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廢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董
清狃狎骨化成風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辮
髮無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冀連獲仕進否則
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
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潔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
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
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
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
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卒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
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營田使者
曰公常嘗道安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
生德銓德銓生謙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謙生海海生
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
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永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
復家蘭溪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奇

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母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鉤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各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脩于家於經史既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
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繇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 娶王氏
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
某日葬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麟釋親慶用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人
已多長云人于孫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數世
尚有知者乎篤行自苟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德如
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怠矣余是以論列之
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陳靜誠先生墓表

明 楊士奇

士有效用於國深被簡知而不為爵祿所縻從容自得
不枉其道化其智識明正審內外之辨察事機之
微確乎中而不奪此不謂之豪傑可乎我國家龍興
之初有若金陵陳中行先生者殆其人歟先生諱遇
中行其字天資純粹自少篤學博究經史元至正中
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溫州路教授遠近從者紛集
講下元綱不振兵亂四作遂棄官歸隱間居一室安
澹守約名其室曰靜誠鄉里遂以靜誠號之先生憫

世亂益甚每夙興焚香叩天願早生仁聖以活創殘
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素
知先生入言於上曰陳遇有輔翼才宜宜左右使效
裨益即日召見與語大悅禮待加厚稱先生而不名
日侍帷幄贊幾務車駕幸其第者三命之官輒辭臣
民既推戴上登大寶所承諾問悉保國安民大計先
生竭心摠誠多所獻替命為學士翰林者再皆固辭
常奉密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江還奏稱旨賜白金
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間遣疾賜藥命中官扶太

醫院官視瘡時微寒特賜錦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
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
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
被譴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為忤數論之曰卿
老不欲仕有子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孟靜澹
恬退始終一志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
亞於勲戚孟春秋七十有二而卒卒于洪武甲子九
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祔器及賻命葬
鍾山長林之原余聞先生志尚清遠興韻蕭散味道
之餘游心繪事嘗寫高皇帝御容妙絕當時然未嘗
自名世亦無能得之者先生有弟中復洪武中嘗隨
入侍永樂初授翰林侍詔余數得晤語其為人端重
清雅不苟言笑間出論議娓娓近道亦妙繪事為文皇
帝所重時中復子孟頴以善書從余翰林簡靜修潔
絕口不道繪事余間與中復語及之曰此兒頗有志
操不屑意鄙事走也少年在先兄側戲弄筆墨先兄
叱曰吾豈他無一長汝乃習其下者今雖老每思前

言未嘗不內愧然無及矣嗟夫先生履素操潔識明
義正莘運之際躬荷知遇卒完所守以沒難一藝所
既昔人不免春苑池之屈先生浩然之存不為時屈
非一世之豪哉逮其後如中復父子猶嗣承無忝又
可以觀先生之刑於家也惜其遭際對越之間必有
裸國及民之實既不自言其當時耆舊知先生者又
物故已盡遂泯無傳故特書其大槩俾恭刻石墓道

桂林太守衡公墓表

明 何喬新

皇明有應吏曰桂林太守衡公汝寧西平人也其歷
官三十餘年清白之操若冰玉然其謝事家居貧不
自存其歿也身無以為殮子孫無以為喪真為吏者
之師表也公歿二十餘年予為河南按察使移檄汝
寧訪求公後得公之子平召而詢之道公之履歷甚
詳且丐文表諸墓公之守桂林也先公實薦之于於
公有世舊誼不可辭逕為叙之公諱岳字世瞻其先
世家隨州父通元季以武功累官至百夫長興屯香山
國初棄官歸過西平道梗不便遂留家焉母周氏慈
惠喜施子公少以俊茂補郡學弟子員中河南鄉試
遂升太學洪武三十年詔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
赴詹事府議事六館之士咸推公性公敷陳時政切
而不迂所司以聞擢廣東潮州府同知公約已惠民
自常祿外餽遺一無取布衣蔬食不異寒士嶺海間
翕然稱其廉三十五年遷陝西西安府知府其清操
善政如在潮時丁內艱去職服闋改知慶陽益以清
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公之內子

與烏金細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叙布裙而已既罷
頗不樂公曰汝生於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
要服色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為口實
永樂十年朝覲至京以言忤旨謫戍交趾慶陽西安
二郡民千餘人詣闕請賞公以終其惠不報仁宗皇
帝嗣位下詔求賢監察御史袁鉉鹽運使何士英指
揮范智文章薦公起為南城令以舊官復任改南豐
令其為令祿薄不足用常於官舍種蔬以自給家人
或有慍色輒曰不猶愈於克軍時耶無不意滿正統
四年五月公秩滿至京欲告歸時先公為刑部侍郎
薦公于朝遂擢桂林守在郡五年廉慎之操愷悌之
政始終如一以年踰七十致其政而歸景泰三年三
月三日終于家享年八十有四葬于縣大堰灣之原
配王氏有淑德子七曰友民曰忠曰用曰平曰直曰
美曰慶孫八曰世隆曰鑄曰世雄曰林曰海曰鉞曰
鎰曰鉉今都御史江浦張公巡撫河南過西平聞公
之賢令有司恤其家且補世隆鑄邑庠弟子員併紹
素業嗚呼廉吏之不聞于世久矣碩鼠之刺城烏之

謠在古且然況後世乎世所謂貪者固不足道其矯
而為廉者垢衣敝屣以欺人而後房姬媵極珠翠之
麗亦豈真廉者哉若公者乃真廉吏也予故表其墓
以為世勸

兵部武選員外郎郭君墓表 明 李東陽

君諱璽字文端姓郭氏充之武城人君少失怙養母甚孝事諸兄謹與人不易合員義氣勤學問學成舉天順甲申進士奉詔入翰林為庶吉士拜工部營繕主事風岸卓卓監局諸工操多出入曹省無所憚至相與抗禮君方坐治事有諫于側者君執而答之其人有所愬中君以法竟下詔獄坐贖人皆危君君固自若也會武選員外郎關吏部謂非彊有力者弗任乃擢補君君家無私謁曹事有不能決者往往以一言定之人服其能甲午君得疾冬益劇乃上疏乞歸命未下而卒卒之日家無餘貲鬻舍償券而後返塋自公卿而下知君者皆嗟悼不置云夫材與氣二者恒相為用然論士者必先氣而後材故雖有庖丁之刃郢人之斤苟非其氣足以蓋物未必不斂手縮臂趙趙而自失其故不能者弗論也郭君平居議論洵洵無諂辭佞色居官未嘗阿意所事其所奮激雖橫罹刑罰不少挫故臨事處職皆能有以自遂其勝于脂韋矣脫視人之顏色以為進退者亦遠矣使天假之以

年君又充拓之不止其所建立固可限哉初君居翰林而志在曹署既得劇地乃日以益顯向使君局文事又蚤允豈得遽以自見稱良吏若是籍籍也嗚呼予固歎夫宅材者苟處非其職鮮有能盡其用者也夫既具材負氣且得官以為用而又不得盡以死士之用于世者亦甚難矣哉初予與同為庶吉士者十有八人其既卒者河南杜大勉大興王器之及君為三人大勉在翰林輒病歸卒于家予知之弗及詳大抵朴厚士也器之予同學生其為人篤厚和易而中

介介有分別勃然嚮于義拜南京戶部主事卒于官昔王荊公表征處士墓及其友二人况三君者皆同仕有名籍誠不宜使沒沒故予因郭君附論之

史明古墓表

明 吳 寬

吳江穆溪之上有隱士曰史明古其為人足跡不出百里之外然江湖間人知其名至于郡縣大夫亦皆禮下之而予取以為友蓋四十年于此矣其志正而直其言確而厲其所為無弗依於禮者當其壯時患閭里之人以巫覡惑衆上書縣中欲盡除之曰此皆不容於先王之世者不除則風俗不正禮敬何繇而行即與人論事辨說起蹕坐客莫能屈至有所感奮詞氣益峻雖達官貴人衡屢不顧見依違循情者心輒鄙之其治家辦內外定上下嚴若官府凡吉凶之事悉違俗而行必倣古知禮者取之其學于書無所不讀而尤熟于史論千載事歷歷如見而剖斷必公益有宋劉道業之精至於時事人言得於聞見往往筆之成編則有洪容齋之博若錢穀水利之類皆知其故使得郡縣而治之恢恢乎無難者為文章紀事有法醇雅如漢人語詩則不屑為近體興至吟聲呶呶冥搜苦索欲追魏晉而及之家居甚勝水竹幽茂亭館相通如入顧辟疆之園客至陳三代秦漢器物及唐

宋以來書畫名品相與鑒賞好著古衣冠曳履揮麈望之者以為仙也間與親友吳鐵峯數人扁舟往來月為雅集以觴咏相娛樂又嘗與劉念憲沈石田諸公游武林經月忘返所至為文記之曰此未愜吾志也會當絕大江北游中原覽岱華涉河濟循王屋廬阜而歸乃為快耳晚歲益務清曠室無姬侍築小雅之堂方床曲几宴坐其中或累月不至城郭至即止宿僧舍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水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有三又天耶竟卒宏治丙辰六月庚子也明古狀貌奇偉鬚髯奮張平生喜交游持信義四方之士過其門者不絕於所厚者有過尤好面折故人以直諒稱之少謁武功徐公公與談史即許其有識遂數從議論三原王公巡撫江南時聞其名延見之詢以政務尤器其才然未嘗言及私事公益重之且恨其老而不用於世也君諱鑑字明古自號西村人稱西村先生曾祖彬祖晟父珩母凌氏繼母朱氏娶李氏子男二人曰永錫太學生曰永齡縣學

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吳鑒孫男四人曰曾同曾繼
曾遇曾達曾同縣學生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曰夢
禎明占卒之明年予與文溫州宗儒往哭之其二子
即以墓文請予念失此良友方竊悲傷何文之能為
顧有終不得而已者乃卒之四年己未三月庚申塋
于吳縣西山之博士塢為表之曰嗚呼世有信古執
禮如斯人者乎世有博洽好學如斯人者乎有才之
達論之正如斯人者乎亦有剛直好義高曠絕俗如
斯人者乎有如斯人當觀其終達生順命能保其躬
嗚呼明古庶無愧于其中

大理寺副李君墓表

明 王 鑒

天下之所共是吾獨得不是雖然于心有不安焉亦
不得而是也天下之所共非吾獨得不非雖然于心
有不安焉亦不得而非也心之所安者何安於理而
已矣理有情於衆之所同而發於一人之獨見天下
後世翕然從之者有之矣又可謂今之世無其人耶
雖其所至不能無高下淺深要亦自信其心而非苟
然者若吾茂卿者可不謂難乎茂卿諱承芳李姓世
為湖廣嘉魚人舉進士官大理寺評事三年進右寺
副君貞高志在大理不甚事事獨以講學明道為務
敢為危言激論常謂當今壞天下者莫如學校科舉
甚者儒先註疏欲一切廢棄抹殺直探孔子孟軻之
與聞者駭其詞莫察其意群咻衆訕指以為狂為惑
而茂卿傲然不顧不惑不沮也久之遂謝病去與其
弟世卿講道于黃公山蔬食屢空兄弟相顧自得也
若君非所謂負獨知之見者耶能自信其心卓然自
立不顧俗流之非笑者耶求合乎義不求合乎人求
信於彼不求信於今者耶君歸八年宏治十六年五月

辛某年月日葬蒲圻烏石湖之旁世卿少亦同舉于
鄉後復步萬里從白沙陳先生游不復舉進士兄弟
之間自相師友云至是世卿命其徒蕭生自楚之蕪
自燕之吳求予文碣諸墓既又遣其二子教整自楚
來速於戲君之自立高矣奇矣予望之邈然莫能窺
其所至又安以予文云雖然後千百年復有李茂卿
者出焉將必能知之故表

大厓李先生墓表

明 王 鏊

楚之嘉魚有兩李先生伯承芳字茂卿人稱東菴先
生仲承箕字世卿人稱大厓先生二人皆清修苦節
好古力行鬱鬱抱奇氣不屑與世侔仰學皆不治章
句必欲直探孔孟遺旨成化間為庠生已厭科舉之
學有司迫蹙不得已就試歲丙午同占湖藩鄉書庠
戊茂卿登進士授官大理世卿不肯會試時五嶺之
南有陳公甫者號白沙先生以道學名重天下白沙
之學不立文字教人端坐澄心優游俾涵久之渣滓
消融神明內朗其學號易簡直捷一時學者翕然趨
向然亦或訾且議之大厓心獨喜其說往見白沙大
喜曰吾與子神交久矣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
陸幾萬里君往見者四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
翰投壺飲酒終不及為學之方久之世卿曰箕得之
矣凡學以言傳非真傳也其有目擊而道存者乎遂
歸初世卿讀書山中作亭瞰水扁曰洗耳固已有超
然混濁寰宇之志及歸自白沙日端坐一室洗滌身
心不涉階級徑造本真或勸之著述曰近世箋註繁

蕪鄣書蕪說鼎沸絲琴方欲一刻去之而更推波助
瀾即顧猶喜吟咏客至相與劇飲賦詩醉起書之刻
草濡墨科科整整無不如意及為文章刮濯陳垢無
起無止莫可端倪如山川出雲雷而文至倏然而霽
天日清朗亦可謂奇偉傑特者矣久之茂卿自大理
得歸二人日聚黃公之臺更唱迭酬伯仲之間自相
師友家徒壁立罄懸家人告不足二人相視而笑曰
吾道非耶壬戌五月茂卿卒己丑二月二十日君亦
無疾而終春秋五十有四天下惜其學之不及顯也

李之先自江西武寧來居嘉魚宋慶歷間有宗儀宗
儒開義學於湖西之濱曾祖煥鹽課大使祖善珙縣
學教諭考阜封大理評事配任氏亦甘貧苦節子男
六教嚴整度改放整卿貢進士女一歸卿貢進士胡
堯愷孫男八以正德丁卯正月八日祔塋何公崙之
原昔茂卿之塋君命教整自楚來吳屬予表其墓及
是整與放復來請豈以予嘗窺其造詣之一二耶且
二子遠來之意不可虛辱則為之表於墓曰人或曰
白沙之學不事著述大厓之見於文與詩抑何多耶

豈以是為非著述乎余曰道去言耶去行耶聞昔之
君子有終日言而未嘗言者余何足以知之大厓之
銘白沙曰虛以立本動而能神凝而涵之天飛淵淪
嗚呼其殆以自見也夫其殆以自見也夫

白沙先生墓表

明 張 誦

天旋地轉今浙閩為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郭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彰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氏之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嚮慕之不數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間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齋咨繼之以涕洟其嚮善益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渚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為道也主靜而見大益濂洛之學也繇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為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

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繇是以無思無為之心舒而為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將絕不以目而能審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為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效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為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聖賢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巨測其可以窮達限必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為匹夫道德之風嚮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諸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先生諱獻章字公甫號石齋既老曰石翁吾粵古岡產也祖居都會先生始徙居白沙白沙者村名也天下同稱焉其世系出處見門人李承箕銘湛雨狀者詳矣誦特以天人章應之大者表諸墓以明告我天下後世俾知道

統之不絕天意之有在者蓋如此

福建按察司僉事陳祚墓表

明 楊循吉

宏治二年三月故福建僉事鄉先生陳公之墓成公之孫太學生悅來言於循吉曰先公墓在吳山下先君子仕歸而貧猶吾先公也以是力不得葺先公雖爵列大夫殆與庶人家等悅一士人又何能為賴天子即位下詔賜修名臣之墓考諸國志先公名在焉宜得預詔賜悅則以白諸巡撫王公郡守賀公通守應公皆惟上德意是宣為之欣然行之而後先公之墓始備於禮且按故事子孫一人守焉悅竊惟明天子惠賁之恩巡撫諸公經畫之力不可以忘敢琢石以俟記循吉既受請迎言曰嗚呼公固吳中之偉人也夫士所急者氣節而已苟或得之則雖匹夫之賤亦足以尊國家衛社稷而況於公卿大夫乎故士無氣節則必為貪位為畏死為顧家未有不致於壞事者也故求人材者氣節先焉而才能次之然古之君子其於患難之際苟可以直其道者必勇趨之而未嘗有一日苟且自恕之心故天下恃焉而後世則否每

每以持重為事而新進之士恒有所待於他日而不知官高位大則益有所不敢為也是以忠厚博天之風有餘而嚴毅負荷之氣不足可以應安閒而不可以待倉遽此求治者之所宜深思也然則如陳公者豈易得哉方公之立朝也官不過御史耳然其危言正色殆卓然有身任民社之心固循吉所謂一時之偉人也是其生可以重當時而其歿可師後世者也便有一墓而不得葬則豈吾鄉人之心哉今巡撫諸公仰惟明天子重德尊賢之意奉行惟謹如此可謂

深得明詔之旨而大有慰於吳人之望者然循吉竊以為與公同時之人豈無有官高位大於公者而公獨得登國志位賢祠預恩詔以是仰知朝廷待君子之厚雖其遠而未嘗忘也為之臣者可不勉乎敢書于石以公為勸

止菴詹先生墓表

明 羅 玘

予少則聞正統之季雲南孟養用兵有上言其將帥失律張王病民者天子大嘉異之詔即用往參其軍事事雖中止然一時名震海內將卒懼用命克底成功為一時助益教官也而失其名及官於朝聞諸長老言知為詹君言名英字秀實也最後乃得其孫大理左寺副習言之則君也歿於甲辰六月某日今二十年矣其言事時方訓導於蜀之會川會川與雲南接而君之僑寓在貴貴兵入道也害之切於肌膚而事之熱於備嘗然執敢出身當之而君獨言之實奇士先是疏言邊務十三事皆已見諸施行而在職以俾夷為華為已任會川夷服也有貢與科實自君之教始人用是信之知其非一旦偶然發者其始聞詔也恐事掣肘非便自詣闕以不可收辭公卿聞其至皆欲識其面或內交或招致為重客或欲薦以臺職處之會已已之變止歸會川考轉雲南河西教諭雖去蜀猶憂其患疏薦可撫蜀者侍郎張固上可之蜀賴以安其憂世不少置多此類初貴之學以宣慰司

置戎衛限不與君時尚少以書抵都府擬請如司例行之著為令君首事發解於雲南士彞踵起起光曰是由詹氏詹故玉山仕族也宋多聞人洪武中始以定襄知縣坐累謫戍於貴遂為貴人於君為王父諱珍寶定襄生處士諱源是實生君君生三歲處士識其非常兒取目前器物人倫字類引聲指訓漸及於遠引物連類旁推曲貫約久截中汎抽試之百不失一因驚喜知詹之將光復振比少長從童子師游輒難以駢句無不落聲而應或若天成古文奇字惟其目所流注矢口縱衡莫不如志貴寄壘壤為藩庶事草草奇童岷出咸訝瑞降以為興端時同舍生號王三過者三遍者讀三過之云也後以君偶之曰一覽一覽云者尤殺其數之二也若曰過之之云也積數歲學益進發為文章氣益益重人宣慰宋侯伯仲方擅文場壁立堅甚獨開一面納君王後終教授雅有盛名終身不昌言為敵君壘城西原王為誌墓焉君年止七十二距解官幾二十年始娶於楊繼於段封大理寺評事木義官未其二子大理左寺副恩程番

學生惠其二孫適學生陸隣適鄉貢士張宇其女與孫女雲表雲章其曾孫也大理又與予言君純孝天至至老歲時忌奠悲啼如少時散所藏以家室族之人與其鄉人性往折負償之券嬉笑臨之擅印壘之趣於壺觴歌咏間有止菴先生藁行於時此則君之高也苟不役於物者或能之至其大節憲憲在人耳目則有不在是者嗚呼己己之先變未嘗也而四方亦既騷動日入於多事矣而踈遠之小臣有能奮不顧身言天下事如君者而天子又能聽之不佞聽而

又用之當時大臣不佞不嫉之而又欲薦之是可謂不諱之朝而言猶不壅於上聞也故雖遭莫大之變而卒亦莫之能災者豈無是哉大理乞表君之墓予於次第之末因併載是以志敵國外患法家拂士之有蓋人國者信夫正所以旌君也

孫少卿墓表

明 崔 銑

正德六年蜀盜寇漢中略陽漢中間道也都御史藍
公章集臺省議略陽知縣嚴順儒扶風知縣孫璽毅
而多知可使遂檄重往城略陽扶風君既至略陽將
下令順取之教邑人賂扶風君金求勿城扶風君不
聽日周行相地勢布民築之期一月成城未屆期蜀
盜卒至城三面成東門觀堵始立城中兵適調他所嚴
順曰城必不可守已曷亡扶風君又不聽順故令也
城中人聞之諄欲亡扶風君拙佩刀斫坐几曰敢言

亡者如几乃盡出城中弓矢刀令士賈與謀人持之
登城礮石積城上如阜水沃捷拔之障矢小甲總十
人總甲統五十人總甲五十人官與士統之曰令爾
守南城曰薄守北城曰典吏爾守西城曰東城未堅
惟子守曰爾士爾甲賊如陷城戮爾父子妻爾女火
爾室傷爾畜爾寧勿傷心義生勇勇則無敵曰允我
官存亡視城民胡可棄天子命吏勿奔曰爾士爾甲
盡傳食夜張火鳴柝爾甲執子扇傳命斷者刑丹為
令發蔭上舟獲之剖舟人耳鼻以殉越三日賊弗克

攻欲去會賊執告急入殺之發公移知城中寃悉賊
衆環攻之攻東城自辰至晡不下有健賊戴木索趨
城下礮石下破牆而死已而順奔賊陷南城入執扶
風君扶風君罵賊賊鬻殺之七月十四日也賊大掠
三日去順渡江還牘報曰與扶風知縣同奔而溺水
蕩扶風知縣尸都御史怒責未尸棘順大寃與簿謀
取江濱一尸棺之還其鄉其兄弟暨子暨族人啟視
之多髻而碩體非扶風君也乃走京師投匭辦事下
御史王廷相治乃得實奏上制贈光祿少卿賜祭蔭
子紹卿為國子生嗚呼順非宿憾君惟耻其無能語
曰收心憐於戈小忿必敗大謀扶風君死信烈矣漢
中非荒裔也猶待辨而核否則上下因於順而不知
自蜀盜起至扶風君死時已數年是時蜀盜寇中城
桃源盜寇江西鹵數入邊值世久平文臣短於謀武
臣短於勇長吏習於奔初棗強陷民於城下得尸肘
繫縣印知為令段牙也朝廷創聞死事者嘉之贈太僕
少卿蔭子為錦衣百戶世襲已而子所聞上蔡全霍
恩西平令王佐裕倖郁朱與扶風君事甚偉夫迫而

死偶而死畏而死激亢而死彼猶有驅之也志定矣
功修於素節堅於危而安真丈夫哉扶風君字廷信
山西代州人明春秋深慕荀息之為人少舉于鄉初
令諸城再令扶風有治績死年四十七其兄璿弟珂
從子太史紹先紹祖子卿具衣冠招魂葬于代州東
門外

大理寺評事贈太常丞石峯林君墓表

明 張岳

正德己卯春三月辛亥武皇將南幸中外洶洶危疑
廷臣交章諫上怒責三諫者跪外廷待五日罪止未
者勿敢諫丙辰行人司奏繼上上愈怒群粹去下詔
獄翌日大理闔寺繼之又翌日工部屬三人又繼之
上讀奏怒如行人司加甚命鎖項械手足暴廷中五
日復繫詔獄待後命是時余備數行人司同年長樂
林君質夫為大理評事質夫長余十歲稟素癯繫械
出入神氣閒靜無異騎從出入棘署也越四月壬戌
杖于獄又越五日丁丑杖闕下質夫兩鬢無完肉流
血漬街砌竟杖息微微弗續并至同年刑部主事鄭
君與聚舍遂絕就殮焉余時卧瘡不能視質夫之殮
而親見其死狀為之伏枕流涕累日是夏六月余謫
南京國子監學正便道省視乃携質夫喪偕行至延
平付子逢春歸塋質夫為人忠孝沉默心事瑩明無
一不可質諸鬼神其事親居家孝友恭儉與人信詳
刑謹細不以一字苟喜怒於人可謂賢者當質夫未

死時士大夫知質夫者大率謂其清修雅飭為善人而已及其勇於赴義臨死生而志不攝氣不衰然後知其浩然有烈士之風非止世所謂善人也黃後峯伯固於質夫分素淺在獄中熟察其所為私謂余曰吾取友幾徧天下乃近遺質夫蓋將委心焉然質夫死未幾伯固亦死天於賢者氣數何如也今天子即位贈質夫太常丞遣官諭祭諡逢春入太學授光祿署丞轉九江府推官升署正逢春嘗以墓表屬余久之未能作甲辰冬余撫江西逢春繇九江將之光

祿任謁余別復申前請嗚呼同質夫時諫者百數人械繫詔獄者三十七人死者十一人自己卯至今二十七年械繫所存二十六人者惟余強顏苟祿而已霜雪雨露無往非天甘苦堅脆萬物各以其生質受之為變不齊然莫非天之道也於天乎奚有欣戚質夫之全歸與逢春之成立皆可以自信而無憾矣故書以授逢春使歸刻之石以示後世之欲知質夫者且慰九泉之志云質夫名公黼別號石峯死時年四十四葬在長樂縣某鄉之原配某氏子一即逢春嘉

靖甲辰小至日書

張毅齋先生墓表

明 王慎中

議國之大事而處其禍之先至幸則其議行而國事於安而其處之也為不中之言不幸則事及於禍而其言中蒙國之大難而矢其身之必捐幸則其難濟而身獲其利而其矢之也為不踐之盟不幸則身及於難而其盟踐前識足以決議而節不副奇節足以殉身而識不豫此力之不可兩能者也有兩能者矣識及於議而不當蒙難之役則思復濟以死而無由身從于難而不在揆議之列則欲先關其忠而不得此又其事之不必兼盡者也若夫始及於議卒蒙其難至於言中而盟踐其亦仕者之不幸矣以其不為徒死而可以有傳於世則人猶將幸之仕於人國者主以此幸其傳亦可悲夫其人雖幸而其國有大不幸而死者其自不幸為人幸之死者有知決不以人之幸自幸矣身之不幸而大幸在國卓然勅死之節獨以國完君復而掄其名使人不得以其傳幸之於不幸之中宜若又不幸焉惟其大幸之有所存死者之心宜不以為不幸也正統己巳歲值也先犯塞權璫

王振實倡觀征之計以誤廟謀車駕戒發備百官以從而刑部之屬以主事張公塘應詔公首率同曹具疏極陳萬乘不可輕動而溪斥近奸獻計之非其言甚危卒不見省則慷慨從行不處家事而去家人固問曰君出與出君入與入何問焉師次居庸時倉卒出師士無宿備而紀律猶不整公策其必敗三疏請還蹕為權璫所沮不報及土木而難作車駕蒙塵公本誓不獨入遂死之已而大羊悔禍化逆為順羣執羈縲御銜榮奉車駕還都璫鈴不與節鑒鞠無脫者而國勢尊華曾靡障碑成壘之慕蓋國之大幸也嗟夫公始議見沮而後六師輕出師已出而再議見沮而後輕入邊地方事之未然其慮審而憂深而言詘於不省使晉臣慶鄭懷違廢卜之怨且快於君止以實其言而公之在任勉職業守潔而行高仕十三年猶為主事而高官厚祿以寵於朝者何限使衛之士大夫當之必有使鶴之詒公獨踐必死之盟畢其身以殉所事之重不為苟通以求全嗚呼可謂烈矣然亦何其不幸也以彼其烈而人之幸公而傳之者當

與庾珉王雋辛賓李若水同其傳然今之講慕公者
自不得以與四人者同談而他日之記者亦不當與
四人者同書則以國完君復列其事無所當而名因
為之抑也公之存不為晉臣衛人之詒而一意於國
死而不泯誠知國完君復方且懷其期於安國之本
懷與存君之初志為以名不得列於昔之死君者之
間為不幸哉噫此公之心也公沒百年慎中始從公
之族孫鄭西君議得聞其事相與歎慨歎息見其
烈而余又有感也予嘗好觀國朝故事竊窺英廟實
錄載扈從死事之臣已遺公名所謂事烈而其名拚
為不得與昔之死君者同書耳其事固當書也孰知
其身死而事不存已不得左史氏記則其名殆將沒
矣此吾黨之所宜圖也於是張君出故都憲王節齋
公小傳以示予曰傳以藏之家墓上有石不可以不
識也蓋公沒既久而其子撫州推官圭始殮衣冠而
葬焉濁墨形魄公既決棄不復顧懷齒髮骸骨化為
朝陞之驚塵以隨飄風其混於沙礫委蔓草而嘆為
焉皆非公所恨惜其魂氣之清英昭與必有飛揚棲

愴故都而栖壙里附衣冠之潔莊而常遊於鄧
山角水之間則亦何以異全歸而深藏於此年運而
往木拱且抱萬萬施石而孤兒穴室牧豎樵子頑情
不靈將有箕踞蹕蹕於其上而晚草木以為薪樵之
資胡以嚴往烈而象坐光寧獨其家孫子之感且愧
而已惟刻詞於石以表於其所庶其免夫子謂公之
魂氣既常栖遊於茲阡土題木護猶知呵庇崇護而
不敢狎而永免於罔陀石泐之患然以其烈如此而
事已不在史氏記才及百年而昧陋如慎中者非張
君以告則莫由聞而藏衣冠之域又當絕去城郭在
遠墟溪莽之間鄉里後生與四方之游客有講古尚
友之好者入其境登其山而不知有斯人之墓忽焉
過之而不致其肅則無以告之者之罪也至於時移
事改此石幸不顛踣或不幸而仆猶不為風霜之所
剝蝕訪古之士或得之於蒙蒼蔽翳之中摸而傳之
復出於人間雖史氏所不記而一旦震耀誼詒播為
奇聞異蹟卒可以補其遺而終以不沒於後則吾黨
之所圖庶不為無益於是為撮其事而論其意書以

授節西君歸刻焉而表於其墓

按蔡司照磨吳君墓表

明 唐順之

文字之變於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子以惡惡為奪子與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子以不得銘為奪奪因子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於兼載則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異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詳義主於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於簡是銘較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尤甚漢蔡中郎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於史而不知嚴於銘耶然則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怪余兩為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閭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於朝不能信子奪於其史退而處於鄉不能信子奪於其銘是余之罪也雖然子奪非子之所

敢也是以欲絕筆於銘焉具或牽於一二親故之請
有不能盡絕者則僅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
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
簡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
者是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
為狀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閩江大父
諱某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
試不中第已而還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司照磨
不赴任遂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牒一歲卒嘉靖某
年月日也年七十有五其墓在閩江第二灣祖塋之
次葬以辛之又明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志懋
詣余請文而君族弟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
言曰吾死汝必於唐太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
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
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於京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
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返者君之遺言又如
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乎故余叙所以不
敢輕為銘之說反所以銘君之故而僅書君之姓名

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志懋使終之墓上

春坊中允方泉李君墓表

明 唐順之

方泉李君既卒其父推官公謂余與君同寮相好也以書來請余表君之墓君姓李氏諱學詩字正夫世爲萊州府平度州人大父諱琮父推官公慧也生二子而君爲長君少穎異沈靜治經通尚書乙酉秋郡守李君震夢桃花洞中一少年得雋已而君中試君結廬讀書處則桃花洞之麓也丙戌第進士爲永平府推官法麗於情數決滯獄三年以薦召入爲稽勲司主事頃之陞考功司員外郎會朝覲考察君與有司佐其長僚黜陟用精已而調文選員外郎君之在考功也而余亦入爲考功主事始與君相識君爲人豐而疎眉目進止雍容與人接婉婉若處女腹中坦坦不蓄鱗甲以此能在處協於僚友間其治獄也未嘗以鉤距爲巧其考課也未嘗以按吏爲功是時都御史王浚川公有物望不輕一言假人自君爲諸生而浚川公爲提學則已奇君後君居吏部浚川公執視君益以爲遠器數言於諸公卿間諸公卿自是知君亦以爲遠器也君居間獨喜爲詩然在象中絕口

未嘗言詩其自晦多如是在文選未幾改官爲翰林院編修頃之丁母楊宜人憂既塋廬於墓側產芝三本高尺許然君不自以爲瑞而亦不言於人服除赴官戊戌春同考會試事已亥東朝建君拜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修撰未幾克經筵講官庚子秋主順天府鄉試踰年以病卒嘉靖辛丑六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君之入翰林也是時與君同入先後十有一人皆取之科道與諸部屬而君與余則皆自吏部入居二年余罷歸而編修鄧陳君東出爲按察僉事是年編修山陽盧君淮卒明年修撰東平王君汝孝出爲按察副使又三年余起爲春坊司諫是年中允間陳君節之卒明年陳君以副使卒是年余再罷歸明年而君又卒嗚呼維昔官翰林者進士高甲與庶吉士兩途而已今天子在位以爲此不足以嚮求碩士遂改其制癸巳之歲乃得君等十有一人於是此十有一人者入則陪侍經幄退則校讐東觀景從響附人思自竭以報殊恩暇則相語接杯酒或限韻賦詩分曹壺美或雜以詼諧嘲咲以極文儒墨士之樂於

此之時彬彬雅雅爭先恐後何其盛邪七八年間在
鬼錄者幾及其半出者罷者亦又幾人其尚在院者
饒而三人耳嗚呼何其有終之鮮與自古文儒之士
委棄於草野者不少乃其間得自致於金馬玉堂之
列以榮然自見其才者千百而一兩人耳其遇不可
謂不幸天子度常格而用人亦冀以得魁梧瓌偉之
雋蓋蒐於千百庶僚之中獲此數人其致之不可謂
不艱而淪落銷歇若此其奄忽也豈非憐才者之所
嘆與故爲表君之墓而并名其人以致余之所感云

都察院都事秦君墓表

明 唐順之

錫之言孝弟篤行有家法者必歸秦氏秦氏之先貞
靜先生諱旭隱居行誼既沒而鄉人私謚貞靜先生
以長子夔官封中憲大夫然鄉人不稱其官而稱之
曰貞靜先生貞靜次子永孚以孝子旌弟仲孚亦孝
鄉人稱之曰雙孝秦氏君諱鐘字國和號類樗山人
貞靜先生之孫而孝子公之子也自少爲邑諸生治
所謂時文者最精每御史歲試諸生諸生心擬甲乙
多目君君亦每自負及棄出卒無前君者然六試於
鄉而後第五試於會皆不第已而罷試家居若干年
嘉靖辛丑卽家授南京都察院都事以卒年七十有
九君之罷試也以親老且病故竟二親死君亦遂不
仕也曰吾祿不及吾親乃歎以衰年爲子孫竊祿耶
初孝子公事其父貞靜與其母殷恭人惟其志而不
忍傷至於刺血吮瘡不憚爲之及君事孝子公一如
其所以事貞靜者其事毋張孺人一如其所以事殷
恭人者孝子公仁慈儉朴君爲是羣下不輕鞭呵中
堂無叱咤之聲平生自饗匕飭不出蔬豆之外懼火

失孝子公意張孺人嘗病癰不能起又瘡不能言君
以意揣其寒溫飽飢而時食衣之便溺起坐必君自
扶抱朝夕必側如是者十九年雖女使亦不以屬然
此蓋君之所謂孝者卽甚勞勩亦不過乎煦愉抑搔
人子之常事獨念君束髮卽以文自奮人亦期君於
當時所謂功名顯榮縱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而
君乃銳然自割於強盛之年非孝愛純至一下中熱
於世味有所不能是爲難耳抑人亦有言子而仕雖
有離憂樂也子而在側雖無離憂不樂也人情豈異

是哉君乃能使其親忘乎人情之所樂而深樂乎人
情之所不樂者其必有委曲感移乎親之心而人不
能知是尤所以爲難也君事寡姊曲有恩禮姊亦以
節見旌君爲人悃幅無表暴之飾然重節槩屬廉隅
不忘交遊不輕謁於有司君旣自以詩書行誼守爲
家法於教子孫也尤篤子孫化之街衢之間褒衣矩
步不問可知其爲君家弟子庚子歲子誼孫禾舉於
鄉癸卯孫梁又舉鄉之人不以子孫之增於榮進爲
秦氏賀而以子孫恂恂謹讓守家法爲秦氏賀也蓋

吾友施君子羽狀君之行而爲之說以比於漢石氏
其說然矣然石氏自建慶而下不再世孝謹遂衰豈
非其質行有餘而詩書問學之澤不足以維持之耶
有石氏之孝弟矣而又能從事乎齊魯諸儒之所謂
文學者以益修乎其所未至則秦氏孝謹之風其將
不衰矣乎余故因表君之墓而并書之以詔其後之
人

孫仲子墓表

明 喬世寧

士有抱才瑰異者安可使終絀弗用也又安忍弗奇以死乃今見孫仲子若此矣余安得不憐才悲嘆也仲子者楚華容人也名宜字仲可一字仲子又兄弟行一仲也于是稱仲子云父繼芳雲南提學副使兄宗玉山令副使公官即更時仲子年五歲隨侍京師見群兒講誦卽低回不能去稍長卽預記能屬文已卽能爲詩賦其敏慧蓋天授云始副使公師事何大復先生以何先生乃得盡交海內諸名人是時諸名人過副使公輒見仲子輒索觀仲子詩賦或卽面試仲子無不嘉嘆以去又轉相語縉紳間一時名動都下以爲張衡王勃復生也嘉靖戊子舉于鄉明年試禮部不第後數試數不第然詩文日益名家海內文學士日益稱傳矣辛丑罷試聞副使公計日夜奔歸哭過哀遂病目四年始愈蓋自是息心世故矣而家故在洞庭湖上乃時時汎洞庭遊君山樂馬乃嘆曰與吾煦煦穠穠逐世俗功名孰與卽名山著書終身也於是自稱洞庭漁人著七進以見志已又著遊

言十七篇遊言者潛夫漫叟之謂也時年三十有八遂不復就試禮部不謁公府士大夫非專訪者輒避弗語見人呼進士則不應呼漁人則應已乃攝洞庭草堂置古書名畫其中最夕奉母兄遊覽甚懽也時復招故人門生過山翁方外人亦招飲不辭往來飲能數斗不醉每酒酣譟極呼盧擊缶放歌漁父詞意翩翩然若遺世獨立者當其時寧論形骸卽天地萬物何有也如是者益十餘年人益慕仲子義高謂可逍遙永年也乃僅五十歲而卒卒之夕仲子方省侍母歸歸項之卒人無不嘆異傷之其女適蕭氏者先是夢神人持壁幣聘仲子云此豈長吉玉樓之兆邪嗟乎以仲子之才願義不就司而薦辭不行公車亦不復聘士遂使偃蹇自廢以死豈非蒼生之感哉余于仲子益嘆天道時制云仲子自經史子籍博及莊老浮屠外家言其稱說國朝事蹟遠方謠俗與名臣行業歷歷足聽又善決時事利害率奇中性尤愛才好士士以此多歸之所著洞庭漁人集五十卷已刻傳岳州府志洞元志明初略彙藏其家孫氏曰

抄孫氏世譜王氏易與天文書華容縣志編未就往
余會仲子湖上見漁人集益離騷史漢之遺風云是
時仲子又且修董生劉向之業乃今不究其志也嗟
嗟傷哉仲子卒于嘉靖丙辰十月塋以戊午三月其
二子曰斯億斯傳斯億縣學生能世其家學喬子曰
仲子有太史才乃顧獨以詩名往尚書霍韜欲以誥
勅事特薦仲子仲子竟固謝已之平生立介行蓋如
此于是按斯億狀為表其墓曰此華容孫仲子之墓
後人過墓下其以此想見其人

諸暨方孝婦石表辭

明 宋 濂

嗚呼是惟孝婦方氏之墓夫孝未易稱予獨歸之孝
婦而不新者將以媿為人婦之不孝者也孝婦姓方
氏諱迺趙之暨陽人生二十七歲歸同里楊君敬敬
有母何氏孝婦左右就養惟恐違其志何病臍道澀
不能親御偃溷孝婦浸之湯盆中以指深出之積歲
之久手文皆龜裂而孝婦未嘗有倦色昔人有為親
浣廁踰者史臣尚以為難載之于策考孝婦之事尤
人所難者邪人之所難者且若是則孝婦其它之行
弗問而可知也嗚呼是尚不得為孝婦矣乎使如此
而不得為孝則夫勅谿而不恭者乃足為孝乎予自
成童時讀劉向所傳古孝婦事以為斯世何為無此
人心雖未敢必其無然歷三十餘年卒不能一達嗚
呼予豈意今於暨陽乃見之也暨陽距余金華僅二
百里予昔嘗兩至其處而不知有孝婦至今始得知
之嗚呼予又意世之如孝婦者夫豈少哉特以不遇
于君子故湮滅中萊而人弗聞之耳其弗聞者予固
無如之何其幸而得聞者可不夫書揭之崇阡以愧

人婦之不孝者邪非惟愧人婦也抑將愧人子也孝
婦性儉慈頗知讀書嘗粥田教子父惠在母張皆宦
族年六十一生二子恒慧其卒以至正二年九月五
日其葬于馬鞍山以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

墓版文

故愚菴先生方公墓版文

明 宋 濂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為世道益衍而彰傳道授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為極盛時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數化宏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微置照於斯為至流風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菴先生方公其殆聞而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務姓方氏其裔出睦州元英處士於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郭縣儒學教諭毋葉氏宋丞相夢鼎從曾孫女也先生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先生噴噴愛賞目為神童年垂弱冠徧窮濂洛關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受源委元涉性命道德之秘窮研探索寢食為之幾廢因喟然嘆曰為學必先天人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輒然東歸益閉戶潛心於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為至於天文地形禮

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掌會海氏為慶江潮行中書檄吳江知金剛奴募民為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為盜未為盜者亦挺挺而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益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已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答納失里至郡招諭劉都事基為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事聽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幕府先生謝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年冬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真主之出乃大有為之時上疏舉賢才安民心黜豪強除暴欽明教育才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髮遺憾聞者皆淪肌浹髓薰為善良俄以毋夫人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為空四年夏朝廷聞先生

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
不忍離左右避去旁縣即承使者風旨雜遘邇連督
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政奇先生才命
就銓曹試考覈入格列第二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
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為書一通懸於
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
吏胥呵問日引耆耄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
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為師弟子員有未備者選補之
役浮屠以葺廟堂廟南鑿為泮池傍列兩序闢射圃

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鵠日一再視學親為正句讀較中
否屬縣之內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
千人其後號為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
稅吏徵近功不俟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游民益惰
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
下三等每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
竄緣為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
誅別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十八
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

便抵法非所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
義不問郡倉絕糧省撤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以道
遠為病適漕運者自淮安輪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
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於行省弗聽即以聞
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
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
號而即工聲聞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救惡用二千
石為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
之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羣祠涕

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散大雨
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
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
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憂食稽首
籲天迨夜聞空中蕭蕭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
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裁決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
不留素積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或文有
未具時作廢偏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
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為甯先生命民自槩

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面成卽移文與民期民爭
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行省運糧
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郡民不使有錙銖
怨懟應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
於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兒隸往往索賂無厭
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
中分之吏托日月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藏之緩急有
程一自巳出復行其法於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竟
得併力耕桑徭負來歸者相望於道初赴官時戶僅
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
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
無餓莩牛羊雞犬散被郊垌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
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修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
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
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揀材木候農之隙更
作於城南庭堂堂房宏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
令舟人伐木為炭穿土穴藏冰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鴻構石為

碑而時畜洩之魯橋棠林二碑歷歲久壞石填河中
舟道難之役紳於鉅壞石治灰而甃之故以葺圯序
糧火屢為災教民為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
居民為曹伍通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
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之燕駐郡稍
久要官勢吏爭索糧芻相膠轕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
不如意一軍稱能永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
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脇先生曰即取五千夫決河
否則以軍法論日值暮先生不恐煩民泣禱於天夜
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無有言者先生為
政以風化為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
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
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
牘堆几群辯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
喜近名常自警曰近名兇立威立威兇至害人吾不
忍為也府庭之間不陳桮棬羊鞭懸楹間示不妄罰
省憲考績為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為善治民
錫燕儀曹殘其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

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訾心銜之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炭葦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葦則蓋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辯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將數千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為軍贖父罪不報竟責役江浦會室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下訴而

先生歿于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八子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定子縣東北浚灣施章山之原禮也娶林氏諱姬婦道為一族冠先公五年卒至是合塋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食肉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滿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鬚眉秀整不妄笑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舅毋逃入浚谷兩踵流血遇

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為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菜蕪丞陳川欲迎毋就養而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旦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箸大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十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毫不取諸人

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木瓜筍童十召州吏還之鄉人有為饒陽令者以燭雁脩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為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畫所為之事夜則白之于天俯仰皆無愧怍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為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濠私念齊國文公之薨始一百七十有九年而其學寢微薛

世取寵者徒剽掠為談辨誇多聞靡者務組織為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為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囊至有庸夫賤夫賤豎之不屑為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涵養既就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幾然弗誣也孝孺從漢授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銘曰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為大宗入天出人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遇際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輝于天門逝者沄沄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猗歟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塞乾坤實孚名隨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于邱園爰自布韋尋城以居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誓不顧身數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享氏或勞只如魴之賴乃平更錄俾遂其生黠胥舞文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厄其亢

人相告官父嬰亂離父母孔通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桑沃然俯睨于隰黍苗芊芊眠隣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知之效少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顓蓬萊郁紛輪囷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決如懸河我又奚嗟數奇則然中心無憾生順死安善人殄瘁斯道之衰瞻顧無依胡寧不哀崔者岡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墓誌銘題

漢至六朝

唐

宋

元

明

墓誌銘一

漢至六朝

唐

墓誌銘

漢至六朝

貞節先生范史雲銘

漢 蔡 邕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於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貌然有烈節矣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尚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雅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脩禮招延虛已還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策無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興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勞君不勝其逸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群黨見嫉時

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
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
卜筮之術得困吉函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
乃驚卦於梁宋之域好事者覽之應時輒去禁既蠲
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
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於時是則君之所以
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達也年七十有四中平
二年四月卒太尉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高子君
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作誄著謚
曰貞節先生貽其功行錄記所履謀於耆舊刊石樹
銘光示來世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
如玉之素潤之不濁涅之不汙用行思忠含藏思固
伯夷是師史鮒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達甘死善道
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陶貞白先生墓銘

梁簡文帝

維大同二年龍集丙辰克明三月壬寅朔十二日癸
丑巳時華陽洞陶先生蟬蛻於茅山朱陽館先生諱
宏景字通明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有
制贈以中散大夫謚曰貞白先生遣舍人主書監護
喪事十四日巳時窆於雷平之山若夫真以歸空爲
美道以無形爲貴不知悅生大德所以爲生不知惡
死谷神所以不死妙矣哉隱顯變化物莫能測既岫
關折石天墜玉棺銀書息簡流珠罷竈九節屨於空
中千和焚於地下仙宮有得朋之喜受學振臨谷之
悲予昔在粉壤蚤達圯上之術今還元良屢稟浮邱
之教握留符而惻愴思化杖而酸辛乃爲銘曰
無名曰道不死爲仙亦有元則兼稱稚川遁形解化
自昔同然猗與夫子受籙歸元繫傳施吏書因賈傳
虎車照景蛻拂凌烟餘花灼燎春澗潺湲鬱鬱茅嶺
悠悠洞天三山白鶴何時復旋

徵君何先生墓誌

梁簡文帝

先帝履玉燭之禎氣應大賢之一期實生而知機撫
塵斯無敬非習起孝乃同心聚徒教習學侶成羣與
沛國劉瓛汝南周顒爲友陸勢賀瑒之徒更道北面
永明中王文憲儉受詔撰禮未竟而卒屬在司徒文
宣王王以讓先生因廣加刊輯故以含文燕居說六
典五恩之義或齊侯所不鎮孟嘉所未知皆折茲大
物成此良教小人道長每誦考槃之詩君子道消便
執天山之筮乃毀車挂冠拂衣東嶺始居若耶來從
秦望今上經綸天地權輿業始徵爲軍謀祭酒實
允文若之舉且光彥先之選又徵特進右光祿大夫
高上其事確乎不拔元纁徒往束帛虛歸而給白衣
尚書祿固辭不受卒寔乎其山正衾在殯嗟鐘器與
玉衣堯典入棺耻密軍及書綬知與不知並懷惋愴
咸以人亡素指禮墜文章沫泗頽經扶風眾學闕而
疑聖之德句此長淪高松引風之氣於茲永息余昔
在殊方亟枉翰迹欽風味道迄淹歲時既而位阻桂
宮塗乖咫尺不獲擁經步至問春卿之病徐輪三反

入杜夷之舍痛祥雲之滅永悲列曜之晞暉追勒高
卿乃爲銘曰

文範高世元晏絕倫復有令德遠之與均誰與均此
嗚呼哲人第五肥遁餘軌尚遵司空開學其風不泯
傳茲孝敬曰悌且仁氣高瓊兵心虛谷神括羽儒圃
舟輿席珍既逝慧水兼引法輪談扇猶在鳴琴尚陳
如何不慙德素長淪寂寥巖穴荒涼渭濱橋曰隻雞
徐稱酌素余欽夫子風期夙著蓄思含毫傳芳寫譽
沉礎雖貞元泉無曙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 庾信

公諱明徹字通昭兗州泰郡人也西都列國長以王
功被山河東京貴臣大司馬名高西漢豈直西河有
守智足抗秦建平有城威能動晉而已也祖尚南譙
太守父標右軍將軍抗拒淮夷平夷濟泰代爲名將
見於斯矣公志氣縱橫風情個儻圯橋取履早見兵
書竹林逢援偏知劍術故得勇爵登朝材官入選起
家東宮直後除左軍葛瞻始嗣兵戈仍遭蜀滅陸機
綏論功業即值吳亡公闕梁未爲達也自梁受終齊

卿得政禮樂征伐咸歸舜後是以威加四海德教諸
侯蕭索烟雲光華日月公以明畧佐時雄圖賁務鱗
翼更張風馳遂遠冠軍侯之用兵未必師古武安君
之養士能得人心儼於其倫公之謂矣爲左衛將軍
尋遷鎮軍丹陽尹北軍中候總政六師河南不尹冠
冕百郡文武是寄公無愧焉滿湘之役憑陵島嶼風
船火繼周瑜有赤壁之兵蓋舳艫艦魏齊有橫江之
戰仍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湘衡桂武四
州刺史遂得右廣迴扁麟車美暢度沙楚鐵更入兵

欄洞浦藏犀還輸甲庫雖復疾歌屢凱軍幕猶張淮
南望廷尉之囚合泥稱將軍之寇莫不失穴驚巢沉
水陷火爲使持節侍中司空車騎大將軍都督而北
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南平郡開平公食
邑八千戶鼓吹一部中台在元武之宮上將列文昌
之宿高蟬臨鬢吟鸞陪軒平陽之邑萬家臨淄之馬
千駟坐則玉案推食行則中分麾下生平若此功業
是焉既而金精氣壯師出有名石鼓聲高兵交可遠
故得舳艫所臨蓋於淮泗旌旗所襲奄在龜蒙魏將
已奔猶書馬陵之樹齊師其遁空望平宏之烏俄而
南仲出車方叔泣止暢轂文茵土膺條中遂以天道
在此南風不競昔者裨將失律衛將軍人是待罪中
軍爭濟荀桓子於焉受戮心之憂矣故胡疑作以事君
宣政元年屆於東都之亭有詔釋其鑾鑣鑄其璽社
始宏就館之禮即受登壇之策拜持節大將軍懷德
郡開國公邑二千戶歸平津之館時聞櫓馬之嘶舍
廣城之傳載見諸侯之客廉頗眷戀寧甞更用之斯
李廣盤桓無復前驅之望霸陵醉尉侵辱可知東陵

故侯生平已矣大康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氣疾增暴
奄然賓館春秋七十七即以其年八月十九日寄瘞
於京兆萬年縣之東郊詔贈某官謚某禮也江東八
千子弟從項籍而不歸海島五百軍人爲田橫而俱
死焉嗚呼哀哉毛修之埋於墓表流落不存陸平原
敗於河橋死生慙恨反公孫之柩尚且未期歸遠尸
之尸竟知何日遊魂羈旅足傷溫序之心元夜思歸
終有蘇昭之夢遂使廣平之里永滯冤苦汝南之亭
長憐夜哭嗚呼哀哉乃爲銘曰

九河宅土三槐貴職彼美中邦君之封殖負才矜智
乘危恃力浮磬戢鐘梓桐垂翼五兵早竭一鼓前衰
移營滅竈空幕禽飛羊皮可贖畫馬何荀榮永去
隨會亡歸存沒俄頃光陰愴懷岳裂中台星空上將
眷言妻子悠然亭障魂或可招喪何可望壯志沉淪
雄圖埋沒西隴足抵黃塵碎骨何處池臺誰家風月
墳隧羈遠營魂流寓霸岸亡封平陵不樹壯士之隴
將軍之墓何代何年還成武庫

劉先生夫人墓誌

梁任昉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復有令德一興之齊實佐君子
簪蒿杖藜欣欣負載在翼之畦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稟訓丹陽宏風丞相籍甚二門風流遠尚肇允才淑
聞德斯諒無沒鄭卿寂寥楊冢參差孔樹毫末成拱
暫啓荒埏長宿幽隴夫貴妻尊匪爵而重

墓誌銘

唐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唐 魏 徵

觀夫天造草昧之初有聖經綸之始原逐鹿而猶走
瞻烏飛而未定必有異人間出命世挺生負問鼎之
雄圖鬱拔山之壯氣控御英傑鞭撻區宇志逐風颭
勢傾海嶽或一丸請封函谷或八千以割鴻溝夏殷
資以興亡楚漢由其輕重懋功藎乎既立奇策敗於
垂成仰龍門以摧鱗望天池而墜翼求之前載豈代
有其人者哉公諱密字元遠隴西成紀人自種德降
祉宏道垂風尊碧海之長瀾踰閭峰之遙構家傳餘
慶明哲繼軌論文德則弼諧舜禹語武功則經綸秦
漢其餘令望且公且侯垂翠綬拖鳴玉者蓋亦著舊
未能盡傳良史莫能詳載矣曾祖弼周太師上柱國
衛公祖曜周太保魏公父寬隋上柱國大將軍涼州
總管蒲山郡公並匡周之英呂望愧其嘉謀平吳之
功杜預慙其遠畧公渥注龍種丹穴鳳雛降列象之
元精稟成形之秀氣雲生五色一日千里起家左親
衛府東宮千牛倐身超馳武帳輝映廊廡出入龍樓
先生道路隋文帝精華已竭義不斷恩始開陵長之

源將致履宗之禍公見幾而作謝病言歸優游經史
晦明藏用風塵靡雜賓友簡通交必一時之後談必
霸王之畧尚書令景武公楊素崖岸峻峙天資宏亮
壁立千仞直上萬尋嗣關西之孔子追陝東之姬旦
深謀遠鑒獨步當時公年甫弱冠時人未許景武一
見風神稱其傑出乃命諸子從而友焉並結以始終
之期中以死生之分暨有隋二世肆虐黔首三象霧
塞五嶽塵飛妖災所臻匪惟血落星隕怨譴所慟寧
止石言鬼哭輟迹遍於天下後戎窮於海外冤魂塞
宇宙白骨蔽原野墳壠發掘城郭卽虛萬里蕭條人
烟斷絕公與楚公叶契共拯橫流未息溟海之波幾
及昆岡之火亡自道中竄身草澤奮臂大呼群雄嚮
起豹變梁楚鳳翔聲洛擣殷庚而塞轆轤登太行而
臨白馬九服諸侯四方豪傑或跨州連郡或稱帝國
王合從締交爭亡秦族者莫不驅茲青犢背彼黑山
擊長轂以雷奔望高旗而電集不期而會者以百千
數遂大開幕府肇起霸圖敷七德以宣威掩八紘而
取俊鱗羽畢萃草澤無遺於是發人文以化之播仁

義以聚之應時機以鼓之總群策以決之九野風馳
六合雷駭彈壓趙燕震驚江漢世充甚昆陽之敗楊
帝司望夷之禍化反師職於黎陽建德稽顙於河朔
七國之地四爲我有五都之所三在域中胡騎千羣
長戟百萬飲馬則河洛可竭作氣則嵩華自飛近無
不懷遠無不肅聲溢寰宇威懾華夷屬人神之主以
天下爲己任荒裔佇來蘇之望遺黎有兔肩之所矜
寔下民伊賴然非上帝所臨壯志展於人謀雄圖屈
於天命始先鳴於大樹終垂翅於羣孽乃眷西顧舉
茲東夏載驅周道來謁承明帝曰念功降茲休命上
柱國邢國公拜光祿卿公雖威未振主自爲謀蓋當
世舊部先附多出其右故吏後來或居其上懷漁陽
之憤憤恥從吳耿後列同淮陰之怏怏羞與絳灌爲
伍負其智勇頗不自安俄屬元帥秦王經營纏洛亦
親承秘策率卒先行既出雞鳴之關方次休牛之塞
詔命施號更盡嘉謀公想雲夢之偽避慮青衣之詐
反心辭魏闕之下志在江湖之上暮范蠡之高蹈追
赤松之遠遊熊耳峰危羊腸徑險降吳不可歸蜀無

路短兵既接修途已窮陰陵失道詎展拔山之力騅
馬不逝徒切虞兮之歌臨陣喪元時年三十有七故
吏上柱國黎陽總管曹國公徐世勣等表請收葬有
詔許焉體質貞明機神警悟五行一覽半面十年雅
善書劔尤精文史輕一夫之勇學萬人之教至於三
令五申之法七縱七擒之功出天入地之奇拔幟擁
沙之策莫不動如神化應變無窮負縱橫之才遇風
雲之會望紫氣以驤首凌扶搖而振翮總不召之衆
問獨夫之罪從我如流三分將二遂有囊括四海之
志併吞六合之心既而神器有歸朝宗天闕率從義
之旅爲勤王之師更望重旬疑功高是懼將遠避以
逃難翻窮途而及禍惜乎高鳥未盡良弓遽折敵國
猶梗謀臣已喪天子過細柳以興嗟聞鼓聲而軫慮
雅重事人之節方申詔葬之禮粵以武德二年某月
日葬於黎陽山西南五里之平原禮也故吏徐世勣
等或同嬰世網共涉艱難感意氣於一言託風雲於
千載所恨並發唐代不列元凱之功俱爲漢臣獨漏
山河之誓是以慟深藥布悲甚向雄慮陵谷之推移

勒斯銘於泉戶庶使神遊楚國無慙項羽之臣魂往
齊都不愧田橫之冢

鄒國公墓誌

楊炯

永昌元年春二月甲申朔鄒公薨公諱宗字懷順宏農人也縣犯太原王廟諱改爲仙掌焉公即隋煬帝之元孫元德太子之曾孫恭帝之孫鄒國公行基之子粵若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惟丞相保寧西漢惟太尉亮弼東朝功書王家澤流後嗣亦猶司徒之敬敷五教殷德日新后稷之播時百穀周有大賚隋高祖昧爽玉顯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顧命恭皇帝遜位明敬能讓天下作賓皇室與國咸休承百代之宗國稱二王之後公山河積氣清白餘基考友著於閭門信義行於邦國繼心妙用不出戶庭覃思典墳不窺園圃及其上公傳位命服居前有休惕之心無驕矜之色漢之平帝猶敬劉歆魯之戴公尚聞商頌大唐貴為辰極富有寰瀛用三王之禮以同天地奏八代之樂以答神祇郊上元定泰時金繩玉匣日觀登封左介西偏明堂布政未嘗不虞賓在列周客來庭禮秩尊於百寮贊拜絕於群彥猶能小心畏懼恪慎肅恭上帝時歆下人祇協以為藩屏

以訓子孫稟命不融享年五十有五嗚呼哀哉越某月葬於某原嗣子某官生盡其孝死盡其哀學不替於為喪禮有踰於鑽燧卜其宅兆俾無後艱述其家風謂之不朽其銘曰

有客有客乘殷之馬建於上公尹茲東夏有客有客乘殷之輅作賓王家率由典故天之蒼蒼人之云亡栢 櫨成魂歸故鄉

自撰墓誌

唐 王勣

王勣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為之字曰無功焉或問之其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一進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矣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者也嘗耕東皋世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為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勣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徑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癰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隴頭刻石焉號我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梓州射洪縣武東山陳居士之墓銘 并序

唐 陳子昂

君諱嗣字宏嗣其先陳國人也漢末淪喪八代祖祉自汝南仕蜀為尚書令其後蜀為晉所滅子孫避晉不仕居涪南武東山與唐胡白趙五姓置立新城郡部制二縣而四姓宗之世為郡長蕭齊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為郡豪傑梁武帝受禪網羅英豪拜太平為新城郡守尋加本州別駕第太樂太蒙蒙為黎州長史兼督南梁二郡太守太樂為本州司馬即君之高祖父也生曾祖方慶好道不樂為仕得墨子五行秘書隱於武東山生烈祖湯仕為郡主簿遇梁季喪亂避世不仕生皇考迥迥早卒君即迥之第二子也少孤而有純德恭己飾行一日三省家世奉以清白崇迥君之孤素業空矣君有仁兄養母以孝君克順至行同勤苦節夏不避暑冬不避寒蒸蒸服事行年四十有五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無餘力也以是不憂於道逮親終歿春秋已高從仕不可以養矣乃輟干祿之學修養生之道山壑高居

農野永歲雅聞漢有王丹者故居不仕家累千金以
自奉田稼勤者載酒從之鄉里承化以相懲沮乃歎
曰彼王丹者是為政也奚其為為政也由是始考林
澤闢良田習仙書務農政天道時變地道化成邱陵
淵藪星歲雲物靡不用心原田每每黍稷漢汶陽
之稼如雲矣春也載華歲聿其秋白露時降百穀收
熟君嘗乘肩輿省農時饋田畯刑以肅情悅以勞勤
若孫吳之用兵驚鳥之搏擊也卓彼甫田歲取一千
倉廩實崇禮節恤寡賑窮乏九族以親之鄉黨以
歡之居十餘年家累千金矣其鄰里有媼衣食帶刀
鋤推埋胠篋之類聞鷄走狗之豪莫不靡下風馴素
節曰里有仁焉吾何從之也遂頓浮窳之節肅恭儉
之規修孝悌飭廉恥將欲效君子之素業也君時年
已耳順素無輕世之情林園遺老元默忘歲遂保先
君武東山之坟君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州縣
也昔襄陽有龐德公谷口有鄭子真東海王霸而山
蜀才皆避人養德退耕求志軒冕不可得而羈憂患
不可得而累迨於我君作者五人矣於戲古者至人

不利苟得不務近貴量腹而食度身而衣非其道萬
鍾不足豐也非其榮五鼎不足飪也躬勤耕稼植其
杖而芒不荅子路之問者其豈我君之徒歟綿綿羅
網冥冥高鴻趙趙竹竿穆穆幽龍其與禍敗之遼絕
如胡越哉然則兩龔不免於蘭焚三老不免於薇蕘
其近貴利耶夫上無憂悔下無飢寒合道以制嗜慾
達命以順生死仁以愛身智以養德俾爾耆而艾俾
爾昌而熾君子保之以永壽考非我君乎享年八十
有五太歲壬辰五月十三日考終厥命臨終誠曰啓
予手啓予足我聞古人言珠玉而瘞之是暴骸於中
原也古者不封不樹後代聖人易之以棺槨吾不違
聖人具棺槨而已歛以常服墳無邱壠吾將庶幾以
奉先人清業也有子某等皆能祇奉遺訓率從先志
長壽二年龍集癸巳某月某朔日元月載踰卜兆時
吉始啟殯昭告奉遷於舊塋武東山之陽禮也鄉里
會葬者千餘人皆涕泣號慕悲純德之不見咸曰君
子歿矣人何以名陵壑不朽匪惟頌聲小子不敢請
述鄉人之教其辭曰肅肅我祖國始於陳中裔淪喪

泊此江濱山川隆鬱所出氣氤挺生君子於黜元真
惟孝肅悌惟人善鄰樂我耕稼忘我播紳茫茫田藪
歲也其春農人肅事君子撝勤孰為夫子植杖而耘
弋者何慕鴻冥高雲楚狂懼世夷叔求仁良時終矣
不老於身我異於是非隱非淪撫化隨運安排屈伸
天年既沒長夜何辰聖達不免宇宙同塵桐棺三寸
豈我寔負自古有死吾從聖人嗟爾百代子子孫孫
騶奢自咎天道無親思我松柏恭儉是遵

唐丞相逍遙公韋公墓誌銘并序

唐張說

唐故中書令逍遙公韋氏諱嗣立字延構京兆杜陵
人也受渾元之正性挺生人之秀傑門為孝弟之府
世處台衡之地士林之高標宗臣之首出者也生於
秦之清水長於鄭之成臯聰明先覺博古兼覽究蓬
山之百氏宗闢里之六藝文而不華實而不滯原夫
志在於易行在於禮守素籥之冲虛播朱弦之愷悌
事有則而言有度神無方而用無體其與人也溫良
善誘仁恕多容俾夫頑蔽開指懷驚援使君子進道
小人革慮聞者願來見者忘去若膏澤之浸陽和之
感萬物不知其化矣及夫履簣登朝濫觴宰邑聖朝
知其周慎忠肅簡易循良是以綢繆兩禁重疊千里
迄踐宰衡終厥有成凡化二邑理七郡三入中書再
統兵部選兵吏各兩冬典樞密共五載光弼四主歷
政三十有餘其間累有謗及官因左退日月蝕而更
明隋和幽而不昧爾其為邦設教遵德閑邪勵心
苦誠感物化禮讓興於私室刑罰廢於公家衡鏡高

懸文武矯首才無我失善若己有風流名教作法乘
後訐謨皇極功格天地茫茫蠢蠢既生既遂四夷來
王五靈皆至然而外紫中素迹遁心遐杳然朱戶之
若喪邈然赤松之可接西宴驪山之谷東息龍池之
野擇逍遙而建號列土宇而開社即明主封立帝之
謀表高臣之志也公考侍中為國元輔公兄承慶當
代齊名咸以令德繼和金鼎扶陽二相陳氏三君復
追美矣侍中前夫人崔氏生黃門而即世後夫人王
氏生公而偏愛公克諧以孝因心則友敬均養之德
成無間之言天下之人比之祥覽惟公德行言語文
學政事四者實總而兼之事親養志而能爭居喪過
哀而顧禮此又善中之善者也善人天之經也國之
寶也道將興廢木鐸之用有時命或推移蒼生之望
恒在春秋六十邁疾陳郡還醫洛師開元七年九月
二日薨於歸德里有詔贈兵部尚書謚曰某禮也明
年某月葬於某地有子孚恒清史倂然在疾靡所寘
哀以某春緇雲之舊察沐清風之餘論入難名之閭
域窺妙德之形容見託銘誌庶傳精爽至於歷官次

序平居事業當見郡府遺愛之碑國史名臣之傳故
不存焉銘曰

我我仁公抱孝含忠文獻則足高明有融翺飛王佐
穆我清風道濟明時心樂幽地薜衣華袞坦然一致
逍遙啟封帶礪傳祀生涯共盡振古其常人秉三德
天歸百祥滅孫有後公業不亡

唐丞相金紫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贈太傅岐

國公杜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有唐元老太保岐公諱佑字君卿年七十八以得謝之歲歲十一月辛未啟手足京師安仁里皇帝恤然不視朝三日周贈太傅弔祠加恩明年夏四月乙酉返真宅於少陵原大墓公之先自漢建平侯晉當陽侯而下忠賢間出積厚昌大以至曾王父行敏皇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恒州刺史西河郡太守飾終三加至尚書左僕射公摠中絲之粹靈昭明哲之大方

體仁以長人厚德以載物器周代資材為國華程功積事博遠宏裕在元宗朝以門子筮仕解巾有聲在肅宗朝以郡掾廷吏賢侯交辟俄以臺郎御史二千石事代宗以六職之貳十聯之重兵符相印事德宗初旬度支郎歲中拜小司徒時當艱急政有均節持權者排陷政蘇饒二州刺史以亞丞相顯征南方入居左轄出典侯服旋委節旄貞師淮海凡居鎮十五年歷禮刑二尚書乃進左揆燮和大政拜章來朝兼理公台綱繆樞極在帝左右順宗諒闇公攝冢宰因

山復土專護其任進掌五教乃平九賦永貞內禪公奉典策令上繼明真授司徒備物采飾褒優章灼推致四時之和茂明萬物之宜初公來朝之明年年及懸車抗章告老三上不允厥後詔公每旬一朝訪決重務以公年與德耆尊禮不名後再歲天子憫頽公以官職之事恩遂堅請禮優師臣大雅稱方叔元老且非宰政東漢之胡公中庸不理藩服曷若公都將相之重兼文武之全三代論道兩朝摠己摠紳瞻仰者凡六十年致位就第極其榮號隆其五福闡然得之在臨川有愷悌之化泣南海有威懷之路旬往而南興事任力三邦之人類有聲詩炳如嵩華刻在金石公既當安危注意之重一人倚賴急宣 啟多所交感嘉保太平承寧諸侯或惡其頌言或尊其善氣損怨服義日用不知至有執介圭朝象魏冠功臣之表近天子之光為時龜龍公所樞樞喜士客物羣而不黨理遺情恕犯而不校一言定交死生以之趣人之急唯恐不及不徵福不乞靈物怪氣詖不接於心術誠明坦蕩旬得於天理中正之外無旬入焉國門

南出杜陵故地畎清流疏灌叢觴引滿金絲合奏
時賢偶人結轍在門極謝安之林墅異陸賈之裝橐
御臺時會鷗鳥不驚又以見公放懷推仁無不逮也
至若閱天下之義理究先王之法志著通典二百篇
誕章閎議錯綜古今經代立言之旨脩焉凡推轂之
士由幕廷而奮迅者近於百輩將相六職左右曹臺
以至列藩二千石不可勝書夫人安定郡梁氏蘇州
常熟縣令幼睦之女也專承淑慎動有嚴矩先於公
沒幾三十年矣嗣子司農少卿師損與其弟昭應縣

令式方駕部員外郎從郁等皆以材能孝謹為卿大
夫元士推擇之際以吏資廢麻之下咸有淑聲儼然
推剝相眩無怙誠信哀敬實加於人以德輿嘗忝府
辟脫聯台座每荷同升之義蓋陳無愧之辭直書德
輝以鏤幽礎銘曰

君子之用可以大受斤斤岐公祇事三后謨明盛時
其道甚夷乃將乃相乃公乃師六府蘇平五福叢滋
齊之溫良商之慈愛推本性術發舒光大宣力中外
勤勞翼戴懸車乞身知進知退歲在大梁月生一陽

以供以息忽乎茫茫厥秘納書禮優職褻和氣在上
昭明發揚少陵鬱鬱著蔡協古宰木號風虞泉落日
于嗟岐公居此元室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充諸道監鐵轉運等使上柱國趙郡開國公
贈尚書右僕射李公墓誌銘

并序

權德輿

惟元和四年夏五月丁卯家宰趙郡公翼寢疾薨於
永崇里享年六十三天子憫然不視朝追命右僕射
冬十月乙酉逆葬於洛師緱氏縣芝田鄉之大墓公
字令叔趙郡贊皇人曾祖知讓皇河南府長水縣主
簿祖承允江州別駕贈太府少卿父嶷右武衛錄事

參軍飾終四加至尚書右僕射世載德善至公昌大
始以明經筮仕為華州參軍試言超絕補雋縣尉登
朝為監察御史由美原縣令課最為刑部員外郎由
萬年縣令課最為戶部左司二郎中由常州刺史理
行第一徵為給事中以御史中丞領潭州刺史湖南
觀察使就加右散騎常侍以右散騎常侍領洪州刺
史江西觀察使就加御史大夫由二府報政入為兵
部侍郎在途加度支監鐵副使至止踰月代今司徒
為使明年遷兵部尚書開心疎意倚以為相奄然大

病斯可痛也公溫重方嚴愷悌忠清得洪範之正直
秉大雅之明哲強志特立為儒門吏師中臺草議左
曹選詔法程之下無尤違分畫之下無差失其為二
方循班制建長利布以休和樹之風聲大凡都府歲
抄使刻深吏周行支郡鈎府泉貨二千石不相聊生
如桔枲然公至分命部從事覽觀禮俗問人疾苦廉
吏善否而已至有經用之羨使郡自為理得以蠲
用補庸七府無私焉四履之內遇凶旱水溢損有餘
以均不足農里無大乏官司無宿憂而邦鄉頌生勸
學講藝導彼輕僇率循教化皆聲詩揭於康莊其制
國用也調盈虛御輕重阜齊人之業而地不加賦佐
公家之急而利無所滯先是池澤之稅因緣為奸宰
益以私帶貨滯濫公則去一朝之使質終歲之成變
其苦窳以寬物力盈入之數不可勝條上嗣位之歲
發武庫禁兵以誅劉闢三蜀之饋不乏於軍千金之
費不征於人揚天聲於井絡斷戎首於齊斧是皆謀
猷大績經理大本豈止於漢庭桑大夫秋中丞區區
然高功利析秋毫而已哉其為天官已嬰寢患猶與

部吏切劄奏書去繳統之科禁絕私回於胥吏士之
得調者多受賜焉內外掃除之際精爽不亂與上言
職業雖康寧宴問之不若君子以為難自解巾褐至
捐館舍凡歷官十六利刃觸虛大車以載文理聰明
卓冠出倫規為察靜矩度章灼大吏之所表的諸公
之所嚴重其文采精寔循道體要而不為曼辭其術
學博洽折中定疑而不理章句喜士尊賢開懷盡簪
綬桐博奕談笑嘔噦每有餘裕而無留事志在端正
百度儀形四方以謨明宏濟為己任而績用未究斯

吾君所以當宁流嘆而衆君子失聲恒化豈虛也哉
凡三合姓初曰范陽盧夫人太子賓客幼平之女次
京兆韋氏二夫人潁州刺史勾洎膳部員外郎襄之
女以從姐妹而繼室焉皆以華腴淑哲不幸凋落長
子紹左衛兵曹參軍鳳翔節度巡官專謹有嗣嗣子
繼京兆府參軍飭躬強學幼子紆編皆以門廩在仕
紹繼等泣次先公官簿事業請書墓石且以理命見
託故不得諒焉銘曰

太行之東全趙古風鍾懿美兮左車武毅元禮文事

叢慶祉兮天官永卿莊重肅清大君子兮精金斷割
良玉特達視所履兮表裏二邦鏗孤惠康斯樂只兮
均齊八政底慎徽令有經紀兮宜登上台以賦羣才
命逸己兮緼原厚地追琢款識神在此兮

唐故武昌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檢

校戶部尚書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賜紫魚

袋贈尚書右僕射河南元公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公諱慎字微之河南人六代祖巖隋兵部尚書封平昌公五代祖宏隋北平太守高祖義端魏州刺史魯祖延景岐州參軍祖排南頓縣丞贈兵部員外郎考諱寬比部郎中舒王府長史贈尚書右僕射妣滎陽鄭氏追封陳留郡太夫人公即僕射府君之第四子

後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孫也公受天地粹靈生而岐然孩而嶷然九歲能屬文十五明經及第二十四調判入四等署祕省校書二十八應制策入三等拜左拾遺即日獻教本書數月間上封事六七憲宗召對言及時政執政者疑忌出公為河南尉丁陳留太夫人憂哀毀過禮杖而能起服除之明日授監察御史使於蜀按任敬仲獄得情又劾奏東川帥違詔條過籍稅又奏平望山甫等八十八家冤事名動三川三川人慕之其後多以公姓字名其子朝廷病東諸侯

不奉法東御史府不治事命公分臺而董之時有河南尉離局從軍職尹不能止監察使其柅乘傳入和御史不敢詰內園司械繫人踰年臺府不得知飛龍使匿趙氏亡命奴為養子主不敢言浙右帥封杖決安吉令至死子不敢愬凡此數十事或奏或劾或移歲餘皆舉正之內外權寵臣無奈何或不快意會河南尹有不如法事公引故事奏而攝之甚急先是不快者乘其便相噪嗽坐公專達作威熙為江陵士曹掾居四年徙通州司馬又四年移號州長史長慶初穆宗嗣位舊聞公名以膳部員外郎徵用既至轉祠部郎中賜緋魚袋知制誥制誥王言也近代相公多失於巧俗自公下筆一變至於雅再變至於典謨時謂得人上嘉之數詔與語知其有輔弼才擢授中書舍人賜金魚袋翰林學士丞旨尋拜工部侍郎旋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得位方將行己志答君知無何有憒人以飛語構同位詔下按驗無狀上知其誣全大體與同位兩罷之出為同州刺史始至急吏緩民省事節用歲收羨財千萬以補租其餘因

禁制事贍上利下者甚多二年改御史大夫浙東觀察使將去同同之者幼鰥獨泣戀如別慈父母遮道不可通送詔使道呵度鞭有見血者路開而後得行先是明州歲進海物其淡蛆非禮之味尤速壞課其程日馳數百里公在越未下車趨奏罷自越抵京師郵夫獲息肩者萬計道路歌舞之明年辦沃瘠察貧富均勞逸以定稅籍越人便之無流庸無逋賦又明年課七郡人冬築陂塘春貯雨水夏溉旱苗農人賴之無餓殍在越八載政成課高上知之就加禮部尚書降璽書慰諭以示旌寵又以尚書左丞徵還旋改戶部尚書鄂岳節度使在鄂三載其政如越太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遇暴疾一日薨於位春秋五十三上聞之軫悼不視朝贈尚書右僕射加贈馬前夫人京兆韋氏懿淑有聞無祿早世生一女曰保子適校書郎韋絢今夫人河東張氏賢明知禮有輔佐君子之勞封河東郡君生三女曰小迎未笄道衡道扶齡一子曰道護三歲仲兄司農少卿積姪御史臺主簿某等銜哀裏事張夫人韋氏長女暨諸孤幼等

號護庶嬰以六年七月十二日附葬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濟原從先宅兆公著文一百卷題為元氏長慶集又集古今刑政之書三百卷名類集並行於代公凡為文無不臻極尤工詩在翰林時穆宗前後索詩數百篇命左右諷詠宮中呼為元才子自六宮兩都八方至南蠻東夷國皆寫傳之每一章一句出無脛而走疾於珠玉又觀其述作編纂之旨豈止於文章刀筆哉實有心在安人治國致君堯舜致身伊臯耳抑天不與邪將人不幸邪予嘗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動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未歸次以成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煖而罷以通介進退卒不獲心是以法理之用止於舉一職不布於庶官仁義之澤止於惠一方不同於四海故公之心不足也逢時與不逢時同得位與不得位同富貴與浮雲同何者時行而道未行身遇而心不遇也執友居易獨知其心以泣濡翰直書銘於墓曰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不謂之天位兼將相不謂之少

然未康吾道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為不了惜哉惜哉
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
之已矣夫

唐工部員外郎杜甫墓誌銘

并序

元 稹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摠粹焉
始堯舜之君臣以廢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
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
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情之態繁然猶去風
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以還采詩之官既廢天下俗
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
武帝賦相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
尤工為五言雜句諸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澗
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
梁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
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
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
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學
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五 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

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遠近務華者去實放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仲尼考覈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與乎余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津病懶未就爾通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樞襄附事於偃師遂次於荆楚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祈余為誌辭不可絕余因系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系曰晉當陽侯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今字於聲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

言生開闢生甫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屬府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劔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其官扁舟下荆楚問竟以寓卒旅殯嶽陽享年若干夫人宏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沒命其子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燃勞晝夜去子美沒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

惟元和之癸巳越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秘書監致仕穆元堂誌 唐 穆 員

唐貞元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公棄養於東都歸義里私第適寢明年四月嗣子贊登質貢奉遷靈座祔魯王父母於偃師首陽山之北原贊等惟刻石識墓非周孔之訓宋齊以來有之所以藏馨香俟靈谷不可闕也太夫人河東郡太夫人命曰禮經三月之事所以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蓋孝子自盡之謂然則自盡之大莫大於紀述平素貽簡幽明假詞他人不足以厭自盡之義公諱寧字某十一代祖崇元親宜都王其後孝文自代遷洛陽遂為洛陽人奕葉王公與魏終五代祖伽皇朝殷州安陽令贈刺史太常卿高祖宏遠水部員外郎曾祖固禮秘書郎祖恩恭稷州錄事參軍贈光祿少卿考元休相州安陽令贈同州刺史自宜都至殷州以淳粹之氣相遺自殷州至同州以清白之風相授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皇王得之不出戶庭而天下治學者得之為王者師公則同州君之元子鍾天元和發地禎祥性得於孝友忠烈生而於聰明正直淵深峻極博聞厚用

先王之禮樂節而文之是以外富直道中積至行始厲高節終全盛德宣尼稱道之將行命也將廢命也者似繫一人之謂小子則曰公之道將行時也將廢時也使我公之得志也天下至公立大道行風教厚人倫正天之未俾當時臻乎此也豈繫公之命乎蓋天能使公道可奮乎百代而不洽乎當年才可周乎萬物而不極於茲所天之不全歟時之不合歟天實中一命景城郡監山尉在官五年凡七宰旁邑三紀郡政二介使臣祿山作亂以郡有煮海之富屬城之乘使其黨曰劉道元以假守之公乃糾合同志首倡大義衆道元以絕祿山而郡佐畏懦多與公駁史思明統衆來寇郡俾公保東光縣拒之思明駭公之才使騎將持書通好公立斬其使以徇於邑且封其書於郡郡佐愈恐且虞思明之見讎也趣公罷攝公嘗佐黜陟使分巡列郡與平原守顏公真卿陰圖祿山當亂所以禦之之畫至是密遣家僮以手疏詣顏公書無他辭曰夫子為衛君子六字而已顏公執書感泣即日以軍師之禮致公公之許顏公也以長

子屬於母弟曰唯所往苟不絕先人之祀吾無累也
既而從顏公登捍禦衆以必死與之俱生援絕孤城
公志愈厲公麾下非公所制者伺公請沐中夜迫
顏公跳比及於河公方自投他日顏公詣行在所自
訟有立者公之力無成者己之咎肅宗嗟歎以璽書
徵公且謂顏公曰由廷尉評以諫議大夫待之既至
會顏公以言事忤旨其議遂寢上元乾元之間累官
史府尚書省分王命於河南征鎮之軍僅十餘帥憑
勳怙寵乘國難危自以不叛為文靡顧文法公以至
誠格之大順激之清明律之由公徵令者相率如響
元帥李光弼將貳於上屢奸於公公守正不遷積與
之隙日宣不令之言欲公畏之公自泗抵徐馳驛輒
至理析其口義勝其心泄其禍於包藏奪其謀於將
發代宗聞焉為一二宰臣話之至於歎息于時周鄭
路塞東南貢賦之有入漕漢江轉商山招擇文武全
才以守夏口我於是有所城連帥之寄金印紫綬之
寵詔書下日百城肅然清風先翔甘雨隨灑荆楚吳
蜀之富暮月傾之俄封長江與淮西對境厥帥董秦

多俾腹心為其津戍拉商旅斷中流畏公明威拱手
如櫂舟楫上下如行其家萬里來臻若赴於市部有
酷吏姻連勳臣敢為貪狠靡所畏忌公糾發賊罪暴
之於朝且以鞭朴懲其侮慢我於是有所再黜之咎
臣故也居五稔有詔徵入幸復臺省大歷七年淮南
旱和州以師旅後瘡痍深慎選良牧用膺明命視人
如子理事如旬居一閨人忘其傷又一閨人忘其化
無何受代代者冒以天寶季年版籍之額洎即日所
授數上聞是時兵興二十年矣異日版籍百無一存
代宗震驚以為亡失在我故有泉州之貶初公屬以
徵發之弊抗於刺舉之司既而代至則不知代者之
指斐然歟將有為歟替守闕訟冤三歲聞輒降而御
史即州訊問則公初年季年戶增數倍使者還報會
今上龍興拜太子右諭德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
受君之命楚劍不衝於牛斗秦臺自洗於埃塵其明
如此宮坊養德優游卒歲每台輔易位宜以舉直錯
枉或曰公卿缺員貪議所屬則中外之望必集於公
而前後宰政率以不附離之見憚故久滯於次公嘗

自卜進退以深識為元龜且時不我容我不時徇則非吾之進也在於退乎默然有浩歸之志凡謝病垂滿十旬而時議迫隘公望充塞不得已而起者未泚之亂公方杜門請急出無車馬假乘於故人太子少師韋公倫棄家逃汙出城信宿方審乎所在而奔馬轉秘書少監右庶子錄奉天興元之勳也大駕還宮百官復位公曰可以行吾志矣移疾罷免東歸吾土陵後五年就加秘書監致仕遂公之志也考槃於澠洛之上卜勝於北山之陽良辰暇日盡四時之賞

以仁自富以道自貴以孝慈為稼穡以友愛為墳蔬十年春喟然手疏述麟德中高宗天皇帝詔問張公藝九代同居故事撰為家令賜諸子諸婦人各一通贊等與諸婦拜泣受賜公曰吾之理命也是年秋遭裕冬棄背壽七十九公伯姊元夫人與公同稟至性有高世之德公率太夫人所以敬養之道達於神明公之教育成人者高祖曾祖兄弟洎孤甥姪與贊等所以威以勸之慈以撫之壹之乎天性之至外姻僮僕不知所以別焉性嗜讀書無學不綜經窮入室

之與史精歷代之傳非聖人之教道則知而不言每語及三代損益以達於國朝典故莫匪成誦聞者退繳於卷則文字甲子靡差毫釐或為卿大夫話其世代蓋剡子范子自言其祖不之逮也仕四朝更三紀歷官二十五政德義政事無非殊勅且未嘗有如分之報而三黜一免由之善與人交始不以諂諂合終不以生死異常從王事歷佐 臣入於朋家之門雖周鄭交惡田實奪移彼不我疑我不彼貳嘗宴居誨羣子曰吾聞君子之事親也養志為大吾之志也直道而已爾事君事人或枉其道日以三牲五鼎充吾庖非養也苟繼吾志或承忠難則義重於生宜從其重焉贊等祇荷嚴訓仕於天朝贊以御史中丞質以右補闕皆以守職不避強禦竝罹譴逐員以侍御史佐東都留守不敢陷所事殺無辜賞以監察御史叫帝闕鮮兄難進進困厄公申誠曰先王之道泊爾友朋之義及吾異日之訓爾無虧焉愛子者教之以義方不聞以諂爾其勉之贊等永惟古人有欲養不逮之痛公高尚不事侍養十年而贊等官薄命奇不自

極於不才不孝之身內之孽鮮之獻外貽非疾之憂
是以上天明神罰以不得自死之苦夫不死之道有
不敢不能贊等伏念為公之嗣且太夫人在堂是則
不敢負不肖不逮於義劣不能死荒不及文哀舉大
端永闕幽宅

太原王公墓誌銘

唐韓愈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
元十年以門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
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
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遷職方郎中
知制誥出為峽州刺史遷盧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
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
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
丞相聞語驗即除江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
則奏罷推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債
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十萬以丐貧民遭
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
界內固山野立浮屠老子象以其誑巧漁利奪編人
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
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
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
子為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吊以四年二月

某日進於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退朝天子謂
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
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
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
謾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
被謾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
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群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
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人利
害廢置所宜開闢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脩

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
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
祖諱元棟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
襄鄧等州防禦使鄧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
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
初哲貞宏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
也長女壻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壻李行修尚書刑部
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

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
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韓愈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
號於郎即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雖縣
丞贈號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貞卿學
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
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
佐邠寧軍勾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
人並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
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
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
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
親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
請安有責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
司與其費至邠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
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
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
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
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

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
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間守方盡力不可易
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
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
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使上以為
忠二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
河東公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入州無
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財於山台陶
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
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
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界之財載食與漿親往
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
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早種不
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
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里人去溥污氣益蘇復
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
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

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
 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
 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
 大如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
 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
 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開天下不辨則受垢
 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
 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答卒百流嶺南
 公能蓋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
 好施與家無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
 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卑一不易娶
 清河崔氏故吏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賓
 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
 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
 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
 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賓謀曰
 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賓來請
 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諫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
 取蓋以卑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
 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辨而蓋明
 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韓愈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戡字君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上書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贊其能謂曰公尚壯上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君吾年至一宜去吾為左丞不能進退即官唯相之為二宜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問井田宅具在親戚之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阡在北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賢何時而歸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而歎曰公於是乎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戡同在南省數與相見戡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戡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長慶四年正月己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言京兆

尹阿緞罪人詔奪京兆尹三月之休權知尚書左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自海抵京師道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三萬六千人奏疏罷之下却令管外按小兒繫御史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却令而以華州刺史為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等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二百萬悉放不收藩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始至有聞貨之燕犀珠磊落賄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於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沒有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驗者悉推與之無算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禁之有隨公吏得無名兒輩不言官有訟者官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觀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三管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冀一有功有所指取當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黃為類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

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
遂歛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容桂之吏以討之被
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還安南承勢殺都護李象
古桂將裴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蓋
然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州者皆憚
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唯公歲常自行官
吏刻石為詩美之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
歸不載南物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
騎常侍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

全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考
諱岑父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夫人京
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溫質四門博士
遵儒遵憲溫裕皆明經女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
隋其季者幼公之昆弟五人載載戰戰公於次為第
二公之養哉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載
與公子葬公於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墓之左
銘曰

孔世批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寡笑與言其尚類也

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於文

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韓愈

張君名微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元年今牛宰相為御史中丞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廷選且父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仍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毋侮辱轢變我事毋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斬東市昨日李斯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或肉饅狗鼠鴟鴞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慮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或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位郵使請於其帥馬

僕射為之選於軍中得故典君相知張恭李元寶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陽人義而歸之以問詔所在給船輦傳歸其家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之喪葬於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疾變易喪心驚惑不常君得閒即自視衣褲薄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語出聲醫餌之藥其物多空青雄黃諸奇怪物劑錢至十數萬營治劇皆自君手不假之人家貧妻子常有饑色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妻韓氏禮部郎中某之孫汴州開封尉某之女於余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孝順祇修孀女教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某銘曰

嗚呼微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嗟暗以為生子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或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坦也

考工員外盧君墓銘

韓愈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
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間天
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皋者
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
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歷初御史大夫李栖筠
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
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
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
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群日講說周公
孔子以相磨厲浸灌婆娑嬉遊未有捨所為為人意
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
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
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
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
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歿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君二
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
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

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大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
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取銘焉立於是奉其
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
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
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
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皋者侔且可以為
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
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
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首曰唯唯
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
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鄆州 交令男三人暢申易
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維氏縣梁園之原
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孔司勳墓誌銘

韓愈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載字君勝從史為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而頭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為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為彼不當為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蓋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為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

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妓樂之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為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請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誣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衛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哉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

六日詔贈從史送開下款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為義若嗜繼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白金吾衛錄事為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君諸將代為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為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其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某官父某某官贈某某官君始娶宏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京州刺史京兆韋氏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北次卜人曰今茲歲末可以附從卜人言不附君母兄戮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戮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獎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村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唐太子校書李元賓墓誌 并序 韓愈

李觀元賓其先隴西人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詞得太子校書又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歿之三日其友人博陵崔宏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某鄉原曰某原友人昌黎韓愈書石以誌之其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為其壽死而不朽孰為其天已乎元賓文高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通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走得皆樂然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輒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耶即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事可撼乃踰門告曰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

見語合意往來門下虛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君生平告者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尉曹曹參軍充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拂圻肥洋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閩鄉南小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都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為明年九月疾病與醫京師某月

某日辛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與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高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處士將嫁其女德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可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媼吾明經及第且運即官人僕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媼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耶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媼曰無若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祿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衡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從其季始十歲銘曰男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閨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祇繫其逢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衡不往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韓愈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予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画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鶴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游哭北平王於北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覺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唐故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韓愈

國子司業竇公諱年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
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
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漂水令贈工部尚書尚書於大
歷初名能為詩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謹厚重
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
和五年真拜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
州刺史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
疾卒其年八月某日癸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北次
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也名聲
詞章行於京師人避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表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愛
且聞公然竇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
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貽義軍也遇其
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從將盧從史重公不遣奏
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偽疾經年舉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
夫縱留守東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

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
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應姦易險賢不肖不同公一
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部官令守慎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
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惇惇得師之道公一兄
三弟常群序罕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陵江撫四州
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師黔
客以卒序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為登州刺史罕亦進
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
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達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
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
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
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為厚文行
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閭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聖愕旋河情引
比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觀津而家平陵而遠遼厥
緒夫子是承我敬其人我懷其德作詩孔哀質於幽
刻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元宗世為御史中丞舉殫無所避由是出為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質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士舉博學宏詞為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為幸臣所譖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為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陵半歲邕管奏君為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曹白事不敢平而視共食公堂抑首促促就哺歎揖起趨去無敢問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辨治京兆改鳳翔尹以節鎮京西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為觀察使判官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還尚書刑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賈賣時節脫放期為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聽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

折民戶租歲徵銀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惟恐不及事被罪君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縣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携守州門叫謹為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尚書有經數觀察使牒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為法不可貪官害民留牒不肯從竟以代罷觀察使使刺史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即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為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男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其兄將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為御史被譖俱為縣令南方者也最為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美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頑頑以世厥聲

唐柳州刺史柳子厚墓誌銘

并序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諱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達達連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斯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

殿正字僞僥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坐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拜監察御史王叔文韋執誼用事拜尚書禮部員外郎且將大用遇叔文等政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間蓋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浮蓄為深博無涯溪而自肆於山水之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歎曰是豈不足為政邪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

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才不能者令書其傭直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謫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訓詠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藉為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故卒死於

窮富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亦自持其身己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斤斤時有人力解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秋七月歸葬萬年先大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張君行立行立有節際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源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違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紀其家庶幾有終始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唐太學博士施先生墓誌銘 韓愈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察郭伋賈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詞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說講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用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博士由博士為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頭乞留或留或遷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嫫潯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彭雖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績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蔡序前聞于光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眈眈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

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韓愈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
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集傳十五
卷表成策狀書序傳記紀誌說論今文韻銘凡二百
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門里雜著二百二十賦
十詩七百一十九日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
於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出必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含地負放恣橫縱無所
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
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
藏一錢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是也皆應曰
然無不意滿嘗以金部郎中告哀南方遂言某師不
治罷之以此出為綿州刺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又
出刺絳州綿絳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
大夫命且下遲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
嘗帥襄陽江官至右僕射贈某官祖某官諱泳自
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策上第以進紹述
無所不學於辭於聲天爵也在衆若無能者嘗與親

樂問曰何如曰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割賦後皆指前公相
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道
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
此其獨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
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
使以錢如東都供奠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吊韓
氏遂以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吊
告奠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
人以幣如孟氏賻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
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鄭字東野父廷
玢娶裴氏女而遷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鄭鄩而
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爲涵而操之內
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劇目鉢心刃
迎饒解鈎章棘句摘擢胃腎神施鬼設問見層出唯
其大耽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初劫我獨有餘有以
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邪年
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
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為滎陽尉迎侍漂上去尉二
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
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

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掣其妻行之興元次於
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鄧郢
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奠之洛陽東
其先人墓左以餘材附其家而供祀將葬張籍曰先
生獨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
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
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
銘曰

於戲貞曜維執不倚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

東明張先生銘 唐 柳宗元

東明先生張氏曰固嘗有以文薦於天子天子策試
甚高以為長安尉一年投去印綬願為黃老術詔許
之居東明觀三十餘年受畢沔道行峻異得衆其秘
書訣錄聚經籍圖史侔於麟閣以弟同降秩封州先
生曰吾老矣支體不可解也遂從以去明年同之子
襲死哭之慟遂病既亟以命同曰吾生天寶訖貞元
已酉歲十月今死於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師吾生也
畢原先人之歸也必以返葬乃自為誌而卒明年正

月某日葬如其言子某等為碑以志於墓辭曰

匪祿而康匪爵而榮漠焉以虛充焉以盈言而不為
華光而不為燦名介潔而周流道包涵而清寧幽觀
其形與化相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嬰世皆狂狂
奔利死名我獨浩浩端以一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道
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也吾曰道去友耶去慈
耶從容以求其得之耶從容狼倖道之非耶且夫虧
恩懷禮枯槁頽頽頽聖圖壽離中就異歟然與神鬼
為偶頑然與木石為類空洞而不實窮老而無死先

生之道固知與夫此也乃書於石以紀

覃季子墓銘

柳宗元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質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
言其說教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列今橫豎鈎貫又
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
晏孟子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鼠艸木凡
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篇於闕不以仕
為事黜陟使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
日或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歿歎曰寧有聞而窮子持
無聞而豐子寧介而黜子將潤而遂子葬其鄉後若

千年柳先生來永州成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
銘銘曰

固其獨豐其辱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柳宗元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幹年四十二客死於柳
州官為歛葬於城北之塋元和十三年孫來章始壯
自襄州徒行求其墓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
知者來章日哭於塋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無於
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訓兆之曰金食其墨而人以貴
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士是守乙巳於野
宜還西人送司而得其得寶固七日發之乃觀其神
明日求諸塋有吏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
耶吾為重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
舉武吾為子範焉卒亥啟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緋衾
凡自冢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
付是吏以興龜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
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
先沒而祔之祔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鄭州司
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始於由明
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襄城主簿賜
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皆

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訓也聖之信也範之有朱其誠神具列之甕甕來章
神寶洞汝錫之老史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
孝斯有終宜福是與百趙養蒸羈鬼相望有子而孝
獨歸故鄉涕盈其銘旌爾勿忘

和州刺史凌君權厝誌

柳宗元

年月日尚書都官員外郎和州刺史連州司馬富春
凌君諱準卒於桂陽佛寺先是六月告於州刺史博
陵崔君曰余嘗學黃帝書切脉視病今余肝伏以瀉
腎浮以代將不臘而死審矣凡余之學孔氏為忠孝
禮信而事固大謬卒不能有示于世者命也臣道無
以明乎國子道無以成乎家下之得罪於人以誦從
醜地上之得罰於天以降被罪疾余無以禦也敢以
鬼事為累又告為老氏者某曰余生於辰今之遇戊
辰戊衝也吾命與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懼不克歸
柩於吾鄉是州之南有大岡不食吾甚樂焉子其以
是葬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墓
余也勤以誌為請嗚呼君字宗一以孝弟聞於其鄉
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訓於下讀書為文章著漢後春
秋二十餘萬言又著六經解圍人文集未就有謀鬼
尚節氣調人之急出貨力猶淹軹軹年二十以書干
丞相丞相以門試其文日萬言擢為崇文館校書郎
又以金吾兵曹為知寧節度掌書記涇之亂以謀畫

佐元戎常有功累加大理評事御史賜緋魚袋換
節度判官轉殿中丞侍御史府喪罷職後遷侍御史
為浙東廉訪使判官府循罷人按驗汙吏吏人敬愛
厥績以懋粹然而先聲聞於上召以為翰林學士德
宗崩通臣議秘三日乃下遺詔君獨抗危詞以語同
列王伍其不可者十六乃以旦日發喪六師萬
姓安其分遂入尚書乃以文章侍從由本官奉度支
調發出納利衰止以連累出和州降連州居母喪
不得歸而二弟繼死不食哭泣遂喪其明以沒蓋君
之行事如此其報應如此夫人高氏在趙孤四人南
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執友河東柳宗元哀君有道
而不苟於天下離慙遯尤大其生且又同過故哭以
為誌其詞哀焉銘曰
噫凌君生不淑學孔氏揚榮郁好謀謀富天祿繼禁
書贊推轂觀靈龜獲貞卜從東越朔明牧罷人蘇汙
吏覆升侍從躬啟沃巨危疑興大福吏尚書徒隸肅
佐經邦才用足道之躋身則辱烏江垂九疑麓仍禍
已邁茲酷能知命無怨毒罪不泯死猶僂何以葬南

嶺曲魂有靈故鄉復封茲壤歸骨肉為之銘志陵谷

故吏部侍郎贈禮部尚書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
諭湜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為
囑其年十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昶使奉功
銘之錄總計以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
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
後魏安桓王族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獻
素父祕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

言出成文及不語空書以傳聖人之道人始未信既
發不掩聲震業光衆方驚爆而華排之乘危將顛不
懈蓋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
工扶經之心執聖之權尚友作者跋邪能異以扶孔
氏存皇之極知人罪非我計始古涵今無有端涯渾
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
鯨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
至入神出天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姓氏以來
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為

御史尚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為罪常惋佛老氏法漬聖人之隄乃唱而策之及為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骨非是任為身恥上怒天下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迹無功固將疑眾懼恂恂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庭湊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詔擇庭臣往諭眾懷縮先生勇

行元稹言於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詔無徑入先生曰止君之仁先臣之義遂至賊營度其眾責之賊恒汗伏地乃出元翼春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為急病校其難易孰為宜褒嗚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選拜京兆尹欽禁軍帖旱糴饑倖臣之錯再為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先生與人詞詞軒闕下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為枕衾以銘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貌美游以詼笑嘯歌

使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婿左拾遺李漢聲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頃胥廷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病此四方惟聖有文垂徽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殲義潯仁人照光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環嗟不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素知之悲

范陽盧秀才墓誌

唐杜牧

秀才盧生名需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世或仕燕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者之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以無趙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東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廬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爭殺戮生立悟其日即約母弟雲竊家駿馬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見馬走行徑入王屋山詣諸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而處始問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几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三年來京師舉進士以羣輩中首簡然凡曰進士知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

一日得志天子召坐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十城唯我知其甚易耳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来王師攻擊利與不利其所由來明白如彩画一一可以目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某日於晉州虞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城南某縣某鄉某里某所資費皆出於交遊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顯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才節

為生列於公卿顯爵中云哭之因誌其墓

平盧軍節度巡官李府君墓誌銘

杜牧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第貢於上都。有司試於東都。在二都羣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飛曰。如是。還爾。即即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徑返江東。牧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爲伍矣。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同舍生蘭陵蕭真京。

此韓又博陵崔。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是早進士。不舉。署名飛者。牧益恨。未而其人宜喜其人之在位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仲敏左拾遺常。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牧曰。御史法當檢。謹。予少年設有與游。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竊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牧收謝曰。素所恨。未見者。即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卑詞於簡副。以幣。

焉。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君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杜衡。州盈川令。父登。娶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邱。以是與爾。及其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羣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即好學。寒雪拾薪自炙。夜無燃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辭意釋鄭元。至於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發其得失。一舉進士。恥不肯試。歸。

晉陵陽羨里得。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詩制。不。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羨民有閭閻。不決不之官。人必皆以詣君所。著文數百篇外。於公義。一不關筆。常曰。詩者可以誨。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誦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常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之。

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為
三卷目為唐詩為序以道其志居江南秀人張智實
蕭寬韓人往壽宗初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皆得
進士第有聲名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不敢稍怠
君在洛中國甚河南節度使蕭洪移鎮鄆州諫議大
士川徽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議即欲謂君以請君
曰人間諱言洪盜籍外戚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
不忍况況為其黨乎洪數月洪果敗娶宏農楊氏女
子二人長曰審庭次曰壽即始五歲以某月日權葬

於常州宜興縣

亦名為晚交得君最厚因

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此宮道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不至
無以值自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不肖亦貴
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孔循曰學必聖
飾我穀穀不一言命可傳其心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岐陽公主墓誌銘

杜牧

憲宗皇帝即位八年出嫡女封岐陽公主下嫁于
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恠始憲宗時宰相權德輿
有嫡女孤女為翰林學士帝愛其才因命宰相曰我
有嫡女既死可嫁德輿得嫡女孤女我豈不得耶可
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所奉詔臣謹搜其人
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恠年始弱冠有德
行文學秀朗嚴整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
婚習尚守治臣

重量誤味可以奉詔帝即召尚

書見與語大恠其少與諸則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
某月日下嫁于恠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
節幡鼓鐸儀物畢偕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
駐止主輪書及賓侍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
行賜第堂有四廡續椽藻樞丹白其壁泚龍首水為
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治為主
別館當其時隆貴然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
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
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

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充六宮
主以一女之愛降於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它
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
日惕惕屏息拜起一用家人禮度二十餘年人未嘗
以絲髮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曰上所賜奴婢
卒不肯窮奏請納之上嘉歎許可因錫其直悉自
市寒時指者自是閉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
書考今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云
贈助必親闕種樹不數十年

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
且至殺牛羊大為數百人
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闌茸約所至不得
門外解餅食返不數日聞於京師眾
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始入後出中問
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理行為天下第一後
為大司農京兆尹鳳翔節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
凡有中外重難非尚書不可主贊益彰雖至宮闈貴
亦加尊敬姑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

夜不解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
哭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
治許州創為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庠陋主
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強雄且撐劇魁
自始多出己部曲家人疵政他法習為
循常此比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
書再治元氏相率兩走闕下避丞相馬叩頭乞留
請樹擄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
主治內尚書所為名公偉人主實有內

其子公挾恩佩勢聚少使拘馬為事日
遮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
不以為窮自主降於尚書外之笑後皆
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於今日主尚書
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欽隨長短為善於是舊

減不復有尚書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

肯留曰去朝興敬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

十一月某日薨於汝川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

日某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西宮吊問

相繼

衙宣冊謚曰靜淑大長公主某年月日

平縣洪源鄉少陵原尚書先塋禮也生男

不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

銘曰

她教及嫡女婉婉帝子

纏綿杜氏大族枝蔓輝輝

生儼然矯綬通章玉佩金軒養色悅意

不我貴敬不我度始終盡禮大小周旋

言貴不召驕富不期侈具此四者

條相首尾自古名士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

婦職是勤夫言是指范流館修屏外不履淑德京風

天下傾耳宜乎壽考婦女婚子不錫金祉孰提神紀

石有誌顯筆有史流於千祀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蔡陽鄭氏墓誌銘并序

白居易

元和元年九月十六日故中散大夫尚書比部

王府長史河南元府君諱寬夫人蔡陽縣太

族歿於萬年縣靖安里私第趙明

日權附於咸陽縣奉賢鄉洪濟原從先

人魯祖諱遠思官至鄭州刺史贈太常

州司馬父諱濟睦州刺史

陽盧氏外祖諱平子京

女長曰沂蔡州汝陽縣

尉次曰積同州韓城縣尉

府河南縣尉長女適吳郡陸翰翰為監

為比邱尼名真一二女不幸皆先夫人

也夫人始封蔡陽縣君從夫貴也

夫人進封蔡陽縣太君從子貴也天

五甲子陽鄭氏居其一鄭之勲德官爵有國

史在鄭之源沁婚媾有家牒在此部府君世祿官政

行有故京兆尹鄭雲達之誌在今所叙者但書夫

弟妹以悌聞發自生知不由師訓其淑性有如此
人焉
元氏其食貧然以豐潔家祀傳為詒

及時祭則終夜不寐煎和滌濯必躬

時而服勤親饋而無怠色其誠

元氏鄭氏皆未族合而姻表滋多凡中

荷疑議者皆質於夫人夫人從而酌之

者夫人為母時府君既歿

校業夫人親執詩書誨

述經入仕積既第判入

天子始踐祚策三科以拔

第者凡十八人而稱冠其首焉由校書

不數月謹言直聲動於朝廷以是出為

江氏陸氏有舅姑姻族於是以順

一起而歿婦道不衰內外六姻仰為

張夫人小恂敬子

女宜其家哉其教誨有如此者既而諸子雖迭仕

至月給食時給衣皆始自孤弱者次及

不無常主厨無異膳親者悅疎者未故
母之類有凍餒柔白不忍去元氏之門者而
復華子
二愛有
自夫人母其家二十

報朴常以正顏色訓諸女諸婦

如履於冰常以正詞義誡諸子

孫其心愧恥第趨於市由是納下於少

和婢僕終歲不聞忿爭童孺成人不識

占時人也其慈訓有如

也及為婦則無聞伯

無聞文伯孟氏之親

八女美如此婦德

麗古今矣嗚呼

威乎君引而伸之

此輩崇之化斯行焉矣推而

則姜姬文母之風斯不遠矣豈

仁厚者哉居易不佞

發夫人美最熟積泣

書於墓石斯古孝子顯

原缺

墓誌銘二

宋上

吳王李煜墓誌銘

宋 徐鉉

盛德百世善繼者所以主其祀聖人無外善守者不能固其存蓋運歷之所推亦古今之一貫其有享蕃錫之寵保克終之美殊恩飾環懿範流光傳之金石斯不誣矣王諱煜字重光隴西人也昔庭堅贊九德伯陽恢至道皇天眷祐錫祚于唐祖文宗武世有顯德載祀三百龜玉淪胥宗子維城蕃衍萬國江淮之地獨奉長安政我顯祖用膺推戴焜燿之烈載光舊吳二世承基克廣其業皇宋將啓元凱冥符有周開

先太祖歷試威德所及寰宇將同故我舊邦祇畏天命貶大號以稟朔獻地圖而請吏改得義動元后風行域中恩禮有加綏懷不世魯用天王之禮自越常鈞鄩存紀侯之國曾何足貴王以世嫡嗣服以古道馭民欽若彝倫率循先志奉燕膏恭色養必以孝賓大臣事耆老必以禮居處服御必以節言動施舍必以仁至於荷全濟之恩謹藩國之度勤脩九貢府無虛月祇奉百役知無不為十五年間天眷彌渥然而果於自信怠於周防西隣起釁南真構禍投行致慈

親之惑乞父無里婦之辭始營因壘之師終後金山
之會太祖至仁之舉大賞為懷錄勤王之前効恢焚
謗之廣度位以上將爵為通侯待遇如初寵錫斯厚
今上宣猷大麓敷惠萬方每侍論思常存開釋及飛
天在運麓澤推恩擢進上公之封仍加掌武之執侍
從親禮勉諭優容方將度越等奏登崇名數嗚呼聞
川無捨景命不融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八日遘疾
薨于京師里第享年四十有二皇上撫几興悼投爪
軫悲痛生之不逮俾歿而加飾特詔輟朝三日贈太
師追封吳王命中使泣葬凡喪祭所須皆從官給卹
其年冬十月日葬于河南府某縣某鄉某里禮也夫
人鄭國夫人周氏勲舊之族是生邦媛肅雍之美流
詠國風才實女師言成閭則子左千牛衛大將軍某
襟神俊茂識度淹通孝悌自表于天資才略靡由於
師訓日出之學未易可量惟王天骨秀穎神氣清粹
言動有則容止可觀精究六經旁綜百氏常以為周
孔之道不可暫離經化民發號施令造次如是始終
不渝結好文辭多所述作一游一豫必頌宣尼載笑

載言不忘經義洞曉音律精別雅鄭窮先王制作之
意審風俗淳薄之源為文論之以續樂記所著文集
三十卷雜說百篇味其文知其道矣至於孤矢之善
筆札之工天縱多能必造精絕本以惻隱之性仍好
竺乾之教草木不殺禽魚咸遂賞人之善常若不及
後人之過唯恐其聞以至法不勝姦威不克愛以厭
兵之俗當用武之世孔明罕應變之略不成近功偃
王躬仁義之行終于亡國道有所在復何愧歟嗚呼
哀哉二室南峙三川東注瞻上陽之宮闕望北邙之
雲樹旁寂寂兮迴野下冥冥兮長暮寄不朽於金石
庶有傳于竹素其銘曰
天鑒九德錫我唐祚繇繇瓜瓞茫茫商土裔孫有慶
舊物重觀開國承家彊吳跨楚喪亂孔棘我恤疇依
聖人既作我知所歸終日靡俟先天不違惟藩惟輔永言
固之道或污隆時有險易蠅止于棘虎遊於市明明
大君寬仁以濟嘉爾前哲釋茲後至亦觀亦見乃侯
乃公沐浴元澤徊翔景風如松之茂如山之崇奈何
不淑遲極化窮舊國疏封新阡起室人其心之謀卜

云其吉龍章驥德蘭言玉質邈爾何往此焉終畢儼
青蓋兮袞袞驅素虬兮逡逡卽陟路兮徒返望君門
兮永辭庶九原之可作與緱嶺兮相期垂斯文於億
載將樂石兮無虧

徐文質墓誌銘

宋 穆 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以其友張道卿所錄父事來請
曰孝山未即殯生尚未喪事不可緩卜葬以某日日
且迫敢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聞
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禮矣今貴家富族將葬
必惑塋師說拘以歲月畏忌連禮過時久不克葬者
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踰月之制安得拒而
勿銘也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拜土之
文水逮君之考猶爲晉人考生未亂而孤教育于季
父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徙拜氏處之京輔考於時至
京師遂家焉游太學爲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
有司竟不及祿而終拜俗剛厚而勤畝能自節損以
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極者居久皆爲富室矧
其宿有齋者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沒貽其規
法於君君於此益爲之善守也初君亦嘗授經於儒
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親之喪顧無彊子弟可任
懼履先人遺業因刻力事生非慶吊大事不出門如
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

以是年七月日卒君凡四娶 男五女長子孝山次
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謀葬得
其年八月之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先墓
之次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
惑於塋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比伊徐氏子
以時而葬順禮之執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
民亦鮮矣

种世衡墓誌銘

宋 范仲淹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亡其子泣血
請於予予嘗經畧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
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
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
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乃
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
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
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
之以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憚
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
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
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凡
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飲
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固兵重圍吾無困渴
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陲
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衆利焉旣而朝廷署改寬
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庫

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羌何時漢官不能恩信羌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周給常目醉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箇中事來告于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羌愛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有兩寨兩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城中易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給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答責期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亮臣安撫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憂二年就兼都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遷洛苑副使慶歷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羌之多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攜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級以旌之然後諭以好惡

立約束而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既完人可循守乃請于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羌羌愛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其請君既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羌難制懇合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吾乃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酋奴訖者屈疆自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朝行勞爾族奴訖曰諾是日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羌亮詐嘗與高使君繼蒿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前君曰吾方與諸羌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而進奴訖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然帳中已至蹙而起之奴訖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羌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夏戎偽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者半歸者半

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偽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袍帶由是屬羌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其烽火夏戎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授涇原君即時而赴羌兵從者數千人屬羌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羌兵既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矢者亦用此得贖吏農上商無不樂射焉跡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羌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畧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染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羌之大素號彊梗在原爲孽寢及于環撫之狼不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言二州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州之間有古細腰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予爲宣撫使

乃諭君與原守將階共幹其事君久恙利病即日起兵會階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函中以計疑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腰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慶歷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其子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詡京兆長安令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陞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学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兆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兆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涇陽有里胥主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邇邠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

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皆是豪黠莫不飲
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
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動墮齊其
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政利廣至今民能言之歷通
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家正託章憲外姻以
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大怨之乃
使人諭王知諫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上
親政量移汝州君之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
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絃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
推醕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集皆言君
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郡
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
有政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
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蒞官能摘惡庇民
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
羌酋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廷深惜之賜三子恩
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長曰詒文雅純篤養
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診試將作監主簿曰

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曰諤三班奉職皆有
立許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頭供奉官田守政君
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孤矢撫養士伍牢籠羗夷無賢
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嘗遣謀者入國中凡
半歲間而國誅陸兵用事二三人謀者還言某謀得
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改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還自漳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
得敵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死
宜不泯邊俗祀之子子孫孫

范純佑墓誌銘

宋 富 弼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間或造其門目公傍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即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為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遊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與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明瑗為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尚未冠輒白于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父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為諸郡倡賈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闕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鉤微撓隱悉得其良譌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寨逼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逡巡於仕進間從公之節暴得疾昏不省事廢卧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冢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僕

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尚不忘公忠豈非恨乎至性第昏于事而性終不昧耶茲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君英悟天縱尚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為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自富固不肯應鄉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雙為政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即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

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父早亡純仁謀歸塋河南禹安山先塋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銘曰

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盡不復還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寒 口不隱兮何足嘆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於晉又十有四世岐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凶祭祀齋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益自春

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於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尅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公享年八十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

士高第爲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荆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學士復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歷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政履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乾州未滿歲安無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

爾乃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為秣宿食往來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于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統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為之屈者世皆以為難至公能使權要不致有所干凡其為治以聽斷盜訟為能否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

度歷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結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寔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盆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為朋黨者其論議之際益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為不可遂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為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

家改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
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
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
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
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已出至有所不可憂見
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
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
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
遠而爲善惟日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諱某贈太

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
郎諱遂良追封韓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娶相里氏封晉國夫人子男曰說大理評事訢太常
博士訢將作監主簿詒祕書省正字三子早卒女長
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祕閣校理李紱次適單州
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
其子訢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公于應天府朱城縣
之仁孝原銘曰

翼翼和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于位

士知貪廉退老子家四方之瞻豈惟士大夫天子曰
咨爾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
踰公無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毗公雖告休受寵不
已宮臣國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萬邦從祀豈無臣
工爲予執事何以召之惟公舊德公不能來予其往
錫君子愷悌民之父母公雖百齡人以爲少不俾黃
耇喪予元老寵祿之隆則有期惟其不已旣去而思
銘昭于遠萬世之詒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書令謚

文簡程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嘉祐元年閏三月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薨于位以聞詔輟視朝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十月十八日塋公于河南伊闕之神陰鄉張畱里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族官封爵號卒塋時日與其始

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墓焉且銘之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後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諱元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高第為奉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卽位遷太常博

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事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患之已而契丹來賀卽位乃選公為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遽以禮折之乃已史官修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上與大臣皆以為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以為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旣作而後議者以為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察吏皆不能窺其所為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邀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為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旣而大宴 中火吏救止卒

晏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神子者署官屬吏卒聚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背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政對曰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

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若視蜀既無事又得父老語還白於是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入多所居隘其挂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上爲緩其獄故卒得無死者公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

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叅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可免惟脩德政而已乃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上開說明其誣枉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興宦者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出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故議者不以公

所直為難而以能不為繼明屈為難也遷工部尚書
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歷六年拜武昌軍節
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
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諜知其
來戒諸堡寨按兵閉壁函至以為有備引去訖公去
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諒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其
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為節度使使各有所
部以分弱其勢可遂無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
喪非所以示大信撫夷程而諒祚雖幼君臣和三將

無異志雖欲有為必無功而反生事不如因而撫之
上以為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判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求地
二邊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
方尤知商程虛實情偽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
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議頗多雖不能盡用
其指畫規為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前後十年咸
惠信於其人人為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人
合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

能為國守邊未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
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公食戶七千
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
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
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
長適職方員外郎榮諲次適秘書丞韓縝次適都官
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丞吳得次適將作監主
簿王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常寺太祝
次曰昌孫守秘書郎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公平生寡
言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
人罕得其驪而與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志於不奪不學而剛有摧必折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公在政事有諤其言直雖不容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公位將相豈無謀謨明不以訪老于輔藩
白首猶壯公雖在外邦國之光奄其不存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兆此新岡惟其休聲逾遠彌張

尚書戶部侍郎叅知政事贈右僕射文安王公

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公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其六世祖某為唐輝州刺史遭世亂因留家碭山碭山近宋其後又徙宋州之虞城今為應天虞城人也公韓堯臣字伯庸天聖五年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湖州呂試以著作佐郎直集賢院知光州歲大饑羣盜發民倉廩更法當死公曰此饑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以著令至今用之丁父憂服除為三司

度支判官再遷右司諫郭皇后廢居瑤華宮有疾上頗哀憐之方后廢時宦者閭文應有力及后疾文應又主監醫后且卒議者疑文應有姦謀公請付其事御史考按虛實以釋天下之疑事雖不行然自文應用事無敢指言者後文應卒以恣橫斥死后猶在殯有司以歲正月用故事張燈公言郭氏幸得蒙厚恩復位號乃天子后也張燈可廢上遽為之罷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服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遷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元昊

反西邊用兵以公為陝西體量安撫使公視四路山川險易還言某路宜益兵若干某路賊所不攻某路宜急為備至於諸將材能長短盡識之薦其可用者二十餘人後皆為名將是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今韓丞相坐主帥失律奪招討副使知秦州范文正公亦以移書元昊不先聞奪招討副使知耀州公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也其忠義智勇名動中外不宜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將由是忤宰相意并其他議多格不行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為可信而前所格議悉見施行因復道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琦范仲淹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許以便宜從事上以為然因言諸路都部署可罷經略副使以重將權而偏將見招討使以軍禮置德順軍於籠竿城廢涇原等五州營田以其地募方箭手其所更置尤多方公使還行至涇州而德勝寨兵迫其將姚貴開城叛公止道左解裝為勝射城中以招貴且發近兵討之初吏白

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爾責歟非公事也公曰貴
士豪也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
降後必生事為朝廷患責果出降明年四月以學士
權三司使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
司者皆厚賦暴歛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果
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
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
乃推見材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使來也計其緩急
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冗者斥其妄計小利之害
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官不可
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材且賢者期年民不加賦而用
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者數百萬又明年其餘
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稍復其業公曰
臣之術止於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刺天子多公功
以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初宦者
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佐國事下三
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以為不可度支副使
林維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變三路轉

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公亦以為
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上之
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一切不問而公為之亦自若也
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曰非臣之能惟陛下
信用臣爾丁母憂去職服除復為學士羣牧使再遷
給事中皇祐三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公持法守正
遂以身任天下事凡 宦官醫師樂工嬖習之賤
莫不闕樞密而溢恩倖請隨其事可損損之可絕絕
之至其大者則皆著為定令由是小人益惡構為飛
書以害公公得書自請曰臣恐不能勝衆怨願得罷
去上愈知公為忠為下令購為書者甚急公益感勵
在位六年廢職脩舉皆有條理樞密使狄青以軍功
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往往造作言語以相
扇動人情以為疑而青色頗自得公嘗以語衆折青
為陳禍福言古將帥起微賤至富貴而不能保首領
者可以為鑒戒青稍沮畏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
參知政事三年遷吏部侍郎八月二十一日以疾
薨于位享年五十有六在政事論議有所不同必反

復切劄至於而是而後止不為獨見在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多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其所設施與在樞密時特異豈政事者丞相府也其體自宜如是邪公為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臣相友愛世稱孝悌者言王氏遇人一以誠意無所矯飾善知人多所稱薦士為時名臣者甚衆有文集五十卷將終口授其弟純臣遺奏以宗廟至重儲嗣未立為憂天子愍然臨其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太常諡曰文安曾祖諱化某官贈太傅妣戚氏封曹國太夫人祖

諱礪某官父諱瀆某官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袁氏鄆國太夫人妣仇氏徐國太夫人娶丁氏安康郡夫人子男三人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太祝早卒朋老大理評事二女長適投書郎戚師道早卒次未嫁王氏自遷虞城由公曾祖而下或塋雙金或塋土山皆在虞城嘉祐四年八月十日改塋公之皇考于宋城縣平臺鄉石落原而以公從塋焉銘曰
王為祁人遭亂不遷六世之祖初畱碭山其後再遷

虞宋之間遂安其居葬不遠卜祿多名家王實大族族大而振自公顯聞公初奮躬以學以文逢國多事有勞有勤利歸于邦怨不避身帝識其忠謂堪予弼俾副樞機出入惟密遂參政事實有謀謨誰中止之不俾相予帝有褒章愍飾之贈長子百寮考德惟稱維古載勛在其廟器今亦有銘幽宮是閔

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贈吏部尚書正肅吳

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嘉祐四年十一月丁未資政殿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上柱國渤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贈吏部尚書謚曰正肅吳公塋于鄭州新鄭縣崇義鄉朝村之原吳氏世為建安人自高曾以來皆塋建州之浦城至公始塋其皇考于新鄭公諱育字春卿為人明敏勁果強學博辯能自忖度不可守不發已發莫能

屈奪天聖中與其弟京方俱舉進士試禮部為第一遂中甲科而京方皆及第當是時吳氏兄弟名聞天下公初以大理評事知臨安諸暨二縣還本寺丞知襄城縣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三等遷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蘇州同知太常禮院三司戶部度吏二判官知諫院修起居注知制誥判太常大理二寺吏部流內銓史館修撰累遷起居舍人為翰林學士久之遷禮部郎中以學士知開封府公為政簡嚴所至民樂其不擾去雖久愈思之初秦悼王塋汝州

界中其後子孫當從塋者與其歲時上冢者不絕故宗室宦官常往來為州縣患公在襄城每裁折之宗室宦官恐或夜半叩縣門索牛駕車以動之公輒不應及旦徐告曰牛不可得也由是宗室宦官曰此不可為也凡過其縣者不敢以鷹犬犯民田至他境矣然後敢縱獵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數日發大姦吏一人流于嶺外一府股栗又得巨盜積贖萬九千緡獄具而輒再變衆疑以為寃天子為遣他吏按之卒伏法由是京師肅清方元昊叛河西契丹亦來間舉盟朝廷多故公數言事獻計畫自元昊初遣使上書有不順語朝廷亟命將出師而羣臣爭言豎子即可誅滅獨公以謂元昊雖名藩臣而實商瞿其服叛荒忽不常宜示以不足責外置之且其已僭名號誇其大勢必不能自削以取羞種落第可因之賜號若國王者且故事也彼得其欲宜不有妄動然時方銳意於必討故皆以公言為不然其後師久無功而元昊亦歸過自新天子為除其罪卒以為憂國主由是議者始悔不用

公言而虛弊中國公在開封數以職事辨爭或有不
得則輒請引去天子惜之慶歷五年正月以為諫議
大夫樞密副使三月拜叅知政事與賈丞相爭事上
前上之左右與殿中人皆恐色變公論辯不已既而
曰臣所爭者職也願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
上顧公直乃復以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
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爭為不肅
故而不時若因并罷公以給事中知許州又知蔡州
州故多盜公按令為民立伍保而簡其法民便安之

盜賊為息京師有告妖賊千人聚確山者上遣中貴
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取之公
曰使者欲藉兵立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使若曰欲
得妖人爾公曰吾在此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安得
不知使信有之今以兵往是趣其為亂也此不過鄉
人相聚為佛事以利錢財爾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
館使者日與之飲酒而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
師告者果伏辜拜資政殿學士徙知河南府兼西京
留守司又徙陝府還禮部侍郎徙永興軍丁父憂去

官起復懇請終喪服除加拜翰林侍讀學士且召之
公辭以疾上惻然遣使者存問賜以名藥遂以知汝
州居久之又辭以疾即以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
守司御史堂疾少間復知陝府加拜資政殿大學士
自公罷去上數為大臣言吳某剛正可用每召之輒
以疾不至於是召還始侍講禁中判通進銀臺司尚
書都省明年拜宣徽南院使郡延路經略安撫使判
延州龐丞相經略河東與夏人爭麟州界亟築柵於
白草公以謂約不先定而亟城必生事遽以利害牒

河東移書龐公且奏疏論之朝廷皆不報已而夏人
果犯邊殺斃將郭恩而龐丞相與其將校十數人皆
以此得罪麟府遂警既而公復以疾辭不任邊事且
求解宣徽使乃復以為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
河中府遂徙河南公前在河南踰月而去河南人思
之聞其復來皆驩呼逆于路惟恐後其卒也皆聚哭
公享年五十有五以嘉祐三年四月十五日卒于位
詔報朝一日曾祖諱進忠贈太師妣陳氏吳國太夫
人祖諱諒贈中書令妣葛氏越國太夫人父諱待問

官至禮部侍郎贈太保妣李氏楚國太夫人娶王氏
太原郡夫人子男十人安 安矩安素皆太常寺太
祝安常大理評事安正安本安序皆秘書省正字安
厚太常寺奉禮郎安憲安節未仕女三人長適集賢
校理韓宗考次適著作佐郎龐元英皆早卒次適光
祿寺丞任逸公在二府時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
子在廷士大夫以爲榮而公踧踖不安自言子班父
前非所以示人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
願得罷去不聽天子數推恩羣臣子弟公每先及宗
族疎遠者至公之卒子孫未官者七人有文集五十
卷尤長於論議銘曰

顯允吳公有家于閩自我皇考卜茲新原厚壤深泉
樂其寬閒今公其從公志之安公昔尚少始來京師
挾其二季名發聲馳乃賜之策以承帝問語驚于廷
有偉其論乃登侍從乃任大臣出入險夷周旋屈伸
公所策事先其利害初有不從後無不悔公於臨政
簡以便人人去而思愈久獨新帝曰廷臣汝剛而直
來汝予用斷余不惑公曰臣愚負薪之憂帝爲咨嗟

公其少休優以本邦寵其秩祿尚冀公來公卒不復
史臣考德作銘幽宅

贈太子太傅明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太子少師致仕贈太子太傅明公諱宿字武平其先豫章人也後徙常州之晉陵世有隱德爲晉陵著姓公舉進士中天聖二年乙科爲真州揚子尉縣大水漂溺居民令不能救公曰拯溺吾職也卽率公私毋活數千人歲滿調廬州合肥主簿張丞相士遜稱其文行薦諸朝召試學士院爲館閣校勘與修北史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三遷太常博士判吏部南曹賜緋衣銀魚出知湖州爲政有惠愛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公丁母夫人憂去而州人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學者爲公立生祠于學中至今祠之公居喪毀瘠過禮三年不居于內服除爲三司鹽鐵判官轉尚書祠部員外郎判度支局院知蘇州兩浙路轉運使召遷修起居注以本官知制誥兼勾當三班院已而兼判吏部流內銓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驚乘輿出爲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公封還辭頭不草制論曰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

窮治誅元辜矣豈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久之拜公翰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史館脩撰判館事兼端明殿學士累遷尚書左司郎中兼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羣牧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醴泉宮判尚書禮部遂判都省再知禮部貢舉奉使契丹館伴北朝人使亦皆再而國人嚴憚之公爲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笑語謹詳獨正容色溫溫不動聲氣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蒞官臨事慎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而其趣要歸於仁厚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公以謂養廉耻厚風俗宜有漸而欲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朝廷嘉其言是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仍用舊樂公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皆不可近制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爲間歲議已定公獨以爲不然曰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

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衆皆以公言爲非行之數年士子果以爲不便而卒用三歲之制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爲言未省公以學士當作青辭禱嗣子山川卽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慰安天下之心語甚切至公學問該博兼通陰陽五行天人災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公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邱國家乘火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吏奉祠商邱自公始慶歷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公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子而極於亥然陰猶疆而未卽伏陽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面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公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卽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正月會靈

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公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卽並配之失也卽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詔其後并州議建軍爲節鎮公以星土考之曰昔高辛氏之二子不相能也堯遷閼伯於商邱主火而商爲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爲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爲晉地參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僞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公在翰林十年多所補益大抵不爲苟止而妄隨故其言或用或不用或後卒如其言然天子察公之忠欲大用者久矣嘉祐六年八月拜公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公旣愼靜而當大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公獨厭之曰變法古今難之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謂契丹與中國通好六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翟者謹爲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弛牧馬者虛名於藉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滄州宜分爲

二路以禦南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寨主吏之職朝廷宜守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議類皆如此英宗卽位拜給事中治平三年累上表乞致仕不允久之拜尚書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為政不畧細政或謂大臣不宜自勞公曰此民事也吾不敢忽以是民尤愛之明年今上卽位遷左丞五月公以疾告遂除太子少師致仕命未至而公以六月十一日薨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一月

某日葬于常州晉陵縣萬安鄉之隆亭公之曾祖諱持累贈太傅曾祖妣歐陽氏追封晉陵郡太夫人祖諱徽累贈太師祖妣楊氏追封華陰郡太夫人余氏嘉興郡太夫人余氏丹陽郡太夫人龔氏武陵郡太夫人父諱霖累贈太師兼中書令妣沈氏追封東陽郡太夫人貝氏南陽郡太夫人李氏金城郡太夫人公累階光祿大夫勲上柱國開國安定爵公食邑二千八百戶實食封四百戶賜推誠保德翊戴功臣初娶吳氏追封蘭陵郡夫人再娶何氏封南康郡夫人

子男五人長曰宗堯今為都官員外郎次曰遵路早卒次曰宗質國子博士次曰宗炎著作佐郎次曰宗厚祕書省正字早卒女四人皆適士族孫志脩太常寺大祝行脩守祕書省校書郎簡脩試祕書省校書郎世脩德脩安脩夾脩慎脩益脩公自為進士知名于時楊文公億得其詩題于祕閣歎曰吾恨未識此人其舉進士也謝陽夏公絳薦公為第一公名以此益彰而謝公亦以此自負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公曰我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此報乎公曰爾之後事吾敢不勉秘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為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有文集四十卷銘曰
允矣胡公順外剛中惟初暨終一德之恭公之燕居其氣溫溫舉必可法思而後言公在朝廷正色侃侃藹名嘉謀憂深慮遠不迎利趨不畏勢反有或不從後必如之久而愈信孰不公思待從之親樞機之密名望三朝清職峻秩愷悌之仁宜國黃耆七十而止孰云多壽惟善在刻銘不朽

瑞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慶歷三年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脩起居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無功天子旣然厭兵思正百度以脩太平旣已排羣議進退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闕所以過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迴避權倖畏歛不敢撓法干政而上得益與

大臣圖議明年屢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脩廢而天下悚然知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脩起居注今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

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承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爲政精明而於閭尤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爲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者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屠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爲孝否則深自愧恨爲鄉里蓋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幣有大於此卽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

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子弟有不率教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闔人大便公既去闔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卽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爲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遽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發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

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剗刻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仁宗崩英宗卽位數入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卽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雷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爲開封第一名勳京師後官于

聞典方州領使一路二親尚皆無恙聞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奇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強如少者歲時爲壽母子鬢髮皆皓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闔人之爲子者必以夫人祝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乃止嘗會飲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傷人者客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既聞上以問公公卽再拜媿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清道粹美有文集若

于菴主於書畫顧自惜不妄爲人書故其殘章斷稿人悉珍藏而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舅醜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換溫成皇后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部侍郎既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可惜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然特贈吏部侍郎官其子旻爲秘書省正字孫傳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旻以將卹以旻尚幼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員外

即父諱瑋贈刑部侍郎母夫人盧氏長安即太君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勻將作監主簿曰旬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是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郎謝仲規二尚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子莆田縣某鄉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奇寶惟士之賢巍巍蔡公其人傑然奮躬富朝諫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間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畏不憂貧來者有醫學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墳有拱其木

凡閩之人過者必肅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 宋 歐陽修

公諱敏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泰州丁外艱服除召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疎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止矣權判三司開拆司又權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至和元年九月召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宮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觀察使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契丹公素知幽山川道里幽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蓋幽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

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
席豹商人不敢以問公曰此所謂駭也爲言其形狀
聲音皆是商人蓋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
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
數月召還糾察在京刑獄修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
稱爲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
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
陛下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母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
所加天下皆知甚盛惠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
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裕
請附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別廟者請毋
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費于
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
而不許其謚與附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祫未毀廟
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
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如公言公既驟屈廷臣之
議議者已多反目既而又論呂溱過輕而責重與臺
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

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
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
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召
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
史臺廼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爲三川皆有善政在
揚州奪發運使曷占雷塘田數百頃于民民至今以
爲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早歎所至必雨雲蝗輒飛去
歲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
遺公於學博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
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說無所不通其爲文章尤敏
瞻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太公主九人公方將下
直爲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
具體公知制語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
而不遷及居永興歲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召還判
三班院太常寺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言渭州
可并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
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親切人主直言逆耳
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

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入主之知
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
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皆
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
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罷上曰如劉某者豈易得也
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
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帳然許之
出知衛州未行從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
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熙寧元年四月八

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
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
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謫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
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于此豈
非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
車都尉開國彭城縣公邑戶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
曾祖諱興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
戶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
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

人以公貴累封河南縣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
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
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
既卒天子推恩錄其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
作監主簿公爲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爲防慮至
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胃中居家不問
有無喜賙宗族既卒家無餘財與其弟攸友愛尤篤
著文集六十卷其爲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
曰文權曰意林合四十一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
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
酉其弟攸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某所以狀來請銘
迺爲之銘曰
嗚呼維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
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
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毀知莫能維古聖賢
皆後享有如不信考斯銘

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簡肅薛公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明道二年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全字宿執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吳仲之始封也其後

吳仲去邈邈而仲也雷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繼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調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今天子叅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

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秘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免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庸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從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功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收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人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就拜監察御史召為殿中侍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舉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安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廢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銜拔時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

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莊
獻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
至契丹者皆見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
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譏其漏禁中語
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
兵嘗懷食公爲勸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
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三百萬征算之衍
者三十萬數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
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畱不果公
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
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固圍爲之數空而至今
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僞蜀時中
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聞者以白蜀人随之者
萬計皆恂恂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公顧主吏藏之畧
不取視民乃止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
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
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折其貲爲三爲嫁
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爲仁恩蜀人喜亂而易徭公既

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姦
發伏逆見隨夾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
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可開封天子之
畿益州蜀一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
猛寬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
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先帝嘗
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
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
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
息憂愧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不及
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
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
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謀者言契丹欲棄
約舉兵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選將增兵公曰契丹畏
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
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
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
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太后必

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公曰其在衾冕也然服之豈可見
先帝乎上大悟卒以後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
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後娶趙氏今封金城郡夫人子
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郎
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叅軍喬易從早亡次適
太原王拱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久又適王氏公
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季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

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妣某氏某夫人
公姓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幼
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卷直而有氣如其
為人五年某年某甲子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
于絳州以某年某月某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
上之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曰簡執心決斷曰肅
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薛夏之封以國為姓
其後河東隋唐最盛公世載德實河東人必大其門
太師之云公之從事以難為易參于大政不撓不奪

屢次大議有言炳然公不為相告病還家賙賻之榮
尚書是如公有敏德焯其行事公有令名有司之謚
事告之史謚傳于孫又刻銘章納于墓門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志銘

宋 歐陽修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

此可以去矣祁公爲謝顧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笑矣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罪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

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滄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滄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滄不可罪由是

罷洙而釋滄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鄆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

能言而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猊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新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以紓後遂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召爲度支副使勸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乃畱侍讀公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

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宏贍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善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廉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貫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實曰實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耆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芳志則殫積之厚芳發也尤宜壽芳奄以藏有深其泉芳有崇其岡永安其固芳百世無傷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有墓曰狄君之墓者廼予所記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請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死生之賜嗚呼予哀狄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卿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斐廕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虜者稱其材任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鄣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邀厚賂以售貪令改省中私語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賂賂汚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覆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

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獨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冤民能自伸此令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獨壯而訛言相驚云當驅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倉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卽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與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職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也推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君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遺而不錄乎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歷五年七月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謙連州桂陽令祖諱文

府全州清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
二人遵誼遵微皆舉進士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
其三尚幼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中奇不為天善在人宜有銘于石
者不朽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
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強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
果於有為子漸為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
久而莫知至其有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
不于其意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
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
之間予與其兄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
誼贈光祿少卿祖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
即父諱仲宣官至虞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
以子蔭補三班借職稍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
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
縣食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
懷州以慶歷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于官趙元昊寇邊
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君遺懷敏書
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
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
敗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

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坐
粵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
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
期月大治是時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
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
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
舉君歎息憂悲發憤以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
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卒享年五
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河南
府壽安縣甘泉鄉龍洲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
皆行于世男四人曰材植機杼嗚呼師魯常勞其智
于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
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奇考近以不長豈其所謂短
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
與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
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尹師魯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狀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
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
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
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
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
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
勇於敢爲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
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爲絳州正平縣主
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郕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
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
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
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
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遣父喪服除復得太子
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
起爲經畧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爲經畧使韓
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

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遷知涇州
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水洛與邊臣異
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為政有惠愛潞州人至今思
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魯當天下無事
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戈二篇行於世自西兵起凡
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精密而於西事
尤習其詳其為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之要盡當今
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長久之
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
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必盡
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
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公使
錢貨部將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軍州酒稅得疾
無醫藥昇至南陽求醫疾革隱几而坐顧稚子在前
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年四十有六
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亦以文學
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卷其父又卷
其兄有子四人連卷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身終

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卷於南
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皆往賻之狀後妻子得
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塋之次余
與師魯兄弟交常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壽石可朽銘不滅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改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數歲提君之孤子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予為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得失以深誦世之君子當為國家樂育賢材苟且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湖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於其父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必皆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開封為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太宗時承旨翰林為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廕補太廟齋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元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工為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於京師位雖卑教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

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於久安尤固兵事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塔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為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施為君孀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絕又喜行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其貌而味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得湖州長史慶歷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於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必將作監主簿次曰液曰激女二長適前進士趙絃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為盜無敢辨其寃者

者自君卒後天子感悟凡所逐之臣復召用皆顯列於朝而至今無復為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子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為之辭庶幾并為予之所以哀君者其辭

曰

謂為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為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令此不為善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所顧擠荒孰問兮香難知嗟予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宜昭昭其永垂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王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復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嘆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歷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過英閣說詩將以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度州商稅徙

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
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
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
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
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
事天子臨幸易以排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
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時
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
須成縣盧泉鄉之北屯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

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
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
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
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
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僅傳存象說乘之汨其
原恠迂百出雜僞真後生牽早習前聞有欲患之寡
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
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傳哉功利無窮恨有考其

名斯文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宋 歐陽修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字道充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政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先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

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奸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

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放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垆而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惠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惠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奸人作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開居徂徠徐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詩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奸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

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
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
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
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
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
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天子拜太子中允今
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
判濮州方待次于祖休以慶歷五年七月某日卒于
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
待彼謫焰熄然後先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
餒不自勝今丞相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
之後二十一年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
師訥與其門人姜潛杜默徐道等來告曰謫焰熄矣
可以發先生之光矣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
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道等曰雖然魯人之欲也乃爲
之銘曰
祖休之巖巖與子之惠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
與子之道兮逾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

世之述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魋與
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狀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

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間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三君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間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

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迺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攷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益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愔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初修為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與陳州項城縣令姚闕同修禮書為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太師守司空兼侍中具舟載其喪歸於蜀尹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為殿中丞直史館職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逵有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必則恤養其孤鄉人多德之益晚而好易曰易道之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

會之說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於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吾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狀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樂城人以官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爾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蔡君山墓誌銘

宋 歐陽修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憚屈而得盡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君山為能予始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君謨南歸拜其親夏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於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聘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藁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藁得其五六於是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

沒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尸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媼色有免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媼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尸則為媼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尸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亟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天子與大臣條天

下事而屢下舉更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為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親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為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塞吾親之悲子能為我銘君山乎乃為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

哭少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送柩退之有言死孰謂天子墓予銘其傳不朽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梅聖俞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卧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月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卹其家粵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

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自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存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邃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爲譏笑諷一發於

詩然用以爲驢而不怨慙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脩明願留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給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天子且親祠當更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某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祠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

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發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脩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含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游縣太君東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封某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垺曰垺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

孫子十三卷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
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
曰

不戚其窮不因其阨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
以發厥聲震越渾錙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
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黃夢升墓誌銘

宋 歐陽修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
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
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
以招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
豪予少家隨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立
諸凡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
雖幼心已獨奇夢升後七年予與夢升偕舉進士於
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
志以疾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謫夷陵
令遇之于江陵夢升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
虛戲相飲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予益悲夢升志
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惠令夢升
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
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
之人不知我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
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笑曰子知我者乃肯出其文
讀之博辨雄偉其意氣奔放猶不可禦予又益悲夢

升志雖困而獨其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節
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示
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節後之守節者皆俗吏
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員其所有常怏怏無
所施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壽十有二其平生所爲文曰破
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千卷娶潘氏生四男二女
將以慶歷四年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其
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爲其銘

予素悲夢升者因爲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序之詞曰子之文
章電激雷震兩電忽止間然滅泯未嘗不誦誦歎息而
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序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
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爲夢升而悲

張子野墓誌銘

宋 歐陽修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
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
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
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
朋友之思與其可哀者皆宜見于予文宜其來請于
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
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于時一府之
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歡呼上下旬運爭相
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
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
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過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
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阻水涯窮居獨遊
思從衆人遊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嚮
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爲
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
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于是又知非徒相
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卒而久在于世亦不可得

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北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化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姻世久貴仕而被服保履甚于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叅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叅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叅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仲郊社掌生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恬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果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于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塋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亡其享孰短其長豈其中有

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呂獻可墓誌銘

宋 司馬光

君諱晦字獻可初孤自立為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下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扶風主簿遷雲陽令改著作郎知翼城縣從僉書定國軍節度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為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許于上獻可奏宿衛不可不嚴公主夜叩禁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

主閭宦者梁懷吉梁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知江州久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郎都知任守忠久用事于中上之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構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讒言不得行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諫然未可視事獻可屢

乞親萬幾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太后間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雨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后輔佐先帝又多閱天下事事之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為譎說求自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使久處左右聖言上數其前後臣惡并其黨史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憑恃無禮者宜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執政建言欲如漢代故事推尊濮安懿王獻可卑僚屬極陳其不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懷知雜御史劾告納上前曰臣言不効不敢居其位上重違大臣又嘉臺官敢直言章留中不下還其劾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固請即罪上不得已聽以本官出知新州已而徙知晉州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未幾召為刑部郎中充鹽鐵副使上素聞其強直擢為天章閣待制復知諫

院選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
省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大政衆皆
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
為政者恃其材棄衆任己厭常為奇多變更祖宗法
專汲汲歛民財所愛信引援時或非其人天下失望
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
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又曰天下
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
罷中丞出知鄧州雖在外遇朝廷有大得失摘言之
不置會疾奏乞閑官歸鄉里朝旨未許乃乞致仕治
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熙寧四年
五月甲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王惠公薨其家日
益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孤嫠者室無
餘資所以自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姦
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草
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有能得其一
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
舉其事繫安危者書之至於進對口陳之語不可得

而聞也前後三遂皆以忤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
大權天子所信嚮氣勢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稍
正色直辭指救其非不去不已旁側為之股慄而獻
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位
于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
所當為疾趨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
顧陷阱惟恐墜焉晚年病卧洛陽猶旦夕憤嘆以天
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不念其身之病子
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憂君憂民發於心無所為而
為之可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
故其歿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
獨私于獻可哉獻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
娶時氏故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
金水主簿次曰由聖由禮由誠皆將作監主簿六女
長適羅山令鞠坐之次蚤卒次適九祿寺丞吳安詩
次適進士姚樾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二十日葬於
伊闕縣神陰鄉中費里先塋之西獻可病亟為手書
命尤為理文尤往省之至則目且瞑尤伏呼曰更有

以見屬乎張目強視曰無光出門而獻可致噫如光
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顧義不得辭哭而為銘

曰

有宋名臣呂正惠公之孫以忠直敢言克紹其門位
則不究道則不負年則不寄名則不朽嗚呼為人臣
為人嗣始終無愧能底于是可謂備矣

墓誌銘三

宋下

元

墓誌銘

宋下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部尚書諱仁玉之孫袁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

用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爲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原魯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袁州仙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侍制龍圖閣判三司理久憑由司登聞檢

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泰五州
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
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
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
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
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上所恩且不久於
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
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
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
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
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
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於滑州
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
臣有爲上言公明肅太后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
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
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洵參爲尚
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大常博士皆有行治世

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
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
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思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機祥
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
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
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
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
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翰權彊所忌
讒諂所讐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
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宋 王安石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爲延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

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邢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教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蓋然後起既薨託遺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卽死知不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上下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卽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

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拊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克理檢使召焉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歛疾責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上固恃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如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

公謝不往及爲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爲上言爲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爲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爲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爲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爲獨行異言以時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一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卽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况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

爲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莖陽瞿故今以公從太師莖陽瞿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莖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墳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爲可教者也知公爲審銘曰

田氏如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公攸始奮其筆挺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佐時再飪調腠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毀公獨使彼若榮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詩於幽爲告永久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九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以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遽告急樞密使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懷敏於是延州還者千人至陝聞再戍大

怨即謹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亦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敢亡者死既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君輒縱去而言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悉鈎治使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家于京師今爲開封人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張氏爲清河縣君子四人台文永州推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五人適進士會稽江崧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尚幼君既

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莖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事臨川王某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莫我南服元元蘇君不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狂在人我得吾直誰愆誰愠祇天之役日月有邱其下冥冥昭君無窮安石之銘

陳北都墓誌銘

宋 王安石

陳晉公育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恕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秘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金魚知臨江軍還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云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廣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此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州糧料院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

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取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壓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其心愧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縣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卽無自言誰當爲臣者言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幼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乎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

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懟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離
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
語尤悲因擬其大槩而存之意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
而焚或剖以爲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右領軍致仕王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君王氏諱乙字次公其望在太原而實家大名之元
城不知其始所以徙曾祖諱安當周世宗時爲閤門
通事舍人祖諱廷溫開寶中奉寧軍節度副使考諱
奉謹右班殿直贈左武衛大將軍君嘗舉進士不中
因獻其所藏書秘閣而上書言先臣某達事許王於
先皇帝有一日之幸臣實其子天子下其問驗以爲
三班借職累遷至內殿崇班閤門祇候淮南東路都
巡檢使皇祐二年年七十三以右領軍衛將軍致仕
卒於海州而以嘉祐二年葬直州之楊子縣某鄉某
原以後夫人劉氏附於是先夫人林氏既葬矣君強
記博問剛毅而聰明好讀書雖老矣讀書未嘗少止
於窮人賤士苟義所在樂與之爲膠漆一欲以不直
加我雖嚴責人義終不爲受也數上書言事皆中世
病而用事者多不聽聽者兩言耳又事之小者然當
時蒙其利言楚州可去堰爲脾歲省卒二十一萬七
千人錢一百三十萬米六萬八千石又言河陰可以
茶鹽募入穀而漕之河北爲十說以排三司之難三

司不能絀其一此當時蒙其利者也宋興百年大定
於太宗至真宗內外富矣內外自是遂務以無爲養
息天下朝廷所尚賢良進士而將相大臣之世用君
方慨然懷古人趨赴功業之意欲起貧賤不勢左右
而以其辯智當人主衆國獨方用非其時卒以不合
嗚呼甚可悲也然天下不肖多畏惡君以其伉直而
幸其齟齬不得意以老獨賢者哀之耳君子越石秦
州觀察判官其次子仁傑爲進士女二人嫁進士林
度陳州項城主簿宋造余嘗爲君僚而與其子越石
同年進士也銘其葬曰強能吾羸吾與之爲抗羸者
惴惴吾與之爲讓羸于強以窒于行維其心之享以
實其聲也

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
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塋真
州揚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
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
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荆
衡州塋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
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
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
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
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問戶治之及再
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
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文至君大喜曰此吾師
也遂以爲師正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
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
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
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

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
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
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
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
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
今以爲額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
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
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
集強壯剽其手爲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
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剽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
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
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
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
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
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
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
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
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濡滯

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能易也而我則不能
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他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
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人必有不
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東西路轉運
判官於是修險阮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
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
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槨諸物皆
荆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
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
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舉其才君亦慨然自以
當得意已而遽遭流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
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爲
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顧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
喪相除亦何彼負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
亦或使之惟其有命故止於斯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辯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假乎修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何如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孔子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鄉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耶之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君諱平字秉之姓許氏余嘗譜其世家所謂今泰州海陵縣主簿者也君既與兄元相爰愛稱天下而自少卓犖不羈善辯說與其兄俱以智略爲當世大人所器寶元時朝廷開方略之選以招天下異能之士而陝西大帥范文正公鄭文肅公爭以君所爲書以薦於是得召試爲太廟齋郎已而遷泰州海陵縣主簿責人多薦君有大才可試以事不宜棄之州縣君亦常慨然自許欲有所爲然終不得一用其智能以

卒噫其可哀也已士固有離世異俗獨行其意罵譏笑侮困辱而不悔彼皆無衆人之求而有所待於後世者也其齟齬固宜若夫智謀功名之士窺時傾仰以赴勢物之會而輒不遇者乃亦不可勝數辯足以移萬物而窮於用說之時謀足以奪三軍而辱於右武之國此又何說哉嗟乎彼有所待而不悔者其知之矣君年五十九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塋真州之揚子縣甘露鄉某所之原夫人李氏子男瓌不仕璋真州司戶叅軍琦大廟齋郎琳進士女子五人已

嫁二人進士周奉先泰州泰興縣令陶舜元銘曰有技而起之莫擠而止之嗚呼許君而已于斯誰或使之

王深甫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吾友深甫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甫也令深甫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况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甫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

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甫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莖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甫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塋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附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悔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孔寧極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先生諱收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博士諱延祐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塋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爲耻慶歷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事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廷賜之朱帛又勅州縣除其雜賦

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生爲其屬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爲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第塋先生於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附李氏故大理評事昌符之女生一女嫁爲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孝居喪

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於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爲異也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時處士之間獨多於後世乃至於今知名賢而處者蓋亦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不爲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入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爲私維志之求

趙師旦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數以公事抗韓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生用舉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爲之火却是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責卧不能著寢君卽大軒比明而后寤夫死生之故亦大

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一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殮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塋至江山江山人老幼相携扶以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亦請于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陟爲大理寺丞簽書叅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軍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中贈光祿少卿者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自君之祖始云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塋君山陽上鄉仁和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附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樂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臨川王君墓誌銘

宋 王安石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固有等矣至其以事親爲始而能竭吾才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玩好之物苟可以恆吾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憊其意之所欲爲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爲之悲傷嘆息夫其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拙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論士也以苟難爲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大焉蓋以叔父自爲則繇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使爲善者

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塋也以至和四年柁於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之

死

咸寧臣墓誌銘

宋曾肇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以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邪以余所聞若宋之咸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也叙曰公宋之楚邱人父諱同又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爲學者師歿其徒相與號爲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太宗真宗以賢能爲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考亦舉賢良不就以爲曹國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名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復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法度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咸氏之世德獨久如

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囂子檢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末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雍邱稅又監衢州酒還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杖願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人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具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搖懼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自不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常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于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凡十三喪塋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塋咸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咸爲姬姓之後

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即從
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繼繼侯四世而失梁有以三
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哀哀稱吳郡鹽官人侍郎
之曾祖曰遠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
孫徙居楚邱故今爲楚邱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
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
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
明立聲威者雖荒謬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
不能馳騁而遇困壓者獨不可稱數余甚異焉夫赴

時趣務則財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
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舍若此亦其不幸不過處之
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耀名實侍郎家梁自祖
琮達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詆符絕公事
魁嶺恂恂南安得家規莊容盛辭若遵律盛哉微名
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程伯淳墓誌銘

宋 韓 維

伯淳姓程氏諱顥其先有爲周大司馬者曰喬伯封
於程後遂以爲氏高祖贈太子少師韓羽有功太宗
朝賜第室京師居再世遷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
而秀異異於常兒才數歲誦詩書強記過絕人戶部
侍郎彭公季長一見異之遂許妻以女舉進士中第
調京兆鄠縣主簿南山有石佛像浮屠歲傳佛首放
光則遠近男女晝夜集會觀不止爲縣者畏其神莫
敢禁先生始至詰其徒曰吾聞石像歲現光有諸曰
然戒之曰光現必先告我我當取其首視之自是不
復有光矣府境大水諸縣倉卒與役皆狼狽失措置
惟先生所治飲食芟舍無一不具時暑甚疫人病多
死獨鄠人無死者監司欲薦之問其所欲先生答以
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避親嫌移江寧上
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先生爲令畫法民
不知擾而稅遂均會令罷攝邑事牒訴日不減三二
百數先生處之不閱月民訟遂簡江南俗種稻賴塘
陂以溉盛夏塘潰計非千夫不能塞故事當言之府

稟之監司然後計功調役先生曰比如是苗稿矣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穰仁宗并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除三日旦知府事王贊率群官將釋服先生進曰請盡今日贊怒不從先生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一府視君亦莫敢除移澤州晉城縣令民以事至庭下者必教之以事父兄奉長上之道服則親至諸鄉校召父老與之語兒童讀書者爲正其章句置師不善則易之初俗甚野不知爲學後數年服儒衣冠者遂衆鄉里遠近爲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姦偽無所容孤寡老疾者責親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三年盜無剽劫民無鬪死者河東路財賦不克官有科買則物價騰踴踴歲爲民患先生襄所須使富家預儲其物定價而出之富家不失息而知民所費比舊纔十二三縣庫有雜納錢數百千常借以補助民力部使者至則告以此錢令自用而不取私使者亮君之誠亦不問先時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鄰往往爲仇先生盡得民產厚薄按籍而命之莫有辭者義勇常以

農隙講事然但文具而已先生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晦叔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表行神宗表聞先生名陞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顯用前後進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爲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時王荊公爲宰相多所措置先生每進見必爲上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不當及功利又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先生慨然曰陛下有此言非天下之福也章數十上論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賣祠部牒青苗取息提舉官多非其人命出不由門下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衰荆公雖與先生異論而當日君以忠信言既數不用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後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當賜顯黜請罪而獲還失刑賞矣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河清卒法不他役時中責人程昉爲外都水怙勢凌蔑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拒

以法防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衆不勝
役潰而歸城門吏來報一府相視畏防不敢納先生
曰此逃死自歸休三日而復役曹村決先生方獲小
吳婦知州軍事劉渙以急告先生夜馳至州謂渙曰
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
廂兵見付事或未集公當率禁兵繼之徑走埽下諭
士卒曰朝廷養爾曹正爲緩急爾知曹村決則注京
城乎吾與爾以身扞之衆皆感激自効決口將合有
大水自中流而下先生謂衆曰得彼木橫流入口吾
事濟矣語已未遂橫衆以謂至誠所致郊祀需思先
生曰吾罪將可以去矣遂求監臨得西京洛河竹木
務薦者言君未嘗叙年勞遷秩特改大常丞其後夢
星見詔求直言先生極論時政語甚切直還朝廷差
知扶溝縣事廣濟河出縣境濱河姦民不治生業事
以脅取舟人物爲事歲必焚舟數十以立威先生始
至捕一人使列其黨與得數十輩不復根治舊惡分
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姦姦不變者自是焚舟
之患遂絕畿縣民稅重歲常以故獲蠲免然良農輸

率以時而稽故獲免者皆頌民先生與之約前獲免
者後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
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三請及第四先生力陳
不可諸邑賴以皆免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隣
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而隣邑令遽自陳穀且登
可無貸使至謂先生曰盍亦自陳先生請貸不已遂
得穀六千石饑者以濟司農亦怒視貸籍而所賦不
等檄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而不當以戶之
高不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已內侍都知王中正行
按保甲所至官吏多見慢辱諸邑供帳競務華潔以
悅其意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
於民法所禁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
正性素饒上卒不入有犯竊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
行吾薄汝過盜叩頭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
門盜告其妻曰吾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
之遂自縊官制行改奉議即朝廷遣官括收地民田
當沒者千頃徃徃持累世券契自明皆弗用詔改稅
作租許賣易如私田民乃服先生猶不可指地官至

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死矣因爲言仕者當以仁厚爲心不可便已以害人官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命遂去之他邑隣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更赦猶以特旨罷先生邑事邑人詣開封及司農乞留者以千數先生之去縣不使人知老稚追及境上攀挽號哭不肯去以親老求折資便養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思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卒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

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傷弔以朝廷失賢者爲恨父响太中大夫致仕時年八十母侯氏壽安縣君妻彭氏仁和縣君皆先君以卒五子三早卒曰端懿荅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木舉進士四女三夫一適假丞務郎朱純之卜得卒之歲十月乙酉塋於伊川之先塋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於吾聖人之道其持已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於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於君矣爵祿可

捨也苟利於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先生之罷扶溝會無以家至頤昌而寓止焉大夫以清德退君弟頤正叔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志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僭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頤昌遂得從先生游先生不以老耄棄我周旋啟告所以爲益良厚故於其亡也哭之加哀而銘不以辭銘曰善乎孟軻之言義命也蓋不知義不足以立命不知命不足以存義先生居官不問內外大小率所言所事一出於正雖貴勢豪力不爲少變嗚呼其處義命可謂善之矣

邵古墓誌銘

河南邵堯夫執親喪之三月泣爲書以告其里人陳
繹曰我先君以壽考終以士禮塋塋有日願鑿文以
識其墓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
君子也銘固不讓君諱古字天叟其姓姬出自召公
別封燕氏爲燕人不絕祖諱令進善騎射歷事太祖
皇帝以軍校尉充歸范陽戎難避居上谷又徙中山
轉衡漳而家焉父諱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君生衡
漳纔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
求義理之盡餘二十年而終母喪於衡天聖中嘗登
蘇門山顓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
也遂卜隱居於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
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閑曠之地架屋竹間水
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
遽旬決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
平而康而壽有子若孫貧且自如沒無恨矣雖然身
無有於物慎勿爲浮屠事以薦吾死惟擇高塋地藏
焉幸速朽爾言絕而逝實治平元年正月朔日也君

性簡寡獨喜文字學用聲律韻類古今切正爲之解

曰正聲正字正音者合三一篇先娶李氏生子雍卽

堯夫也再娶楊氏次子睦舉進士一女適盧氏孫男

三人皆幼嗚呼先生有道者歟有子而賢塋之祭之

其可無銘銘曰

世范陽家伊川卒十月塋乙未神陰原原西南

范景仁墓誌銘

蘇軾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益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

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旣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道今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旣沒非子誰當誌之耳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璉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

儀同三司妣李氏贈崇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鑑終隴城令次日錯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過鑑求士可客者鑑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李廡廡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擇褐爲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勾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

卑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還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大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迄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彥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間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勳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

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許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微行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閹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躋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係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

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元且有罪顧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責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

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鬢髮爲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備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而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拾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後爲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

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則其父客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飢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旬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勅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勅其後刊去故職寢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

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
步與五千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
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
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過英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絀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
敵法也若陛下躬尚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
奈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
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
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
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
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
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
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溫彈奏
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
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
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
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
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

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六
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
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
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入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
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
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
上壽許之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
貧者期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
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者大事
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
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
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
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
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

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官。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平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凡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聽。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補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凡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獎。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

聞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計開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閔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土部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于人。體有四乳。是而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又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

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修唐書仁宗實錄玉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禄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齊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勲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郎先公二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應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

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備嗣事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辯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得謝賦性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賦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知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二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君實旣來迨歸于洛繁而維之莫之勝脫爲天相君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寧除渴饑

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
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邵康節先生墓誌銘

程頤

熙寧丁巳孟秋癸丑堯夫先生疾終于家洛之人吊
者相屬於塗其尤親且舊者又聚謀其所以葬先生
之子泣以告曰昔先人有言誌於墓者必以爵吾伯
淳噫先生知我者以是命我我何可辭謹按邵本姬
姓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大王父令進以軍職逮事
藝祖始家衡漳祖新父古皆隱德不仕母李氏其繼
楊氏先生之幼從父徙其城晚遷河南葬其親於伊
川遂爲河南人先生生於祥符辛亥至是蓋六十七

年矣雍先生之名而堯夫其字也娶王氏伯溫仲良
其二子也先生之官初舉遺逸試將作監主簿後人
以爲穎川團練推官辭疾不赴先生始學於百原勤
若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
先生歎曰昔人尚友於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還可已
乎於是走吳適楚遇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
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自雄其材慷慨
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生之事爲可必致及其
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

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類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
幾三十年始也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費以養其父
母居之裕如講學於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
衆鄉里化之遠近尊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
而必之先生之廬先生之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
然不事表襮不設方畛正而不諒通而不迂光明坦
夷洞徹中外接人無貴賤親遠之間群君燕飲笑語終
日不取甚異於人顧吾所樂如何耳病畏寒暑常以
春秋時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

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
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
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昔
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
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
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
千餘歲歸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
有傳也先生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推
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槩可見矣

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太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
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
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
謂安且成矣先生有書六十卷命曰皇極經世古律
詩二千篇題曰擊壤集先生之葬柩于先塋實其終
之年孟冬丁酉也銘曰

嗚乎先生志豪力雄闊步長超凌高厲空探幽索隱
曲暢旁通在古或難先生從容有問有觀以沃以豐
天不憖遺哲人之山鳴皋在南伊流在東有寧一宮

先生所終

李仲通墓誌

宋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亂南徙今爲濮人丞相文定公迪乃其世父也曾祖令珣祖護皆以丞相故贈太師尚書令考選用子貴贈吏部尚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見於提孩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墮容壘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出口而復安靖寡欲居貧守約裕如也好古立學博觀群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

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爲絕異侍太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毀過甚中外數百口上愛下信人無間言而群從聚居咸護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勵及仲通之亡濮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雖家人未始見其喜怒及其出辭氣當事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

屈始用蔭補鄆社齊郎調虔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鵲石門羅姓者皆健賊詔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使自効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爲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二盜與之周旋卒得其列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銜尉尉丞仍升一任御史用問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信不義抗論甚力久始見從仲通又自言於朝請因其立功廢以冗職可絕後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仲通宰江寧之上元有古循吏之風邑之舊田說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爲謗語有借勢於上官以搆其事者人皆爲仲通危仲通賢處不變未滿歲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槩是二節則高明

之見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嗚呼人非有古
今之殊特患夫忽近而慕遠耳如吾仲通之材之美
古獨可以多乎哉向若天假之年成就其所學自當
無愧於古人况使得古之人並而親炙於聖人之時
乎則吾知其果不後曾閔之列矣仲通以治平三年
五月終於家熙寧七年二月庚寅塋于濮州鄆城縣
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氏妣焉夫人太子中含果之
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益自晦重素衣一食
以終身焉益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嘗生二女皆夭
卒無子以兄之子孝和爲嗣仲通平生相知之深者
予故將塋其家以誌文來屬其可辭乎銘曰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稟生
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
兮所貴者資便儼皎厲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
材特竒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何完兮命何虧秀
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愧辭後欲有考觀銘詩

劉道原墓誌銘

宋 黃庭堅

道原高安劉氏諱恕博極羣書以史學擅名一代年
四十有七卒於元豐元年九月其父渙字疑之葬道
原於星子城西以故司馬文正溫公十國紀年序爲
銘納諸壙中其僚今翰林學士范淳夫爲文碣於墓
次此兩公皆天下士故道原雖不得志而名譽尊顯
諸儒紀焉後十餘年劉氏少長相繼逝歿惟道原一
子義仲在論者歸咎塋非其所故義仲以元祐八年
十有一月遷塋道原於江州德化縣之龍泉以十國
紀年叙及墓碣義論撰其遺事乞銘於豫章黃庭堅
庭堅辭曰道原於天下獨以溫公爲知己溫公序道
原學問行義揭若日月庭堅何以加焉義仲三請曰
遷奉不可以不書因得以先人遺事爲託終不得辭
則叙而銘之道原天機迅疾覽天下記籍文無美惡
過目成誦書契以來治亂成敗人材之賢不肖天文
地理氏族之所自出口談手畫貫身百家之記皆可
覆而不謬初仕年十八名重諸公間員其才不肯折
節下人面數人矩長不避豪貴諸公皆藉其名亦不

好也爲吏發強老姦宿負必痛繩治之一時號爲能吏者多自以爲不及也倦遊十五年溫公修資治通鑑奏以爲屬乃遷著作佐郎書未成而道原下世後七年書奏御論修書之功有詔錄其子義仲爲郊社齊郎元祐七年刻資治通鑑板書成又詔書賜其家諸儒以爲寵道原平生所著書五十四卷皆有事寔不空言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鄴公善而忤鄴公所爭皆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事不合以濱於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忤易下急遇事輒發獨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詬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忤己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

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劇談而不辦慎密而漏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疆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踈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惡靜多思而慮事忤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目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敝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於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監觀焉初凝之忿世不容棄官老於廬山之下至道原而節愈高蓋亦有激云又自以源出歆向務追配前人立名於後世故傲睨萬物而潛心於翰墨仕雖不逢得其所願矣夫人蔡氏亦有賢行生三男義仲和叔稱材器皆過人和叔以文鳴而稱篤行不幸相繼歿義仲沈於憂患不倦學猶能力其家一女嫁秀州司法參軍孔百祿道原才行之美尚多可傳弗著其大者銘曰

食夫所爭烈士所慕顯允劉君去位遂志其清近義
其勇近仁其子守節割於前人劉子矯矯執方惡圓
與世齟齬曰吾道然其在閨庭悅親以孝舉按抱食
室家靜好上士勸道百世之師四海溫公俾民不迷
溫公補充元元本本劉子執簡匪躬蹇蹇溫公論政
以學爲原浚川積后學深其源溫公忽忘劉子典學
我爲銘詩或告後覺

南陽郡君謝氏墓誌銘 宋 歐陽修

慶歷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
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予我以銘而蓋焉予未
暇侶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
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
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
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歛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
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
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以旨其衣無故新而澣濯縫
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庫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
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
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
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
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
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
吳興或自外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
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今與是人
飲而歡也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

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兩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
為婦人死而得君塋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
困者其性誠明而知道理多類此其生也迫吾之貧
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耆其不朽且其
平生猶知文章為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
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于子之慙也若此予忍不銘
夫人享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
某年七月某日卒于高郵梅氏世塋宛陵以貧不能
歸也某年某月某日塋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
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土兮魂氣則天何必故鄉
兮然後為安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宋 曾 鞏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
廛之田而凝之兀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
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
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
於朝廷薦為鄉閭凝之夫妻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
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穽之畏
世人之所慕者無慕者無嫌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
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
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為壯次其妻之世出行
事來乞銘余為之因其言而職之曰夫人姓錢氏考
由殿崇班穆祖考內國使昭昆曾祖考宣德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堪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
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
其宜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成其效是皆可傳者也
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
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
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秘書

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
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某人今爲

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跡媿有人維不終窶
又壽以康有續孔辰既庶而臧世迫而求獨憂以敢
世儒以處獨四而有士也則然玄實作輔考則錢媛
尚配于古

墓誌銘

元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元 元好問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尚醫救之即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畧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為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嘆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

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予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為託故畧為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修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主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亡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邪正大初予為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獲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正中即將良佐御史仲寧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者講議仁卿西帥揚沃衍奉御忙哥罕相子伯詳節婦叅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為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為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畏也而不失焉潁波方東有物屹

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焉之樂我所然國塲索
累骨肉棄捐維公之藏土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
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雷希顏墓誌銘

元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
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
之遊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
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
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妄來自左右司郎
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雒陽
獄中之純以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
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恭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
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惜
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
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
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
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
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
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
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
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

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

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衛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軍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述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點潭源人考諱思大

定未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

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譁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以氣銳擊豪右發姦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職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適日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

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焉為不得行然亦
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
貧無以為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
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
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如
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
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碎亦不能變也食蕞三四
人飲啜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譁間作辭氣縱橫如
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
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
文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
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
數人而在希顏仍亦為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
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莖戴樓
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
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
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
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點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
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
自名目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
馳迅遽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
拔洪濤傾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
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冥元
精炯炯賦子形溢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
如有龍劍留泉局何以驗之石有銘

孫伯英墓誌銘

元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與基之會有為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衛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綱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寄景元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因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權折稍取莊周列禦冠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縕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竄山海以高鶩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

執轡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真為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揖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子璋瑋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雙駕驥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易州太守郭君墓誌銘

劉 因

金貞祐主南渡而元軍北還是時河朔爲墟蕩然無
統強焉弱陵衆焉寡暴執得而控制之故其遺民自
相吞噬殆盡間有豪傑之姿者則天必誘其裏使聚
其鄉鄰保其險阻示以紀律使不相犯以相守望卒
之事定而後復業凡今所存非其人則其人之子孫
也嗚呼蓋亦無幾矣而向之所謂豪傑者後皆真擁
雄城而爲大官其子孫或沿襲取將相凡其宗族故
舊與同事者亦皆布列在位享富貴之樂而其所賴
以存及其子孫則爲之臣民而服其役出租賦而祿
之彼亦非幸也蓋天以是報其功人以是報其力僅
適平而已易之蔡國張公衆則當時開墾于易山諸
砦者君其女兄子也君諱弘敬字彥禮易州定興人
曾祖安仁祖儀皆業農考彥成以諄謹勤力爲蔡公
所倚任嘗攝行元帥事君性警敏美姿容讀書善射
蔡公器之復以女妻焉丁未授東鹿長庚戌遷易州
太守壬子改宛州易人以善政請於是復爲易州時
官制未立諸侯得自辟署曰長曰太守皆從一時之

制云以甲寅三月十日卒以是月二十一日葬于河
內之兆子男一人奉議大夫諱即夫人張氏出也後
三十年譙泣涕來請曰諱不幸早孤今思所以報吾
親欲得先生長者一言以銘其墓託以不朽庶幾少
慰人子之心乃拜既許又拜予迫於禮文謹且備而
終銘之銘曰

生物爲心乃厭其蕃自涓涓而洪河洪河滔滔沃之
焦山曾不思造物之艱難顧茲方慘而有忻茁然碩
果孰斲天心可觀史氏命凡胡甚不仁斲首曰級書
多是勤抑不知取賞于一時之所私事者乃所以受
罰于千萬世公共之天孰不知忌此而獨使道家爲
知言易山峩峩晉誰壁門易山之民今誰子孫爲斯
人之壻也爲斯人之子也爲易州者固宜斯人茲實其
墳

彭澤縣尹姚君墓誌銘

元 吳 激

延祐五年秋予赴集賢八月次真州病未克進陝人姚紱數數詣予所館一日言曰紱之先河中人金代嘗仕魏州因家于陝吾父諱思恭字敬父至元間仕廣東宣慰司有海商被強盜誣執其仇司官之貳石商逮捕牽聯三十人繫廣州獄事至司貳酷法以鞠死者三之一存者誣服吾父知其冤會歲終吏贖互易所掌此獄隸吾父即以冤狀白官不答時廣東得專殺二命出囚于庭將施刑吾父謂囚曰汝今就死囚畏懼不敢翻異貳令吾父署贖父曰賊仗未完人命不可輕職可罷贖不可署貳大怒趣署逾急吾父度不可已抱其贖逾牆走匿僧舍越五日梅州獲正賊賊仗悉具械送以上貳慚恚暗點吾父引冤囚十九人釋之囚哭拜曰非姚掾我輩死久矣自後獄有疑必畀吾父覆問平反者甚衆廣東考滿簿宣之南陵丞劉莊鹽場尹峽之長陽提領采石鹽引所治民理財俱有政績歸葬吾祖于陝受江州彭澤尹未任昨歲六月以疾終于真州寓舍年六十六歷官將仕

從仕至承務止痛惟吾父孝友慈祥勸書諳律仕未顯達責志以歿紱將以明年秋奉柩附壘鼎湖祖塋先生賜一言死不可朽而不肖孤送親之終庶其有校乎予謂若父益良吏也廣東一事真有洗冤活死之功是可書已承務君之考諱其監陝州酒稅妣某氏妻楊氏彭氏先卒後娶蕭氏子紱紳女適真定李純皆彭出也銘曰

位不信志意其有嗣報未稱施意其有遲

熊先生墓誌銘

元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爲豫章望族祖文炳父希曾以家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留公夢炎固已爲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名拜行臺監察御史先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而不捐儒者倚以爲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重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爲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濂書院祠周子兵興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儼然立爲學宮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論經義無虛日間以

政事爲問先生愀然曰郡學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劉公曰有是哉卽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而終不敢以是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王公構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參政徐公琰李公世安郎中馬公煦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爲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爲郡在東南儒學之士爲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先生連爲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摺文字調律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焉改其爲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政仕先生一視之漠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歌以爲樂門人歸之者曰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容先生懇懇爲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爲聞人達官

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
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
爲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勳中執度因以申請四
方得適用之請先生爲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
不可而後舉江南三行省皆早辭重禮致先生主
文先生以儒事爲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
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
周官不與設科治載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爲言
後得周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人者漸廣由先生

啓之也英宗皇帝始採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
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
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
爲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享年七十
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人各
得其意有文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
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伎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
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助棟
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葬先生於豫章城南

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
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
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
制名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
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
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
爲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辨其正先生修能
興道來仁抱器承歎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金石
沛乎述作失此遺則踈越朱弦我則不聞欲知先生
視此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元虞集

陰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即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諡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獻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爲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爲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持國柄歎上問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緩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謫光州定城尉人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

遠得洪雅尉今固當爾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爲屬天幾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留公夢炎事世祖皇帝爲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可得也先生不答留尚書愧之既而家貧稍起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緒自此始大理公前亡國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爲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右見者感服一以爲師焉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考若干卷而已先朝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傳族系月日鄉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聞然也其爲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時人以爲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爲學也先生筆數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覩苟非義不

受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爲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自
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爲人也先
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生五十二
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之女楊程皆
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達必大必達必勝必
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程出也女四人長
適新州路儒學教授眉山程琛次適建寧路總管府
知事河南雲議次有疾不嫁次適安吉殷天錫孫女

四人先生卒于泰定甲子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
年五月乙酉塋于湖州烏程縣三碑鄉兌山之原此
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
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
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蓋及我時
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
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
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爾集惟
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

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曉集矣
其敢以固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其
可信也其不知者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
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運化參錯擬拾偏駁欺世之作
文孰爲雄江漢之東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
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又有傳
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聶孝文墓誌銘

元 元好問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劬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間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罕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營政之劫哭狗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予愧